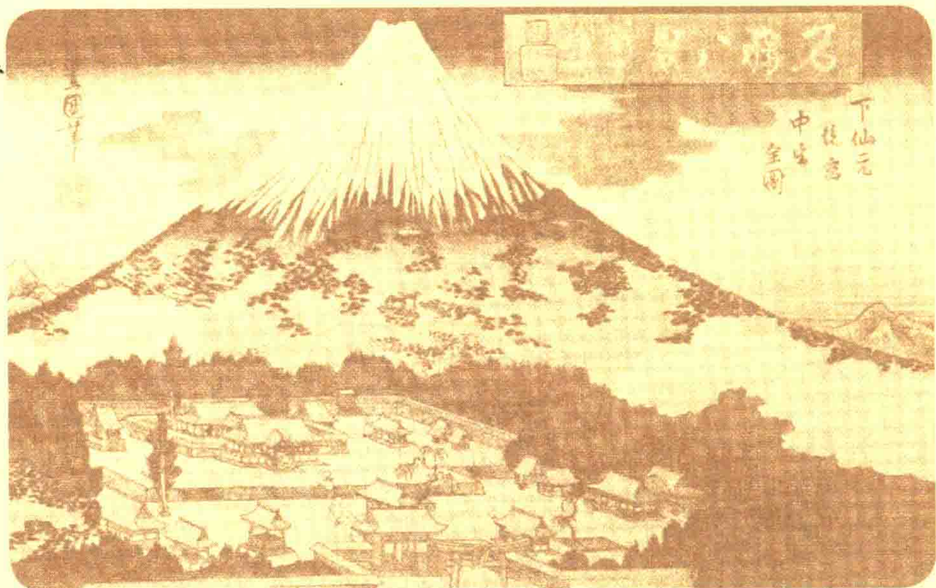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九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4輯，傳記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2132-5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一歷史一史籍一叢刊②歷史人物一傳記一日本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25726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1021　字數：14611 千字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2132-5/K
定價：26350.00 圓(全三十一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四輯目録

第一册目録（總第90册）

傳記

別傳

第二册目録（總第91册）

第三册目録（總第92册）

第四册目録（總第93册）

第五册目録（總第94册）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104册）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105册）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106册）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107册）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108册）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109册）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110册）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111册）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112册）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113册）

系譜

第二十五册目録（總第114册）

第二十六册目録（總第115册）

第二十七册目録（總第116册）

第二十八册目録（總第117册）

第二十九册目録（總第118册）

第三十册目録（總第119册）

第三十一册目錄（總第120册）

詠史詩

第九册目録（總第98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巻八十八

嘉永六年癸丑正月元日

余年四十七歳室清水氏児仁四郎門生吉川見琢
侍清冲吉川泰蔵乳母阿章婢阿石章或作昭阿石或作伊志以上
以下同迎歳於大阪淡路街寓居○昧爽盥漱着新衣
及祉祈拜皇太神聖像祖先故國而良塾生賀薦屠
蘇食糕○紫六郎西川元正来供糕○泰蔵寺晴將
出賀諸家余無従者属東隣次郎兵衛雇一力○宿
疾未愈然強出賀原老椑三瓶信菴藤崎訥庵内藤

半助手塚春波谷口宗助備前屋為兵衛岩永弥左
衛門山口伊兵衛行徳元真藤井藍田午時帰光柳宗助
弥左衛門伊兵衛皆伏酒餘或值或不值○今日卯牌快晴寒威軒然既
稍陰然不雨至晩殊暖亥牌始雨○遣六郎賀十三
家光圓寺妙圓寺妙福寺樋屋市次郎僧猷月光源寺浄久寺光満寺田能村小竹安藤秋里西恒文
助林元亨西山作五郎○遣見琢賀三十家亀屋休右衛門日原貞哉福光春齋
浄照坊河内屋吉兵衛河内屋茂兵衛藤屋弥三郎河内屋卯助聞信寺證妙坊仁托寺即應寺光源寺
細亭金兵衛速水源蔵大矢尚齋善瑞寺浄源寺灰屋九郎兵衛中嶋英吹日野葛民春日寛平有馬源
雲寶城寺専称寺稍井俊蔵田邉收平塚口屋小兵衛稲西屋庄兵衛花岡準平○遣泰蔵

賀十九家平野屋佐兵衛徳照寺朝岡李平光晴寺阿波屋庄兵衛魚住荊石藤岡雄哉圓照
寺線香屋孔直後藤春草尾崎秀民和泉屋吹郎兵衛問頓信之助對門三家西隣萱埜貞輔○遣
元正賀十家藤屋善助吉益掃部能勢三圭雲林茂玄祥牛島順宗肥前屋又兵衛炭屋宗
兵衛上野常次行寺緒方洪菴善○来賀者四十三人河内屋卯助田能村小竹
全屋徳兵衛河内屋茂兵衛平澤白翁會所佐兵衛伊丹屋孫助荒木吉次大黒屋利兵衛和泉屋治郎
兵衛按摩師福善朝岡利平町内喜助行徳元真亀屋休右衛門天満屋佐七吉田屋喜太郎大和屋判
兵衛澤宗蔵肥前屋又兵衛渡邊太郎藤井藍田中冨英次藤屋卯三郎河内屋吉兵衛高安杏山永井
大二郎魚住荊石九屋裸七大田春暉阿波屋庄兵衛播磨屋勘次郎早川雄太郎篠崎訥塵次田屋應
屋濱口屋吉兵衛有馬源雲菊池孝蔵福光春齋小本八之助西山作五郎綿屋卯右衛門佐波屋吉兵

衛○供糕於元正○使徹雲来賀贈金今年始贈金
考故書○賦五絶去年三始日予李尚天涯今旦坐眯前擎盃呼阿爺

二日

昨夜丑牌起見琢泰蔵同浴湯肆返講左傳畢而食
良久天明○小虎送十九日招牌○為見琢清冲泰
蔵徹雲六郎等作書數十紙○賦一律妻子皆強健敢言身事違
齋着遅盃盞祖子郎萊衣花信信擲雛舊心已欲飛四山多宿雪晴色燦初暉問○午後始晴
○遣泰蔵賀七家播磨屋勘次郎吉田屋喜太郎豐島屋又兵衛原田臭卿野中墨水
但馬天民加賀屋○遣六郎賀十六家藤井藍田平埜屋喜右衛門長久寺荒木

吉次葛岡中宗原修亭今井少九間宮小一誓得寺石原香處玉芝堂阮心堂高安杏山花屋巷占春妙林坊○来賀者十九人島屋又四郎上埜宗治伊丹屋治兵衛備前屋島兵衛萓野負輔松甫式部奥卯九淵新屋熊太郎田邉收平大島秋琴玉芝堂藤岡雄哉中川立穂王瀧銀藏雲林院玄祥細字全兵衛砂原才七谷口宗助安藤秋里宗助秋里相見餘皆不見○書除夜及元旦二詩貼壁春日寛平大酔来賀呼曰願乞此携去○次郎来曰雖大疼不得歩也乃細木半夏硝石和糊貼之因留宿○元正来告劉太郎不得歩行之状○有馬涼臺東送金二朱及鳧○臁尾招鐵匠佐佐木春菴使泰藏謝賻銀三叙○故婢伊知抱其主家女来乞室氏乳

三日

遣泰藏於河茂氏属掃十四日招客牌又過金城氏属買唐紙○使大郎作柬數十正也皆賀新○遣泰藏賀三家塚口屋孫助村上右衛門岩崎楳津精○来賀者十八人橋本矢五郎有竹屋儀兵衛蕃澤呂藏睞蟾賜閒尚助加島屋又兵衛僧宗錫日原貞哉桶屋市次郎大和屋德三郎野口屋萬次郎香川一郎平野屋佐兵衛今井少九葛岡中宗東原寶齋後藤東華原田移石藤澤岱菴○僧一位家使人来告葬○尾埼秀民来飲之大郎興焉○元正来乃贈書二紙謝労○永井大二郎来

賀乞書扇○荒木吉次来賀致源兵衛臘月柬○間宮小一来賀乃贈書一紙○長岡寛哉来賀乞書扇○昨日所書元日詩既為寛平所乞今日復書涼雲来賀乞之余辭曰昨日来所作書数紙皆為客所奪吾不耐更書且紙竭矣涼雲曰吾有唐紙數十紙願献乃許之涼雲去使人来致唐紙○僧樂園来賀鶴之来撤村上精右衛門来共飲○使泰藏送一位葬○秋里送七里招牌○官令曰往年禁衣服飲食過於奢侈近来稍違制度今後須仍初令又曰從来大阪估人貸財於武家者訴訟悉属江戸尹而不属大阪町奉行局今後諸侯倉邸在大阪者及武家所居係大坂町奉行管下者若借財而不返則其訴訟属大阪町奉行局不必属江戸須知

四日

来賀者五人僧順隆林泰仙手塚善助田結莊齋治岩永循左衛門○行德元泰来見○吴㳫亭東送金賀春禧○𣲾苔真嶋順道東臘月所作○東嶋田誠菴紅野平左衛門各贈書一紙以賀新正○大郎元正来○河吉使人来致水筑小

相東東曰聞防州僧烟溪將輯近人詩今送中子玉遺稿一卷於先生願轉致之烟溪。昨日屬金二百匹於金城今日金城使西州座者來致唐紙二十葉余詰之曰唐紙二十葉値銀三十二錢從來未聞也伻去少間又致唐紙二十葉謝過。僧隆恵來致賻儀銀二兩。遣六郎賀三十二家（鼎金城最勝寺大島秋渠大熊文叔長光寺正福寺奥埜預太郎香川一郎吉川松谷奥村九淵井上王殿小木八之助荒木吉次上田心平敷長水澤春畊藤澤昌藏弥念寺春德寺橋本矢五郎頓川秀益高安杏山永井大次郎）

五日

僧了悟來賀贈銀不見。信之助來。河茂送所搨招客牌百二十紙。徹雲來。先是每朝講左傳至是改為夜。孫亭東曰聞將賜詩甚喜願付此伻然伻投東走去不得付焉。預作十四日所閣書數十紙。來賀者三人（山口伊兵衛日埜蔦民正福寺某）

六日

凉雲使人來致有馬禮輔東乃送其所屬書一紙。春波送東事秘不可託。八千店主人來見謀十四日庵務。裁答真嵎順道順安藤田鼎三東而發之脚夫氏（返順安鼎三草稿送書一紙於順道）。裁答奥山中書田中勘太夫松田右兵衛東而使泰藏發之有儀氏（返三人草稿送中書所屬書絹二葉及近作數紙）。劉太郎來賀曰病微痊。藍田使人來送手製寒具。昨夜空園門人成富正太郎者來請見曰將学江戸以無紹介不見今日劉太郎曰彼卿原藝州君甥而昨年送先生到吉木者余悵然歎善忘也。聞僧柳靜卒（正太郎所話）柳靜自宜園來任都講日不久然頗得衆歡屢東報將再遊終不果惜哉。鄉人山田可枋（舊名為作）東作送鱁鮧一壷。孫亭

使人來取書。來賀者七人（古春荻恒庵藏專稱寺林坊稱念長光寺旭雲奥野角太郎）。河茂來出續聯珠詩格問訛字

七日

丑牌炊七草粥供神佛遂與家人塾生食之座冬烘室待天明。裁寄淡窓公南陔掾國秋雄三兄範治源兵衛孝也東包之分為二封而遣泰藏於宗助氏屬爲（送龍襲所囑扇一筐及七郎東於淡窓公送元真東於掾國兄送皮履於秋雄兄）。遣見琢送十四日招客牌於諸家（有錄）到遂訪七郎病贈以羊糕。小一來送唐紙十乗。僧石溪來乞字。

午前赴秋里招渡邉太郎實花菴純吉訥庵秋琴等同席伊豫松山大路玄藏者通名文孟未牌与訥庵辭還別○秀民來不值○自秋里氏歸秋(泰)藏曰向者六郎來白有變事欲奉告余驚曰何事曰彼不敢言也良久六郎來曰元亨沈湎酒樓其父怒疑其實誘之然某豈有此事余笑曰泰藏言有變事我謂事必係官者心不安若元亨件何足曰變事事吾子實不與焉疑將擇何憂之有○遣劉太郎賀四家小石小輩伊賀屋儀右衞門光寺壽五十川全哲○來賀者五人平野屋甚右衞門大矢尚齋原修亭

日間瑣事備忘　卷八十八　七

野中彌水井上主殿

八日

使見琢送招客牌於諸家有別錄○春波舍人宇兵衞來會計去年金銀出納之數畢授金十八兩銀八百裒余○午前赴渡邉太郎招謂泰藏曰吾子須送招客牌於老柳諸家而追我於林泰僊氏泰藏出乃到林氏聞元亨狀泰僊曰豚兒常以宿先生家及小虎氏欺其夫妻而竊留連狹邪昨日以訪先生為名遊於北里事洩不能歸家自北里來其曰不肖与山川沼邂逅君欲攜不肖遊箕面及池田草草上程故不面請願恕云云山川某池田人某舊友也余乃為六郎謝泰僊曰豚兒歸某將攜謁先生請與小虎責之予曰諾應使君安也泰僊曰幸甚泰藏至乃訪小虎小虎方与吉次飲少間六郎至辭至太郎氏將坐令泰藏去送招客牌於上街諸家且之文叔氏辭今日招既座與秋里介繙等交杯東畡至昨日余与訥庵秋里某曰昨年東畡等以我輩与奧小山疎勸新年初會相來往矣初會周浪華通吁然小山固不喜飲厭屢赴

日間瑣事備忘　卷八十八　八

酒席我輩亦爾故新年相見然終年不復相見是歷禮勝而實情亡也不若止初會相來往之說而暇時屢見矣乃屬秋琴通我三人意於小山秋粟難之訥堂曰然吾將求小山而述我意并及君不肯為我周旋之情也秋粟不得已曰吾將為公等見小山也今日余謂秋里曰昨日件秋粟病之不如屬東畡也秋里曰善乃語東畡以顛末東畡曰吾善為三君說小山使彼莫嫌也泰藏自上街返告饑余曰須往見吉次妻乞飯也余已飯与介眉出訪吉次吉次未歸同

泰藏出至梅檀橋造泰藏於塵嶋土佐塚地方送柘
客牌余獨歸。敬證來至銀一兩請明日臨。成菴
來送銀一兩賀春禧且請賜紅野平右衛門所屬書
屛風一雙初余出門屬清冲曰島田氏伻至請援戠
書伻逕時清冲方飯宗瑞接伻曰先生不在他日復
來伻去。伊勢人來致方山玄圃答柬。春日寬平
柬送金百匹銀一兩曰前日大醉而拜趨後讀署之
初筵深自愧羞柴來老人所謂君當恕醉人吾之謂
也醉中棄書實不耐惶悚不腆金聊表寸衷請叱存

。遣泰藏於徵雲氏約明日訪敬證。夜訪藍田主
人供酒六郎至乃同歸初入門投帽泰藏泰藏懷去
歸途藍田妻走追貸其帽。河藤來不值

九日

卯上牌徵雲來書一紙贈之。將赴敬證氏大雨乃
使泰藏買舟。紅野平左衛門來送狗數斤而請賜
向所屬書。河藤來。午前泰藏告舟至乃使徵雲
先至使泰藏運諸具焉泰藏促余出至舍西水上土
人方移材木水除舟不可入泰藏呼曰先生且至新

天滿橋某將命舟子移舟橋下余乃立橋上泰藏猶
在舍西岸上久不至舟亦不下余招泰藏泰藏近視
蓋不見也時雨絲風片春寒徹膚余殆不能耐移時
見舟子過橋上余詰曰汝何之答曰奴返午食矣余
叱曰我欲涑充何得遲遲舟子走向舍西泰藏至余
詰之曰舟子歸食吾子不告我而促我出何哉言未
畢舟至乃至焉初屬塵氏送蒲團二及炭而蒲團唯
一又不見炭余謝其無狀將田棹詰之徵雲諍止既
而雨歇稍暖至長堀橋出至敬證氏主人迎曰今日

招賢了及綿屋源兵衛伴食而賢師先至矣引入茶
室源兵衛亦至主人供茶及飯既畢賢了源兵衛去
余為主人書數扇畢將出龍潭至乃留申下牌將返
舟敬證妻攜一罷入出見曰新納媳婦智欣妹也敢
謁黄昏歸。春波使序兵衛攜金子券來以余不在
不肯留券歸。藍田妻使女侍詔來理塵氏髮塵氏
產後髮稍稀疎不能自理隣家阿理惠助作髻鬟不
適意環之而嗔甚昨夜余見藍田妻屬雇女侍詔矣
。林泰億東曰豚兒止于池田不敢歸某東促歸若

歸將攜謁不肱雞蛋之炙貢於厨下請叱存

十日

藝州僧晃翟攜大和葛上郡柏原村誓願寺主僧覺明來見曰貧道今住大和高市郡池之窪泉福寺与覺明相隣近結詩社願就先生正留匿名稿一卷去○三郎東至○涼雲來訪○但馬夭民來○真嶋順道父子及鳴三東至順道寄銀順安寄銀及雄○見琢清冲出贊姪子桐○遣泰藏於安治川九條地方送招客牌○室氏攜婢訪藍田吉次乳母遊仁也遊其姻家余獨

守舍六郎允正至乃留之米牌泰藏歸烹雉將飲藍田至○黃昏室氏以下皆歸

十一日

使泰藏送唐紙於金城乞其畫○河藤來乞字○發答順道父子東及寄照村高四郎東送順道詩稿○發答蜀三郎東送善次東○午前衝雨赴春草招訥堂金粤小虎等既在座余獨先飯而歸○惠眼梅洲父東乞字其伻曰梅洲數日前稱將陪先生遊大津店而出未歸家叔問何故余答曰春來未見梅洲疑其病今聞其能出遊慰其懷○林良馬來告寓春日氏而贈銀一兩不見○東小山辭明日招

十二日

春波使舍人幸七來致金二百兩券○八千店主人來議十四日件○遣婢於秀民氏告將往訪秀民使覓哉來曰請同尊夫人臨室氏肆○午前攜泰藏至秀民氏使泰藏歸路致河藤所屬書又致石溪所屬書於玉芝氏秀民又使其弟迎室氏及藍田撒雲跡余至曰曩者約今日奉招然有故不果願改為二十

日秀民留之少間室氏至藍田六郎相繼至主人供酒飲撒雲先去未下晡使六郎從室氏去余与藍田出訪金城金城曰今自先生家歸也出有田竹苞東授余藍田請供夕食乃導金城歸家遂從藍田至其家主人供蕎麥申下晡歸藍田金城送至且聽講○使泰藏從藍田赴東壕屬藍田買酒也○長谷川久之助至致其父東○高木駒之助來贈金賀春禧不值○有儀來贈金乞字不值○友月來贈金不值

十三日

捜苔桂山来於久之助内左近東宅寄中〇藍田便兒来送
其畫數紙〇酒戸米喜者送酒一樽所買属藍田〇昨夜
宗瑞言伏見街有好宅今日与宗瑞泰藏往相之座
廣頗汚穢掃路宗瑞導過其叔父櫻井雅之亟家雅
之亟及宗瑞祖母見又相一宅狭隘不適意宗瑞去
余遂赴訥齋氏招時客半散同文叔金城等座已飯
攜金城歸仸泰〇訥齋氏席上秋琴秋里述小山大
不懌我輩辞招之状且曰東畡既為我輩説小山其
嫌頗解云〇堤有三本月五日東至〇有儀送其書

及扇三柄〇遣泰藏於有儀氏致其所屬書遂至長
谷川平蔵氏致招客牌且属苔野添兵作東返其書及余書
拈法〇高安杏山送銀謝明日不能拜趨〇六郎宗瑞
元正来宿〇久之助入塾〇蒙純来値

十四日

辰牌始講詩天保篇聴者十人精右衛門六郎清叶見琢宗瑞久之助泰
藏劍太郎寛斎精一〇使泰藏促八千店主辰下牌店主婦攜
二奴一婢至具膳巳牌客始集前後七十四人訥齋春波
谷口宗助備前屋嘉兵衛元眞藍田日原貞哉河内屋吉兵衛中島英次徹雲葵園朝岡季平雄哉園照
寺寧相撲藤辰之助秀民寛哉泰民精一歴林玄祥桐拾順宗梅洲定久寺光満寺秋里金城萬田仲崇
原修亭今井少允小一玉芝卜春妙琳坊楽圃秋琴文洲長光寺欠子宗瑞吉川松谷春徳寺橋本矢五
郎平澤白翁光泉寺大根利圓野口屋萬次郎勝光寺寶誠清冲見琢西川元正長谷川久之助松尾元
兵衛吉田新次郎河内屋藤兵衛南徳寺正受栗根貞齋大和屋利兵衛小林石林五十川七五郎介眉
眞石波邊太郎西尾善四郎中川玄佳橘磨中上牌屋秀太郎六郎泰藏墨水小布實花菜純吉
將撤春波備需至復劇飲春波酔甚臨去旋戸外盥
盥精右衛門六郎与塾生皆勉強執事申下牌始撤
本年除春波之外無大酔者故撤比常年頗早云〇
不来送金者十三人中島三郎早川雄太郎菊池溪琴稱念寺天満屋佐七林元亭

高安杏山河内屋茂兵衛河内屋弥助春日平西恒文助和泉屋龍蔵平野屋甚右衛門覚送酒
者二人原左一郎浄源寺〇招而不至者六十二人福光春斎浄生坊月
蕉藤屋島二郎聞信寺蒙純證妙坊某仁托寺順隆即應寺惠順廣源寺宗要速水元藏大矢尚齋善瑞
寺知圻日野蕎民有馬痴雲寶城寺隆恵粤稱寺花岡兄弟元明寺某奥住荊石緑香屋孔直閒卿信之
助茅野適寺吉田屋喜太郎但馬天民父子原田奥御岩崎猶津能勢三圭館方淡菴妙圓寺隨君西山
作五郎長久寺恵聞荒木吉次夫婦誓徳寺敬證石原香處花屋菴奥野獨太郎井上主殿上田公圭永
井大次郎田中轍負轟平吉七郎又弟田中修亭大黒屋利兵衛小川清淳藤澤岱菴大島玄翔宇田川
主人南徳寺尾池右門河内屋新次郎庄助加島屋才七名田屋常七澤屋伊三郎岡野芳菴有竹屋儀
兵衛谷口文逸荻原鹿蔵灰屋治郎兵衛〇溪琴来送金賀春禧〇棕亭

東訪秋遊期且告小林安石病○藤本玄吉東送梅墩詩砂直金二兩又送金二步屬買唐紙而寄馬駿魚○夜与六郎踏月訪藍田今日六郎屢訪文叔文叔醉而不杭秋里規六郎且曰吾惟旭莊夫子不責君也余為藍田誦今日之状規六郎曰文叔齡倍吾子宜異日往謝過也六郎不懌余厲言責之六郎謝過藍田請送至京街橋見東上橋南街上炎烈共擧藍田曰市人燒歲首門外所揷松竹也乃往觀之曰以爆竹聲聞為期而去忽聞一聲乃歸藍田別於橋西○精右衛門元正六郎宗瑞皆病

日間瑣事備忘　巻八十八　一五

十五日

先是屬六郎作与大村諸吏賀春禧柬十七通今日与精右衛門封之使六郎書柬表○与精右衛門六郎飲中届英次来謝与焉○春波来謝余述其醉態春波大哉○有馬禮輔送乾蘿蔔及昆布告昨夜至涼雲氏○萬治郎来謝○午前与萬治郎出賽御靈祠女巫方立祠前執竹葉攪釜中熱湯而揮之（所謂立湯）（神祭詳載往年項事錄故畧）自祠北門出東折過東畡為語行至

淀屋橋南畔別遂赴曁水招萬治郎去主人引登樓秋里後藤辰之助在座主人下樓操庖務拜谷代接客荆石至辰之助奈余与秋里飯畢而出泰藏既來待於戸側訪有儀送金城畫一紙（有儀移居致居東半町外）訪彌左衛門屬与大村諸吏柬為油屋精一郎至語移居比出不見泰藏獨歸過備前門外欲訪之聞之（木）魚聲急疑有死者不敢訪既歸良久泰藏返曰某在戸外不堪寒竊入僕寮中而語見誠一郎出訪先生出否曰向既出警歸○林泰仙来告元亨將歸○龍護來

日間瑣事備忘　巻八十八　一六

請屬防州僧（某）不值○中富三郎柬送金賀春禧○与見琢行昨日會計台八千店人附膳費金二兩二步二朱及銀六分○精右衛門等皆奈○小虎来謀元亨件

十六日

中氏伻来乃自答屬三郎柬（內包寄桂山柬）○朝来風雪使春藏調金城曰春寒難敵界浦之遊且卜明日又曰請供午食○春政舍人宇兵衛来乃付銀百九十錢餘○室氏有疾召秀氏診之○東老柳謝其贈酒○

僧大圓来贈銀謝十四日不能来之故○雄哉来謝○午時金城来將食備爲来謝乃飲之使泰藏拓藍田鉾○元亨来余曰今夕須子小虎来○元正来○阿波僧洽泉者請見使泰藏接問其欲見之故答曰前日謁先生於金澤屋卯右衛門席上矣余曰我未識金澤屋者蓋誤認六郎為我也使見璲質之果然○墨水来贈茶一斤告四月為書畫會○賢了東乞詩正

十七日

昨夜遣泰藏於秀民氏謀屬吾藤永玄吉東于赤間舟子答曰明日吾將遣覓哉於舟所請送東我家今朝載吞玄吉東及啓清水麻之允西島孫吉東又乞玄吉所屬唐紙四十副使泰藏送之秀民氏○載吞溪槑東使六郎屬之樋屋市次郎○會津人宮城三平来見乞書○巳下牌將上途使泰藏負裝使久之助走報金城出門徹雲来曰今日欲饗先生於南邊（南邊謂難波新地地方）不料出遊也送至金城氏金城既出俟于戶外過河我門外使泰藏視其在否曰方在店頭乃訪之不在泰藏近視誤認餘人矣過大倉側轎夫遮留曰奴將歸界所乞不過二百五十錢請舁余處泰藏苦乃許之縛裝轎背遣泰藏歸西南風烈寒默嚴冬轎夫善走午時至大和橋下轎轎夫初約至橋別雇一力負裝至是吟狀肖乞兒者授裝余不憚然無聊之柯午後縛橋本桂園氏其妻見○夜界人春想軒撫風来見乃託寄孫亭東来曰明日午後伴趨○町田元瞬拓嶼金城桂園赴寫有盛饌夜半返桂園氏元瞬況長之助二十年前學於桂園元瞬亦詹

識於光衖氏矣

十八日

撫風与谷巳水者来○作書數十紙○主人飲余及六客○孫亭徒婢来曰病不得見莫臨○元瞬送豬肉

十九日

主人乞序者頗多終日作書○谷巳水宅孫齋春想軒等来訪主人設酒松谷門人槑湖者往南御来訪主人因相見乞序曰往年与松谷隨先生赴今井少

允招矣○允畊送菓子○夜允畊來訪○主人子虎
吉游河内歸相見
二十日
晨起作書數紙畢將辭主人供酒允畊使其門人來
別餞金三百疋託裝主人而發諸脚夫氏辰下牌辞
虎吉及允畊門人送至大和橋謁住吉祠至高田見
豚久之助泰藏出迎役泰藏先歸午後歸家金城送
至○泰藏述十七日校事如左写師攸倉者來致田
村天民求天民即多仲也有馬禮輔來九山來塚口屋孫助

來乞序請冲遊西宮大刹來森岸東曰有病請延來
期允眞來允亨使人來取所屬書以上九件十七日事秀民來
不一來謝以上二件十八日事錢屋舟子來良平送炭十二包
劉三郎東至有條來謝角抵秋山廣吉來呈扇清冲
送槊徹雲來請明日于藍田臨以上七件十九日事文然東送
扇子十四柄曰請敗之寶誠東請明日同徹雲等臨作
五郎來河新送森田梅澗東宗助送容貝健三郎平
井十兵衛東桂山吞東至以上六件今日事○西尾善四郎
來○淨照坊送銀謝十四日招○友月來○未牌藍

田來促赴徹雲招梅洲在座徹雲謝曰家兄有法務
而出供茶及酒飮余作書藍田作畫梅洲先去曰与
敬證徹雲謀將以二十六日供先生於有店敢告酉
下牌辞送藍田至其家藍田又送至我家為講左傳
○數日前婢伊志歸省今日初返
二十一日
初講詩經小學聽者十一人見嘐清冲瑞久之助貞四郎齋貞哉禮輔萬次郎善正受藍田○已牌徹雲東曰寶誠使人來曰午後請
速臨敢告乃攜久之助至徹雲氏謝昨日招徹雲曰

聞寶誠既具四人膳而待蓋謂六郎必隨來也而不
來且勸藍田余曰向言有事而去恐不肯也徹雲親
往勸返曰果如夫子言出到九條過內野春峰門外
訪之使久之助先打報寶誠春峰曰先生久不臨我
邑池田新兵衛等常稱先生憾不得聽其講願時時
勞玉趾如往年例余曰某往年講於此地一依匠七
之力而彼殺人下獄某無顏見諸公故契濶也春峰
曰先生豈有無顏之理七亦一異人無忝先生遂諾
曰初七寺其仇闘刺之未殊仇黨傳七某聞赴爲七

曰吾固了一死然欲死於刑不欲死於仇傳急難耐
願緩之某請緩之仇不許某矢而保之之不敢逃仇
乃緩之某視被刺者將死竊勸之逃之不聽於是乎
質識謀攜我邑耆老數輩強乞之而歸其家邑之吐
者盡欲救之皆勸逃將護送之之笑曰逃死非勇也
命家人具酒肴服新衣乎衆為訣少焉一人走來報
仇既死捕手將至乃復勸逃之不聽捕手素識之者
心欲其逃故未來捕也之自縛就捕手許某生來未
見丈夫道遂就死如此被實無忝先生者到質識氏

主人已具茶儀而俟供茶及飯畢為書數扇雨大至
主人將以舟送余醉假寐主人有事而出未下牌舟
子來迎乃辭雨甚舟在安治川渡口泝安治川沿百
軒濠入京街濠至羽子板橋徹雲去申下牌至舍西
出○塚口屋孫助來不值○河茂使人來致貳臣請
校正○赤關人來致藤永玄吉客年四月東○元正
來致松尾乾同東（乾同送菓子乾　同即乾藏也）○實充葉純吉來
謝○夜小邸來曰元亨將至良久至乎小虎以其父
吉責之元亨愧服

二十二日

午時請沖（清）誦經先妣及雲影（童女月忌故）○大御番加納備州隊
下同心久保田晋太郎者乎一客來見請為書厚子
○大利來乞字○吉澤屋彌吉來乞字○有病（甚飢而食）
（熱故）飯名善兵衛按摩及室氏室氏亦病故○秀氏來
○秋粟來曰二十四日會於天満川崎輿力荻野氏
請乎藍田六郎諸君臨○佐佐木靖洲送招柬曰念
六日會澂廬頓旁玉趾

二十三日

今井少允送赤小豆飯告新居落成○吉喜來問所
屬書成否○名蛾潢師吉田屋清藏屬臺山書一幅
及近日所作書十幅○儒浩然來見初浩然去兵庫
赴備前遂從師游尾勢諸國至此為嵯峨妙智院所
招而將赴對馬以所庵來告別乃使清沖見六郎偶
至乎浩然出○塚口屋孫助來乞字且請屬其所識
其學（儒）成○元貞來○大利來乞字○嶋又來告遊雲
州○仁也病走泰藏招秀民至服其藥○中富英次
攜江戸畫人木村永一來見已去自高砂序使人來

曰欲獻一盃請勞玉趾辭復以柬請固辭不赴〇久
保田晉次郎使人來取所屬書〇六郎致僧敲月柬
〇与藍田金城小虎元眞六郎約同舟赴秋琴氏招

二十四日

遣泰藏於河莊氏屬寄渡邊順八郎柬焉送其詩粲而送近作
數音〇遣泰藏於河吉氏屬寄僧月性柬焉送中子玉遺稿於月
性而屬寄僧洗養柬〇發寄頓道柬於脚夫氏内乞答松尾就同柬〇發
寄桂園柬於脚夫氏〇訥堂使入來曰秋琴氏之會
願陪往余答曰午前繫舟於尾崎橋而奉迎少爲訥

堂柬曰僕有事於他街將陸行〇六郎來〇講牧小
虎小帰日來聽講介播磨入大野序四郎相見乞字〇已牌
金城至話次藍田使舟子來迎乃与金城六郎至藍
田舍東水岸舟在焉元眞坐舟中而不見藍田曰蓋
往迎小虎也余饑將就藍田室乞飯出舟遇藍田導
至其家供飯畢送舟小帰元亨至午後傳天満川崎
与力街東畔訥堂自岸上見我舟呼曰何遲也荻野
氏在与力街北畔入焉秋琴出見諸客既満過半相
識者主人荻野七左衛門相見供酒飲余恐主人席

上乞字頗干秋琴約不拈筆至是強以主人旨乞編
就無人之室作書一紙未畢衆稍間廃至余壓之
拋筆起將去秋琴又苦請曰主人新製屏風小虎金
城既作畫願題一絕而後去初在舟中藍田曰今日
舟僦當賦於諸公然諸公若賜詩畫畫某獨任之皆
曰善乃分韻余得魚作一絕鷗緑鱗未見魚長堤寒色帰帰漁比時誰君
舟行好織依坐看書大相小帰大賞之曰此詩可畫至此觀小
帰畫即写余詩意也回題之畢廃同行返舟元眞方
作畫獨不及周防德山人某追藍田至會藍田引見

余輩亦同乘藍田酌川心水世傳淀川味櫻祠側爲最以烹茶出
饅頭數顆曰秋琴所贈余曰何寄六郎曰秋琴畜矣
約秋琴逼余乞字余曰須謝我以鰻頭臨去令六郎
取之也待元眞不至乃移棹進櫻祠桃祠側寒甚
元眞乘渡舟來會焉乃返舟元亨就六郎藍田所坐
仰視棚上推饅頭數十顆大呼曰賊露矣衆一笑争
取之五盞黄昏至藍田舍東藍田小帰元亨元眞德山
客去移棹至我舍西出金城六郎送至〇吉喜使人
來取所屬書畫帖〇江子鳴冊作者來致僧洗養柬

○銭屋舟子来致田熊之助柬○屬春波買米二苞○室氏欲親乳仁也故乳母帰別雇一婢專衣服飲食諸務者寺余議與秀氏選婢上國婢僕大率不懶則盗或偃蹇違命或巧言間人先是深病之木村氏亦然而今室氏尤甚殆至廢寝食至是有逐婢之議云

二十五日

河茂来會計客春以来所買書値乃授金三両二分二朱○大野卯四郎来○昨日徹雲告曰初欲以二

十六日饗先生然有故改卜明日矣午後来導出過順慶衢訪今井小九少九引登楼観余所書得月楼扁額出到梅洲氏今朝六郎来告大矢尚齋卒欲弔之使徹雲先行誘敬證使梅洲導至尚齋氏長剌其門人而出尚齋業醫以博學聞淳古淡泊和而不同都人所稀亦可哉至敬證氏敬證已遅出至松尾園喫茶至角牴場西泉清存敬證去曰黄昏復来余寺徹雲梅洲皆不善飲二子欲能余頻供雞鰐鯉諸肴又使數妓侑酒余眠不態二子乃使人招藍田秀氏皆不至日没敬證至使二雛妓舞敬證頗酔二子欲以轎送余敬證不可曰吾亦獻一盃余辭敬證曰二納留為吾且陪先生出比出雨下二子恐敬證若余強從我後敬證導至田島亭主帰見曰吾嘗識先生然不記其何年也余曰往年九山欽余使卿行酒爾時卿韶麗殊常余目屬焉今乃嫗也主婦屈指曰然則十五年也我衰亦宜哉二子去敬證欲強余宿余竊命主婦買轎逃帰○田坂右門柬送松魚及寒具曰某奉寡君旨東下昨夕至今日去故不得趨謁期

帰時相見○林泰山贈鮓○室氏橋仁也賽天満宮祠○元正来致坪井信良信友柬（信良送金二朱賀春禧）

二十六日

大彌氏俾来致慶遐順八郎柬（順八郎送雲冊一蓮又送全乞詩正）○雇春夫○栽荅右門柬使泰蔵齋此君長有即請見右門返曰田阪君昨日發故屬柬内藤氏矣○順道荅柬至彼之有禺三柬先是余柬順道詰禺三之慢曰吾招禺三而不来其柬有家兄不許之語被兄獨非截尋子哉吾招其第而不違又不以柬謝吾甚怪

之翁為我問之順道亦余東於章次及其母皆曰嬰
也未嘗告有先生東也至是嬰三因順道謝過且東
曰待晴餅趣〇秀氏来曰某昨夜深更帰家聞徵雲
伻来招我即買轎走赴泉涌寺淳先生徵雲皆不在慽
甚今日雨中無聊顧獻一酌乃招徵雲謀舟游使之
帰路約藍田且属藍田買舟辰上牌徵雲来告舟僕
於舍西街雨至舟藍田及周防客在焉下至秀氏氏
棲下時之其弟子見曰已赴先生家矣乃使弟子追
之至入舟游弟橋側湯肆向古齋登棲忽見梅洲過

橋上手招之至命酒酣梅洲出橋昨夜妓二名至余
不耐酒呼枕而眠酉下牌退舟藍田等問経世之説
余為述数條皆悦服戌牌至舎西出皆送至我門前
〇侯咨順道東〇秋月僧大俊来請良教不值〇附
咨桂山東於久之助

二十七日

藍田携周防客来謝〇北久太郎街脚夫大六来致
僧晃耀覧明東乃返其章稿〇河荘来為矢田喚三
右衛門乞字又為薩摩人五峯先生者乞詩正因属

咨順八郎東返其章稿〇長府邸人来致清水麻之丞東
東曰某免贄御入学館読書〇河茂来請校正貳臣
伝且作序文〇旭雲来〇夜室氏訪秀氏謀娵件也

二十八日

遣泰蔵於河荘氏授昨日所属書十二紙〇東韵堂
曰真率会（客年余与春草納堂秋里毎月一次相会社名未定且呼以真率）一客贈其
當為主人而有故辞正月将尽請会我家不識卜何
日而可乎〇已牌訪元亨会其理髪不見訪小㡀不
在其妻見話次泰蔵自篠埼氏来従遂訪洪庵不在

其妻見乃贈寒具一筐且属咨信良信友東焉又留
信友與余東焉曰請視之初信友在緒方氏遊蕩無
度洪庵怒逐之至是信友東余曰某悔過改行既久
願先生為其謝緒方翁許再遊其門幸甚余答曰足
下常改過於口而不改于行今千里阻隔無由面睹
東豈可信乎何不与信良兄謀謝翁乎信良兄所言
翁必信之不待僕也云云訪春日寛平主人供酒書
林鹽長者至余所曽識乃留之而話僧鑁年至主人
曰鑁公善呪井水濁而有臭者而澄之発甘味神

通無比余曰我家井尤鐵臭欲請呪不識其費幾何
也鍍年曰例納金百疋然如先生吾敢取一錢乎唯
井主者須每朝唱陀羅尼一遍也不識先生能之乎
曰不能曰使人代唱亦可余曰隣有寡婦倭佛某且
与是謀主人笑曰有是哉先生之不欺也与鍍年出
覔年引其母及妻子見曰先生方今無叟家人輩須
識其面也未牌歸○村上精右衛門来曰明日請与
藍田諸君臨敝廬而觀梅余曰向東訥堂謀眞寧會
期荅東来至或恐其在明日也欲之朱徹訥堂東曰

明日与春草秋里科趨乃辭精右衛門○座氏欲見
秀氏乃来招之至曰請今夕使寧夫人臨敝廬去既
而送東曰詰朝某科趨不必労玉趾也○七郎来賀
新正不見○松田右兵衛東至○九山来期来月初
六日觀梅南郊○鞠舟子来致上杉閑鷗東（閑鷗送金百疋）
賀（禧）春○良平送炭十二苞○錢屋舟子来取卷熊之
助父子東（屬寄中京國華東於熊之助　屬寄松森三朴東於國華）○劉太郎病
痊遲塾

二十九日

秋里東曰今日會某有故恐後敢告○河新使人来
致甲藤市三郎東○春草東曰某病不能科趨敢辭
○布野雲平橋出雲人某来乞字○栽卷閑鷗東及
寄中村吉兵衛東○小一来○申上牌訥堂秋里相
繼至乃洪酒遣泰臧於春草氏曰公有病願使賢郎
臨曰諾辰之助至實花巢純吉偶来留之棒客○下
脚客散○小郎来

晦日

遣泰藏於鞠舟子許屬寄上杉中村二子東爲（送書十紙）

（書扇十柄及新年作一紙玉芝所賀新年扇一柄於吉兵衛送元日詩於閑鷗）返曰舟子不
在故託讃岐屋嘉吉氏矣○秋琴来謝○小島彫嶺
来見○申牌招金城藍田徹雲秀氏供茶及飯余理
庵事使徹雲為主監田以有事辭先去○梅洲来○
元眞来借金乃許就春波氏取之

二月朔

良塾生賀○辰牌攜泰藏賽御靈祠遂訪宗助屬寄
容貝使三郎東爲（屬寄蘭堂君監田松園東於健宗　三郎送海苔一筐於蘭堂君）
助出使三郎正月十七日東校余（東中有善次東）訪隣左衛

門主入曰先生多冗不必煩朔望屈臨也敢辭置刺
伊兵衛戶外而出(去)訪元恭過常安阿波殿兩橋訪荊
石使泰藏先歸訪信之助勸之識藍田訪李平又勸
交藍田皆悅午時歸○元亨元正六郎藍田來賀不
值○少先送扇十柄乞字○金城導桂園來桂園介
見界人西田春榮前日為界人作書桂園集潤筆金
數兩贈余告欲偶至引見桂園為桂園講唐詩及梅
墩集數首畢供酒招藍田未至元真至桂園辭乃徹
酒藍田客去獨留藍田飲六郎至与焉○元真送肉

糕及菓子○小一來賀○角抵秋之山者前日送扇
至是乞銀乃賜三匁○樂(商)哉兄來○秀民來謝○壘
水來賀前日壘水告以四月十六日開書畫莚於免
角亭後秋槃來示其招束載席上揮毫人名余与為
今日余謂壘水曰往年酉城作書畫會強請小竹及
余席上作書乞者不能盡應擲筆逃其不獲者高聲
詬罵辱莫甚焉公欲我作書乎請辭壘水曰豈敢唯
借先生之(名)數致人也矣余曰請莫忘此約○先是室
民獻乳母偃蹇使劉太郎告播新(乳母叔父)謀放之今日

莫文來見欲攜女去余曰何必今日鄉女在我家殆
一年矣是不宜有憾也且待一二日

二日

宗助來聽講(先是久不來故書)○播新來見先是余与播新
約曰乳母雇傭年金一兩二分別添衣賣金一兩一
分播新誤聽以為昨年一兩一步而本年正月別賜
三分也大喜今日問余公何故違初約乎余曰吾以
儒為業詐欺違約者吾子誤聽而已因誦乳母偃蹇
當遂放去者然憫其先期而歸或無所事故所以賜

留之狀也(上國俗奴婢求事者以三月九月月為期其餘則往往不得事也)新謝曰
先生所食言者蓋某過也余曰吾為吾子言故特贈
金一分二朱也播新喜謝○先是古春乞字今日來
謝以錫製傳廚之具○文叔來送新年扇○携劉太
郎訪高安杏山遂訪東畡主人供酒遣劉太郎於九
山氏屬返高木駒之助稿為訪涼雲不在訪文叔不
在其妻見有不豫色即去訪秋琴石林及二客在座
南卿俊鳳至石林話文叔夫妻反目之狀前日与秋
槃約訪小山余曰兄有客恐難得出秋琴曰約不可

違客聞之皆笑于秋琴導至谷街肴店供鰻鱺黄昏帰秋琴送至○李平来謝○敬證来不值○納堂送秋里柬（秋里為伊丹人乞字）○鼎三自兵庫至

三日

屬禮輔送秋里柬於東畡氏○遣劉太郎於少允氏致其所嘱書扇十柄遂之梅洲氏致其所嘱書及詩稿之阿吉氏属巻僴洗養柬之元亨氏属寄良平柬之河茂氏致貳臣傳掲示○七郎来○鼎三帰家先

是余為鼎三謀将褒業為儒令鼎三帰告余言於其毋及兄○僴實誠来為議梅墩詩鈔數首○順道来送海鰻鱺炙告順安将来見○芝田春琴柬送芥子糕○硎石門人野口淇淵者携硎石柬来見乞字○見奇平来○元恭来告元真将娶○隈春渚自玖珠来見

四日

宗助来致淡窓公範治孝也新正五日柬○遣劉太郎於河茂氏致淡窓公柬○劉太郎乃命就宗助氏問有西下舟否返曰今夕将解纜乃教告別諸家○真島順安来告其父欲老浪華余曰善欲之少焉以腹痛辞就逆旅○桂山来至○乳母阿章大帰○柄左門自播州来謀寓塾○發寄桂國春琴柬○賢了来曰欲以本月七日迎先生於繪指坊別業敢告○文叔使人来致扇十一柄○放截巻淡窓公範治孝也柬及寄秋雄兄山田可祐柬丑牌畢授之劉太郎（送新話一冊於可祐送玉芝文淑所製新年扇二柄於範治）○先是中村吉兵衛送保命酒四筐請致之淡窓公余以其重難之以柬告之淡窓公巻柬曰保命酒我所嗜

須送之因命劉太郎致之秋雄兄許○戊申年余属南陔兄以金二十四兩約毎月加息五銖後余借兄金三十兩約不加息至是兄彩範治曰弟与我所假借有五兩餘之差然彼有息我無息其數雖不必相當以彼換此無大得表地（世）吾子請通我意於弟敢我所嘗送證券範治柬書余今日柬範治返券○劉太郎将以廣牌發余留之待天明

五日

昧爽劉太郎赴府内舟於安治川使泰藏送之○河

藤来乃示淡窓公柬謀義府件（先是義府將開彫諸内覽於學問所官吏以其主言与程朱有違因留稿不下故謀也）〇順安来別〇介菴桂山柬
於久之助〇夜春諸来。紀州柳原人植木三菴橘
溪琴東来見〇街李来告曰紀州一位公薨遇癡七
日

六日

左門入塾〇少允送雞蛋〇弓場五郎兵衛送香茸
〇發巻順道柬〇桂國柬送紙乞字〇秀民使泰民
来候安〇元真来〇賢了来曰明日請同敬證梅洲

臨〇先是与七郎約上午赴其家稲生参今日遣宗
瑞曰上午過容改卜中午何如答曰鄙意亦然〇遣
泰藏於吉喜氏返其所屬書畫帖二冊

七日

遣泰藏於賢了氏贈香茸〇已牌梅洲来乃与之出
至敬證氏敬證既俟乃共過九之助橋至繪指街橘
茱園（賢了別業名）賢了出迎入茶室供酒及酒飯了悟浚
至酬閒南窓短墻之外挑田十頃天王寺塔見二層
以上皆歎曰快豁哉既而歩園中茶室前庭西以短
籬青苔如氈籬南鑿池方可二丈池西側種櫟卉脩
竹列其外素梅一樹方開籬内南天燭紅實離離茶
室北圃數畝種諸菜老松離立西畔余賞閑之幽雅
不已主人曰某初買北地廢至數間而已不堪荒穢
西隣琴松菴主人為某雇工将役夫所費不過二十
金價苟完之居也東隣無主園廣与此相若先生若
有意求此且往觀從之棋花十餘種亂發於脩竹間
巨松一株西傾壓賢了氏屋脊廢屋數椽不蔽風日
賢了曰修飾之費如我園則風致不識孰勝而園之

值不過十金何如余曰善返茶室又飲噴了妻見茶
酔使園丁彌八導過真田山觀新山梅花新山北連
清水谷浪華中梅花之多莫尚焉往年屢遊然不識
地名今日始聞之返園南天燭實既為野鳥所啄盡
主人曰先是蔽實以囊今日為客致撤囊矣黄昏辭
出敬證送別梅洲送至留之宿〇劉石舟自西州歸
京途来訪不值〇桂園柬乞序〇前日屬精右衛門
買大倉米今日送二苞〇宗助致藤田平次兵衛柬
披之有伊丹蕙畝柬〇島又妻来贈出雲麪魚〇豐

又送近江赤蘿蔔。阿莊有儀來不値。紫濱師吉
田清兵衛榮余書十幅成今日致之。真石携伏見
人福田某來勸觀伏見梅花不値

八日

精右衛門又送來二苞。伏梅州以薯蕷汁。鷄三
東至。午前仁也啼不止使室氏負之就秀氏公診
。石舟來飲之。豐又來。東晙來曰聞前日公訪
小山其謁者不識主人不在答曰在公欲相見則致
曰不在小山歸聞之謂公必疑其在而曰不在今某

謝余答曰某固不疑之某謂某疑之者蓋離間者之
為也言未畢小山送東晙陳其實不在之狀飲東晙引
石舟見石舟先去。夜訪秀氏謀雇婢件秀氏曰數
日前赤関人屬其妻於我其人居處未定若定將延
之且使之暫事先生家何如余曰善乃使二婦人見
曰光者我家婢也少者某人妻也又謀繪指坊別業
秀氏態吏曰先生若不敢(敢)其將買之欲飲(飲)余辭乃贈
紅魚一罍

九日

將煮肴使婢伊志洗之教曰善防猫曰諾至午前未
復命詰之曰既為猫所偷余詰之曰肴微物也不足
尤而違我教可憎弁責室氏恒不教婢室氏不擇余
恐其遷怒於仁也娩辭勸散步野外室氏悅乃東元
亨曰僕將携拙荊野游兄請導西山子而臨答曰諾
六郎聞之請從。吉喜以其父五十年忌辰送赤小
豆飯且致秋雄兄東兄送金二朱屬買朱。三壺來
。雇春夫。未牌元亨作五郎至乃攜室氏仁也婢
伊志六郎出過西本願寺(門)內往往見紅梅過弄橋難

波新地至大倉側左折截長街東行見鐵芋二過一
心寺謁本多公忠朝之墓疊巨石數枚一方一圓(西)
成塔形其右小墓駢列蓋其臣殉死者公之事跡載
在國史故不贅其南隔兆有一墓其偉大亞公墓相
若其為諸侯墓勿疑六郎曰碑誌剝落不識何人疑
豐臣氏遺臣也乃就視之有寬永二字知其非勝國
人也其北有僧真阿墓真阿此寺中興開山也十年
前此地頗廢荒職今則輪奐為諸刹冠冕皆其功也
二三年(前)兆死其墓未成唯置一片石匝以棋弁其側

有神道碑六郎讀之一行笑曰文字顛倒不堪鄙習蓋前掲誠真二字花頂王所書乃不視作五郎別業在寺之東畔導觀之屋宅既古其庭頗廣草鬱樹茂落葉蔽地作五郎聞余將買別業勸買此莊曰此莊廣千二百坪（謂方六尺三寸為一坪）而饒以數舍初作此費數百千金然若其繕修之數与賦税之重欲鬻之先生若有意為僅賜三四十金則可問其税曰金十兩而諸役足矣余曰非成[我]力非能及也且從繪指坊作五郎導過茶臼山側至邦福寺余出所攜行厨闌之作

五郎文命寺僧供普茶日設出至天寺寺其四傍梅花盛開然皆黑無所見至道頓堀自初出家以室氏花仁也之過勞余与六郎交花之余以大昨日之疲未已大發腰痛殆不能步勉強歸家時酉下牌也

十日

河茂來謀義府件曰賦兒正兵衛將以中秋東下此件非兒親請於東都諸公不了且待之○畑平六東乞字○秀氏橋大昨夜所見婦人來候室氏室氏以其同鄉故留之名阿雪○金城贈酒一瓢○先是文叔謀釀金作觴於月瀨以供觀梅遊余不悦其所為然難辭之曰且与衆謀而報我今日以釀金已集使人來乞金百匹乃授之○午前携徹雲出訪金城曰吾將觀繪指坊別業願煩君作地圖而謀經營今泊欲陪往何如金城曰諾余曰退我稱念寺去過玉芝問前時余入曰今日好晴先生必遊南郊也余曰然金城君不隨余曰將退我玉芝顧其妻曰從先生往亦可至賢了氏舍觀別業主人曰今日貪道將宴客

於我別業先生恐不堪喧襍且卜他日何如余曰吾將候金城為梅洲至請從賢了先出移晷金城不至乃留東屬賢了家人待其至授之東曰遲君不至故去退我不退唯君意訪九山矣後假舍主人曰願陪野游其妾見主人曰使彼從何如余曰善九山近有公事頻作手東不已日既昃余勸使其妾先出候於高津大和屋宗兵衛見謝曰契濶無顏相見先是宗兵衛負債去舊居竄於天滿陋巷余聞欲唁之九山曰彼窮甚不如無往今日始見焉云申下牌九山來

出余庵二子先出行二三丁九山追及至高津九山
妾及一婢一僮在烏祠前紅梅餕開将観楳莊余曰
不如鬱亭也乃至亭衆満座就東隅露席坐北風凛
烈皆曰厳冬不若也余飢寒并至九山勧酒凍益甚
時日既没衆稍散乃就一室掩障而座既食始覚微
温踏月而出過寺街九山曰官近捕僧徒蓄婦女者
下獄故此地寺強半無主余腰痛復發衆勧至敬診
氏借轎余恐其労人強歩帰梅洲九山送到○河茂
属寄渓窓仏東○罡田即人致安田確齋東○白翁

送羊糕○余有故轎二今日贈之秀氏

十一日

讃後宗助送示脚夫氏東東曰本月二日巳牌我御
方十里（以三十六丁為一里）地大震人家大半傾倒死傷不寡
箱根山崩石出途不通者数日矣是亦一大奇事故
敢告今官屋安兵衛拝白宗助曰安兵衛者相模人
我府内外臣也○以明日丁雲影童女斷七忌祭攜
室氏仁也及六郎左門二婢展墓巳牌去（出）至大渡會
官吏将家舟乃四歩渡湊舟津二橋過吉喜門前訪

之至南徳寺余飢甚乞飯使室氏等先謁墓余候往
墓前方修塘役夫数十土石支撐返寺龍潭供茶曰
請十六日与賢了恵聞臨余曰諾潭送至村南圃中
摘菜贈余而別渡蘆分橋至大渡乗舟未下牌帰家
○河庄来不値○客年月形深蔵属寄野田希一来
今日聞希一来寓逆旅遣泰蔵於訥堂氏属致東希
一遂之罡田即属吾確齋東○夜九山来○梅洲来
借月瀬紀行余曰前日假於金城子帰路取之○仁
也既寝啼不已室氏攜見平野街市余幼時晝間嬉

謔過度夜多不眠仁也益肖

十二日

先是属雇婢於元恭今日使一婢来見○請清冲誦
經供齋○元亨来告之池田開業余曰吾将送也○
作桂園所属書而發之脚夫氏○河莊来○作五郎
来○午後元亨使人来告将發乃携左門往途過訥
堂氏伻曰拙師贈紙及金乞先生序也乃謂伻曰請
煩吾子致之我家至元亨氏元亨上途六郎高履吉
小虎門人梅巌逸齋亦送之池田人山川其同元亨

歸過露菴祠内及上三番至下三番校亭余出瓢酒
元亨供有余醉假寐比醒元亨將去乃送至村中石
梁上別過天真菴側至北新地北畔左問導觀其叔
父別荘即昨年所遊棋花數十種方開香薰全園坐
池北一亭喫茶而出中上牌○今日途中觀一厨子
在右頭出金百匹買之使主人送之余歸則已至乃
與室氏遷祖先神位爲厨子（謂神佛所安置櫃）漢名未聞邦俗曰順道
巻東至

十三日

先是秀氏告曰醫人森田宏平者君子也欲識先生
使某致意今日秀氏使泰氏來曰宏平欲拓先生及
某請午後陪往○村井俊藏來訪曰先生識海山者
乎曰不識先生客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与人飲於難
波新地也（閣）樓阿信氏乎曰某住此地十五六年未曾
飲於難波新地也俊藏探懐出一柬曰此海山者寄
長府人柬也乃披之其略曰吾今夕与廣瀨先生篠
崎篤平尾崎秀氏飲於阿信氏酣作此柬也云云余
曰是訴也不識君何故攜此柬乎曰貫名海屋我恩
師也海屋唯一子名正平在其故國阿波十二三年
前歳十八一日赴學校而不歸普尋之不見經三數
年杳無蹤跡謂已死也作墓祭之客冬或告海屋曰
吾見海山者於赤馬関自稱先生之子詢其狀貌年
齒亳不異正平海屋聞之大喜乃屬其人故赴赤關
迎之則海山既去彼地而得此柬於長府人赤關人
曰海山識秀氏恒言將依秀氏於浪花益赴浪花也
其人昨夜傳此地即訪秀氏秀氏曰海山春來訪我
數度我不荅不識其識其住何處也其人告某曰秀

民似爲海山匿不肯白實先生若善秀氏願爲我問
之必得其實余曰今夕復來見我○春波東曰京師
人送示一帖聖徳太子以下古賢手跡莫不載爲其
真千金實希代珍觀勞玉跡（蹟）一覧何如○元真來告
以二十四日親迎○与元真出訪藍田不在遂訪春
波春波謝曰帖已爲某人所借待其返乞覧乃歸元
真送至飲之○使泰藏問秀氏何牌赴森田氏乎秀
民不在其第子曰疑夜也未下牌秀氏來謝曰某与
宏平期午下牌而有事於病家誤期也余曰今与元

真飲而醉將眠君且先秀民留精一去○申牌酒醒
使精一導至森田氏（在西本願寺西門外）主人見曰某長埼産
也少學醫中垣諄菴子諫山俊安玉井助作等友善
故聞先生久矣供酒使其同寓飯田某見又示書一
紙以八分及行録古人詩者頗可觀焉乎曰是南藩
裝潢師吉田清兵衛孫女名阿夔所書也不唯其身
蹟勝男子殊善女工年甫十六容姿冠絶擇配未字
使尾埼兄娶之何如余曰善矣哉且謔曰惜我已有
室也皆一笑既而清兵衛來見款話闌然酉下牌辭

歸秀民送至○余問秀民海山何如答曰昨年石井
宗純見一客曰此人名海山海屋翁也善書未幾海
山遊長崎客臘復見於此地曰某欲開業此地變姓
名稱八十田鹿山問其所住曰未定後屢來然未聞
其所住也○桂園東以町田元耕旨送金三百疋促
其所乞詩（余昨日既發之桂園未見也）○敬證來不值○作五郎
使人來乞醃蘿蔔先是作五郎食余家醃菜美之故
乞○元恭所薦婦名阿宰來事○後藏來乃以秀民
報之○婢伊志傷左臂詰其故室氏曰今日仁也与
來隣杵熊子嬉戲手搊其頭其傳婢年十二打仁也
頭仁也大啼伊志問其故怒曰我主被打吾何不報
乎伊志又怒曰汝打我主吾獨不能報乎摑其髮拳
之婢不堪苦啼伊志臂血流初止云余諭伊志曰汝
二人皆知為主報仇是可嘉也然不識使主不近仇
之為上策所謂小題大痴也今後莫与彼輩親近彼
若傷仁也即汝罪也且与隣入鬪如人口何我家祖
先以來于隣里交犯而不校事我家者須知家法

十四日

敬證來曰綿屋源兵衛欲迎先生於其別業猩猩菴
使僕道致意不識先生明日有閒乎答曰諾請明日
午後見過○酒井祐齋携八幡人能村將曹及中太
夫之族子松吉來見將曹行束脩請為詩弟子○鞆
舟子致中村吉兵衛柬東曰謹送苞三箇別苞一箇
請照數收之又曰送銀十三錢云云舟子致銀而不
致苞詰之答曰苞甚重君須使人來取之余曰汝受
中村公之命致苞於我而啇其勞欲使我往取之何
理也汝不欲致之何不初辭之中村公乎舟子不能

答怏怏去。松本爲三來乞序。寬平弟子筑後人勝治者因泰藏見請爰教余曰吾子識荒木吉次乎曰舊識也余曰屬吉次紹介吾將許之。發答桂園東。桂園東送絹直金百疋。還泰藏於河在氏致其所屬薩人五代五峰詩序及書四紙。信之助來爲余按摩未終小石石林來供二子喬麥戊牌去。爲三來告別乃屬寄牧逸叟東客年逸叟寄詩二首故録舊製敎首報之。發答桂園東遂書二紙於元耕一紙於桂園。龍潭東曰前日約十六日奉招而有敎願改卜他

日。圓嶺送氷豆腐告卒哭。嶋又妻來贈豆腐。秋里使其子東爲伊丹入乞字。仁也有病塗氏祀之手二婢赴秀民氏乞診。阿寧去。初將供信之助等喬麥泰藏請曰某欲急發御信於脚夫氏願請間余曰家務方旁午吾子姑忍之泰藏屢請乃待客食畢謂之曰吾子宜速往也移時閒閒障子聲問誰答曰泰藏也返乎曰未往也余責之曰吾子以急一字屢逼我許之以速一字命之吾子欲緩之何前後齟齬甚也泰藏不能答唯頓首謝過乃赦之

十五日

良整生賀。遣泰藏於大村卯拔剌於岩永山口二氏遂至鞆舟子許詰不致中村氏甆之故答曰明日致之。藍田元正六郎宗瑞檉轎來賀。鑿水來。先是屬吉田清兵衛裝臺山書一幅至此成二十年前杜蓼洲贈臺山書其詩曰中原婦女競踏華丸陌香風議碧霞試向渡頭相問訊天臺深處是吾家臺山不識何人其印陰文曰辛未進士陽文曰古太史氏明天啓宰相葉向高號臺山疑其人也然向高非

辛未進士而余幼時讀崇禎忠臣高名衡字平仲在都寄其妻詩數十首疑此詩在其中然今不記其詩在何書無由考之名衡蓋係辛未進士然不信其號臺山也明末忠臣多係崇禎辛未前後進士疑崇禎辛未也十餘年前日野貞哉觀之介矢上快雨請以十金買之余不許初蓼洲曰此幅某買之薩人薩人買之琉球人其裝潢即琉球人所作也余以其既古更之。未牌敬諲來導至猩猩菴菴在上三番東一町外余屢過其門不入今日始入爲源兵衛迎入案

室供茶龍潭至開北窓庭作假山高可一丈四五尺
垣延數百歩短草蒙窒不觀寸地側種巨松扶疎間
以烏桕其西畔梅二株設開一淡紅一大素余曰庭
趣宛然土佐氏畫法也茶畢歩庭頭(良)閑唯觀其北而
復座又登樓野望絶佳梅花梢与樓相當香風掩
茸酒出始食蕨長寸許甘脆無比其他珍羞數品主
人出一器形三角皆曰香爐也龍潭曰置冠之具也
主人請余識其函曰明代陶器形似香爐或曰置冠
之具其繪蓋放半桃林埜趣辭後復歩庭觀其東南

日間瑣事備忘　巻八十八　四九

楓數十百株其下青苔如氈廣數十歩西有長廊茶
家可謂得合者設圓坐焉乃踞而語良久復席主人
供飯悉用茶式饗了至時日既晩乃与敬謹龍潭辭
去月色如晝本年春寒異常和暖今日為最從容行
至淀屋橋龍潭別敬謹送至我家○林泰仙來謝不
値○樂圃携河内人扇家藏太郎樋口甚三郎來請
受教不値

日間瑣事備忘録巻八十九

嘉永六年癸丑二月十六日

春波使人来曰前日所謂帖至請速来覧時未講比講畢又使人来促乃携徹雲往途中謂春波伻曰谷口子亦欲観帖吾子且走行報之至春波氏春波以病不見使僮負帖従余至宗助氏與主人観之其筐高可七八寸横倍之以漆塗之鏤以金銀珊瑚諸宝宗助曰此筐直恐不下百金也帖以金粉装之精巧無比本朝帝王公卿有名善書者無一不載焉真疑

不可辨然古経文皆遒健端整殆不減欧陽褚顔諸公蓋亦希観之珍哉〔或〕云東福寺〔皇〕台遺縉紳家所蔵観未畢春波使人荐促之曰帖主欲携去乃返之帰路與徹雲約遊絵指坊別○鐵屋舟子来致宗左衛門荅柬○鞆舟子来致中村吉兵衛取送稗漬棋実海月及酒数瓶○元亨柬至○花園氏門人片山春泰来贈潤筆金二朱先是乞字○河庄致山埼竇堂東變堂送金二朱即作荅柬附伻○令泰蔵携次郎兵衛赴龍潭氏乞菜○大昨年昨年荐喪二女室氏謂宅山故也乃属隆憲様之今日隆恵致神符及供物使見琢往謝贈金二朱○使六郎招秀民不在少焉来見乃謀家事○森田宏平来謝○與室氏偕観左門叔父別業六郎請従徹雲来聞之辞曰他日陪絵指坊之遊○中上牌與室氏仁也二婢及六郎見琢左門出使左門先行告守別業者已至塩島左門迎曰叔父不在守園者不許開扃鑰余曰野遊亦可至新地裏巷左門復往説守園者乃許入為就庭北舎開行厨左門供餉日没出観北里六郎先辞去帰路観平

埜街夜市

十七日

劉太郎母寄柬曰請令児帰省○河茂使人来取貳臣傳○今日殊暖視寒暑鍼當四月候○宗助送示本月十日東道脚夫氏所寄手柬略曰本月二日巳下牌箱根小田原地大震至八日午牌始止二子山崩巨石脱落壅塞孔道湯本村至畑村路悉壊陥於谷底小田原城堞堕於濠中江戸西上士人至太石其以南毎駅無居人殆欲餓死死者前後千三百人

傷者千六百人實奇變也敢告云云

十八日

出雲屋清吉来乞字○小一来請午後臨乃使泰藏往謗秀民辭又勸藍田亦辭○昨日丹波笹山人西川英治甥祐太郎柬来請受教余曰願得證人今日俟路街第一坊人河内屋奈良吉者来呈證券乃許其入塾○布野雲平来為其郷人某請受教○来牌携左門出訪森田宏平不在遂至小一氏主人供酒食席上余畫蘭左門作書黄鹿辭過雄哉門前訪之借

燈帰○元真来不値○夜元正来致守田川興齋二月二日柬（興齋送金二朱賀春襦）○河庄来不値○七郎柬日頃着約十九日奉招然家人皆將赴他家招願改卜日

十九日

邦俗例以仲春上午祭稲生祠本年上午以紀州公薨過密令下停祭儀今日丁仲午市人皆有事于祠皷聲四聞○遣泰藏於鞆舟子許屬荅中村吉兵衛柬○大和誓願寺覺明柬送草稿○雲林院玄祥送饅頭○出雲人錦織一郎甥布野雲平柬来見行束脩○旭雲来為周防士人某請受業○河在来為薩人五五峰贈金一両二分謝作詩稿序○来牌携室氏仁也及宗瑞久之助左門二婢出至西奉行局門外此日奉行局開門許市人縦觀然禁帯刀者余與久之助立門外遅室氏等出而遊大達初宗瑞中途帰其家至此復来今日風寒游人比常年頗寡市人皆設席草上毎席域以紙幄借一席而開行厨仰觀紙鳶無數翩翩空中北行至東奉行局室氏等復入

北出風止日暖遊人雲集室氏未欲帰余與宗瑞去訪旭雲不在龍蘐見供酒比撤旭雲帰送至平野橋黄鹿帰室氏等先帰○真嶋順安柬至○桂山柬至○見琢致日高涼臺所送海苔一包

二十日

遣泰藏於河藤氏告貳臣傳序成○銭屋舟子来告別乃援荅宗左衛門柬○秋里柬送銀一両以謝（先是為伊丹人乞字）且傳野田笛浦言曰僕近至此地當就謁而旅務倥偬終違初志敢謝○朝来陰曇午前稍霽午

後徹雲來勸野遊乃出使徹雲迎作五郎待之於小
虎氏少焉至乃北行過權現松側遊鬼子母祠歸路
過錢觀堂（鬼子母祠東畔蕎麥店名牡年呼木氣菴者）欲命蕎麥見其衰
颯堵曰此店恐食麁直貴一婦人見徹雲嚬眉曰醜
醜食必不下咽乃去至一方店主人呼曰某新擣一
尋盞入尋頗高敞前鑿一池余謂店婢曰我輩皆不
飲且供飯既食徹臨席有一客使衆妓絃歌甚噪
乃出東南行將近大融寺嘗聞巫兵次郎家在焉欲
訪之問路人曰比邊二丁揭賣酒標處（以紙為標）燈即是

兵次郎不在其妻見余曰吾欲有所繕脩請使賢夫
來曰諾申下牌歸○鈴木昌左衛門釆乞字（留本作長）○
岡村天民東至○樗菴者來見曰某松平越前守臣
也今住南安治川願屈先生於敝廬聽謳余見其有
個氣且倨傲唯唯不抗徹雲等自側切齒不已樗菴
久不去余屢欠伸作厭之狀日沒始出○飲吉兵衛
所送梅酒於作五郎徹雲六郎○周防平尾人落合
宗馬來見行東脩入塾昨日旭雲所謂也○秀民來
不值○春日寬平門人禮助（失其姓）來見請受教○精

右衛門來曰請賜前日所送米直金二兩二步○夜
秀民使精一來曰約尊夫人今夕臨敝廬聽謳曲然
有客故卜日

二十一日

兵次郎來乃修西家而換器具位置塾生皆來助日
沒始止○屋主移於西隣名田常氏故宅今日其妻
來贈菓子○園鐵來告除兄喪○清水麻之丞來送
女藏賻金二朱奎氏投柬神色不樂問其故則女在
小田氏者卒也○梅洲來見（先是）屬梅洲謀買繪指坊

別業件於賢了氏周丁彌八梅洲辱來往傳余旨然
主人不肯議止○河茂來乃換貳臣傳序○鷲尾儀
右衛門來送唐紙十葉○大利使人來以井上八郎
兵衛旨致金百匹（先是乞字）○精右衛門以進齎一緘送
赤小豆飯乃換其件金二兩二分○小一使人來○
遣泰藏於藍田氏返名媛詩歸

二十二日

近來攜（鐫）修如昨○河新致十河龔平江戶信披封無
東唯有記本年月大小印章二紙末書住海賊橋荳

場街。○丁先妣忌辰還神位於南薫室請清冲誦經
○有儀來乞字○夜白翁來○文叔使人來致月瀬
觀棋舫之箭其背書不携此箭者不許乗舫

二十三日

散日前詩經講畢始講左傳（除客臘以来所講以僖公五年為始）○発
答順遣順安天民東於脚夫氏合封順安東至送石決
明三枚乃取前東於脚夫氏合封之而発○烟平六
東曰前日奉屬亀鶴詩未至何故本月十四日余命
左門発答平六東内封亀鶴詩二首左門曰十六七

日當至彼地乃使左門詰其故於脚夫氏及其卿人
（左門屬寄平六東於其卿人故）又発答平六東○越前脚夫來致渡
過順八郎東（順八郎送佐久間修理所著職卦一編）乃遣泰蔵於河新
氏屬答東爲○遣泰蔵於元昌許屬答字田川與齋
東（送書一紙）○十八年前余在界為河茂校貳臣傳後久
廢絶本月河茂促之至是校畢加序一篇今日河茂
謝以金三兩又屬寄渓窓公金子在中東○遣泰蔵
於藍田氏取順八郎所貸書三種○午後與六郎出
觀西本願寺早櫻發僅數枝訪金城不在訪九山主

人方與其妾飲余以病不欲把杯話至未牌欲觀東
郭桃花使六郎往迎梅洲不在主人曰某有事于西
南願同出乃出余悪疍痛欲速帰九山曰且訪賢了
従之不在而僑擬講師者方講佛書其堂男女數百
人齎集不堪襍遝即出九山視路右骨董肆買烏丸
光廣卿書一幅詫甚遂西南行渡五貴濠六郎指路
左一店曰此名田常氏也乃訪之不在其妻見九山
曰新街名樓近變業為肴店頗妙劉庵導至其家戸
閉関不見人乃西南行過一店命酒食既而日没與

九山別於新街北行至新天満橋忽思昨夜與英治
約訪李平乃至李平氏乞按摩使六郎返報英治良
久泰蔵來曰英治不在英治將以按摩為治討余以
其拙觀視李平所為傚之云李平方與一客圍棋將
畢見余至遽摩余背然心猶在棋乃勸畢之而復按
摩雨上牌帰家○白翁送扇乞字○室氏携婢等遊
道頓堀地方

二十四日

先是得悟因徴雲請臨期在今日敬謹偶來乃勸同

往徵雲從途過萬次郎為得悟來迎得悟供酒葵園
偶至同席余醉假蒲團臥既食議遊東郭得悟萬次
郎送至天神橋別明日丁菅祠春祭謂今日遊人少
多而視祠南街衢人少於常日過松屋街至桃谷疲
甚敬證過其所識農家乞茶南軒臨桃谷桃欲開未
開梅欲落未落皆詑佳觀渴甚東南行過上大和橋
至尚古齋浴夕食而出敬證別於大寶寺街訪秀民
葵園先屏辭去余患胸肋寧急親就主人棄筍調藥
三帖酒下牌歸秀民使寬齋送○石舟東送海島全

書二冊○塚口屋孫助使人來送潤筆金百匹○鈴
木昌左衛門使人來取所屬書○樂圃以其家罹災
久不來今日復來宿塾

二十五日

議後攜梅洲徹雲英治訪李平乞治者方滿座余不
堪遲導二僧訪信之助其妻曰拙夫方在湯肆且姑
遲信之助歸介二僧見焉出與二僧復訪李平使之
按摩使英治更教余先歸○撤證東曰光德寺主欲
招先生及負過期在今日然寺主有故使人來辭敢

告○真木定次郎來乞字○屬苕溪琴東於禮輔○
能村將曹來乞字○納塗東曰本月敝廬會欲卜二
十九日不識尊意何如答曰諾○遣泰藏於春波氏
屬答清水麻之丞東爲○為定次郎乞字于春草詢
堂○午後攜左門出觀西本願寺櫻花全開如雲遂
訪金城勸野遊小林石峰在座亦請從乃共出至浪
華橋訪吉次不在謂其妻曰其懷裡無金願借金百
匹妻許之出謁天滿宮祠時曇雲蔽天遊人甚稀祠
前西畔方修石垣觀者林立祠後有池一小祠在其

中央其祠前紅梅一樹花如片霞自東門出東行北
折過與力街東折又過街中出於源八渡菜花淡黃
野色可愛遊人或在舟或在堤絃歌齊起至堀川閘
口雨下乃投假店隣席人滿男女蹈舞傍若無人余
輩皆不善飲欲買飯主人辭曰有酒無飯乃命酒將
撤余閱左門謂酒肴費幾何乎答曰不過二百五六
十錢余笑曰吾子學於田舍故迂闊人事今後須留
意此等件也左門曰然則何如余曰貴之八百錢賤
之六百七八十錢將使左門問之石峰既代余贖之

時雨止乃出沿堀川下又雨於石峯過其所識家請
借傘至此其人自前路來借傘過呉黙山側至老松
坊入得悟氏謝不在其母見至鮓蔦店命雞及鰐鯱
供三子日没雨復下出過辻屋橋石峯別至平野街
金城別○涼雲送肉糕○正夋傳龍潭旨曰明日請
同敬證諸人臨

二十六日

遣泰蔵於春坡氏取銭二貫文遂之吉次氏返金百
匹○先是屬矢吹即雇坊者今日來乃命修竈期數

日後來而去○講後敬證來乃與出渡田蓑橋訪元
真問其花燭期答曰大昨夕既婿過野田至龍潭氏
主人已待於茶室供茶及酒飯悉用茶儀將撤恵聞
至期而後也主人曰先生且與敬證散歩乃出展墓
龍潭氏西北有板橋橋西農家陸續前有小渠夾渠
種桃及梅數十百種又見畢草珍花衆芳競開西行
二丁許村菊楼川長堤彎彎界以短籬風帆連連自
渚樹間出余與敬證皆謂浪華近郊勝槩莫過此者
謀買別墅返龍潭氏潭曰先生欲買別野貪道喜不
寐然此件必不成何則土人貪利健訟若有他郷人
買此地百方誣罔倍其賦税故從前買此地構別墅
者皆未能三年復賣之不然此地之勝景人莫不知
之豈有不敢買之理乎潭復供酒出一茶椀曰此八
谷源蔵所贈顧先生識其函裏乃書曰萩人八谷源
蔵曾贈萩窯所製茶椀於余及潭恵二師各一其形
皆異乃拓闊頒之此係潭師所得云申牌撤雲來迎
余怒不見恵聞使撤雲尋之方在佛堂酔眠起之與
辭出至新濠撤雲曰此地有湯肆名養樂試遊何如

皆曰善西行一丁許湯肆左路右入焉屋後更有一
舎臨池上坎堂寥豁障壁悉圖婦人之像余笑曰劉
子業所喜而不宜文人也敬證既酔命店婢曰有費
限銭一貫文酒費無限速供酒出味甜而有冷余與
康屢促歸敬證不従益酔余與撤雲浴湯湯用當歸
汁浄香可人敬證命二妓侑酒余與撤雲逃將出戸
妓尾至引袖呼曰公等四人同至何不同去乎乃使
撤雲勸敬證歸敬證曰先生肯復座吾將從出余不
得已復座敬證曰吾三人宿此舟送先生何如余曰

善乃命主人具舟徹雲恵聞聞之欲從余去然不忍獨遺敬證曰且留一人扶之二人争去不決敬證忽叱婢曰舟賃甚貴且止乃奮然麾余及二子出東帰二三丁敬證忽佇立曰吾欲攜一佳人顧舟送先生而留二師余曰吾猶能健步不用舟也言畢走徹雲從恵聞見之執徹雲帶曰兄猶少年請代我肴敬公我隨先生去徹雲許之乃別亥上牌帰家恵聞送至○精右衛門使人来曰桃花段開請二十八日臨○三圭来不値○菱屋藤兵衛来致大津等為之助新

正東為之助送金二朱賀春禧○信之助春波来訪不値○岡行太郎来贈肴乞字不値

二十七日

講後約小虎金城遊鶴満寺○久保田晋太郎使人来乞書正○永井大次郎使人来觀南溟先生書一幅問其真偽余曰真物也○遣泰藏於訥堂氏贈銀三戔先是乞字遂之元真氏贈扇子一筐和紙一束以賀新婚之林泰仙氏属吞元亨東之白翁氏致其所乞書扇四柄之賢了氏取新年扇直百二十銭之藍田

氏属畫之菱藤氏属答為之助東之春草氏致銀三戔先是乞字○酒井昌伯送松露一筐即發答東○遣泰藏於藍田氏属吞能村将曹東為○午後金城與玉芝来乃出至小虎氏小虎方在隣家茶會帰見出渡浪華橋出於堀川日暖風微遊人満野至鶴満寺過小虎門人蕉雨於寺門外曰其追小虎君至而先矣寺庭盛綵櫻毯開男婦喧雑就假店坐銭屋長左衛門在隣席通言其他呑山文叔等諸知音往往相見余出鮓及豆腐炙小虎出肴數種金城出酒玉芝出

肴數種而飲頗能觀傍人過半既去乃出遊隣寺寺黄檗宗庭有數櫻遊人不至幽寂大勝鶴満寺歩堤上至堀川閘口将渡源八渡舟在東岸不耐遅徐歩西堤又過文叔曰官近許此堤上作屋宅矣余曰如此勝地不速卜築恐為人所先然公之言多詐未可信文叔曰信也乃彷徨尋空經營地既而別過天満橋至高麗街見官吏縛四十四人過中有一僧髮未一分蓋昨今所捕也黄昏至小布氏門前玉芝蕉雨從小布入為金城送至我家○洗養東送金乞字○

夜遣泰蔵於春草氏致洗養所屬月性金子在中柬

二十八日

春草柬曰聞洗養屬公及其賦詩欲以作對幅某將賦七絶敢告○遣泰蔵於精右衛門氏告將相過且贈金二朱及乾魚○講後約金城左門久之助同訪精右衛門巳牌至氏粉米畢余携久之助出觀西本願寺櫻花至金城氏少焉室氏携仁也左門二婢至乃迎[出]赴精右衛門氏其母及二妹孚福四郎見供酒余醉眠未牌精右衛門導過桃谷梅既謝盡桃方盛

發南行至梅莊側西折觀龍泉寺及西照菴櫻花東行過上之宮至産湯祠[稲]側有洞掲書納錢三文則許入窩乃與精右衛門等入洞高可立行廣稱之行數十歩黒如闇夜更十四五歩豁然見天光左右嶄絶路狹如洞唯上無土而已行數十歩又有洞一婦人在余前逡巡出曰狹不可前精右衛門曰吾且先登余繼之闇處數百歩稍見天光遂出於人家側初南向而東而北至此一周距初入處可八九十歩至祠北堤上今日快晴殊暖遊人倍常年假店人滿無所休乃入一寺本堂既廢唯餘石址乃踞以憩精右衛門見寺僧欲借其廊余使久之助視寺西畔假店少焉報曰一店人已去乃辭僧而就假店開余所携行廚店臨桃上快甚精右衛門使左門送其家取飯余又醉眠精右衛門曰日將没乃出過繪指坊至桃谷精右衛門別至茶湯地藏祠前賢了自後至呼曰先生安往余曰將過師別墅門前而不識師在否故不敢敲賢了曰惜哉貪道朝來在墅來者相繼抑先生買墅之議既止乎余因誦梅洲言賢了曰我庵墅

主人不肯賣之然其側猶有欲賣墅者上巳後導先生往觀何如余曰幸甚言畢別時已昏黒送金城至其門酉上牌歸○桂園送肴○元眞來謝不値

二十九日

石舟來[送]海内詩媒編刻紙數頁且謀其子耳松件即發答柬○紅野平左衛門柬送個五鮮乃發答柬○發答桂園柬○伊豫宇和島人久禮田官左衛門柬屬寄宜園生補目蔓一柬○文叔使其弟子來取扇子直錢二貫文餘○河藤送金二歩二朱先是乞字○

涼雲送上巳儀〇秀民携村井後藏來曰村井君既
探知海山者所在將見之敢告〇先是屬秀民雇婢
枡今日告有好婢約携來而去既使覺哉來曰婢來
至請期今夕〇申上牌赴訥堂氏會主人使人促哉
里至春草以病不至衆人賴七郎有事于主人因相
見酉下牌泰藏來迎乃歸〇夜秀民携婢來不值〇
天満屋彌左衛門致田代時次郎東掖之有寄魹詒
金子二步在東

三月朔日

日間瑣事備忘　卷八十九　一七

朝良墅生賀〇與見琢會正月二日費用〇辰下牌
携泰藏訪元真元真見新婦遂訪彌左衛門曰寡君
將以四月二日過伏見敢告乃約上巳後野遊置刺
於伊兵衛戶外而出訪有宜曰本年糴糴甚窄故虛
爲比屋巡亡某春來所得不過銀二十五弐而費用
過一貫弐勢不得不亡且忍而耐而已過渡邊橋有
自後呼者視之備爲也詣至其門外要而入曰荊婦
疾病也借其南隣供酒其同寮忠兵衛來見初先室
與備爲妻善備爲窓游外婦其妻因先室請余視之

歎矣丙午余自東都至其妻聞先室歿歎曰妾婦人
也別無知音唯恃尊夫人安復得如尊夫人眷妾者
乎因述備爲二三其德之狀泣下且謂妾將發狂余
慰而規備爲備爲笑不答居數月果發心疾至是將
死余因懷先室爲惻然乃與忠兵衛責備爲勸善看
侍云既大醉午前辭歸〇吉次來飲之〇宗助送上
巳儀且致岡本主米阿部轍藏平井十兵衛容貝健
三郎東又致秋雄兄善次伊丹蕙畝東兄東曰劉太
郎以昨日至云云（昨日謂二月十一日）〇元正貞哉萬次郎宗

日間瑣事備忘　卷八十九　一八

瑞一郎小帀六郎來賀或值或不值〇昨日秀民所
携婢阿雪來至暮去〇善四郎送金及菓子〇春草
使人來屬寄洗養月性東〇秋琴來飲之約上巳野
游〇今日諸子所贈上巳儀有別録故不記〇夜秀
民使覺哉來請借金

二日

金城來贈上巳儀不值〇巳牌携左門至秀民氏投
其所借金七兩詣次藍田至主人供飯畢與藍田出
過叢人橋至玉造訪中井竹圃者（藍田所善）其後園雜花

盛發西北隅有一樓叠岙下瞰梅田數頃東北望遠郊菜花浄黄接空静幽遺也主人供茶出行堤上忽懐前年與八谷源藏遊此地而苦無舟也未畢堤路東折取田間路八九丁有一水見橋蓋鯰川上流也問土人以櫻祠路曰須渡此西北行出於鵜之橋也橋長十五六間其東人家數十百名中濱村頗見華屋入村僅數百歩北折歩於堤上堤左右張泓縱横時見小舟西行十丁許初至鵜之橋蓋迂曲二千四五丁矣橋側櫻花如雲歩城堞内出於京橋口將遊

櫻祠以西風迅烈止余曰前日秋琴供觴饌於谷街一店頗美且欲食其店何如藍田曰善乃至店以客既満辞訪秋琴秋琴將供喬麥使左門先歸令室氏具酒既而秋琴氏伴還曰今日蕎麥店無僮僕故不肯賣乃歸時日方沈留藍田供酒酉下牌去送至京街橋○古喜使人来送潤筆金三歩○吉次徽盛来不値○秋琴使人來送絖乞字

三日

卯下牌良整生賀○賽御靈祠遂至大村郎賀彌左衛門有事不見投刺於伊兵衛氏出訪備島謝前日饗賀宗助及訥堂已上牌歸○庭上雙梨雙櫻皆開招整生飲於南薫室荊石小一元真作五郎丞水宗瑞秀氏萬次郎徽盛藍田金城前後來賀與爲午前悉散藍田金城徽盛留○石橋李長雲林院玄梓雄太郎圓嶺吉次貞哉來賀○遣泰藏賀對門三家左右脩阿波在平佐○昨日與秋琴約携藍田金城遊櫻祠今日留二子飯之午後秋琴縣知携某當就奉迎然方職舟願與藍田金城二兄臨乃携二子至秋琴

氏玉造與力森口某佐伯某商人丁老者在座秋琴偕介相見曰森佐二君欲識先生故陪遊也乃出至八軒屋地名乘舟泝至櫻祠出歩堤上兩涯櫻花悉開快晴暖和遊人數萬比昨日寒風光景如別世界路傍假店有投瓦處前阜的投瓦者每十枚納錢八文衆人各欲中的瓦翻如落葉然無一中者而店上戲忽成堆北行至花畫處又乘舟至堀川閘口遊人之多十倍前日有一婦人来詰舟子曰我舟者納錢於土人是例也森口問曰汝何人乎婦曰此地下役妻

也(下從厠備)謂森口笑曰吾此地上役也婦不解猶乞錢甚急藍田欲與之舟子謂婦曰此舟載吏人汝莫近婦驚去出歩堤上遇吉次今期(朝)與吉次約會櫻祠而吉次携其妻至故侯於此地假居也乃使妻別行自入我隊中南行至藤堂邸後遊舟絡繹上琴鼓吹笛鳴琴鼓絃百枝并奏中有一巨舟載美妓七八人衽服異常妓對舞舟端又有一舟男子數十人皆著紅衣而舞萬目屬焉無觀花者至川埼入舟抄出余及森佐二子所携行厨飲食至是既盡唯塵語皆曰近

年觀花無此好天氣本年餘寒久料峭以寒暑鍼測之二月下旬猶當正月候數日前暴暖忽當五月候云至葭屋橋出過築地至平野橋秋琴等皆別至御靈祠北藍田別曰明日請同秀氏徹雲臨金城送至我家飲之○余出後徹雲秀氏導寔氏觀新街櫻花○荊石送菓子○介眉正良高安香山白翁和泉屋次郎兵衛宗順日原負哉天満屋佐七龜休林泰仙核藤春草香川一郎李平(花)岡準平雄哉三瓶信菴伊丹次播勘大利與村九淵等來賀皆不値

四日

昨日與金城約觀南郊曉花昧爽至金城氏起之宗馬從過敬證門前先是光徳寺主晩翠因敬證請臨期在明日乃起之約同往且觀野遊敬證欣然從登高津祠初日未出道頗濛僅見一二橋餘皆入烟中萬井半隱半現南行觀諸寺櫻花經生玉祠前至尼寺北畔東折出於前月二十八日所過桃花畢謝菜花既飲濃露沾趾絶不見行人欲遊上之宮然以途遠止南行過池側近天王寺左有茶店投焉一婢方

拂席命酒食辭曰太早未能具厨也余曰我輩飢甚風炊冷飯亦可婢曰諾乃促婢赴厨代之洒掃既而飯出硬甚殆不下咽催食而出自天王寺東門入門内櫻樹皆花宗馬登塔余與金城登仁王門觀一婦人織錦其側有人形魚形頗奇然其為贋作勿疑也下敬證獨在座上曰今聞路人說曰産湯祠茶店今曉有射人者不識其何故官方使人撿之去去觀一心寺門外及天神山櫻花至福屋北畔敬證曰且過亭喫茶亭主婦素識敬證要之敬證不得已命酒肴

而飲庭西建天神山山上社其庭上花逮續風吹花
落池面如雪投餅餌為魚爭出長者二尺餘余倦假
寐覺而食而浴藥湯和初欲多多歸去至此身神緩舒
殆忘歸矣出觀清水瀑布前年所創今既成水自筧
口出其側疊石成斷巖狀而每石刻人名俗甚過安
井北畔見一人家庭上有樋泉乞飲之過下寺街至
札雀店北畔西折過高津新地渠水皆紺色左右人
家悉祭工故爾入島内至日本橋南畔其敬證別午
時歸家○東健助携飲肥人平部浪次助來請見不值

良助留乾椎茸二苞去○白翁送其所著宅方明鑑
及銀以謝前日乞序○樂園三主來賀各贈上巳儀萬次
郎來謝皆不值○信之助來乃請按腹○前日藍田
請與秀氏徵雲臨木下牌徵雲來迎渡京街橋遇秀
氏同至藍田氏少焉金雪至余不耐酒借衾假寐比
覺余雪既去飲畢各作書畫數紙雨下氏下牌歸秀
氏徵雲送至戶外見琢等迎曰嚮者大風隨見而余
不覺蓋眠故也○故婢伊知來宿先是屢雇婢然皆
不適意室氏曰伊知素習戒家風且試雇之因招之

去

五日

昨夜風雨比曉始止昧爽携左門出渡天滿橋至川
埼觀櫻花宿露未晞花色如浴紅無白室下映長流
清甚晨景無人大勝常日繁喧初陰雲蔽天至此風
自乾方至稍露青空頃更無復片雲初日照花鶯聲
四聞略傍假店往往仆足見昨夜風勢而花未損至
堀川聞○初喜獨遊至是又歎無共觀者沿堀川下
至吳點山群櫻嫣然地形一新卯下牌歸○講役中

塾約○元恭來○昨日中富英治來曰木村永一郎
居櫻花可觀欲請先生臨使某告之先是墨水亦云
然以有藍田氏之約不往今日東英治謝之○遣泰
藏於瑞左衛門氏東曰近日請陪遊野外不識公何
日閑乎又達於荊石氏謝前日送菓子○使左門導座氏
觀川崎櫻花○婢阿雪昨夜之秀氏氏不歸今朝遣
泰藏詰其故秀氏使其弟子來謝曰方爰背請以今
夕歸○賢了來曰明日請臨繪楮坊別業六郎在側
賢了顧之曰願以此君為從者○午時撒證金城來

導至南久太郎街第一坊先德寺寺主晩翠見年四十許此寺所謂五家院家者寺格貴然晩翠比餘僧頗恭行東脩請更教引登棒寺近罹災經營未畢然輪奐異常東西皆見遠山主人供茶及酒酣爲書數絹黄昏辭敬謹別於界街金蔵送至○大川坊人池田屋次郎兵衛致山田勝次寄淡窓公紙包○彌左衛門東曰八九兩日皆有閒敢告○夜阿雪歸

六日

甑巖人松屋芳造來見贈薯蕷曰往年家兄善右衛

門謁先生於隣家小阿彌氏矣○賢了東曰已牌謁携小虎見臨將奉導至繪指坊答曰諾即告小虎小虎曰今日將與玉芝等遊城東今里岡島太里氏家先生遂赴彼地何如余曰善○已上牌與六郎至賢了氏不在其妻見曰先生何早妻將先往洒掃願徐徐詰畢出余待小虎爲良久不至六郎曰疑自別路往也乃去過精右衛門門前飢甚入謝前日饗乞飯午前至橋茉園主人未至少間至小虎亦至有茶酒之供既主人使園丁彌八導爲余相別業初欲相路南一宅門鎖不得入彌八曰此宅長二十間横十三四間屋舍新築頗輪奐直五十金然搖役頗重次相路北一宅自一家廚間出於其後圃圃廣九十坪(謂方六尺爲一坪)彌八曰圃主欲貸之而不欲賣之也圃北對新山梅林東北見京師諸山實絶勝也然余欲買之而不欲借之即出賢了別去過真田山北畔東出於二軒店(地名)黄花除天店東十三四丁即今里也入太里氏主人曾相識者其父見玉芝東生棋巖諸人先在座東窓野望絶佳小虎曰更有書齋爲步自庭上

至齋北望豁闊然寒風劈面乃返座主人供酒食饗味頗美主人曰此蟹穴居田間北川產也黄昏辭至二軒店傍渠北行生路也夜色模糊不得細觀稍入村閭風寒益甚余患眩暈不能步六郎梅巖交扶持而行梅巖出丸藥含之行二三丁稍復常人家絶西折七八丁渡一橋於玉造過竹園門前東生玉芝勸入爲乞茶出至大達六郎玉芝東生別過追手坊至心齋街小虎別棋巖送至我家時酉牌也○粟生柳谷來告別不値○棋洲秀民徽雲來皆不値○精

右衛門使人來不值○泰藏告曰先生出後賢子來
聞先生往逐去○竹苞來告明日歸鄉不值○野添
通也使人來示書乞正
七日
遣泰藏於彌左衛門氏曰明日將陪野遊敢告○先
是徹雲約送券今日遣泰藏取之○眩暈不已使泰
藏招秀氏○泰藏漸偃蹇命乃作書警之使見豚申
之○獨竹仙來見曰赤井恒齋欲謁先生而自疑契
闊多年缺事師禮遺譴必矣使某先謁謝罪少爲恒

齋來頓首謝乃飲之○松屋芳造來乞字○午時作
箸蘋汁招藍田辭招信之助至方食秀氏至乃介信
之助相見秀氏診余改方○栢屋伊兵衛者使人來
致南陔兄正月念五柬○恒齋復來乃贈書一紙○
道修街人近忠使人來致土佐岸本浦人中澤德三
郎柬柬曰木梼芝眉謹奉一柬某久有學詩志然生
長邊鄙不得良師友聞先生大名欲負笈親炙然途
遠不果今送方金一片代束脩請錄鄙名門下籍所
上鄙稿一卷伏祈正另答願垂示尊作二三首某名

篤號二洲又侍鶴軒通稱太田屋德三郎敢告○今
塾生曰外間嘖嘖傳廣瀨氏門無謁者蓋泰藏瞰余
不在就吾子等席戲語故爾今後無故而至樓上頃
逐追下
八日
能村將曹東送筍一束及銀三錢乞詩正即發答柬
○遣泰藏於彌左衛門氏告曰今日晴雨難決然遊
興勃然不欲止何如答曰唯命○使泰藏報藍田元
真野遊復命曰藍田有故不得出家元真將來○午

前携英治出至渡邉橋上使之走報元真余至彌左
衛門氏主人將飯乃出迎元真途遇之使元真先赴
一方具酒肴邀彌左衛門氏則主人既與山口伊兵
衛俟焉曰傳法屋榮助未至也使英治就有室氏借
唐紙二葉既而至店登新築樓店主買我筆於次室
詰之曰將迎別客故也余尤元真及店主欲移席他
舍皆謝遏彌左衛門辭曰不必煩移也乃止使元真
獲茶闌棋局余與孫左衛門對英治與伊兵衛對且
圍且飲木牌大村郎人來告曰江戶急信至伊兵衛

聞之辟去崇助至申牌雨大下樓外皆黃花緑莠而
氣交之如白紗蔽錦彌左衛門歎曰人賞晴景不識
雨色更勝也風梢息庭上諸櫻花飛如雪寒威凜然
黃昏命二轎余及彌左衛門乘之歸元真崇助步從
途相失○成菴東送薇

九日

元真來謝○真木定次郎使其舍人來取所屬書○
發答中澤德三郎東福送其○遣泰藏於彌左衛門氏
謝昨日勞遂之吉喜氏致源兵衛來之長谷川平藏

氏致野添兵作所屬書之藍田氏致其所屬書○吉
喜來見○今日驟雨冥病復大動招秀民乞診又招信
之助按腹○大利來以病辭不見○元真東曰岡永
嘉右衛門來訪而某父子皆不在去若至尊館願留
之竊報我答曰諾嘉右衛門久留米文學與余善十
年前一朝發心疾薙髮為僧不知其所往今日初見
蹤跡云○順道東曰將以十三四日謁不織先生在
家否○秋琴來取所屬書○一方店人來致昨日所
遺茶具酒器且示雜費計取金一兩銀三戈○故婢

伊知復來事先是今日始來定約○發答成菴東僕送其

十日

昨日信之助間前前日所見尾崎生既娶乎否余曰未
曰拙荊有從妹年二十五未嫁方寓敝居先生伐柯
以配生何如余曰善明日且携生往相女乃東秀民
招之不至今朝寬哉來曰昨日秀民不在比歸某輩
忘示尊東敢謝不敏少間秀民來乃約共訪信之助
氏去○真木定次郎來○伊兵衛使人來致田川與
七郎東與七郎賜一白送梅○信之助東曰先生果同尾崎

生臨于答曰將抖擻○發答順道東○午前寬哉來
曰拙師已在藍田氏即往要藍田與至信之助氏春
波方與主人飲主人更䜣看供客其婦見既而辭春
彼返別秀民藍田送至我家余謂秀民曰歸人何如
曰似過愿藍田曰秀氏兄所不悅他人難復強之余
謂藍田曰欲煩兄見春波告不諧之狀使春波謝信
之助何如答曰諾去○節蔽郎人松井仙之助來以兒
玉吉太郎旨乞字不值留近藤晉一郎東去晉一郎疑當見
於龍護席上者東曰兒玉生者即既伐尾上松者苗裔也從其

父東下欲見先生乞字使其紹介云云余嘗聞昔或
圖不朽曰徳與言切吾皆不能須貽狂名於千秋乃
伐尾上松尾上松天下名木也然其名遂不傳唯傳
其事而已始知其兒玉氏矣○元真来返金一両三
分且請餘金三両一分分以本月二十九日返許之○
訪藍田謀曰秀氏既辭間瀬氏須送肴以善將来也
歸路過李平氏乞按摩左門来迎乃使左門往告秀
氏以與藍田所謀返曰不在○屬宗瑞糊西家障壁
○病如昨○頻年諸藥直貴大黄尤甚今日買藍田

所藏半斤○敷油掛坊池田某舎人某為其主身請
免教期十二日行束脩

十一月

藍田来告曰今朝訪春波不在見其舎人属間瀬氏
件矣○眩暈益甚使泰藏招秀氏○元真拉岡永蘭
洲来見（蘭洲即嘉右衛門也）供飯蘭洲曰某將西歸願薦我於
西洲名家○招日原文哉乞診文哉使貞齋来灸頭
上及背○藤爲東曰願録詠源廷尉若加藤肥州七
律見恵答曰僕亦拾山陽唾餘而作日本詠史者敢

辭○信之助来問秀氏氏件答曰不諧因述將使春
波謝之状信之助曰諧不縁也莫以此自猜○先是
屬秋琴刻印五顆既成来致之於泰藏居數日泰藏
告曰四顆也余曰五子善忘須更點檢泰藏曰机上
函底周視不遺然不見蓋秋琴未致也既而秋琴至
問之答曰某刻五顆而致五顆豈遺其一乎然或遺
於袖中亦未可知也且歸尋之今日泰藏忽告曰印
一顆在別函某前日不看也（民）也余以數日来荐譴泰
藏不復責之唯教之往秋琴氏謝且取前日屬攷刻

穆如清風印遂之伊知保人追分街錦坊近江屋仙
吉氏命致證券返曰仙吉不在○傳法屋宗助来謝
且乞字不見○豐又子来返前日所屬漸衣數領且
為池田某作先容○順泉贈鮓○屋主送素膳○數
日風雨淒寒今日未牌始晴乃携左門訪藍田觀
北郊黄花元真六郎先在座同出元真途別出於梅
田黄花萬頃晴色媚目過王藤店前至浦江聖天祠
六郎辭先歸黄昏訪元真乞茶蘭洲見出所携鮓喫
之既辭藍田別於其舎東遂觀御靈夜市始入祠門

遇室氏仁也同帰

十二日

藍田将有事于九山屬余東之曰藍田欲供公一觴不識公今日臨予将他自予答曰僕今日有界浦之行請期望或既望○遣泰藏於河吉氏屬答洗養東送洗養所屬詩及春草詩春草寫月性衆○貞齋來灸背及脚○池田三郎者來行東脩年十二其保母共來述其母旨○齋藤德太郎東自京師至送亦其父拙堂梅墩詩鈔四編序東曰某與家翁在京師將以十四五日遊貴地

云云乃發答東於柏喜氏○江戸濠大芳者使人來致棣園兄正月五日東藏兄送○午後携宗馬出遇六郎於門外請從至思案橋市人滿橋上一人山立手標旗長可三文幅半焉者風吹竿撓將仆輒一人代之如是者數字次以試其力也訪文叔不在大郎曰某童子時師事者之子來某且歸留之我家而復來去訪秋琴途遇六郎秋琴請從墊遊乃出遊櫻祠残櫻猶妍遊人未減衆渡舟將發忽見西岸樹林之外黒煙騰上遊人皆狂走呼曰與力街火望舟而來者數十百人余恐舟沈乃與先衆者謀推舟出比着西涯稍微烟秋琴辭曰此地有所識在請往偵火去北行至關口過堀川出於浪華小橋東畔墨水自其樓上呼曰先生來乃訪之主人方與因幡邸監某三人飲介余見之時頭痛眩暈諸症並發乃辭歸○大和僧行遠來請見不值○尼崎和泉屋半兵衛子熊藏以三瓶信菴東來請受教不值期十五日去○洪菴來不值○桂山使人來送竹筍及海帯○久留米邸人致松代要平者東报之即劉太郎父玄悦寄其子東

也○光德寺魏翠來不值○浩然來不值○上逆甚背疼脚戰猶在舟動搖乃使泰藏招秀民答曰今夕有病明旦斜趨○實誠來不值○元昌來

十三日

實誠來呈銀謝前日臨○至洪菴氏乞診主人曰蓋痺瘍毒也先生肥滿非無中風之畏宜刺絡乃拔藥六貼先是坪井信友得譴洪菴而東歸至是悔過屬余謝洪菴且請再來受業洪菴曰信友果能克己改過其將赦之何必再來謝過乎○友月來曰聞先生

有病願一臨敝廬以顧神余曰諾○岡田卯人來致安田雁齋柬(弔雲影童女歿也)因使泰藏屬伊丹蕙畝寄山脇源太夫柬焉○徹雲來約午後訪浩然於對馬邸○秀民來診乃告洪菴旨○僧行逵來見呈詩卷乞正曰方寓宗要氏願屢來受教余嘗聞行逵奇才勸學行逵悅○金雪攜高槻人藤井吉郎播磨林田人河野俊藏來見吉郎舊名敬次郎余嘗聞其名於丘友矣上伏雨○午後携徹雲夫之助館浩然於對馬邸浩然將從其師于役對馬同行者數十人理裝甚

忙僅交言出過不動寺及大融寺皆方有祭開劇張觀不堪喧雜北行過匠兵次郎門前訪之不在至程程菴東畔余曰此地有顯赫別業往年一遊不識彼設後既瀆之否徹雲曰數日前晤得悟曰別業既典於他家某因述先生之意得悟曰先子(謂顯赫)典別業借金三十兩然不出息又不肯賣之銀主(用邦呼)大因慶使人謀買之某未許之先生若有意須挑七十金某乃謝銀主致之先生欲觀別業門鑰使徹雲就隣家問鍵在誰家乎答曰鍵在村西芋新氏也徹雲之芋新氏良久返曰芋新曰鍵不在我家別業有住者屬其人矣蓋其人出也乃不果觀去觀北埜黄花至新地衆巷徹雲別訪彌左衛門置刺伊兵衛氏門而出訪元真雨下借徹展蘭洲見元真曰蘭洲將西下欲得先生東見西洲名士余曰既裁寄僧說養長尾良齋柬矣兄須使人來取之曰諾申下牌歸○晩翠使人來取余書(前日席上作書未押印故携來請印)○吉次來不值○室氏遊天滿歸傳吉次言曰聞南陵公以本月二十日上舟將東故爲之所以拜趨欲告之也○七郎秋

琴來皆不值○日原文哉來診○夜吉郎來請見曰某將發既著鞋矣乃出接之曰將刻拙集願乞諟寫夫子正無金玉其音無望之幸余曰家兄既老其不敢保其果能秕大集也然將東告貴旨吉郎曰幸甚○秀民來爲阿雪請暇○始服洪菴藥○池田三郎來(以後不必記)

十四日

昨日文哉約使貞齋來灸而不來今日自來診使貞齋來灸脚○遣泰藏於三瓶氏致答柬○始買棋局

夊子直金二分○阿雪去○午後欲野遊使泰藏勸
藍田徹雲返曰藍田有故不能出家徹雲不在○植
木龍藏日來良讀然心不在書輙忘今日遣泰藏於
其父許告之○加藤良左衛門使人來致伊丹慧訊
寄岡田長梧東曰前日慧畝所送東中有此謹致之
○供夕食於宗瑞與出至御堂街買一瓢以無錢約
使人來取去訪金城使宗瑞先歸令泰藏買瓢遂來
迎余曰謂金城曰欲結一社毎月一次交番為主人何
如金城曰善其固所願誠擧其人得八人藍田小帘元真石峯
荊石介眉玉芝徹雲合余及金城為十人

日間瑣事備忘　巻八十九　三七

十五日
交塾生賀○一郎六郎徹雲自齋梅洲來賀○東訥
堂曰聞拙塵將來不識既來乎否答曰今且來其兒
德太郎今在其許曰將往見廣瀬先生敢告○東春
被送海鼠腸且屬買備前米三苞○拙堂子德太郎
與河野俊藏來見曰家翁將來謁余曰尊翁須以午
後見過曰諾乃招藍田謀饗拙堂藍田送酒二升乃
令肴八千店○東春草訥堂曰將饗拙堂請臨訥堂

辭春草曰諾○尾埼人和泉屋半兵衛子態藏前日携信者
養東來見行束修○吉次使人來致南陔兄福岡東
東曰吾將奉福岡侯命東上與卿相見留在四月初
旬屬吉喜吉次豫定僑居卿須與二子謀○吉村元
諧來乞字○三橋竹之助來乞字○錢屋舟子來致
態之助東態之助送抽糕○藤田章菴東曰前日蒙諭家弟
從事文學且患衣食某兄弟感恩次肴然家弟欲弟
從事醫而不欲從事文學家母老矣其況弟甚重違
其意敢告○丸山來藍田在座乃約十六日野遊○

日間瑣事備忘　巻八十九　三八

未牌拙塵父子來訪藍田見之使泰藏促春草至乃
供酒招金城不在拙塵話曰聞大昨年清國朱不覺
者擧兵稱明子孫寿陥湖廣四川等四省純元天德
其降者皆命蓄髮請毎戰敗六將撤大郎來西下牌
客散○順道來送肴余曰客始散家人疲甚請俟明
日獻一杯與順道六郎步訪藍田順道歸逆旅六郎
送至我家時夜半也○今日備安以春波旨送米三苞
○匠兵次郎來乃命脩阜○精右衛門來○遣泰藏
於岡田郎訪加藤良左衛門送菓子一筐良左衛門

送答東謝曰疾病不能往趨

十六日

傳行遠來○使泰藏招順道至飲之旭雲來乞字與爲既去吉喜偶至謀南陔兄僑居件打見順道午時来撤余辭辭入西家眠順造飯畢去○招徹雲謀光端寺別業件○秀民來○荊石携越後人木村秀二郎來見且致佐藤玄雲東及薩紫獲乞字玄雲送金五百疋○信濃入善兵衛來致津久井昆陽二月凍善兵衛送繭乞字答年善兵衛送金百匹於淡總公乞書額三字賦

余東昆陽屬致之而昆陽俾吉野屋作兵衛抗余東於風趣風趣以命東遂不至昆陽許今日善兵衛促之余無如之何娩謝○中原國華來訪送松魚亦筍及羊羹余伏飲之招藍田辭不至國華亦辭去○阿茂使人來問曰尾崎秀民君欲借我家書數種不識彼公空貸書者乎敢問余答曰吾子問秀民爲人何如也吾將答曰善人也問空貸書者乎也吾將答曰未識也何則人有不虞之變彼若誤期吾子必責我曰先生爲彼公保而責我也吾安能任之吾子須橋獨

斷不必由我決之○病如昨

十七日

洗心來見乞字○龍蘐使入來送扇五柄先是龍蘐送其壽扇五柄每扇皆書其詩余問旭雲曰客年吾輩爲尊翁賦賀詞尊翁刻之摺以貼扇吾儕見之今也唯賜其所作而不及他人五扇皆同吾甚怪之旭雲曰家翁誤矣乃携去至是龍蘐東謝過且送余輩所書云云○順道來乃導觀灰屋九郎兵衛西隣尾歸途過象牙屋甚吉順道復與甚吉往觀之返曰狭

矣秀民欲賣其所識畫幅於甚吉甚吉往與觀道遜往見之良久返曰遇藍田於秀民氏藍田導至狐巻相一庇頗華將借之敢告○九山東曰今日藍田果招我乎否乃使其俾往見藍田藍田答曰願午後過○吉次妻來導室氏及兩婢遊江子島曰罕見疾新作巨船然哉船匠即小豆島屋長右衛門也招妻觀之○村山秀一郎來爲越後人山本德右衛門乞詩正○齋藤德太郎東告明日上途○七郎來○午後藍田來九山來東乃圍棋侯之畢數局猶不至藍田使其

兒往迎之至乃出館拙堂父子於浪華橋南石德氏不在遂北行近大融寺觀路左種樹家庭太廣棋卉區别石楠紫藤諸花方開牡丹尤盛出過兵次郎於其門兵次郎導觀一莊即光滿寺别業東隣也地頗敞闊然無竹木唯敗屋一區曰直銀一貫八百戔北行又觀一莊屋宇華整園圃又廣曰直銀十貫戔兵次郎别技一方店而飲庭上殘櫻酒可觀至黄昏出送藍田至其家喫茶九山送至戟門○信之助來不值○植木三巷來致僧吟雲東旦曰某ゝ卜居順慶町

第二坊不值○龍蔓來不值○德太郎使人來致拙堂書先是屬書

十八日

遣泰藏於拙堂逆旅問何時發曰將發○錦織一郎介越前鯖江人中村正元相見行束脩○洗心來取書○秀氏使人來返二轎○秀氏來○順道使其門人來謝昨夜喚藍田九山訪順道於大善氏順道方飲不見故故謝去○荆石來曰明日有赴後信敢告○林元亨自池田來訪飲之○已下牌琴泰藏出過藍田氏致拙堂書遂渡太渡訪吉喜謙南陔兒橋居件使泰藏就脩中屋彌一郎氏問國華在否返曰國華海遊不值贈棋酒一白於國華且致其所屬拙堂書歸路東行半丁左折取生路出於埜田藤祠藤未花寂不見人過五百羅漢祠後數日陰雨黄花頗減然日光暎發斯甚取小徑東行出於梅田路渡緜橋歸○石見銀山人垣三思來請見以多冗辭使見郵接○李平送鰻鱺炙○婢伊志父來見為伊志定雇貸○藍田使人來致先明寺半靈東半靈遂海鷗一筐○遣泰藏於荆石氏

屬答佐藤玄雪東送玄雪可屬書絹一幅半截紙二葉

十九日

先是堂氏欲從余遊中山寺余勸藍田吉次夫妻同往吉次辭藍田許既而東余曰某有故不得出請使拙荆陪余答曰中山之遊僕將携一妻二婢女三為蟲僕敢任之故欲請兄分之而兄不肯來更欲遣嫂是重我任也敢辭○遣泰藏於信之助氏請來按摩○先是常雇春夫左吾兵衛昨日遣泰藏召之答曰棊光無筋力故改業為磨工以國藏者為替人願善

視之今日臨雇國藏○順藏（適）來告孤巷僦居件將成○藍田來約同遊○信之助不至遣泰藏促之來以病辭○秀氏欲賣其所藏畫幅於象甚（象牙屋甚吉修稱象甚）象甚曰畫無旭莊先生題言不易售也秀氏屬之余余與金城小虎謀作題言欲觀秀氏遣泰藏招之○吉喜來曰將為令兄僦齋藤坊一宅係加島久氏之有加島久怙其富不肯貸之未識者聞谷口君有姻在中津即加島久出入彼即請使谷口君因其姻問之先生且為我東谷口君屬之乃東宗助宗助許諾○寺坊吉祥寺主來請見使清沖接問何故答曰往年先生賦問十笏詩敝寺舊藏四十七士遺物故寫高作副焉然魯魚不尠願親訂正乃示其所寫或分一字為二字又合二字為一字悉以朱點竄返之○元真來○有儀使人來致與山中書東（中書寄其稿又送雲影童女聘金二朱）○遣泰藏於有儀氏屬答中書東（返其詩稿）○元真使人來致豐田三省東（三省送金二朱及亂魚請其六十壽詩）○左門送金一兩（先是為其研織乞字）○申牌宗瑞走來報曰左門咯血什於龜休戶外矣余遽出諸子既扶之至蒯

薫室後咯血數合諸子惶惑不識所為余曰血色不甚惡唯刺絡而服下劑即愈走泰藏等招順道秀氏秀氏至診之曰一如先生言乃用三黃加消石先是左門病勞咳就日原文哉氏灸背又服其藥日赴平愈今日出遊淺橋歸途忽有此變疑暴暖夜臥曲衾脫而不自覺感外邪矣○日原文哉移居於道修街使貞齋來（晤）曰今夕請莫食而臨日沒飢甚遣泰藏私問之貞齋來迎乃往諸客未至良久龍泉寺主（文皦舊居主人）倚壁矣上周平及二估人至主人供酒酉下牌辭而大下貞齋送至初命泰藏來迎而不來且不送傘辰

二十日

召泰藏戒之○講後留小虎作五郎圍棋欲醵飲使小庯招藍田辭不至小虎亦去乃飲作五郎○秀氏來診左門○松橋江城使人來問余在否○宗瑞送鯡○荊石使人來致絹直四百錢（佐藤玄㕍所送絹直不足故）○遣泰藏於春波氏問前日所買朱直答曰未詳○遣泰藏於藍田氏屬答半雲東○戴寄國華東及答昆

陽岡熊之助東附泰藏。夜來大雨申牌始霽。婢御志病

二十一日

石見人松野屋助三郎來致僧屋浅右衛門東（浅右衛門）（送金二朱賀春穡　遂金百疋乞詩正）又。錢屋舟子來乃附答岡熊之助東。河野碩庵者携六郎來來見東曰碩庵某侯業師之子。近來寓此地云云。僧冷雲來見曰貪道與菊地海莊（海莊淡琴）即見吉野飛遂來此地將之京師歸時復相見。嶋内人佐藤左左衛門來致堀内忠

處東援之有志史（來忠池）（金百疋）送。使泰藏問藍田曰今日快晴將遊中山寺兄果能同行乎否。答曰實病。午前携室氏仁也金城婢阿豐阿石上途使見琢泰藏守舍宗瑞宗馬一郎正玄久之助禮助英治請送過宗助氏屬葉函爲（函中藏詮泰顯）出於梅田黄花已殘濁向為淡黄色至十三渡濁流瀰漫以多遊人故具渡舟四五隻人至即發諸子別爲至神崎渡移於下流數百歩外蓋避漲也。既渡找路左店買食神崎以北遊中山者轎馬幟笠絡繹相望都客鄙人形状各殊

男隊女群行色相混路傍隨處設茶店酒肆擁要客爲又强勸轎馬田舍人或惶懼不知所為爲是一笑忽見儀從數十隨一婦人中有臂鷹者數人蓋諸侯後宮也。近伊丹見田間蛙數萬自南北集相咬遂近蛙忿踴赴爲觀者曰蛙戰也疑尾而已出伊丹遇備前立語別十四年前與三木屋與市昧爽發伊丹過此地爾後始經此地覺甚遠余老衰不若舊可知也今朝冷甚午前稍暖至未牌殊暖知夏苦甚申牌侍中山每家出人要客不堪喧聒衆以疲故欲洗投逆

旅而婢石負仁也先行直入山門呼之不聞皆不得已罷從之謁佛祠硋外有劇場繫巨縆一條樹梢去地數丈一小兒年甫五六歩縆上觀者喝采余一見惴然禁室氏等不觀使金城先行求逆旅返曰无戒店何也乃往每室人滿主人置我輩於小室余與金城貴之不肯坐終移席樓上室氏等出觀余以疲守舍

二十二日（失原稿係安政乙卯八月追補故不詳）

平明謁祠守僧出赤穗四十七士遺物觀室氏欲觀

之余曰止此地無縁義士其履不待辯也祠後有山
先是未登今日仰見絶頂有一假店乃試攀之阪頗
急稚松昧點僅數百步則下瞰山川林郊歷歷如畫
益上觀益闊至絶頂東南見紀和諸山西南見海余
謂金城曰我屢遊此地唯望山上老松夭矯異常謂
近視不若遠視不肯一步登今松則無一株前年寺僧伐賣
之而獲此勝始悟有望不如一登矣學其猶此乎假
店無主亦無席初自山之東南上而向西北下有兆
域頗廣益土豪之墓有碣書與院路邦俗謂原曰與院余

曰仁也安在室氏曰阿石負仁也厭上阪故待於磴
下余曰卿不懲昨日事乎彼迂物必不待於所期而
他往也萬衆雜遝恐相失室氏曰妻五申矣彼敢忘
之余不安走過祠前至磴下果不見阿石時遊人蟻
集遍尋不得就祠門外賣糕店問不見一醜女負兒
去乎曰不見皆曰然則尾我而上山也往近之見其
自磴下呼之至曰不堪久遲追往矣余謂室氏曰卿
使阿石永莫忘今日事也室氏欲游清澄寺乃導往
入山陰杜鵑紫藤亂發室氏使二婢掘之至寺界公

見曰貪道近開蕪薄作數舍導觀之舍皆在寺北打
溪水入庭清幽無比左邊山上新立佛祠亦華潔余
曰某近發道心借貴地結茅何如界公大喜曰貪道
老無樂得先生作伴何樂尚焉余曰我不能斷酒離
婦人公能相容乎界公笑曰界斷也公供食畢辭出
於官道過昆陽池側取久久地路謁妙見宮黄昏至
北里之北枝瓢店買麥飯仁也既眠覺面啼主婦抱
之温存百端室氏大喜酉牌返○泰藏告昨日今日
事如左善次東至夜平澤白翁來以上二件昨日事中川玄

佳來穗永熊藏來元亨送筍吉次來幸街第五坊飾
屋武右衛門妻阿安來贈蚤炙屬與曰田人携屋與
七東自稱妻舊名阿芳嘗事先生矣橋勘送麥泰藏
送善次東於劉三郎以上七件今日事

日間瑣事備忘録巻九十

嘉永六年甲寅三月二十三日

遣泰蔵久之助於宗助氏取前日所托筆函帰路過藍田氏挨善治東。宗助致秋雄兄東及劉太郎東兄東曰大昨年我妻約贈紫桐此般枕舟子送上。講如例。傳法屋榮助送紅鰻魚。講後留金城小虎供鮓既圍棋。左門父柳源兵衛及従兄新右衛門来見謀左門去留件。秀民来診左門。六郎来日前日衛平来問某曰公識海山者乎答曰不識問

公聞京儒貴名某尋海山事乎曰聞矣問聞自何人寺答曰自我師聞公師何入曰廣瀬旭荘也問廣瀬君既聞此件乎曰聞矣曰某欲見廣瀬君問此事不識彼君別無所聞乎曰我保其別無所聞曰公異日聞海山所居願見告曰諾乃去問答如此故告。榯室氏所撫諸生於庭上。柳源兵衛欲見秀氏為東之。秋栗東曰荻野氏欲請先生及訥堂君一酌明日午後枉駕荻廬某奉導答曰吾畏雨若晴唯命。朝来大雨昨日室氏以下皆欲更留連一二日探西北諸勝蹤以晴雨難測要之帰皆不懌至是皆曰幸矣

二十四日

東訥堂曰欲陪遊荻野氏我就公公就我孰便答曰僕午後拚趨。左門父及従兄来為左門請出塾寓其叔父石原萬助家（在南久太郎街心斎街左折處）。先是善次属涂欲借金五両於南陔兄兄告之源兵衛熟平皆曰善次遊蕩自用須任其所為不必相救也余欲報之善次未果善次屢東余及藍田吉次苦請不已余將

面請兄先訪藍田謀之余出門仁也在牌坊上見余啼欲從乃拉見藍田藍田使其女七歳者送仁也先帰余訪信之助一客在座主人曰此君姓關筑前秋月藩士人其槍法開西無雙其人曰某切聞先生大名幸得拚趨前月遊宰府途中聞日田廣瀬君將過為疑淡窓先生也竊立道傍覘之一人年可六十四五又一人年可五十六七皆壮健似非淡窓先生不識更有幾令兄乎余曰是我仲兄南陔叔兄林園也其人去請信之助棲腹午前帰。友月来請二十六

日与小虎金城六郎臨漱廬。未牌訥堂来与至秋琴氏秋琴導訪英嵩谷於石坊文叔来曰吾今訪荻野氏視室中洒掃未畢諸君且徐秋琴嵩谷曰荻野子期午後豈有此理須速往衆議不決余曰徐歩観河埼新緑而往何如皆曰善出渡天満橋至川埼両岸新緑如潑不復見片紅至荻野氏主人見曰弓奉行小林君偶見訪某留之欲引諸先生晤乃就小林君席見庭上列槅上役羅褕坐杜鵑花数莽株深紅者淡紅者爛漫如燃又列異種纁白者緻紅者楓

松上旋苔蘚下合嫩碧新緑之間殊覚花色鮮明歩自庭出後門東即長堤也西闌調馬場夾以菜畦時見異鳥来集酒酣一齣者弾琵琶唱平家小督一齣蒔田東作至主人謙恭愛客飲膳極甘脆而上牌小林君先去乃辞皆遂別送訥堂至其閭門訥堂使其箏子送余。吉次来不值。順道秀太郎来不值。蒔田東作不值。西陣嶋又来告自出雲帰贈海苔不值。墨水東送紅鬚魚及蛤。善兵衛来乃属呑筑井昆陽東又作書二紙付之償風越所以決窓公書

。吉次復与吉喜来曰加島久氏斎藤坊宅不肯借之別無好宅方奔走尋之

二十五日

歯大痛買薬服葛根湯数貼頗愈。道泰藏於秋琴氏而返荻野氏紙燈遂之吉次氏名之之墨水氏致呑東之豐又氏名之。故乳母阿章携其從弟女来候仁也且賣其所織木綿縞乃飲之大雨遂留宿。辰牌婢仔志負仁也出過午不帰余与座氏不安使登世跡之不見将使見琢等周尋之偶帰乃護之。

吉喜吉次来余曰大川街有一宅君且往視曰諾去。左門父来送鮓以病辞不見。使室氏送鮓島又。豐又来見室氏。李平来圍棋飲之

二十六日

小一来送硯材乞字。池田三郎母来請許三郎書閣寓塾使室氏掾之。中川玄佳来。秀民来。秋里来曰今日欲會槃廬何如辞曰将遊鷲尾山友月所住。紀公夫人薨於東都帰葬於紀今日靈柩過此地休於西本願寺其所過街上設欄禁過行人。枝野

義莱伊丹薏畝東至○午後金城六郎作五郎来會
乃上逵過京橋東行右折又東行南折渡鯰川又東
行自此爲生路右有一水曰根屋川循川官道如砥
直東行十七八丁村名今福村東長堤四五十丁所
謂徳菴堤也左右原田萬頃黄花已盡緑麥接天路
左阜方杙掲書國役之堤敢據破者有誅末書堤奉
行此地多水春夏渺瀰民所頼唯堤而已故官每年
脩補云盡處即徳菴村入村有葉肆掲書三希堂
其別店臨水施茶行客暫休爲至村中間見小冊

數是載男婦數十西下作五郎曰皆赴京橋也村東
有碣書自是以東鴻池新田渡一橋原田數千頃人
家相接即百年前豪商鴻池氏所闢齋間西玉冨人
陶朱猗頓之族皆不及我鴻池氏信也橋以東路於
田間十七八丁路稍狭右折一丁許又出於水上右
水東行路益狭然坦平如前傍水時見人家多桃田
九東行五十町背水北折一町許有村名川田休一
店店南有小渠西流渡渠取田塍迂東行數丁南折
二三丁六郎本月上旬游鷲尾故先行爲導者至此

忽不知所向遇一童子芸者問之笑曰鷲尾在東而
南行終日行不能至也何不北返余顧六郎曰昔義
經使鷲尾三郎導而得道今使六郎導而失路古今
人之不相及豈唯三籌哉皆一笑東行二三丁有一
水北流渡橋村名紫稍近山麓路多沙石過林外二
三丁右折過田間四五丁村名厨子有渓西流人家
夾渓多碓舎又見蠣殻成山六郎曰焚以製胡粉也
列杙曝胡粉色不異紙傍渓東行路稍上大石嵚崟
水聲淙然村將盡處有一店時既申下牌也余饑問

主人有飯乎曰有命曰速具唯一二碗可也既而久
不出屢促之猶不出乃假寐覚又促之始出之則新
炊也烏臭貫咽強食之使六郎先往報友月出店登
陂路傍建碑書一丁二丁陂傍渓紆迂緩後崎急左
右巻櫻樹既不見片紅新葉蔵蘂皆歎曰憾遅十日
矣几上十六七丁路左有茶店無主店前磴數十百
級老杉夾之陰寒晝晦磴盡即友月所住興法寺也
本堂及鐘臺皆頽廢友月聞我聲出迎曰且觀牡丹
戸外有小池其側牡丹數種皆開香異市産既生復

出戸外周覧本堂西南空地数弓名國観臺遠眺快
絶喊日将暝烟霧微茫漸不見○夜殊冷㾠寒如春
初

二十七日

平明雉聲四開出於國観臺下瞰浪華地方比昨日
分明如近与作五郎登寺東之阪数百歩下西南行
截昨日所過磴出於國観臺西畔相地空墾闢者数
十所或有既墾狹齋處磴以西齋田層層数十級毎
級観不減國観臺作五郎曰此地若建大伽藍五歩

一廊十歩一閣海内無雙勝景也返座謂友月曰吾
為師相地形得宜種柑橘茶梨梅桕杉竹芋薯蔬至
喬麥者凡数十畦此地土肥無石薑茶如薺恐不過
此師不謀墾闢而憂匱乏何謀之拙也須雇健僕数
人任地力也米谷清澄寺其地狹於此而瘠於此猶
所善浄界師住爲数年大開荒蕪畢種諸果又募有
縁之人勸福田利益故其嵗年甚一年十年前無主
齋利今時有数福地皆其拮据之功也師何不興地
利而求人和而長戚戚乎友月悦為友月作書数紙

金城作畫既乎友月圍棋午前辭友月請送使一力
荷行厨取向之所過臺西田側小徑西下地勢頗峻
急比来路甚高嶮傍多異草余欲掘之六郎以擔兀
之凡下八九丁出於来路至厨子村路右見一華屋
友月曰我檀越也訪之主人不在乃借其室開行厨
令僮去出至蠣殻成山處六郎曰吾歩此上易易也
余曰止哉然不能也六郎揭裳而登僅一二歩乃却曰
不能也余曰吾子常詩試而知不可我未試先知其
不可日間所為皆如是吾子常不自覺也今峠一事

徴焉莫忘六郎愧曰先生幸莫記余笑曰吾固無意
記之然吾子有言安可不記乎至有小橋處一児自
戸外呼曰公等返乎視之昨日教遊者六郎大聲誉
謝至川田友月曰貪道有事於左専莹（莹在浪華城東二十丁外）
獨取左路去傍渠西行至昨日南折處余曰此路直
数十丁無至此忽折之理疑直西行行可也取生路
稍稍北斜遂出於徳菴橋東蓋近二三丁矣至三希
堂作五郎引余見主人曰此人我親姻也主人年可
六十供茶曰某嘗聞先生大名於鈴木尚太郎移墨

辭中下牌入浪華作五郎別於東奉行局側金城別
於心齋街。泰藏述昨日來事如左元真來左門鄉
人赤松閻造來行束脩請受教二件（六日事）二十吉次使人
送蝋燭二斤（先是買之）松橋江城來訪劉三郎東至府內
舟子致季姨所送紫桐二箱荻人近藤晋一郎來吉
喜來吉次來以上七件（今日事）。秋槩來。春波來請鑒定
唐六如書一幅詩曰畫堂新燕舞梆岸小鶯啼携酒
邀知己逶迤竹徑西氣韻超絕足以觀其人胸宇蓋
真筆也

二十八日

至湯島途中過江城使之候於我家歸報之曰某將
刻拙集出其詩卷乞正話次順道携其門人中田晋
吾來謀其僦居件吉喜亦來謀南隣兄僦居件昨
日春波謁泰藏曰某西隣有空宅先生為令兄借之
何如余告之吉喜吉喜曰某与吉次約會於先生家
彼未至某且因谷口子而觀春波氏鄰去江城亦去
余忽頭痛眩暈不堪坐乃辭順道退於西家寢供飯
順道吉次來乃告吉喜言曰某与吉喜先定令兄寓
而後導先生往決可否。春波來取唐六如書。亦
松閻藏來見。昨日劉三郎東曰家翁欲送其詩集
於唐山某代作書与沈寶甫高克三諸人願斧正。
涼雲送紅鬣魚。裝潢師清兵衛裝前月所命余書
三幅致之。鞆舟子來乃投答中村吉兵衛柬。溪
槩來訪將飲之辭曰異日枉駕河內屋專助氏又曰
我紀藩士人菊池角右衛門某同族也欲識先生昨
日晤之曰今日我東廣瀨子告將相訪請為我先容
敢問東至否余曰未至溪槩去紀邸人來致角右衛

門東及大槻盤溪柬角右衛門柬曰某奉君命赴和歌
山歸路奉訪磐溪柬曰菊池角右衛門溪槩同宗在
紀藩用人善文非尋常吏人若拜趨請晷視之。河
茂使人來示北渚所書貳臣傳序（余撰）所乞校正。元
真來返金

二十九日

春波來。裁寄秋雄兄範治東而屬之宗助氏（送寄範治）
東及朱墨三挺於兄送左門金子二兩六分在中東
同茂金二分在中東田代時治郎金子二分在中東
山田勝治寄淡窓公東久禮田宮左衛門。溪槩使
寄楠目吾市東河茂寄淡窓公東於範治

人来曰午後以舟奉迎乃遣泰藏於金城氏約同往
○彌左衛門東曰寡君將以四月朔過伏見其將以
明日未牌赴伏見敢告乃荅曰願陪往○東吉田肴
秋曰我將迎大村侯于貴境請定逆旅○秋里東曰
明日請會槃盧辭以將赴伏見○劉三郎東乞文正
○午後金城来未牌溪槃使人来迎曰舟在西涯乃
与金城往時雨甚溪槃初欲遊難波新地以病故至
道頓堀技所善氏招藪長木植木三菴至供酒召妓
名舞酉下牌余先歸上舟金城送至我家

晦

巴園徒僧某来致範治孝也西鶴太郎東孝也送墨請買筆
口吉次来曰今日將与吉喜會于谷口氏定南陔公
居吉喜欲請先生決可否敢告以將赴伏見辭○秀
民送肴○仁也瘧水瘧請秀民診之服其藥○石峰
来以帖辭不見○元眞来○講後謂諸子曰吾將迎
大村侯于伏見自明日至四月四日休講○未牌彌
左衛門使人来從曰既候乃遽上途使見琢府会泰
藏從至大村邸前彌左衛門方入舟就見謝遲緩之

罪宗馬宗瑞清冲正玄久之助禮助一郎送別爲舟
即發舟彌左衛門圍棋助松屋某在側至天満橋尼
川屋松次郎迎於岸上入舟櫻祠以東百花悉謝緑
樹夕陽清景怡目丑出行厨勸酒行四里天晩掲燈
圍棋舟子呼曰止暗夜見光撑舟者眩乃止而卧丑
牌傳伏見京橋大源氏走泰藏報有秋有秋奔其候
来迎至其家

四月朔

辰牌始起遣泰藏於彌左衛門許問侯何日至荅曰

寡君阻於大豬川来期未可知也泰藏復命且曰松
次郎等聞阻川之説登時歸家又曰岩永君將游守
治欲先生同往也使其致意余出家時仁也病勢未
退余之甚欲急歸家乃遣泰藏辭彌左衛門有秋夫
妻苦留然不聽使有秋診乞藥○遣泰藏奔之助有秋
子於地六氏買舟有秋將餞飲舟子忽来迎乃命曰
第二舟發報我使泰藏束装屬所齎禮服及獻侯物
秋有秋氏舟子復来從乃使泰藏負装走往返曰舟
既發矣乃食使泰藏奔之助視池六氏返曰彼家舟

發盡矣有秋曰何必池六氏盡見他家竅往返曰大源氏舟將發乃辭出有秋父子送至舟所初使幸之助就舟買四人席也所謂四人前詳見往年瑣事錄視之狹僅容身有秋罵曰不可以居二人而踞四人何誣之甚舟子曰京師大谷有佛祭上下者月數萬雖舟不足故此席日狹半分每舟皆然請恕有秋益怒使泰藏出所積裝具舟子懇余曰廣狹依舊而賜三人席費何如余謂有秋曰舟子知其罪宜恕之乃入舟有秋父許法舟久不發先乘者皆怒詈舟不[illegible]丁復止而載

江戶婦人八九輩又將發而不發衆益怒呼曰同時發者皆不見影我舟獨後何也舟子解纜忽有一胥徒呼曰有官旨載汝舟以二客姑遲舟子頓首謝舟既盈無所置客且諸客怨我遲何可再遲胥徒瞋目叱曰來來舟子惶懼從之去良久終帶二客入舟舟始發時未上牌也至淀屋過橋下岸上一人家有二胥徒開障周視忽呼曰舟莫下舟子聞之急棹避胥徒四五人爭出立下流岸頭各呼曰點奴安在我旨赦汝舟子戰慄停舟胥徒自岸上橫板平步就舟縶舟蓬大聲呼曰姦覺矣客五六人自蓬下出面無人色就他客席他席以席狹不肯容舟子移語曰公等暫容此六人不然禍機既發恐遷延終多於此客固慽舟遲聞之怒益遲不得已許之胥徒擁舟子去交訖曰汝破官法載人過額汝不聞昨夜破額載人者覆舟也官惜汝等貪錢而輕人命故使我輩檢之汝所知也我呼汝汝不應欲逃罪不可赦舟子稽首不識所爲唯曰饒我罪胥徒冷笑曰罪豈可饒哉一胥徒引舟子於僻處去步爲舟子走返舟移語曰我將欺

官吏曰諸君買席後伏見官命載數客前客無所置身故不得已設蓬居舟尾也客聞之皆有不平色曰汝狹席而多入又欲欺官我敢黨汝將白實舟子窘無言余曰若不背從舟子之言舟益遲諸客又不得已應曰諾言始畢胥徒又呼曰舟返舟子搏棹向上流至向之開障處一胥徒自樓下復檢舟曰向之所匿六客安在舟子叩頭曰某舟客盈之後伏見官署命載數客故移初所乘客六人居於舟尾然其人素約至此地出既出矣舟尾無復一客也胥徒莞爾曰

善但恐汝欺我移向之數客厠他席而已舟子曰豈
敢乎胥徒皆一笑登樓舟乃下僅數百步又出六人
於舟尾始識納賂胥徒一客歎曰官惜舟子貪財而
輕人命故置舟關撿人定其額誠為盜徒事然及為
胥徒貪財之媒寢無關人命下情否塞一至此誠至
牧方曰方從同時發者蓋已至浪華也有二客請出
舟舟子移棹至北岸婦人皆出借人家而旋其坐者
皆責舟子曰何為一客遲留也舟子大對曰遲者不
逮舟婦入既走返舟舟離岸百步許岸上有宗又旅

客擬笠招曰載我舟子停棹客皆怒責舟子曰日已
夕汝忌吏人之言欲更載人呼舟子不應復向北岸
客不堪恨曰悔向不告實于吏人罵黠奴也六客入
舟舟子欣然有笑容衆謀曰聞稗田又有舟關官若
呵我輩將白實懲貪惏無耻之黠奴也下數百步新
入六客問舟下手皆曰固也六客憮然曰我誤謂上
者故入矣謂舟子曰返我岸上舟子雖切歯無如之
何又回棹至北岸六客不顧去諸客閧然笑曰快快
汝貪財而損財得客而失客少知懲乎舟子赧發棹

歌以亂人聲西下稗傳從屋橋降席有備前片上婦
人四五輩余問識萬代謙受藤井謙吾乎一老嫗曰
皆我親交也昨年萬代君曰吾師廣瀨先生將臨我
鄉洒掃俟之先生終不至彼以為憾聞先生席係眼
鏡公乃其人乎余曰是上岸謂余曰妾將傅先生康
健於二君也余曰屬屬○杜也熱甚室氏見余歸大
喜曰幸哉公歸也不然將東報公余命服藥○見琢
述昨日今日事如左樂圃来（昨日事）太郎善四郎吉次
左門順造潤造積輔三郎與齋萬次郎李平来賀春

波来伯耆米子人門脇八次郎来請良教窪田晋太
郎来卿人萬金六右衛門来曰寓常安橋南橋利
氏松野屋助三郎者来請碁增屋淺右衛門東加島
吉来問寢民否（先是屬加島吉權訪者修齋無錢慷）萩人吉田虎次郎
者来訪匠兵次郎使人來送阜（先是修阜）命能村將書送
欵冬島田小太郎送萱蕟（以上十一件今日事）

二日

大昨日謂諸子曰来月四日自伏見歸五日開講今
朝使恭藏告昨日夕歸今朝開講○講如例佐井寺人

亟見某来見曰前日因赤井恒齋請先生書不識成否余曰恒齋前日来曰他日乞書故未成○遣泰藏於松野屋助三郎逆旅砂場河八氏屬吞浅右衛門東叟曰助三郎不在河八氏妻不欲受東故齎返矣○秀民来診仁也仁也少愈○墨水将以本月十六日設書畫會於兎角亭今日送其所畫梅花掲本數十幅請分贈我社諸子○遣泰藏於金城氏請送墨水春花図於桂園金城不在○雲林院玄祥送鲊○河新使人来致小田猛次来○徹雲来○木牌携泰

藏出訪文哉謝前日枉遂訪秋里主人曰我家會以公不在故止將俟公間余謝其厚遣泰藏於墨水氏視其在否且贈鲊又之春波氏告余帰既而至山口伊兵衛氏問公何日至伏見予答曰聞大猪川以前月二十八日始通人馬然則寡君将以本月五日至伏見渡常安橋見橋下並繋舟舟舟子以竿攪川問何故曰有士人墮刀水中矣館六右衛門於播利氏曰某将上京乃約同行採八幡○桂園東送紅鱟魚乞詩正又致潤筆金百疋○徹雲又来乃飲之○藤曲東乞字

三日　建下二日失原稿係安政乙卯八月追補故畧

謂小虎曰今夕當宿牧方聞兄有門人在彼地請以東薦我曰諾○贈吞島田小太郎東於柏喜氏○遣泰藏於藍田氏乞酒一升○贈吞桂園東於柏喜氏○遣久之助於伊兵衛氏東問公消息吞曰昨日科昭後別無新聞○春波秀民来○午牌葛萬金六右衛門来贈金百疋乃弁上途泰藏従使久之助就小箎氏取牛牧方人東英二宗馬潤藏請送久之助退

及援小虎牛牧方人大八東至片街英二等別去六右衛門脚健勉強避余余亦勉強従之過野江森口諸邨申下牌至枚方投逆旅泰藏致小帛東於大八氏大八来迎其家六右衛門獨留大八導至酒樓名數妓侑酒又介土人數輩相見余醉先寢衆興未歇舞徹曉

四日

為大八作書數紙六右衛門以今日將遂至京師先發○辰下牌始上途近八幡路左水田瀰漫如湖大奥

游泳聞前年洪水堤壞故爾田不登一粒然農夫為
漁者漁利不減稼穡放生渠決故多魚云謁巖淸水
神祠沿路杜鵑啟開下阪入街訪能村將曹主人喜
曰今夕且宿雨下余欲止然虞大村侯或以今日至
狀見乃使泰藏先往有秋氏曰侯若今日至須雇一
力報我時申下牌也主人供酒使妻及女見觀葵章
杯曰某義父以善國詞謁文恭公賜此杯矣酉下牌
將寢有叩戶者引入一人蓑笠操燭出書函披之有
泰藏柬曰大村侯今日午後俟此地詰朝將引見自

大阪至者請登時上述時風雨俱烈欲雇轎夫然
以暮夜無肯應者乃使其人擔裝余手紙燈而發路
暗不識所向行潦及膝者數所行二十餘丁近淀有
渡舟中風左強傘闔挾身過淀小橋上堤艱楚萬端
子下牌始傳有秋氏主人未寢待余至憊甚飲畢乃
卧

五日

平明遣泰藏於彌左衛門氏逆旅視其在否返曰在
乃往見之彌左衛門曰昨日竊依贄御告寡君曰廣
瀨某前日來待公駕焉有疾歸養於家聞其將來然
不敢保其果能來也謹呈其所獻保命酒一卣先生
親至更好寡君將以巳牌見乃返有秋氏〇栽若田
中于七郎柬屬之彌左衛門（送羊糕上七郎）於〇巳牌彌左
衛門使人來曰速至公館即往時雨未已著木屐使
泰藏攜草屐而從既入公館天河屋松次郎以下浪
華估人皆在玄關（見前玄關）良久彌左衛門出揖余而進
至公寢公見言語如例退訪緒方一馬稻田鵬之丞

送羊糕皆以在公館不見訪太村五郎兵衛送羊糕
以病不見逕有秋氏〇彌左衛門使一傔來以公命
賜金二百疋〇為有秋書屏風一雙未牌訪彌左衛
門圍棋黃昏歸〇客冬與彌左衛門同舟歸浪華余
為有秋認期愧於彌左衛門故今日期明明日早至
貴館候也謂有秋曰吾子嗜眠明日恐不逮我發也
今夕為辭有秋曰某明旦少早起唯恐家人作行廚
遲也乃戒其妻今夕豫作行廚

六日

卯下牌遣泰藏視彌左衛門氏返曰公駕將發岩永

君逆旅混雜不可言辰下牌文使泰藏視彌左衛門
氏来返曰舟將蔟乃辭有秋氏至舟彌左衛門松次
郎已坐舟中有秋使幸之助送至舟助松屋某後入
舟彌左衛門頗不悦余謝曰某期早来如例為有秋
所懇然賴有助松屋君未落後也彌左衛門乃笑圍
棋數局午時始止各出行廚以飲舟此例頗大而遲
彌左衛門欲以未牌歸使其從者責舟子曰後舟既
先我舟何以獨遲須努力搖櫓舟子曰諾然遲如初
踏假寐此覺過晒堤(地名)未下牌傳天滿橋東畔彌左

衛門出舟曰某將以寡君過伏水件告城代土屋侯
及町奉行也松次郎從之去使泰藏走歸家下至大
村郎前將出泰藏与三郎至乃使泰藏監裝携三郎
歸逐遇見琢久之助宗馬英次使三生迎泰藏于見
琢歸○奥村高四郎來見○使見琢壽告諸家余歸
○禮輔來謝○見琢述三日後事如左宗瑞來告將
游京師探亭東送紅鬣魚九山以其父二十五回忌
余送茶盒使潤造發荅增屋茂右衛門東於河八氏
有秋東至(以上五件三日事)金城來春波送米二苞秀氏來

診仁也金唇來松橋江城東至佐佐木靖洲來致書
畫展觀招牌秋里東曰今日請會敝廬溪琴使人來
返模宗助使人來致淡窓公範治孝也劉太郎板野
義葉東秋琴來所(取)所屬畫贊(以上十件四日事)元恭來秀氏
來診仁也春波使人來曰先生欲買長州米然無之
買筑前米矣(以上三件五日事)

七日

講如例○實誠來為講梅墩詩鈔○友月來○崖春
夫○古家仙太郎東曰欲緈嬉不知先生在家否即

發荅東○嶋又來見傳永井元亨泰美津保等言○
亦關舟子平次郎來致西島孫吉東披之有古谷道
安東(孫吉送潤筆金一分二朱)○午後訥堂東曰前日秋栞來傳
福井郎監下村林左衛門旨欲會諸文人於其亭時
公在伏見故未奉告期在今日願陪往昨日見琢告
秋琴言曰先生歸請見告今朝遣泰藏告之秋栞曰
越前留守欲相見願与訥堂君枉駕余語之金城金
城曰某亦見招乃約同往金城君而嶋又在座乃荅
訥堂曰方有客公先往○發寄有秋東○婢石病瘧

使阿豐告其父其父来轎載之去乃雇婢都麻〇未
牌与金城至福井邨在柏樫橋北畔東折處訪下村林左衛門
秋渠出見引入室春草秋里荆石在焉少間訥堂墨
水至主人見年可三十二三容貌雄偉如角抵曰此
室轄方使洒掃卿北水樓畢将移席既而導自後門
出至太江橋南畔東折處水上樓供酒酣各作書畫
主人招妓三名行酒酒下牌也飯猶未撤余与訥堂
金城窩送歸〇誓願寺覺翊使人来取章稿先是乞字

八日

美濃池田郡本郷村醫人渡邉泰順来見曰某傳法
會親友也某遊江國法會使某候先生安否乃裁寄
法會東候之〇秀氏来診仁也〇遣泰藏於藍田氏償
太黄及酒金一分二朱遂之徹蜜氏招之之秀氏遊氏
送其金七兩券先是秀氏送金七兩之九山氏致東謝其茶盆送之
河專氏間溪渠在否溪渠答曰某將以二三日後去
顧見過〇元真来〇左門来曰病稍愈〇午後与秀
氏出泰藏從使泰藏致孫吉東於元亨氏至淀屋
橋先是溪渠之子思徹百方療之不痊余薦秀氏溪

渠欲見秀氏余初自伏見歸為秀氏作一東令攜之
往見溪渠至是約未牌訪溪渠別訪林左衛門謝昨
日饗秋渠在座曰方將以主人旨謁先生乞字也荆
石至乃与荆石出訪墨水新居主人將供酒乃使泰
藏之彌左衛門氏謝前日同舟之図田邨屬枝野義
兼寄佐野小助東伊丹慧載寄三宅源藏東為之元
真氏招之方飲元真至余語溪渠欲見主人之狀主
人曰今日幸暇願從先生見菊池君荆石元真聞之
請先辭乃使泰藏先歸迎秀氏於叔家未下牌与元真

歸墨水曰某後至先生家荆石曰某後至菊池君逆
旅余歸泰藏未之秀氏氏余大聲責其慢泰藏走出
歸曰秀氏曰方有病客後往〇午後室氏携仁也及
二僕觀天王寺灌佛也〇河吉使人来致水筑小相
東小相送紙〇申上牌墨水来乃出至河專氏介墨水元
真見溪渠秀氏亦至溪渠導至孔翠樓供酒出老妓
一雛妓二侑盃墨水諾其在江都時与防大宰閣之
狀甚詳溪渠大喜曰責育莫以過焉荆石遂不至戌
牌辭溪渠命舟送余皆同乘至信濃橋秀氏出至舍

西出先真別墨水與秀民僕送至我家○麻生春渚
東寄川哲
九日
相良善次三月晦東至東曰某嚢金竭而病目窮甚
屢東先生乞憐而不賜一答謀訪之又有寄藍田東
乃遣泰藏致東於藍田且曰前日因公發答善治東
矣而善治無一語及之何也藍田答曰面陳○墨水
使人來返昨夜所借紙燈且曰將遣此伻於界願為
我東桂國先是墨水屬余曰十六日兔角庠之會欲

招界諸子請周旋余曰君且往觀桂國墨水曰諾既
而不果又約遣伻亦不果昨日余責之故使伻往也
乃返桂國氏魚藍内以墨水墨梅搨本十五幅及余
書一紙而投伻申牌伻返傳桂國言曰方有俗務不
能奉答且東金城謝先生○元真來○春波東曰既
買唐六如墨蹟為我求善賈（沽）之○藍田來曰前月
二十六六日發先生東於江戸脚夫氏當以本月五
六日至善治兄許也乃留之圍棋供飯李平至藍田去
時余頭痛目眩肩搖腰疼諸悪症並發乃使李平棲

摩山九山荅東至○能村將曹東至○河八氏使人
來致和泉屋淺右衛門東淺右衛門送海苔三十葉○街李喜助
來請見余使泰藏接喜助曰願面先生余謂泰藏曰
君不敢（欲）見彼輩吾子須以其私問之彼若言貴名海
屋海山之件吾子且對之曰此件前日有人來問我
家實不知也泰藏謂喜助曰無乃京師之件乎喜助
曰否江都件也余怪之強病出見喜助出一劄子視
之曰係東奉行局捕手所命官所嚴索者二名一江
戸產住江戸本町（所）割下水地名者小林來女一名千賀

淵藏別稱河菴其齡可四十身長如常人而髮疎面
長身瘦顏黑有痘痕上齒二顆似缺而補入者一備
前產事武家者貝原乾助齡可五十身比常人微高
體肥面圓色赤黑頭禿髮結以小銀杏葉樣若有見
此樣人者須報知其街會所也云云喜助曰此二人
皆解文字官疑其在儒家令我輩問先生等
十日
清冲將歸嵯峨問作七絕法為休小學講說唐人七
絕十餘首○遣泰藏於秋里氏東曰十一日將赴他

家招君家之會顧卜異日又東塁水告桂園荅金城之旨○徵雲来或告其伏治故識之徵雲悦○河茂来先是淡窓公東曰向者汝与河茂謀追刻余七十自壽詩及贈河茂詩於遠思樓詩鈔巻尾矣然凡例云此集所載止淡翁六十七歳所作而忽有七十詩人將怪之二詩須自註係嘉永辛亥追刻也今日示其書於河茂且謀夏園百家詩續編上梓件○晩翠使人来曰今日末牌請与金城宗端枉駕乃遣其伻於宗端氏告之○請冲帰寺○末牌宗端来与出導

金城至晩翠氏主人不在恵聞在爲少間主人帰乃約每月十日来講詩今日講梅墩詩鈔三編巻上律絶徹肴講半余饑乞食既復講主人供酒黄昏泰藏来迎酉牌帰○旭窓来致龍襲柬不值柬曰十四日請与藍田六郎臨○高木駒之助柬送其稿○實誠来不值○有藤来致田中勘太夫柬 勘太夫送筆金二朱 閏

十一日

河茂使人来致海墩詩鈔若干部○平部良助来見○遣泰藏於塚小氏買蘗○聞吉次等既爲南陔見僭窩將攜室氏仁也觀之余先出久之助從訪小佈既而至吉次氏室氏与仁也二婢在焉吉次妻曰令兄窩在山崎地名加味亭北隣又曰數日前博多人報南陔棣園二公將来乃往至梅檀橋遇吉次舎人某使之導至山崎一家門掲書廣瀬乃入焉東北面水明且淨今日北風烈窓紙欲裂寒如春初乃黙檢吉次等豫爲見所備諸器具出樽酒温以飲使婢就隣家問有肴否答曰無室氏賽大融寺余与久之助至宗瑞氏七郎在座少間恵賍至宗瑞父子見供茶及

酒黄昏泰藏来迎與七郎出至大手街別○秋槑来乞字不值○藤嶋来取所屬書不值○小一来不值石峰来不值○赤井恒齋来留之宿

十二日

余從前體疼常在左偏至是右肩大疼殆不能運筆巳牌至李平氏戸内饑喘乃至信之助氏乞按摩既而又至李平氏客未滅乃訪藍田主人曰顧午食於我復至李平氏李平按摩畢貼右臂以膏藥藍田使其子迎即往食畢稲垣半川至鋒藍田子送至乃贈

石州海苔。在藍田氏時泰藏来告因幡人正墻薫、来請見辞。古家仙太郎東送紅鞏魚及鰛二枚且告明日来訪。秀氏来診仁也。長府人萬屋彌次右衛来致阿里東室氏見之。左門父源兵衛来告別。丸真来。罡村訂藏（大利谷称）東送羊羹。洪菴送紅鞏魚。六郎酔来入塾生所居大吐又出步檐上象謙之六郎自稱不酔既而見室氏在檐下悔見余謝曰愚毋將来見先生請莫令日狀余謔曰拙荊言六郎君今螢来要將見之有所騙告不識言何事也

六郎懇請禁尊夫人莫言笑曰諾。酉下牌宗助使人来告曰聞南陔君至今夕在幸安橋舟中宿也吉次又使人来告曰南陔公至今夕在幸安（武山嶺）僑居也余將出迎以二人言不同令六郎赴舟親携泰藏久之助至僑居筑前倉郎暦従在焉曰今者吉次君使人来曰廣瀬君今夕宿舟中令吊先生至須以此旨告也乃至舟見兄及五兵衛吉次之子治郎兵衛府内人善五郎（皆兄従者）吉次吉喜在焉吉次曰六郎来跡先生於山嶺矣五兵衛出棣園兄孝也東授余兄曰吾將以詰朝就僑居也乃同吉次帰途別。雄哉来不値

十二日

大風暴雨寒氣異常皆襲綿衣。辰下牌地大震。遣泰藏於河喜氏買兄所屬和書一冊返曰彼將使人致久之不至乃促之答曰既使人送矣猶不至泰藏乃之河找氏買之未帰河喜所送至泰藏亦携二本帰。兄（以下書兄係南陔也）皆使人来借書二幅。小一来乞字。高木駒之助来謀迎余（余）曰且与丸山謀而後

答。凉雲来為禮輔請入塾。恵眼東曰今日若明日請臨敝廬答曰今日將至家兄寓明日將赴龍護氏招敢辞。孫答麻生春諸東於脚夫氏（送書二紙於春諸而學寄劉三郎東及寄米澤部吏永井亨次郎東為屬答堀内忠良父子東於亨次郎送詩箋數紙於忠亮）。合封數日来所作答淡窓公棣園兄範治孝也東表書淡窓公名又封答罡本子東書（表）書秋雄兄名而屬之五兵衛（詳見書狀往来記）。古家仙太郎東曰前日告今日鋒趨偶有采薪之憂請卜異日余夙為仙太郎具肴乃東兄曰為客具飲而無客願与五兵衛臨

兄荅曰方自舟移爲百務旁午不能相訪卿須携膳具来○未牌携泰藏至兄僑居二婢従兄曰吉喜氏送傳厨欲与卿飲故労卿矣吉次吉喜在座同飲泰藏与爲五兵衛曰向者解装渇淡窓公青邨兄來既使人送公家矣薄暮風而益猛使泰藏帰余宿焉

十四日

平明雨止泰藏来迎乃帰○菊池角右衛門舎人来問我在否乃洒掃以俟良久角右衛門来年可六十左右恭遜君子也去曰請恵書一紙○賢子梅洲導

證願寺龍信及其子右衛門督来見龍信請曰謁尊夫人使室氏見○前川文藏携阿波人新居与一助来見与一助六郎舊師也欲飲之而恐後龍蔵氏之期乃辭曰明日午後請呈一盃○秀民来乞字且曰醫人小松爲仁者自阿波来住此地欲迎先生乃約申牌訪之數日来与藍田六郎約同赴龍蔵招期在午時六郎至藍田不至使六郎先往致書一紙於角右衛門館在八軒屋○午後至龍蔵氏文叔秋琴石林松谷在座主人將西下故自設餞莚且乞諸人詩畫酬

藍田嵩谷北渚雲處六郎石峰介眉等至交作書畫申牌与藍田入茶室喫茶而帰○秀民使人来曰小松氏有故欲卜他日○龍蔵来

十五日

受塾生賀○一郎礫輔左門潤造桐梧作五郎元真徹雲等来賀○徹雲使匠某来見乃命修阜且漆飾之○新居与一助來曰昨日約今日拜趨而有故不能践言敢告○辰牌館龍信於賢子氏龍信將上途恵聞在座義純亦至龍信既酔欲去復留者數次途

者従之始出別於心齋街帰餞龍信以菊池角右衛門所贈菓子○辰下牌欲雨未雨出賀宗助氏借華歴東春波曰前日約取正月所屬金二百兩期在今日愚兄至曰源兵衛偕卿金回期四月望然有故延爲五月望去去不識足下今日返金与来月返金孰便亦唯命荅曰来月爲便又曰備島妻昨日死今日未牌葬於梅田敢告訪彌左衛門圍棋使泰藏致淡窓公東及行徳元遂金子在中東於元真午前辭至備島氏弔訪春波以兄旨偕唐六如書春波使童齎此従乃返泰藏曰

未牌代我送備禹氏之葬且賻酒劵至兄居吉次在
座爲兄書福岡矦賜炭芳花瓶函今朝食粥饑甚乞
飯未牌泰藏来告既送備禹氏之葬矣塩氏攜仁也
及二婢来見兄兄留之供夕食吉次与焉朝来陰昧
且風至夕大雨兄使舟送余夫妻且贈余家土物各
有差酉下牌至倉西出○金雷来致藤井吉郎東乞
字不値○松月来請明日臨兎角亭書畫會不値○
洗蓑東至東曰前日奉属先生春草墨蹟未至請速
送之○徹雲来請明日陪游兎角亭不値○秀民来
請如徹雲言亦不値

十六日
遣都麻於兄許返昨日所借器物東曰今日兎角之
會請遣五兵衛從我又東春波曰将屬金請使舎人
来都麻歸傳兄言曰諾既而謝曰奴過梅檀橋風吹
尊東落水中故未至春波氏也余責其慢○徹雲小
虎金城等来約同赴兎角亭乃使泰藏招六郎至命
寺久之助先赴亭懇余書幅又遣泰藏約藍田○賀
識来○三郎告其母自京師歸贈扇二柄及尺○泰

藏致中村泰菴東曰福岡人亀井嶌永橋此東至欲
相見乃出見乃訝其形容酷肖昭陽先生問其家世
始告曰某昭陽孫暘洲次子今爲姑夫源吾義子矣
時藍田作五郎秀民在座将同出嶌永見其狀辭去
小甫使人来曰既俟於玉芝氏乃往小虎既不在昨
日徹雲以敬證旨請曰明日途中見臨顧上午食故
已牌使徹雲先報敬證至太寶寺街徹雲迎曰敬證
已遷乃与藍田等別仮於敬證氏畢至亭六郎等出
迎見會主墨水及訥堂元真而登樓坐吾黨諸友先
来者皆就余座謁乃占西隅一室而飲桂園時自界

至初出家遅五兵衛不至至此与吉次至今日快晴
来會者殆過千主人旁午不能視飲食余黨十七八
人酒肴甚匱屢促之遂不出下楼而食羹茶皆冷客
或詬曰杓盧言招妓行酒又頗具甘脆一一食言且
主人之黨無一人来視客座者唯任亭婢而婢皆不
恪執事近来無此盛會亦無此不激噭噭不已余代
主人謝曰如此混亂須恕衆益不懌菊池權作兄弟
在別舎往訪之申上牌与五兵衛以下諸子歸觀松

尾國見小虎在樓上庵余上河内諸客在座皆通姓
名飲余余以吾黨諸子遅我辭至順慶街過島永錔
行數丁別皆送至我家屬作五郎教五兵衛歸路〇
赤井恒齋致唐紙篋三百六十錢〇新擧役人來視
余在否時余不在〇先是託河吉送洗養所屬書院
養東吉猶未至也乃遣泰藏於河吉氏詰之

十七日

發寄眞嶋順安東東曰聞尊翁既卜居堂嶋僕當往
賀然家兄至俗務鞅掌未暇也尊翁未至此地僕豫

東之曰三四月之交僕多冗請莫來也而尊翁來欲
因僕定居僕果不能屢相見且僕有所勸而尊翁不
聽遂定住堂嶋堂嶋距我家頗遠不便屢見故契闊
負誤客年僕勸尊翁曰公若卜居浪華僕雖不似顧
竭力今尊翁不与僕謀而与他人謀一不聽我所勸
僕如之何學翁猶豫無決其聽人言多以後入為主
僕恐尊翁枉費貲財後必悔之亦必曰吾誤信旭吏
之言移居而錯我事矣僕寧當其責哉且聞甚宅不
祥住者不出半年必死俗說不必信然我為尊翁謀

則不能婆心無及此也故豫有此東足下異日請以
此東為證〇秀民欲送紅鸞魚於兄乃東兄言其情
〇婢伊志病痊復來事我乃遣都麻歸〇永牌秀氏
來与出至淀屋橋別兄坐樓今日丁神祖祭日男
婦過浪華橋者數萬至昏稍散兄供夕食日沒泰藏
來迎〇屬荅淡窓公範治東及荅秋雄兄東於善五
郎

十八日

樫輔入塾〇徽證來〇金雪朱藤井吉郎所屬書〇

永井大次郎來乞字以病不見〇赤井恒齋東曰其
將東游願東薦我江都諸公乃裁寄坪井信良東
撥其侔〇涼雲送紅鸞魚〇塩氏槁仁也久之助三
郎婢伊志游淀川上取薔薇花〇小一來〇樂園來
曰貧道將移居界敢告乃授寄桂園東曰界韻人莫
過桂園者須結交〇遣阿豐東兄曰今夕請携五兵
衛善五郎等見臨返曰主公不在未牌兄使僕來曰
今日偏訪諸家已疲不能相過乃屬伻曰歸語我兄
曰公若不見臨請遣五兵衛等日將沒五兵衛不至

乃招藍田以病辭右林來留之辭去蒔田東菴沫留之將伏薩摩飲五兵衛善五郎至乃弄猴之畢東菴去酉下牌送二子至御靈祠北畔○黃昏室氏等歸○兄贈仁也衣料乃與室氏謀作新衣二

十九日

與室氏製蓄薇米○遣泰藏於龍蔓氏爲吾洗養竦遂白龍蔓氏發放於其舍久矣（温）遣泰藏於阿赤氏問前（旧）所屬寄洗養竦何如答曰未得好便（用御）獨在我家乃使泰藏文往告曰本月上旬以養竦自好

子島里疑南方船猶滞江子島也願送我東答曰諾○鈬月杉全謙初來訪曰家翁謙甫容年亦世某欲學醫故來此地願因先生納交諸名家余薦秀民言未畢秀民來乃引接之○順安答東至東曰家翁有所識兵庫人某住生嶋家翁即欲居其宅家翁所獨新敵以先生爲口實乎且生死件固有天命縱早終此所悔也○石舟送絹乞字○備中人原田邦太以松森三朴東來見乞字且曰願因先生得淡窓先生墨蹟許之三朴送（亦）小豆黑豆○初子秀民太郎約訪

順道新居未出順道來秀未至與六郎從順道至其居在渡邊橋（外西折處）北一丁其妻子見供酒余以病辭出順道送至橋上別訪兄不在吉次守舍六郎以病先去室氏使伊志致鮓及醃菜於兄曰鮓林泰仙所送兄久不歸乃與伊志（歸）兄庵人我吉贈魚炙鷄肉及餡於室氏既仁也欲食炙余使室氏手去其骨室氏嫌汚以箸折之仁也不耐遅室氏授之曰任汝爲之仁也攫食忽伏叫余以指探口出魚鱗一片及骨仁也大啼不已召見啄謀之曰象牙壓喉拔骨良方也余曰

無象牙如之何忽想有牙印三顆乃出壓喉仁也益啼既而眠○津山圓通寺主道契來乞字不值○脩亭來乞字不值

二十日

遣泰藏於五兵衛許屬與範治東（二爲原田邦太述全朱乞淡窓公書）絹（片）二及答秋雄兄東焉遣於林泰仙氏謝其贈鮓且屬寄元亨良平東焉遣於塚小氏買藥遂致兄東東曰欲有所謀速來時方講林講而往兄曰今日吉善欲迎余及卿觀道頓堀劇場既艤舟而候以卿遅坊

使僕從之矣巳上牌与兄入舟五兵衛次郎兵衛善
五郎從下東濠至道頓壕太左衛門橋西畔近安氏
（酒名）樓後門出吉喜出迎使主婦導入角劇場（角者劇場所在）
（地名）觀場有上中下三席買中席劇演忠臣藏四齣及
雙（蝶蝶）二齣返近安氏食二度酉牌劇畢吉喜辭去乃
上舟至思案橋北畔余獨出兄使僕態吉送○順道
門入中田晉吾來行束脩請受教○秀氏徵雲來不
值○先是命筆工大梅園製真書筆百枚今日成○
德永熊藏東送積漬鱒魚○權輔致山本謙次郎東

○古家仙太郎東至○秀氏送琵琶湖乾鮒○晚翠
來不值○麻生春諸東至○春波東屬贈海鼠於兄

二十一日

僧道契及大融寺僧俊雄來見●備禹來謝不見○
發寄棕亭東（中邑太郎東）苔仙○僧行達來請受教○春波
使舍人卯兵衛來取金二十五兩○前日遣泰藏於
藍田氏取砂糖二斤今日還宗馬送梅酒一壺○萬
萬金六右衛門來告十八日自京師歸○左門來告
閏藏無恙○秀氏來飯之○午室氏作蕎麥糕供秀
民及諸子○申牌仁也眠驚大啼不已疑其腹痛百
方慰之益甚室氏抱出門外良久止

二十二日

晚翠來作糕供之○為兄召裝潢師春日井藤助命
赴兄許○午前春草東曰那波辰之助至方欲請臨
即往春草曰前月真率會秋里當會主有故止今月
會主即僕也今日招秋里謝堂焉何如余曰善春草
使其兒往迎二子秋里至謝堂答以方在勝部元良
氏而欲春草東之曰顧移席於我家謝堂携元良歷

永田邊汲平至辰之助以阿波老侯將至辭去秋里
亦去未牌与歷水出至淀屋橋別訪下村林左衛門
秋琴在座遂訪兄元真來因相見夜泰藏來迎○先
是七郎曰佐渡人某欲學先生書今日廻船問屋（運漕官者）
相加納直助舍人某（直助相識）嘗導佐渡人中村治三
郎來致七郎東請見不值○播磨人三浦誼作來（誼作十年前屢相見）
○弓場五郎兵衛使人來送羊羹

二十三日

三浦誼作來見請行束脩為門人曰某年七十六也

於世無所求惟求不朽也五十年来所著詩文若干巻頗先生嚴汰之選二巻上梓是祈余辭曰公長我二十九歳我當父事安芽子視之諷作不可曰某且暮人也常念朝聞道夕死可聖語不忘先生答不許某死不肯瞑也余疑其心疾乃笑曰老者安之且從公意諷作曰願賜一盃正師弟諷乃飲之僅一嚼而止曰某涓滴不能入口中卯治三郎来見亦行束脩請為書芽子乃并飲之諷作出其稿初論其蕪穢闢巻第一非議湯武及孟子而人除孔子外皆不取

余曰公固陋自信若不聽我言恐為官被疑謂惑人之民也嚴譴将至如之何諷作曰惟依頼先生耳余曰我黨有柴六郎頗奇才公宜与彼謀黜竄草稿也言未畢六郎至諷作大喜。五兵衛来供善哉糕。古家仙太郎東曰二十五六兩日中沙幹趨。秋葉来取其所屬書乃録贈荻野七左衛門詩屬致之既而與出訪小沛途返泰藏取澁川謙草稿遂訪兄婢伊志從仁也在座泰藏追至曰稿遂不見余獨留至夜兄供饅鯉元昌至乃午帰

二十四日

昨日使泰藏招河茂今日至為諷作謀上梓件。遣泰藏於秀民氏致兄所贈物。脩齋来取所屬書。元真送赤小豆飯。故乳母阿章来。寛平送肴。圖嶺送牡丹糕。真石使其子来送菓報以赤貝。秀民来謝曰謁令兄矣。秋里東白二十六日請會激塵。河茂使人来示所刻貳臣傳序文。蔡証堂松鱸来乞字。将作烏賊魚飯招五兵衛辭招藍田不在六郎偶至乃留之既而藍田至使阿豊炊飯水過量比熟為粥

二十五日

始講梅墩詩抄初編（二十二日小學卒業）。定講時為辰上牌期以寺鼓。發寄麻生春諸東。遣泰藏招徹雲。敬齋晩翠来聴講（以後不記）。櫂道契来乞詩正。三浦諷作来授金十九兩餘而屬上梓件乃召春波舍人幸助附金。遣泰藏於藍田氏買藥。山崎楽堂子佩治郎来乞字不值。遣泰藏於秋田屋太右衛門氏致其所乞書帰路招河茂。徳永熊藏来。古家

仙太郎来九山偶至乃留之東兄曰古家某来欲迎
公於界誤海門港渠利害公顧来見兄至乃供酒飯
黄昏客去送兄出門遇誼作曰某将以二十七日帰
顧寵賜高作一首誼作欲弄余送兄而返其逆旅兄
曰吾拉舟至乃弄誼作別入舟至山齎泰藏来迎。
石舟東至。順道来。春波送米二苞。誓願寺覺
明東送金乞詩正

二十六日

遣泰藏於御夫大六氏屬答覺明東稿返其。河茂来

謀梅墩詩抄價直之件曰從来金二朱今日以往定
為銀七銭五分。高木駒之助東至。實誠来聽講
以牧必記不。雇春夫國藏。畧水東乞画賛。未下牌
赴秋里氏會少八為春草至急聞門外人喋秋里兒告
曰有溺兒余走出戶大江橋上萬人鵠立橋下東者
數十百人上橋而望一舟倚諸人蟻集焉中有一婦
人慟哭知其母也酸鼻不忍視返座春草問生死何
如余曰死矣問何以知之荅曰若未死将抱去死故
任萬人縱觀巷方議請官吏来檢也秋里曰不如為
猶不死帰家發喪也方飲訥堂至余妻胸痛欲先帰
春草白強留画牌皆同出遂別。壬生志摩之助東
至。小一送紀州鮓

二十七日

清沖来曰貪道将遊豆國乃裁寄咲由公東附之内邑
真書筆三十枝。松橋江城東送筍促詩正。小一来。行
達来。萬嵩金六右衛門来余欲導兄及六右衛門
舟游東兄謀兄兄辭以昨日舟游甚疲六右衛門去
。加納次五郎次五郎御影村人方住東島亀井橋西叶使人来致簡並

君東来曰本年上巳當永和癸丑後千五百一年故
會諸文人於草堂僕賦五絶水有有觴流客無異龍人个五百年後尋山陰
勝辰顧煩令兄咲翁及浪華諸君歩韻。福村田原適
仙使人来乞序。遣泰藏於六右衛門逆旅播利氏
送鮓及菓子。順道妻来訪遂携仁也去曰将訪播
勘氏。播磨網干人八木主一郎来見乞序曰某吉
澤雄之進族也余曰二十七年前僕将游播磨雄之
進以東薦我揖東郡某氏而不果游主一郎曰某乃
揖東郡產雄之進所東蓋家翁也。誼作来告別乃

贈一律若學迂前哲著書傳後昆嘗窮三教理新立一家言春雨山程酒醆烟海驛鐙翁年將八十此別實消魂亦留一絶去。森田孝平來問康字。余曰不知。乃檢字典。并不見。孝平曰是豐公上控魔神祠圖扇中央所書。其四傍細書東西南北。又書十二文。是何篆。敢問余。曰字且不知。安知其篆。申牌携泰藏館六右衛門。六右衛門曰浪華橋北畔角抵大勇。其妻阿定我曰田人也。盗嘗入室。阿定縛之告官。後屢捕盗。官賞其強悍勝男子。特命許佩短刀。奇女子也。余曰吾亦嘗聞之。六右衛門曰前日阿定來訪。某將往

謝。願陪往。余曰善。乃六右衛門出至大川街。遣泰藏返。至大勇氏。其夫妻喜供酒。黄昏出。阿定請送余。曰萬萬金翁久客無聊。卿且導遊北地酒樓。曰諾。乃別於橋上。訪兄。兄曰聞有溺兒乎。曰面瞎矣。兄曰爾時有婦人哭乎。曰哭。曰後聞婦人抱屍熟視。非其兒。乃大笑去。兄又曰聞算橋怪乎。曰未。昨日炭宗曰數日前有三人過算橋側。橋下即城池。見巨材浮如動。忽擧其首。似蛇非蛇。開口噓氣。口内赤如朱。一人中之眩暈。一人半身变紫黒色。一人無恙云云。泰藏來迎歸

二十八日

春波來。熊藏來。室氏病目携仁也。訪秀民。未牌遣泰藏招藍田徵雲。曰將訪家兄。公若有意相從。藍田不在。徵雲來。乃訪兄。徵雲素與五兵衛同學。故訪五兵衛。不在。余為兄講嘗所著浚川議。兄曰甚善。既而供酒。五兵衛歸。室氏携仁也及二婢來。酉下牌同歸

二十九日

早起雲色如墨。少間大雷暴雨至。辰牌快晴。數日來胞痛日甚。乃廢諸務。臥招雄哉。秀民不在。雄哉來診。乃服其藥。洗養兄傳靈若來請見。以病辭。靈若呈金乞字。能村將曹贈金乞字。古[illegible]仙太郎來至。秀民來

晦

靈若來。以病辭不見。鞆舟子濱屋定兵衛使柁工來。致中村吉兵衛所送二筐一向一筐書畫一筐乾海鼠及乾鰒一自也練酒。病如昨。雄哉來診。石峰來乞字。大彌使

人来致渡邉順八郎来（順八郎送書紙三帖）奉〇訥虚来致真野守右衛門来（守右衛門隱名順藏）〇秋里来為大日寺主僧乞字〇中原國華来飯之〇元真送紅鱟魚剳子書兄及余名曰獻二公乃供之國華既而五兵衛至乃告其由〇田原道仙使人来取書（道仙舊姓財津）

日間瑣事備忘録卷九十一

嘉永六年癸丑五月朔日

客冬以来居聽雨樓東窓以暑故移居南薫室○夜来胸疼甚不能眠使泰藏招雄哉至時疼已止雄哉診曰且用舊方○受整生賀○一郎正玄玄昌徹雲左門純藏六郎作五郎三郎順灤来賀○良平東送炭十四苞○順道携其子圓治来見友月偶至引接之曰二君碁品敵手也二子乃對碁順道去留友月供飩○吉次妻来○秀氏来診室氏○篠崎門人田

中篁齋来乞字請見以病辭○夜兄携五兵衛吉喜善五郎来問病乃供梅酒送至戸外遂觀夜市

二日

放學○夜来胸疼更甚殆不得眠使阿豐招雄哉至余曰前日順道欲用吐劑雄哉曰不如下劑乃改調藥○遣泰藏於大彌氏屬答順八郎東焉（返順八郎所貸碱及般鑒論）遂往奈良半氏屬寄松橋江城東焉（返江城詩稿）○與泰藏包送筑前四子（月形深藏大賀甚之丞中村泰菴坂巻波太郎）蒲器四及東二通（以其大而勞力故書）○篠崎住太郎来訪曰近自

壹岐至贈朝鮮團扇以病辭不見使室氏接

三日

放學○花屋菴送薯蕷且問我在否少間来見乞其文正又屬其所著自撰句集序○雄哉来診○河莊使人来致金二兩（先是乞字）乃返金百疋以謝○洗心来謝（先是乞字）○遣泰藏於藍田氏致五兵衛所贈淡窓公書一紙且屬答熊村將曹東焉（送詩二首尺牘一章於將曹）○萬金六右衛門来告別○七郎来○金城来○秋琴来贈金（先是屢乞字）○遣泰藏於六右衛門逆旅贐玉江

畫梅一幅卷雄邦詞二章焉遂之鞆舟子許屬答中村吉兵衛東焉（送淡窓公書五紙贈詩一首孝也記文一篇及余贈邑令小倉某詩絹一幅書半截紙二幅全紙一幅畫賛一幅朝鮮團扇二柄於吉兵衛先是余贈吉兵衛書數十幅中一幅有羨字一幅忘押印吉兵衛請改之）○遣泰藏於秀氏氏送金一分二朱於信之助金二朱於李平氏銀二戔於文哉氏銀二戔皆謝藥也○秀氏来謀典畫三幅借金三兩曰須遣貴僕我我將見家兄謀之○田中篁齋来見○諸家各送端午儀有別録故不記○申牌秀氏氏僕来至拉久之助出過緒方氏門前使久之助入招元

昌立於街頭俟之久不出乃去遇秀氏僕於梅檀橋曰奴携畫三幅至令兄僑居閭公未至故留畫而返也見兄借金三両附諸僕久之助與元昌至兄供飯余疾甚欲留宿使二子去告家人〇属寄大賀甚之亟紙包於吉次

四日

泰蔵来致河野式部柬(式部送金及蔦粉乞詩正)〇終日在兄側酉牌帰兄與五兵衛吉次父子送至我家属五兵衛買小四十枚〇林元亨柬至〇和田一平柬至柬曰

就後古飯村醫酒井玄達之子省吾欲遊上国學醫傍讀儒書伊人拜趨請善視之至属

五日

受整生賀〇携泰蔵出賽御霊祠遂賀訥堂氏宗助氏順道氏(贈小四十枚於順道以賀卜居)彌左衛門氏伊兵衛氏秋里氏至兄許吉嘉在座同出至淀屋橋借其當百銭買梨二顆賀林泰仙氏小虎氏帰〇秀氏送紅鬣魚及銀一封〇古家仙太郎柬曰本月十日後本地尹将巡檢海口而謀利害願追尹未出先生導令兄来覽地勢為我界人立百世不易良策我輩将因其成説以聞於尹先生兄弟来往之費界人将給之願莫遅遅〇五兵衛吉次来賀〇上田公圭柬告将遊伊豫乞其畫賛数幅〇英保會山来乞字飲之〇凉雲来賀乃乞診曰朝夕請服我丸藥一貼〇遣見琢賀九家(對前三家左右隣亀休平佐春草阿波庄)〇遣英次賀六家(白翁東畡凉雲杏山河茂勉翠)〇来賀者四十人(秋里闌嶺春波順蘗秀氏順道萬次郎寛齋伊丹孫大郎作五年李平三圭晋吾徹雲元真春草雄太郎備島泰仙東畡吉喜文哉玄祥九山杏山小虎白翁島又阿波庄洗心奥村九淵河茂精一和泉屋次郎兵衛冨藤伊丹治元昌)〇順道来曰

明日午後請同藍田等臨又曰某将觀新街妓遊願陪尊夫人言畢去日昃不至室氏携仁也及久之助二婢出順道申牌来卽去〇秀氏使人来曰聞尊夫人将遊新街願陪往乃告其故日没室氏歸

六日

放學〇雄哉使人来問當拜趨否答曰不必見臨〇松鱸来〇小一来〇藍田来約午後赴順道招〇昨日送仙太郎柬於兄今日兄答柬至曰十日前後未能遊界請為我辭古家君乃封送兄柬於仙太郎〇

順道使人來乞書標劄（標劄見前）○藍田柬曰杲俟於小
鹿氏請過○未牌六郞來與出使泰藏報藍田曰請
會於渡邊街比至藍田既俟焉至順道氏一醫在座
順道曰此君丹後產緒方氏門人也播磨屋秀太郞
象牙屋甚吉至主人供酒余忽覺胸脇疼痛異常乃
告其故借別室臥既而辭藍田途別順道送至渡邊
橋既歸益痛室氏謂藥湯溫之必好從之疼果減得
寢○始服凉雲丸藥○荊石墨水梅淵有宜指月宗
瑞父雄太郞高桑璋太來賀皆不值○元眞來不值

七日

開講○雄哉來診○朝來下利數行或謂丸藥之爲
或藥湯之効胸疼頗減而委頓甚○原田邦太來乃
屬答三朴柬○玄祥送柏糕○永井大次郞柬送銀
（先是乞字）○順道來謝巳牌送之遂赴訥堂氏大祥忌祭
諸客既滿飯畢出初與元眞約午後過兄許故出家
時命泰藏追來而不來乃歸○松田右兵衞柬乞詩
正○篠崎住太郞來不值○遣泰藏柬五兵衞曰明
日欲招尊王父及吉喜善五郞卿須陪來且早使庖
人半兵衞來又欲借卿從者報吉喜五兵衞答曰諾
顧遣貴伻報吉喜乃遣泰藏於吉喜氏且視中原國
華船發否返曰吉喜不在國華亦然聞其船將以明
後日發（明後日用邦呼）○鳶巢庭松西隣有狡兒欲捕之手
竿立我屋脊瓦碎有聲竿墜庭中乃使泰藏告屋主
藤八藤八使人詰西隣

八日

五兵衞柬曰大翁微恙敢辭今日饗乃答曰昨日既
告吉喜矣請爲我辭吉喜○先是兄買木縣縞數十

段今日柬之買一段將贐國華　信之助來曰某移
居春波西隣請今夕臨○午牌携泰藏訪國華船居
（在安治川橋西畔）國華使其妻見余曰家兄在山脊將往訪
之國華聞之請從初乘舟入船又乘而出比至岸泰
藏失足墜水淺僅沒踵而亡屨百方尋之不見國華
出新屨授之過吉喜門前入見之告兄病狀至兄許
使泰藏去兄曰朝來頭痛今痊乃見國華兄謀買玉
島綿又揖善五郞進曰此人府內胥吏爲府內買綿
者兄供酒國華爲五兵衞畫帖室氏携仁也至初就

座婢伊志携魚籃来示余曰紅魚今井少允所送香
魚林泰仙所送乃借熊蔵名兄僕送紅魚於信之助献
香魚於兄室氏先去日没泰蔵来迎與國華出至信
之助門前別而入日野葛氏井上主殿秋里葛氏塔
裏在座方飲春波後至余以病不飲食主人亦病以
春波為替人不出座酉下牌同主殿辭出途別○秀
氏来不值

九日

國華来乞字贈味噌漬紅魚○藤禹使人来丨致草場

珮川柬曰此柬佐賀書林紙宗所携紙宗将以他日
拜趨且致此柬柬曰藤禹報拙集刻成将發兄僕未
解都會情高明請為我周旋佩川送鯨骨○春草送珮川
予立太郎柬其旨同父○先是属徹雲使漆工塗卓
今日成○雄哉来診○秀氏来○兄使人来致淡窓
公範治柬柬曰秦修祐凶頑難教属平次郎遣帰請
善謝豐又○今日疾甚臥褥

十日

豐又之子三郎来問修祐歸省之故乃以淡愡公柬

附之○發答仙太郎柬○午後徹雲来○赴晩翠招
敬證在座余曰師等毎日来聴我講今日之會不必
講書唯説話可乃演和漢故事數件皆悦主人設酒
飯黄昏辭帰○元亨元真来皆不值○大阪屋定次
郎使人来致源兵衛柬源兵衛送金九両一分二朱辛亥年来所貸金子息也又
送金二百両券○夜訪兄謀貸源兵衛金件○遣泰蔵於國
華許致其所属書○病如昨

十一日

講後徹雲導余及魁翠敬證至其家供蕎麥午時歸

○河吉使人来致水築小相柬即發答柬○雄哉元
亨元真来皆不值○蒔田東作来乞字不值○筑後
人築山文哉携淡愡公柬来見曰将學醫京師文哉兄元衛嘗學余
○友月来○榎並屋利兵衛者致野添道也柬道也蓋兵作子也送黒豆
○國華来贈金告別曰欲見篠崎君請
紹介乃為柬訥堂○豐又来謀修祐件

十二日

平次郎来見○先是服雄哉藥不効今日柬辭之雄
哉不在既而来乃告其由○招秀氏乞診服其藥○

昨夜請鍼醫杉原三哲乞治今日復來○德永熊藏來○元眞來告還余曰吾方竭所有金貸之宗家現金無幾不能應命昔請不已余曰返以金三兩購康熙字典且貸之吾子典之何如元眞喜携去○未牌訪元亨及小虎二子欲觀唐六如書乃從余至見許見方與宗助飲引二子接之元眞亦至比暮元亨先去與元眞小虎送宗助至其門而歸

十三日

京師蓮光寺僧某來告將再遊宜園○葉山文哉來告遊京師乃屬石舟所乞書絹一幅（返酬李白圖於石舟）○僧月性來至（月性屬數東詳載書狀往來記）○遣泰藏發答河野式部東於脚夫大正氏（返式部草稿二卷送鯨骨）○五兵衛來飯之○内野春峰來見其義子春山請受教○鞆舟子來致中村吉兵衛柬吉兵衛送示其所藏黑玉乞贊又送酒糟一餅○三哲來○金城送竹乃栽之西家檐下○兄送紅魚鮓○招日原文哉乞診灸胸肋六穴○櫻亭來以病不見

十四日（以下係追錄事多省畧）

小虎介俳師此花菴鶯宿者相見聽講○大阪屋定次郎使人來示源兵衛二百金券而欲取金余曰期在十六日莫逼○能村將曹送茶一壺○遣泰藏於有儀氏屬答松田右兵衛柬焉（返右兵衛詩稿而屬答田中勘太夫柬）逆往春草氏訥堂氏致月性柬○秀氏來診○友月來圍棋曰吾乞詩正於先生而先生不肯下筆吾若勝請速點竄若輸返稿亦可余笑曰吾病故來刪貴稿痊將捉筆不拘棋勝輸也○出雲屋清吉送金（先是）乞之○元眞來○遣泰藏於蓮光寺逆旅豐前屋茂八氏屬寄淡窓公範治柬焉返曰蓮光既在舟某就授貴柬矣又出範治孝也柬曰此宜園生榊鋏之助在茂八氏而所授也○申牌携久之助訪兄兄供飯久之助先去室氏携仁也及兩婿來兄欲屬蓮光卿信使余柬蓮光屬之戌牌與室氏歸

十五日

以病故遣泰藏賀彌左衛門伊兵衛○春波使舍人孝七來致二百金券○作五郎善四郎元昌萬次郎三郎純藏元恭實誠來賀○熊藏來○街卒來出一

帖曰御靈祠内新建数祠市人皆獻金錢而録此帖公宜從衆如其多少唯貴意撿帖左右隣人皆納五百錢乃依其數○數日隣陶今日亡甚徹雲来乃與出欲訪鬼翠至安土街眩暈不已乃別訪金城要之赴秀氏氏乞診與秀氏謀始服小半夏加茯苓湯日没秀氏使僕送余金城途別○大振来乞字

十六日

講半以胸疼甚止而臥遣泰藏於秀氏氏取藥○遣泰藏於富藤氏請補屋上漏所○先是約古家仙太郎二十日訪之今日東辭之以病故○大坂屋定次郎使人来取金二百兩乃付春波氏券○徹雲来候病○兄使五兵衛来問病

十七日

河茂送明史三傳一本曰刻成謹貢一部○大振来○今朝遣泰藏於秀氏氏乞藥五貼藥寡不當從前一貼乃柬秀氏曰僕初服雄哉藥家人以其藥甚寡不懌故乞兄藥而又甚焉兄常言都會醫嗇藥故不能治病咎而徴之何哉秀氏使寛哉来謝曰今朝某不在有新參門生不與舊門生謀以其意調藥也已顧諒察既而親来謝○藍田来飯之命八千店取鱸膾直二百錢而齎不過三十片藍田駭曰一齎千錢丞無僅哉○荻原鹿藏来曰二十日請諸先生於敝廬請臨以病辭○秋里来送和蘭堂君三月詩

十八日

講如例○攝津修吾来至告方寓浪花深川翁橋網部濃州郡中井口榮達氏○發荅熊村將曹東於柏亭氏○棣洲来○細亭金兵衛来問奇學荅曰不識○禮輔有疾家雲来請其歸養○五兵衛来

十九日

春波来先是欲取屬春波金百兩屬之源兵衛春波請緩期許之○數日陰雨至此晴講後携泰藏至兄許觀濃洲既没濁流澎湃諸橋皆卓旗列燈蓋備壞也善五郎等屡以篙測淺深曰倍八九尺矣余忽見三鼈鑴頭攀岸草呼曰鼈五兵衛等走至已不見忽復浮善五郎援板中之而不獲元真来曰敝廬水溢戸外今夕潮至恐及林宝氏携仁也至成牌閭帰○

石舟柬送金及陶缶曰所屬尊筆何久不賜也余既
屬築山文哉送書簽未致之也○春波送來二笆

二十日

雲林院脩吾來乞字○還泰藏於秀民氏取藥○左
門來○秀民來診○雇春夫國藏○平次郎來告別
○使泰藏發月性寄齋藤拙堂柬於伊勢屋伊左衛
門氏○裁答淡聰公範治源兵衛柬使泰藏齎此赴
逆旅播松氏屬焉返曰平次郎不在屬主人氏矣

二十一日

佐賀書林紙屋宗右衛門來見謀珮川集發兌件示
佩川畫數紙乃乞一紙約報以我書○先是國華言
伯耆人橋井富三郎將拜趨屬其先容今日富三郎
來乞字○午時携泰藏訪兄付屬源兵衛金百兩焉
而取證劵泰藏去室氏携仁也及婢伊志至出比目
魚一頭曰是春日君所送有柬奴誤遺之吉喜在座
使伊志走就來路尋之室氏亦隨去曰願獲柬余曰
止必不獲既而使泰藏柬曰柬終不見泰藏請以其
私見寛平告遺柬之状余曰善春波來見飲之戌牌

見及五兵衛善五郎次郎兵衛送余至家途觀夜市
○秀民來不值○春草來贈菓子使病不值○杉全
譲初導佐野東菴來訪不值

二十二日

高木駒之助來○泰藏晤寛平請其柬歸乃裁答柬
○佐野東菴來見謀其詩集上梓件且曰將北上見
石舟父子留飯之晩去○秀民來診○發答石舟柬
神漢所乞近江人賀詞一章○國本井上藤左衛門送梅子一斗
強○柬謝春草

二十三日

春草來曰明日請會敝廬○先是今井少允送肴今
日以柬謝之○秀民來診○東菴來飯之既而與訪
兄兄供酒酉牌歸東菴途別○篠崎住太郎來不值
○中村養菴柬至（養菴即嚴祐也）○橋井富三郎來不值○
松橋江城柬至○英保會山柬至促書

二十四日

屬答會山柬於晋吾○石峯來為播磨人中村某乞
文○元昌來告將遊長崎○元真來○未牌赴春草

氏會訥堂秋里及讃岐人尾池公平在座方飲日没與訥堂帰途問曰公平何者曰讃岐士人也聞公在高麗街時彼謁公忘也○藍田妻來訪室氏○秀民來不値○禮輔痎瘧還塾

二十五日

胸疼劇遣泰藏招秀民至曰醫兒玉廉藏欲來謁屬某先容○小一來○橋井富三郎來取所乞書皴之七郎偶來與焉○廉藏使人來送鰑鱺炙曰先是備中人邦太乞淡窓公書数日前書至今日付送泰藏邦太屬泰藏故○春波來五兵衛跡至見焉○使泰藏致範治東於兄遂致淡窓公東於河茂左門等又屬淡窓公與山田勝次東於東畡○洪菴來贈菓子先是余使元昌送金及菓子於洪菴故來謝○作葛羊糕送之兄許○信之助使人乞書標劄曰請書隨時菴三字某別號也書成使泰藏致之○元昌來○夜訪藍田不在遂館橋井富三郎於逆旅天清氏在藍田氏隣坊贈葛羊羹富三郎曰異日先生遊雲伯之地某請為東道余薦藍田焉富三郎曰明日往訪又曰明日舟遊天保山願得相陪余曰諾初泰藏從余先帰富三郎使主人送○英治有疾使見豚等告其證人伊賀屋善兵衛○秀民來惺曰廉藏屬某導拜趨故昨日來至其家而度彼自尊大曰今日吾忙請卜他日某争曰吾既告旭莊先生先生信人也約不可違彼不以為意某覺其妄告絶去敢告余曰都會郷愿人情多如此兄須大度量容之不然亦不為世所容

二十六日

河茂來先是將刻義府先呈原稿於官而乞内覧未下河茂謂此論義理之書非紀本邦事者無甚關係也竊刻之既而官以其論五行者與漢人説背馳留稿不肯下故請淡窓公點竄其字句而改刻云○橋井富三郎東送者東曰某將以午時上途去天保山之遊請卜他年另啓今朝訪藍田氏不在○先是小一示一器其形類椀大可容二升色黄質似皮非皮似紙非紙以火炙則粘如松脂曰來利幹舶海上所遺徧観邦人無識其製及用者余欲購之小一故貴其直故止今日返之○弓場五郎兵衛送乾香魚○

午後招日原文哉灸胸肋六完○篠崎佐太郎來見○泰牌訪兄戍牌歸疑此時與春波吉次飲然忘笑五兵衛善五郎次郎兵衛送至我家且觀夜市

二十七日

疾甚使貞齋灸胸肋○秀氏來診○元昌來告別○石舟柬至即發答柬○宗瑞柬至○岡熊之助柬至○松徑來按摩余及室氏信之助改名松徑

二十八日

凉雲送香魚乃作鮓○泰牌與室氏携鮓至兄許而

與食戍牌歸○伊賀屋善兵衛來為英次請歸養○秀氏來不值

二十九日

英次歸鄉○春草使人致藤井吉郎柬○遣泰藏於松徑氏致標劉○安田確齋來告昨日自江都至今夕將西歸○京師人座田左衛門大尉與其徒小林求馬携梁川星巖柬來乞詠和氣清麿公詩聞今上皇帝以公忠誠故特贈正一位護王大明神建祠祀之大尉即祠官兼學習院助教者○藍田來圍棊飯之○午後與藍田謀訪兄室氏將訪順道妻不識途乃導至渡邊橋室氏與藍田赴眞島氏余與泰藏訪確齋室盧無人乃至郵監吏氏告其故郵監使一僕接余乃就確齋室授縞一段而出過順道氏主人將使其妻導室氏出遊乃與藍田去至兄許介藍田見兄兄供酒飯西牌歸○別府西法寺主公慶來贈余二朱曰貧道即蘭谷弟也不值

六月朔日

受塾生賀○三郎六郎純藏秀氏作五郎李平七郎

來賀○遣泰藏於大村倉郎賀且告病遂訪確齋又招匠兵次郎返曰確齋既發○先是洪菴言信良來至局屬元昌取之元昌復命曰古川文行久缺候安將以致為辭辭趣居數日不來遣泰藏問其故文行答曰彼柬元昌忘致之先生而去未嘗屬某也然昨日偶見其在他人筐中其人今不在某將晤其人取之而辭趣泰藏告余曰疑文行失柬也乃柬洪菴告之洪菴令文行携柬來謝慢緩之罪柬曰善次久抱西歸之志而苦無資用會先生送金子大喜將登時

東裝上途敢告先是余借南陵兄金五両送之善次
而促西帰答柬不至兄屢責余曰御爲善次所責而
責我矣彼憾金猶寡而已余曰彼將帰故無柬也曰
英保會山來曰前日約送酒而時屬溽暑恐損味請
姑俟之○未牌九山使人來曰方繫舟於京街橋下
奉俟請速臨即往九山及一妓一婢在舟余曰迎藍
田何如九山使舟子迎之藍田不在其妻來見而謝
泝至浪華橋西畔九山又使其僕迎北渚入舟泝至
櫻祠祠北小池荷花方開觀之命岩國庖主設席樹

陰觀蓮飲且喫蓮飯夕陽到滕北渚曰此地昔年來
老木悉謝而土人但種櫻樹而不及他木櫻壽甚短
不如松柏翠蔚凡神德憑地之幽邃此地日就疏豁
而神祠頹廢非復舊觀春時賞花者繁喧年增而烝
救神祠之衰颯祠官不識神靈憑木氣之理故爾余
曰然此地十四五年來春遊日盛夏遊日衰花與陰
有替隆而神之興廢係焉也已申下牌返舟下一二
丁妓要九山出步洲上九山解衣而出誇其身白余
及北渚姍笑不已遙見洲上又有一裸裎人蓋九山

所善相迎與作角牴狀余與北渚皆哂曰呆子不遺
永賜爾類足以知浪華之廣矣下二三丁呼九山入
舟至天神橋西日沒九山與妓皆瞻北渚辭去余命
舟子下着山崙出訪兄兄方與善五郎設席沙上而
坐使半兵衛迎九山返曰彼公搖而不醒乃返舟下
至舍西出九山猶瞻○輛舟子來致上杉閒鷗柬閒鷗
送海參○秋琴來不值○先是命吉田清兵衛裝潢淡
窓公書佩川畫各一紙今日成

二日

昧爽與宗馬出赴舍西汲水帰自烹茶薦之祖先神
位且供諸子今後以此爲朝課以下不記○錢屋舟子來乃授答
熊之助柬○東五兵衛曰明日吾欲拉舟邀兄及卿
等納涼橋下請爲我告兄答曰明日有客願卜異日
○遣泰藏於秀氏取丸藥數日來服秀氏所製硫黄硝石丸○篠
崎住太郎來告別○松徑來○左門來○夜與禮輔
宗馬步到京街橋欲納涼而無坐榻乃去見善助方
在按摩場業按摩者夏夜街傍置榻引客數十百所就乞沿使二子先行
報藍田返曰不在善助摩余腹曰公病似既愈

三日

英保會山送酒三升乃發謝柬於柏喜氏〇發寄紅野平左衛門柬屬寄井上藤左衛門柬於平左衛門〇誓願寺伻來致詩稿乃返前稿〇李平來圍棊〇仁也下蚘蟲一條乃告秀氏乞藥〇秀氏來診曰先生病既痊余笑曰兄藥毫不効唯因天以毒暑大發我汗而痊已秀氏曰實然飲之

四日

聞藍田兒爲狗所咬往視之藍田夫妻曰不甚疼蓋

將痊也余曰湍脚青筋怒張疑釀毒也須就良醫乞治藍田駭走婢告秀氏等藍田曰午後欲携器具乞令兄覽將舟行願臨余曰諾歸路訪李平不在〇李平來圍棊〇未牌藍田使舟子來迎曰既艤於吳服橋南畔即往藍田在舟溯至山背見兄與五兵衛善五郎涉上設榻而坐就焉要兄入舟就綱彥店買肴繫舟浪華橋陰而飲且觀書畫器物日昃橋陰稍促不庇舟斜照到身炎甚既而下止於兄舍陰移二榻水中水淺没榻脚而餘榻背凉甚兄供鰻鱺飯酉牌兄返舍其僕告室氏仁也及二婢至乃出見室氏立沙上使兄僕負之入舟聞吉喜在兄許往見之返舟秀氏來就舟見曰某自診藍田兒郎君至矣郎君病狀一如先生言須鍼出血秀氏欲見兄兄方浴乃留秀氏於沙上而溯就綱彥店更買肴下迎秀氏入舟酉下牌至道修街西端出秀氏送至〇日原文哉來不值〇友月來不值〇豐又携秦修祐來告將遊近江不值〇桂山來曰本月十日請聽豚兒歸省

五日

豐又復携修祐來見請余箴之〇春波來〇藍田來謝〇麻生春處來至〇未牌室氏携仁也及婢石出曰將遊北御堂謂本願寺日沒不歸阿豐曰夫人必過秀氏氏也乃令往迎返曰夫人自秀氏氏携阿雪觀稻生神祭也酉下牌室氏歸阿雪從至留宿〇春波送絹屬乞小虎畫〇數日罕晴暑候進至九十四度

六日

春波來曰昨日所議令兄移居件築地無空宅我裏街井上主殿舊宅猶無住者移焉何如答曰午後與

兄謀而報〇街卒來請爲街人書獻燈二字許之本月御靈祠祭每家揭紙燈舊畫渾瀉及三巴至是改書獻燈二字〇小林求馬來不見〇遣泰藏於藍田氏屬漆裝瓢首且約午後訪兄返曰不在〇未牌携泰藏訪兄先是兄言其所居熱不可耐余告之春波故有今朝東因示東於兄兄曰吾方有事於炭彥氏憾其卑緩無決我若移居彼將謂我久留故就安矣則益緩也余曰然則報其狀春波兄曰鶯者春波埊吾親告之矣兄置榻舍東沙納涼善五郎告屋主旨

曰沙上屬官地不許置榻若脫榻脚騈板沙上則可從之日將没藍田携器具數色至乞兄覽兄供酒成牌送藍田至其家藍田亦送至我家

七日

見琢致日高涼臺東（涼臺送乾小魚一囊）〇講後與敬證匏翠謀將訪藍田使晩翠氏僕先往視在否返曰不在晩翠去敬證欲導余至其家將出洪菴來乃乞診曰須刺絡從之出血八十匁餘既而與敬證訪金城要之出敬證請先歸至敬證氏葵園梅洲在座主人供酒飯畢皆午睡覺圍棊主人設浴夕飯畢與金城辭出觀博勞街稻生祠祭沿街揭燈數千明如白日祠後檐角設人操子數軀叠摸傀本者祠前門上以敗舟摸螳螂狀長數丈祠南別殿二女巫方舞自前門出商家設人操子於店頭者凡七所摸七福神也裝極絢爛金城送至〇友月來不值〇七郎與彥藏來〇遣泰藏於順道氏問其病返曰順道將以今夕歸養其家〇善次來至告將歸〇遣泰藏於兄許致善次東

八日

山口伊兵衛携土肥才右衛門者來告曰其將歸才右衛門實爲替人也以坐講席故不見〇葵園來〇申牌兄使熊藏来白欲有所議請來乃携泰藏往兄方與吉喜沙上設席而坐宗助亦至兄供酒二子皆與兄謀濃府内土物於江戸余不與焉兄示善次東曰視之東曰江戸人或於兩國橋下見大魚露脊衆捕之獲鯉魚長四尺六寸餘將賣之既而捕鯉者相繼死東叡山一僧夢一老翁來告曰余久住不忍池鯉

魚也頃官浚池故暫移居西國橋下不幸爲市人某
某所捕而死屍恐遭割剖顧師無憐贖我屍全而葬
之覺就西國橋畔問之市人初蓄鯉池中療病者大
漸不暇視之聞僧言異之視鯉果死乃葬之不忍池
側建碑焉士庶謁碑者日以萬數官聞嚴禁然竊禱
者絡繹亦一奇事敢告酉下牌同宗助出兒使熊藏
送余至道修街泰藏追及泰藏先歸復來迎也〇弓場五郎兵
衛來不值〇徵雲東曰明日昧爽請與藍田小虎臨
乃遣泰藏報小虎

九日

平明訪藍田藍田將起乃先赴徵雲氏少焉藍田至
主人庭上瓦盆蓄泥以種蓮紅素二種將開藍田煮
茶主人供荷葉飯既食小虎至圍棋或作書畫倦則
假寐小虎畫今日即事余題一絶夏旦宗華好世人皆慕眠獨期詩畫
友蕃寺看初蓮午前五兵衛踰藍田至主人留之供午食五
兵衛先去主人設浴夕食歸〇晋吾來告順道言曰
暫歸養侍快起而謁〇五郎兵衛來不值〇長府倉
邸人來致國島俊藏藤永玄吉清水麻之丞東玄吉返棋

歌詩鈔初編三本又送金屬買短冊〇座田左衛門大尉東告將歸而
促和氣公詩〇成就坊秀諦來告方住界南御坊不
值〇九山來〇元眞來乃屬明日往見左衛門大尉
〇輞舟子來取答上杉聞鷗東送秋月川苔二包於聞鷗

十日

遣泰藏於六郎氏屬書與大村諸子候暑東〇桂山
使人來迎久之助去桂山送中元儀及沙糖肉糕〇訥堂東曰曩
者中原國華見訪出一書畫帖中有先子書求押印
謂僕曰尊翁書蓋非贋物請押印僕視其帖舊我家

物數年前爲學僕所竊因問君從何人獲此乎國華
曰前年上國一生來我家而病謝以此帖矣僕欲告
之帖狀然以交淺止押印返之伏願高明爲我周旋
報之國華彼若許贖返幸甚聞彼公富若不肯取直
謝以他物亦可乃答曰書畫帖件具領貴旨異日得
國華報奉復本月眞率會僕當作主人欲以望前後
舟遊請公與春草秋里二翁卜定其日見報〇中牌
携泰藏訪元眞不在元恭見曰豚兒以石原香處卒
出弔余曰香處猶介士僕之所取惜哉昨日屬令郎

訪座田左衛門大尉不識既往乎曰恐未也又曰聞先生病胸疼請試我家滾痰丸乃出二貼授余至大村倉邸見山口伊兵衛土肥才右衛門並坐榻上就焉才右衛門走入其家(伊兵衛所住)而相見乃贈以金米糖一筐才右衛門曰前年屢隨世子(謂今大村侯)訪先生竈涯矣余曰既忘矣餞伊兵衛以沙糖漬生姜屬寄田川與七郎柬(送葛粉一筐及元眞柬於與七郎)訪彌左衛門問大村諸子當柬候暑者數人答曰岩永彥左衛門後藤彥宮福田平左衛門新為用人先生宜柬之餘仍舊貫可訪隨時菴松徑又訪春波屬買米二苞春波請從訪兄兄供酒日没室氏甥仁也至宗助至兄與之語乃不辭帰春波途別〇元眞柬曰左衛門大尉不在晤其門人帰矣時余不在〇秀氏柬不値

十一日

午時作麥飯使泰藏招播磨屋秀太郎不在〇遣泰藏於春波氏促米且返金二百兩券〇訥堂柬曰昨日所命會期與春秋二史謀皆曰冀望可乃使泰藏豫告八千店買舟〇六郎柬包寄大村諸子柬(詳載書狀往來記)既而與出訪秀氏主人供西瓜日没主人使其僕送余〇附答涼臺柬於見琢〇夜見琢來寢室氏告曰西隣屋脊烟起恐火乃登樓視之烟勢蓬蓬薄而輕余謂蓋敺蚊也起屋主氏告之主婦出與阿利惠呼西隣婦問其故果以敺蚊答

十二日

五兵衛使熊藏來贈桐胴火鉢二(先是買之)〇高木駒之助柬請返稿〇發寄順安柬柬曰尊翁與疾帰養足下憂苦可知也前日僕使人候尊翁會其方上途僕義當出餞別而尊翁不夙相報僕未如之何非敢薄情也為我善謝且報其近狀於我是祈僕前書有吾子異日有尤悔事莫怨我之語爾時足下必怪我唐突即豫為今日虞也已請諒察僕更有欲相告事然俟面陳〇發謝秀諦柬〇禮輔傳涼雲旨曰今日申牌請陪遊櫻祠〇先是旱甚未牌狂風一霎雷雨交至不幾霽禮輔告曰賤兄既拉舟俟于街西矣導至舟見琢從圍棋余語涼雲曰嚮者與見琢對棋雷電迅烈見琢走逃僕笑留之曰雷不識震何所而逃之

癡也夫雷震絶無僅有之事昨年僕家厚雷公一訪
今年不必尋舊盟是僕所以安然不怯也涼雲絶倒
溯至櫻祠涼雲買荷葉飯供之分韻賦詩余得一絶
長堤東去野人家停棹門前晚乞茶
暮而已先初月歇但留清露在荷花
日没與見琢涉
流至洲上涼勝舟中沙冷水暖而水淺處冷深處暖
余謂見琢曰是猶烹湯去火之後爐先冷而湯猶暖
可以觀物理也返舟下至浪華橋東畔止酉下牌又
下至肥後橋出〇元真來不值

十三日

昨日鮑翠請明日昧爽與徹雲藍田金城小虎過敝
房觀蓮乃與徹雲約同行今旦徹雲不在乃導金城
往敬證既在座曰昨夜與徹雲飲過夜半彼蓋瞎誤
期也主人供飯徹雲至謝過且曰途過藍田氏其妻
曰拙夫昧爽既赴光德寺矣猶未至乎余曰蓋過小
虎氏也徹雲曰昧爽起小虎當既至而不至亦奇事
恐爲天狗所攝也鮑翠曰豈有此事余曰往年吾所
善清末文學澁邊孝輔者其人既懷孫在江都邸中
一日昧爽趣一齋先生許而不返徧索之竟不獲皆

謂天狗之爲也言未畢藍田與小虎至相視一笑藍
田曰某訪小虎兄平旦而非昧爽也圍棋或分韻賦
詩余得生字敬證得窓字請余換之乃賦一絶室換失脫
不易降端居何策破愁腔高僧
惠客無多子萬斛涼風在北窓
既而皆作書畫敬證
曰昨日雷震鹽街死菓店主人及糕店主人傷屠者
一名余曰昨日聞雷聲某曰震矣拙荊曰不震昨年
震妾室時聲異此也某曰遠近異聽㕛雖經一震未
喜我慣也拙荊不服今聞師言果如我言日没同衆
辭至半途藍田小虎別徹雲送至〇七郎來不值留

柬去柬曰偶買演武諸具願借金三步某近不悦於
兄嫂故就先生謀又曰本月三日夷船三隻入浦賀
港都下驚擾此件先生恐未聞敢告〇遣泰藏於兄
許曰欲有所告願使五兵衛來若不在別使一人來
返曰五兵衛君遊南都令兄曰弟有暇見過不必別
遣一人也余曰吾子必誤傳吾言也不然我兄決無
此漫然之答泰藏曰吾傳夫子言豈有誤乎〇雇婢
雪昨日阿豊乞暇出

十四日

遣泰蔵招八千店主人命買舟具酒肴○講後謂徹
雲曰未牌招訥堂等舟遊師請来助我○分部九觀
来乞字不見○寛平送銀一両候暑○午後訥堂使
人来告春草秋里既来俟敝廬乃遣泰蔵促八千店
主○徹雲来以舟未至圍棋未畢藍田至與徹雲對
類畢數局舟猶不至復遣泰蔵返曰舟將艤恐更移
晷余曰吾初使吾子命以午時彼答曰諾而食言吾
子不責之徒帰報我欲使我詰之何乎徹雲曰泰蔵
非了事者且言語澁吃某請往余曰善哉去舟子忽

来報舟既在舍西乃携阿雪赴舟徹雲泰蔵在街頭
見余至走来余謂泰蔵曰婢雪我從吾子不必從也
且取蠟燭来徹雲曰舟中缺卓且往藍田氏借之去
泰蔵移晷不至余慍謂阿雪曰今日後期匆忙上舟
而泰蔵又誤事汝走帰責之阿雪去返曰夫人言泰
蔵既取蠟燭去矣不識何處徘徊也乃解纜至藍田
氏東畔徹雲泰蔵立岸頭余叱泰蔵曰吾子為狐所
惑乎曰某遇徹雲於街上要某曰藍田氏卓頗重非
兄不能扛之某謂先生意故從至此矣問卓在何處

徹雲曰以其重故未取来也余曰吾子既以舟遅親
往促之而誤泰蔵既誤泰蔵宜速取卓而猶未取之
吾不解其故嚮謂泰蔵非了事者吁了事者如是乎
徹雲謝過請走迎訥堂等去乃使泰蔵取卓而至厄
崎橋徹雲既導訥堂春草秋里在岸皆一笑入舟曰
公之嚴急我輩所夙知故踐約以未牌集而如是遅
緩蓋舟子或門生所為知公屢叱責余顧徹雲曰一
如諸君所料溯至山背使徹雲出視兄在否曰在乃
出見之兄曰夷船件有新聞報我余曰無既返舟兄

使人呼余曰来又至兄許宗助在座示姫路邸吏柬
柬曰寡君已允歸國又命以夷船至浦賀留于都下
本月十日寡君奉命率師陣於高縄云云又謂有脚
夫氏報數通皆載都下戒嚴異常余曰聞堂島米價
昨今俄飛騰夫夷船在浦賀西州米不便東漕東州
米價當飛騰西州米蓋狼戾價當賤而西州先貴是
姦商所為今人心憂惑之秋肉食者猶容奸商網利
何也兄曰然返舟溯至洲盡處杙舟止時日没一天
無雲金波萬道皆曰良宵哉且飲且裸裎且歩水中

水不及膝温如湯遣阿雪于兄許視室氏来否返曰
不来本年暑殊酷昨日暴雨今朝頗涼午前炎威復
舊至此復涼如秋遊舟比前日頗少余曰東都戒嚴
兩國橋納涼恐無壯觀未必若此地雖人俗士諷詠
絃歌各相忘於一川中而樂也皆曰然酉下牌迴棹
至淀屋橋春草秋里去至尼崎橋訥堂去○室氏告
曰今夕將館兄公娉豐夏仁也出久之不歸與泰藏
等尋之不見妾悸不知所為既而歸曰觀地車矣夫
子宜戒彼慢○弓場五郎兵衛送木綿縞一段候暑

○使見琢送金三步於七郎

十五日

受塾生賀○作五郎富藤龍藏一郎中富英治来賀
皆不值○九山徹雲萬次郎三郎春波晋吾三郎母
来賀○雇春夫佐五兵衛○遣泰藏賀彌左衛門才
右衛門且屬寄大村諸子東十九通焉○申牌携禮輔
見琢宗馬一郎至兄許賀謂兄曰春波曰浦賀夷舩
即北米利幹話聖東人也因為兄講坤輿圖誌補所
載話聖東小傳及地圖既而諸子去吉次来話次綿

屋清八至余避於樓上而眠兄飲清八呼余接之時
月色滿川遊舟櫛比歌鼓之聲如沸六郎泰藏来迎
兄見六郎屬杯清八先去酉牌歸○丑牌東南火或
曰長濠或曰東濠不決

十六日

昧爽遣宗馬泰藏視火所且唁近火諸家（九山梅洲勉翠敬證）
返曰船場東南隅燬凡二十餘家○小虎金城来欲
聽講然以餘人不集休與二子訪藍田途遇之遂至
其家喫茶小虎去曰臨敝廬與金城至小虎氏元亨

在座藍田追至圍棋主人供飯午後歸○渡邉元良
東至○彌左衛門来候暑不值○菊池彥藏後藤辰
之助来候暑不值○九山使人来謝○兄與吉次父
子来乃供夕食兄曰聞夷船欲呈留長書於官官不
受十二日揚帆去米價既復舊送兄賽御靈祠見琢
從月明如晝遊人塞途每家揭燈或作戲技至淀屋
橋別○數日来諸家送候暑儀有別錄故不贅

十七日

以御靈神祭故招藍田金城徹雲小虎藍田金城不

至乃飯二子且圍棋又招元亨藍田亦至比日没散
○屬徵雲携室氏仁也及二婢往觀街觀神輿過○
石林北渚来候暑○海老江村南桂寺僧来為其姪
僧秀嶺請受教

十八日

此花菴鶯宿送菓子○遣泰蔵於訥堂氏洪菴氏贈
菓子候暑致謝柬於鶯宿氏○渡邉順八郎柬至○
桂園来余欲留之招藍田辭不来桂園去○春波柬
曰請今夕俟我於令兄許我將以舟迎○申牌至凡

許先是小虎氏席上元亨謂余曰某近日遊大光寺
在伊丹見蛇圍可二尺四五寸現半身於松間色如碧
琉璃實曠世奇觀敢告余與小虎疑其誕元亨矢曰
不敢妄語余告其状於兄兄曰卿願屬小虎作其圖
惠我日没春波不至將歸忽有自窓外呼者曰淡路街
先生在焉乎乃從其人至洲嵜春波立舟中呼曰醉
失期恕恕入舟池安亭主婦及一婢在焉炙殘酒冷
而春波醉癖百出余以病不手杯乞枕卧責春波曰
公故招我而如是殺風景吾必有以相報春波笑曰

舟中無何行當觀佳人耳凉風浩至不堪衣單促篙
師入蜆川春波先上岸余謂向池安亭也從之入室
不見春波余謂主婦曰卿見迎人而無禮如春波公
者乎婦曰彼公實酩酊不省人事先生隨意成歡余
曰我不能飲且供肉羹既食雇一力歸○金城来贈
瓜不値

十九日

先是每日口授見琢禮輔筆記瑣事録以卯上牌為
期二子屢晏起愆期小虎欲學文余曰學文須先錬

熟筆路錬熟筆路莫若記我所口授小虎曰卯上牌
某不能出家期午後何如余曰吾午後多出家恐誤
屢欵然塾生貪眠吾又感賢篤志今後且期午後然
不自保果能長久也今日小虎一郎来會○河茂伊
丹孫来候暑皆不値○秋琴来○凉雲来○小虎示
浪華風流月旦評一紙遍載本地儒家書畫家歌人
俳諧師凡二百餘人配以諸橋而判其長短一依角
觝品評様世所謂三大橋長過百間者以配春草柬
畡雪操三人所謂後見勸進元差添人者鄉校並河

中井二子配以京橋御成橋所謂行司者而余與奥小山各居上等首所謂大関者余配以大江橋小山則亀井橋側註大江橋五十二間半亀井橋五十一間蓋判輸贏也小虎曰橋長短多失其實蓋橋名有著有不著借此定其先後而不拘長短試舉其一如安治川橋三十六間半渡邉橋四十六間半有目者一見悟其長短倒置也余曰此好事者所作其勞心可知然人各有矜心假令其所品與其才力確當不必喜為知己也若所品失當謬在下位將含怨焉豈

勞而無功者非耶○先是約泰蔵供食久不果申下牌携至八千店食之日没遂訪藍田會其病歸路訪李平主人請圍棋設榻街上張燭開局市人稍集四傍環匝有呼先生者視之公賢也余娓戌牌帰○弓場五郎兵衛送沙糖○秀氏送鶩肉

二十日

文叔春波来候暑皆不見○小一来候暑○倫禹来候暑○舊僕元蔵来見○海老江村南桂寺大雄者携其姪秀嶺来見行束修曰貧道十四五年前從先生學矣余曰不記○元真送肴○辰牌秉兄曰願上午食兄答曰方有事請姑遲既而使熊蔵来曰過福岡郎帰路必相過余夫妻洒掃供具以俟兄又使半兵衛来曰今夕將北上不能践約也余指示半兵衛膳具曰往日兄約来而不来家人尤余慢約而嚴供今日又如是不識吾有何愆兄屢然乎卿須告此狀於兄曰諾日晏兄不来乃使泰蔵之福岡郎視兄在否返曰南陵公既帰其寓某往面述先生跂望之狀南陵公曰將發不能應招善為我謝弟若有所具携

来亦可乃使阿豊往秉兄曰前日有明日相過之命某夫妻昧爽供具以俟午前忽使人来辭今日又然某命家人門生曰客將来請為我拂拭以盡恭敬之意家人門人唯唯從命而無客某既食言於家人門生而度矣今後復有客某何辭以命之公今夕北上某固知其倥偬無暇然某賣文為活世之所買在聲聞而已今以屢食言聞焉乃不可乎公若不能親来願遣善五郎等使某不食言於家人門生幸甚此件當拜趨面陳有微恙欽禮尊長伏祈察恕阿豊返曰

南陔公曰申牌吾過弟許而上途也〇河新使人来
取苔順八郎東（返澤鋲亜墨利加記　薩州上書於順八郎）〇申上牌兄来
良久善五郎至乃供飯畢善五郎返山帶兄自余家
至舟余送之遇吉喜於肥後橋曰将陪令兄北上至
宗助氏善五郎半兵衛次郎兵衛熊蔵来集焉兄率
之入舟吉治送至岸舟即發吉次曰南陔公命某守
其寓某多冗不能常往願先生来於我任余曰奈寂
莫曰公若怕獨處遣拙荊陪余曰悪是何言吾将遣
拙荊陪嫂焉吉次曰幸甚帰路訪藍田約明日赴敬

證招主人佚西瓜腐敗不可食强咬一二片去

二十一日

敬證東曰某當拜趨奉迎而糞埽事亟伏祈講後即
臨〇講後鉋翠藍田小虎徹雲来會小虎曰某有事
後往乃與三子至金城氏主人病不能起至敬證氏
梅洲在座圍棋或賦詩午食畢鉋翠去小虎至於是
又作書畫日将没先是秋里東余及小虎等曰敝居
繕修了願觴諸君期在今夕乃與小虎先辭至秋里
氏主人曰吾廬狹而熱既浮舟門外矣将就彼饗主
人子暴病醫入診之主人不能出令舸載余輩至舟
舟頗巨春草訥堂秋琴春波備禺宗助等三十餘人
在焉舟心設案一行上列肴核客自左右夾案擇所
嗜下箸客各分曹語言訥堂田邉牧平等代主人役
客或去余及小虎呼舸将上焉訥堂曰主人将上飯
請暫留余曰唯命小虎曰某有事不肯留訥堂曰公
肴店視主人乎何不少待而罄歡小虎不可去訥堂
厲聲詬之春波介一老者見曰此秋里先生隣家坊
正松浦叟也某所兄事松浦既醉曰春波近惑溺池

安亭老婆而遺其妻春波俄言他亂之既飯秋琴将
去訥堂留之曰飯後喫茶饗事畢也先茶而起何性
急秋琴辭以途遠訥堂詈曰兄從越前留守遊妓院
留連數日而不肯為丈人留一刻鄙夫也請絶春波
睨視訥堂曰卿屢詬人何事訥堂擠春波春波横臥
盤盂之上訥堂扶起謝過春波遂歌解衣脱犢鼻褌
而跳躍傍若無人松浦與春草對飲且語春波呼曰
休饒舌走就其席拳打二人頭春草笑不抗松浦怒
扼春波臂将鬪訥堂等交解之援春波返其席松浦

大呼曰豎子無禮不可赦訥堂曰彼醉矣何勞尊拳
公欲釋愠請打我松浦曰公曰打我而僕不敢打人
情即爾僕不曰打我而豎子敢打僕必有故也願聞
其故訥堂曰醉人豈有故乎松浦益怒時秋里既至
松浦謂秋里曰公蓋有怨於我故嗾豎子打我也秋
里赧謝曰豈有此理松浦曰若非公所嗾何遮我不
縱打豎子乎春草曰公若疑主人有意嗾春波某則
有何罪同公打乎某謂醉人不足論也公既同我打
於醉人亦宜同我怒醉人也松浦曰公是大儒先生

豎子戲之而已敢有輕蔑之意我則異於是春波聞
之奮起曰老賊猶弄舌乎我當撲殺此賊松浦不堪
怒將就春波座訥堂不能救牧平代人防護忽有自
北岸呼者曰亂根在春波諸君宜令松浦甘心焉春
波聞之又怒余與宗助備舟扶春波上舟去松浦猶
叫不已初在敬證氏屬徹雲曰公歸路過我家告我
遂往秋里氏使泰藏來迎曰諾至是泰藏不至乃送
春波至其戶外春波使其舍人幸七送余途語曰我
主平日與松浦君不相善皆任坊正每有官事集會

多不交言而今打之彼君恐不肯和吁自此多事矣
子牌歸家○東畡來候暑不值○山城屋治作使人
來致淡窓公源兵衛範治孝也東○七郎送西瓜及
金（先是乞字）○宗瑞東至

二十二日

徹雲來謝昨夜遲帰故不晤泰藏余責之曰吾黨之
交貴信吾子莫浪華人視我徹雲睨敬證曰公與藍
田謀我○遣泰藏於秋里氏贈肴資金二朱遂往宗
助氏加賀屋氏致候暑儀○藍田來贈西瓜曰某不

嗜西瓜拙荊甚嗜之前夜先生去後拙荊食所撤西
瓜尤某曰此腐敗不可食先生強食作人情而已故
今日改獻乃留之供飯余曰吾昨日來沈西瓜於井
以待客聞尊嫂嗜之請奉招使泰藏招之及秀氏○
室氏携仁也婢伊志往守兒寓○高木駒之助來送
肉糕券○介眉來與余及藍田闈棋藍田妻至秀氏
不至剖西瓜既而介眉藍田妻去藍田話至黃昏去
○秀氏至○墨水來曰二十五日天滿祭請臨敝廬
不見○晉吾告曰真島翁以本月十九日丑牌卒敢

訃順道播磨河東郡人少時移住兵庫十五六年前
余初下帷呉服橋東畔時聲價未著順道首携其子
讓平至受業爾後兵庫人相繼從游者二十餘人余
門稍盛兵庫人情輕薄雖受業者去後視我如路人
獨順道父子益相親敬余至兵庫必主其家順道供
給竭心無所不至性好學求益老而不厭客年余勸
移居浪華順道素憾與余遠不能常受教聞之欣然
遂與讓平謀本年三月携家至浪華其居處經營之
事初約一切委余余曰徐徐圖之不然必悔順道卞

急終不與余謀而僦居堂島秀平來告之余怪其輕
易異常謂秀氏曰彼翁平日信我甚篤一旦反之吾
視其狀衰羸日加目眈眈如有所愳恐不保久兄為
我往診之秀氏復命曰蓋老遷房者萬無活路又聞
其所僦凶宅居者輙死將往規之且勸移居秀氏諍
曰聞彼新居之貲三十金既償其半是遂事也遂事
不諫公莫再言余曰吾與人交知其非未嘗不告之
且生死亦大矣翁若遽然吾謂讓平何秀氏曰凶宅
之說君子不言公宜莫破人情余不安謀諸兄兄曰

卿所言古賢之道秀氏老所言今人之情皆有一理
而明知其不能從不若默也余乃止故前日柬讓平
有異日後悔莫懟我之語讓平復書謝我懇篤曰不
悔不怨既而病益劇余屬秀氏屢候之不幾歸養遂
卒蓋年五十九余東還後稱知己者江都有坪井誠
軒井上忠清君大阪有大和屋嘉右衛門兵庫則順
道也皆長余而師事余余有事必就詢謀今皆凋謝
可勝歎哉順道晩改名諗菴余集中所載眞島子后
是也讓平今名順安○先是兄屬宜園生顧由臯寄

若藤者來今日使見琢致之遂致淡窓公柬於河茂
及左門

二十三日

遣泰蔵於藍田氏贈醃蛋三枚○島田成菴柬候暑
送肉糕○李平來贈西瓜○遣泰蔵於豊又氏致鞄
治柬於今井少允氏贈羊糕○未牌携宗馬至山嵜
室氏在室仁也與婢伊志戲水際沙上呼之入余謂
室氏曰宗馬偶從我至宜膳之室氏答以無錢乃走
伊志至吉次氏借金百疋估客來賣章魚乃買之又

採厨間獲雞蛋數枚室氏將坼之余曰蛋暑時易腐
勿妄坼言未畢室氏坼之未腐余亦坼之聲如發砲仁
也駭仆其氣如炯臭熾不可言室氏伊志皆掩鼻曰
無乃雷震也乎余曰蛋破而已皆愕然吐舌余曰吾
素知腐蛋破裂必有大聲臭不可近故初曰勿妄坼
也及親坼輕打之而如是吾近五旬之年猶始見此
奇況卿輩乎宗馬浴水歸曰偶見如大鰻鱺物隨流
下試以足觸之硬甚俯視之蓋蛇骨長四五尺胴骨
圍可七八寸而肋骨横張不見首尾其爲蛇骨勿疑

其織之不敢採然亦一奇較告余曰我兄甚好奇須
採之相詑耳乃復至水際覓之不見日沒余畏蚊設
幮而卧元真來見乃設席沙上語移時去既寢以天
神祭在近遊舟百數絃歌鼓笛徹曉不已遂不能眠
○藍田來不值

二十四日

昧爽起宗馬汲川流烹茶飯畢出至高麗街謂宗馬
曰昨日約小虎曰歸路相訪吾子識小虎氏乎曰識
須先行報之宗馬走余至小虎門前見宗馬在數百

步外知其誤呼小虎婢曰爲我謝主公吾歸家而僕
也走跡宗馬宗馬過御靈街不止更西行余追及曰
不見小虎氏也余曰前日吾子與久之助送吾之八
幡途過小虎氏今忘之何也且我家在渡邊街東畔
吾子過此而西何迂之甚讀書者宜緊切人事也歸
家小虎即至○僧道契來候暑○東藍田招之○備
後舟子來致中村吉兵衛柬吉兵衛送余所買酒三苞○附予順
安書於晋吾○發與三浦文城柬於梅喜氏○發答
島田藏菴柬○雄哉送粽轉送之龜休○與藍田徹

雲敬證約遊山嵜○午後遣秦藏促藍田至乃與赳
兒寓徹雲敬證來至設席沙上圍棋遊舟蔽川往往
見絲舟載人樣子絲管謳啞比暮萬燈燒波炯火競
發阿利惠秀氏婢阿雪等來候室氏且觀夜景暮來
畢室氏走來報兒歸五兵衛以下皆從歸乃入與兒
語藍田辭去徹雲敬證至見厨間蒼黄自外呼余僅
交言而去余謂兒曰沙嵜好觀且多涼風移席就焉
藍田徹雲敬證既去復渡略约潛至山嵜余見之呼
兒聞之起席乃留三子移時別戌牌與室氏仁也歸

家

日間瑣事備忘　卷九十一　四七

日間瑣事備忘録巻九十二

嘉永六年癸丑六月二十五日

花岡準平送肴○賢了東送羊糕○将往兄許而觀天滿神祭恐煩兄供給令室氏作行厨○大昨日與宗馬阿豊立於川上余謂阿豊曰汝面少光澤而目纔視數日後恐發大病須速服下劑阿豊瞋曰奴自幼暑時顔色悪然未嘗病且奴大病有證人在不損公一錢公莫過慮余謂宗馬曰吾相人豫識其病百無一誤吾言不中阿豊幸也吾子且記我言為異日徵宗馬曰諾今日已牌在南薰室泰蔵来告曰阿豊頭病将死余曰吾知之久矣就視之大啼不復省人事余曰面色微紅毒既發散比大昨日甚好當自痊急煎當藥數貼嘗之又令阿雪壓小腹始能言余曰一瞬即痊既而鼾聲如雷○午時携泰蔵訪東畡不在訪高安杏山亦不在訪涼雲主人曰家母欲觀神祭若得陪尊夫人於令兄寓居幸甚余曰諾訪吉次北渚而至花岡氏謝直蔵得太郎見曰今朝聞先生在令兄寓将獻微肴俾返報先生昨夕去矣今日神

祭偶辱枉駕願留余固辭出至兄許兄曰招炭宗等主（家）人不至願招小虎藍田敬證徵雲諸君余曰敬諾徵雲途遠乏俾且招小虎偶室氏遣一力送行厨至乃命帰路過小虎氏告兄旨曰請同藍田臨兄曰吾不耐應接卿宜告之諸君賓主相忘隨意寄傲也已涼雲母先至室氏携仁也至阿豊阿雪阿石從之余謂阿豊曰何痊之速然微我汝既登鬼籙也阿豊拜謝小虎携其女弟子及一媪一僧一婢至禮輔亦至乃借其僕招宗馬至葵園携京師客二名至吉次妻至皆坐樓上黄昏後舟影燈光繁華勝客年從来觀此祭在大江橋南畔今日始觀浪華橋景矣橋下一巨舟焚積薪紅焰焦空北岸長竿揭燈數十百顆蓋標神輿上舟處也橋之東西川尤濶舟尤密西上牌萬火星中見一片紅光蜿蜒如金蛇皆曰神輿方至靈鏡動搖映火也又見頭蒙緋帛長三四尺者數十人集北岸而入舟皆曰打鼓者也舟揭巨燈籠書大鼓二字至是鼓舟先發神輿從之餘舟或先或後本年旱數旬水淺數日來浚之川中又成一川川近北

遠南兄寓在南所観不無翳遮既而有馬氏娼葵園
等皆去敬證携其妻及媳婦至兄觴諸客比徹藍田
至戊下牌同衆出途別送小虎至其門○阿豊父高
宅源右衛門東白某夫妻皆病願使女歸省○平澤
白翁来不値

二十六日

七郎来飯之○梅洲来候暑○實誠来候暑○能村
將曹来寄金二朱候暑○作五郎送鯉魚尺有半餘
謂三郎曰聞吾子家庭有請池携鯉魚帰畜之何如

三郎喜乃令謀於其母其母使僕来取之○新清送
醃蛋報以素麵○秋里来曰春波打松浦之明日松
徑收平等周旋和之於是又舟游釋憾矣敢告○来
訪藍田不在遂訪元眞又訪彌左衛門圍棋既而訪
土肥才右衛門備禹皆不在訪秋里取大江橋南畔
沙路至兄寓兄方與吉喜飲既而将供飯吉喜辭去
兄怒五兵衛等曰出飯遅故不遠也余追吉喜附其
耳語曰公不肯留庖人皆遭譴吉喜哂復座飯畢吉
喜去夜藍田至余謂之曰家兄自京師買器具數十

種婦昨日令我品之君亦試價之乃周示之藍田書
其所價與余互有得失元眞至兄以舍外游舟金鼓
過喧上逆發病五兵衛竊告之余乃麾二子出藍田
送至我家○善四郎送粽○德永熊藏東送鯿子

二十七日

雄哉来候暑不値○衛卒来取神祭費銀一戔○遣
泰藏於九山氏送粽於賢了氏送鼓於中川玄佳氏
致東○藍田使其兒東東曰午後拜趨○元眞来昨
日余謂五兵衛曰汝父（謂源兵衛）大昨年乞字我多冗不

諾今欲贖汝書十二幅汝欲絹乎欲紙乎五兵衛曰
往年所賜墨蹟紙不若絹願絹也兄聞之趣買絹時
元眞在座五兵衛屬買絹今日報曰既命絹商送絹
數匹於五兵衛君矣○周防人伊王信次携今川吉
太郎東来請受教使見豚接之○揆答桂山父子東
於見豚○發巻能村将曹東（一紙送書）○發寄桂園東（送書二紙）
○使泰藏之備禹氏致粽之春波氏取金銀出納
簿之兄寓啓匣匙什數十返曰春波不在其舍人約
明日送簿矣先是春波借余金二百両前月返金而

未涯息於簿十日前余送簿曰我已返證券於公公宜附息於我而我不必取金公須書其數於簿曰諾既而不返簿促之答曰前日受簿時附券於貴伻矣公朝返券我夕返簿余使泰藏言曰我送簿公受之必有證券數年來然也然未嘗有券簿互來往之約故既以貴券為故紙今忽有返券則返簿之命吾不解其故今後當定券簿來往之約也今日且仍舊貫其舍人不能答以春波不在為辭云○黃昏誚泰藏曰藍田約午後來吾俟之終日不至吾子往問其故

答曰向藍田使一嫗來謝以病不能赴趨某忘之矣乃使見琢責泰藏曰藍田遣嫗謝我也非謝吾子也吾子私受謝而不報我我不解其故且藍田家距我殆二三千步吾子距我僅二三十步嫗既不難勞其脚而吾子難勞其脚是吾子之事我不如嫗之事藍田百倍矣泰藏謝曰過矣

二十八日

先是兄將買藍田新製卓取觀之以直貴止至是屬余返之○土肥才右衞門來候暑不見○長谷川平藏來致野添兵藏柬曰柬外有乾飩一筐及金子明日致之○兄使半兵衞來取中村吉兵衞所送酒數壺（先是兄屬余買之）○宗瑞送粽告今朝自京師歸○順安答東至請作其父墓誌○講後善四郎曰今日上街有生玉神祭請同小虎金城徽雲臨轍廬○申牌遣泰藏促金城至徽雲亦至乃出訪丈叔主人方與一客飲客自贊曰某號春齋醉徒也主人留余余見其醉辭至秋栞氏亦欲留余余見其病辭至內淡路街初善四郎言其居在善菴街東折處至是尋之不覯

乃至西折處見天河屋松次踞店頭問之即其西隣也善四郎所居狹而潔然不堪熱黃昏飯畢即辭主人使僮送○五兵衞來以兄旨屬贈龍護紙及淡窓公書一紙○桂園答東至曰向者奉告將遊熊野以家母病止矣晦當往吉神祭公無意見臨乎○加賀虎東曰某族新開糶糴店於堂島若有西州客請教之此店至曛○夜訪藍田不在

二十九日

昧爽與宗馬出戶星月猶光而天心有一片白氣向

東指西長過半天余謂宗馬曰疑蚩尤旗也宗馬曰兆何如曰若兩軍相對爲主將憂之象然平世斷無此事疑不久有過密事○宗瑞來見○藍田柬謝有病不能拜趨○荊石來候暑○送醃蚫於松徑○兄使能藏來返瓶酒一苞余柬曰前日命買瓶酒二苞故柬中村氏取之今忽見返其半何故○遣泰藏於藍田氏柬曰欲有所面述請臨返曰不在○平藏使人來致野添兵作所送金及乾飩余使泰藏附答兵作柬於倅返其書及余書帖既而見柬在案上召泰藏詰之

不能答蓋眠誤聽余言也乃叱走往致之○未牌柬藍田曰前日公告臥病僕親候之不在今朝告有病遣門生候之又不在頃者六郎告曰某屢候藍田而不相見蓋有意避我黨也僕曰藍田癒悋豈有此事吾子勿猜今也雖僕不得不猜敢問何故○見琢宗馬泰藏遊界遂觀住吉神祭因柬桂園○申牌携一郎至兄許先是見琢等曰一郎棋位殆入初級余謂兄曰某携上手來將與之鬪棋請寓目兄喜一郎固辭曰以告者過矣某僅解棋死活耳余強之則劣於余殆九道兄笑不已余謂一郎曰見琢等叨虛名於吾子而誣我亦何心哉兄留余及一郎供夕飯既而有贈生鯉魚於兄者長二尺七八寸横臥盤中兄曰盤小魚大宜其憊也命放諸川中以觀行止余輩皆入水而步近北岸水稍深乃放之鯉僅噞喁不能搖鬐兄立沙上屢呼問生死何如川濶不聞走從者大呼余慮兄不堪遲携鯉返示之曰岐伯扁鵲亦不能活也半兵衛曰猶能開口又携赴水俄返曰死矣兄謂余曰明日來食羹○藍田柬謝不值○晉吾來告

曰順道卒孤寡不能住大阪移家返兵庫某將監其器具赴兵庫也不值嗚呼順道移於堂島未閲百日而歿如是雖其命也乎凶宅亦可畏○遣一郎於藍田氏曰明日放學請昧爽來答曰諾○禮輔獨守塾因留一郎宿

晦

昧爽藍田來飯之約午後集兄許曰吾先往公後來○高木駒之助柬至○屋主送芋○東畡來問秀氏爲人曰有欲以女妻者使某問答曰溫厚秀潔春日

寛平之流〇已牌至兄許贈瓜及甘藷兄供鯉羹婢
阿豐將帰豐岡今朝既辭余家又追余来乞字為書
二扇兄聞之亦賜金二朱吉喜至兄將買器具命余
及吉喜品其直余告藍田將至兄曰炭宗將来請辭
藍田初伊志從余来命帰路過藍田氏辭申牌余帰
途訪藍田主人曰向者九山来問先生在何處某荅
以在令兄寓九山欲迎先生及某舟遊曰君俟我於
先生家乃携藍田帰〇紅野平左衛門送肉糕視其
東寄炭瀨某也而藍貼片紙書余姓名乃知伻誤致東

東〇秀氏六郎来〇余謂藍田曰吾將理髮君且往
迎九山去返曰九山欲迎先生於伊勢伊亭先往以
俟乃與藍田走至亭九山方獨酌引登樓皆裸裎飲
胸痛大發蓋在兄許食西瓜過度故日沒九山藍田
慶余苦至京橋西畔買舟乗焉余入舟即眠比覺在
舍西九山藍田送至我家〇洪菴来候暑不値〇金
城来約明日赴敬證氏招不値〇戌牌見琢等自界
帰〇將就寢服三黄湯一貼比曉下利一行胸疼頭
已

七月朔

昧爽携宗馬至金城氏宗馬去至敬證氏梅洲在座
余頻下利午前稍止篆刻師羽倉可亭素聞其名偶
来訪主人因相見主人屬余東小虎招之及藍田皆
辭余曰前日與徹雲約今日同来失期不来何哉敬
證曰某昨夕同彼飲於勝光寺帰路醉詬之彼蓋怒
我故不肯来午時徹雲至乃圍棋或作詩余得支賦
五律避暑旋新策尋盟集舊知火雲猶夏色碧簟未秋思稍徹茶前酒方裁畫上詩從今趁凉氣幾度訂襟期可亭先去了救至黄昏同金城徹雲出徹雲途

語敬證醉酗狀曰某欲相絶為先生強来也金城送
至我家〇已牌遣泰蔵賀彌左衛門才右衛門二家
〇早川祐太郎使人来送芥子糕告方客於平野〇
萬次郎小虎三郎六郎七郎林泰仙作五郎宗瑞元
真来賀皆不値〇匠兵次郎来室氏命修舍側渠上
列板〇龍蔵父送木屑〇麻生九兵衛東屬寄五兵
衛東九兵衛蓋春諸俗稱〇五兵衛送絹六幅

二日

東兄曰昨日五兵衛送絹視之幅不過尺五寸而長

五尺餘寸某初約幅一尺八九寸而長四尺五寸以
題七律矣今狭而長欲題七律恐位置窘迫欲題七
絶恐其踈濶欲截去五寸題七絶然違我初約如何
而可兄答曰有疾且俟痊謀之〇雇近兵次郎移庭
上石燈而並置二榻焉又開炕〇能村将曹東曰前
日見賜七絶轉結曰自惟前生種何福賜盃捧得浴
恩光自註曰能村君出葵章杯飲余曰先子以連歌
謁大君賜此云某命工装潢之工糊於街頭官吏見
尤之曰賜盃何得輕與人飲乎若掛此幅自揭罪案

也某駭悸伏祈先生為某掩匿仍元作新構轉結揮
灑見恵〇先是秀氏典畫三幅於兄借金三両昨日
返金今日使人来取畫兄遊京師時託畫於宗助氏
故使泰蔵導其人至宗助氏取之〇石舟父子来送
彩色砂糖一筐候暑〇贅了来〇東藍田曰申牌請
過辞以多冗〇遣泰蔵問兄病且東五兵衛曰絹截
五寸而題五律何如答曰将改買絹幅尺八寸者〇
發寄紅野平左衛門東曰前日荷肉糕之賜不見
公寄我東而有公與成瀬某東竊疑僕姓廣瀬貴伻

因瀬字誤認投東我家也爾時某不在家今日奉返
與成瀬某貴東一通〇春草来謝前日舟遊且示其
詩納涼舫繋柳橋西六月幾望月剗篦静影一川沉大壁魚蝦可數勝然犀題曰癸丑季夏旭荘儒宗
以舟招真率社即事〇夜訪藍田不在遂訪徹雲亦不在葵園
見〇梅洲来見曰明日敝廬集貧道嘗拜趨奉迎而
多冗不能属徹雲陪従而彼有故味爽先来伏祈同
金城諸子臨

三日

講後金城告曰某有故今日不得陪梅洲氏之游乃

與敬證出過金城門敬證曰十日前梅洲既言請先
生時招金城為伴金城一朝辞之梅洲恐憾也余入
告其由金城請従至順慶街敬證曰貧道一帰後往
至梅洲氏其父子見楽園在座一揖去敬證至徹雲
見曰夜来宿此矣主人壁掛書一幅録楽天煎茶五
絶也坐酌泠泠水静煮瑟瑟塵無由持一碗寄與愛茶人末書慶源二字印章
上□王三字下文琦二字梅洲曰賞鑒家無識為
何人者余曰朱明天潢名偏傍从五行疑其諸王也
客僧見圍棋既而分韻得人字池頭菡萏方謝木末芙蓉已新吟社後先

迠至二人三人四人徹雲先去主人曰隣有三歲兒朝来猶游戯午後俄死或云飲冷水故或云跣歩熱地故余忽思仁也昨日飲水又跣足而歩恐致病也屬徹雲召泰蔵至返之告室氏護視仁也黄昏同金城辞帰○西川元泰来至為元昌請曰許兒西游○元昌六月十八日東至曰昨夕著長崎聞唐船将以四五日後至○小濱樸助携其子小太郎来訪不値樸助従其君稲垣攝州在城中○数日来朝昏頗涼炎猶九十四五度四旬不雨大阪諸濠水涸舟膠聞北郊田乾将堰神埼川

四日

五兵衛来授絹十二幅曰此所新購幅尺七寸者願題七律○成菴来乞字○發答石舟東○秀氏来謀其家事○午後招藍田至供西瓜送半其妻○申牌訪春草贈鱲子一枚屬書前日作主人供西瓜曰松徑病甚咯血数升矣訪洪菴不在其妻見将供西瓜以既餐辞至兒許問其去留兒曰吾欲以十日前去此地人欲留我過望未決五兵衛供飯兒問明之所以也余曰神宗末年帑金竭故也言未畢五兵衛告客至乃辞時既黄昏訪松徑主人卧褥不能言語其妻坐側余曰前日我家伻帰述公咯血状而不詳吾謂数日後必痊聞春草驚駭故相候問血多少其妻出二指曰是也又曰拙夫常苦小腹疼痛筋絡攣急不便歩行前月二十八日忽語妾曰吾腹候頭變筋絡疼止欲出候廣瀬篠崎諸老妾大喜不圖其日吐血爾後委頓舌強似中風者余曰公必厭傍人言語吾且帰若有緩急見告○街卒来傳坊正令曰自今夕遏客至十日止問覺者誰曰不識為誰如聞峯壽

院三字余曰然則水戸公大夫人而大君姉妹也街卒曰又如聞水戸二字必如公言○實誠来送西瓜来曰此係所買若味不佳請見告将改獻

五日

講後謂諸子曰我家本月十日後放學至二十一日例也今年炎暑異常吾亦有病故明日後即放學○屬寄元亨東於小虎○美濃僧得一来見問尊集二三編刻既成乎乃出示之曰今則将刻第四編也得一手第三編曰十五年前先生録蓑笠詩於囊上時

其左右執事矣〇先是小一見西家東軒朝陽横射
曰閉戸則暗無簾則妨出入不若設幔我家蓄製帆
木綿縞堅厚耐久用此障曰何如余曰幸甚今日小
一携其舍人来挂縞幔副以二竿以便巻舒〇春波
来曰松徑若不諱如之何余曰吾子與松徑義同親
戚其身後事一切擔當勿論也且告其親族在故國
者春波悦余規春波曰公之酔狂未可已乎前日舟
中之事人口嘖嘖公雖不自愧我則愧矣春波端容
曰某知過敢不改既去送鰒肉一片以謝〇左門父

源兵衛来曰豚兒病少痊家人皆欲其帰養不識秀
民君意何如（左門方服秀民藥）敢就謀之余曰前日賢郎寓
狭且熱吾亦欲勸帰養秀民應無異議也〇書五兵衛
絹十二幅畢（元日至除夜毎月繋一詩焉皆七律）遣春蔵促送餘絹於
我〇夜携見琢訪秀民為左門謀去留秀民曰帰養
上策也北國屋八兵衛偶至為秀民謀贅於二東氏
余曰公之所為可我敢為不可乎但事成之後若夫
妻反目舅婿不和公須任焉非我所與也余話松徑
病状勸秀民往診遂至順慶街訪左門寓其父子及

從兄見曰明日将帰乃贐鐔子一枚

六日

放學〇篆刻師嵩春齋来見曰十五六年前携長阪
勇東謁先生又請先生東訪諫山鐵蔵於高野芙余
曰既忘矣〇七郎来話曰八九日前夷船入佐賀柳
川地方九州繹騒余曰必訛言先是聞藍田欲暗七
郎因報之藍田来見〇築山丈哉自京師来約入塾
去〇昨夜裸而瞌予脾醒覺過冷乃服緼袍發汗至
今朝心下痞塞両腿鬆軟殆不能歩欲按摩背脚呂

善助李平皆不至〇丹後嶺山吹中村西涧專治者
東曰僕英治父也春来豚兒受先生教僕嘗以東奉
謝而老衰多冗猶缺禮問伏祈諒恕豚兒本月朔自
貴地帰二日猶話貴塾事三日太熱不復省人事九
日没僕老遭此疚數日廢寝食故遲訃豚兒遺裝在
貴塾者請附貴地伊賀屋善兵衛氏彼者僕親族也
英治去時僅喫粥半碗余識其病甚然謂暑時病者
多如是也不料其死英治慎恪頗有老成風年僅二
十四惜哉〇春波送来二篋〇五兵衛使熊蔵来返

棋局而取保命酒○得一朿○令見琢裁弔專治來
且命附英治遺裝於善兵衛見琢曰英治臨去典其
裝他家而借金金不來裝不往如之何余曰專治恐
不知此也吾子須告善兵衛既而善兵衛來聞見琢
言曰然則俟異日償金取裝○申牌又招李平至圍
棋且按摩○左門送松魚二笏○夜左門來告別余
曰今年暑威異常順道英治帰家不幾没吾恐并吾
子為三也宜自保嗇○遣泰藏於宗助氏問武門遏
密中猶有七夕賀儀乎荅曰無

七日

受贄生賀○五兵衛來○秀民送七日儀○名鹽紙
工上中治郎九郎來見贈茶及羊糕曰十餘年前因
林大隅謁先生及令兄久兵衛君矣余問家兄近來
此地公欲相見故先候我乎曰否豚兒年已志學欲
學先生書異日拜趨行束脩故預告也余又問大隅
壬人也公厚與之交不識損益何如治郎九郎戲頰
曰彼與天野武雄鐵屋兵助謀贓某李千二三百金
某因得災譴放浪數年余哂曰吾既忘公姓名但記
名鹽人因大隅贈紅鬣魚於家兄事後屢與兄言大
隅所在損人名鹽氏獨無所損乎是疑案今則釋矣
治郎九郎問先生亦與大隅交終無所損乎余曰公
且緩坐聽吾話吾在西國槁畔時一醫生來謁曰某
姓林名大隅舊名寛藏十七八年前同先生寓昔茶
翁家爾時年十三四先生應不記也吾彷彿記其名
因相交不幾大隅卜居江戸濠技頗售一日招我而
供盛饌酬二士人騎馬至門外下入座儀脉袪華大
隅告余曰是出羽新庄留守天野武雄君也欲識先

生屬某紹介向之所飲食皆君所給既而主人起入
庵武雄頓首曰慕先生久矣敢吐肝膽乞教因述新
庄上貧下窮欲借豪商金之狀其策皆傾危士所為
吾不懌曰吾聞伐國不問於仁者公忍以此等事見
問何也武雄憮然余辭將出武雄慍執袴裾不許出
曰某既洩祕事公終無一言去乎吾窮未答大隅出
頓首曰某與天野君結為異姓兄弟先生肯賜一策
不獨天野君之幸而亦某之願也吾不得已曰此地
謂江戸濠有鐵兵者（鐵屋兵助俗呼曰鐵兵）其人雖居陋巷頗富諾

諭之策公若以待我之禮待彼彼必悦應命大隅武雄皆喜曰願得請先生來見鐵兵余曰丈夫為事安用他人東乎公見彼直述今日顛末即了居數日鐵兵来謝曰天野林二子見訪某年四十初得知己二人實先生之賜也吾笑誦當日之状曰爾時吾實窮故擧吾[予]自免而已吾子請莫認假為真鐵兵亦笑曰天憐我窮假口於先生也已化假為真在我術中先生莫自猜居數日大隅武雄来謝曰某二人遇鐵兵猶龍得雲實先生之賜也吾又笑誦告鐵兵之状二

人亦笑答如鐵兵未幾吾東下大隅武雄鐵兵餞我於櫻祠泛樓船載處女有姿首者四十餘人侑酒吾憎其驕奢且畏人言稱腹痛帰厚報三子且規之皆笑不聽後二年吾住江都一日有披襤褸著敝屩詣門乞謁者家人以為乞兒不肯通吾識其聲出視之果鐵兵也引入室坐定鐵兵哭且話曰某素有微産幸免凍餒一旦信大隅武雄邪説一敗塗地賣宅典衣猶有餘債故竄逋伏祈垂憐吾笑曰公往年謂新庄留守為聖人即中聖人也醉既醒乎鐵兵慙回曰某竊如是先生猶戯乎吾曰吾始終為戯公始終為真也謝謝然昔日公代我竊今日義不可傍觀時吾匱乏因借家兄金五両授之鐵兵泣謝去居半年大隅来其状窶於鐵兵亦哭告曰某業醫幸糊數口一遇鐵兵要我欺我竟至使我無所容身於是放妻子遠遊也吾問武雄何如曰武雄為鐵兵所詿誤大債國事檻車徵下獄不識存没吾曰鐵兵謂公為邪説公謂鐵兵為詿誤吾不識其曲直然公首要我見武雄禍源在公大隅不能荅乃賜路資謝去是其畧也

治郎九郎曰彼三人欺某事言之長也請俟他日述之去〇吉次来賀〇奥野小山来〇鹽屋善五郎来告別曰某嘗同令兄發有故先發也〇佐野東菴来至〇阪田屋小七使人来致長尾良哉柬(良哉乾見)送〇招藍田供西瓜圍棋既而與赴伏見街相宅畢藍田去遂至兄許致書絹十二幅兄曰聞諸國大旱江都水竭既禁湯肆矣吉次至黄昏與兄吉次歩過大江橋觀鍋洲納涼至浪華橋余大疲殆不能歩欲歸家吉次請告五兵衛借其人奉送走去余與兄立橋檀

槁俟之不至兄遂送至我家室氏曰訪兄公聞其與
公出即歸矣〇墨水來不值

八日

贈金百疋及故絲衣於泰藏且箴之曰古稱苦學者
曰燒膏以繼晷吾子夜不點燈不識無買油錢乎將
惰乎吾贈此以供油費今後莫以無錢爲名以養惰
〇兄來屬買紅野氏酒乃送其東於平左衛門〇五
兵衛來〇梅洲來〇大利送茶請鑑定程赤城書〇
欽遂德永然藏稿今禮輔屬之三瓶信菴遺副東乃

使泰藏致之〇訥堂東曰本月既望請會敝廬又送
眞野宇右衛門東〇藍田來話次九山來乃携二子
出飲八千店夜歸

九日

復書五兵衛所屬絹本三幅錄四季五絶既而泰藏誤横
押印章命屬元眞洗之〇遣泰藏於藍田氏約同至
兄寓答曰後往巳牌携宗馬至小虎氏觀其所畫大
光寺蛇圖余曰元亨所見蓋如此圖然無首尾無鱗
甲蛸蒨如蘚使未聞其話者觀此恐不識其爲蛇也

小虎曰元亨曰初見蛇不識之某若畫一見即識爲
蛇物僞也非眞也余曰然則不可無元亨題言小虎
曰元亨數日前以弟病自池田歸然恐無作文之暇
余乃代作題言曰嘉永癸丑六月余在池田遊大光
精舍見巨蛇歸話其狀於小虎畫伯畫伯即圖其眞
觀者訝其不肖蛇余曰吾所見實如是但彼蠕動而
已爾時不蠕動吾亦不識其爲蛇也若夫矯繚繞竪
鱗甲現首尾一見識其蛇則畫也非眞也觀者請莫
以此爲畫已既曰宜使元亨書之畫上也介眉携京

師書林吉次者至示西人書畫數幅琹川張裔青綠
畫山水尤妙出至井池街過遇藍田曰自今兄許歸也
乃要之復至兄許話至更船件余曰今朝藍田兄示
東條琴臺所著伊豆七島記浦賀地理甚詳兄欲觀
之乃遣熊藏於我家取圖及余贐兄梅酒一甶元眞
至兄曰我就炭彥氏謀福岡國是事已成就我將饗
炭彥及其舍人於綿富亭而明日上舟也乃同藍田
元眞出兄曰春波送贐卿歸路爲我面謝聞間瀨子
病卿爲我贈菓子乃今半兵衛持菓子從余過二家

述兄旨藍田送至我家圍棊○婢雪将嫁辭去○秀
民来○街卒来以坊正旨贈松魚七芴謝前日書獻
燈二字○召善助按摩○凉雲兄弟送中元儀乃柬
謝凉雲以金二朱（先是乞藥）

十日

元亨来○往年以黴雲勸服當藥不幾發牙疼春来
胸痛心痞諸症并起又試服當藥十餘日牙疼復大
發初知此藥甚不叶我症断然止○午前兄来曰十
二日岸彦将饗我其家事畢登時上舟故豫来告别

乃留供飯及西瓜觀余所藏書畫數十幅未牌與兄
出訪小虎藍田在座小虎報余至於元亨元亨来出
其所書蛇圖題言授兄小虎出書畫觀兄既而至兄
寓借筆硯作寄大賀甚之丞東属之五兵衛兄供飯
吉喜塚喜同席余謂兄曰某住大（艸）地大新送證券於
平佐曰廣瀬氏我親族也云云平佐又送證券於淡
路街坊正而借富藤氏宅置我吴大新死未得替人
巽日某移居無證者土人将不我容願公属之吉喜
吉喜聞之曰唯命酉牌帰

十一日

藍田来贈中元儀曰将訪令兄乃與出訪小虎余患
齒疼元亨在座曰我有奇藥導至其家以硇砂精塗
齒齦洌甚至兄寓兄供飯室氏携仁也至余驂兄從
者二人銀各四匁兄贈泰藏伊志各金二朱昨日来
大風兄寓斗出川心四無蔽障受風尤甚開戸席上
諸物皆颺去閉戸不堪欝熱乃與藍田帰初與元亨
約圍棊帰途訪之方午瞻乃去既帰留藍田圍棊室
氏帰余曰藍田公久不帰嫂老遅卿須俟之室氏悦

去黄昏藍田去室氏帰○五兵衛来告别○藍田去
後元亨来宗瑞亦来乃圍棊

十二日

夜来風勢如舊比曉而風止與宗馬昧爽汲西濠水
四十日今朝始以雨故止然僅濕地而晴○齒痛不
已使泰藏召日原文哉至灸肩背六穴又灸仁也腰
二穴○招秀民乞診脈下劑○遣泰藏於秀氏雄哉
文哉李平洪庵杉原三哲諸家謝藥○南鄉俊㝫東
乞字○今朝與小虎約訪長崎骨董師判利逆旅觀

畫（判屋利三郎 脩曰判利）已牌遣春蔵促小虎返曰小虎既往
矣乃至逆旅（在心齋街道修衛南折處）小虎元亨在座主人供茶
畢觀西人書畫十餘幅有沈石田倣黄大癡山水圖
長可八尺横半焉小虎曰眞僞難判然希覯鄭板橋
墨蘭蔣章渋彩山水尤佳元亨送至我家圍棋〇出
判利氏與小虎約晩至兄寓別既而嵩太瘵使春蔵
從小虎至兄寓告不能面別之由返曰令兄曰千里
之別不可不面別弟若不能來吾將往也聞弟有意
乎兵庫眞島氏吾亦有事於彼地弟送我同往何如

又曰君須報弟荅於我也不識先生意何如乃與室
氏謀時六郎在座曰中元前幸有暇先生若往臺請
陪議乃決遣春蔵告兄〇酉牌携六郎赴兄寓見琢
禮輔送至焉兄赴炭彦氏招未返吉喜琢喜等與五
兵衛守舎余忽思俊鳳所乞字未書使見琢返取其
絹見琢使伊志送絹乃挑燭書之畢禮輔等皆去筑
前倉邸人來謂五兵衛曰初與公約薄暮授金矣夜深
猶不使人來取何故五兵衛囁嚅未荅余傍聽呼五
兵衛曰倉邸人謂何也曰此行五父為福岡侯借金

三萬兩於炭彦矣將親携四千六百金去炭彦既送
金倉邸吏數十人守之終夕不寢五父欲使吉次代
已至倉邸取金而恭告吉次赴炭彦氏矣何如則可
余曰御須返倉邸人而親往吉次氏告主父意也五
兵衛至吉次氏返曰吉次大醉不省人事故使次郎
兵衛就五父於炭彦氏謀之矣步焉倉邸人又來促
曰公之取金不識今夕乎將明朝乎願渋次郎兵衛
未返五兵衛未能決且留倉邸人二三吉喜等夙聞兇詰
今夕必上舟故留不去余曰此行第一務在金金猶

未至兄不發明矣五兵衛曰亟父命悉移寢食之具
於舟此舍一無所有不發何為吉喜曰請宿於我詰
次次郎兵衛返曰某至炭彦氏欲見南陵公炭彦舍
人阻其曰吾主屏左右人與君主謀福岡國事故不
得通君須告倉邸人徐舊守金也倉邸人聞之怒屬
聲曰君輩不能決吾請往炭彦氏問之余使五兵衛
從其言又與吉喜謀白吉次不能往兄必親往取金
恐不能步行宜具舸也乃使吉喜舍人買舸既而兄自
炭彦氏返曰吾歸炭宗送我途遇倉邸人炭宗察知

其不欲寄金曰夜已深君若不發吾且取金置我主
家謂[彦]𣳾吾既許之矣余曰某謂公必親往取金故既
買船而公聽炭宗曰實出意外也今夕返金明朝取
之不亦多事乎明日恐紛紜不能速發也兄不悦曰
吾上船取金實為上策而卿不使次郎兵衛告我故
從炭宗言矣余曰吾是局外人唯測公意買船也已
公慮不及此何也兄曰既不取金買船亦多事也吉
喜聞之呼其舍人曰停買船將出而不吉喜舍人曰
船既至兄顧五兵衛曰出金曰既送於舟矣出履曰

亦送於舟矣余與吾具船為此也乃導兄入船五兵
衛以下皆從下數十步魚跳入座余取放之而未濕
秋霽丑牌至吉喜氏宿焉

十三日

天未明舟子來促曰風順欲速揚帆不識金子何時
至乎兄叱五兵衛次郎兵衛等起疾走至炭彦氏取
金天明不返兄遲之余曰數千金授受豈容易乎兄
曰恐吉次貪眠糊塗遲緩也已牌五兵衛獨返曰吉
次與次郎兵衛入福岡倉邸某亞門外移晷不出故
徒帰兄大怒余曰昨夜曰明日恐紛紜不能速發為
此也至午時吉次父子護金而至曰今朝至福岡倉
邸邸人曰金昨夕送於炭彦氏矣至炭彦氏主人不
肯授金於我而送諸倉邸乃復至倉邸邸監編會諸
吏一一點撿金子而授我故遲也兄命先送金於舟
既而辭吉喜氏至富島入赤関井崎屋藤吉舟五兵
衛六郎半兵衛次郎兵衛熊藏從吉次及吉喜舍人
長兵衛將送兄至兵庫亦同乘吉喜送至舟去舟中
先有六客比我輩座謁曰某長崎產松野屋松太郎

也將陪西下請莫相猜余謂兄曰前日聞請以金四
兩買此舟臥榻側豈可容他人乎兄詰舟子舟子不
能荅麾客出客大怒而述舟子欺妄狀於我輩詬辱
之舟子拜謝不已客亦謝我輩曰恕無禮去皆曰長
崎人率粗悍未見如彼漢靜恬者舟中熱甚或眠或
圍棋遺悶泰藏來曰今日承尊夫人命至南德寺展
墓途過吉喜氏聞先生未發故候言畢去夜半舟發
比過摩耶山下天明

十四日

辰上牌傳兵庫兄將有事於北風庄右衛門氏先投逆旅長吉氏（長濱屋吉兵衛俗修稱長吉）余使六郎先往報順安順安使其弟圓次及一婢來迎乃出至其家贈賻儀主人供齋其母見既而使六郎寫近作數十首爲一卷副以一束屬兄送之于孝也長吉使人來迎曰方觴令兄請臨辞未牌余欲歸順安母子苦留不可屬順安買舟六郎出訪其故人未歸舟子來促曰舟既艤俟於川埼（地名）遲則不及余聞之即起問長吉氏在何處順安使圓治導且曰某將奉送於川埼余既出

視涼傘他人物也返圓次換之過藤田葦菴戶外入訪之圓次至曰我家別不見傘余曰將入君家吾視傘背朱書旭莊用三字請再返覓之去葦菴使其婢導至長吉氏兄曰吾將訪北風氏言未畢北風氏使人迎兄六郎來曰順安既携先生傘自別路赴舟所矣余曰吾子識舟所乎曰不識將與順安中途相會也余曰不豫期會所而曰中途相會必誤事六郎曰雖無順安其婢負先生裝從我矣余謂婢主人必熟知地理也不復究詰與兄別從婢至港口巨船連泊不見輕舟（兵庫舟子每日往來浪華者必乘輕舟）六郎憮然曰順安不在焉何哉余曰果然六郎導沿岸東行七八丁有渠當前市人數輩臨渠置榻而坐乃就問有東上舟乎答曰今日既發盡矣一僮曰猶有一舟未發衆曰然則汝導客教舟所在僮不識我輩過港而來我輩亦不識僮意唯從其所往則復至港曰向見一舟焉今不見蓋既揚帆也余初謂此港名川埼故婢導至也乃責婢曰此川埼乎婢忸怩未荅僮曰此非川埼尚所見渠以東即川崎也余責六郎曰吾子在此地

數年未識川埼乎曰川埼聞名而已實不識其地余曰吾謂吾子與婢皆識川埼唯恐其地廣舟多不辨我所乘何舟也故初問識舟所乎而不問識川崎乎不圖其昧地理至此矣六郎大愧乃復東至渠渠廣七八間截街南流入海水方涸而岸疊石築起者高可一丈四五尺六郎先下余將下婢曰二公男子能下奴婦人且負重裝安能下乃止六郎既上東岸大呼曰舟猶在焉先生宜泝渠渡橋而至此也乃北行渠形屈曲途隨轉折渡橋至六郎所則十二三丁矣

不見六郎乃東行土人就沙上造舟船焉楫櫂數百千横臥塞途越之而進一上一下疲甚婢後不能從遂見六郎北走入市余大呼招之不聞又見一輕舟方搖櫓離涯疾走就焉時既揚帆余又大呼舟人屡顧然以六郎不在不復呼之舟終去良久婢及乃追六郎入市婢不識路余詰之答曰奴非此地產數日前始至我主真嶋公所住地猶且不識也余始悟六郎粗率認婢為導者之誤悔之問路市人數度婢以裝重不能任愁苦欲泣而余無傘為烈日所照面熱

蓋疼行與婢至謗順安六郎而遣悶忽見熊藏踞店頭曰此北風氏別店也令兒及次郎兵衛父子皆在焉乃見次郎兵衛令熊藏代婢負裝婢去熊藏導返長吉氏時申上牌也主人設浴供西瓜六郎來曰某呼先生後就舟所告客將至時舟方解纜舟子間我言止舟中諸客以不速發罵舟子舟子使其兒視先生來否返曰不見諸客罵不已某曰先生與我來途而後豈有不來之理乎乃親往欲迎先生顧則舟既發矣余曰我猶逮吾子在川埼吾子不迎我渠上而

北走何也六郎曰某謂先生必自市中來也余曰吾子初曰渡橋至此也此字指吾子身所在乎指市中乎六郎曰指我所在也余曰息壤在彼違之何也六郎謝曰死罪又曰順安母怒順安曰兒不導先生是兒之過也先夫而在兒安得如是輕忽乎余曰吾欲宿此地然既與順安母子別無顏再往六郎曰某試諷章菴留先生去順安來謝過曰某至川埼不見先生及六郎蓋後也欲導余返其家余辭曰僕家兒返議去留而後報吾子去六郎返曰章菴怕其內不敢

迎先生真我狄也（先是浩然六郎等曰兵庫人曰陸渾戎以其近京師而有夷狄之風也）順安母獨解道理某往諷之彼呪相迎去黃昏兒曰吾欲別買一舟送卿及吉次長兵衛何如余曰章甚乃走人告六郎六郎返曰順安母子謂先生君不安於喪者之居別借逆旅將來迎乃遣六郎辭之順安東別贐兒及余羊糕館人告舟既艤兒使館人導自與其從者及順安送余至築島（在長吉氏南四五丁外）余入舟兒亦返其舟吉次長兵衛送之良久吉次返大息曰向飲於北風氏過量不能上舟也余要之則臥岸

上店頭不肯起問長兵衛安在曰方食長吉氏乃使順安塴吉次去西下牌長兵衛始至即揚帆天霽風勁金波盪躍冷甚亥上牌距天保山猶七八丁風逆拗帆而進一南一北如經二三里而僅過二三丁舟子憾長兵衛曰吾知有此故促公等而此人遅至若早半時既著肥後橋矣既而潮逆乃下碇泊寅牌余起舟子曰潮既順乃鼓槳而泝至安治川橋長兵衛去至肥後橋出帰家天始明

十五日

泰藏述十三日後事如左時任龍太郎来贈紙一束告昨日自江都至明日西下又告改名草作禮助以病出塾以上二件十三日事奥山中書田中勘太夫金子在中来至春草使人来致西在三郎棗元真来以上三件十四日事

〇遣六郎賀三十一家長久寺最勝寺大島秋琴大熊文叔長光寺正福寺奥野彌太郎樋屋市次郎吉川松谷橋本矢五郎賀川秀益徳龍寺定久寺安藤太郎田能村小虎光圓寺妙圓寺妙福寺平野屋甚右衛門玉芝堂林元亨西山作五郎上田公圭藪長水稱念寺今井少允誓得寺炭宇葛岡中帯原修亭間宮小市遣見琢賀五十四家寶城寺原左一郎三瓶信庵塚口屋小兵衛花岡準平肥前屋又兵衛荒木吉次春日寛平善行寺吉益歸郎能勢三圭緒方洪庵

藤屋善七上野英二香川一郎奥村九淵井上主殿佐佐木蜻洲洗心堂田邊收平村井俊藏中富英二日野葛民日原文哉定専坊牛島順榮雲林院玄禎灰屋九郎兵衛専稱寺伊丹屋孫助河内屋卯助藤屋馬三郎中川玄佳鳥金城福光春齋浄賢坊河内屋吉兵衛浄源寺河内屋新次郎平澤白翁妙林坊河内屋茂兵衛聞信寺速水元藏善瑞寺春徳寺五應寺仁托寺廣源寺播磨屋勘次郎大和屋利兵衛有馬涼雲藤澤東畡高安杏山遣泰藏賀二十七家菊池七郎光濂寺平野屋七五郎西垣丈助野口屋萬次郎小林石峰伊賀屋儀兵衛吉田屋喜太郎豊島屋又兵衛塚口屋孫助野中墨水但馬天民加賀虎村上清右衛門岩崎撝津光専寺有竹屋儀兵衛對門三家左右隣龜屋休右衛門阿波庄平野屋佐兵衛後藤春藏備前屋卯兵衛行徳元恭天王寺屋彌七来賀者六十四人安藤太郎西尾善四郎加島屋又兵衛林元亨紫六郎野口屋萬次郎西山作五郎墨水花岡準平藤澤東畡間宮小市定専坊圓嶺早川雄太郎池田四郎三郎尾埼秀民藤井藍田砂原才七池田三郎長谷川平藏後藤春藏雲林院玄禎藤岡雄哉河内屋吉兵衛高安杏山金屋徳兵衛福光春齋町内喜助阿波屋庄兵衛石橋李長渡邊太郎香川一郎魚住荊石會所佐兵衛龜屋休右衛門和泉屋治郎兵衛三瓶信菴平澤白翁伊丹屋治兵衛洗心堂吉田屋喜太郎澤榮藏平野屋甚右衛門御璽官神主大和屋利兵衛伊丹孫助河内屋茂兵衛加島屋吉兵衛篠崎蔦平桒原寶齋加島屋十七日原文哉朝岡李平大和屋徳三郎大黒屋利兵衛伊丹屋治兵衛田邊收平中川玄佳新屋熊太郎藪長水有竹屋儀兵衛奥村九淵鹽屋長兵衛河内屋卯兵衛〇長谷川平藏以下皆不値〇十三日来

設祖先神位於南薫室如例今夕屬同坊人投所供諸物于水

十六日
卯牌携泰藏出賀東畡滾雲晩翠惠眼敬證九山賢
了秀氏雄哉池田三郎其家在靱油挂坊至徹雲氏主人供
飯乃令泰藏返徹雲見客僧某及一商圍棋申牌泰
藏至乃出賀李平藍田元亨小虎至秋里氏聞其既
赴訥堂氏乃使泰藏賀備禺春草二家余賀春波松
徑至訥堂氏脱社袮而著袴主人與秋里坐樓上曰
已遣人於公家促矣春草至設席滾棚上以飲雨下
避入樓中晴乃出棚上復雨又入晴又出如是數回

終忍而雨坐遂晴田邉牧平至主人出名臣言行錄
質均逸搨藩四字温公與魏公謂陝西義勇章余不能荅戌下牌
余以齒痛先辭歸○松田右兵衛東至寄金○今日
賢了供火酒余意其芳冽宜療齒痛乞之余歸後使
人來送一自○遣精一賀六家朝岡李平天滿屋佐七圓照寺魚住荊石
勝間尚輔花屋菴來賀者十三人金城周友藤屋禹三郎嶋屋又四郎橋本矢五郎佐
佐木蜻洲備前屋卯兵衛播磨屋新兵衛永井大次郎炭屋宗平荒木吉次徹雲濱口屋善兵衛富田屋
藤八

十七日

十二日來廢朝課今朝小虎來口授瑣事錄如舊○
藍田來○謂小虎藍田曰我家盂蘭盆會供素麵於在
塾生每歳爲例本年人寡請臨曰諾既而皆以有事
辭○來賀者五人善行寺敲月專稱寺指月圓照寺宗順光圓寺梅洲行德元恭○
東畡來曰前日所謂欲妻尾崎子者使某屬先生懲
憑尾崎子余曰且召秀氏告之○午時招金城精一
供素麵見琢宗馬泰藏與焉使精一賀諸家故招○隆惠來賀
先是寳城寺住持僧死遺命定隆惠爲住持寺屬御
靈祠布施豐備呼爲福地隆惠受遺命時住持彌留

不付證券既而諸弟子皆争嗣未決云○築山文哉
來入塾○申牌携金城訪秀氏不在齒痛甚使秀氏
弟子按摩肩背○河埜俊藏來乞詩正○遣見琢賀
四家泉屋次郎兵衛此花菴鶯宿澤棠藏新屋熊藏○夜秀氏來

十八日
實誠來致中元儀○麻生四郎左衛門來訪四郎左衛門舊
名三藏豐後麻生濱人二十五六年前余在豐前屢過其家述今春受秋雄兄囑
護劉太郎歸其家狀且曰劉君一去不通音信某未
見無情若彼者四郎左衛門欲見秀氏乃教秀氏所

居去○菊池角右衛門及其子純太郎来送其所著
三山紀畧濟勝餘興別有寄春草東使泰藏致之○
小濱朴助来訪飲之朴助自負其文甚歷詆此地文
人不直一錢引六郎接之○秀氏来謀其家事余有
酒氣且患脚疼臥而語不覺眠秀氏去乃遣泰藏謝
無禮○夜訪藍田不在遂訪小虎藍田在座少間醫
人森川元道至與坐涼棚而話余先歸○使泰藏召
婢所父丹藏

十九日

吉次来余曰前日家兄屬某曰炭宗欲識北米利幹
共和三十一州事撿坤輿圖誌補而不得其在第幾
頁也卿請撿之使人告炭宗云云昨日既遣六郎告
炭宗矣炭宗若欲聞其詳須迎某受教君須告某意
於炭宗吉次曰諾○誓願寺覺明送金及草稿乃返
前日所批稿一卷○三圭送羊羹○吉喜来為余謀
移居○遣泰藏於有儀氏屬荅奥山中書束焉合封荅松田右兵衛田中勘太夫東皆返其詩稿○丹藏来余曰卿女在我家殆
一年卿所謂其言行進於初也而懶惰忿怒夫不若

初恐卿異日憾我故告丹藏悦曰幸甚患告某將誨
女○秀氏来○泉屋熊藏送中元儀○秀嶺来賀○
天民来出其子千里呈藤堂侯書乞正○播磨屋秀
太郎来賀○晚携文哉訪秀氏不在少間返乃召文
哉見之秀氏以有急患人出麻生四郎衛門至僅交
言而歸

二十日

隨答誓願寺東於泰藏稿返其○来賀者岳人石峯九山葵園
衛○七郎来告以月四日從其兄發此地赴陸奥又
告改名半之丞聞藍田欲賂七郎東招之不在○七
郎言薄暮慧星現於乾方乃携見琢文哉至筋違橋
觀之二子曰光芒數尺余以近視故不見歸路訪藍
田借長崎記録四巻

二十一日

陸奥岩城平人神林仙次郎来見曰某與室松太郎
善云云○三圭来○已牌六郎来先是小一屡述六
郎無状余令六郎往六郎諾而不果今日勸之曰吾
子往吾亦往六郎悦乃與出訪秀氏不在遂至小二一

氏主人喜供飯既而午睡覺主人導觀其南隣飾屋十兵衛氏茶室（十兵衛即小一宗家）屋姿園容具極幽雅庭有五葉松大數圍横枝蔭屋故室狹而殊涼又有一石燈小一曰此松永彈正信貴山城遺物也園西有墻墻西有圃周覽久之返小一氏主人出採幽畫乞詩即賦五絶（漁翁何處去四不見人家認得青林頂一竿酒旆斜）薄暮歸○先是秀氏告曰醫小松爲仁者欲識先生又欲使其門人受教余曰爲仁送酒一樽曰前日同尾埼生請問生受業事得允某當拜趨奉謝然方移居甚務旁午

請恕我遲緩○越中長光寺僧南塘來乞字不値○夜秀氏來約明日携小松氏門人來見○涼雲來告禮輔病狀

二十二日

秀氏來介小松爲仁門生安藝人山田省吾相見行束脩○遣泰藏於春波氏促送来遂之分部相模氏致其所乞書○返長埼記録於藍田且招之至圍棋

二十三日

天臣來○秀氏來曰今夕西濠地方有地藏祭請使尊夫人臨敝廬○宗瑞來寓塾○山田省吾入塾○藍田携藤松貞助三井佐兵衛來見曰二君前日至而北上昨日至而將西下貞助贈襆及乾貝余與藍田謀饗之藍田曰且出乃導至新街戀香樓召二妓侑酒二妓舞貞助有伴在其逆旅遣人迎之不至申牌出過新橋遇室氏携仁也來曰既訪三郎氏將訪尾崎氏乃從至秀氏戶外歸二客辭余私藍田曰欲贐貞助請留之曰二子欲買土物而上舟遽甚請送贐我家乃遣泰藏送吉野葛一筐○余歸不幾室氏

亦歸曰秀氏老家多襍客故不辭去余尤之曰秀氏必使人來尋也泰藏曰藍田氏歸途遇秀氏僕方尋夫人矣乃使泰藏往謝秀氏使人來送寒具一筐○夜坐榻於門前遇七郎拉其姪女過曰觀西濠地藏祭期歸路相過僕之不至

二十四日

講後與九山（數日來九山聽講）徹雲小一文哉出至西横濠觀地藏祭此地每坊有一地藏祠坊左右皆陶器肆店頭設人様子以陶器粧成身支衣服而模和漢

故事者凡十有三所最北曰瀬戸物坊一少年搢紳山立吹笛一美人倚欄聽之所謂敦盛玉織姫也次新天滿橋（大坂諸坊或以橋名呼）一公卿携夫人野游使從者擔松所謂子日游小松引也次相生橋北畔一壯夫盤石而挾大弓一孌女手團扇側立所謂鎮西八郎寧王女也次相生橋南畔一僧舉棒將打其僕所謂義經過安宅關也次信濃橋二婦人娵一美僧而二醜僧傍觀所謂道成寺也次信濃橋北畔白雪滿地有猴焉一隷踊躍欲採之一士人手燭照視一

仕女踞其側所謂楠正行辨内侍也次數津橋關帝周倉也其顔用陶器不假人様子次奈良屋坊一盲人伏杖踞石一女一僕侍焉所謂娘景清也次權右衛門坊一少女艶粧抱燭立庭美少年自倉中覗之所謂阿染久松也次信濃坊西畔一仕女披扇而舞雙槍横前所謂石田局也次白茅藪野一騎手弓一僧揮塵一官女立中央其後現九尾狐所謂那須野也次一官女盛服臨水其影成狐所謂玉藻前也（上連皆信濃坊西畔）凡人様子男女皆摸當今名優我童白猿等

去觀畢訪秀民秀民卧曰昨夕尊夫人俄去無乃慍我無禮乎余曰否恐公勉疾應接故也出訪藍田小一文哉去九山徹雲欲導余飲於肴店要藍田藍田固辭二子擧手為角狀曰主人公怕婆而已俗云婦人妬悍者額上生角故也余笑曰嫂婉娩貞柔當今女流未見其比公等莫尋常婦人視二子謝過出至浪華橋東畔西照菴別墅樓臨水涼甚釣者並列水中主婦指曰本年水涸故得立釣生來未見也二子圍棋余眠既而訪吉次不在未下牌歸徹雲送至圍

棋○中田晋吾来

二十五日

先是大振兄弟久不来今日来請復受教○河茂来贈新刻貳臣傳三部○樂園来贈中元儀飲之○藍田来圍棋歛之○夜往李平氏乞按摩遂訪藍田泰藏来迎歸路觀西横濠夜市買器物數種○發寄石舟東（封中有荅東菴柬）

二十六日

相良善次本月二日東至述時事頗悉然以觸禁忌

不記束中有塩田松園堤消三二束及善次寄諸家束數通〇宗助来曰昨日
脚夫氏報俄羅斯四隻入長崎港海西繹騷〇秀氏
使精一来請借金〇徹雲来曰聞長埼將悉移氏屋
〇使泰蔵致善次東於藍田吉次二家〇先是属藍
田買唐紙今日使兒来致三十葉曰直金一歩二朱

二十七日

坊正令曰大君以本月二十二日薨今日以往須遏
密卌言實六月二十二日薨至是發喪〇遣泰蔵於
阿波庄氏問曰文恭公薨時坊正命我家休誦讀今

者無命不必照舊例可乎荅曰一両日中諸坊正當
會議遏密件而後奉告〇雇春夫國蔵〇巳牌携見
琢訪金城欲与赴晩翠拓辭曰未食乃訪六郎不在
遂訪七郎不在其兄見余贐墨一笏及送別詩帰路
至晩翠氏徹雲在座使見琢去金城小虎敬證賢了
介眉藍田松浦安道畫人梁光等前後来會圍棋或
作詩畫主人供酒謝曰有店以遏密禁鮮但寒具耳
畫人皆為主人圖席上状為一巻余大書隨意清娯
四字于巻首又註其尾曰癸丑初秋晩翠上人將比

徂同人集其精舎小虎金城諸子作圖并記　題
此薄暮上凉棚雲氣數道自西指東長彌天成川字
状色紫纏似霓非霓徹雲曰日者先生觀蚩尤旗知
有遏密至今日如合符節今所見如此兆何如余曰
古人云天道豈易言哉屢言此所以速禍矣吾言不
幸而中吾其謹也余先同金城賢了辞金城送至〇
七郎来告別不值〇敲月来告以妹喪故自播磨帰
不值〇備中人難波政之進小寺三郎来問貴塾有
大島玄直者乎荅曰無〇伊勢四日市人久太郎来

問本德寺僧星既入貴門乎否荅曰未〇昨日約精
一曰明日巳牌来取金而不来夜使玄水者来謝違
約曰明日拜趨〇夜城東火

二十八日

阿都麻父母来曰都麻姉阿菊未字在家覆不能衣
食請托君家許之〇訥堂送詩乞評〇午後携泰蔵
訪訥堂返其詩且属荅奠野宇右衛門東稿返其訪松
徑主人見曰殆痊訪宗助主人曰官令曰夷船入長
崎港其所請不足慮也如聞姦商賫緣貴米價官將

嚴糾云云數日來遏密夷豬並至而米油薪炭諸物價俄飛騰故有此令也訪彌左衛門初出家与六郎約會於宗助氏不至意其在元真氏遣泰藏視之果然來走謝過主人欲圍棋乃使二子去棋酣主人起接他客余出門外視川水全涸但浚川心別成小渠以行舟返座謂主人曰自有此川以來蓋未有如本年涸渴也官若役數萬人悉浚諸渠所謂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者主人曰聞官每日役夫五百每夫賜銀五戔所費凡金四十兩而川一年淺

一年其所為未得要領故然乎余曰吾治川者猶左良玉縱獻賊常留為異日之地也已大旱後必有洪水今川心別掘渠而不撤沙吾恐漲時洋溢倍常而平水惟盈渠中不得復舊也主人曰實然申牌歸○清冲六月東至中有淡窓公東○遣泰藏於泰儼氏屬寄元亨東焉中封寄良平東

二十九日

彌左衛門東送雲丹一壺○渡邊順八郎東至○麻生四郎左衛門來○敬證來圍棋飲之○菊池半之丞彥藏來告別話曰河内譽田係我縣令管下昨日報邑民五六百結黨爭水縣令發二吏糾之未返本年河内田涸素無可爭之水二十四日暴雨於是爭水件興亦一奇事又曰聞夷船復入浦賀○婢石之暇歸家

八月朔日

聞遏密令嚴犯者被捕而坊正未送示禁令或曰君非此地籍故也係此地籍者皆召集會所前見受令矣余曰吾既僦居此地不可不知此地禁乃至會所乞

外欲觀揭示揭示　出至四軒坊有揭示焉觀畢訪小虎諸街皆閉戶止市我坊獨否工匠皆入隣巷僻處攻業鎚鑿斧鋸之聲轟嘈不已比常時頗喧聒蓋坊正慢可知也○晚翠有籐床頗佳余欲借之晚翠聞送之○賢了來乃贈雲丹○樺島哲藏來訪曰將東征哲藏幼學宜園別後二十七八年矣春波來曰官已禁軍書講談先生儒人固非其匹然聽講者二三十人非無嫌疑宜休業數日○申牌晚翠使伻來曰某初欲携尊集去偏示加越諸丈人而忘購之今

已在舟中請速送一部即附其俘

二日

講後告春波言於諸子曰明日以往且休業○秀民来○婢石来帰○本年五月十九日後不復雨暑候毎日躋九十三四度今日申牌微雨且風始覚秋意

三日

放学○昨日雨未濕地而止夜来復曇暑候又躋九十三四度遂發大風至夜更烈○衛卒来傳坊正旨曰前月念三日儲君為大君須知○巳牌与犬郎訪金城以過密故肴店未開肆乃買饅飩喫畢帰○旭雲送葡萄○昨年来聞加賀富商錢屋五兵衛者謀埋一大沼作田漁人難之既而魚多死漁人訟五兵衛用毒也下吏究治因發其犯禁通異國斅款其黨皆下獄家籍没云今日三郎示其目録如左大判金三十箱毎箱九十五枚（大判一枚舊直金七両二歩今則二十五六両）古金二萬六千五百両（謂慶長以前金曰古金）小判金二千六百十両二歩金九千三百六十両（小判一両即金一両而二歩金直其半）一歩金及二朱金總計十六萬五千三百両板銀（一枚重四

十三）匁及碎銀總計七斗二升加賀楮幣五櫃其數不可量而重百七十五貫爰當百錢五千三百二十文當四錢千六百七十貫文他人借券金二十七萬千三百両米及麥三萬五千四百斛大豆五千四百斛小豆五千三百斛油五千三百樽（毎樽四斗）田散在加能越三州一歳所收八萬五千三百石船載二千五百石者四隻千五百石者六隻千石者八隻八百石者二隻五百石十三隻倉總計七十八別藏松前土物者二十餘又藏典物者數十其餘華蠻珍恠諸物絹絲諸織物及武具不可勝計其所貸諸國諸港商人者猶數十萬金而未詳坐五兵衛事幽者篠原主殿（禄二千五百石）篠原儀右衛門（禄二千百石）篠原源五郎（禄千石）篠原帯刀（禄八百石）篠原宗右衛門（禄四百五十石）星野忠右衛門（禄千石）奥村甚太夫（禄八百石）清野藤兵衛（禄四百三十石）高木彦左衛門（禄四百石）法梯吉兵衛（禄五百三十石）其餘諸小吏不遑悉記此録蓋係偽造然記弘異聞○宗馬請帰省

日間瑣事備忘錄卷九十三

嘉永六年癸丑八月四日

昧爽微雨風止雲色朱殷泰藏告遠處火上樓視日將出也比昇復雨而霽〇丁恭哀童子十四年忌辰將展墓平旦携室氏仁也泰藏伊志出途使泰藏導徹雲至大渡會焉訪吉喜至南德寺龍潭見余初欲屬潭行齋潭以將出辭乃止潭曰吾僕好事欲得先生手蹟貧道曰廣公書極難獲汝欲獲之宜為公掃除墓地也僕悅每日謁墓去其荒穢而供香花先生且往觀至墓果如其言帰路謂潭曰貴僕所欲唯命至蘆分橋與室氏等別携徹雲南渡訪春峰不在訪門前訪之主人請圍棋使徹雲對黃昏帰〇秀氏送實誠主人供飯圍棋得悟見申牌辞渡大渡過雄哉小鮮〇先是以小一屬東溪琴乞字今日荅東至寄金百疋且謀時務〇過密中每坊設邏所營火甚嚴居停主人及僦居者皆交番發役夫至邏所直宿今日余家當焉當使泰藏往泰藏欲用替人乃屬龜休雇一夫（夫債晝百五十錢夜三百錢）

五日

三浦文城荅東至寄詩一首（既辭函文直登舩廻棹播州十八灘尾上鐘聲聞碧海高砂松影映清灣畫師巧寫山鮮麗賈客交論酒聖賢老驥猶思千里道重看上木一書編）〇使泰藏與小虎、（謀）招齒醫竹内江山至刺齒齦出血〇精一来告將訪四郎左衛門乃屬驢鯨骨〇元真来〇宗馬歸鄉〇河埜俊藏来

六日

數日左肋大疼遣泰藏招秀氏至乞診〇始講〇久之助來致桂山柬〇墨水来〇田川與七郎荅東至〇訪藍田携之帰圍棋飲之〇日向佐藤龍之進者来請見曰四十年前學渋窓夫子矣不值〇禮輔来見曰疾痊〇初泰藏代劉太郎也室氏屢譽其恪勤余曰勿譽室氏曰然則毀可乎余曰譽猶不可況毀乎至是毀其無状余曰昔日之言為是也乃戒室氏又使見琢責泰藏惕

七日

附荅桂山柬於久之助〇石舟柬菴荅東至〇佐藤龍之進来見出其所著周易天眼通講八卦方位曰

邵朱皆誤其言茫昧如雲霧余曰君在京師亦以此説諸老乎曰初見星巖謀見椋隠海屋等星巖笑曰公以此書求見此地文人猶齊門操瑟彼必不肯見吾國味易理雖聴高論不了玄旨拙荊喜讀易且令受教見其妻張氏余曰卞哉星老不識君何所欲龍之進曰願乞先生及春草訥堂東畡序若題辭因述四十年前在宜園時事余彷彿記其十一〇北八見前来告秀氏将贅於二東氏曰貴意何如余曰此事非佗人之所敢勧決在主人公其冒他姓僕不若以清

議責之但既贅後不宜其室家公當任其責非我所関也北八曰善〇客冬紅埜平左衛門送醤油二罇至是始謁今日遣泰蔵買全卯氏醤油〇夜遣泰蔵於秀氏氏倩按摩者岡村鶴眠来

八日

久之助還塾〇禮輔還塾〇数日頗凉始用障子〇吉次来〇藤禹致草場佩川東佩川自書梅墩詩鈔序送之〇室津人仁兵衛来屬答良哉東〇秀氏来診

九日

始移席聴雨楼五月来居西家蔵南薫室聞鼠聲於書筐間乃與諸子捕之獲二頭及六雛逸一大鼠〇竹内江山来視叢〇河吉送水筑小相東曰明日請賜答東小相欲刻中島米華遺稿謀諸我也〇梅洲来〇周友来〇河埜俊蔵使人来送示星生浦賀日記且曰僕欲拜趨讀尊著不識二七三八何日可敢問答曰皆可〇藍田蔵小磬欲賣諸余今日使其児来示〇夜訪藍田主人供酒亥牌泰蔵来迎主人送至閭有一人立焉曰先生猶記我乎我藤井多仲也十三四年前

随大熊文叔謁先生時文叔瞰先生不在欺令閨奪先生所秘蔵程實先生返取之唯賜一顆矣余曰全不記也唯記程實事初郷人泉吉者問余曰公常用道程課程等字果識程字本義乎余曰不識唯沿古来所用字例而已泉吉曰程字从禾元是食物吾日田産焉其物似木非木似蔓非蔓根有如贅瘤物猶甘藷遂節而連生其相距若有程寸釐不差故名程也余笑曰君博物勝張華然未見其物吾不肯服也既而泉吉送程数百顆形大於慈姑甘脆亜栗上國

人驚珍之云 泉吉言疑往年既記丈叔事必不記因多仲言及之

十日

晋吾入塾○杉全謙初来借秘書○秋吉来○遣泰藏於藤禹氏屬答佩川來焉遂之河吉氏屬答小相東○秀氏来診○雄哉送鮮魚

十一日

發荅能村將曹東於柏喜氏 政作將曹所屬詩送之 ○街卒来告今夕當邏所直乃屬龜休雇夫○今日丁池影逢女四年忌辰年後携室氏仁也婢伊志丈哉六郎久

之助出過常安橋沿裏川不雨既八旬川生草處十之八九土人謂古未未嘗有也訪河野俊藏於阿波郎西畔庄村新四郎坊 坊名故書 奇不在渡湊橋過埜田村田間至南德寺龍潭不在渴甚乞茶出辰墓既而取水上小徑西下野花蔵開至逆川渡板橋橋高而狹危甚橋西為生路有閘分水為渠西南流沿渠而下數百步有石橋橋北見墓 第 駢立橋南途坦如砥仁也跣步二三丁迤東行至有祠處而出於西九條隔渠即野田新家也至藍舟所西畔南渡過江子島申

下牌歸○故婢阿豐父源右衛門來至東曰不肖女久荷恩眷感謝曷罄見屬胡麻未登俟後便奉送阿豐舊名伊知事余尤久室氏常黙其慈既去復稱其美

十二日

昨日陰曇復熱比曉大風天明雨五月十九日来非無而然 常 来潤地止至是始見檐溜萬衆大喜○遣婢菊歸○街卒來取雇債百三十二錢○夜九山太醉來訪僅交言去

十三日

昧爽而困休汲水之課○河埜俊藏來看余著述作六郎相見留至亥牌去○小虎使人來告病

十四日

數日來著一書名曰識小編至是成○林良平 答 策東至東曰見屬炭既發於舟所矣○先是竹圃忘 姓 其曰藍田乞字今日書送之○秀嶺曰明日請臨○徹雲告敬證有意明夕導遊玉造以秀嶺招辭○雇春夫○先是元真借余康熙字典典之今日來返之且告

今夕北上乃屬答石舟柬送石舟所乞醉李白圖贊○黄昏不堪
欝蒸携文哉晋吾出至淀屋街遇貞齋曰何澗答曰
家母卒欲往弔辭曰家翁北上未歸乃止過太江橋
出於北野陰雲斷續月色忽明忽暗歸路渡浪華橋訪
吉次吉次出南陔兄七月念四日福岡所發柬授余
柬曰十五日曉發兵庫風順舟駛十七日午時著赤
關云云又曰久三郎以本月望暴卒敢訃初叔父凡
雲公長曰久三郎娶千原七兵衛女生源兵衛南陔
兄為我廣瀬氏大宗而無嗣取源兵衛為子既而久
三郎卒七兵衛年近八十納妾荐生數子長曰米藏
即源兵衛叔舅而年幼焉七兵衛以米藏為久三郎
嗣而兄事源兵衛余嘗論其違倫然莫肯聽者久三
郎終身居七兵衛氏別墅在限市凡雲公晚年居上坊
其次子猪三郎以宗家旨出居田代猪三郎無子養
松兵衛而配其長女宗家分凡雲公故居為二以其
一居米藏改其名曰久三郎頗有器局宗家重之至
是暴卒兄惜之云酉下牌歸○與萬次郎謀買其所
製酒數升

十五日
受整生賀然以遏密故廢出賀○元恭來○泰藏告
一老夫來乞錢某以夫子不在辭不可如之何余曰
不若告以實唯曰不能施未嘗識之人也泰藏報余
言其人自稱伊豫產姓永井名長藏幼而好學老而
不遇乞紙書二絶呈之詩曰道德日長窮愈窮議論高妙少成功始知天下
無錢苦莫謂詩書肥此躬○千里周流苦此貧忍飢凌渴貽亡神男兒乞市君休笑元是忠肝義膽人
乃出百錢賜之其人拜謝去余謂泰藏曰吾壯時好
奇若遇若人必相見問其志或施數貫錢沾沾自喜
今也老矣唯與世浮沉覺見此等人亦厭多事而已
○三郎送鮮魚○未下牌將赴秀嶺招携晋吾泰藏
出訪藍田勧遊海老江秀嶺所居欣然請從乃令晋吾泰
蔵先往既而渡常安橋過羅漢前地名出於浦江聖天
祠南畔渡板橋西行自此為生路取稻隊徑八九丁
入村即海老江也渡橋人家斷續凡可二百餘戸豆
棚瓜架野趣懌意曲折二丁許有寺名南桂寺即秀
嶺所寓晋吾泰藏出迎秀嶺及其叔父石衷見引坐
佛堂側小室堂荒凉甚石衷曰敝寺二百年前所建

元祿中一繕修爾後不復用匠工也出棋局曰此係新購未經人手請先生落之乃與藍田圍之棋子及函頗華靡余私語曰主人尤拙手藍田曰何故余曰用意外觀者其内多未慊為石表作書數紙日沒石表曰敝寺不宜觀月村東有一家頗敞豁既借之且往乃導至一農家主人姓向井為邑著姓曰自往此地既八百年矣其室東及南傍無隣家原田萬頃始坐自離山丈許天邊蔚藍但有一片長雲横東山巔月昇即消清暉滿坐皆歎為近年希覯良夜藍田曰

從來賞月不在街市樓上必在浪華橋舟中皆不及田舍幽寥余曰本年過密市中不得勝會反得奇賞今朝小虎謂我曰古人欲無罪觀酡處月今歲不料暗合吾深感其言有味憾不使彼同此夕況象也石表出行厨而飲主人及一老人見酒酣石表曰門外小溝有舠溯洄何如余曰善哉乃移席乘舠溝狹僅通[棹]左右悉稻觸人肩戚聲舠駛如飛溝稍廣忽出池心深不知底又稍狹又稍廣出於池心如是數回池益廣渺漫數百頃菰蒲連岸茨芰蔽水菱花如雪皆

俯採菱實群動悉絶時聞大魚躍池心往往見田禾影倒水棹長一丈五六尺然不及底唯撐水面而進遇菱迂迴避之月痕沈水團如明鏡從棹蕩漾如來如去或大或小忽在此忽在彼須臾散為萬片又聚為一余曰百東坡孰若此哉棗行七八丁地益濶石表指西南樹林曰彼南德寺也相距可二丁始悟平日展墓時所見大池即是也至此東北折渠又狹二三丁有堤下堤有閘可以通舠閘北即中津川也堤側有茶店三面臨渠而樹為界匝以田數畝余曰吾

得如是清幽地終焉可也石表曰易易也吾隣猶有數家臨水公有意卜居吾竭力余曰善哉步堤上蟲聲四起涼氣透肌東北行二丁下堤舠俟焉乃入渠稍廣終成浩渺石表曰此名龍淵六十年前有龍騰空當時觀者猶健存焉至今赤鯉二頭逍遙此中其大等舠或云昔日龍鯉之所化是其族猶待時者東北折渠稍狹入村閭每家有汲水所其上作瓜棚葡萄架而蔭焉岸形參差渠勢隨曲折忽廣忽狹終返主人門前主人曰今所經三十餘丁若有暇悉探支

流餘派路程猶五倍矣又曰渠水常平岸不隨旱而增減本年他渠或涸而我渠依然返席復飲于下牌返寺余獨就寢萬蚊来逼主人與晋吾圍棊别室余起告不得瞌之状乃焚杜松木薰之晋吾曰主人棋太拙吾百戰百勝余暴瀉數行屢出戸外視月丑牌後陰雲漠漠至寅牌起諸子及秀嶺而辞秀嶺送至村口曉色清涼荷蕢趁市者絡繹藍田曰彼皆雞鳴起孳孳為利者余曰未必指為跖之徒也藍田曰何故余曰估人為利常也孟子為士君子言也已讀書

者宜異一旻眼至羅漢前天明送藍田至其戸外其妻迓曰夜来拙夫不帰妾怪之昧爽遣兒先生家問之聞先生亦未帰始安矣帰家日始出

十六日

晋吾姊夫河内屋新三郎送鮮魚○吉喜使人来告曰南陔公東至有十八日著黒崎之語○藍田来飯之○耒牌敬證来曰綿屋源兵衛欲招先生及貞道徹雲金城小虎於清浄菴願召徹雲乃使久之助招之至使者省吾招金城返曰不在乃出至小虎氏遵之至菴主人方與他客接不得見乃休樓上西北望敞秋色如繪日没主人見引入茶室供茶及酒既而賢了至初欲賞月而陰雲蘇冪皆作書畫余賦一律主人能愛客勝日幾回過今看秋花放昨聽春鳥歌市聲因樹断夜色隔籬多月践前宵約清光更似磨成牌雲殿月現亥牌帰皆途別徹雲送至○昨年余失真鍮界尺劉太郎曰先生自鞆帰後不復見疑遺矣余曰數日前使吾子修文房時猶在也劉太郎執初言甚確乃使元真東吉兵衛問之答曰不見余意劉太郎然無左券今日見其在泰蔵案上問其所出曰

獲於劉太郎書篋○泰蔵

十七日

腹痛暴瀉疑成痢疾服三黄加硝石丸午後稍瘥○涼雲来曰某将帰省願借弟數日守舎○荊石携京師畫人谷口靄山来見○秀民来○天民来○京師沽人俵屋新兵衛来致源兵衛七月十九日柬中有金百両券及行德元遂寄元真金子在中柬○宗助使人来致秋雄凡本月四日柬柬外副淡窓公六月九日七月六日柬及範治柬淡窓公柬外有宜園百家五本及孝也所

著六橋記聞二本淡窓公寄青山量太郎紙包一寄河茂東一通範治寄東菴東一通〇長府邸人来致清水麻之丞柬〇桂園柬送蟹請詩正即發荅柬〇河野俊藏来話至亥牌飲之〇室氏病

十八日

謙初来〇膺萬次郎送淡窓公寄青山量太郎柬於水戸倉邸留守請致之〇遣泰藏於元真氏致元遂柬〇泉屋熊藏来〇室氏頭痛發熱招秀氏診之服其藥秀氏見余食無魚曰先生忍窮一至此哉走其僕遜家取肴供之〇禮輔告曰家兄欲携其歸祭既

而澂雲使人来送鮮魚為禮輔請帰省〇六郎来謀輯宜園百家詩第四編

十九日

能村将曹柬至〇三井佐兵衛来告別〇秀氏来診室氏病如昨〇桂山柬至寄示江戸新聞一巻中載本年六月十九日對馬藩臣古川将監佐次伊織以聞官劄子曰朝鮮國巻説云清國之乱賊姓洪氏荐陥泉道岳諸州及武昌九江安慶諸鎮所到嚴禁侵掠而衣冠皆仍明代之舊故降者相継清知内地人不可保發吉林遼東兵防之餉不給括富戸金民益怨咨無幾撫州亦陥是係我藩臣在朝鮮者所傳聞虚實不確然亦一異事故以聞（原係邦文翻譯如此）〇遣肴吾於河茂氏致範治柬〇河吉使人来致水筑小相柬柬曰聞宜園百家二三編既成今録送亡友古田子由詩二首願輯之子由佐伯人三十六七年前學宜園而死焉〇河野俊藏使人来促詩評以忙辞〇招兵郎與之哉見琢宗瑞晋吾省點検藏書改作目録録日波娘説

二十日

見琢與泰藏修文房諸具〇始與諸子議輯宜園百家詩四編六郎徹雲来會〇徹雲携隨忍来曰此人遊蕩廢學某勧復來誨也〇天民来〇秀氏来診室氏病如昨〇附荅桂山柬于徹雲

二十一日

講後敍證請晩臨我廬〇室氏稱疾篤走泰藏招秀氏至曰不異昨日室氏每疾稱将死而不肯服藥秀氏屢静之余恐其發心疾〇永井大次郎寄示貫名

海屋一絶蕙回怯凍任具乾菖為戒霜先護寒尚有横陳妨獺祭天仙抻向一餅看問其
典故余曰此叟詩絶不成語何用問典故又示小山
和余偶成七律一首暮烟抹處月西傾山吐氷輪入碧瀛六合清澄容雁陣八音遏
密只蟲鳴國哀人驟高樓宴秋半風涼良夜情唯願新君如此月恩輝千里照蒼生而去送翁
請書中秋作○亥月来贈中元儀○與諸子點撿辛
亥朧月以後親戚交友寄贈東及故紙東殆萬通○
未牌與徹雲友月六郎出使徹雲先往報金城金城
不在六郎途別至敬證氏園棋金城梅洲至作書畫
戌牌帰徹雲送至○石舟東至

二十二日

數日前批桂園詩一紙将送之會零紙断東狼籍座
上遂失之請金城東謝桂園既而獲即發之脚夫○
賊津修三東至中有寄範治東○熊蔵至○吉喜来
○秀氏来曰某贅於ニ東氏議決但婦家忌帶門人
入然某本志在教育英髦今出贅故遺之如清議何
願先生為我見東畡翁謀之余曰吾子須遺門生於
東畡氏視其在否報我也既而秀氏門生来曰東畡
翁曰某将拜趨莫勞正趾○嵗入祖先神位之間生
捕之以本日當先妣月忌容諸陶枕中命肴吾放之
○河野俊蔵来留話月出而去○東畡来乃傳秀氏
旨東畡曰新郎多門生婦家所榮何忌之有吾保其
善容之○俊蔵欲識東畡乃介相見○謙初来○東
永井大次郎曰海屋詩我所不解小山詩頗佳僕中
秋無詩翌夕所賦一律録呈乞正○與六郎徹雲文
哉會輯百家詩如昨以後不必記

二十三日

仁也夫熱招秀氏乞藥○春波問南孩兄消息○訥

堂来話次及高秋帆曰彼己蒙赦為縣令江川氏屬
吏○梅洲来○欲發荅渡邉元良東使見琢見島又
謀之島又曰須屬道修街藥商福吉也乃遣泰蔵於
福吉氏屬焉

二十四日

金城贈蒸蛋○河茂来乃謀宜園百家二編三編上
梓件○大昨日吉喜告吉田敬蔵将至今日東宗助
問之荅曰既至○遣泰蔵於藍田氏送其所乞書遂
之春波氏促送米○平井十兵衛容貝健三郎鹽屋

善五郎東至泰藏自宗助氏返致之〇遺泰藏於秀氏氏招之
遂之小一氏屬寄溪琴柬焉東中封識小編〇敬藏來贈欲
予携至八千店飲之晚別歸〇清淨菴詩成屬羲證
送之主人〇小虎示栗園源忠政者寄余七律二首
滿莊春旭鎮書聲戶外遙知發白蛩眼底英雄笑餘
子胸中丈字艷先生無緣一律登龍客有累空存附
驥情休怪舉然詩代刺髻年耳熟廣君名長鋏歸來
東海遊重看驥足阪城留仙卞獨賦三都勝豪氣人
稱一世尤鞭影風香花外馬酒光晴曖月
中舟腹鐘九國山川秀不怪文壇聲焰浮

二十五日

封數日來所裁諸柬淡窓公南陔秋雄二兄藁治孝也源兵衛國本玉來壇善第

及諸識小編携至府內倉郎訪宗助遂館敬藏焉贈以
雲丹而屬柬曰請致之家兄彌六話次奧村林平至
歸路訪春草病亦贈雲丹春草病痔不能坐臥語曰
君聞播州佐予曰未乃示北渚柬柬曰本年大旱播
州加東郡秋田有古池世傳神佛所宅竭其水光而
乃汲之而涸見大鰻鱺二其一長可二丈圍四尺而
耳聳然其一較小滿身生毛又有一獸斑文似虎大
若狗被獲死爾後每夜有婦人泣聲蓋其匹也云云
余歸以晋吾係加東隣郡產質之答曰某長於加東
其地無所不識而未聞有秋田村也〇玖珠僧法梁
來見託善次妹夫日野三八郎寄善次柬善次妹寄
室氏生麸一包法梁曰某在日田以本月十二日發
聞今兄南陔君已歸日田又晤棣園君君傳語先生
曰本年五月隈川大漲爾後人或見巨蛇長一丈七
八尺者於龜山麓不幾傳蛇死吾友手島傳七親往
視其胥頭以下七八尺其下寸折散乱命從者褢之
獲數簣矣從來話蛇者皆誕唯此係實事故報〇使
泰藏屬寄元亨柬於泰仙氏柬中封寄良平柬〇仁也病如

昨秀民來診〇友月來飯之約來月携家人相訪〇
雄哉來

二十六日

語昨日觀北渚柬始末於小虎曰彼獸似居水中而
柬所述不詳小虎曰某亦聞之彼獸有肉鬃爪所謂
水　者萎水族也自水中出走投村家衆匝殺之爾
後每夕有泣其門外者似婦人聲云〇綿屋源兵衛
來〇惠眼來贈中元儀〇發荅石舟柬封範治寄東菴柬〇
遣泰藏於秀民氏致所屬書十二紙又招藍田及豐

又○禮輔自若山帰見○豐又之子来室氏以仁也
之病不能縫衣屬鍼功爲也○藍田来○洗心来致
其所装書一幅○仁也徴痊室氏拖出觀夜市○剃
石来○晉吾送石榴

二十七日

春波送米二苞本年頗豐嫠商託言夷船来諸侯蓄
餉儀貴其直一石殆百十匁餘○秀氏来診仁也○
小一来昨日六郎告曰小一觀其宜園百家詩中小
傳乖繹書諭之示可也今日余諭之曰此編將梓行

吾安鳴吾子之短而布之外間乎因譏之小一憮然
○元眞来○俊蔵来○禮輔送肉糕○来牌徴雲来
遵寸至尚古齋供酒飯偶得一絶橋上斜陽起軟塵千舟續續水鱗鱗誰知
翠袖紅裙外又有依僧飲酒人主人有二婢迂頑無比見余掛眼鏡
吃吃笑不已所命諸件皆誤徴雲曰眞葛天民也余
曰即所以名尚古也傍有一小女聞之告主婦主婦大
譴二婢爲一笑日没帰○禮輔還塾

二十八日

桂山蒼東至○將送南陵兄所屬酒遣泰蔵於宗助
氏問有舟便乎舟便見前返曰宗助不在○胃痛甚名善
助不在乃召李平至方按摩善助至乃留李平與見
琢園棋善四郎亦来與焉既而供飯○秀氏来診仁
也曰病勢既退

二十九日

秀氏送肴○室氏仁也皆稍痊○室氏欲埜游午後
余將携之出六郎来請從乃渡渡邊橋過上下三番
大日寺所到胡枝方開初過密令嚴野無游人至此
稍緩遊客載路渡大江橋匏帰○有病滯食○前日飲

八千亭敬蔵借亭傘去從者曰某必返之明日未返
余告敬蔵敬蔵責從者從者曰諾將返猶不返至是
遣泰蔵於宗助氏告之取傘附八千店○書林章助
者来致前日所見名橋競及其評語各五十部曰異
日藍田君代我述言不值○雇舂夫

晦日

藍田来○小一来○秀氏来以仁也痊辞藥○遣泰
蔵於藍田氏買藥○訥堂東示其詩○夜携見琢訪
藍田

九月朔日
受整生賀○數日來炎甚蚊多於盛夏既收幮者皆
復出之○辰牌出賽御靈祠遂訪訥堂主人曰松逕
復病乃至松逕氏曰野桂洲方在主人枕頭主人曰
前月二十一二日復瀉血半身不仁四五日來稍稍
瘥聽其語言如常桂洲曰是胃病猶可治也若實中
風瀉血數升後豈如是速復哉余謂桂洲曰我宜園
方纂同社詩欲收矣快雨詩公家有其遺稿願見送
曰諾松逕曰昨日午時我所識蔦師年四十九醉墜

我門前水中死余曰頃者水涸深不過二三尺而有
死者焉土佐蔦次郎者幼從其父漁遇颶不死漂著
北米利幹殆周遊五大洲十四五年遂生帰官方召
訊之而命也夫訪宗助主人曰昨日官捕米商數人
籍沒之米價忽賤十匁餘快哉訪彌左衛門主人請
圍棋午時帰途訪備禹○日田長福寺住持及兒玉
玄齡子茂之携孝也東來訪曰將學京師不值玄齡贈烟草長
福寺贈銀四匁○九山徹雲六郎圓嶺来賀不值○石見人
小一郎来致伊藤顯蔵者柬柬曰草篠翁門人也今
寓石見大田驛屢見泉澂右衛門話先生事今呈鄙
稿一巻乞正不腆金一封伏祈叱存○小一送紅鱗
魚○秀氏送肴○誓願寺覺明送稿○作夕食招藍
田秀氏藍田不至秀氏至食訖與秀氏步觀夜市買
器物數種○孝也報吉木岳王母卒王母實岳翁姊
翁承姊夫後故稱曰母余娶先室時王母已過七旬
至此二十二年蓋近百歲先是其兄清蔵歿亦九十
餘○坊正送示官令曰邏卒中每街設邏所諸事當
嚴肅而往多毫兒盜賊公行由守舍者怠也須加敬

又曰松平長吉郎君薨然不必別遏密

二日

柬紅埜平左衛門請送酒○得能良吉舊稱河埜俊蔵来○
秀氏使其弟子玄水来諜曰今日向偽稱海屋子者
海山来當竊報之村井俊蔵爭否余曰公既諾俊蔵
請宜報之不然有嫌於彼黨也○永井大次郎柬問
礁字義○昨日來熱甚午前屢雨屢晴頗似季夏候

三日

朝來快晴涼意盎然○秀氏來諜海山件○三餅信

菴東乞字〇小一來〇溪琹答東至溪琹批識小編返之〇六
郎來告大行大君諡愼德公〇來牌與六郎訪小虎
藍田秋琴在座元亨至告今日歸省〇晩訪藍田不
在遂訪秀氏遇其僕於門聞其不在乃訪金城永井
大次郎在座亥牌泰藏來迎〇今日小虎話曰京師
某倉邸吏某前月二十一日赴東寺途買刀於店直
金二方歸示賞鑑者欲以十金買之乃返之店人而
賣之店人有女事一縉紳固貧人見奩有金意其盜
女曰父所送因詰之得邸吏狀縉紳即邸吏之君之

姻也事聞其君賞之倍祿

四日

遣泰藏招阿石父丹藏〇藍田來〇元亨來〇林良
平所送炭九苞至〇使省吾致範治柬於河茂氏〇
西島馬子吉柬至〇與六郎出訪秀氏話次一醫生
至秀氏曰所謂海山也謙初亦至既而導秀氏謙初
訪小一先是小一屬秀氏賦月瀨六景詩秀氏不暇
作之今日與六郎助之而成示小一小一大喜然以
多冗辭無留客意皆不懌相目出過堀江至道頓濠
東圻歸路賽博勞街稻生祠祠前石燈書攝州欠郡
余曰欠郡未聞六郎曰名所圖繪載攝津往古大伴
氏所莞有大伴郡及帝大友時以邦訓同御諱欠其
名終以欠為名云秀氏曰圖繪俗書也此祠原祭稻
荷八九十年前神職某以生玉等祠皆稱某郡總社
本邦呼祠曰社一郡所尤崇名曰總社而此祠與他小祠無異因造偽
書稱攝舊有欠郡此祠係其總社官使吏糾其實吞
欺妄悉露因詰當更有佳名而以欠名何也答曰西
濠以西連新街地形欠故也吏絶倒然好事者以其

事奇喜之故圖繪載之石燈書之官以其間事不必
停之余曰他之稻生祠多書正一位某稻荷此獨書
仁德天皇守護所何也秀氏曰亦當時神職所造將
并變祠名而事敗也夕食於挫魔祠側鰻鱺店歸巳
三子送至〇河茂送範次柬〇宗助致源兵衛父子柬
披之有大賀捴右衛門甚之丞改名月形深藏柬深藏另
啓曰亜墨利加使船至浦賀魯西亜使船至長崎傳言假八丈島也借蝦夷島也其與權要久絶在
來不得窺看邸報及象胥密報故無所徵信高明若得其實幸為示下敝藩士人狃于邊驚飛報累至亦
以為常各自治裝道途就路但連年大役加以奢移之習所費錢粮不可勝計將來必當益窮益困也將

何以濟之附之長大息而已○長崎哨船夜必魔撤藩哨卒及長崎市人則絶無云魯西亜魔法使然肥筑俗人喧傳以為奇事此與浦賀地方人疑亜墨利加作霧同一話柄使人捧腹○今年久旱稲粟菽麥無不損傷通計一國所收失十之四唯瀕河之地可望登熟郊野農夫或哭或歌悲歡憂樂戸戸異状村村殊様殆非筆舌所能盡也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明高所知藤木小石藩村蓋茉安壯浦賀之警府下驚擾可笑可歎不中荃菓謗謡亦不為無以長崎之戍敵藩統將而下統長砲師偶得其人足以示威示威之法當不恐而嚴但崎令惶懼殊甚動鄰納偏不媿此本官人常情不足怪已藩法更迭往戍將領皆得其人希有之事也魯西亞船四隻泊于陰尾下自所謂非番臺場發砲或可命中其不敢為非可從而知矣○十日前火輪船一隻開洋云奉使往廣東也已數日甲板船一隻復發云往祖國地其實不知何往恐是各往迭也埠頭互市營利恐其率大軍而至也是所以有夢魔也○今夏海上絶無漁獲之利偶值邉鰺中下漁戸皆充棹手資給頗厚因得續食此不

幸中之幸也○夜丹蔵來余語之曰卿女無状一日甚一日數日前吾見其持茶椀不堅戒之曰汝必破之彼不憚謂未破責我何也翌日果破余所珍漢陶茶盂往年出銀三十二匁買之翌日又破之又破本所年所購茶瓶亦非常器彼將欲以九日去從來事人者半年則節後大阪俗婢僕皆以上巳重陽節為期而出入留二三日一年則留十餘日以盡餘情也彼獨不肯一日留何無情也若算彼所破以責其償没雇賃猶不足也然吾豈敢一鍛没之乎此我情也卿以為何如丹蔵頓首曰女之不肖一至此乎須節後數十日留謝恩也已

五日

紅野氏人來告既送酒五樽於宗助氏欲取酒直金五兩乃使泰蔵携其人至宗助氏借金附焉○賢了送其詩及雲華詩乞輯諸宜園百家詩中○先是與友月約携家人相訪期在明日室氏欲遊界故止見琢宗瑞欲從余遊友月氏余曰然則今日上途可也使宗瑞勧金城○奥埜小山東示和余偶成詩韻七律不怪我王向我傾蜻洲殷富冠東瀛兩邦互市呈書請四箇浮城蔵浪鳴豈陷任負瘢楚術且喧趙

宋畏金情如聞茬土多本俊獻策誰同小杜生○午後金城至即上途天將雨躊躇議行止遂行文哉禮輔晉吾久之助送至片街使文哉致荅東於小山氏過德菴堤而屢下屢止比過鴨池新田南畔大雨無雨具路左有墓田其側小舎無四壁而蔽以瓦蓋置棺處走就焉雨益甚地有麥藁假寐其上忽有一婦人携婢謁墓容姿既絶衣服太華或欲從之乞宿余曰彼家必豪富其不肯怜窮人必矣舎東又有一小舎湫隘甚意有人住使宗瑞視之返曰一婦人住焉具告窮婦人曰前村有

修破傘者妾爲君往謀之余曰此三户村亦有傘工實天賜也婦抱二故傘來皆僅完問直曰一百四十錢一更加百錢金城等欲詰其直貴余曰止今日彼要千錢勢不可拒也乃買傘余專一見琢宗瑞共一金城戴笠故不與買傘之議笠小不庇肩見婦之子手傘破坼過半余曰笠而傘猶可乃强乞之賜三十錢行至川田議曰友月謂我輩明日來也恐未具卧衾夏時我輩至後彼使僕就山下檀越借卧衾矣今而如是恐復爾也其使我宿檀越氏亦不可測須先

報之乃使見琢宗瑞先往時將暮恐其失路疾步從之見其入廚子村乃徐行至四月買飯之店而休夜色如漆寸咫不辨而勢益猛萬木悲鳴加以溪響耳駭神黯山氣侵肌濕身起粟移時友月之報不至欲解鞋宿店未決遥見燈火余曰報至出待於途一老父來曰友月公使某迎乃從之路滑老父屢欲顛曰某病疝陰囊大腫若微雨當橫卧地待晨今也進退谷矣余爲惻然乃故緩步父家在翠微磴下過其户外將勉病導余固辭戍下牌至友月氏其僕患腹疼

稱將死乃使見琢等任廚事友月門人河内明樂寺僧智賢在座因相見

六日

天晴議去留余曰不如拈鬮令見琢拜聖天祠而取鬮曰留可也乃圍棋又作書畫〇携見琢宗瑞視後園劇芋擷菽而炊半餐〇午後携友月智賢自園側出東行數十步有石阪即廚子至寶山寺孔道一步高一步雜樹蕭疎時見紅葉溪聲淙然上七八丁忽有杉檜森蔚處友月曰此名龍神祠小祠不足容人

四無藩籬青苔數寸不見一草前有小池淺而澄友月曰祈雨者汲竭必有應貧道今夏爲土人祈雨有効因獻華表焉祠東路稍平坦迤南折樹盡黄草滿地秋花萬千見村兒數輩採栗毬小所謂柴栗者欲買之使童子去毬曰毬不必去之但投烈火中此毬焦實亦煨味尤美乃携數枝去路又稍上至絶頂有友月氏至此十丁地平細草如氈有碣高丈餘廣可四尺厚稱之正面書經塚二字三面刻文苔蝕不見皆曰此石非用數十百人力不得至此其費不下百

金而不識有何功德哉碣後崇立作郎足以避風其
前庚地如砥同敷氈坐啜甚煨栗食之脆無味西望
浪華地方廣於友月氏所見東望南都地方其遠與
浪華相若皆曰見東大寺大佛殿余獨不見金城見
琢宗瑞遊寶山寺余聞途險止㒵稍㬈三子未返與
友月步東行下一丁許望陂下奇巖拔地數十百丈
頂冠數松巖根萬松環匝濃綠如潑所謂寶山寺也
佇立良久返席智賢爲栗毬刺指其針立肉中不拔
疼甚不知所爲問余余曰覓蕿菖之刺似針者劚之

必脱從之果脱既而三子返申下牌歸寺黄昏前友
月呼曰觀落日時濕雲四合唯崦嵫一罅日脚下注
海面紅如鎔金而山林村落杳靄不見奇甚○童子
歸路過寺賣栗乃議炊栗飯曰詰朝蓐食上途○夜
半余起旋而甚智賢將以丑牌去聞雨而止衆皆怯
雨不起

七日

昧爽雨止余起衆作飯辰牌始上途智賢請從皆議
曰生路可下至廚子村東畔有岐石者墊路也取左

者一步下一步左右多水田陂塘相接田或龜坼稻
皆枯立其有水者則豐穰智賢曰本年廣狹均而或
收十斛或不收一升每田豐歉殊隔古來未之有也
有數童迎拜余不解其故童曰今日亦往採栗也始
悟昨日所遇廚子大邑也南北七八丁取其南端路
西行列樹夾路數丁有神祠焉老木刺天更西行數
百步樹盡出於大路荅河内至京師孔道也至此膽
駒山麓全畢路坦多沙直南行七八丁出於南都乳
道即往年遊月瀨所過距友月氏一里也西行二十

餘丁至菱江村智賢家在焉入喫茶別至深江西畔
路左有鎔鐵所火聲如風雨勢及門外破釜敗鍋狼
籍舍側見琢宗瑞入視之余與金城去逢一童余問
往年不見爐今有之何也童曰每月二七日開爐餘
日乃休釜鍋何爲曰悉碎與以鑄斗也金城驚曰汝
未十歲何識事之多童曰吾大阪造釘者兒也午後
至今里過岡島大里門訪之主人留供飯既出至村
端使見琢宗瑞買糕糕盡店人將新製之二子俟之
約追遇大逵去至大逵二子不及乃歸時未下牌也

良久二子帰○吉治来贈肴乃飲之金城見琢宗瑞與焉○文哉率諸子出迎黄昏始帰曰至鳴池新田墓所而下故帰○泰蔵述五日後事如左矣庫脚夫川崎屋源八致中原國華柬（五日事）秀氏使人来告茶屋慎次郎至此地以慎次郎而送松魚十翁及野蘆笛（綿屋源兵衛別號）送銀及菓子禮輔出塾（以上三件六日事）

八日

秀氏来致金一両二歩（先是乞字）○室氏抱仁也至兒醫杉原氏鍼背○江戸人篆刻師町田源六来贈印請

見以忙辞○遣泰蔵於秀氏氏致謝金○仁也大熱走泰蔵招秀氏至服其藥○昨日與吉治約野遊以仁也病止使之之助往告○赤松潤蔵来送中元儀○元真藍田秀氏送重陽儀○譲初来告将遊京○街卒来曰明日以往官修慎徳公卒哭祭須戒火

九日

受壯生賀○小虎来飲之○以遏密故停出賀○秀氏来賀○村井俊蔵来告海山果非海屋之子且以海屋言謝余及秀氏秀氏猶在座引見之俊蔵去秀氏曰前日俊蔵招海山飲之海屋使其門人来視之海山醉不敬海屋門人不能耐遂詰之海山屈慢甚竄来某家以某與俊蔵謀責之大罵某将招俊蔵及六郎辨海屋所為我不與知狀六郎不在俊蔵至海山慙服謝過逃去某不慊於俊蔵意我黨海山不肯與我謀竊與海屋門人謀而詰海山故俊蔵因先生謝而已○宗助送重陽儀○隆惠雄太郎萬次郎善四郎来賀○先是属豐文縫寒數襲衣不成至是重陽無綿衣（邦俗重陽始服綿衣）乃遣泰蔵責之○午後将出文哉

晋吾省吾久之助亦将野遊乃謀同行訪藍田不在至常安橋使晋吾久之助先之得能良吉寓居視其處也余曰嚮曰在玉江橋南畔西折所既忘乎且久在否行數百歩二子猶立街中曰良吉寓不識在何之助前日與六郎往彼寓亦忘乎言未畢二子去其行遅使省吾走及曰止省吾遂與二子去不顧余與文哉立橋側柳陰俟之役夫數十百人方浚沙秋来街中諸水皆竭川中別鑿川至是去其西涯合數川為一川形稍復舊然水隨潮汐去来汚濁不流蓋自

有川以来未之有也所謂海口新田之為耳（論見往年瑣事）
錄三子来告良吉既俟乃訪之其属頗潔而廣曰縉
紳某氏郎也郎吏長谷川衛守出見曰嘗謁先生於
岡部玄民氏矣余欲要良吉出以齋日鮮渡玉江橋
還福島取田間路北行出於大仁村謁王仁墓北行
至十三渡上歸路取前月二十九日所過黄昏入西
天滿投鮓萬店食歸○室氏曰公出後仁也大熱如
瞻如醒妾大懼走泰蔵告秀民老泰蔵采返仁也稍
醒笑語妾心始夷言未畢仁也大啼乃走文哉招秀

民不在乃招雄哉秀民雄哉相継至診曰熱勢方熾
然不至勞尊念也戌下牌二醫去留見琢宿西家○
六郎藍田元真来賀不值

十日

秀民雄哉来診仁也仁也病勢如昨○金城来賀○
棠屋慎次郎携赤関人原屋奥次郎来見余欲饗之
招秀民共至八千店飲鮑帰○得能良吉東返書数
種又借数種○友月来留圍棋亥牌去○高木駒之
助東送中元儀○街卒来取邏舍夜直雇賃（大率五日一度）

○三圭送菓子○秀民使人来曰明日午前請臨

十一日

秀民雄哉来診仁也○将赴秀民氏能村将曹来乃
使文哉飲之○午後訪藍田遂至秀民氏良久北八析
喜至主人供酒先是主人贅於二東氏之議決二子
為媒今日北八示婦家所贈金五両於余告裏事六
郎来迎既食帰将曹猶遅而告別○慎次郎来不值
聞其在秀民氏使泰蔵往属蓉藤永玄吉東焉先是
玄吉属余買式紙（漢名未知）未果昨日與慎次郎謀買之

曰送也（属答清水麻之丞國島役蔵西島馬子吉東於玄吉）○河茂使人来促
宜園百家詩集上梓件○友月来○夜仁也大熱煩
悶恐其衝心走人告秀民氏秀民與鷓胡菜湯一貼
不効益甚余疑病本非風熱而醫人頻用桂麻發汗
劑故益煩熱也欲用清凉利尿劑然亦不能自信使
泰蔵迎洪菴未返又遣見琢洪菴不在不得已自用
三黄湯至子牌始瞑昧爽下利一行即能言文哉以
下皆来臥西家宗瑞亦来護視余終夜不瞑○伊藤
玄圭来至

十二日

始講○卯牌遣泰蔵招洪庵返曰途逢其伻曰今朝當拜趨而荊妻方産敢告○善四郎來謀明日遊其家余以仁也故議以二十日前後往○遣泰蔵於藍田氏告止吹田遊○先是約古家仙太郎望後相訪今日告以兒病延期○香川一郎之子與三郎來請受教○藍田使其妻來候仁也送柿○洪庵來診仁也曰此病腸胃汚物積滯發熱者初宜用下劑而用桂麻猶火加薪昨夕用三黄湯甚善不然至大故亦

難測問今用何藥余曰麻杏甘石洪菴曰善哉乃乞其藥○德永熊蔵來○友月來○龍護來○遣六郎於小山氏致荅柬○河茂使人來取宜園百家詩三編巻之二曰將付筆工

十三日

雄哉來診（以下來診皆係仁也）○宗瑞送鮓○洪菴來診曰令兒病雖劇未見悪症公莫深憂○秀民來診曰郎君熱勢頗進是可憂而已室氏謂余曰二醫言不同何也余曰熱有進退醫各以其所見之時言也耳初無確徵不必因其言憂喜須委命矣○近江人西村源三郎以藤堂凌雲柬來乞字請見以仁也病辭○古家仙太郎來○遣泰蔵於人屋（人屋見前）謀雇婢人屋使婢數人來比皅皆去○封數日來所裁寄淡窓公南陵兒範治孝也五兵衛岳翁柬（送賻儀金百匹於岳翁其餘詳載書状往來記）屬之宗助○徹雲來屬寄淡窓公柬○六郎來謀移居○仁也故吹藥汁不肯飲使文哉就秀民謀使室氏飲藥以乳遞送秀民曰良策也乃就洪菴氏請藥數貼○吉次來飲之○月色甚佳與文哉等步街

中

十四日

洪庵來診曰病無進退余曰屢欲瀉而不瀉如之何曰我方微加大黄至晩必利○春波來○秀民來診且告曰某出贅件媒人無情某欲絶余曰敗事易成事難且忍藍田偶來聞之曰先生言善秀民去六郎來謀其移居件曰將與一弟子年長者同居余與藍田皆曰吾子與人交初敬後狎恐不完始終獨居爲上策然約既成勢不可違則須書契約又立徵人也

〇小一来贈重陽儀〇錢屋舟子来致國熊之助柬
熊之助送金乞辨慶詩〇善四郎送鴿數頭轉贈文哉既而告
曰腐敗不可食如何余曰棄可〇春波送米二苞〇
友月来〇古川文行来問仁也病〇石見人小二郎
来乃附答伊藤顯藏柬〇仁也日夕上厠數十度而
不利因甚乃加大黄洪菴藥蔦之未効初議使室氏
服藥室氏固不喜藥余難強之先是室氏服下劑仁
也亦下利便秘亦然至是室氏便秘五六日不堪仁
也煩苦請自服三黄丸従之夜走泰藏於洪菴氏告

之洪菴不在亥牌泰藏携乃丸藥帰使仁也服之又有
煎劑室氏欲服之余以其既服下劑止之丑牌仁也
始下利〇室氏欲置大小二婢今日先雇小婢名阿
正讃岐人年十三

十五日

昧爽仁也又下利二行稍眠〇受乾生賀〇小虎善
四郎来賀〇雇春夫〇藍田使兒来問仁也病〇辰
牌謁御霊祠訪寶城寺隆恵所往友月寓焉友月介
河内一僧相見曰此隆恵師兄也友月請圍棋乃留

偶有贈雞猫者主人辞曰寺無腥物且禁殺何以畜
此余聞乞之使泰藏懐猫先帰棋酣泰藏来告文行
来診乃帰〇萬次郎友月禮輔来賀〇小虎送鰕〇
見琢告英次父使人来取其遺物〇雄哉来診〇出
雲屋清吉送酒及肴資先是乞字〇浩菴来診秀氏亦至
皆曰熱勢頗退當稍稍痊洪庵去秀氏告曰出發倂
某以北八浮誇不足頼止矣且將移居余曰兄初至
以北八為主僦居百務皆頼其力一朝相絶恐致人
口須三思秀氏欲介其居停主人某相見遂其僕招

之不在〇此夜仁也始能睡〇雇大婢名阿久大和
人

十六日

洪菴来診曰熱益退〇桐梧送糕候仁也〇午後而
始止而未霽仁也亦屢啼不堪悃鬱出訪藍田不在
遂訪雄哉又訪秀氏其屋主某在座秀氏曰將使人
迎先生幸臨乃供酒秀氏語昨夜與北八升喜爭論
二東氏件之狀且諫止否余曰兄既受彼聘是事成
也若敗之北八升喜無顔於婦家將以與兄絶為名

而謝婦家然則使媒人失婦家歡兄又失媒人歡一
舉四人皆失歡也屋主曰實如尊諭此件請委某某
將使北八升喜頤首服罪而成事也余及秀氏皆曰
唯公意北八至見余輩在座怏怏去屋主先去黃昏
余歸秀氏使僕送〇實誠送重陽儀及詩稿〇敬證
來（先是久不來故書）〇夜宗瑞來省仁也〇元慎來

十七日

雄哉洪庵來診皆曰熱益減〇錢屋舟子來乃附荅
熊之助及中原國華東（送書一紙及名橋覺卷二書）〇宗順來〇

友月來將導余至寶城寺小松為仁來乃止為仁容
貌傲岸衣服詭華欲以誕餂人喜出於意表初就坐
余在廁大聲呼主人公避廁乎吾將就謁余笑出即
乞酒余意其淺井琴山流曰諾見錫瓶盛酒不肯飲
曰錫者礜石之類有毒乃用陶器又曰二十年前往
日田見公於（安）石氏於合七氏至此九三度公不記乎
余曰不記為仁乃語廳明府時事歷歷如睹既而乞
字曰某居心齋街願書心齋二字余將裁紙為仁呼
省吾曰（省吾學余為仁紹介）卿須為我索絹絹至乃書跋其尾

曰小松國手卜居心齋街余書此以贈有取於呂與
叔詩也余不堪客躁九山偶醉來乃引見之二人互
使氣銜才不相下爭論如鬪文哉報得能良吉來余
曰時哉亦見之九山誦世謗閣國事者為仁曰吾子
商耳敢議國是乎九山故為醉大詈之不辭出為仁
請明日與得能君臨我新居乃遣省吾約秀氏（初秀氏為為仁先容）
秀氏曰諾乃許之酉牌為仁去良吉留至亥牌
去

十八日

此花菴鶯宿來贈菓子且告其妻死曰七月中荊婦
攜女觀豐臣氏遺船于海口歸途過寺而卒〇日田
刀屋國助之子某作乞丐來請見不許使文哉接遂
賜百錢遣之〇秀氏使其弟子來謝送者小松為仁
〇能村將曹東送金即發荅柬〇藤井吉郎東至〇
午後秀氏良吉（以後省姓）來乃至小松為仁氏（在心齋街鐘谷南坼
畔）處東省吾從主人布茵設几禮甚恭余意不安乃故
敬肅不敢多言酒酣良吉語犯主人主人怒傾瓶酒
瀉良吉頭餘滴及余衣呼曰為先生換衣其妻捧新

衣出余辭良吉愠然為余在座強哂謝過乃皆笑曰
矣不復言此事言者有罰爵良吉稍醉復言之與主
人諍秀氏屢解之主人出新製袴及翻譯西洋三才
發蒙一部贈余曰先生以我不敬不肯受乎余曰君
厚意吾敢拒之主人喜曰某本姓赤松即圓心嫡流
言未畢良吉曰吾亦赤松氏與公同族公長我我宜
拜為兄觀其衣章以松字為號主人益歡因相爾汝
又大諍最後燭出良吉指壁上所掛故胡人馳馬圖曰
願與先生聯句賦此余方構思良吉勸言不已為仁

叱曰吾子莫恃才先生德望十倍吾子猶且不多言
吾子何嘵嘵良吉曰吾詩不成且書古語展紙大書
濂溪先生語字劃多訛為仁嗔曰卿慢人乎吾不欲
蔵卿書卿須携歸自珍余恐其益怒乃賦一絕春風動緑
楊人馬與楊揚不知何處容癃是左賢王書畢為仁大喜供飯良吉吐為
仁詬曰先生方執箸卿吐其側何無禮之甚無酒德
而貪飲可憎良吉起向廁秀氏隨之良久不返廁間
忽大閧秀氏呼曰先生來為仁怒甚將走出余尼之
曰君出一步吾請絕交為仁曰諾余至廁良吉既不

省人事或啼或罵或切齒呼曰吾非不能斬奴而自
死唯為旭荘先生在座忍耻至此先生既去乎返我
刀吾將斬奴為仁聞之跳出扼良吉手將搏之余曳
為仁返座呼其妻曰公欲與醉人決死夫人坐視之
乎其妻堅持為仁共倒輾轉座中余與秀氏扶良吉
將出良吉不可曰士死不脱刀敢不佩刀而去乎乃
使秀氏返座取良吉刀為仁不與秀氏搏之褫刀為
仁家人下扃不許出余叫曰何為荅曰將轎載客乃
少俟轎未至戶外觀者如堵余羞之乃足蹴扃開曳

良吉出良吉喘曰困極不能佩刀授之秀氏余呼肩
吾不在為仁門生某代從以心齋街燈耀人影故入
闇處過佐埜屋橋良吉請聞橋名曰吾不可過此橋
送旭荘先生至此而已願返死於為仁氏山立不動
強推之乃横卧解其帯而泣秀氏使某走赴新街具
轎未至又起良吉而前良吉一步一呼旭荘先生不
已至順慶街夜市人簇良吉復肉袒卧地不赴大呼
曰為我呼尾池右門馬場泰蔵多部九觀等來吾將
與赴為仁氏決死路人疑其狂匝視之或曰是何人

良吉叱曰何須問日本一旭莊先生也余益羞強揳
之過新街橋觀者滿路排而前良吉又呼曰近者斬
人稍稍避之將入新街余謂秀氏曰某生迂物必不
能辨事新街多無賴子其挑鬭未可知也不若直赴
君家推挽百端近信濃橋秀氏喘曰某力既竭余曰
且努力秀氏門人岩崎貞節家在路右秀氏走敲戶
曰有急難乞救復返護良吉貞節不至秀氏大呼曰
何無情其妻出曰拙夫既往秀氏歎曰蓋直赴吾家
也秀氏稍疲余獨扶良吉良吉持余衣袴急裂有聲

入信濃坊貞節與秀氏門生六七人來良吉大啼曰
卿等殺我乎何捉我足秀氏戒門生唯擁其腰良吉
問旭莊先生在乎曰在秀氏公在乎曰在乃肯前又
問二三子誰也曰廣瀨氏門生何不見文哉見琢泰
藏三君子乎曰偶出矣至秀氏家良吉瞠目曰是不
似廣瀨氏吾死耳不敢入他人家余附其耳曰公醉
眼朦朧誤認也已良吉曰可疑又仰臥地上張手足
而拒近者衆強擁入良吉臥又起罵為仁切齒索刀
或呼六郎藍田不已乃走秀氏僕召泰藏至使泰藏

精一招六郎來至良吉益怒曰嚮曰既報六郎而不
來是欺我也余溫言慰之良吉忽問曰吾猶在為仁
氏乎余曰尾崎氏也良吉不信呼曰為仁將毒我速
導我去余指示所掛扁額尾書尾崎國手者曰君猶
疑之乎良吉悅謝曰何時至此稍如瞌不奮起將走
出曰遺恨盈腔不死何為衆遮止不聽余止之乃臥
如是者數次又笑解帶露下體曰公等觀此魁然乎
余掩匿曰觀矣觀矣又臥良久起謝曰今夕大醉大
勞諸公甚羞甚羞既醒請莫勞念視之如常徐誦詩

文洋洋可聽屢記稱其友賴子春求氣余曰子春我
舊識也公記其近作乎良吉忽吟曰落月動茅花秋
風吹嫋嫋莎雞不惜聲鳴破霜郊曉豈泝青邱再來
乎余曰然顧秀氏曰得能兄既醒公且安心秀氏喜
良吉忽袒走出曰為仁奴無禮不斬之吾不復成人
也曳之止酒氣勃勃不可近余始知醉亦有往來矣
泰藏返曰六郎不在徧尋不值良吉又瞌稍鬧鼾聲
余欲去秀氏不可曰明旦良吉醒猶欲與為仁決死
某如之何余曰吾保其醒後大悔也秀氏猶有難色

余曰吾去必使六郎來護亥牌歸六郎既在我室余誦良吉狀六郎曰某聞有急召謂令郎君大漸走至驚魄未定願得酒鎮之初為仁送殘酒肴因飲六郎含杯走往省吾來謝曰某有故赴他家不遠良吉之事余責其慢黠之○村井與四郎來訪不值

十九日

遣文哉於秀氏氏問良吉狀荅曰某將豫鋒趨○洪菴雄哉來診皆曰熱殆無○室氏始懷仁也賽御靈祠○昨日婢阿石辭去今日復來曰荐求所事然莫

若公家者願仍舊乃許之遣小婢阿正歸○友月來○遣省吾泰藏謝為仁贈其兒以菓子為仁曰昨日醉失禮于得能君善為我謝○春波來曰江戶坊間刻五島人捕夷人圖販之有跋曰癸丑八月十二日來利幹(洲)蠻(覺)船一隻來我五島掠酒醬米穀五島侯發兵千五百放砲碎船悉沒猶活者五十三人因之將護送其魁五人於江戶名曰南氏都鄰向窗有辨我斷足以張我邦武威因圖之編示海內云（以上原文係邦言余譯之）此事虛實未確然江戶人以遠邇送之故污電聽

余示諸子曰蓋偽撰也視其名酷肖俳師且護送未經此地其偽明矣○秀氏良吉六郎來良吉曰某生來未有如昨日醉今朝追思毫不記也余因誦顛末良吉愧甚曰今後禁杯余曰不必禁之唯宜節之公未嘗醉狂而忽有此其以此為權輿爾後屢發亦未可測也請戒之今日且飲解醒乃供酒既而散良吉使其門人村越克吉來謝○荊居勢原春輩者來見乞字曰將以來月設書畫展觀會○旭雲來○林元亭來送良平詩稿東曰近江戶一駔儈掘豫田壙獲

銅脈徑五六寸者其利每日三十金遠近嘖嘖稱異事行當壓倒佐渡也噫天富不善人爭敢問余示東諸子曰賢輩記慶封事乎吉凶未可知也

二十日

李平屋主皆送錫頭候仁也病○村井與四郎來訪飲之○南陵見本月十一日東至申載八月十三日大風夷人所乘蒸船破○嵩春齋來○尾崎屋勘兵衛來乞書墓碑不見

二十一日

講後敬證曰今日願教寺有書畫展觀會願陪往乃
要作五郎與出渡京街橋欲導藍田既而曰必先往
也半途止入願教寺寺境濶不識會所在南隅有小
闥閑推之開而前有廣堂一僧坐焉就問之荅以手
南指又有小門門内萬木森蔚遥聞人聲路上如阪
敬證曰前路疑有茶室非展觀之所獨前返曰果然
乃却步至闥外西折入廚經數室小虎金城藍田諸
子在座壁上所挂書畫數十百幅唯限十時梅涯岡
田米山浦上玉堂三人皆風趣高古超脱俗習先輩

胸襟可追思也觀畢東行過戸屋街余早食至此飢
甚敬證導訪油新者主人年可五十快男子也供酒
飯及茶為作書畫數紙申牌辭敬證别訪秀氏在蓐
曰護得能子時用力過度因發痔疾矣升喜在座謀
其家事秀氏曰出贅件賴此公復諧黄昏歸○春日
寛平送紅鬘魚○筑井崑陽來至東曰某移居江戸
邸中敢告又曰此事日因山田文郁奉報矣（文郁未至）○
雄哉文行來診皆不值○村井與四郎使人來送金
乞字○長濵屋伊兵衛者來問劉三郎為人曰某族
有女將妻劉氏之子也不值○夜小酌招藍田不至
小一偶至

二十二日

輛舟子來致中村吉兵衛柬（吉兵衛送烋酒）○元恭來○長
濵屋伊兵衛來問石舟家系且曰昨日族女實吾女
也余述劉氏為著姓勸之○與金城謀將赴界乃柬
魯岳期二十四日午前○毛利周瑞來曰自遊長崎
歸○秋里柬乞字○西江來（西江實誠改名）○吉喜來乞字
○遣婢石（婢名伊志一作石）於寛平氏致荅柬（贈以書一紙）遂往

吉次氏招之且買蠟燭又致柬於古川文行告仁也
痊請休藥○藍田來○土佐細川春龍來見曰某舊
名壯次郎○油新（油屋新兵衛後脩為油新）以送胡麻油一亱○
泰藏以病出發去年十月泰藏始來余謂之曰吾子
明年落葉時必發大病問何病曰痰咳蘭家所謂肺
病也問何脩得免曰過食過眠及泄精此三者病之
所由生也泰藏大懼居數月稍稍晝眠余切戒之引
劉太郎為徵泰藏翻然如悟僅二三日復如始余曰
病既成不可救也既而稍發咳至此諸惡症并發遂

將歸養其家且留逆旅待少愈云

日間瑣事備忘録巻九十四

嘉永六年癸丑九月二十三日

卯上牌将東装魯岳使人来辭曰近日多事願十月朔見臨乃止○講前供茶粥於敬證小虎金城○周瑞来曰㪚邸有山内傳蔵者欲識先生願陪野游余曰午前吾過貴寓○日田僧奠隨者来請見辭乞字許之○昨日鞆舟子致中村氏柬曰明朝上帆請今賜回柬余曰復柬午後来促甚急余責之曰向者行徳子来言汝七八日前致中村氏柬然則汝来在七

八日前也今日始来我家豈非慢乎而嚴逼我豈非暴乎吾将報中村公鳴汝無状舟子謝過曰異日将使他舟子拜趨遲速唯命今日舟子又来曰為公言故延一日矣乃授荅柬（送糖甕及名槁競石 贈及其贄於吉兵衛）○大村人村上善助携田川與七郎柬来見先是與七郎欲漕送其土物於浪華求賎主焉余薦春波與七郎帰郷後屢以柬往復余曰公不令一人来要領不可得也於是善助来善助管公家諸舶而慣漕務者曰杲明朝将去願今夕見賎主余曰某且見賎主而報君

善助贈乾烏賊數十枚而去○午前携文哉出至春波氏告善助旨春波曰今夕見於八千店乃借其人柬告善助而出初使文哉報周瑞周瑞既與山内傳蔵出於街上以俟乃北行至一方店二子供酒余欲作書畫乃走一力柬見琢取筆紙墨移晷不返出謁鬼子母祠快暖如春男女數百充塞路上僧乗轎者絡繹曰堂島富商某之葬也返座文房具至即賦一詩比晩停筆使文哉先去與春波謀迎大村客帰時澄空無翳霞光襲星妍甚至松山邸側使文哉往導

春波及善助立街上俟我而就焉共至八千店以店多客引至我家春波贈酒肴共飲春波問大村土物善助荅曰乾鰛數萬苞毎苞直可銀十戔飯夾烏賊（以其形似名）及海鼠腸其多寡未可槩唯因賎主出貲之數也已亥牌客去○佐渡中村治三郎来不值

二十四日

周瑞来○治三郎来見○良吉来謝携至秀氏氏謝秀氏将以本月二十七日贄於二東氏乃贐博多織帶帰路訪藍田主人欲留余圍棋余意其妻有病辭

曰請臨我家與良吉返飲之藍田至圍棋余以齒痛
臥二客夜深去〇小松為仁来不值〇松森三朴柬
送詩稿

二十五日

藍田送茶（昨日屬買之）〇尼勘使人来乞書墓碣〇泰藏
来〇秀民使精一来謝〇涼雲柬告既帰省若山又
為禮輔請歸省〇秋里柬曰本月之會杲當為主不
識念六七有清暇乎荅曰有既而以念七日期〇先
是與金城約観北野齋藤氏別業午時使有吾招之

至曰別業本實花葉純吉所勸且訪之乃至純吉氏
（在堂島舟大工坊）嵩春齋在座初秀民欲刻其印余薦春齋
春齋聞之欲見秀民曰作東附焉純吉導過曾根埼
攜至別業門閉對門有種樹家就謀之曰東隣司其
鎖鑰乃令隣人婦導入門輪奐駭目周覽之出純
吉曰下原（地名）更有好墅數區乃至下原（在北里北）巷隅有
麥飯店野趣頗佳乃入命酒食日没送純吉至其門
歸〇始歸聞小虎招即與金城赴焉玉芝森川玄道
在座主人曰偶有贈秩雞為故欲共食也既食帰〇

宗助使人来致淡窓公八月五日柬（柬中有余詩稿及六郎文稿）
〇桂山柬送乾鰛且為久之助請歸省〇岡章平送
乾烏賊及山葵〇龍護来不值〇河新使人来致甲
藤市三郎柬〇聞窪田治部衛門得譴（淡窓公所報其状未詳）

二十六日

藍田携正林葭陽者来見贈唐紙十葉曰伊人將以
来月十六日設書畫展観會於兎角亭請賜書〇周
瑞携山内傳藏来謝贈素麺曰杲今夕北上〇禮輔
来曰我所善書林河内屋和助欲携二生見先生屬

杲紹介既而和助来介播磨加東郡人富士尾熊太
郎印南郡人内海好之助相見行束脩〇吉次来〇
先是久之助懶惰廢業見逐徹雲報之桂山至此桂
山欲名之戒規為請帰省許之與徹雲謀作荅桂山
柬〇秀民来謝〇〇午後省吾以病出塾〇泰藏来
告以病重歸郷〇久之助歸家〇禮輔来告別

二十七日

三圭来不見〇細川春龍来請寓塾余曰願得證人
春龍曰舊識徹雲以為證人可乎曰可〇涼雲送肉

糕告自南紀歸〇晩翠来告自加賀歸贈余及妻兒有差〇佐野東菴夫妻来告將歸鄉飯之〇泰蔵来薦小林友菴為替人〇午後携婢石出訪藍田約明日游吹田且屬勧良吉遂渡田簑橋西濠及諸渠官方浚沙到處川心堆沙成岡實未嘗有之涸也訪元真勧吹田之游曰諾訪彌左衛門贈糟漬鮭晩翠所贈主人欲圍棋乃令阿石先帰比棋畢尼河屋松次郎至同出至中島別至秋里氏良久春草訥堂至主人供酒食如例良吉至酉下牌辞二子逢別良吉送至我

家曰明日有故不得陪游〇凉雲来不值

二十八日

寅牌起文哉晋吾命偍藍田金城金城至少焉藍田元真至乃上途文哉晋吾従時始曙出天満人烟下伏郭樹上浮日出一天無雲暄和如春渡長柄川間近村一人家菊花甚好不識其所問路傍茶店曰在崇禅寺側乃取田間路北行沿路問有菊處皆曰本年以過盗故不敢種菊過崇禅寺外松林路右掲書有菊二字此地往年所屢過寺門則始入也襍樹環合幽而不闇帚痕満庭不見片塵鐘樓東畔有菊圃蔽以葦簀及油紙花未圻圃側小池金魚游泳北隅群墓森列中有一墓並書刀山劍樹二法諡傍書俗稱遠城治左衛門安藤喜八郎兄弟兄年二十六弟年二十四以上二十五字蔽以瓦屋前陳香花其器皆書俳優名藍田曰是正徳中兄弟欲復父讐而為讐所殺者隗本所謂崇禅寺馬場敵打也俗傳於讐生田傳八者不豫齋百日每日展此墓則祟死然以其纏頭錢獨多不必辞云金城曰生不能殺真讐死祟假讐

何怯余曰不祭則祟祭則免在我心安與不安而不在祟與不祟也至神崎川不見渡舟大呼無應者晋吾先涉曰深不及膝負余先渉衆怯水洌然無別策相継而渉上堤使文哉晋吾走報善四郎午前傳西尾氏其父子見其子善兵衛供糕曰此地秋嘗供糕例也既而遊其宗某家某嘗行束脩今忘其名某以煎茶自喜其母見喫茶畢遂善四郎氏皆作書畫数十紙最後出新製雙扇屏風分寫四君子余得蘭既成主人大喜供鶏善兵衛妻村上氏見氏来嫁余有力焉黄昏辞過村

端渡取哂堤皆倦且語且前藍田曰吾無他嗜好但
愛末子金城曰公實不妄語昔日公在我家人報令
闔病公顔色頓變步履不安人誰無妻子如公可謂
偏愛也藍田強笑曰豈謂此乎妻子末子郎音同故
金城誤云衆絶倒戊牌歸金城送至

二十九日

敬證來約訪晩翠而去○北八來告昨日秀氏出贅
○龍護來○小帝來○午前携文哉出訪金城氏導
之至晩翠氏途使文哉之河茂氏屬裝寫本二卷敬

證既在座主人供酒食松浦安道至先去午後頻作
書畫東牌辞敬證金城途別訪凉雲不在訪東畡告
秀氏婚成且屬孝也所著六橋記聞跋○富士尾熊
太郎内海好之助入塾○細川春龍入塾○出雲人
小林友菴來爲學僕學僕見前○善四郎來約明日同游
界期以午前初與金城約昧爽乃使友菴告善四郎
旨

十月朔日

西村源三郎來取所屬書且曰琵琶湖水落奇巖恠
石悉露夫子盍往觀乎余曰善○巳牌善四郎携一
僮來擔余裝余束裝未畢留之久而出使見琢宇舍
文哉以下皆送過金城氏金城既遅余嫌過小松氏
門外故迂路取井池街過難波新地以文哉等始遊
上國導觀松尾園鬼角亭至今宮茶店將別余意諸
子飢令僮就別店買甘藷色黄而味佳嚼蠟賽蛭祠
而別今日天晴無風炎如五六月客踞店頭者往往
乍瞌至住吉披路左店買飯庭植菊油紙作屋日照
之炎氣返射座上袒而食買柹四顆直百錢物價日

貴可嘆哉既出聞一店人聲甚噪視之一媼方与諸
惡諍蓋惡強買店物也至界街口又見諸惡闘入街
又見人鬧此地有祭故多酒徒云訪桂園一畫人在
座呼曰先生契濶余不識之私問金城即前日同荊
石來訪京師人謁山也甚哉余善忘使僮先行報魯
岳薄暮至魯岳氏僮猶在其門外曰不識此家故每
家問矣魯岳父子見引入別業既浴主人曰大小路
街着店播辰宅頗華宏同人謀偏先生書焉願往觀
且宿使其舍人導至播辰氏善四郎從梅山魯岳子既

来俟供酒魯岳亦至金城微恙先卧亥牌魯岳父子
善四郎去魯岳曰館人業割烹先生飲食唯命○發
寄文哉柬

二日

天明館人未起与金城交起之平明始得盥漱嵐出
咬窓紙余傳紙以鐵箸刺中之墜於庇上○發寄室
氏柬○昨夜善四郎約来迎而不来巳牌与金城出
使館人女僮導訪椋亭不在留菓子一筐将出其女
授善四郎柬柬曰其弟赤澤鐵三郎欲邀先生願臨

椋亭氏之東街窮為村曰舳松村赤澤氏其里正也
至其庭善四郎迎曰弟偶出某代為主人其庭有白
槇兩株巨幹蟠空蓋五六百年外物其室廣亘五六
十間（間用印言）屏風及壁皆貼陶齋書髙雅可観善四郎
兄山田知敬見善四郎与知敬皆出贅他家冒他
姓唯季弟鐵三郎承父後少焉鐵三郎帰魯岳従至
主人供酒飯余贈乾鳥賊一束与主人圍棋既而辞
途与魯岳別自旭蓮寺南門入寺境廣濶然頗覺衰
颯自北門出過寺街将訪樂圓於最勝寺途遇之曰

将往檀越氏乃訪成就坊秀譜於東本願寺坊所贈
素麺使僮送硯一枚及詩韻扇一柄於桂園乾鳥賊
一束於町田元冊秀譜欲飲余余辞曰今日魯岳諸
子将来館主人曰明夕請臨曰諾未下牌帰播辰氏
○晩魯岳来供酒酢屋利兵衛者来見少焉椋亭善
四郎至亥牌散雇按摩師

三日

卯下牌使館人導観海口漁市魯岳見余至自市場
出贈生章魚登小峴山沿港口東行北折渡橋而帰

港前後人家園荘比数年前頗覺繁華本年夏魯岳
謂余曰界港口土沙日堆舟路殆絶界尹将巡視地
形使我輩述利害願先生兄弟来為我界人立千載
不易良策兄（南陵）有故不能應其請余亦屢誤期至
此界人既決別鑿一渠故不復与余謀也○東文哉
曰明日願勧拙荆来游此地○樂圓来館○午後魯
岳父子酢屋利兵衛善四郎鐵三郎先後至為作書
畫數紙既而飲魯岳為館人請名樓應以遠翠東南
見河内諸山故也善四郎返浪華回屬勧室氏来遊

黄昏魯岳去餘子猶在座余与金城出赴秀諦招秀諦見其同僚信證寺駒東西然寺竺領及坊所士人福永九郎助供酒樂圓至酣余与金城皆以不堪酒先卧

四日

平明館人来致文哉昨日東東曰明日昧爽從尊夫人至貴寓乃辭過菅祠門内歸館○己牌室氏携仁也及文哉婢久阿雪至曰阿雪嫁阿波不懌而帰於秀民氏秀民既贅他家雪無所館故暫寓我余欲携

行厨出游命館人館人以方多客辭乃導室氏以下出至朝日亭雲裂日見炎如六七月使文哉返館取傘曰俟我於小峴山觀龍神堂至山頂四望晴烟浮合霜樹如春下過宿院觀住吉儁祠及大寺帰館而飲畢室氏去○桂園東金城曰昨夜館先生不在敢問今日見過乎否乃令荅曰將拝邀○魯岳來贐金乞字且問此地利害余曰昨觀高志養浩全界詳誌曰界爲大阪所壓故日衰隣之厚我之薄即界阪之謂也今大阪海口日淺巨船不能入焉轉入界故此地比十八年前東始至時繁華頗增攝泉地形西方面海闢海作田則日与海相遠諸貨浮海西來故地形以西爲首俗云佛法東漸攝泉繁華則返之勢當西漸也魯岳曰妙論哉○申下牌辭借魯岳氏僕擔裝途而金城返館取傘使僕先往報桂園訪町田元畊黄昏至桂園氏藹山在焉巴水見

五日

藹山去○東秀諦送其所薦書○魯岳來乞字○夜同桂園金城賦詩長不錄巴水去

六日

巴水來贈肴○書昨日所（贈・賦）贈桂園詩桂園喜（書之極勞故記）○樂焉來別○魯岳使人來取書○午時桂園供酒醉甚即上途數日陰曇殊暖至是快晴北風凜烈黄昏後帰家留金城飯之既送之且觀夜市至心齋街○友菴述朔後事如左三郎六郎一郎良吉來賀（朔日事）秀民使人來送菓子一筐（二日事）渡邉順八郎來至吉次來送唐紙及其詩稿東菴夫妻來告別贐鍚頭一筐藍田來善四來吉自界歸（以上六件三日事）小一來禮

輔東至姫路屋要助者送菓子曰謹屬播磨二生（冨士）
（尾熊太郎内海芳之助）元亨来告自池田帰（以上四件四日事）輞豐田
肴吾来告将遊江戸文哉遣友菴於河新氏屬荅順
八郎柬栗外副識小編（以上二件五日事）浄照坊月蕉使人
来送菊花一本小一来元亨来加島屋卞七来涼雲
使人来送禮輔東及乾魚良吉来雄哉来荊石使人
来取書上中次郎九郎来呈柿實一籠（以上八件今日事）

七日

遣友菴於元亨小虎二家告自界帰○小虎来○元

亨来乃謀観箕面紅葉期以九日至其家○招金城
告元亨盲荅曰諾○遣友菴於沙原卞七氏曰聞公
将来見某将北上須以今日　来也已返曰卞七
不在○石峰来○播磨人三名来致三浦文城柬中
有与六郎柬六郎偶在座乃授之即付荅柬初文城
屬余校正其集余多冗未果至此裁荅柬曰願延六
七旬○一郎介其兄錦織天臣相見行束脩天臣兄
周泉致柬○友月来○小一来○申牌卞七柬曰聞
先生将来臨遅既久敝居湫隘我主十郎兵衛有別

業在福島某先往奉俟焉余知友菴誤傳我意然素
聞別業之勝乃轉誤為真携文哉至卞七氏（在常安坊）其
母年七十餘見曰妾聾恐誤聞貴伻言也豚兒訝公
不至既赴別業矣乃渡玉江橋至羅漢側（羅漢地名）右折
別業在焉卞七出迎莊宏浄如公侯居莓苔滿地不
見片塵紅葉點于青松間歸鳥相呼閑有山趣卞七
供酒頗有盛饌大酔歸

八日

柬元亨曰明日将訪公於池田不識公今日赴彼地

乎荅曰今日先赴洒掃奉待○将贈肴於秀氏婦家
使晋吾友菴之襍喉場買之返曰昨日来天陰魚價
三倍常日故不敢買○阿石有病遣帰○阿雪将出
事他家室氏以阿石去留之曰一日為我止不可○
将雇阿石弟為従者以初与春龍約止○遣文哉見
作五郎屬寫明君一斑抄及大槻清崇上書○粟屋
隼太来送海参一筐曰某為此地倉邸留主敢告又
致村田四郎左衛門柬柬曰某病廢優游田園所居
有十二勝願清暇裁十二詩寵之又曰外夷闚邊諸

侯稍匱一如先生讀萬曆三大征文中所論不啻杞憂也又曰某改名織部（四郎左衛門送硯一枚）○送書一紙謝月蕉○省吾来請入塾余曰且見秀氏謀之○秀氏弟子某来為秀氏請今日臨乃屬寄東畡東曰聞公赴秀氏氏招頗陪○村井俊藏来送美濃紙三帖為海屋謝海山件○申牌携省吾友菴出而下著褻衣而蒙外套袱包衣袴至東畡氏使友菴屬荅禮輔東於溟雲使省吾先往見秀氏贈其婦小菊紙一束且謀先借一室更衣而後相見東畡導渡思案橋東

行三丁右折三丁東折二東氏在焉（二東初誤作二島）秀氏出迎改服就座其義父大藏及義祖母新婦見供酒秀氏舊屋主古座屋某省吾及秀氏弟子六七人同席使友菴先帰酉下牌友菴来迎乃同東畡辞而甚紙燈屢滅至思案橋東畡別○久之助及其叔舅土橋藏人鄉来不值桂山東送肴二種○省吾入塾

九日

夜来大雨今朝雲陰未開巳牌稍霽乃束裝使春龍促金城使友菴往視元亨發否返曰昨朝費未牌与

金城上途春龍從使見琢就林氏問元亨所住荅曰在池田柳屋街稻津氏文哉以下送至下三番村別渡十三渡迤東行取田間路北行熟路也渡三國渡近服部一婦人前行顧問公等宿何處曰池田又問誰家曰稻津氏婦欲同行以余輩逢先去婦歲年容姿不野意逆旅主婦欲要赴其家金城笑曰我若隨彼去即活太平廣記也賽菅祠日既昃昨夜以暖故終夕不眠至此大疲欲投宿然無好館勉強而前至遠根山已暗黒山田有夜薙者問前路曰此至池田

半里皆喜行二十四五丁有村又問曰一里皆慍更行二十丁許又問曰一里而遠皆怨雲散月見皆曰清幽差足慰懷至池田街口使春龍先行報元亨春龍手燈来迎戌上牌傳元亨氏初元亨姉嫁稻津氏其夫遠游不歸元亨父迎女帰家使元亨往守姊夫氏云土人上島李曉（俗呼茶壺屋伊兵衛）在座元亨介之見曰此公欲學先生手蹟向所乞帖即此公所屬余乃解裝出帖付焉飯畢出浴街南湯肆問直曰四錢余謂金城曰浪華湯肆方八錢嚴冬更加一二錢居之不

易可以觀矣稱津氏本宅在街北畔對前有別莊留
余輩焉別無居人閒恬適意
十日
李曉來平野季一來館曰天保庚子先生同小竹臨
弊廬既十四年矣季一小竹翁之弟之子也岩田五
郎三郎來館五郎三郎號鷗洲中左太夫親戚也山川与左衛門來館
与左衛門號桐山已牌元亨并飲諸客余与金城席上作書
畫〇發寄文哉九山東欲訪高木駒之助屬九山豫報之〇申牌諸
子導出街北行二丁許人家盡路稍上成坂左有瀑

石成崖處見瀑布痕秀一曰本年諸溪水涸瀑布多
亡矣路左右李不知幾萬本元亨曰春時滿林如雪
李盡多竹時見柑田路稍峻稍淨左有寺名大廣閒
山門以申鼓下鑰迂回傍竹林上數百步自東門入
寺曹洞宗其所管四十餘寺境頗廣南望野及海而
西東北萬松環匝濃綠如潑庭平數樹立焉北隅有
田省吾撰牡丹花肖柏碑文碑高可六尺廣厚稱之
表錄原文裏書文化紀元甲子歲建自先生作此文
六十歲始能濟功荒木某識聞省吾晩依池田人荒

木定堅字子剛號鐵齋者終焉荒木某蓋鐵齋子孫
也鐵齋三宅萬年弟子亦能文昨日始讀省吾所著
樵漁餘適十五卷蔚然大家頡頏東壁南郭諸子無
愧色而不甚行世以其所居僻也今錄碑文隱君肖柏姓源
中書王具平之遠裔也蚤脫塵網不矜姓氏喜讀書
耽吟哦不為儒流不為道士不復為畦服之徒師事
自然齋宗祇而探和歌之秘賾究連歌之壺奧曾撰
伊勢物語註而入後土御門帝乙夜之覽帝愛納之
秘府點閱六家詠草拔其萃者若干首以獻後柏原
帝抄錄九代集中二千餘首教誨後學屢遊五嶽頗
解作詩其出騎牛乃塗牛角爲金色觀者怪笑自若
也垂老卜居於攝州池田顏曰夢菴長松花樹環蓍
又以四時花次第栽之以弄花榜其軒自稱牡丹花人咸
隨呼之而無知其所由性愛酒愛香併花爲三愛而自

作記先是建仁常菴亦作記且題詩曰酒醒香消花
亦塵更將底物樂昏晨枕邊一卷古今集日結眉毛
千載人永正七年秋帝夢牡丹花乃命藤公實隆名
見便殿親唱和帝甚悅既復歸舊隱野服葛巾觴咏
而樂後避攝之亂徙居泉南大永七年四月四日卒
年八十五其年之秋門人重吟描其遺像求常菴之
贊贊曰中院源流歌道梁棟融儒釋玄曉風雅頌繼
系二條遺愛三種野服葛巾坐詠行諷風韻瀟洒才
思天縱應宣室徵承希世寵渭水傳巖宜相伯仲八
句過五漏沈鐘動夢即是菴菴即是夢一株牡丹不
盡受用四序名花終身拈弄元文五年冬十月池田
好雅數輩謀立隱君碑於舊隱之趾以余客隱於
林莊咸就乞勒隱居顛末余亦隱士也慕隱君風韻
也尚矣豈敢峻拒之哉夫隱君實一偉人也如其入
帝者之夢無論以傳說呂望比之辭歸故山者孫思
邈司馬承禎之流亞也耶非耶但以其道之異目遺
風餘烈足使諸方偽隱者愧死焉菁華藻繪天縱之
木也而風流無事亦非出於虛飾者也當時常菴叟

作其贊辭余復炙言七十三翁桐江富逸吮墨於蘆華菴聞肴吾撰此文後三年
卒碑所勒至敢峻拒之哉止余讀且疑文之未終既
而聞建碑時竹山兄弟頗點竄原文曰此以下冗長
不足存也余謂寉脛難断夫己氏論文何粗之甚既
而得原稿填焉聞肴吾以下翌日所增補碑南修竹萬竿季一指
之曰作林中荟有肖柏居趾今不詳可以覩其槩也
今就雛僧借廁廁別成一舍門書觸堂二字廁扉書
開闔隨手四字允数區拂拭無塵朱文公歎僧善行
古道沭儒所及有以哉元亨春龍等後至就寺借鐔

乞水自東門出取山蹊上一步急一步青松上蔭黄
草下数宛然畫趣蟠旋数轉終至翠微距寺可四丁
所観十倍焉晩禾未穫黄雲際天長林平罔繡錯其
間劃以数派長流緑樹粉壁點綴遠近烟霏靄合倏
忽萬態六甲逓東諸峰攢碧簪翠須臾陰雲蔽空唯
西方雲坼日光一綫反射遠雲成紫紅色奇甚翠微
平處數十步中央有碑勒僧横川所撰望海亭記攝津
池田村有寺曰大廣前總持祥山禪師主之師目視
雲霄機吞佛祖曹洞下老尊宿也論其俗譜則日本
國管領畠山源君之葭莩也可謂華矣池田筑後守
藤允正夙欽師德相依創基此寺是也負山瀕海殿

宇翼如而置亭山頂扁曰望海先是余居等持官寺
師以某人為介求作亭記夫望海樓者白傳於唐東
坡於宋惟肖於本朝文以振焉詩以張焉千古佳話
也余未嘗身歷而目擊之縦雖髣髴其萬一而小杜
賦阿房也可笑隨求隨辞有年于茲矣庚子之夏師
適以事入洛一日訪余小補斗室話次又及亭記求
而不已於是就審亭之所以為望海也亭面於南南
乃滄海也而天王之浮圖層出雲間住吉之松風鼓
動波底跨東南者三州曰紀曰泉曰河襟帶於斯咽
喉於斯呉綾蜀錦鹽鐵衛艫相逐者商賈往來也官
祖軍給粟麥連檣不絶者行使運漕也紅粧翠蓋盃
盤狼籍青簾緑蓑烟雨勃窣太守張水嬉也漁翁下
釣瀬也野老謳歌而水田漠漠市人言語而城府潭
潭摂人之樂其樂也至若沙鷗翔兮岸柳暗宿雁驚
兮渚蓮飛夜潮吹月銀山鐵壁粉碎乎前海市映雪
珠宮貝闕涌現乎上亭上四時也亭上朝暮也献之
闌檻上接之袵席間盖偉觀也余聞師所説不移十
步優遊此亭紅塵為萬頃滄波耶滄波為十丈紅塵

耶不得而知耳余有一説洞上有最上乗禪名曰寶
鏡三昧嗚呼水天無際一波不起滄海豈非一面寶
鏡乎此亭豈非一箇鏡臺乎海中所有色像豈非胡
來胡現漢來漢現乎師入此三昧應機接物遠取曹
山洞水近取永平峨山五位功勳三種滲漏皆從鏡
中流出而盖天盖地使四來學者弄此光影同燈三
味不亦大乎言未既師起歛衽曰亭記成矣文此地
明十二年六月吉旦書前等持横川史景三
卽亭趾也碑天保中與左衛門父正宣所建出行厨
飲初踄阪汗滂步間怯寒至昏黒無所見去石角樹
根踔躂殊甚過寺側雲收月明樹影婆娑皆曰暖和
如春宵一刻千金不啻也返元亨氏乾良平見曰大
昨日遊此地聞先生將來故帰取猪腿矣留之宿閒

其明日遊高槻途過福井因東高木駒之助

十一日

山川与左衛門来余問望海亭故實曰帰問家翁而後奉答少間其父正宣（俗稱大作）来訪贈碑搨本曰大廣寺池田氏所創池田氏據此地數世至惟政滅如荒木村重其麾下也正宣喜和歌頗精本邦典故云○元亨隣人清水某来見致蕈一籠曰此安養寺住持贈先生也少間住持来曰貧道名玉洞十八年前因古家魯岳見先生聽墨子講矣本年既六十一願獲

先生畫為壽乃作三保松原望富山圖跋其後曰玉洞師以華甲一周徵拙畫曰若寓祝意於是寫三保松原以塞責古人云願作貞松千載古無松千載則此松數百真無量壽也呵呵玉洞喜携去○元亨曰岩田五郎三郎属某饗先生肴店矣与李曉導至東街綿茂氏飲使婢鼓絃与左衛門至元亨等皆健飲或戲謔或怒詈余不堪与全城入別室夜深皆去余輩三人宿焉

十二日

卯上牌返元亨氏頭疼甚使元亨調藥服之此行初議游多田遂探妙見山勝至丹波龜山下保津川入京既而元亨曰保津水涸舟路恐絶故改議觀箕面紅葉訪高木駒之助而探琵琶湖勝元亨欲送至箕面李曉東曰某桑梓在福井側（福井駒之助所住）願陪行已牌上途李曉期遇於街東去元亨導取山脚蹊行數丁忽稱路誤却步遇人問之曰不誤乃前与李曉會見一獵夫手銃拉狗元亨欲雇之辭曰赴人約也近箕面遇良平曰駒之助不在其家人不欲迎客乃議

探勝尾寺良平亦請送至箕面山紅葉比去年頗少色澤本年大旱故爾投祠南茶店諸室客滿主人不能咄嗟辨食乃与元亨鬪象枝春龍与李曉圍棋主人年可六十李曉謂余曰主人翁棋下先生二道請圍將開局飯出乃止飯畢李曉去觀瀑布瀑側紅葉比去年却好就瀑前祠柱題名祠前左有赴勝尾寺道自此為生路元亨欲觀瀑布上流上數百步与瀑相背乃拉良平辭去路忽西轉与瀑相近因呼之不應右巨巖左絶壁而前極陡急當途有磴上二十四

五級下路稍平左有溪即瀑上流也路右巨石高数十丈数松自石罅倒垂溪之左右連峯如屏其頂皆松時露奇巘前山已逼疑無所往路忽轉則又有一境未見之峯争出回顧則四面山合不復識自何處入往而如還倏開忽闔溪水及路隨山旋轉如螺紋不辨東西溪心石高自成瀑布者十餘所鞺鞳之聲不絶初渡橋而右溪又渡橋而左溪尤行二十四五丁絶不見人墜葉策然寒鳥相呼皆曰寒山行旅落圖勝携傳厨而豪游者遠甚路稍平坦溪稍平坦溪

聲不聞有岐見孤店焉一老父當店側有一老媼一沙彌就問路父曰箕面山至此一里此至勝尾寺半里岐路西者赴妙見山東者赴勝尾寺也又問寺傍有逆旅乎父指媼曰老太太即彼地教學院和尚尊萱公欲投宿須自請也座上有筐藏薯蕷及葦余欲買之媼曰公宿我家将供之何用買之媼与沙彌導出店始与溪別行七八丁媼請先去曰観音祠前有一逆旅必要留公幸勿聽路傍見茶坪又多山査子行十丁許左右山微開而杉翠松色佳氣欝葱即勝

尾寺也路右有孤店店前楓数株色極鮮明不覚呼佳絶背後忽呼客何不宿顧見一婦頗冶皆笑曰是媼所謂也婦不解其故更尾来絮語楓側有磴磴上有一小祠東行下磴数祠駢列観音堂尤大面南其右有一祠面東扁曰日本最初荒神其北又有一祠面東西祠中間有放生池池南有垂絲櫻極大其左右多楓観音祠東側襍樹一行其北有一門扁二階堂三字少婦猶在後問二階堂何物曰善導圓光二大師也乃不入南行左有茶所（佛家建一舎施茶店旅人俗曰茶所）

至此為祠境東西可一丁地高東南隈山下瞰撮河平野茶所之南地稍下数百歩回顧祠境南畔疊石築起数丈嶄然如城壘東折下数百歩南折下亦数百歩路右即教學院也媼与沙彌出迎入焉瀑布至此一里向東北院新構廣而潔皆喜即卸装出観舎傍菊花凡数十百種多異品遂取来路北行此地僧院数十率大廈廣屋而無主者過半農戸僅二家云路右建柱如門高七八尺副以五竹筧水自中央一筧逆揚而落四筧四筧水復入地中以分瀉人家厨

間自寛側東折當前有一寺扁小池院（三字）遥見菊花乃入観之亦数十百種傍多奇卉望近隣悉有菊圃蓋此地僧院競以菊相誇也欲観二階堂取蹊北上至一院荒蕪無人余曰天将晩土人或疑我為盗乃下取来路入二階堂之門茂杉夾路幽黒如晦杉盡紅楓簇簇此地比箕面高且寒楓色差勝左有一大祠所謂二階堂也堂前空濶遥見澱川一帯劃断太野道標書妙見道試取此東北行数百歩京師諸山歴歴在眼帰至茶所歩婦抱兒立出怨言曰公等

無情棄我宿老嫗家何乎余靳曰初謂姐獨處故欲宿既見其有兒不敢也婦閑然笑黄昏返院夜寒威凜然

十三日

昨夜戒館人早起則以子牌起丑牌蓐食然以生路故不敢發復假寐及微白上途南下数百歩有山門頗巍然門外有岐一南上群松夾焉意更有神佛之居一東下取此太陡二丁許微溜稍聚成一溪随下随大路之左右巨巖競立樹根往往見佛龕古石佛

頭墜劈折者三五相依又有石標記山頂至此幾丁至第七丁有茶所（茶所見前）溪益大抱山屈折路亦随此旋轉与昨日所過瀑布以北陟降雖異其状則同但是崖険渡石橋山稍闊見梅田李圃有人家地名奥村山頂至此二十餘丁稍平坦然猶下取田間路一東一南又渡石橋人家数十地名中村行十四五丁地名粟生粟生大邑奥中皆其支邑云過川市上川原鳥羽宿荘久（三字村名）諸村山殆盡有一川板橋架焉水盈而清其底忽深成井状者数所夏時之涸可以

知也渡此出於郡山驛中間勝尾寺至此二里向東南郡山距箕面一里乃西諸侯至伏見孔道時見華屋東行数丁驛東南原田萬頃過下市中川原箕（一字村名）諱（諸）村右足巨指忽觸石角皮破血流入十日市（地名）買膏薬市東有涸川南通西涯頗濶川東有村名大田過宮田氷室郡下諸村（又）有涸川川東即芥川驛也投路右店買飯問土人以前程於是渡澱川經橋本八幡宿宇治之議決芥川東数丁路右見一帯列松往年高槻遊山崎所過自是以東為婺路過小曽部

志茂須久至丹波谷過諸侯後宮一婦人抱兒乗轎
餘皆歩従其儉可知至梶原陰雲四合走至櫻井而
降避於路左店而止出至廣瀬将赴橋本雨大降路
傍有傘工欲買傘彼知我窮故貴其價皆曰可憎視
道標書橋本去此十八丁山崎去此八丁乃改議至
山埼驛訪松橋江城於寶寺衛而向山崎驛外有門
門外有三店入路左店問寶寺答曰在八丁外将使
春龍報江城借傘主婦曰向有数柄皆借人不返今
無一柄余曰娼意我不返歟我二人留贖於娼家何
如主婦不得已使女假隣家傘借之春龍去時未上
牌也余与金城踞店頭以俟移時不返寒甚余謂金
城曰此苦与鷲尾山時何若（鷲尾山遇雨詳九月五日瑣事録）金城
曰比彼時猶好春龍返曰此地有四十三院江城所
居不識在何院最後至観音寺去此二十丁矣此江
城所寓而与主僧皆不在店頗不潔疑畜娼然別無
良策脱鞋就座日暮主婦果薦娼皆笑拒之忽有二
酔客来投宿娼争赴之乃免

十四日

夜来風雨聲烈天明未止辰牌始食使春龍赴八幡
報能村将曹且借傘数柄巳下牌返曰将曹聞先生
枉駕甚喜時雨止即上途自逆旅門外取田間小徑
南行一丁西折二三丁出於大路西南行七八丁出
於川上渡舟未至踞石四望長流一帯東開西濶北
則寶寺天王山高塔飛閣自樹梢抽南則男山濃紅
淡緑彩翠鮮明春龍嘆曰此景豈可無詩顧口占一
絶應聲賦一首（冬景誰知好似秋西涯霜樹影中流此間堪慰雨行苦不妨停笻立渡頭）
舟至入橋本至街口有岐余与金城欲謁石清水神
祠春龍別行登阪即天保戊戌与秋里洞然所過日
光穿樹殘雨猶滴紅葉青松潔如新浴路潦未乾萬
象倒影金城曰幽妍雙絶我所畫杉本莫過此也謁
祠飢甚列店寂無人以雨故也自東門出下磴数所
右有破店一老婆坐焉就買（食）價貴而粗不下喉下入
街春龍在待詣肆見余至驚走先行未牌至将曹氏
将曹見其友谷村勘解由（名光賓字賓王）與語供酒勘解由
子壮次（名光訓字公典）来見○發寄文哉東東曰初欲以十
六日朝帰然中途遇雨吾又病恐延一日数日来患

頭風今宵尤悪殆不能寝

十五日

昧爽起飯畢而辞主人曰此至宇治百丁須取大路由徑恐誤乃取四月所過路當時水潦所没之由晩禾既熟本年旱饑内近山之地禾皆槁獨八幡以有宿潦故豊軼常年倚伏固難測也渡四月所渡上流濁水渺漫童子操棹曰此川涸久昨雨始漲上前堤南行為生路堤近修補者高四五丈軟沙没踝堤内潦未落自成池沼往往見稲穂自氷際抽疑今夏堤

決行十四五丁下堤路於田間小蹊皆曰将曹所戒毋乃是乎然別無路荷柿柑及蕃薯者絡繹左右多梨園地名田井道標書此至宇治五十丁皆曰八幡至此既過三十四五丁矣標以東絶不見人家遇来者問地名曰佐古又見童女背嬰兒行問何之曰之宇治去此幾何曰八丁乃伴行路濕洳屢欲躓凡二十丁許詰童女曰向曰八丁何遠笑不答路人聞之曰猶可二十五六丁又行十丁許童女別左右多茶坪皆曰宇治不遠忽出於孔道人家比列地名新田即南都通京師之道右折過街上數丁左折問前路曰十八丁行四五丁又問曰二十六丁行七八丁又問曰二十二丁自初書五十丁處凡東南行百餘丁始入宇治西口地名本街人家断下石路似阪者二所入街有岐焉取右者四五丁自平等院東門入門内即藝路自西門出群楓皆染偶有過堤上者呼曰莫殺群童子應聲牽三狗兒上堤曰既泥一了至萬碧樓買食聞此至石山道險欲雇導者以債貴止未年前自石山至此路於川左謂今日亦然故先観平

等院（院在川右）土人曰川右元無路本年水涸奇巖呈露京阪好事者探討不絶故開生路矣若欲探之須路於川右也余以金城始遊導先観川左諸勝至興聖寺楓色絶佳初出八幡大霧四塞數歩外不辨物色至是初見日不知此地方位視晷謂過午時走返復過平等院側左川東南行生路也行一二丁路属山脚而臨水面南山在頭上不見北山則霜樹嫣然點綴以松路多落葉時露小石泥不貼鞋行七八丁有一人家薪桟高於屋碓車轆轤又行四五丁人家三

戸地名尼瀨皆以賣薪為産木奥薫鼻升水北諸山遥
半濯濯遥見一假屋冠最高峰頂金城指之曰活畫
也水益狹益深而益急就一家雇導者主人曰我家
無子弟前路十六丁有一店過此以往無復人家請
就彼店謀之尼瀨以東水心大石如屋者星散棋數
水聲雷轟白浪如雪有茶臼淅米甑川諸灘酷肖我
日田川下流至闢處但此水之多与巖石之偉大皆
五倍于彼而兩涯窄東廣不及彼三之一故嶮岨奇
恠之狀逈勝遇一童樵歸曰前路艱苦客無導者要

能行余問爾要幾錢欸曰三百錢減半何如曰不諧
余輩不顧去童卸擔尾來曰我減半公添二十錢何
如余曰善前路之嶮果如爾言我亦如爾言爾欺我
我亦將欺爾童曰善乃隨行數丁童指水心一大石
曰烏帽巖也其形實肖又七八丁有假店水南峭壁
斗絶其上楓數株其下水色黯黮巖名屏風潭名紅
葉出宇治至此五六十丁道坦幅七八尺蓋通近江
孔道店東數百步道南折与水相隔東有一徑瀕水
童曰艱苦自此始自道分而下百餘步至水際南有
微流會焉流之左右萬石磊嵬無容趾地一石横涯
徑三四丈腔穿可通人名大穴流有略彴越此以東
徑不盈尺或為水所蝕補以竹木惴然目眩童指二
石對峙皆高七八丈曰左始名不動右曰千束水痕高
在數丈上余曰小灘瀨也巖根石角一上一下脚下
無十步平地不踏地而踏草与木与石与水者數十
丁喉喘足強汗珠入背以巾拭之一步一拭水蘸山
脚屈曲亦東亦北水上諸峰前謝後代左闔右開恠
巖奇樹百變無盡不遑南紀九里溪然心在趾而不

在目顛仆是慮不遑觀覽時擧首呼奇絶石間忽見
白沙數十步名乾溪又有盤石四合水盈其中處名
泉水側多奇石有火燒唐門畝名一字等名號俗人所
呼不解其意有假店焉數客集有京師僧曰吾初欲
觀猪飛上流地名然止矣問何故曰此地里數曰一里者
行一里曰猶二里又行二里曰猶一里此愚我也故
返有伏水客三人麾余輩而前童忽辭曰日將暮公
若減我賃請自此辭余曰我不食言也汝食言我亦
將食言童曰善店東數百步有巖洞三將近洞衝波

吐呑浪花濺䃧險悪可怖洞西者名蛇穴次名相穴
皆深而狹不容身東者名虛穴尤廣村女七八輩方
鑽燧手燭先入既余手燭而前金城從始入廣七八
尺高三四尺伏行十四五步左右迫僅通一人然稍
高可立又進五六尺前塞而左右開皆狹不可入以
燭照視各深丈餘而止露滴如雨別無異狀視水痕
高於穴口七八尺開闢來所未出今年始見故人驟
為奇然巨巖相合其罅成洞者世間不乏不足奇也
洞以東十四五丁路更纔危過半舊水底也稍上復

踏枯葉有假店地名曾束自尼瀬至此號曰二里實
四里而遠童辭賜二百錢曰不唯不食言也何如童
喜謝幸甚店婆曰此有渡不渡則險如始渡則差夷
側有舟子亦勸渡問渡錢曰一人十六錢衆惡其貪
然懲於險不得已入舟水廣十五間許蔚藍無底搖
櫓而渡過沙際數百步入樹間路僅尺餘側多積薪
或墜塞路行數丁有微流涉之即山城近江分界處
所見諸石有碁履秉鞍具足等目蓋以形似呼然不
必肖也一僧後至曰貧道此地産眼前諸石閱寬政

中大旱一露兩後在水中其名存而無睹者今始出
矣路稍大出於村間地名外畠曾束至此一里日既
沈伏水客猶欲行余輩以疲投宿村民小兵衛氏今
日行程六里實殆十里向東南主人家距水七八十
步南山自水際起猶如假山峽霧起滅月色忽暗忽
明

十六日

昧爽微雨平明天陰雨止乃上途東行三丁許人家
盡有小溪南流入川溪東有岐取右者過田際數百

步北山忽逼路入山樹之間而臨田上田形狹長如
帶俯視田脚數百步元一片磐陀石所謂山骨者水
劈其中間隘如可躍越疑猪飛也乃取微徑南下數
十畝至田背乱石立于磐陀上大者數十尺高稜低
角殆難容步使春龍試步至水際立於石頭視地形
返曰石抽水上七八尺水尤狹處上下二所上者可
五間（以六尺為一間）下者可四間石頭多細沙平日蓋水底
也諸勝中猪飛名尤著而絶不見人跡疑所謂抱附
投身諸巖非猪飛也乃過田際數百步將出於路由

高路七八尺以石築起嶄然難下迂曲求故徑卻步一丁許得路行七八丁左見一人家前有小池小童方汲就問猪飛答曰猶在東行五六丁路右有小逕雑卉夾之下數十步至山骨露出處骨上更多巨石往往見題名不問知是猪飛也両崖益逼不盈二十尺水深不知底上流數百步地勢陡峭成瀨其駛如電大聲砰訇白浪翻雪者深七八尺而其底縁波旋瀯浪怗波静白勢下澈縁光上映花飄葉止冰清玉舎凢両崖高迫之地水必蔚藍平貼如油唯此地以淵潭兼灘瀨是所以奇也仰望両山相距不過數百

步皆松無襍樹峭蒨濕藉時露奇骨高數十丈蔦蘿蒙焉黄蔓朱葉點綴萬緑之間俯視卉梢石巔悉見水痕軟沙填塞其罅隙蓋平日水流處幅可百間而猪飛當其中心両崖之角抽水僅數尺其佗悉没雖有波浪之奇人莫能見之今偶現而已乃知造物亦不能長自祕其手也北涯瀕山之處平沙方數十步一松上横挂杓在枝其下置數榻側有燧鎌諸具蓋土人待客處猶早無人復路於山根數丁見急瀨聲

撼厚坤上流地勢一步高一步者凢三四百步則高下殊隔水之衝激猛疾殆如建瓴以与頑石鬪雲崩霰飛所謂漸米湍也昨日所過亦有一漸米湍世人嘖嘖所稱在此而不在彼行五六丁遇一樵問銚子口指脚下曰此處即是又取微徑下至水際両巘對峙其廣狹与猪飛相若世謂斗為銚其狹且急如酒自斗口下注故名余疑常日水悉涵沙石唯露巖尖數尺巖与水鬪水勢之強十倍于茲故有此名也今水涸巖側沙石數百步而巖抽水上數十丈水避於巖而入其下不敢相爭故与名甚不相稱也此与猪

飛粗相似唯彼以上流有急灘水減而增奇此則以水減亡奇其地勢不同故爾石盤陀者五六其餘數丈者不可勝計其背皆穿深或數尺似大湖石而不嵌空蓋開闢来為水所鑿者世人動曰鈇銚子口數尺則湖面水減亦數尺湖涯沙田可獲數萬頃今視地勢石山距銚子二里東漸高西漸低若以急測之則湖高此地數百尺豈有此理未嘗觀此者妄說也銚子以東南山歩闞有村焉又行數丁水平亂石如

星淺如可涉有渡水南人家數十田自水涯層層起
汀竹渚柳始成江郡風趣北山猶逼忽見水際巨石
四五環匝如屋缺其南可以入焉甚似我西州古陵
而天造者石背喬木數株虬根綢繆草蒙苔蘚絕不
見石質此名女石聞水南有男石亦相似女石以東
南山大闢田平村遠北山亦稍闢沿路見田迤北轉
与水離二三丁復与水近有村名南鄉村南水分為
數洲東南山際又有一水北流其西涯沙高平地數
丈熒然一帶以相會焉遙望水源連山皆青松白沙

壘沓無際余謂金城曰嘗讀中井氏文有宇治川無
沙唯木津川有沙若決木津川通之大和川則大阪
沙患永絕之話彼老儒兀坐蒲團上未嘗識宇治川
上流有如此沙川妄言可哂東行數丁路狹左右皆
田一東一北不復辨方位隔水一山萬松叢立卑而
斗絕明媚無比水益廣益平往往見石終至石山寺
門前自宇治至此號六里然可八九里終始緣溪嘗
東以西路於溪右以東路於溪左溪隨山屈曲眼前
無數百步之直路其曰南者稍為西曰北者稍為東

側無南針可以左右言而不可以南北言往年石山
至宇治時在轎中不見地形然其路于溪之西北莫
疑坦且近爾時欲探諸勝矢快而以險阻尼我今始
遂初願云石山以北為嶮路山上紅葉比他山尤佳
而望湖口諸山不若春翠蔚然下山土人遮路曰舟
方發何不棄乎從之舟小人盈湖口水淺沙出逼勢
田橋下屢膠不動行極遲望膳所城堞上　脚數株
黃色可愛遙見沙岸一帶如雪近則洒綿縞也午時
傅大津岸上有神祠自其側出於街上至驛亭前買

食登園城寺初望多紅葉及至山頂反不見將觀辨
慶所扛鐘以途遠止休茶店店西更有一層高處登
此廢祠數區有老松焉立其下東望天晴烟伏湖光
山翠遠邇映帶去帆來檣超忽於其間西南見一山
紅樹簇簇欲探之視晷已晏乃止入街南行有寺當
前土人曰穿此左折即伏水道也余先行入門春龍
呼返曰遇行人問路曰南行不若西行之捷也乃右
折所謂小關越嶮路也既越阪余始悟行人之誤我
也復問土人曰須速南折不然迂甚乃取路左小徑

迤南行三丁許出於大路所謂鳥羽孔道截此南行
二丁許又有大路即伏水孔道亦轂路也使春龍先
行報吉田有秋酉牌至有秋氏有秋不在其妻見將
供酒有秋帰見余屬買大蘿蔔二本（一本重殆十斤）使春龍
買西濠淀路（屋）舟（西濠尤与我家近）戌下牌上舟有秋兒及門
生送至舟所舟中所謂四人前也（四人前詳前）余謂
二子曰今夕雖後蘓游一日然風清月白澱江勝不
必減赤壁唯濡舟皆俗物且舟子掩苫不許観月何
等殺風景水濺舟屢膠

十七日

昧爽傳八軒屋（地名）使春龍先出報家人下至舩街槁
出与金城搢裝及蘿蔔至呉服街遇春龍携友菴来
諸子稍稍出迎卯上牌歸家○友菴述九日後事如
左槁井冨三郎東至寄乾海鼠久之助還整良吉返
書數種魯岳東以槁本氏旨送金二分二束大蔵来
贈松魚十箚善四郎使人来取荷裝具（以上六件九日事）友
菴之秀氏氏致扇一筐吉次夫妻来室氏与吉次妻
賽高松邸金毘羅祠（以上二件十日事）古川文行致坪井信
友東小一来天満屋清助致槁井冨三郎金子在中
東見遯之藍田氏買藥（以上四件十一日事）和泉屋仁右衛門
送金百匹（先是乞字十二日事）九山来街卒来告曰先是庭夜
巡夫債百三十二錢今後増四十錢友菴之春波氏
促米（以上三件十三日事）秀民使人来上中次郎九郎来而夜
典膳来贈菓子平部良助来毛利周瑞（東）来（以上五件十四日事）
三郎六郎良吉一郎来賀眞野宇右衛門金子在中
東至岡島大里送東及蟹菊池半之丞東至（以上四件十五日事）
播磨人傳兵衛来以鈴木長左衛門東乞字界僧

詮成携東畯東来請見土蔵直蔵自宜園歸路来訪
贈西筆三枝及秋月川哲且傳淡窓公旨曰宜園百
家詩中南陵詩未刻則姑遅將致之宗瑞入整（以上四件
十六日事）○秀民使人来問余帰否○宗馬東至○龍護
送膳○發荅魯岳東○樂園来以鳥井伊助旨贈金
二朱（先是乞字）○善四郎送柚○分遣諸子報余帰於諸
家○良吉来○中冨英次来告移居大川街○伊勢
僧半僧大梦東至東曰某舊在宜園稱小石礫礫又
木曽良蔵嘗謁先生不識猶記否寄青村君金子在

中東一通謹奉厲〇春波送米二苞〇秀民東諒其家事〇疝氣大發召善助按摩

十八日

講左傳梅墩詩鈔如例〇僧蝸菴来乞字〇復権善助〇金城贈柑〇九山来導訪藍田不在乃過浪華店飲九山髙談不已余倦應答勧招別人九山借店僮招春波訥堂皆不在又招瀕松郎人二名及有栖川郎人亦皆不在既徹春波至更飲余自初以病不把盃二子各詫其能毫不相讓屢爭論余嘿不言薄暮出別歸〇晚翠吉次晋吾姊夫河內屋新三郎来皆不值〇夜砂原木七来謝供酒介小虎相見（時小虎在座）

木七曰明日顧過我主別業

十九日

平部良助来〇桂山東至〇巳牌与小虎将赴木七約室氏請從逵過藍田氏勧共至木七氏木七猶在主家少間帰見導復至樋口氏別業（木七主家加島屋十郎兵衛姓樋口氏）前日匠事方般未經洒掃今則拂拭無所不至其觀頓改如入別區茶室大小數所皆有珍器異物一室摸豐公茶室號曰摸室掛定家卿手束其側又掛一漢製陶器形如帽副以小桴蓋代磬也書院（用邦呼）掛探幽南蘋對幅探幽則白鷹蹲岩上其根波濤拳湧南蘋則鷹擊雀一雀方攫二雀上遁南蘋鑑定探幽畫稱其有古人遺意而憾乏蒼勁小虎曰二家多贗作此幅真蹟不容疑也左右孔雀石一顆高六寸横稱焉青有光右有木製懸香爐（懸香爐用邦呼）其前置一帖以絹摸式紙様書二十一代集序者悉當今親王攝家真蹟裝此以蝦夷錦護四隅以銀板雕鏤精審其下銅花瓶插早梅數枝長數尺破蕾過半副以寒菊瓶下卓一所謂堆朱者每室所陳數十品庭上楓紅色多前日十倍矣觀畢出小虎別木七供食於其家半以主家以召辞出余輩飲畢帰〇吉次来致南陵凡所送糟漬香魚一筐〇京師篆刻師欒堂来不值〇鈴木長左衛門伻来乞字〇晚翠来贈菓儀不值〇良吉六郎友月元真来余勧探宇治勝皆悦〇遣友菴於油新氏贈香魚一尾

二十日

信濃坂本驛畫師小宮山圀南者來請見辭乞字去
○三郎母來送葛及菓子告其宗旋不悦三郎讀書
之狀使室氏接之○土藏直藏來曰我姑五十年前
同尊姊事主人風早氏矣乃屬展先師墓○秀氏來
○野添矢作使人來送鹿肉○友月來○吉次妻來
導室氏觀市○魯岳荅東至○元眞來飮之

二十一日

遣春龍於春仙氏晤元亨曰聞公自池田歸欲侑一
卮有暇見過荅曰家弟卒將斂○僧詮成來見○中

島棕隱使其子順藏來送所著嵯峨小稿一卷乃附
荅東○遣友菴於藍田氏約訪秀氏辭以齋日○講
後留金城供飯約訪秀氏○砂原木七來介金城見
之供酒○遣晉吾弔元亨賻蠟燭一斤且送葬○申
牌過金城氏與訪秀氏途別過東畡氏爲秀氏謀其
家事○夜与見琢晉吾觀平野街市遂訪藍田圍棋
將去蜻洲至

二十二日

小木八之助來乞字○良吉來○栽寄座田左衛門
大尉東屬文哉（文哉將之京師送知氣公詩大尉）○徹雲來○梅洲
來○播磨屋秀太郎送陶製酒瓶○夜弔元亨氏其
母見白兒病遂訪小虎

二十三日

小一使人來送乾香魚竹箸及蜀椒曰近自有馬歸
○屬寄將曹詩於文哉○午前携友菴至藍田氏錢
屋長左衛門在座遣友菴於木七氏（砂原木七以後有姓）致其
所乞游樋口氏園詩二首且問曰前日有野游之約
不識今日得相陪乎友菴來返春龍導木七氏之人

至致東及傳廚東曰今日野游之約有事不得踐言
采腆傳廚薄犒從者乃栽荅東以謝友菴亦返木七
荅東曰向既走一介奉報矣乃與藍田出友菴從將
訪元眞至筑前橋朔風栗烈余曰寒威如是野游無
興不如歸家也藍田曰善哉乃使友菴先歸洒埽西
家午後歸飲且圍棋石峯六郎偶至既徹李平至比
晩皆散○仁也有病使友菴之藍田氏調藥○泰藏
東至○遣友菴於金城氏贈松魚二笏○文哉之京
師○夜召塾生議舉總理塾務者皆推宗瑞見琢

二十四日

仁也喜冒寒晨出足胝而腫藍田間之送蒸藥○遣友菴於藍田氏招之遂之ホ七氏返行尉之元真氏招之之彌左衛門氏贈糟漬香魚之宗助氏問有西下舟乎之春波氏促米○龍護東曰晡時将携一僧拜趨顧莫出荅曰諾○小一来○中原國華荅東至送松魚一筐○秀氏来○先是彌左衛門欲隨余遊鷲尾山余告之友月今日友月東曰願以来月朔臨余荅曰吾将勸彌左衛門然恐不果○龍護携越中

僧蘭蹊来見行束脩請受教○先是善四郎出箋乞余書及金城藍田元真畫而謝以銀一両衆欲以此會食使余為主人今日作牡蠣飯招之并招小虎晡後皆集吉次偶至親買酒肴供客既而圍棋未畢余病發退於室

二十五日

遣友菴於春波氏促米○三浦文城旗某来告將歸○裁寄渋窓公南陵兄範治孝也源兵衛東而屬之宗助送他人東數通於日田府内詳載書状往来記○東春波詰不送米之故且借白米用秄呼春波使人来送白米二斗○周友来屬大振○而夜典膳来告寓吉益氏

二十六日

昨日寄範治東中有送譯合衆國書東一卷之語而遺之今日遣友菴於宗助氏屬焉○南陵兄本月朔東至○西川元春東至東曰豚兒既自長崎歸乎吾顧命速歸省○送糟漬香魚於魯岳○屋主使匠杵熊来繕西家墻余以庭狹欲撤墻而置板牆上以廣之呂屋主妻諜之荅曰唯命乃雇杵熊買板杵熊更

薦一工先是柳樹成陰東隣屢請剪之不許至是始剪之及梨樹○僧蘭磎入塾蘭磎越中新川郡高月專稱寺興仁子

二十七日

春波送長府米二苞先是買備前米長府米善而貴一石直銀百十匁○宗助使人来致南陵兄九日東東曰春波所屬唐六如書周示西州好事之士然無能買者以其直貴与乏具眼人也今返之卿宜致我意又曰吾歸後崇彥吉次皆無消息卿請為我探其故乃遣友菴返六如書於春波東吉次招之○藤田廉平送蜜橘四顆○春

波来〇九山柬相招以将赴春草氏會辭〇裁荅南
陵兄柬及与廉平柬而屬之宗助〇杵熊来修垣剪
樹如昨使犂生助之〇申牌春草使人来促即往秋
里訥堂既在座酉下牌友菴来迎帰

二十八日

放學（初以本月為小建故昨日令曰明日放學今朝始知其大建）〇先是篠
崎氏門生竊訥堂所蔵書畫帖而賣之國華國華不
知其故今夏携帖示訥堂訥堂不敢言之私柬余告
之余送其柬示國華數日前荅柬至今日送示國華
柬於訥堂〇布野雲平携出雲人大坪大輔来見請
受教〇小木八之助来〇凉雲為禮輔送潤筆金及
謝儀〇高安杏山使其子純蔵来曰願供茶〇申牌
至杏山氏主人引入茶室春畊北渚香川一郎同席
茶畢酒出九山至酉下牌同衆辭友菴来迎〇魯岳
荅柬至

二十九日

島又来請見以忙辭〇遣友菴於洪菴氏贈金百疋
及菓子遂之秀民氏贈金二朱之凉雲氏贈糟漬香

魚之雄哉氏贈銀一両〇昨日大坪大輔約復来而
不来因友菴之洪菴氏告諸布埜雲平（雲平寓洪菴氏）雲平
来為大輔謝且遣友菴於大輔逆旅責之大輔實病
聞之遽隨友菴来謝過且行束脩余見其羸劬急去
〇吉次来乃告南陵兄盲吉次曰炭彦件彼一由令
兄盲莫違約令兄不枉盖忩飯之〇李平来贈謝儀
（先是乞字）飯之且圍棋〇先是荻人林東馬携立野宗甫
柬来見今日来告将帰郷曰若有荅柬致之荅曰今
日多冗異日相見〇夜八軒街火

晦

發寄紅野平左衛門柬於柏喜氏柬曰前日所買酒
直今猶仍舊則請送三樽於谷口宗助氏〇訥堂柬
返國華柬柬曰僕既察彼公意他日勞老兄周旋余
荅曰諾又曰九山欲以来月六日招兄及僕使僕傳
言従前屢有此言然終不果此度在高安氏席所約
北渚在側彼即以北渚為息壤縻幾其不食言也〇
宗助送肴資〇金城来贈漆飾蚕壳〇弓場五郎兵
衛送薯蕷剳子書本年無松蕈故以此換〇元真来

日諸家所贈謝儀有別録故不記○留元真供飯招
金城比徹六郎來○良吉東乞字且告以來月二日
上途

十一月朔

受塾生賀○辰牌賽御靈祠出於祠後見二夫行車
前車夫用力挽繩斷仆地打胸氣絶良久蘇訪春波
謂之曰我所属公金銀元有餘而便於隨用今所買
米稍多所餘無幾願通計春東出入而遞餘金于我
春波曰諾訪松徑間不見太呼不應乃出訪宗助間

吉田敬藏何日至乎曰將在數日後訪彌左衛門聞
其在土肥才右衛門氏往見之彌左衛門曰今敝邑急
信至報俄羅斯船留長崎者六隻以數月前皆去聞
其故曰虜人病死者相繼謂船居久故欲借我太浦（地名在長崎側）
官不許別賜一地虜不懌曰此地湫隘即殺
我也官諭曰文化中貴國使至我館諸此地我邦一
切由例雖有新命不得聽也虜愠曰當年使賤今日
使貴我貴賤異例貴國遇待豈得同例乎求辭去云
訪元真約余後楚游歸○圍嶺小一吉次李平六郎
來賀○善四郎三郎天臣來賀皆不值○六郎門人
山形喜平因六郎贈其所刻印（文曰旭莊）○街卒示坊正
令曰今月以往官行修大行大君卒哭祭於天滿專
念寺三日間須嚴戒火○元真來与出欲野游以天
陰止訪藍田話次六郎至余與主人圍棋二子去藍
田曰拙荊前夜蹶而絶呼之蘓既愈然未全復乃要
藍田至李平氏主人方与數客圍棋見余至皆散因
圍一局歸藍田送至留之供飯○夜與諸子觀平野
街市藍田途別晋吾追至告良吉來告別乃歸見話

至三更塾生將飲良吉余退於室○涼雲東送菓子
○昨日謝雄哉以銀一兩今日雄哉來賀且返之曰
郎君有病草日來候左右宜也未呈藥敢受謝乎○
對州邸人來致浩然以斷菴所發金子在中東（以斷菴在對州）

二日

省吾之京師回屬荅毛利周瑞東○周友來屬大振
入塾○遣友菴於元真氏屬刷礬水于絹遂之宗助
氏致東之春波氏取簿○島又來○乾良平來乞字

○文哉自京師帰致能村将曹東将曹金之字送○春波来乃附金十両春波撿金擴二步曰此贋金也本年官出銀換金数十萬両杖之金悉東下故此地多贋金也今朝使友菴謂春波曰欲附金若干君家僮有過我近坊者令過友菴言語不了春波誤聽謂招我也親来云○黄昏良吉六郎来与赴藍田招二子大醉言論不已余殆不堪勉強至夜半同歸

日間瑣事備忘録卷九十五

嘉永六年癸丑十一月三日

先是小一謂室氏曰某所善估人新作一船能載米三千石將以近日落之請來觀室氏喜今朝使人來迎室氏抱仁也赴焉友菴阿石從未牌返出糕數枚曰舟人所擲出炙數片曰小一所供○能村將曹東至○萩人北條源藏來見曰家兄瀨兵衛前來謦咳○紅野氏人來告既送酒谷口氏○安田確齋東至○林良馬來乃屬苕立野宗甫東

四日

先是吉次屬余買紅野氏酒今日遣友菴告酒在宗助氏又東宗助曰聞酒三樽至請送其一於家兄其一於吉次其一於我○小一來○北條源藏來不見○元恭來○小木八之助使人來送潤筆金○雄哉來乃與書二紙○遣友菴於宗助氏屬寄南陵兄東○晚翠送甘藷○丑牌聞打鐘聲急起見琢視火所曰甚遠乃不起

五日

汝之助游蕩廢學責之輒曰疾病遣見琢告之葵園且請見葵園曰將拜趨既而使人來曰今日有故請朝相見○林良馬來乃謂之曰昨年川田元貞來聞我將輯宜園百家屬曰願收亡兄健明詩因約送遺稿今也百家詩集將成而未至吾子請傳我意於元貞良馬曰諾○雄哉來○丸山來曰明日請與訥堂君臨於伊勢伊亭乃柬訥堂告之○善次十月二十一日柬至柬曰某眼疾復發故未能就歸途請爲我謝日田玖珠諸公柬中有寄藍田柬遣阿石致之

六日

大坪大輔始來以後不記○誓願寺覺明送草稿二卷○葵園稱有病使隸僧來○藍田使陶工來見因買陶器數品○委氏來○未下牌至訥堂氏導之至伊勢伊亭九山既與春耕秋亭俟焉步間東畡杏山至酒出有盛饌高木駒之助與京師客荒木某藤堂房彌太在隣室出見房彌太舊識也荒木某近自江戶歸說今夏墨夷來時諸侯沿兵之狀甚詳一座駭聽房彌太近爲兵學者流方爲高槻侯作銃於堺訥堂曰

火技洋夷所長我習之不必若彼也我須用我所長因相辯論酣九山妾及駒之助愛姫見東畡先去客各分曹而話支牌与訥堂杏山出至高麗橋春畊秋亭追及曰九山公醉愈矜殆不可堪三子途別初使友菴來迎於篠崎氏友菴不識伊勢伊亭故不來至渡邊街訥堂使其僕送余

七日

良吉來曰某將以今夕上途願乞先生柬以謁西州諸公○雄哉來○龍護來○友月來○小石石林來

曰今訪金城病側無爐火一寒可憐乃使友菴携爐火往訪之○久之助毋私使人來問久之助狀送乾魚及砂糖

八日

遣友菴於金城氏送粥候病○小一來乃供牡蠣飯招善四郎不在○柳源兵衛柬至柬曰豚兒左門以十月念五日卒敢訃左門名崇字子高播磨里村人（里村地名）六七年前來見吉將游宜園余見其勤慎聰敏以柬介之淡窓公先昨年余歸鄉左門常侍側淡窓公屢稱其忠客春以病歸其家復來見余曰吾子將病瘵宜居繁華境娛樂耳目而散幽憂切勿蟄於寂寞地也左門悦然以父母命遂歸其鄉本年又來告將復遊宜園余視之曰吾子瘵既成途中恐不諱左門懼乃止居月餘果咯血秀民療之數十日稍愈其父欲携去秀氏曰猶可治若歸寒境無名醫必死余謂彼死唯有一二月早晚而已決不迨禱雪與其客死寧死於父母之手也乃不敢諍遂歸今朝食時余謂見琢等曰久不聞左門消息恐既死今前訃至年

僅二十余嘗謂其父曰吾未見德量夙成如賢郎者病痊我將養之為都講不知公聽我言乎否其父謝曰幸甚嗚呼惜哉○宗助送酒（前日所買）○栽荅橋井冨三郎柬遣友菴屬之天滿屋清助氏友菴以其貪脚費甚不肯附之而歸○發荅能村將曹柬（詳載書狀往來記）○日暮美濃高須人高橋良元來請見辭曰明日相見○夜良吉來告別留之宿供酒○春波送米二苞

九日

有病（頭痛眩暈）○良吉去附以寄範治孝也柬及寄山陽

適諸子東○徹雲来○高橋良元来見聴講既而問
致知格物義余曰吾子欲窮其義宜就先儒成説窮
之不必立自家新説也良元曰先生無所主乎余曰
世之主朱氏王氏等學者徒争紙上空文迂於今日
事情吾甚賤之吾子欲鑿字句訓詁須就世之諸老
先生問欲聞今日要務僕別有所見不必守古人陳
腐成説請俟閒時講之良元不懌去○晩翠贈鮭魚
卵曰十一日請臨○先是友菴始入我家余属之曰
吾常從玄関（玄関見前）出入故吾皮履及木屐皆置之玄

関側使學僕掌之吾子今後須任之曰諾今日大雨
將出亡木屐友菴曰阿石蔵之詰阿石荅曰友菴君
未来之先奴蔵之既来之後一附彼君奴不復相関
也又詰友菴荅曰阿久言阿石蔵之也詰阿久荅曰
友菴君問我汝不識屐所在乎奴荅曰我不識也君
未至之先見阿石出納之也已乃責友菴且曉之曰
吾子既諾我属而不自掌属之二婢也其罪一阿久
實不曰阿石蔵之也而吾子以阿石蔵之告我是誣
人也其罪二吾今朝使吾子捜之而至晡時猶不自
捜而責他人是慢我命也其罪三且我木屐大昨年
所買既古不値一錢吾非嗇之然吾平日自奉甚薄
皮履木屐手巾傘笠之類常經四五年至破損不可
用廢之此屐既經劉太郎泰蔵至吾子僅月餘輙失
之我恐吾子無撿束異日不能保其家故緩頰曉之
而已○復遣友菴發寄橋井富三郎東於天清氏（返富三郎詩稿○脚費四十八錢付之天清氏）○前月八日遣文哉於釆五郎
氏属寫明君一斑鈔及大槻清崇上書今日釆五郎
致一斑抄謄本問上書曰未嘗見乃詰文哉荅曰既

不記授何書於釆五郎疑一種也乃使見琢撿瑣事
録載送書二種余曰吾豫虞有此等疑惑故詳載備
忘録釆五郎須歸家撿其蔵書也既而釆五郎使人
来曰杲過矣獲於書筺○東藍田曰前日蒙高饗爾
後爲詩魔所役未能走謝爲我善謝賢嫂僕購西宮
酒酒主自詫天下一美酒也將俟兄至開樽願勞玉
趾藍田未至小虎使人来言願供夕食比余出藍田
至乃小酌告小虎氏招請從途遇小虎女弟子来迎
私語藍田曰我先生向命（告）供夕食於公而妄忘之公

面我先生時幸莫洩之藍田曰諾余笑曰明日小虎
来観我瑣事録必悟其詐然事有公私須諭小虎莫
披扶私蘊譴之而已藍田曰善至小虎氏玉芝森川
元道油屋丈七在座方食主人曰有贈息者故作飯
矣既食一少年至與闘棋戌下牌帰

十日

雄哉来先是雄哉観顔輝畫蘓文忠公像嘉貞二年
北澗禪師加賛者謀賣之今日返之曰吾既厲之小
虎矣虎宜使人致之○金城来告病痊○召善助按

摩○夜室氏抱仁也出観御靈祠燒火祭儀

十一日

徹雲携家中吉兵衛（桂山姻家昨年所識）来見致桂山柬柬曰
豚児無状深懐慚懼令姻吉兵衛候執事伏願與伊
人謀善諭豚児乃使見琢接之吉兵衛携久之助返
徹雲氏○与徹雲約午後赴晩翠招○林春仙送鐊
頭券告卒哭○午後徹雲不来乃携友菴出訪九山
不在初与晩翠約未牌以猶早故訪六郎新居（在博労街界街東折處）六郎指座上素麵曰郷人新贈此先生初臨
當奉供而傍無婢僕某将携貢高廚也至晩翠氏徹
雲在焉曰追先生至九山氏而不及矣少間敬證金
城小虎至主人供酒食先是主人出一瓢詩佛五山
諸老皆有題詩主人所甚珍愛乞余書一聯而以金
泥粧之今日漆乾始出観余謂主人曰公知蔵瓢之
術乎曰不知也余曰昔有俳師将野游出其所尤愛
硯及瓢授従者曰此吾性命所関吾子宜用意荅曰
諾行數歩問二物在乎曰在又數歩問如初如是者
數十度最後従者躓砕二物又問荅曰既破矣師曰

破乎吾心始夷爾後不復言是蔵物之秘訣不然為
物所役也主人悦敬證先去酒後圍棋余為主人録經
史子集當必讀者數十種主人贈錦囊及人様子於
仁也戌牌同衆帰○友月来不值○文哉帰郷

十二日

良平所送炭五苞至○省吾来告別曰家兄病故帰
郷○日田長福寺某来告明夕帰郷○春龍以其主
死帰郷○家中吉次衛来告久之助自首同正玄精
一省吾等飲妓樓将使人問正玄則曰初言正玄者

詐也實泰蔵使見琢往詰精一肴吾返曰肴吾曰未嘗与久之助出游也精一来荅同肴吾吉兵衛始悟久之助所言一切皆詐憮然去

十三日

吉兵衛来曰某昨夜親赴久人助所游娼家詰問具得其惑溺之狀願先生鳴其罪擯之不然不懲也乃周告其由塾生而逐久之助○裁寄湊窓公範治孝也東（副以近稿一卷）遣友菴於長福寺某逆旅屬焉（送鏝頭二十于）某○先是豐後芝崎人賀来藤九郎因沙原才七寄

稿乞正今日才七告有舟便（舟便見前）遣友菴返稿○發寄溪琴東於小一氏（東中包寄贈詩）○藤禹東送草場佩川集一本四冊東曰某八月来卧病云云○薄暮九山使人来招即往主人卧病春畊在座與語亥牌帰

十四日

訥堂東乞字○東訥堂曰本月僕當會主欲十七日前請諸君願与春草秋里二翁定日而報○申牌携友菴出訪金城使友菴之九山氏致寄溪琴七古一首（昨夕九山請觀之）遂之秀民氏致柳源兵衛東且告以十

六日招其祖母及妻余與金城訪藤禹病贈魚券一紙致其所乞書請見主人以羸辭乃携金城帰飲之○友菴帰傳秀氏言曰今夕拜趨九山送書翰紙二十葉（昨夕余贅之故）又送示大坂府尹喩商估邦文余譯其意曰客年西城災本年夷舶来未幾慎徳公薨今大君即位諸件竝興官之費不啻億也鎮城以下至吾曹皆乾乾惕若顧浪華豪富所群居先是官借金若干方返之未畢也然當此時義不可坐視宜追官令未下先請納金其多少隨有無可也汝等祖先以来

沐浴泰平洪澤得坐享安業私其妻孥敢有不圖報効之理乎方今海岸防禦尤為急務官新賜萬石以下麾下之士有差加之虞夷船屢来海漕或失便利将新鑿舩路又修陸運道程其費實莫測官方旰食辛苦為下者不可不御體也夫士農工商各有其職士當枕戈以敵王愾農當勉徭役獨商錦衣玉食莫所関係是誰之力乎此時猶不思報國恩更期何時乎今也官有不得已之急我日本闔國四民宜粉骨虀身以各盡其職而已若我所諭有所不觧宜以封

事問不必避忌諱也既解須以自己所見以獻資財
不若顧他人也○夜秀氏来告祖母病曰願俟痊拜
趨○初余与山名氏離婚其兄弟請莫絶交余許之
山名氏以販絹布為産邦俗兒誕後衣服用紐而不
用帶至三歳則製新衣用帶而廢紐擇吉辰謁神名
曰解紐仁也至此三歳将解紐余以山名氏係其外
戚名秀太郎命以其家絹絲製新衣秀太郎喜期以
今夕送衣仁也将以明日昧爽謁御霊祠而衣未至
遣婢責之秀太郎愧丑牌送衣一襲曰餘俟昧爽

十五日

昧爽未至又遣婢促之平明始至凢兒謁神過天明
輙乞兒攔途乞錢不與則群罵之人厭之大率以昧
爽謁神今旦巳日余先謁神兒謁神者絡繹余帰謂
見琢等曰時哉乃使見琢晋吾好之助熊太郎擁仁
也往上神殿奏樂畢帰曰乞兒尾紈袴家兒而不我
顧故免○供赤小豆飯於諸子遂分贈西隣三家○
秀氏送肴賀解紐○天臣大輔李平利圓六郎友月
小虎称五郎三郎来賀或見或不見○數曰前小虎

曰本月望會我畫社於緑壽菴願臨乃與金城約同
往今朝送書一紙於小虎氏以充展観午後金城来導過
北里劇場後巷沿溝西北行數十歩右畔即緑壽菴
也小虎及其徒十餘人在焉菴實園也室廣而浄小
虎導入別室供茶既而諸客稍稍来會開宴同坐者
四十餘人与余交盃者藍田玉芝奠石介眉金雪左
粟芝堂雙翠雲仙石峰等十餘人召妓數輩侑酒日
没大而雨下牌友菴来迎与金城先帰○松森三朴
東送乾鰕一苞

十六日

咽喉大疼○先是使丈哉輯宜園百家詩未成去今
日始雇徹雲續之○訥堂東曰春秋二老願以本月
二十日集於高館敢告○以仁也始著帶与室氏謀
觴諸友講後謂晩翠徹雲小虎金城善四郎作五郎
李平曰明日来牌請臨又遣友菴告藍田元慎春波
宗助小一秀氏吉次雄哉諸子遣徹雲告敬證九山
屬友月告六郎○友月来圍棋○召八千店主人屬
明日庖事

十七日

今日諸友所贈有別録故不記○赤馬関人桐山源左衛門之子篤三郎携長澤處山東来請受教以有客辭不見教曰須先見秀民○龍潭来○未牌宗助作五郎六郎小虎雄哉秀民小一徹雲九山善四郎等来集乃觴之使晋吾行酒酣金城藍田晩翠来室氏携仁也出見酉下牌客散宗助僕従未来使友菴送之初吉次来以有事辞去元真以病辭春波不来李平送銀而以有事辭雄哉未食去戌牌送膳於雄

哉李平○梅墩詩抄二編講畢始講近作詩及前月日間瑣事録

十八日

昨日常乞小水者送蘿蔔四百八十本及真菜六十把（真菜漢名未聞）今日命友菴及二婢洗之○李平来贈仁也佩帯囲乞按摩未畢善助至代焉（先是召善助）○病益甚遣婢石於李平氏乞葛根石膏桔梗○夜秀民来語桐山生事曰彼身無一錢某且為東道属之先生

十九日

闇元亨返池田遣晋吾屬寄良平東焉○東春草等曰明日申牌請會艸堂○雄哉小一宗助来謝○松徑来告病痊○元亨来飲之友月六郎與焉与六郎約二十一日後毎日来校訂三浦文城草稿日没六郎元亨去友月留圍棋

二十日

雨下（本年寡故記雨）○河吉使人来致水筑小相東東表書副蠶豆一苞逕（而）不至使友菴問之河吉答曰佐伯郎人致與東曰如蠶豆舟子將親致之廣瀬氏○与室

氏治庖事○申牌秋里至乃使友菴迎春草訥堂至供酒如例戌牌散○初聞筒井川路諸公將西下接俄羅斯人然以其既去途中東帰至是又聞其二三日前過西宮遂赴長埼○先是官令曰此地米賤故諸國不肯送米故現米將罄今後糶糴随米商意不必慮官譴也爾後米價貴石加二十錢而米終不至人皆尤官失策云

二十一日

春波送米二苞曰米價大騰躍敢告○誓願寺覺明

柬至中有泉福寺晃曜柬曰或欲乞先生書學之謹
呈菓儀金二朱○使友菴製丸藥硝石覇王鹽大黄甘草黄連○
畫人竹雨來乞字○秀氏來爲桐山篤三郎行束脩
步焉篤三郎來以病不見期明日入塾去○西川元
正自長埼歸留之宿○今日宗助示脚夫天満屋吉
左衛門本月十九日所致邸報曰官新命熊本萩二侯
守相州浦賀岡山柳二侯守房總海岸鳥取侯守武
州本牧彥根侯守武州羽根田及大森河越侯守禅
海第一砲場會津侯守第二砲場忍侯守第三砲場

○發弔柳源兵衛柬

二十二日

幸至○弓場五郎兵衛送猪肉○秀氏使其弟子來
屬桐山篤三郎入塾○徹雲來謝致桂山柬○將曹
柬至內有寄金城柬○石見人來致伊藤顯藏柬顯藏送金乞字○
衛卒來曰令郎君著帶顧賜祝儀乃附二百錢○六
郎來始訂三浦文城草稿

二十三日　甲子

飄風始見氷○春草以其子辰之助娶婦送赤小豆
飯乃報以酒券一肴券二○松徑以病痊送赤小豆
飯○前日吉次來贈銀一兩賀仁也著帶而謂阿石
曰竊藏之莫使夫子知也阿石以爲信然終不告余
余不謝吉次既而室氏見之以告今日使室氏往謝
○元亨來請輯其亡弟龜次郎詩於宜園百家中○
六郎來校文城稿如昨○有病風邪

二十四日

善四郎示過書局吏管淀川諸舟者本月廿二日令一通令
曰愼德公神牌將以二十四日下淀川二十五日傳

大阪北濵第一坊而入四天王寺廟凡川路諸舟停
往來若糞舟承舟須遠地藏之○先是藍田欲賣其
所藏漆塗金繪簏於南陵兄兄以直貴不肯買去謂
余曰彼簏必無能買者異日藍田兄窮必欲賣之卿
須以金三步若一兩買之送於我也吾非好此唯救
彼公之窮耳今日藍田送簏請金以疾不報○溪琴
携藪長水來訪曰爲敝邑買砲此地故來○飛彈下
原人加藤素毛來請見曰素既入淡窓先生門矣以
有客辭○九山來○高島淺五郎使其從者吉田次

平来送西紙一巻及西墨一函曰將東下敢告先是秋帆寛白為江川氏屬吏故官召淺五郎也（淺五郎秋帆子）○夜遣篤三郎於淺五郎逆旅（栴檀橋南畔鳳金屋兵蔵）送蔦一筐以謝

二十五日

余亦藍田蓮於善四郎善四郎携去○德永熊蔵父半兵衛来見以熊蔵旨贈金二朱曰豚兒病使某候左右○九山使人来返紙燈

二十六日

曉来大雨午前霽○遣友菴於宗助氏致酒直金一両遂之南徳寺贈銀二銖薦醇恪居士冥福且展墓○徹雲来因請為醇恪讀經畢飯之○街卒来曰有公事須集會所（會所見前）公若有病使他人来亦可乃命篤三郎往坊正傳府尹旨曰近者西城災慎徳公薨今大君即位夷船入港官費鉅萬為下者宜念國恩隨家有無各獻資賤也云云余住此地係府内臣籍故前年盗難坊正不肯以聞使宗助告官矣今欲以市人例視我其意似相矛楯余欲詰之然以事繫國家東宗助謀之宗助答曰與衆議而後奉答○秀民使其門人岩橋貞節来見謝哭澗○六郎約毎旦来訂文城草稿而不来使篤三郎往詰之六郎来謝曰篤三郎来至○元正来

二十七日

宗助使伊丹屋又助来致柬柬曰公既係我府内臣籍義不可同商估獻金也坊正不識公故爾宜令又助見坊正也乃使又助赴會所曰獻金我素願也然我名在府内籍而不在大阪籍今從公等列名是救

上也故不敢又助返曰坊正等毫不解名籍為何物唯以獻金者多為其功也謂我吝金反覆述國恩洪厚而諭我我所謂臣籍云云彼終不能答余曰古人云為十人之長者其才必過九人而可今坊正所管殆數百人其未曾不能過二三人官以此輩為長欲人心感服得乎○午後携友菴出訪金城使友菴迎六郎至携之館溪琴於河專氏溪琴曰今使人迎公矣數長水植木山菴及近江人名倉某在座溪琴導游大津湯肆岸善女与名妓數輩侑焉酒酣使妓舞

日没溪琹以有事先去曰會於岸善氏余與山菴赴
湯室在隣家返從衆至岸善氏溪琹既邃復飲觀舜子
屏溪琹命舟送余六郎從留之宿○元真藍田來皆
不值○萬治郎移居八軒屋賣醬今日送簿請沽之

二十八日

小一來○藍田柬曰頤典前日乞覽筐借金一兩一
步余答曰公忘前言乎家兄曰藍田兄肯以金一兩
賣之則買而送於我僕固知公之窮故將竭我力而
貴其直方与朋友謀而示諸某氏矣僕窮倍公然不

敢訴窮他人數日來賣衣物然未使人知之是平日
讀書之力也敢告○島又因見琢致謝金百匹○大
芳使人來致杜秋艇柬披之有其所著卧游清賞一
卷柬曰辰觀我鄉諸家所藏明清書畫而錄標題也
又有寄金城柬○使友菴製丸藥黄芩黄連呉茱萸枳實人參石膏
室氏與二婢助之○室氏有事於阿雪招之宿

二十九日

河茂來謀三浦文城詩文上梓件又會計所賣書直
畢曰某善江戸奉官旨內覽將上梓書可否者栗原
某使豚兒就栗原問義府不得允之故栗原曰彼書
立言精確然其要不悉合先儒官之所忌今唯內覽
而止若公請而不允其書當永棄捐今也文網方密
此書決不得允異日乘機會得廣緣而公請之未必
不得故我留之不下使人不知其可否所以私報吾
子也栗原言如是彼書室沿活板例為先生家藏板
卷尾無錄書林名也乃出佩川拙堂所作梅墩詩抄
四編序文及筑井昆陽題辭附河茂曰請先刻之○
藤井吉郎來飲之六郎來与焉○桂園柬乞字○元

正來曰將以來月二日上途余曰吾將屬事願一宿
我以三日發曰諾○訥堂柬曰明日請會敝廬

十二月朔

受塾生賀○六郎三郎桐梧吉次作五郎元正天臣
大輔典膳來賀或值或不值○辰牌携篤三郎友菴
出賽御靈祠遂訪宗助謝前日使伊丹屋又助來故訪彌左衛門
曰本月六日棋會敝廬請臨又曰今夏一瀨平兵衛
卒某當早訃而忘矣訪松徑先是松徑屬余賣武器
于溪琹溪琹欲觀其刀余欲晤松徑松徑旋忽眩暈

不能復坐乃去訪春波出使友菴先歸訪吉次謝前日送銀故訪洪菴不在其妻見乃爲元正請歸有洪菴妻出菜名侯及佐久間象山上書示余借之出訪小虎昨日小虎贈室氏襟仁也襪二婢鬠鬠古作髺今日見其妻謝○桂山使人来送歳暮儀○申牌赴訥堂招少焉春草秋里至有盛饌主人女年五歳行膳戌牌帰○善四郎使人来曰友月師約来而不来某家爾後別有客室狭雖師来不能容之敢告○薩摩人高松伊兵衛携其子賢太郎来見請受教賢太郎年甫十

二善詩○六郎介其門人篆刻師淺野左一相見屬余送所刻印二顆於孝也

二日

紅野平左衛門柬曰家釀係去年製者將悉送於江戸今後唯有新酒謂本年製者而已公若有意買古酒將留數樽待之不識尊意何如荅曰今無西州之客其果買酒与不買皆未可知也公若留數樽而我不買之是我負公也唯貴意○小一柬曰日乞月瀬六景詩於九山屢促之輙荅曰既送於旭荘先生矣某知其謦言願爲我柬責之乃使其伻歸路過九山氏以余言詰之○溪琴送統請書前日所贈七古○松徑使人来謝曰前日病欽禮慚負實深今微痊欲晤菊池君願傳言菊池君其往還便路一臨敝廬是請時溪琴伻至因柬告之○錢屋舟子来致囪態之助父子柬○發荅桂山柬内封金三歩

三日

元正来宿○數日来裁寄江戸諸子藺堂君松園信良信友崑陽省三元圭善治元春詳書狀往来記柬今日屬之元正又屬金二朱致

之見樹院薦先室冥福○善四郎使人来返篚○春波柬曰前日蒙屬大村產物件某非敢忽之即今此地獻金諸件滋興願待明年三月後而議之爲我謝田川公○友月来○九山柬謝病不能應小一請之故○涼雲送蒐○築地人河武致野添道也柬○宗助使人来致淡窓公範治孝也十月二十八日柬孝也返追思録柬外有小貝盛膏包以劉子曰寫村山柬乞覽村山柬曰是羊酪也可以傳捻紙代燭敢呈一貝其包上書送於廣瀬謙吉君不識何人所送

四日

彌左衛門東曰日者請六日臨敝廬然聞傳法屋永助是日有故不能来故欲延数日敢告○旭雲来見○脚夫来取荅伊藤顕蔵東○高松賢太郎父子来告有故急赴江戸○作鴨飯而餞元正因招小虎六郎偶来与焉既徹小虎去元真来将與送元正元正故遅緩至黄昏未發余将至金城氏待焉六郎竊告曰元正蚤与緒方氏門生約今夕宿酒樓聞先生親送甚喜又畏事覺故濡滯也余曰緒方氏門生欲餞

酒樓是人情之所為有元正何故畏乎将出送余至家○桂園東送肴及金先是乞字○先是畜猫鼠跳梁如舊而偷肉且咬人室氏仁也皆被傷毎夜入人懐或旋於苗間岸際家人皆悟之號為猫中久之助今夕令阿久放之戸外○致淡窓公東於徽雲孝也東於六郎

五日

裁荅岡宗左衛門父子東及寄國華碓齋東合封之遣篤三郎於銭屋舟子許屬焉○能村将曹送銀四戔及牛蒡一把候寒又送金二朱屬寫余近作○屬荅桂園東於金城○府内府卿人来致南陵兄十一月三日東東曰今録送吾七律一首請以此代宜園百家中所載又曰俄羅斯火輪船一隻遇颶漂於筑洋怡土郡中有係對馬之邑者土人拾獲白銅製函一中有凝油村山東一郎得之送我我不識其用以送於卿請示之博識人始悟向之劉子兄所送◎使篤三郎買蘿蔔七百本直金一歩二朱◎先是丸山乞余所蔵絹一幀請書蒙古兜詩余以其長欲使畫人

作界畫九山曰須屬秋亭携絹去之不成溪琴亦以絹請書余曰須界畫溪琴屬之長水即日成余既書溪琴所屬今日送示之九山曰公平日說識兵機然不如溪琴神速此絹可以徴也九山恥亦送示界畫縮圖曰既使秋亭作之爾後病痳未遂而已○午後友菴請出買紙而不還先是桂山私訴友菴誤久之助余祕未究詰友菴覺之故逃也乃使晋吾名一郎至告其状絶之○使見琢致範治東於河茂氏

六日

以篤三郎代友菴○一郎来曰友菴昨夜深更来其
寓其間其所以逃彼不敢言私察之彼遣人於之之
助許曰請莫洩我匿於夫子我将為公地久之助荅
曰事已洩不可復秘俾昨日返告久之助言故倉黄
逃云○后峰来乞字○与塾生作有飯六郎偶来与
焉○溪琴使人来曰移寓雁兵氏敢告○宰府安巣
院臣藤埜倉太郎来請見使見琢接之○中牌館溪
琹於雁兵氏（在栴檀橋南畔）溪琹見若山人清七（忘其姓）供酒
余出南陵兄所送凝油求之試粘捻紙燃之光可代

燭又篤吉次於溪琹因東招之不在九山跡余至而
見溪琹時既徹乃同九山帰

七日

街卒来曰遏密始解○桂山東徹雲見琢曰友菴誤
豚兒典賣其衣物又曰此件夭臣者与知之将使博
宗者糾之見琢告余曰里聞之大振夭臣曰既放友
菴矣余曰我使二郎縻友菴夭臣其兄也而与友菴
同謀乎吾子（謂見琢）宜見布野雲平告之見琢与徹雲
往徹雲先帰曰友菴猶在一郎氏見琢返曰雲平将

糾一郎余曰友菴猶在一郎無坐焉使晋吾諭一郎
又遣見琢謝雲平博宗来欲見一郎乃使徹雲召一
郎至余授責友菴劄子於一郎其辭曰卿失我家之
帳曰久之助知之今日久之助東見琢曰要識其詐
可惜一也我使見琢徹雲東桂山問帳之所在於久
之助三問卿曰皆發之柏喜氏而桂山曰未曽達也
卿蓋懼其罪發露中途棄東而已其奸可畏二也我
既附汲水債於卿而汲水夫復来乞債於我卿私其
錢故爾其貪可賤三也我為卿請晩翠為寫字於卿

卿未曽寫而逃竊欺晩翠敢償其盗可誅四也如卿
者人所不歯今後莫復来博宗携一郎去○南陵兄
所送蜜橘至○素兄来○春波送備前米三苞○小
一来贈菓子候寒○雲平来謝

八日

坊正示劄子曰大君拜征夷大将軍又任槐（謂任右大臣）
為臣子者須誠惶慶賀○一郎来曰友菴言久之助
知帳之所在某欲携友菴至久之助氏決其真偽然
則従前二姦交結之状必瞭然久之助父母必悦余

曰此上策也乃名博宗告之博宗悦曰某亦将同往
〇小一来話貧户以獻金之故怨咨萬端〇豊又来
候寒贈銀余曰吾視吾子恐不久不諱請善攝養豊
又悦〇篆刻師橘蘭臺来取桂園所屬書畫帖因請
見以帖鮮〇種子嶋三七来〇雲林院玄禎送肴候
寒（以下候寒往来詳載別録故省）〇粟屋隼太使人来促村田四郎
左衛門所屬詩〇遣篤三郎於彌左衛門氏送肴於
末右衛氏送菓子於春草氏送肴以候寒〇雄哉来
〇池田四郎三郎来候寒不見〇使篤三郎發輿三

浦文城東於柏喜氏〇雇六郎寫大昨年所作三田
尻鹽田碑文〇素兄来告別因屬寄竹内茂三東（内封）
碑文〇弘盧峰来屬其著海内名流印譜題辭〇堂嶋
第五坊會所源藏与藤野倉太郎来請書募縁帖序
文（安秀院奚所撰）安秀院使見琢接之〇典膳来〇夜与素兄篤三
郎出至大川坊素兄別訪溪槊不在訪吉次欲問
安秀院募縁帖件亦不在乃留帖去訪亦虎就篤井屋
清兵衛在座主人供麺圍棋亥牌歸

九日

春草送荳〇博宗使人来曰一郎来乎否荅曰未来
天寒日短吾子先發少焉一郎来乃教赴博宗氏〇
石峰来請政書谿所作浜樓記跋文〇雇春夫〇渡
邉順八郎東至東曰日所示尊著識小編呈諸寡君
寡君謂近来論國是者甚多然莫剴切於此書不腆
敝産奉書紬一匹呈之左右太口魚二頭沿例供歳
暮儀叱存是祈余著識小編觀者以為一場閑言語
未有如順八郎呈其君且贈物相謝者感其忠厚因
録〇彌左衛門来候寒〇栽荅浩然東遣篤三郎於

吉次氏屬焉（返浩然稿二卷不近作數首）且取安秀院募縁帖篤
三郎返傳吉次言曰此帖先生書之可書尊名不可
乃遣篤三郎於近源氏告其故〇以明日下先室忌
辰使大振蘭磎還神牌於南薫室〇丑牌梦作詩覺
記男子結廬須此裏桃花深處晩霞深二句

十日

使篤三郎返筐於藍田氏〇土肥木右衛門来候寒
〇伊勢神職柘植喜太夫来贈神符及新暦〇遣篤
三郎於洪菴氏返象山封事而借識小編又贈肴候

寒洪菴致堀内忠亮十月二十一日柬柬曰僕以病乞休帰養鄉里既痊云云南部地方乱民蜂起或言既殺其大夫云云○先室忌辰作齋善四郎偶来助之乞宗瑞大振蘭磎誦經○長谷川平藏来候寒不見○淺野左市来示印譜不見○平治郎来致淡窓公範治孝也十月二十日柬（淡窓公賜仁也金二朱）又致源兵衛柬（源兵衛送金二百両券及見金八両）範治柬曰先生所託宗家奩二百五十両本月取之而托京屋作兵衛券藏於家大人（謂淡窓公）許今送大人證書○馬子吉柬曰謹送對

州鰤一尾候寒而魚不至蓋俾遺也○元真柬国屬五兵衛寄麻生右兵衛柬元真欲見溪琹為裁柬附之○送牡蠣於宗助肴於松徑○桂園来余勧明日来會金城氏○友月来候寒○夜一郎帰致桂山柬不見

十一日

昨日屬小虎致寄元亨柬於春仙今朝小虎復命曰昨日至春仙氏良平在座具告先生寄吾子柬在此中良平乃披封曰既領尊音○遣篤三郎於大彌氏屬

峇順八郎柬（送詩箋三及唐墨而返明君斑抄大概平次上書於順八郎）一○石林来○訥堂柬為三木壽三郎乞其梅帖序且送示春草所撰松帖序○一郎来見曰友菴与久之助對論始知友菴誤之也若先生家帳博宗將索之○先是与晩翠等謀開吟社今日初會於金城氏成約至者晩翠小虎徹雲藍田小一善四郎九山加以主人敬證期不至土井一郎因徹雲請入社許之亦至莚奠偶跡余至余曰好縁也因与焉乃議曰會主具酒肴其費許多人有無不同為會主之數亦宜有多少也

於是定約晩翠九山各三度小一一郎各二度敬證善四郎各一度小虎金城徹雲元真藍田五人合一度每人擇為會主之月又預定十二月宿題而録於簿今日晩翠小一一郎携肴小虎藍田徹雲携酒九山携行厨善四郎携鷄肉而余携蜜橘飲至酉牌席上探韻賦一絶（藹藹一堂中温温笑語同不知冬晷短此處已春風）前後散徹雲至我家○南薫室赴西家檐下連板為途今日忽壞余殆傷使宗瑞修之贈詩箋謝勞○秀民来不值○坫者来贈箸

十二日
吉田敬蔵柬至曰僕今朝傳此地當拜趨而同行八
十餘人百務鍾一身伏祈枉駕○東訥堂返春草文
○晋吾姉夫送肴○巳牌訪宗助遂見敬蔵於公館
敬蔵曰聞俄羅斯船以本月五日至長崎因話時事
過午不食饑甚使人請宗助作飯而就食畢復与敬蔵證
語敬蔵曰某事戕支封河州河州方任勘定奉行某
歸所建白何以為先可余曰在索本末曰如何則本
末出曰莫若創貢士未下牌歸○寛平柬送肴○彌

左衛門柬曰本月望棋會敝廬請臨○送糟漬蔓菁
於賢了賢了來謝且乞字不値○永井大治郎來乞
字不値○河内壺井人松處山人來請見不値○元
真六郎來飲之○阿波庄卒使篤三郎送葬
十三日
大雨病發○渡邊元良答柬至○棕亭柬送砂糖棕亭
改名琮壽○聞藤禹卒禹書林而讀書与余輩謀刻嘉永
二十五家攝西六家攝東七家浪華襍詞等書聲氣
頗通文苑惜哉○石峰來不見○塾生六人贈候寒
儀○夜婢久出還歸曰今見殺人於舍東街上或云
伯州人復仇
十四日
府内郵人送敬蔵柬及其所贈松魚醢○吉田君以
十二日夜去○使篤三郎致答寛平柬○西江來候
寒○室氏從善四郎赴渡邊街買衣○鈴木長左衛
門使人來乞字○藍田携素兄來訪吉次偶至乃謀
飲与至公千店余具酒藍田素兄具肴吉次具飯既
而歸吉次送至○与六郎讀順次郎所送蘭人告兆

米利幹合衆國六十年年戸口年表曰自哲人戎寛
政二年三百十七萬二千人至十三年則四百三十
萬四千二百人文化七年則五百八十七萬二千人文
政三年則七百八十六萬六千人天保元年則千五
十三萬二千人十一年則千四百八十萬九千人嘉
永三年則千九百六十三萬人其土人寛政二年則
五萬九千人十二年則十萬八千人文化七年則十
八萬六千人文政三年則二十三萬三千人天保元
年則三十一萬九千人十一年則三十八萬六千人

嘉永三年則四十二萬八千人其買爲奴婢者寛政二年則六十九萬七千人十二年則八十九萬三千人文化七年則百十九萬一千人文政三年則二百萬九千人十一年則二百四十八萬七千人嘉永三年則三百二十萬四千人合計之寛政二年三百九十二萬八千人而嘉永三年二千三百二十六萬三千人又載英吉利國及意伊尒國還於北米利幹中加理没爾尼亜及豪斯太羅利者夥多以船送之船不足借之他國獨乙國還於北米利幹者日増月加

其國都殆荒涼又載南北米利幹連接處地形似蜂腰者名把拿麻峽斷之則舟船來往甚便古來嘖嘖唱之然其議久不決至嘉永五年壬子西洋諸國於囒噸會議初決將斷之今後西洋通支那印度極捷

十五日

受塾生賀○六郎來賀數日來使太郎書与犬村諸子候寒東至是成今日封之凡二十通詳載書状往来記○買余及室氏衣○林泰仙善四郎荊石友月小一太輔三郎來賀○晉吾熊太郎歸郷○午後携篤三郎訪元真遂赴彌左衛門氏棋會大坂屋竹治郎者見傳法屋榮助油屋誠一郎木右衛門等至主人供酒榮助去其主五左衛門至酉下牌同誠一郎歸○春龍東至○孫吉所送鰤至○買金城藍架

十六日

遣篤三郎於彌左衛門氏而謝歸路過有儀氏致東○東藍田曰撞木橋北畔西折處有一宅吾欲觀之市人忌士人顧因允觀之曰諾○街坊来示坊正令曰太君改諱曰家定須知舊諱家祥○宗郎携高橋叅荒

川齋官來見請受教○午前携宗瑞篤三郎到藍田氏途遇李平請從藍田導觀宅隘不愜意即歸○夜携室氏觀夜市○梅洲雄太郎新清來候寒○中富莫次來○元真來○杉全謙介告自京師歸○遺篤三郎於長谷川平藏氏屬答野添道也東返其帖及添書

十七日

晩翠將装余書欲晤洗心乃使篤三郎召之至○伊勢神職喜太夫來取銀二錢○雲林院和吉來候寒○北渚來不見○駒之助來飯之○九山來○德永

熊蔵送肴○見琢歸鄕因屬寄日高源臺東○介眉來○莫石携桃山奇逸來見乞字○遣篤三郎於藍田少允九山諸家送候寒儀

十八日

元東至○池永新兵衛送猪肉○毛利周瑞送猪肉一籃劉子書籃外有東而不見乃裁柬遣篤三郎屬之山内傳蔵○平治郎來告明日上舟乃贐羊羹○先是買葉菸七百本室氏与二婢晒之屋上數日後余始見之曰晒者宜空隙容風而合束之宏腐乃

命改之室氏口唯心不從既而腐者過半今日始与婢改之然不及○新清使人來取所屬書○大和高取人藤井重吉來爲晃曜促書○友月來告別○宜園百家詩四編二巻粗成与六郎定位置既飲之○奇逸來取書○旭雲來以龍護柬請二十日臨

十九日

使篤三郎召萬次郎至謀買伊丹酒一樽因命致之播磨屋松助氏而屬平次郎將送之三兄也○三郎毋來使室氏接之○周瑞東至蓋佯過也○河野俊蔵東爲播磨人三木重次郎乞字○裁答淡窓公南陵兄範治孝也源兵衛鍋屋謙助東及與五兵衛東合封之詳載書状往來記○送酒及繭製裀衣于淡窓公酒及羊羹于南陵兄酒于棣園兄致金城所屬絹及襴筆金於範治送澂野左一刻印二顆及莫書筆十枚於孝也致龍護柬於淡窓公金城柬於謙助返金百兩券二葉二百兩券一葉四十兩券一葉於源兵衛室氏送帽子及衿於長嫂氏而遣篤三郎好之助於平次郎逆旅豐後坊山城屋屬焉曰如酒既送於松助氏矣○中津舟子來致鍋屋謙助十月十九日柬

二十日

有馬禮助柬至○講後謂諸子曰明日以後放學如例○丈叔來余將赴龍護招聞丈叔亦往乃留之浴畢同出蘭畷從至龍護氏良久雪操至主人供酒飯既而送雪操至其新居在釣鐘坊見玄關前覩陳子畫婦人面玻璃蔽之而嵌于紙中問其故曰賊屢竊取不已知彼瞰我無人而入試設此爾後不復亡屢取余笑曰智計可以移於兵事也出與丈叔別欲餞駒之助於伊勢伊亭失路乃止訪小山吉次皆不在訪北諸探懷出鍋屋謙助所送大蛇記及圖觀之記曰本年

五月後屢聞巨蛇見於我日田南鄙鎌手村貫見地名至九月六日令余子藤右衛門姪伊左衛門等往觀之限川上流貫見松原中間地名長淵淵中有巖石圍匝似竈處三區古來呼曰蛇釜然未聞有蛇至是蛇始現焉立高處望水色蔚藍如油忽波浪坌起見大如馬首物其色淡黒有光映日閃爍喉下色赤而有耳出頭三四尺而沒子姪等帰述其狀曰土人慣見者曰其長可二丈五六尺圍可三尺日暖風和輙出顧世話蛇者多然大抵不過一二人偶見之未聞

如是半年常出衆人争觀者實曠世奇事因記原記邦文全譯其意其東曰記所載至九月十五日止其後十月三四日蛇離川游涉上首尾悉見偉大怖人人皆勧某往観貫見距我郷半日程也某頗畏寒意蛇不必急還於他處將俟明春往觀更記其詳奉送云云北渚曰未聞蟒蛇居水中且有耳觀圖蓋虬龍類也黄昏帰途訪中富榮次不在○福島彌兵衛來送淺艸海苔二包○嶋田小太郎來送蕎麥粉○紅野平左衛門來送紅魚二尾

二十一日

命諸子婦煤又醃蘿葍五樽○宗助使人來送歲暮儀且致韋陵兄本月八日東源兵衛本月十二日東源兵衛東曰家翁及棣園叔聞麻生勲平病以本月九日往看之是日夜半卒然家翁叔父猶追訣云敢訃勲平先姉長子也頗有才氣初善讀書後專務貨殖肖其父彥國然豁達好施其弟三人皆友睦無間言十八年前与余始游上國後久不相見大昨年余至其家見其顏頳而肥且与人言有泣涕態謂之曰

卿不久必發重病宜節酒色曰敬承教然不能悛初麻生春畦養彥國為嗣而聘姉氏生勲平兄弟既春畦妻沒納妾生女春畦弟又兵衛養之以配勲平生數子麻生氏春畦以來家道日隆以貲雄一郡然其祖孫三世荐即世蓋無心積陰德故然乎姉氏沒未五年復聞此訃哀哉余猶記姉氏始嫁我族送至千之口地名又一二年勲平生初名良作時王母妙之孺人歲九十二三聞之曰何不名良彌乎皆哂曰彌字似贅者余則八九歲日弄之一日良作大啼先君怒

撲余遂之距今且四十年而勲平既死余龍鍾衰病本宜矣哉○大村邸人来致本年月俸券銀七百九十三匁八分○淺野左一柬贈孝也印一顆○宗瑞大振帰家○夜飯六郎与之出観市

二十二日

雲影童女小祥請宗瑞蘭磎誦經使室氏展墓過南德寺贈銀薦冥福途致柬於雄哉吉喜二家○前日致河野俊藏柬者来取書○旭雲来候寒○小虎送糕○禮助柬送肉糕○申牌携篤三郎出訪宗助屬

荅福彌柬及寄善次柬表書坪井信良名遂訪彌左衛門謝賜月俸又置刺於末右衛門氏出訪元真不在○使篤三郎屬荅松田右兵衛柬於有儀○六郎来為余作賀春禧柬

二十三日

裁荅南陵兄源兵衛鍋屋謙助柬及寄渋窓公柬合封之遺篤三郎於宗助氏屬焉○發荅島田成菴紅野平左衛門柬送書一紙於成菴返魚籃於平左衛門○能村将曹送星陂讃岐守柬柬曰僕初欲下相見然除元既逼将

僕明春不腆菓儀呈之左右伏祈叱存下謂下淀水讃岐守前日因将曹乞字者○發荅元亨柬○巳牌徵雲来與之出篤三郎從訪東畡出訪杏山不在又訪涼雲贈松魚醢其妾見曰主人以新宮先生太漸往侍之今曉帰遂至晩翠氏使篤三郎就六郎取前日所貸之帖将示諸晩翠篤三郎返曰六郎将来見既六郎来白帖借人未返晩翠留六郎供酒前日乞書者髙村某来見贈雁肉共食席上各作書畫黄昏辭六郎送至我家宿○良平柬曰既發炭數苞矣○真居送土鍋曰奇邀

所呈○蘭磎送乾鰛○春艸使人来候寒○好之助初約守歳我家既其母柬招之乃為柬其父請留

二十四日

屬小虎致荅元亨良平柬於林泰仙氏○白江主計大昨年随余游宜園者自日田至致渋窓公範治西鷗太郎板野義作柬範治柬曰清冲病将死願報之鹿王院清冲師兄所住主計又出清冲寄麟首坐板禪師者柬曰此清冲親友在鹿王院者清冲謂病輕不以為意柬中恐言不及病願先生副以一柬告其病状且謀身後事

乃使大郎書東尾署主計名合封之而發於柏喜氏
○西江東曰明朝請臨乃東徹雲約同往○洪菴来
○東畡来○弓場五郎兵衛送薯蕷○藍田来曰将
至竹團氏乞花余曰分半曰謡帰路留梅花數枝去
○昨日九山送秋亭所界劃絹竪長横短皆曰書體
宜横長竪短今返之殆不成體也乃遣篤三郎於九
山氏謀之○宗瑞使疊工来見（疊工見前）

二十五日

好之助改名元吉篤三郎改名良助○遣良助於九

山氏曰聞公将来今日不在家願他日○徹雲来曰
今朝有事不得随九條之游（九條西江所往）辰牌携蘭礫過
襍唉場亀井橋九條中道至西江氏其母見曰兒有
不得已之事出願休於茶室乃使蘭礫至吉喜氏促
所買蘭席既西江不返与蘭礫出訪春峰不在取村
間徑南行渡板橋野水縦横渡數橋田間見小祠襍
樹環匝水遶三面華表掲額書三社宮沿水西行又
入村間過安治川後巷出於第三坊復返故路西南
行渡數橋至市岡新田東畔欲登瑞軒山不得路却
步西行路傍見一莊水遶四面樹勢垣形酷肖侯墅
傍裡巷至人家盡處有一門門内即瑞軒山也掲書
御林内禁斬竹木（岡林類係官地者槩曰御林）山實岡也下有住
吉祠岡上成峰形者二南北對峙皆高可二十步黄
草蒙密老松疎立小渠西劃平田南開聞河村瑞軒
鑿安治川西作此岡當時以此為海界相距僅百四
五十年今則西南新田數千頃天保山更在數十町
外不識今後又百四五十年天保山西更成幾天保
山地形變遷如是浪華川底日埋舟路日窄不亦宜

乎今日快晴暖如春半鳥集田際狗就焉輙飛復集
又就焉烏逸狗勞為一噱降出於安治川街盡處東
行街上數丁南折出於田間復取故路返西江氏既
午時也西江見問瑞軒山距此幾町曰十町而遠閧
莊曰豪商巽屋氏別業也先生欲觀此他日導游僧
孝順見（孝順極樂寺主往年學余）主人供茶及飯孝順去龍潭至
過未牌帰○元眞来見室氏借金五步

二十六日

藍田東為金雪乞字○疊工至修席○有儀来○良

平所送炭十二苞至馬夫乞償問幾錢曰二百錢余
曰西壕至此僅數十步償百錢是例也馬夫大怒將
使良助從馬夫就其主（馬夫皆有主管轄之）論曲直李平偶至
喻馬夫賄百五十錢去○小鹿以太行院生香言（生香）
（荃往所識）年贈其所手刻印三顆之文（字）曰播磨大里正荒
木阜三郎將見先生行東脩相見之日先生願曰生
香既為先容○借小鹿大阪地圖方一丈者使蘭磯
元吉元助臨之三子將代余新年慶賀諸家而來請
地理故爾○六郎來曰族人謀將勸某為貫名海屋

義好（子）敢問善否何如余曰夫上快而娶婦而反目吾
告海屋曰公視快而猶子義當藏之海屋招快而於
東寺与余讓之快而泣曰二先生我父也快而卒海
屋即納其婦為妻此夫與妻豈可以人理責之而吾
子欲事以父母吾惑焉六郎曰止矣○平部良助送
蠻橙五顆○雨夜典膳來告歸鄉不值○數日前屬
春波買米不致屢促之今朝又遣婢石返曰其僮曰
將拜趨謝過余怪其言既而送米二苞僮幸七來見
良助謝遲緩之過余在側曰吾子家非賣米者我煩

之而已何用謝幸七頓首不言余益謔逼問何故過
恭幸七嬌首曰公既聞我主無狀乎余曰未聞也毋
乃得官譴乎曰否問何事曰為債故閉戶今後不復
假借金銀也余曰吾往年藏金於家而遭盜難故數
年來括家所有屬之吾子氏而吾子亦如此是命也
然吾近日所買衣服蘭席及屋子債未償一錢唯以
藏於吾子氏金為是備故高枕而一朝聞此言何策
救之所急需金八兩其他猶明春取之幸七嘻曰幸
甚法○作五郎來告春波件勸余速取金余曰既遲

深憾不余朝聞之○夜善四郎來導室氏買器物並
訪宗助備前藍田欲謀春波氏件皆不在○桂山倂
來致東及乾鰈

二十七日

疊工來余欲買新席而償以故席使善四郎与疊工
謀○東宗助曰春波氏件公既聞之乎我邸賜彼金
既附了否敢問答曰春波氏件我与公同哭彼金米
賜將以償某所負猶有許多之負某深憂之○遣良
助於備前氏問米直備前因傳言曰昨日所送米二

苞非春波氏之有而某之有也請巽曰償於我乃遣
良助於春波氏告備禹言且曰徴米既以公家之送
狀見送（送狀邦呼）用公償之當矣荅曰諾遂告春波言於
備禹備禹來見曰春波負我即債數百金二十三日
來不敢償一錢故郎亦不肯為春波出米一粒但稟
聞先生新年糧將罄排衆議送米一苞是送於先生
而非送於春波也願諒察余曰公意可諒送狀何不
書公名而書春波名乎我豫附買糧之資數十金於
春波從來春波所送我米必問渠稱郷米也而私聞

吾子言償之春波巽曰必曰我既償於備禹氏矣則
我一買而二償也吾子拉春波氏之人來明鳴其不
能償之狀我將許吾子請備禹曰善飲之○吉次來
飲之○吉喜來○桂山氏伴來乃附荅柬○琮壽柬
曰新正請臨○一郎來曰友菴所亡先生象之帳將
以明日返○六郎來欲借金聞春波氏併止

二十八日

三子所臨地圖既成將指示三子當往賀處視之稿
名異乎今所唱而其數極寡某地及堂島之尾猶為
川川潤殆倍今蓋百五六十年前之圖嗚呼地形變
遷一至此哉乃據今圖定其所向○屬寄良平元亨
柬於泰仙氏○訥堂送金千匹曰願致之中原國華
而乞彼書畫帖乃返之曰僕促帖而未至異日僕携
帖就公家取金○淺野左一送其所刻印六顆○藍
田來飲之六郎與焉○雁春夫○永井太次郎送賴
春水書乞鑒定○內海玄同荅柬至許元吉守歲我
塾曰首春願一度歸省乃又叢荅柬曰新正十四日
有會事畢即發○數日陰而不已宿痾大發

二十九日

遺良助於一郎氏曰友菴所亡帳未到何故荅曰今
夕必致○清冲初見也天王寺屋宗助者為介余悉
其人遺良助於天王寺屋彌七氏問君族有宗助者
乎一老人見曰某即宗助也因告清冲病狀宗助曰
某將告之鹿王院主余乃柬宗助告白江主計既告
清冲件於板禪師而荅柬未至宗助曰臘尾腳夫信
絕聞春某柬清冲師兄必得其要領○善四郎金城
來候歲暮○永井大二郎來求見取其所屬書去○

元亨送歳暮儀○樋口柳齋東至送金一両二朱乞渓窓公書及余書而其東所述粗脱不解求何様書書送時而蛤一筐而不至知其迂濶依舊也（柳齋舊名三折）（其迂濶見七八年前瑣事録）○渓琴来贈金五百匹○秀民送歳暮儀○夜一郎来返帳曰初久之助鶴先生命屬中屋某作揚弓成某来促債友菴左之且出帳曰先生買物未曾不登時償直也此帳則其誓言吾子既為久之助所欺今後宜勿復爾且押印焉然不識其為何坊人某陪久之助始知其為鹽坊人故大昨日與

友菴至中屋氏詰不返帳之故主人曰前月之初既屬天満人送矣且俟明日（謂昨日）某将見天満人詰之昨日無消息今朝復與友菴至其家主人走人於天満氏問我所屬廣瀬氏帳何故不致天満人慍来罵主人曰汝未曾屬帳於我而嫁禍於我乎主人亦怒将闘某禁之令主人妻捜室中妻嗔罵其夫曰卿常臯緩不聴我言故當歳暮罹此難自取之也何不自捜悉撤筐簏筥箱器具狼籍座中殆無容身地待至夕主人供食皆不肯食曰帳之有無未決飯不下喉也既獲於主人蔵工具之筐中主人五體投地稱死罪奉帳附我天満人大聲呼曰果如我言汝當此百務旁午之秋留我一日将何以謝我言未畢我懐帳帰矣

除日

善四郎来○九山来贈歳暮儀○藍田来○一郎徹雲大振来○前日幸七約以今日送金八両向晩不至遣良助詰其故幸七来致金五両謝不敏且曰備前貸我家債故不欲賣米於我也先生莫信彼言前

日来我家所送彼何與知焉哉○夜與磐生蘭磎元吉良助守歳賽御靈祠買新年諸具○六郎来贈糕及沙糖約明朝来喫糕○本年七月後小虎毎日来筆記我所口授瑣事録故於近年中頗詳

日間瑣事備忘録巻九十六

嘉永七年甲寅正月元日辛丑

余年四十八與室清水氏児仁四郎門生僧蘭蹊内
海元吉桐山良助婢阿久阿石迎歳於大坂淡路街
寓居○昧爽盥漱看社祚拜皇太神聖像祖先故國
而先塋生賀屠蘇食糕○六郎来賀供糕○雇婢
石弟忠二郎○平明與六郎出忠二郎従賀藤井藍
田行徳元真岩永彌左衛門土肥才右衛門備前屋
禹兵衛至谷口宗助氏主人方觴客吉田屋喜太郎
天満屋六左衛
門塩屋六
右衛門等六郎去余毎人交一盃畢出賀間瀬松徑
手塚春波後藤春草篠崎訥堂至原老柳氏主人亦
方飲壁挂砲九圖上有水戸老公贊蓋言夢寐莫忘
以此九髯碎虜船之意主人説曰新正挂此等畫者
有幾人乎老夫謂莫若許貿易余曰是國家大事豈
容我輩曉曉乎竊思宜先治我邦而已曰何先余曰
覈人材而已老柳曰善哉出賀三瓶信庵歸路不見
名刹俠忠二郎及尋之既獲於余袖中○遣元吉賀
三十五家尊稱寺香川一郎井上主殿佐佐木精淵
西垣文助小木八之助荒木吉次西尾善

四郎洗心堂永井大次郎吉益掃部雲林院元禎定
事坊圓嶺牛島順榮肥前屋又兵衛上野榮治善行
寺敲月野口屋萬二郎緒方洪菴田邊秋平塚口屋
小兵衛中島宗治春日寛平德照寺葵園魚住刑石
多田眞鄉塚口屋孫助緒方屋孔直加賀屋花岡準
平日野葛民伊賀屋儀平平野屋佐兵衛土井一郎
勝間
尚輔遣良助賀三十二家淺野去一鷗金城紫六郎
光圓寺惠眼藤澤東畡春
德森了恬葛岡中榮花屋菴鴨左妙琳坊了俊高安
杏山平澤白翁福光春齋淨生坊月蕉河内屋吉兵
衛河内屋武兵衛河内屋宇助聞信寺義純即應寺
恭順仁託寺順陰細字金兵衛平水元藏善隨寺和
欣有馬凉雲播磨屋勘次郎藤岡雄武天満屋佐七
村上清右衛門岩崎攝津之來秀民泉屋良藏田中
勸
賢○來賀者五十四人田能村小虎伊丹屋孫助朝
岡利平吉田屋喜太郎濱口
屋喜兵衛町内善助金城按摩善兵衛洗心堂花岡
準平早川雄太郎和泉屋治郎兵衛長谷川平藏龜

屋休右衛門後藤春草泉屋良藏塚口屋小兵衛平
野屋甚右衛門西山作五郎雲林院玄祥渡邊太郎
行德元恭安藤太郎平辰澤榮藏大島屋國藏河内
屋茂兵衛福光春齋會所左助佐兵衛高安杏山土
井一郎平澤法眼大黒屋利兵衛牛島順榮池田三
郎藍田有馬凉雲香川與一郎大和屋利兵衛池田
四郎三郎島屋又四郎新屋熊太郎河内屋宇助博
田屋惣兵衛小石林石鱗魚住判石日東文哉倉屋德
兵衛富田屋藤
八香川一郎○立一誓曰寡食○藍田來飲之圍
棊至晚去○今日快晴殊暖申上牌微雨又晴又陰
夜益暖又雨比曉止○賦一律一絶壁上桃符改欃
端柳意新客冬
無一雪本年有雙春是吾懷殊佑嘉猷靖兆民賢勞
依肉食安卧養閑身本年正臘皆立春鼓努四及○
新年慶賀忙衢上紅塵漲
獨出訪梅花彷徨流水上

二日

丑牌起洛湯肆〇為元吉蘭旗良助小倫六郎等作
書數十紙〇小倫来筆記瑣事錄六郎来二子有違
言余欲和之為置酒六郎門人山形文平来見淺野
左一山内傳藏間宮小一偶至與為午前散文平贈羊糕左
一贈印林〇津田琮壽使芳市左衛門来賀贈金百匹今年始贈金者故書
〇除夜徹雲来賀出一紙曰今年元日先生、贈賜
新年詩願明年亦如是永以為例余曰諸廢例不
祥也今日徹雲来余謂之曰昨年元日師来賀贈金
二朱而乞書今年師廢例而乞書何乎徹雲耻曰某
遺矣敢廢例〇遣六郎賀三十二家長久寺惠聞最勝寺樂園大島
秋參大熊文叔長光寺旭雲正福寺宗瑞奥野彌太
郎樋屋市治郎吉川松谷橋本彌五郎香川秀盈德
龍寺啟月定久寺某安藤太郎田能村小倫妙圓寺
隨忍妙福寺某平野屋甚右衛門玉芝堂林元亨西
山作五郎上田公圭蔡長水稱念寺隣了今井少允
讃德寺毅證炭屋宗兵衛原修亭間宮小一澤屋伊
三郎〇遣元吉賀二十一家奥村五岳小林石峯村井俊藏朝岡李平光明寺某
吉田屋喜太郎豐島屋又兵衛淡奈才七圓照寺宗須賀野貞助天王寺屋彌七但馬大民中島屋市兵
衛光滿寺得恬光專寺自友寶城寺陸惠大和屋利兵衛〇遣良助賀九家田中秋亭
大黒屋利兵衛中川玄佳河内屋新二郎池田三郎石田李長廣源寺宗要澤東藏油新

〇來賀者二十人荒木吉次山内傳藏上野泉治藤澤昌藏平野屋佐兵衛播磨勘治
郎伊丹屋治郎兵衛有竹屋儀兵衛藤岡雄武今井少允永井大二郎備前屋為兵衛松尾元兵衛小林
石峯吉田新八郎田邉林平栗屋隼太玉是堂三瓶信庵橋本彌五郎

三日

徹雲來乞字〇小倫来曰請呈午食〇午前將賀栗
屋隼太既出顧見一醫轎從數人入我門乃却步視
之植木三菴也僅交言別藍田有同赴小倫氏之約
訪之不在至隼太氏贈書二紙錄歲暮元旦詩主人送至玄
關玄關見前余忽眩暈殆仆遂至小倫氏金城藍田在座
主人供食比畢徹雲至皆有赴晚翠招之約同出至
南久太郎街使徹雲先往報晚翠余輩皆訪光圓寺
甚眼途投刺三菴氏甚眼供茶及酒比出日昃徹雲
來曰晚翠遲久矣溪琴僑居在甚眼氏西畔訪之贈
一律萬里歸波隔海壖傳聞雜說僞與真疆域勝家古朱氏裔孫攻處新兵亂怜佗家外圍涵
歌辛戚日邉氏來風又到江頭路已有梅花破首春至晚翠氏主人介見木街
醫人佐佐木文仲文仲贈肴資主人供酒食各作書畫日
沒文仲先辭梅洲來見曰請十一日臨弊廬成牌皆
同出藍田金城途別徹雲送至我家〇遣元吉賀八

家渡邉太郎有竹屋嵐兵衛萩原鹿藏平野屋七五郎實華純吉長谷川平藏北花庵蔦葹灰屋九郎兵衛○來賀者二十一人荒川齋宮中川立德平尾屋谷助麻生精一勝間尚輔二来ゑ民大島秋琴大川四方司金井修與十郎小木八之助藤澤岱蓊篠崎長平砂原才七天滿屋佐七日野秋錯眠上田公圭石橋李長河内屋藤兵衛萩原寶齋左官長兵衛速水元藏

四日

六郎来欲與小帰辨曲直余止之曰且見藍田○梅洲来○樋口柳齋所送蛤一筐至○永井大一郎送赤貝一筐轉送之藍田東曰或贈此貝曰是大物浦所産来必然也然此貝二字合之則成贇字歳首贇至誼敢拒之故欣然受之以貢仁兄厨下請叱存○木下牌赴藍田招六郎小帰金雪元真徹雲及荻人二名在座方飲金城後至留牌与衆同出金城送至○岩永彌左衛門来賀

五日

替願寺覺明東至寄金二朱及當百錢一文乃附書四紙於伻○裁答樋口柳齋東於京清氏朱批柳齋東中難解處數十條返之○春草秋里渡邉太郎皆送招東○發賀書於嶋田成菴紅野平左衛門槗本桂園皆送書一紙○夜與蘭磎園碁○雇按摩師善兵衛

六日

稱念寺賢了送金百疋及寄淡窓公東祐伯姉死於京師時有婦人交誼如姉妹者而余未生我族皆在數百里外莫識其為何人二三年前京師六條人士藏直藏因賢了見余遂游宜園自稱其姑與我伯姉厚今猶健在至此其姑因賢了東淡窓公云○室氏欲見長府郵監飯田橘馬妻使良助先往報之曰明日請臨○使良助致會計簿於春波氏送十四日招東於諸家○徹雲致敬澄東東曰請蛭子祭日謂十日同晩翠上人臨○欲訪藍田使六郎先往視在不久之不返携蘭磎往不在帰路訪李乎二客在座李乎指一客曰此公出入薩摩倉邸者今朝聞薩摩急信至報客臘念七八九三日鎮西兵与虜兵戰大破之獲七八十人焚巨艦數艘矣余曰公以為信乎李乎曰勿論信余曰流言止於智者是耀耀者浮説而已客不懌去蘭磎与李乎圍棋罷帰○溪琴采賀不值○種子島三七東至○御靈祠以立春前夜有祭携

仁也賽之○室氏携元吉及二婢遊新街道頓壕地
方○藤松貞助送鶴肉一桶
七日壬寅
立春○春日寛平荻原鹿藏來賀○勝光寺西江東
日十六日請臨弊廬答曰十六日列赴堺浦公若供
午食食後即辭○午前訪小帋興赴秋里氏招同席
者數十人金城石林訥堂等交杯未下婢帰○奥山
中書東至送金及乾肴○野口屋萬次郎送酒三升
○棕亭使人來乞書三紙（錄新年歳暮詩）○有馬禮助東至

○夜鹿王院仙崖長老（清冲師父）使其弟子玄達來謝且
告將西下訪清冲病余問公識天王寺屋宗助乎曰
未識余述清冲初因宗助入我門之状玄達欲見宗
助乃使良助導往○室氏出訪飯田橋馬妻
八日
召入午店主謀十四日庖事○河茂仟來致梅墩詩
鈔第三編十本析去五本○此花巻鶯宿緒方洪庵
西山作五郎長光寺旭雲來賀○遣良助東渡邉太
郎曰今日高宴有故不能拜趨不腆銀一两以充賀
儀伏祈叱存○藏寄清水麻之丞西島馬子吉國島
俊藏藤永玄吉茶屋慎治郎東合封之教書茶屋慎
治郎名又藏寄淡窓公南陵兄棣園兄範治孝也西
鶴太郎板野儀作東合封之教書淡窓公名而遣良
助於玄達送旅明石庄右衛門氏屬焉○玄達來告
今夕上舟○使良助送招東於諸家遂致余書畫十
餘紙於吉次氏○秀民來診余曰眩暈雖甚時候所
然不必深慮○中田晋吾東賀正
九日

劉石舟東送紙賀春嬉且告三郎娶婦○聞信寺義
純來賀○能勢三圭來賀○且為谷川道一謝（往年道一數我
經學故也）藤澤氏○作書數十紙（十四日以分贈諸君）○東吉來（桐梧改名）
東吉贈琉球小盒於仁也○室氏將携二婢賽今宮蛭
子祠期以巳牌而至未牌未午食余在聽雨樓疑不
辭而出下猶在室乃指示檞影始蒼黄出蘭磔元吉
從之入夜帰（初約以未牌帰）
十日
使良助屬荅藤松貞助東於藍田（送書三紙於貞助）○訥堂

送拓東○乾良平東曰不腆炭六苞既發於舟以賀
春嬉○徹雲來曰今日敬澄氏之招貧道當陪行然
有法務後往○座田右兵衛尉東至右兵衛尉名年称右衛門大尉
蓋跋紹也寄高雄神護寺所藏護王大明神紹氣清麿公
真蹟摺本二紙其一紙清公書我獨慙天地五字體
楷行之交每字徑三寸許下書清滿呂書四字傍楷書
忠烈盈天地功名傳四海二句其傍又楷書曰原本
亦在神護寺庫相傳豐永真人所書藍贊清麿卿云
二十四字其一紙從五位下巖道考明贊曰嘻直哉

何畏先國無道直如矢右兵衛尉紀朝臣維貞跋曰
維公學通和漢兼精醫乃遷都平安贊成其謀鑿渠
河內達海墾田以濟當時編國史著方書以惠後世
至於一言誅奸僧之心扶皇統於將傾忠烈英氣日
月爭光貞欽慕之餘建碑于高雄神護寺勒公手筆
表章功德使事君者仰爲規範維貞疑座田右兵衛
尉名世東曰向者見惠清公詩其亦諸堂上諸公皆
莫不感服云云○午前携良助元吉出訪賢了不在
留書一紙出途使二子送十四日招東於諸家至晚

翠氏贈以鶴肉尊之至敬澄氏徹雲侯爲主人供茶
及飲余贈鶴肉此晚梅洲來曰明日當拜趨奉迎而
多冗飲敬敢謝余及晚翠敬澄謀規徹雲避湯徹雲
悅酉牌辭晚翠逢別徹雲送至我家○河村未賀贈
封東紙

十一日

島田成菴東送銀○東石舟而屬咎座田右兵衛尉
東東中詩箋一紙又亦寄高秋帆詩及近作數首○午前將
赴春草招使元吉報小弟而會於御靈街同往金城

等諸客既集余以與金城小弟徹雲有赴梅洲之約
獨先歸遲爲金城追至日向遇桂園於途矣日晨徹
雲至日梅洲必遲乃使徹雲先往元真小弟与桂園
至余謝桂園曰今將出不能把觴且呈拙書一紙桂
園曰奉甚金城小弟元真爲桂園畫扇畢出元真去
桂園別於北久寶寺街申牌至梅洲氏晚翠敬澄在
座甚眠行茶儀畢飯出日沒敬澄先去皆作書畫成
牌辭徹雲送至我家○稻垣半仙來訪不值○涼雲
來曰十四日當拜趨而拙師新宮翁許至僕今夕兆

上未卜歸期敢告新宮涼庭丹後人業醫初聞其名於亡友岡子究偶儻有心計住京師三十餘年致富巨萬与聞侯國政務秋元秀藏嘗与余論當世人才以涼庭爲第一偉人木戸莊三郎語余曰吾嘗問士人於涼庭曰士道在窮而不借而已問不借如其何曰先省家口家口既省猶不足如何曰賣諸玩具諸玩具既賣猶不足如何曰賣衣服衣服既賣猶不足如何曰賣刀劍刀劍既賣猶不足如何曰自縊而已元借人財而出息返之豈有得足之日乎然借人財

不返是盗也非士人也爲士者宜首存窮而不借四字於心不然不爲盗者殆希夫衣於食食有妻有子人之道也而至省家口賣衣服猶不能足是其才至愚生不如死多也故自縊爲上策云其言如此吾服其膽決矣余在江戸涼庭因櫻井一太郎欲迎余於其順正書院敎諸生徒余辭然感其知已後來浪華使其子候曰存拜趨余以其老往見然以有事僅交言出未悉款也涼庭屢請託時見過余諾不果年蓋六十七八亦惜哉

十二日

小一木○新年例爲在塾諸子作書初六日蘭磎爲宗瑞請余不許曰彼方不在塾是破例也然彼有勞於我家異日將別爲彼書彼來吾親言其故居數日宗瑞來賀正忽曰聞先生將有命於我時余与小彿語不復記前事曰我無命吾子事蓋謬聞也明日將爲宗瑞書蘭磎告其既取紙去余怪之曰我既曰將別爲彼書矣而取紙去何也使喜助告我意居數日徹雲竊告宗瑞退稱我有何過得譴於先生也余始

悟我謬今日召宗瑞謝其故○毛利周端來送豬二腿曰人日呈一束矣然未至○長谷川久之助客臘二十八日東至又有贈蘭磎束皆狂悖絶不成文理蓋既發心疾也或曰彼狡黠無比將以此爲他日行姦之資○六郎來○今朝小彿來告曰宇野芝堂中左果等二人皆吾相識者將觴某於浪華橋西畔西照庵別墨彼甚欲先生狂篤期在今日午後然二子河內人夜來未聞消息其來否未可知某歸家復報先生既大雨至午後無報乃与六郎謀招藍田小彿金城徹

雲將供爲肉小肴徵雲不至金城攜其英至曰將赴
宇野氏招余攻小肴言告之將下箸坐席聚至告既
待於別墅矣乃不果食要藍田大郎從其堂兄弟及
小肴介眉石峯寺座梅崖等既會方作書畫且飲余
亦揮筆日沒將辭其堂留觀歧舞二妓着素襟者披
襟乞字余題日暮倚脩竹五字石峯佩肴就畫竹石
或詰題襟有例乎余曰唐人有漢正題襟集酉下牌
辭雨始止月光滿地大郎送至我家豁回發寄戚菴東

十三日

招藍田小肴供猪羹晚翠滿奚與焉晚翠穢儴畫其
乞余贊其意欲十四日會時贈之而施人贊成曰我
畫恐難後得先生贊不如此擴而歸藏遣儴差去○
河袋送銀辭明日招○有宜元藤有儀送鍬辭招○自泊
主計來不值留銀十封去○三郎毋來賀○與藍田
小肴有同赴納堂氏之約午前使良助報之予余至
西濠藍田侯焉小肴不及至納堂氏座客皆舊識其
交杯既食與二子出送藍田至其家作書畫○使良

助戒八千店主豫作明日之具○上田公圭東告待
居於安土街且曰十八日請臨斡廬乃使良助往辭
曰本日將赴堺明日且臨敝廬○六郎徵雲來豫分
余及諸子書畫作鬮○盤生移庵具謎甚屋主妻尤
曰庵下梵石是我家舊物公等莫損乃使良助往答
曰我始居焉時阿波庄賣庵間及門內梵石於我直
金四兩三分歩我所借於君家諸物皆有目錄藏於阿
波庄氏君宜點檢梵石有無必瞭然也屋主妻大愧
曰公不附金於我而附阿波庄彼盖私之故我不知

而已余謂良助曰是讆言也我僦此家時一切事傚
阿波庄指麾後六年屋主來居西隣始相見而已○
一郎來贈銀告病辭明日招○宗端來宿○使良助
之溪琴氏請延貺固不在

十四日

辰牌始講論語學而一章聽者九人蘭曠元吉良輔善四郎宗端六
郎徵雲村上精右衛門藤井平三郎辰牌八千吳店主婦攜二婢二僕至
巳牌客集前後五十九人淺野左一井肥一郎子小太郎西尾善四郎大坪大
輔布野雲平緒方洪菴子平三郎石橋李長篠崎納臺谷口宗助實華葉順吉野德元眞藤井藍田及子

平三阻友月燮園徹雲朝岡李平及子李三郎奐住
判石藤岡雄哉後藤春卓尼燒秀民豐又村上精左
衛門雲林院玄祥東吉牛島聽泉僧海州汶帛才七
小帛西山作五郎坂上九山原秋亭今井少元間宮
小布僧敬澄了後前田玉笠大島秋琴僧宗瑞大揔
利圓田中介眉僧西江龍潭内海元吉僧蘭磎桐山
良助松尾元兵衛五十川金雪僧圓嶺大和屋料兵
衛小石石林真石渡邊太郎架六郎古家穆齋木村
林兵衛來上牌徹本年客無大醉者費酒不過一斗自
創此會未有如是遠徹也且客寡亦未有如是者可
以觀世情衰颯矣○不來而送金銀及物者十一人
池田三郎山田傳藏三瓶信菴圓照寺宰相藤梅當
安藤秋里僧龍夏大滿屋佐七淨土坊月蕉手塚春
波春日○田中勘太夫東至送金○乾良平所送炭寛平

六巷至○今日大郎徹雲有違言皆欲待詰朝詣於
余乃使良助見藍田謀和之○春草致鶴田中治東
平治送陶枕二○真石送茶瓶○坊正示官令曰新鑄一朱
銀以十六片當金一兩今後須通用○屋主新作門
闕我家及屋主島又三家交番司開闔每夕戌牌振
鐸報將下鑰若有家人在外來返告振鐸者而還之

十五日

与良助會計昨日諸費○敬澄來導至池永新兵衛
氏主人供飯命贈猪肉未牌辭過兩余走避於雄哉

氏敬澄別去良助攜兩具來迎○六郎來謝○林泰
仙來賀○室氏招藍田妻女飯之并招藍田不至使
大郎備酒酉牌去与六郎蘭磎送之至御靈祠月色
甚好遂至金城氏納十七日遊燒而歸○遣良助於
彌左衛門氏屬寄大村諸子東十九通○遣良助於
飯田橘馬氏謀買米不許

十六日

西川元章本月七日東至元章舊名元正○雄哉來謝○元
恭來○溪琴使人來返蛇園乃屬元真臨之託紙及東於元
恭徒者○使良助致答龍夏氏東遂致東及書扇於實

平氏償酒直於高治郎氏買油於茨作氏屬答田中
勘太夫東於有宜氏東中乞壽其母詩一首○午前与小帛出
赴西江招蘭磎從至禖候場過徹雲請從乃使蘭磎
返至西江氏龍潭梅洲在座了校孝頓至主人供茶
及飯畢各作詩書画數日前与小一約歸路相過來
下牌余述小一下急之狀趣小帛徹雲辭出門百餘
步小一果來迎曰与先人約何晏余曰小帛兄作詩不
已故爾小帛日先生作畫不已故爾皆絶倒小一曰

六郎来候不堪遅既去矣渡大渡小一先行曰開後
門奉迎乃立後門外一僮出曰請自前門乃向前門
一僮又出請自後門及返後門外一僮又出曰請自前
門乃自前門入盖有客方飲於奥而欲相避故倉黄
而已初在西江氏能食小一更俯酒及署預汁殆不
能耐既作書画而令着良助来迎酉牌辞徹雲小帰
途剛賽御靈初帰○小園剛藏来告将赴浦賀不値
○有留来為高井田長榮寺巷紹尚宅字松値○柳
源兵衛来不値○李坪友月六郎来皆不値○仙臺

郵吏人野原源之丞致日高源臺書問患瘃賀新正
東源臺送金見瘃送銀○晩翠東日日者約明日陪遊堺浦然
有故不能践約敢告○全城来約明日同遊○博宗
来告将訪長谷川桂山

十七日

東叢○剛藏来曰某従主益田氏戍浦賀問益田氏
之属幾何曰四百人問荻侯所發幾何曰三千人問
誰為将曰即吾主也剛藏辞余送之曰吾平日別亦
欲言無事帰来之套語吾無事稲無恙郵人通語然北行不得

不言也既別余謂良助曰十年前彼為吾家學僕
見前崖畧起余箴之曰吾在亀翁門下時常患宗而眠
不敢横臥也彼激自破其枕作破枕記矣不復横臥
後起家為益田氏儒臣新賜采地五十石而今来載
家謝舊恩吾子亦學僕也故云○柳源兵衛来述左
門没時之状曰昨年拝別後殆七十日児病日漸至
十月二十五日朝曰今日當逝乃改服為新遍親族
及衆醫合掌而終児實某婦之子自始生某養為子
没後又養其弟為子本年既十六某欲其讀書親族

皆不可曰左門既以讀書夭没豈可再誤故本泰余
曰令郎夭不必讀書之為也世不讀書而夭没者亦
有矣若比較其数不讀書而夭没者當数百倍焉鏡
使讀書者曰彼不讀書故夭没彼豈心服哉彼此相
視同耳源兵衛曰然親族若聴某請将属豚児於先
生○紅野平左衛門送粕○池中新兵衛送淺草海苔
○昨日有宜来見良助話江都本月十四日急信至
毅夷船廿四度見於浦賀洋面余聞之曰此羅羅家
之言也已今日遣良助於備島氏買米答曰米價低

貴一石既百十五戔矣〇招金城供午食畢上途良
助元吉請送初晴暖比出今宮天北雲合西風迅厲良
吉元吉先行觀住吉而會於祠前又使二子先行報
桂園過疏松坊行人或謂余曰某有急告余曰何事
曰公之褌之尖自行縢縛並數寸余驚謝俯覩果然
申上牌傳桂園氏二子歸

十八日

召待詔理髮〇東棕亭毅將相訪辭曰今日有事祖
先願明日臨〇谷口靄山來訪主人因相見主人供

酒淺野佐一山形文平來館曰數日前來此地矣午
後与金城出左一文平請從訪小林安石安石病且
負債既賣宅居宅後子舍既不能言見余入喜現顏
色唯笑耳其女妻尚賢者嘗為大坂富商之妾每月送
貲以養其父及妾十九年年余始至上國安石實為
東道爾時意氣甚豪而今如是何病也然其妾甚憊
奉事莫所不至生平戒殺喜救物命放埃轢中亦有
冥助也其女偶歸寧在席謝曰妾欲使幼弟學於先
生然姻族不欲其為醫勸為估人故隨妾所嫁矣出

左一文平別訪成就坊秀諦入戶閴不見人大呼一
婦人出謝曰主方在佛殿聽講請姑遲余曰將南行
歸路投宿婦人曰妾所謂女主也主公則之大和木
歸公猶投宿乎始悟其非秀諦妻也一笑辭西行至
櫛屋街訪左一文平於惣會所（市中局名）使金城先行報
古家魯岳余及二子遊觀海上至石堤盡處有高燈
籠臺以石疊起高數丈堤斗出海心六七丁天保山
以南無尻木津諸川入海處皆有長堤石色分明長
短參差天保山尤遠然相距不過五十丁蓋大坂地

形所謂西者郎是適南故愈西則愈近為風光日暖
春色盎然左一問明日陰晴何如余曰聞一天無雲
不出三日而雨然春天則難箴也夕陽滿海群帆去
來於波光中七岐卒日以簾代衣者十七五五立堤
負暄且迎柁工棹郎皆笑曰是古人所以賦有狐綏
綏也返渡數橋南行近古家氏金城迎曰魯岳父子
皆不在乃歸二子途別訪町田元耕元耕不在留書一紙
返桂園氏時既黃昏〇夜元耕來迎余及金城桂園
至其家供酒飯桂園余輩宿矣

十九日

爲元耕作書數紙、桂園來館○魯岳東金城曰、某午時赴官廳、願巳牌臨○巳牌至魯岳氏、主人供酒、其子痴山見、曰東船至浦賀實說也、棕亭東曰不識何牌臨敵廬、午魯岳曰彼欲供午食也、巳乃至棕亭氏、主客冬大病瀕死、今也既瘥、一左衛門見、比晩果雨、主人供酒、篆刻家井上某來見、分韻賦詩、得聲字九十

午前始結盟當時詩酒尚豪情如今老去焚香坐六聽夜窓春雨聲

初欲返桂園氏、以雨故宿焉

二十日

夜來小雨、至辰牌未歇、爲棕亭作書數紙、井上某來乞字、巳牌雨止、乃辭棕亭、使一僕從負裝、至大道、雨復下、僕走返取傘、過文平焉、曰左一昨日歸大坂、使某報先生、故將赴津田氏矣津田氏謂棕亭言畢、別至元耕氏、元耕曰、桂園妻病、公且留我家、乃使人告桂園、取我裝裝初分爲二、留一於桂園氏桂園來、贐剃刀、主人欲强留余、余辭以明日開講、乃設餞、贐以冕一隻、又命二轎送余及金城、中牌借元耕所藏橘窓茶話上轎、比讀畢

歸家、既夕矣○初室氏欲祭庚申、鄉俗以申屬猴、畫掛之、小角曰、願裝拙畫呈之、期以今日今日即庚申至晩無消息、遣婢促之、返曰、小角先生不在、其門人不肯開戸、蓋醉也、乃遣良助請見、其妻返曰、妻亦不在室、氏大憾、乃使良助往問之洗心、洗心曰、某既與小角公讓裝之屬、然未成、室氏桂井上君所畫壽星圖會、家人供茶及飯、一郎天臣偶來、與爲酬、洗心以小角旨來致畫、室氏大喜○廣島人石津謙禮來見、請受教、余曰、願得紹介○良助述十七日後事如左、乞稍

周瑞東至、小市來源雲東乞詩正以上三件十七日事大知屋東兵衛來、爲其子請受教十八日事土井一郎來、元吉歸鄉以上二件十九日事河茂使人來、促百家詩爲訂本衛定之人寺僧使人來請受教、泉淺右衛門東送金及論名府內郎人來致、平井十兵衛客貝健三郎東以上四件今日事

二十一日

初講左傳及梅墩詩抄第三編○六郎來○德永熊藏來賀正○今井少允携其子昌平、酒井昌伯之姪萩原清順來見、行束脩○招金城飯之○三枝德十

郎來訪○遣良助於池永新兵衛氏及秀民氏○解
襞襪印匹一顆之乃東捺亭元耕問之又謝元耕以一
絶歸途卅里奈泥泥雨帶春潮謡小渠何料肩輿辱相送蒲團暖裹讀書○初良助因
秀民請爲學僕學僕是前余曰耐久則可秀民卽彼方國
於衣食固不辭勞也縱令無衣食之虞中年始學者
宜先力行設爲學僕三四年而後從事文辭亦不遲
也余曰先宜以此意喩彼而已秀民諾至是來告
朋忽欲近學僕奈尤其違約言招秀民詰之秀民曰
彼素孰禱少年毫不解事情夫子且容之某將緩頰

喩之○有病腹痛愚寒卧西家良助告曰職代臣稿某交
叔者來請見曰曾見於江都矣余曰吾不記其人以
病辭良助曰彼欲就寢相見乃使六郎接之文叔出
剌傍書舊姓名長野常兼余視之曰若常兼須卧見
乃引入文叔曰先生西去後某筮仕土浦侯土浦侯卽成氏
然爲良久去六郎問常兼何人曰往年彼寓我隣塾
田氏日相見○彌左衛門來曰敝邸有稻生祠既破
廢某与白山安兵衛等謀新之華表若石燈欲刻施
主名傾枉椽筆書之余曰諾○度邊順太郎來送雲

舟○聞夷船數隻以本月十四日入浦賀港聞北堤事
然皆羅綴者流言今日彌左衛門文叔皆言故書　十李平子李三郎木村林
兵衛來受讀以後不記

二十二日

吉次來飯之○今井昌平荻原清順來聽講○岡本
霞嶠使人來乞字○泉識右衛門客冬東至遠乞詩正遣
良助於彌左衛門氏致昨日所屬書○春波使人來
乞字○中原國華送納堂氏帖事見前頃事錄各與題字
使良助致國華柬及帖於納堂○遣良助於奈彌感

發吾順太郎柬返其所借秘書七冊送詩數十歸路致寓本所圍者
家二編卷二於河殘氏○今日鮑翠亦客隱權右中
辯長順下神祇伯今日異類頻來乞求通商其狀狡
黠固不可量因茲邊海防禦雖盡警戒　宸襟所不
穩庶幾以神明冥助不汚神洲不損人民國體安穩
天下泰平　寶祚悠久武運延長之御祈一社一同
可抽丹誠可令下知依天氣執達如件

二十三日

納堂來屬寄國華金千匹及柬○春波來屬寄南陵

兄東〇長谷川桂山東送銀即𤼵答於葵園氏〇能
村將曹東送金及手製竹杓及箸東曰二物安居神
祠故籬之材近撤籬時所獲云云蓋數十年外物竹
色猶青〇梅洲来約明日訪溪琴既而使人来曰既
報尊意於溪琴曰明日幸有暇願枉駕〇與晚翠謀
東九山問會期九山舍人東曰明日我主拜趨〇藍
田来飯之左一六郎偶来與焉藍田獨留圍棋夜去

二十四日

偕浩然東送其稿及海苔〇鶚翠聞將訪溪琴曰請

途過穀廬食曰諾〇洪菴返識小編且致坪井信良
信友東九三通信良送金賀正〇高木駒之助来賀
〇今北孫助弟某来請書墓表〇午前大雨溪琴東
曰某將移居東壕今日莫臨然以與晚翠有約將出
今朝徹雲約同行俟之不至飢甚乃携良助至晚翠
氏敬證在坐方食且尤余遲余謝曰答在徹雲既食
敬證去徹雲至雨晴駒之助東曰向者約會於九山
氏然聞彼人在某氏茶會故止敢告乃議探新山棋
花（新山見前）使良助先歸晚翠曰高村興藏欲受先生教

且招之曰晨不至余曰更遲遲恐不得探梅之出使
晚翠僕荷行厨至頂慶街遇興藏遂渡安宅寺橋余
曰新山同心所住（同心館住卒也）無導者不得入焉我所善
村上精右衛門亦同心也必有黄緣且訪之使僕先
行視其在否至五十軒邨（精右衛門所住地名）不見僕使徹雲
入精右衛門氏不在其家人曰今廣先生僕来問伊
藤清右衛門氏在何處故教之去問伊藤氏何方曰
在東南隅晚翠曰我僕魯甚命問村上精右衛門氏
而至精右衛門氏更問伊藤清右衛門氏伊藤清右

右衛門者先生及我輩未嘗識有其人而彼識之恐
爲狐狸所魅也興藏將尋僕至伊藤氏期會於坂本
君門外別過桃谷紅梅忽開素梅則十之一良久興
藏至曰伊藤氏在西北隅徹雲誤聽而已某至伊藤
氏一婢出曰今一痴人来似問廣瀬公不至乎然言
語不可了既去矣東行止札辻（地名）回顧興藏却走擧
手招人徹雲曰蓋見僕也良久返曰吾誤認他人矣
時將黄昏走至新山南畔萬花氤氳如含雨之雲皆
曰憾不聞傳厨一酌也鶚翠曰公等聞藝洲養老村

有僧年百二十四者乎余曰吾嘗得其所書秝銘上
川路公矣不識其人有奇事乎晩翠曰其僧遊日游
石洲說法獵夫聽之僧見銃有怖色稱病而罷獵夫
亦見其耳屢搖意怪竊伏於途銃之擊視之人也土
人執獵夫辭曰狐狸能爲妖者雖死不假現本形且
沽寛於居四日日出時始見毛色斑然老貍也是今
朝敬璒所語余曰必盡說至玉造又不見興藏交談
之怨拉一人出見曰此肴店主人也其室清潔頗枉
駕時日既沒乃辭至城南晩翠興藏別去過大達醫

黒不辨色深泥没脛困甚西牌歸飢甚○三浦文城
新年東至○石橋李長來不値○九山來不値○今
朝徹雲亦桂山東東日聞豚兒逃柱悖書於先生使
人不堪慚懼彼無復人理竊謀火我家我夫妻不安
寢數夕以本月十八日送返其生父氏今後永絶此
事甚羞於先生敢私報師師善爲我謝

二十五日

晩翠携興藏來請受教○駒之助來聽講曰將訪九
山余曰君往吾後往既九山東日午後將遊於駒之
助遊旅伊勢伊亭請臨彼亭駒之助又邀東至九山
氏聞彼既奉東先生矣願許彼請九山又東日聞先
生畏雨若雨將輴迎○遣良助於藍田氏勸游伊勢
伊亭以病辭○發寄桂園東定識小編○叢居添臺見琢
東返其詩巻○發寄元亭良平東於泰仙氏○昨日元眞
東送蛇圖二紙今日遣良助謝返其詩卷逢過痛左
衛門氏致稲生祠額字過肴室氏致書與織田大和
屋藤兵衛携其姪三之助來請受教○朝來陰晴西
獲來將齋將赴伊勢伊亭六郎來請従逢過近江坊

雨霰忽至避於人家檐下見宗瑞將赴湯肆呼之宗
瑞欲迎於其室辭少焉晴至亭駒之助見曰九山來
至余不堪寒借衾而臥九山携櫻井甚兵衛者至曰
北君住大和川入海處園池地絶佳従日見過駒之助
供酒春耕至甚兵衛去客冬殊暖山巓不見雪新年
更暖往往見菜花今日忽寒朔風獵獵拾擬障子
用卯呼又借縕絶駒之助亦其校父吉田喜平治東東
曰今朝我芳太郎市右衛門二船自江都歸報本月
十日小堀屋市太郎船過遠江洋見夷船西度十二

日浦賀鎮奏望遠鏡見夷船事於江都十二月我舩
与夷船遇十四日夷船二隻入浦賀北夏洲奏備悪
墨利加船也十日又五隻入夏洲同日伊豆奏夷船
十三隻現於洋面初夷船過繪嶋側鉄衆暗礁崑崙
奴二百人投海推之又以舟二隻曳之下云云西下
牌鋒駒之助買轎相送六郎來宿○中田晋吉來不
值○棕亭答柬至

二十六日

九山東十一吟社豬氏子曰本月二十九日未牌請會

於我先生宅客年所創風月清社每月以十一日集
故一名十一吟社九山當本月會主然以歲首多務
特延云云○藍田送米三苞○圓華氏舟子來取答
東送訥堂東及金千匠而屬與岡宗左衛門子松森三外東○送新年詩於宗左衛門又語曰
岡氏舟名是仁九者昨日覆於天保山側○飄風撼
屋衆然勝昨視寒暑針當大寒候○欲臥酌消寒杯
藍田不至六郎偶來乃飲○戍牌西南火余曰風勢
如是火必不滅然風路向東南我家為無實令家人
莫起

二十七日

天明火猶熾遣良助於小一氏候之返曰火自小一
氏東一丁外起東南延燒千餘家○駒之助來告別
駒之助欲每月迎余於其家聽講其家距大坂五里
而遠於余余未之許○泉藤右衛門倅來取答東函寘縞一巻
○荒川齋官來○拉六郎訪藍田不在与其妻語藍
田歸語曰客年自亞墨利加還土佐為治郎者為官
所徵在江戶本月十四日聞夷船將來出奇官大索
之二十日捕之於浪華小廂所識油屋某之咽坐焉

被執云拉藍田歸飲之室氏語曰阿里惠曰官將悉
收長街乞兒發之浦賀軍前此二事蓋皆訛言姑記之以弘異聞

二十八日

雇舂户○阿雪來候室氏室氏將携之野游議所向
余曰旦我徒乃使良助勸金城而余拉室氏就焉导
出過本街橋至大達仁也請箸享復而歩其行甚遲
三四丁室氏復懷之至新山側邊近梅花既將過小
橋陀羅霸地名非櫻橋也觀梅莊無一樹不開者忽有一醫生
相揖語余識其面而不識其為何人至生玉祠東畔

投蕎麥店舊有臭氣嗅而止過道頓壕劇場前市人
妹如堵曰場內有鬪日將設不果觀去投肴店太与氏
食酉牌歸○備前今谷雄治者來呈紙一包曰新創
唐栐欽賣諸都會者爲聲援不値○彌左衞門來曰
前日來告月朔有事於稻生祠請見臨然脩攘未果
將延期敢告

二十九日

岸寄石舟東○遣良助於彌左衞門氏致答東且遣
於秋里氏問其妻病○京師人依屋某來致淡窓公

棣園兄範治孝也新年東淡窓公送金城所屬書類致序兄送金百匹及襪
範治東曰清冲以臘尾卒敢告孝也東曰客臘屬平
次郎呈新著殺本彼誤橋歸故今度呈○宗助致南
陵秋雄二兄源兵衞新年東○午後九山來以災後
室家不足不能會客屬借肴店乃導至八千店預具
酒肴晩翠亦來金城善四郎徹雲小示元矣藍田前
後來集九山又請助之助春耕否山至藍田又薦金
雪入社而敬燈一郎以有事辭席上以新晴笑東郊
爲題分韻得麻韻五律風力撓撓瑞園楊樹樹斜池心絲見日雨脚結成霞放樣

述新草閑人訪遠花村誘惠己熟不妨叩田翁与金城善四郎約明日觀伏
水楳花酉牌与二子先歸○秀民來不値○備中僧
禪興來請受教不値○酉下牌与金城梅巖善四郎
及其僕卯之吉至肥後橋舟既發乃走至八軒屋
買有[illegible]屋舟良助送至此去舟久不發客屢促之亥
牌始解纜舟子皆老懶不勤行甚遲過牧方天明

二月朔

客交罵舟子之慢舟子如不聞至旋客不堪遲出者
十七人但余一行及他客四五輩留舟子例至此雇

牽百丈者一人而別乞錢百丈今日以遲爲名欲雇
二人客不許曰遲誰之爲乎沿例可舟子既收錢行
數丁視牽百丈者不如一人余与善四郎呼上人立
岸者曰汝不欲錢乎何不牽百丈其人喜徒之舟子
不能拒客皆哂曰如敗矣午時始傳京橋十九年來
所乘三十石舟如是遲者未之有也投逆旅小道具
屋氏買食過湯肆逢訪吉田有秋約歸路相訪返逆
旅携酒茶具出至五香祠旅所俗謂祭日神所出游假假曰旅行地
頗空濶祠前設床聚諸罷具而作一賣卜先生像如

沽其右店頭人作一男子弛下衣就婦人臥處一婦
窺之狀使人絶倒至本祠側左折入楳園開者僅二
十之一此地及月瀬岡本爲柔梅開時毫無香氣今
日翻覽觀郁至善光寺欲登閣戶闔就寺僧鍵以全
賊楳叢始至觀宇治觀趾村見殺輩地上設席沽茶
乃乞水吹爐暖酒而飲寺僕來促返鍵余曰猶未登
閣也歸路當所布施若干錢僕頷去余謂諸子曰吾
屢游此寺一年荒壞一年閣前年猶許人縱登今既
設鍵以要布施是其所以荒壞豈非小黠大癡乎既

登閣以楳木開別無所觀議遊稲生山西北寺行至藤
森祠今日上午有事於稲生神嚢者沿道肩摩至稲
生祠前有二途爲京師人自北伏見水人自南軟塵望
起登礎側設觀場揭招牌二一畫婦人手足似蜥傍
註其父殺蜥而有此報一畫婦人跪牀蛇入陰戶絃
鼓嘈嘈使人疾首朝來快晴午後稍陰至此將雨疾
走黄昏至有秋氏過佐藤龍之進將入戶曰此家主
人在病家不能速歸屬某樓先生也就座見某徒上
田藤造奥野愛卿曰此地人未識我宜屬學風某去

年麾街尹内藤公招督此地學政因弘宣圖教法然
不悦者多誰唯此二子尤相信故紹介也已有秋歸候
酒初入街美四郎別行訪其所美吏人隷買舟遂返
小道具屋氏有秋招之至白小道具屋客滿故移裝
于津善氏失忽有一人來告曰吏命爲客買舟將發故
告乃倉廣辭龍之進拉其孫年歳十歳者與藤造有秋
子幸之助送至津書氏藤造者主人曰今夕長門侯
備前侯來焉我輩宜避旅館殺百人請竪雜遝初同
諸客坐主人今日舟恐逢發且移席樓下此家樓正有

戚樓形勢蓋豐公時樓址今猶依舊不敢廢也既坐
樓下坎坷勃騰不能發眼趣美四郎屢赴過書局舟監
所促舟不發初在有秋氏家人報有一人告云云蓋
訛聽也請主人復移席樓下戍牌舟子始來迎乃棄
於京橋西畔龍之進等送至舟別凡舟下一人前者
二人見前前價百錢吏命過書局則二十四錢於是買十
人前頗廣善四郎之力也既發微雨寅下牌傳楫櫓
橋西畔雨未已使島之吉先出報我家雨稍止乃出
歸此入門矢野良助從島之吉出迎異路不遇

二日
三子飯畢去○良助述昨日事如左一郎天臣李平
晋吾六郎三郎贖了來賀元亨來致上嶋治作金子
在中東財津脩三送油紙包一朶山文哉東至（以上四件）
○元亨良平來飯之○淨久寺主使一僧携其子安
丸來見行東脩○石見人安藤退藏携伊藤顕藏東
來見東曰伊人欲僑居貴地願為周旋又曰客年伻
返不見先生荅東敢問何故余讀且詰退藏曰我僕
小林友菴常學伊藤子者得錄我近作寄伊藤子請

我東而同封既誤遺之然已送之矣退藏為其子請
受教而去○告清冲教於天王寺座宗助○河茂使
人來促空園百家詩校訂因附範治東
三日
元眞來○姫路人後藤巖洞來乞字○九山東曰前
日八千店件一瀨先生之力當拜趨奉謝而有故不
能出門敢謝既與駒之助來議迎余件遂定約每月
十六日至駒之助氏十九日歸○安丸來（以後不必記）○
僧禪興來見行東脩○吉次妻來學室氏遊北野○

河茂使人來屬寄範治東○桂園東至○午後與六
郎徵雲校文城草稿及空園百家（此事甚瑣故不書）○夜良助
告曰有一僧自稱先生門人而名先生問在家乎其
人似顛狂不識何以（何以）荅之余曰其姓名何如曰財津
脩三余曰然則醫非僧也出見之脩三曰某在江户
以出入大府醫學館治例薙髮見一人曰某自甲州
來性獨行結伴七八人至此地途悉失唯與此人來
今夕宿逆旅明日來依先生余曰五年前吾子東行
吾責（諄）之不可吾曰吾子善書以騰寫為產日贏銀二

分五年後當得金五兩吾子哂曰大丈夫當立致千
金何事此曠日彌久乎吾曰異日吾子負愆此言敢
問吾子囊中有千金乎吾當誓首謝過若無五金吾
子當誓首謝過脩三誓首曰囊唯金二步而已今後
不敢復拂夫子之言余一笑去
四日
脩三來（曰）前月二十八日過伊勢聞路人言曰虜船既
去○屬小册致荅上嶋李曉東於泰仙氏○禪興來
（以後不必記）○小松為仁使其弟子來借三才正蒙（此書本為）

仁所贈○石峯来問遊中左衆氏之期初左衆欲以来
月上旬迎余及小島金城等晩翠亦欲迎余輩於其
河内本寺晩翠本時在河内弘谷今住浪華僑居也於是議七日至晩翠
氏翌日至左衆氏矣乃告其由於石峰○錢屋舟子
来乃所呑宗左衛門東橋返其○河茂来取棋撥集直
且隷冥園百家詩及文城存稿上梓件○夜一郎良
助等来話一郎曰財與學孰難得良助曰學哉一郎
曰然余曰贒輩知一二未知二也夫子曰富貴在天又
曰道在通然則財難得而學易得也凡人無精以財

為易得故求之以學為難得故不求之遊勞就佚滔
滔是因語修三千金之説皆悦

五日

脩三来寓○遣脩三於豊又氏致範治東○樋口柳
齋正月二十五日東至東曰客臘呈金子在中東不
識既達乎否願至呑東乃遣良助於京清氏詰之曰
自我發東至二十五日殆十七八日何以未至柳齋
氏乎答曰勿論其既達也然詰問伊勢脚夫氏而奉
復朱批柳齋東返之先前○塩屋善五郎客臘十五日所發東

及鹽着至○脚夫致津久井太左衛門去年七月二
十五日東東側書肆山田文都云云別副岐阜屋孫
右衛門正月十五日劉氏自此東山田氏屬業者業
留京師不下若有呑東請投於我京師逆旅○豫谷
川平藏来為野添平作乞字○吉次兼京諸都人之
月十八日亥牌所發劉子曰昨二十七日申下牌起
船二隻不發於大森海上距岸僅二十丁三隻着礒
於州壽海上距岸僅三十丁二隻沿於金澤又有光
隻現于洋面於是都下騒然皆謀攜婦人嬰兒逃去

云云未牌與吉次出訪金城勧野遊棋品亦請從渡
本街橋出於玉造所到梅花悉開将観新田入閣金
城就一家請許観棋一婦人答曰此非我家所管請
謀之織屋氏一男子蓋婦人之子呼曰此地決不許
外人入焉莫勞棋謀於織屋氏乃退出吉次獨進曰此
地有神祠以賽為名誰敢尤者遁去出南花多殺倍
前日至桃谷梅前日未開者既開如雲日没入街中徐
遊高津以疲出過赤吉橋訪九山九山方病強起諸
時事供飯酉下牌帰○前日託金城返石橋李長画

幅。今日李長来促之。余不在。夜遣良助於金城氏問其故。答曰爾時李長不在家。家人猶未報也。○涼雲來不値。○高安杏山来贈菓子。不値。

六日

遣良助於宗助氏。屬答秋雄兄及塩善柬。○晩翠曰。平五氏園莊之遊約屢違。明日不雨。請陪遊備前洲某氏園。乃戒室氏。（先是与晩翠約。名携家看）○大助贈海苔。○徹雲贈鯨肉。○町田元耕返識小篇。○備中人三宅金助來。傳松森之朴言。金助大昨年相識者。訣曰。某將赴浦賀軍前。均充為國家充素願也。問隸何人。答曰。某所任係備前侯附庸池田氏采邑。將從宗家之戍。某屬百餘人。皆任炊飯運送之役。○金雪來。為仙臺邸監清水某乞詩正。○徹雲曰。贖了。欲以八日迎先生於別業。某告先生將赴河内。彼問先生何日閒乎。某答曰。且問先生。乃柬覆了。曰。八日至十一日有事。十二日至十五日有閒。十六日至十九日無閒。二十日至末月朔有閒云云。附之徹雲。徹雲發覧了答曰。初欲屈高駕觀敝莊梅花。然際先生多事。故延期爲

桃花開時。何如。余答曰。來喩甚好。○石舟答柬至。○溪琴來。○僧詮成來乞字。○高材興藏來。白雨路公等柬。歸之期未可知也。（先是屬興藏問諸公歸期於吳坊正）○脩三告明日將上舟。乃裁答淡窓公南陵棣園二兄範治孝也源兵衛柬。

七日

大雨。晩翠曰。今日亦昨是設卜晴日。○沙原才七使人來訃母喪。○雇春戸。○脩三以雨不發。大郎來共飲。

八日

遣良助吊才七。贈燭一斤。○先是裁寄江戶諸子柬。（簡堂君塩田子平井十兵衛客具健三郎今日合西川元正村田吹齋坪井信良信友義治）封之。教書健三郎名屬之宗助。（送匪鮀圖於簡堂君。書一紙於健三郎。於信良）○相良善次正月念五東至。○脩三歸鄉。乃屬諸柬。（送石舟河茨東於範治。送善次東於南陵兄）○日高涼臺金子在中柬至。○山田省吾柬送海嵐一筐。告改名石庵。○發答石舟桂園答。（送書扇於桂園）○夜石峯來。曰前約明日訪中左衆。然聞主人氏十一日有事。故卜他日。何如。余曰

吾既来装不可中止明日往翌日帰亦可石峯曰善
吾将見金城玉芝訂約去六郎来曰玉芝勧我偕遊
今茱（今茱左衛所住）留之宿

九日

昧爽与六郎至玉芝氏使良助起金城玉芝未食乃
与金城上途夜来雨至此稍霽過本街橋至玉造東
畔玉芝棋巖追及時濕烟猶伏郊林之杪自烟背抽
素梅緑楊亂亂其間過國島大里門前呼之相見即
出深泥没鞋行甚艱至菱江玉芝梅巖先行至松原

北折取田間小徑十丁許入今茱問左衆氏主人曰
在村北口入門玉芝棋巖出曰何早我輩失路今始
至矣左衆見時已上牌也主人豪農舎外匝以長墻
内開園喬木幽草蔚然山趣園中構数舎毎舎異観
距滕駒山可二十町夕陽彩翠倏忽為態故名夕佳
園出失舎東隴上多梅樹樹如雪自北門出而自南
門返謂誤入別人家走出察之猶是曠濶可知也昨
夜与石峯約會於上街今朝玉芝曰彼将為主人買
肴故自別路矣午後石峯至主人供酒有盛饌近江

醫人探井秋香往此地頗善文常稱織田莊主属列
之陪酒余視之貴謀相識也六郎聞憎之因論詩太
罵之秋香不抗六郎益怒玉芝等福之余愧於主人
因金城藉謝之主人又見主人某夜有金城宿一舎
六郎告皆宿別舎

十日

昧爽開戸観東山蒼翠始滴日未出晴霞一片擁冉
蔵桃花色余謂金城曰郊人不識霧霞之別多誤痛
前日晩翠有孤杖踏晴霞句吾友之為主人賦無害

一首（長故不録）又作書数紙既而借蔵書数種独入茶室
閲之江源武鑑数十巻即江州六角氏日記極醜穢
田氏蓋實録也又見板本東國太平記玉佐軍記等
書往往直書時事而及幕府若在今日其不得開雕
必矣午後晴暖始覺春意上途主人始欲送至浪華
以有事止取田間小徑北行数丁西折十丁許入村
間地名葦原一水花村見舟焉村北有神祠側架一
橋余謂六郎曰地形似嘗經處六郎曰否言未畢渡
橋即出於鴻池新田東畔熟路也使石峯先行買舟

於德庵既而出迎曰專買一舟直貴不如待其自上
流歸寄泊也遅至日昃舟不至將別艤舟舟偶至乃
寄焉舟子二名一執楫一牽百丈過鳴野俟野側隅
雛梅花簇簇至天神橋石峰去黃昏至思案橋出舟
金城等別於心齋橋街六郎送至○良助述昨今兩
日事如左安藝人大林元恪來請見三枝德十郎來
贈金一封取所屬書李長使人來送肴及金良助發
吞山田石庵東於尾重氏（以上四件昨日事）李長來藤本芳
造來致其兄松屋善右衛門歲首儀請見秀民來宗

助來九山來（以上五件今日事）

十一日

發吞駒之助東於平五氏○星坂讚岐守東包字○
河吉致水鉢小相東（小相乞詩正）贈紙○遣良助發吞小相
東於河吉氏○藤本芳識來請監定淡窓公及南溟
先生書余曰皆眞○午後藍田來与出訪金城及善
四郎（美四郎新移住金城對門）皆既赴晚翠氏矣至晚翠氏九山
小一徹雲來會課題溪閣晚晴未成晚翠舍人告曰
或欲見藍田公藍田起座良久返顏色甚遽呼入他

室低語曰變變余偶問何事曰前日六郎來某不在
語拙荊曰善次東先生報吏船及盜賊橫行事甚詳
云云今也街卒來謂拙荊曰有告江都人東報吏船
事於君家甚詳者官欲見其東拘告者勿去君須攜
東至會所（會所見前）若有所匿將使告者對座問告者誰
曰君社友也拙荊疑六郎既繫欲白善次件然亦疑
其用虛喝唯曰拙夫不在妾不識也街卒曰何不速
呼良人返曰不識其安往也曰官吏方俟于會所如
何則可拙荊曰妾往何如曰善拙荊至會所伍長曰

聞前日貴夫不在家或見夫人語江都之事或者何
人也拙荊曰或者拙夫社友妾識其面而不識其名
也爾時我家除炊媼外無一人不識告者何人曰即
媼之子也拙荊曰然則妾歸見媼社友名可知也請
俟明日伍長曰夫人不必深憂唯出其東可拙荊歸
詰媼媼謝曰奴有兒或鶴遊秋葉山奴不欲其往因
述六郎君言留之不料使主家累坐也請歸見兒問
其詳拙荊召媼更多言乃曰吾將蹤良人媼守我家
眞歸因託小女爲旦屬隣人視媼所爲而來矣余問

令閭在何處曰在門外乃使藍田下時在楼上導其妻入
別室余曰官何故欲見善治東守藍田曰自夷船入江
都近論途説紛紜官僧其動搖人心将罪一人而懼
禍衆盗欲以爲東爲證而已余曰事不必然何則發東
者在江都而受東者在此地主客異科官不必罪客
且江都事非此地吏人所管盖群匹欲構君居單取賄
也已不須怖藍田曰然乃使徹雲往召六郎不在周
尋其所識家終不見乃与藍田徹雲辞帰途使藍田
就伍長慎公事者隷使徹雲見小布作兵部禁其口

（二字亦見善次東）既藍田徹雲復命議曰須摘善治東中係
夷船件者二三則潤色之而爲一東乃使良助書之
比成就既下夷牌也藍田去曰某帰詰嗢之子必得要領
先生請詰郭名六郎

十二日

昧爽遣良助招六郎返曰藍田在庄将与来既二子
至藍田曰昨夜帰家名嗢之子詰問彼答曰吏将索
盗我毋偶告六郎公告尊眷曰近有江都信報彼地
盗状云云吾識之吏曰若得見其状（状即呼即書東也）或爲

索賊寅縁然恐公不肯出状故嚇而已公肯出状吾
保其無憂某聞之心羞夷六郎曰前日某与藍田氏
嗖語盗事而夷船二字未嘗出口也乃又潤色善次
東係盗賊處表書六郎名而授之藍田○北野大融
寺西畔人西尾孫兵衛来見曰前日所謁僧禪興者
某故人也彼者有緩急事某任之不復煩公○属称
五郎曰聞川路君将至願報其期○遣良助東吉次
曰吾将館川路君願屈兄爲従者良助返曰吉次承
在其妻曰拙夫携一客出恐不早帰○遣良助於帰

左衛門氏致答東寄邀過元眞氏属刻水晶印一顆
○佐佐木靖洲来乞字○九山来先是九山買余所
藏帖而附金二銖昨日賜之阿久阿久返之曰好示
之龜休氏（龜休氏鑑金者）善謂贋金也今日返之九山○遣
良助於宗助氏属以脩三寄孫兵衛紙包○來牌作
五郎使人来報川路君至○小布来曰玉是傳眞石
言曰桃山希逸欲以十四五日迎先生観梅聞先生
既与全臧君往願再往小布病發寒将供饂飩来食
○作五郎使人来報川路君将以今晩發文叔亦使靖

洲未報（晴洲 冉）木乃携良助館川路君於平野街總會所（局名）欲因冨塚順作呈砂糖一筐然恐其怨怯不得輒見豫書一劄子懷之辭曰嘗聞公至此地拜謁不腆砂糖願因足下呈左右近作詩二首書便面奉贈足下請叱存初入局之廚室數十百人列坐皆廝人役於局者悉著袿袴一人見余問有何事荅曰願見冨塚君乃導經數室自坐焉文叔就余座語曰川公入城未回忽有二人開障子出余知其吏頓首二人就余席問姓名文叔曰廣瀨謙吉其人曰契濶豁悉君面

請時時見過言畢去余問文叔彼何人曰縣令川上君也導者出傳舍人旨曰我公及冨塚君皆入城未回吾子所獻物將俟公回呈之吾子且去乃歸室氏曰吉次君來跡良人赴總會所矣少間吉次至乃与小席食秀氏偶來與焉小席去謂室氏曰今夕敲廬有淨瑠璃會（淨瑠璃謠曲一種歌者交番試技故曰會）請臨○夜室氏携婢等趣小席氏乃留吉次語金城來告川路公至余曰既館矣良助往迎室氏吉次從去文叔使人僕來曰川路公將發先生無意來別乎聞公見淡窓先生

敍告余欲往然無從者又無別守家者乃不果往○僧詮成來至○六郎欲聞藍田氏消息然憚耳目不敢往乃遣良助問之荅曰事了矣莫以爲念既以東謝曰某示善次東於會所人（會所見前）吏留之良久逐東且謝我勞僕當拜謁奉謝然有故不能出請諒恕○將赴總會所既出門遇玉是余曰君所欲言事件既聞於小席矣玉是曰善

日間瑣事備忘錄卷九十七

嘉永七年甲寅二月十二日

石峯亭中左衛來謝（去東遷之一 歳暮具一筵）両將飯泄固辭乃
贈糟醨戔菁一皿○弓場五郎兵衛送扇子箱屬寄
南陵兄柬○称五郎報鑾溪筒井公（初称紀伊守 今称肥前守）以
今日申牌自兵庫至此地而以戍牌去爾視其經為
姓名帖有櫻井大郎上阪銀七郎名（所存）識辞乃東吉
次日昨日館川公時兒來在我側談獄事餘來見公
今日將館筒公於南總會所人（在上街）橋東衙農兄泉見導牽

甚苓曰諾○使良輔茂苓詮成東○午後携良輔出
訪藍田居之曰昨日小佛玉芝勸觀伏水梅花然前
日既與九山喜四郎有十五日觀大和川習炮之約
梅花常有習炮不常有故欲取捨焉兄請爲我謝小
佛曰諾至彌左衛門氏其僕迎曰主在役所（卯中 局名）乃
就見贈菓子一筐才右衛門見曰以稲生祠落成將
觴銀主（銀主用 卯呼）未至請少遲既白山安兵衛諸人至
彌左衛門追謁祠祠在公館北其扁額及石燈舉表
皆刻余書祠内列樽数百悉署婦人名入公館壁揭

署銀主獻（在財）者名白山安兵衛金三十兩是爲首以
多寡爲序凡数十人至金二銖止來會者数十人視
之與壁上名符彌左衛門才右衛門以公家旨供酒
分坐二行安兵衛居右行首余居左行首主人侍屬
觴私語余曰經營之務安兵衛是賴彼能儔之徒先
生肯讓彼先飲彼必喜余曰固所願也乃先安兵衛
酬娼妓群至行酒余私謂長谷川平藏白在此座者
皆獻酒神前（神前用 卯呼）吾獨泄焉欲獻酒料何如平藏
謂之才右衛門曰先生儒人既勞椽筆何必割貴財

乎然事係鬼神慊於尊意而可乃出金百疋除平藏
曰吾惟慊於我意而已莫揭書曰諾彌左衛門聞之
懇謝初使良輔返豫送我禮服于秀民民且戒吉次
莫違期申牌良輔來援日田臣蛇圖及記（彌左衛門 欲借之）
乃示之彌左衛門而辭訪且空至吉次氏與至秀民
氏着杜祚焉借紙燈出訪文叔不在出遇巷上曰前
日川路君欲見先生然口不敢言召之某解其意使
僕迎先生而僕誤曰公將茂故先生不至是僕之過
而某之罪也黃昏至筒井公館公方自城代邸歸列

燈如星輿隸塞街傳殘者去來如織乃避於他巷蘭
風飄雪奇寒滲骨彷徨覓休憩處此地災後人家空
疎戶既悉閉其未閉者即公從者所息東南行二丁
許得飯店入焉腹不持然後買數挑至西下牌使吉
次往視櫻井太郎館返曰彼人同公居室遂往乃入
總會所門右折廻庭余曰須自廚間豈有自庭之理
乎吉次曰竊我告公從者以欲見櫻井君答曰宜自
庭也庭西北有數室隔障子（障子用卯呼）燈光煌煸者次
自外呼曰願見櫻井君一吏大喝曰何者敢自庭來

何不自廚也余私語曰果然吉次退走祼与良輔相
觸余欲獻菓子於公偕秀氏氏業載之使良輔捧至
此桌足折碟然成聲吏益疑盜大叱曰何者欲敢見
六郎乎吉次答曰廣瀬謙吉也六郎忽開障子曰先
生乎其在斯乃入六郎曰談宅君候我至於兆前矣
言畢入後出曰肥前守將見尊至公室隔閣坐屈曰
卿短視吾聾宜接膝語乃前席拜公年七十七精神
猶舊曰卿兄及子皆隨池田縣令相見吾欲与卿兄
語慇衷然以縣令在坐不敢卿請報我意於卿兄卿
子才名籍甚宜聆童又曰吾心猶壯然實老衰不當
用也此行欲踰碓井嶺着鞋步十四五丁忽倦上轎
聞東歸後將有守從假夷之命使地孫寒甚畏之言
恐不復過此地是永訣余曰某將以明後年復遊東
都候左右公喜曰然乃非永訣也余聞公未殘辞退公
賜海苔一筐及清人書扇二握歸路過秀氏氏其祖
母及妻見保溫飯成牌歸吉次逢閉日賢乃來曰二
十日請臨不值日駒之助東首十六日請臨敝廬者
携九山登城諸君奉甚

十四日

講後与登城善四郎約今日赴界明日歸路觀習砲
回巳牌訪春波不在訪宗助出容具容具健二郎本
月四日東援余掖之有津久井又左衛門新年東至
猶左衛門氏謝（旺）人曰觀蛇園盞龍也先生呈之寡
老君何如余曰諸婦宜肥後橋使良輔勧告次以觀
習砲返曰不在日小一來示江戶本月十四日信曰
壘夷不欲會於浦賀進入大森金門地方官撤浦賀
成而戒嚴都下設會場於金川將使小倉候莅期莅

六日以事之成敗未可測知人心洶洶○蔑否駘之助東於平五氏○九山來曰某名列習砲隊中存先行先生至大和橋訪我於多田篤氏（臺岳立御人）今朝與善四郎謀屬九山借觀場故云爾○午後携良輔至善四郎新居其儀卯之吉見曰主公有公事詰朝歸公於界坪不尋吉次舍人至曰我主欲追先生不識何處往可乎友月見焉（友月寓善四郎）使良輔迎金城至乃上逢訪賢了不在坪見余曰二十日之招敬諾至住吉逢見梅花近道就焉在人家門內乃止謁神使良輔迎至大和川浚上阜戒張幕以標習砲處黃昏至桂園氏宿○夜北村雪齋者來見

十五日

曉來雨至辰霽止善四郎來曰今見多田篤於大和川上問九山所在曰在洲中不得見置茶籃於九山設席處而來言畢去○午前聞砲聲三四度乃勸桂園及其子彿吉出北行至街口有渠沿此西行二丁有石橋其側有井清泉自甃罅湧出瀉渠有嚴桂園曰界地井皆鹹濁此水獨清井蓋大和川伏流出焉也取田間徑北行二丁上隄西行二丁洲心列幕數所其前砲在車上者五在沙上者三九山溪琴等數十人皆戴蓬笠急裝短後以助打砲者南北隄上隨處張幔而設假席桂園就多田篤氏之幕篤出見導至揭書瀆松二字處入幕內九山弟錢佐及吉次等吉焉吉次曰朝來遲公久也初坐忽聞砲聲皆言丸過空中有形余以短視唯見丸墮後紅火迸散而復雷轟的去砲七八丁丸墮數人在的側掘而求之在砲側者搖旗求丸者走避且搖旗則在砲側者吹螺發聲既而一人容丸於砲一人竿頭繫火繩以近砲口即火先見丸輾虛空轆轤鳴砲在車者則丸墮丁十七八丁外聲大且久丸或在空中而裂或落而裂其墮過半在水中浪花四翻一發後移時又一發然亦有四五連發者砲意有名余亦識也桂園蓋所齋傳廚始下箸雨下乃走投大和橋南肴店避雨者滿坐然不見善四郎復開傳廚余欲買轎雨晴昨日奇寒至此殊暖汗出側有一白首士人自稱南都人曰聞佛朗西船至薩摩薩侯東覲將待浪華聞之途返

日間瑣事備忘　卷九十七　六

砣又敍夜西岸婦人絡繹蓋畢也乃与桂園別出店
後曇初着草履至天下茶屋濘甚乃買鞋至今宮見
六郎友月與河野石菴歸呼之同歸濘益深酉上牌
歸家全藏告次送至留全藏宿○遣良輔招徹雲答
曰詰朝拜謁○先是謂晉吾曰吾遊高木氏請從我
答曰諾今夕遣良輔戒以明日上途○覧了東曰善前
日見遣門生告二十一日請臨昨日卿述先生言二
十日将過疑傳命誤也䟦告乃裁答東属良輔○裁
答伊藤顯藏東所良輔東中包有庵東良輔述昨日來事如

左吉嘉来六郎導室氏至其姻戚金邓氏饗之比曉
歸日二件昨事六郎一郎三郎来賀児玉玄禮来春日寛
平来加我與一郎来大林元恪来日五件今事○遣蘭磎
勧藍田以福井遊辞曰病

十六日

平明晉吾来○東石橋李長告将游福井駒之助初同李長見
故用○東九山曰嚮者公言薩矦至故不能游福井也
聞輿人言曰矦途歸國然則過於福井○徹雲来乃
属焙五経輪讀及小學讀講輪讀用卯呼○児玉玄禮来曰

自京師送郷人至此地曰候左右○長谷川平藏来
告野添兵作至○午前携晉吾上途訪吉次不在留
海苔一包去一郎大振良輔送至長柄渡経吹田渡
至岸部自此以東生諸也東行數丁左有大地水鳥
群浮朝来雲合至此稍霽北風凛冽池盡有村名山
田市場村盡有渠狭而深路於田間行二十四五丁
有村郭鵜野郭初出吹田問路土人曰每逢岐宜取
右者至鵜野郭宜取左者至此果有岐遠根山脈東
延數里自出吹田左距山麓二三丁至此山脈北折

路随轉云問福井土人曰一里而遠路属田際無所
見過九條小織二村至中河原即客冬所過西距郡
山驛數丁驛在島在山脈將斷處頹然仰望截中河原
直北行半丁渡埜流其北人家所積即福井也行數
丁又有一流木渡橋左見草屋即高木氏也自曰一
里而遠處殆二里矣時日方沉駒之助不在家人引
坐茶室小間駒之助歸介土人中谷謙益相見謀驍
論語及唐詩選講話至戌牌寢

十七日

主人曰昨日聞砲殷不識何處余曰大和川也始悟
砲殷遠聞（大和川至福井殆三百丁）○謙益來行東脩主人又介
真言僧淨識峙天智隆相見皆行東脩○為講唐人
絶句○午後与晋吾步渡舍北溪橋入村間茅舍竹
籬時見梅花西北行一丁餘有小橋渡此南行平岡
如帶抱村三面唯缺南方岡頂萬松簇列佳氣欝葱
東折隔籬見萬竹森然即主人後園也一周歸○講
論語畢課題賦春陰得七絶（花尤易散是山櫻燥濕常憂難得平多謝花天
調理妙不成雨又不成晴）隣人幸田喜兵衛來見○夜大雨丑牌
忽聞鐘鼓殷主人僕婢遽起使晋吾問其故荅曰村
東人家火余曰雨勢如是無虞無幾滅

十八日

講如作○主人有樓西望連岡坦迤謀名余曰帰家
後撰名數通君擇之○謙益曰昨夜火盗之為也盗
入倉攘衣物放火而去救火者某盗猶在他家殆獲
之僅逃○夜來密雨至晡止丑牌大風撼屋

十九日

天明未巳時見飛雪寒甚○卯下牌謙益等來講如

例既而主人張宴樓上共母見○午後辭上途駒之
助謙益請送僕一名從出門即左折渡橋沿流東行
脩竹擁隄人家隱見其間所到梅開駒之助曰始悟
先生野人籬落悉梅花句妙曰請行且賦余使之呼
韻愁聲賦絶句十七八首（拙故不録）溪左有岡萬松欝
駒之助曰大織冠藤公初葬焉後遷于多武峯云人
家盡有一溪自來位來合水淅深左見一岡高五六
丈衆木蘢從形圓如冑駒之助曰此名御幣山知田
伊賀守惟政所陣中川清秀即中川原人其後惟政
在此溪上云有楯駒之助曰此郡山赴山崎孔道先
生所嘗過截直沿溪東行隄上竹林斷續有村名五
日市人家籬外見重圍石二作墓匣以小柵而供花
者俗傳惟政之墓也人家盡處左有陀毘處長松盤
空辟基列下路左竹林将斷継以梅林垂柯蔽日路
稍與隄離人家數十地名田中其南即茨木也瓦屋
千家然覺衆颯自福井至此殆三十丁向巽位駒之
助導投肴店供酒食鶩甚美申牌辞駒之助使一僕
送曰須向三島江買舟也南行二丁東折行三丁街

盡路傍田間廣且坦十六七丁入竹林人家五六地名馬場一溪南流水深且廣於福井川（謂鬻之所沿）渡橋沿溪南行堤上十七八丁日將沉乃與僕别背堤東行五六丁南折路左地皁萬樹叢生水淹其根瀰漫如池行數丁樹間有橫徑拔水面數寸取此數十步有橋始悟鬻之所見春漲入林也橋東有村名佐伊馬人家前後絕不見圃庭沭脚自水中抽僅尺餘蓋漸近溪水餘潤隨處至湯不必成川而洋溢與隂行十三四丁見人家於橫林間白鷺群立松頂皛如春

雪道徽上初望為林者即漩水長堤而人家即三島江也自茨木至此五十餘丁向東春水盈盈而涯相距可五丁不見洲渚一店時方黄昏側有二沽客立庵舟初見一舟下以其積雜物不呼後不復見舟乃謀投宿主人不許謀別買舟主人以舟既發盡辭不得止已將夜行始出門忽見舟皆喜曰天賜也呼之舟子轉棹載我以後至故唯買一人前（一人前 見前）狹且寒同泉有一少年自稱江戶人欲賽讚岐金毘羅實蓋行乞衆醵錢賜之小年甚口又有二脚夫押夜行

者說遇鬼怪狀頗詳悉羊不可信錄其一事曰生平尤可怖者一嘗住某驛驛後竹林連山與女子期夜合林間更深女不至良久聞役鬻出迎夜色微茫之間彷彿見人短不滿三尺怯不敢進彼亦立不動我益悸不能動伏候且東方微白彼徐入山去不知何怪戌下牌舟傍梅檀橋西畔出歸○既浴湯肆悉心大吐蓋寒威閉塞故爾留晋吉宿

二十日

良輔述十六日後事如左溪琴來告十八日歸鄉（十六

日事）麻生右兵衛來至（十七日事）良輔致答伊藤顯藏東於安藤退藏春日寬平送某子乞其母七十壽詩（以上二件）（十八日事）杉全讓初來北國屋八兵衛來秀民來高村與藏來贈肴數四（以上四件 十九日事）○長谷川平藏携野添道也來見乞字○質了東日明日請同諸君臨敝園乃約鮑翠全誠徹雲使良輔告小弟六郎小弟以病辭六郎來謝明日家有詩會不能出○遣良輔於凉雲氏取日高凉臺草稿遂之溪琴逆旅問其既發否逐曰既發○大和柳本邸監桐橋平右衛門携其子八

郎來見八郎年二十八頗善詩文三年前失明欲寓余家聽講曰既無人間之樂唯欲聽道義話聞讀書聲耳余憐欲許之然以其起臥依人難之曰且與九山謀而奉報先是九山報八郎事故也（九山出入柳本邦）○清水麻之丞東至東四梅墩詩鈔直金一歩二朱寄來既托國島先生奉送聞猶未達可怪先是麻之丞回後藏買梅墩詩鈔不償直余東促之故云○鈍活正月念七日東至東曰与孝之助陪家大人謁川尙二公於田代驛矣○大林元恪來見元恪父養伯余

三十年前舊友也元恪曰猶無恙○有病（頂背強而痠昨日過冷故）

二十一日

遣良輔於賢了氏贈海苔及醢○參河田原人萱生玄順來訪自稱鈴木春山有田大助親友也謀梓其所著續砦草○講後晚翠曰願供午食與金城過○午前携良輔至善四郎氏主人不在其所親嬖姬人見使良輔促金城至使良輔之賢了氏告曰將自晚翠氏直赴貴墅至溪琴逆旅返前日所借余書幅呈晚翠氏主人羞鮭奧未下鹽者味美既与晚翠出至上街徵雲追及至繪指坊殺日陰寒至此快暖有高野太師祭遊人塞街叩橋菜園門（圃即野也）賢了出迎入室開窓南就諸山餘雪猶明桃欲開未開梅欲落未落野色清嘶衆鳥翻翔主人供茶及酒九山寃聞不招至而先生最後敲鐙至銳甚出彷徨園中黃昏復座而飲酒下脾碑送晚翠至其家徵雲送至我家良輔迎於金城氏途追及○日高凉臺吉川見琢答東至日元恪雄武兆八來皆不值○藍田送鯉奧無頭

室氏曰既允將解之曰余明日先妣忌辰也願其活放之且置諸盤水中室氏曰自始未置水中治一時矣然不復呼吸安能蘇余問用井水乎川水乎（大阪井鹹故每家買川水蓄之）曰用川水矣余曰何不用井水室氏曰何故余曰井水溫川水冽用井水猶胃寒者烘於炕也乃命汲井水置奧壺番椒入其口中良久如見呼吸狀至子牌以燈照見既活

二十二日

謂三郎曰欲贈生鯉請放於庭池曰諾既使人來取

之○以先妣忌辰還神牌於南薫室請蘭磎禅興誦
經供齋○杉全謙初來○大林元恪來謀所寓余憐
其窮曰若有紹介我且受之○雄武來○山内傳藏
來○安藤退藏携其子欽武來行東脩○友月來木去
藍田來圍棋○德永熊藏來○九山携杏山來曰杏
山兄甚欲交風月社諸君屬某紹介又曰聞來月十
一日土井氏會主人有事辞之且社友多出觀花者
兄欲以本月尾集於其家如何余曰善哉二子欲要
余出辞以齋日○室氏出訪藍田妻○秀氏來謀其
家事○南陵兄正月二十日東至

二十三日

晩翠約明日右携内野遊○安藤欽武來聽講以後不必
記○昨日与秀氏約今日午後訪北八秀氏來至先
出訪藍田不在訪葵園不在其母見訪雄武使良輔
視北八在否曰不在乃帰蘭磎告曰秀氏先來跡先
生去○使良輔贈書二紙及繡袱於金澤屋卯右衛
門以謝○訪小帋病曰既痊遂訪吉次不在○中原
國華東至返金五百匹於訥堂曰日納堂君以書画

怡故返金千匹然僕所費不過其半敢辞其半乃遣
良助致金及東於訥堂氏○夜与蘭磎出将訪金城
至御霊街遇雨返

二十四日

北八來謀秀民家事且乞字○夜來雨辰牌宿雲來
開晩翠來卜晴雨余曰雲行好晴必矣乃約午後遊
森祠而去○午前携室氏仁也至善四郎氏善四郎加有約
婢阿久從金城徵雲會焉乃出善四郎僕爲之吉負
余酒瓢過太達東行至猫間川右折即森祠也晩翠

及輿藏在祠官氏待焉東宮與生駒山對風日清美
野色可人少間鉋翠家人至開其所齎行厨藍田追
至此地有龜井傳聖德太子所創以作温湯能治百
病婦人無子者屡浴乃孕余試浴水頗清潔其他異無
異既與衆出沿水南行数丁東折取本月九日所過
路至川上猫間川東又有一川初見川東有祠萬木環匝欲探
之然以無橋止沿堤北折野花爭吐数百歩而西折
取小蹊返祠官氏復飲食飽甚申牌取祠南蹊穿同
心街右折出於大達晩翠等別室氏先帰余送善四

郎至其家友月在焉圍棋酉下牌与藍田帰○鹿王
院玄達自日田帰致亀治孝也正月二十一日東

二十五日

玄達来贈梟儀穀以書一紙○僧壽仙与大林元恪
来曰貧道舊與元恪同學元恪欲寓貴塾屬貧道為
證人他日元恪有疾病事故貧道任之○槙屋定次
郎令人来乞字○舊乳母阿昭使悉姑問仁也安否
○九山東曰桐橋平右衛門欲遣八郎寓貴塾敢問
入門儀如何又曰高安杏山欲以二十九日招同社

謂風月社敢問右友姓名何如○使良輔發吉雄寉太郎
寄其父玄素東於柏喜氏○玉島舟子来取答國華
東内包座東訥○午後赴善四郎招他客未至乃去訪金
城藍田至與至善四郎氏圍棋徹宵至良輔来日尼
寄西新田僧源光寺者来欲見先生乃帰観成郎源光寺
主名介其姪水野政之助相見行束脩曰請數日後来
寓貴塾京師畫人上代英彦来見乞字善四郎欲招
室氏乃之命先往而辞于観成英彦比余再往晩翠至
主人供酒姫鼓絃女舞秀民跡余至先去酉牌辞全

城使至○松岡七助来訪不值夜遣良助元恪館七
助於土佐倉卿賜墨一笏

二十六日

細川春龍来至○松岡七助来見○渡邊順八郎来
使示秘書四冊○渡邊瀧右衛門来告自江都戸帰郷
且乞字○石春波舎人字兵衛白子家為債故猶開
戸吾敢忍促債然吾亦窮願附金三両曰諾將復家
主○吉次妻来○大津壽為之助来告奉主旨赴江
戸○杏山子純藏来出二十九日招東請致之同社

○吉次来飲之○上代英彦来○先是屬藍田買米
今日致三苞○巖洞来○室氏雇一媼維秋○室氏
訪藍田妻○菊池半之丞客臈東至○遣良輔於宗
助氏館瀧右衛門為致書及餳頭返曰瀧右衛門既
上舟矣乃命就安治川舟次致焉○昨日聞亞墨利
加船皆以二十日去

二十七日

雇春大○雄哉来○文叔来告將遷居○涼雲使肴
○早川祐太郎携人留米人某来見○元真来○山名

秀太郎來曰我所識姫路僧欲遊淡窓先生門願以
東屬之曰諾○薩摩倉部人蜂須賀量德來爲鮫島
雲嘯促詩正不見○上代英彥乞字○興藏來乞字
飲之朝來心下痞至此嘔吐乃寢○駒之助東至

二十八日

遣良輔於大浦氏還巻渡邊順八郎東爲○小市來
○岡宗左衛門東至○九山來○秀太郎携姫路僧
教順來見曰昨日所謂欲游日田者即伊人也乃附
教日來所載壽淡總公南陵兄範治孝也東○宇兵
衛來致金三兩○今日大風欲雨不雨頭痛大發乃
臥○石林來不見○天民來不見○杏山來請明日
臨

二十九日

先是屬河茂刻三浦文藏詩文稿河茂送示請寫本
所謂板下者今日閲之脱誤不可勝計乃詰之命改寫又
豫附金三兩以促刻工○六郎來飯之○有空來發
奥山中書東中書送蕭海若及所言直百匠○午後赴杏山氏會余
首至良久山等至小一嶽澄土井一郎不至餘悉皆
主人引香川一郎往年所交一郎兒見衆請入社課題上已
遊鶴滿寺余得江韻賦七律輕舟隊隊溯長江左指石壇翻寶幢上岸探花
過釣舍入村看竹到僧家門谷錦酒款人醉栖置叢鐘香客幢注節留連歸去晚塔梢栖鳥欲成雙○俗
云寺有古鐘敷叶黄鐘故弟大句及金雪話曰近自東都來者話墨夷
船載清人金雪緒一日棄舟上陸至浦賀王子權現
祠題詩石上其詩曰往昔神風是偶然今來更警墨
夷船煩臺新築知何處品字經營品海邊都下嘖嘖
傳誦云某聞之絶倒其人不解某曰指曰墨夷所載
清人即在斯其人亦絶倒金雪名緒余曰近傳魯夷墨夷
事者過半此類也西牌同徽雲等辭○水埜政之助
入塾

晦日

昨日藍田告貞永融之助來在逆旅今日東藍田誅
迎之巻曰且晤彼而拜趨○昌平送肴一籃○發巻
添光寺衆憲東送書二幅緒○藍田東曰融之助欲游天
王寺先生莫豫供具○衆屋阜太使人來促村田四
郎左衛門所屬詩○杉全讃初來謀賣博多縞帶勧
見藍田○李長來○石峯來○今堂氏作行廚訖使

良輔促藍田曰客若不來恭將携家人野游候間如
何來牌藍田携融之助至融之助贈秋田縞及蕪子
海鼠又見其族父富泰藍田與貞永君共天寿寺遊
將過三井店余勧野遊融亦助曰唯恐傾先生駕乃
要出將使良輔携行厨藍田曰止所諸融之助從者
遇春波舎人宇兵衛於門外接春波東行讀之曰某
負諸債然義不敢負先生也請莫相疑但恭方開戸
不得名〻金俟所待我開戸而取之遂送大達及直由
山產湯祠桃花既開遊人來出亟饗店開行厨又命

日間瑣事備忘　卷九十七　二一

有日没過道頓堀歸○上野人田島邦太郎來乞字
不値○越後蒲原人畑山八十郎來致青木三之亟
東乞字不値○岡直三郎來不値○九山來不値○
三木慎三郎東送金二朱促書畫帖序

三月朔日

昨日藍田出金償饗店費余辞不可今朝遣良輔送
金白公不受奪我客藍田乃受○先是與蘭磎良輔
約觀桃朝來與室氏謀作行厨使蘭磎勧金城辭午
前余先至善四郎氏勧之悦重氏携仁也及良輔之

婢至乃過松屋街遥望高津祠西門開路人云官吏
方巡視比至門開乃進経上之宮至生湯祠就假店
開厨桃開比昨日頗多然寒甚過眞田山及大達叢
昏歸○六郎來賀且致河野俊藏兄三策東遊臨兼○
三郎天臣吉次來賀○若山眞石送竹孫茗荷○晩
翠洲興藏送白酒○今日諸家所贈上巳儀有別録
設不記○夜送善四郎且訪金城成牌悪心卽歸既
而吐瀉腹痛終夜不得眠今日過冷蕉氣閉塞且食
酸柑故爾

日間瑣事備忘　卷九十七　二二

二日

大熱暴瀉廢務而臥○衆憲來送金百疋及銀○友
月來圍棋

三日

暴瀉未已腹中雷鳴買藥調半夏瀉心湯服之疲甚
強起理髮浴湯肆更整中賀○已牌出賀宗助余問
主人昨日良輔致君所賜上巳儀曰谷口君舎人來
問我僕既至乎曰未至乃置此而去云云敢問何故
主人曰初使僕呈上巳儀至夕不返意其逃別使一

介就良輔問米逆矣余謝曰吾荷厚誼而足矣何至厚再賜因贈浅草海苔而出賀彌左衛門謀遊芳埜置剌才右衛門氏戸内歸使良輔謂春波曰吾既為君說宗助異日介君相見○遣良輔賀平佐亀休對前三家左右隣○来賀者三十四人洗心六郎天瑞屋佐七伊丹孫九山梅洲欽哉晋吾奥村九淵雲林院吉禎雄哉亀休作之郎清順昌平杏山友月李平允奥宗端興藏及其子雅太郎大和屋藤兵衛秀民大輔金城吉次徹雲細字金兵衛左官良兵衛天臣一郎善四郎小郎或見或不見○秀民介其門人伊豫岡村寉眠相見行束脩○山内傳藏来請受教○蘭磧政之助游

住吉及界○一郎天臣請携飯寓塾許之○中村吉兵衛東送保命酒数壺○使良輔屬谷奥山中書東於有宜氏

四日

小一来○藍田東曰明日導融之助遊櫻祠願使徹雲答曰明日齋日也然以客故破之莫傷也但有病不可風且俟明日決○春日寛平東返識小編○使良輔屬寄駒之助東於平五氏○橋蘭臺来告以十六日書畫會於兜角樓不見○浅埜佐一来乞字○藍田東曰明日舟遊先生雖病為我強起○夜秀民来告不悦于二東氏而出之狀其門人岸橋負齋追来倶去

五日

秀民来謀所寓余曰金城氏可乃為說金城金城許之○藍田東曰今日之遊別買一舟願邀尊夫人大人君不肯来請招金城室氏聞之請往○山内傳藏来聽講今後不必記○雄哉来余述病狀且曰久勸出遊何如雄哉診曰病似風邪而非風邪蓋腸胃違和之

所致散步行氣為上策唯須節飲食也○安藤退藏来見其次子先是退藏病近隣無友余曰間宮小一雖老好事之士其居與君近異日紹介之今日退藏欲乞余東使次子學小一余笑曰彼素封非業擬讀者退藏絶倒○國畠俊藏東至俊藏送麻之丞梅徹詩鈔直金一歩二朱○午時藍田使人来告舟既艤乃往藍田及胥董師翠竹在舟良久融之助携一醫人至余曰何舟廣容寡藍田將令其兒促室氏且招金城室氏偶至乃止室氏與仁也婢石衆別舟来牌舟菝溯至櫻至出歩

隄上早櫻既開遊人肩摩藍田等返舟曰移棹於源
八隄迎先生焉余與室氏直至渡口舟未至水風甚
冽移晷始至遂遊鶴滿寺寺有古鐘傳嚴叶黃鐘之
律乃買鐘緣起一紙縁起用和字中載北㷔馮詖大平十
年所鑄距今千三四百年視之不似千年外物疑四
五百年而已返舟藍田供具甚豐日設酉下牌至藍
田舍東出見藍田妻謝○浩然正月十五日東至寄詩
及金○西隣又四郎來贈海苔告自雲州歸○興藏來
贈小鳥十頭

六日

春波東曰今夕願陪訪谷口君答曰諾○融之助來
謝不見○布野雲平來彫西川元章所置裝曰元章
屬其送致○北八來謀秀民件○吉益掃部門人東
告掃部卒使良輔往弔○鞆舟子來取答吉兵衛東
送書十紙於吉兵衛○婢阿久阿石皆去○雇阿雪○朝來陰
曇午後飄風大起既而暴雨宿疾並興乃臥使良輔
辭春波曰病甚願卜明夕

七日

與金城約觀芳野遂遊京師聞晚翠以今夕北上使
良輔携参往而屬送焉○渋原才七送饅頭券告卒哭
○東藍田曰欲供午食請與貞永子臨辭曰融之助
不在○為秀民故訪東岐不在其子見乃屬谷山田
勝次東焉送叢書一本及余近稿於勝次遂訪善四郎主人招金城
觀西本願寺櫻枝枯過半不足觀金城送至家○原
田葛二者携小帋東來乞字不值○欲雨不雨悶甚
携蘭磎訪藍田不在將遊北野至土佐濠西風吹面
乃歸欲訪徵雲使蘭磎問在否曰在乃往其嫂見曰

叔倏入忽出家人謂在而不在也余笑出○春波東
曰今夕有故不得出願明夕陪訪谷口君○平右衛
門來為八郎謝緩行束脩之故且示八郎呈余詩及
邦詞詩曰先生才學屹儒門風芳名海内聞解剖性情要實測經綸藩國跋虛文誰知治用唯心
識只道詞壇老將軍臺宿殘星今幾在我曹歸處獨斯君卯詞曰和計能保留美也滿乃遠久耳志留遥
世與婦毋登延佐加仁由幾那也武身遠又曰小車乃宇志叢安由美和遠楚久登毋伊佐飛氣多天與
君加未耳耳未耳

八日

講後謂諸子曰欲觀芳山遂赴京師明日上途二十

日歸○東藍田曰今日之約謂莫違期答曰諾素兄
新至欲拉而拜趨何如余答曰甚善○田原葛二來
見○大和屋藤兵衛携其姪來請明日以後來受業
○德永熊藏來○午時使蘭溪促藍田藍田携融之
助素兄至乃供飯畢爲作書與藏來乞字三子去興
藏留買肴贈余曰以充明日之餞○春波東曰某將
上谷口君以陳情書顧點竄之不必勞玉趾往見也
乃删其書返之○杉全謙初來告歸鄉○宗瑞來約
同遊芳野既使人來辭○金雪來乞字留之使婢雪

迎金城曰方欲開祖筵携同行諸子見臨金城來曰
初與梅巖文盛諸子約同遊皆有故違矣乃與金雪
金城飲及蘭溪良輔蘭溪爲從者良輔留守故也既
送金城至其家玉芝文盛等來曰芳野地高櫻候恐
遲乃改議十二日遊京師遂過駒之助氏十九日歸
家而後遊芳野○素兄致長尾良哉東（良哉海秀）送○名
河茂附文城存稿淨寫本及空園百家詩二本

九日

令造蘭溪等於諸家告延今日上途○金城贈茶○

菝寄晩翠東○辰牌講如例○午前携徹雲蘭溪出
訪藍田會其將與金雪出遊乃去訪融之助於逆旅
阪小氏不在過越中橋西畔隔川見一服紫羅紋外
套者走來視之土井一郎也揖曰某末牌後在野田
村別業請過曰諾至櫟喉塲今朝食粥以小角木食
令其半至是飢甚遣徹雲於小一氏私告之而往小
一供飯勸野遊以無人辭乃去渡舟津橋出於野田
遊人萬數余問何故徹雲曰昔者我證如上人時有
蓮徒亂此村民二十一人死之因創極樂寺每年以

三月九日祭焉故然蘭溪欲觀寺余與徹雲過神祠
候之既東行僧觀潮忽自路傍人家走出而拜余曰
吾子在令兄許予答曰漂泊猶舊至墊外黃花始坼
際天一色淨甚南折又入村近生害橋右畔即土井
氏墅也敲戶一媼出接乃入先步圃中一郎方研本
草學圃延袤數百步栽珍奇卉異草不可勝計上設匍
匍架側種諸菜媼供酒及鮓蓋一郎預報余至也初
謂媼守墅者妻也稍悟一郎之母賦一詩于壁（而過幽庭）
（長綠若主人不在宕空來不須沿例賦九鳥自有群芳代備林）將去一郎來又強備

飮食皆不耐饕詑問草木名下庭一郎抜櫻桃数本
甘草唐蓮及盆栽黄色水仙贈余木下牌辞過常安
橋至淡原才七門前才七出迎曰今日丁我母斷七
忌斎請入引上樓供齋以既饕辞不可皆強下著殆
不能言語側有一僧一沙彌指余問主人曰為誰曰
旭荘先生也僧曰謙吉君乎余曰然曰聞公久矣余
問何由識賤名乎曰禪興和尚舊寓我許其欲學先
生也来属才七紹介又曰才七母有女孫為其弟子
故来弔僧快豁善飮初謂男子也至是稍知其尼相

顧愕然貌似四十許人自稱耳順賦邦詞贈余中下
牌辞歸至舎西過吉次曰訪先生不在獨歩北野矣
乃携入問来事答曰閒叟東船未去猶在江都近海
也○融之助来謝不值○巖洞来不值

十日

夜来大雨比暁驚風震屋宇前木已宗吾東曰諭蘐
女死赴告乃遣蘭磎良輔往弔且送葬返曰主人固
辞送葬矣余曰彼辞禮也我往亦禮也彼既以禮我
獨不以禮乎乃復往木牌返曰葬在小橋焉（小橋地名）○

府内卵人来致南陵秋雄二兄東及樋口正作東○
遣徹雲於藍田氏勧與弔龍蘐氏不在○去年承所
編室園百家四編第五巻六巻成○烟平六及其子
来訪告遊伊勢且約歸路相過○東春波曰家兄東
至顧晤春波以病辞使舎人字兵衛来○夜金城来
謀秀民件○丑牌上街火

十一日

将弔龍蘐氏使良輔謂藍田曰欲倶往辞以有事○
秀民来○安藝山縣人池田道策来贈菓子告至此

地二十九年前淡窓公病困研介自長崎薦道作至
留我家数十日施治頗有効時道策年甫二十七才
罷夙成余兄弟遇以國士客年南陵兄與余話曰池
田生當着聞一時者別後不聞其為何状疑既歿矣
今日忽聞其至謂僕従必衆先使良輔接報曰田舎
一老翁耳疑其僕也乃問曰池田君在何處乎答曰
某即道策也余聞之大惟出視之猶記其面問君何
無醫人之態答曰往年拜別後某父（走）令令某止醫継
家業為里正二十餘年某亦老故携児遊上國欲使

兒從先生也已○午前携良輔至小虎氏眞石在座
日将拜趨乞字也與小虎出手龍蔓氏贈以蠟燭一
斤遂渡天神橋至川崎櫻徵開遊人猶少東渡至櫻
祠花開多於川崎歸路過大達飢甚訪石林不在小
虎曰我所善河内守埜甚兵衛來在其妾氏既近矣
導至妾許（宅名珍芳館）甚兵衛書供飯初入小虎妻在座
次石峯至余意小虎等必與主人有約也獨辭歸○
元吉至入塾○東畡來不値○眞石來不値○黄昏
後徹雲來請從京師之遊乃使人促金城使徹雲蘭

磎先赴土屋買舟金城與梅巖至乃至土屋前舟既
發後舟人來集遅之酉下牌上舟送者皆去蘭磎從
月色太亮無下篷不見至淀天明

十二日

卯下牌傳伏見投小道具屋氏而飯既取竹田街道
入京師至東六條輪番坊本誓寺問晩翠在否曰方
在門主宮乃出徘徊街上浴於湯肆歸見晩翠于本誓
寺北隣一舍舍無主鮑翠與二僕居解裝而休○午
後與徹雲蘭磎梅巖訪石舟於烏丸街一條南下處

石舟夫妻見曰三郎在伊勢見三郎妻及弟耳松余
欲東歸之晌聞其父在巨商三井氏使梅巖蘭磎携
東往屬焉二子遂去徹雲從余宿石舟氏○藤林泰
作來館曰高松郎監松原新兵衛風流雅士甚欲識
先生石舟曰他日某紹介之

十三日（以下至十八日失原稿皆係明年七月追補唯摘事之綱領）

巳牌辭石舟氏昨日與晩翠約過於祇園故向鴨東
未渡橋徹雲曰路右肴店鼈肉不佳乃入買飯命羹
鼈臛臭衝鼻余不能下箸尤徹雲徹雲存罵店婢曰

汝謂我田舍漢乎欲減其直主人不聽余曰拙拙趣
出至祇園鮑翠金城以下皆在茶店遅爲怨曰何濡
滯也余曰徹師大紕繆論鼈之状徹雲强辯不已衆
交詬且哂遂遊長樂寺櫻初發加以晴暎皆喜曰遊
竟四美矣又探數勝晩翠欲食肴店余曰今夕令兄
有招飲之約不可預饜乃投菓子店食善哉糕一梡
直五六分不禁甘滑鮑歸○夜晩翠兄本誓寺梅塢
招飲有盛饌中西耕石及美國詞者清水喜齋至酣
石舟亦携其徒來訪各作書畫約明日遊嵐山而去

十四日

密雲四合欲雨不雨晩翠兄弟曰行厨既成不可以空今日也乃令喜齋導過千本至梅之宮余著木屐疲且飢祠前一店以豆腐炙名乃就假店主人以猶早未備炊具蒼黄蓋豆腐僅㪅箸即盡換之甚遅客争起助主扇火或温酒焙茶既而謁祠西北行數丁雨稍稍下纔不過二三柄皆濡上堤溯溪入嵯峨借雪店山花水雲模糊一色絶不見遊客從前之遊未曾有此幽浄乃口占一詩春山何處猶春雲醸雨成雲向花根下雨自花梢生

唯見濛濛色未聞潺潺聲深温遶嶺集栖禽伏嬾鳴況紫與淡白模糊看不明坐久微風起紫止白乃行行者為山霧止者為山櫻嫣嫣為圖畫倒影潭水清群客待晴出何解雨中情此遊真幽絶唯吉與花盟龍珠探已獲鱗爪任人争獨私一日雨勝公十日晴石舟使其子春甫来謝不能来之故○使微雲蘭磧之天龍寺報僧玄達玄達来館且傳仙峯長老言欲迎宿天龍寺皆辞乃導至洗心亭亭在店西相距咫尺然地高壁敞俯水仰花百景供呈雨至晩止雲開月来花影在水步水涯及橋上状甚梅雨喜齋等去餘皆宿焉隣室有大阪客數人喧呼至夜半翠微諸子思詩為是不成皆慍曰當待彼就睡朗吟以報之既而客益喧比曉忽寂然問之館人曰既去皆絶倒

十五日

玄達來告長老將來館聞此地隸天龍寺而長老一山所宗館人及諸客皆嚴憚之乃辞曰長老年德俱尊某宜拜謁玄達曰然則臨洗心亭長老將出見焉既而報長老至乃就亭見長老年可七十左右恬静恭遜一見知道機清腴以清冲故頗親懇時雲散花現鳥㪅四闃口占一絶以相似雨歇溪聲變餘雲芳樹間吾心方一洗拄笏看春山

長老大喜使微雲迎晩翠等至長老供茶畢延店○已牌玄達導至其住處真證院院係細川侯三齋所創侯茶道宗匠其茶室及瓶具猶存中庭樹石位置亦以茶法幽雅古邃嵐山自墻上抽花勢壓軒又導觀妙智院以下六院每院皆有園庭軒室書畫器物之觀無一不對嵐山而異曲同工横看側視各極其妙亦可以觀造物能無複筆而作庭者能開生面矣玄達供飯於其房既而導至法殿天龍寺有子院數十其祖院尤大為宏其名故書法殿輪奐赩目東行數丁至鹿王院子院中

鹿王尤大足利義滿所創門内更有子院数區仙岸長老舊住焉今清冲法兄某禪師代嗣亦相見供茶朝來陰晴百變奇寒斬然比出門雨霰並至玄達別去沿溪東南行数丁天晴始悟嵯峨地高候殊取生跪数十丁屢迷遂出於島原側返鬼翠窩

十六日

與蘭磎梅巖出遊智恩院法親王方臨殿叱喝之嚴甚高到處花滿遇星巖夫妻立語忽有呼先生者視之毛利周瑞也遂過祇園八阪清水諸勝東南行入山中又西折凡二里許出於妙法院大佛災後久荒廢近有欲再興者以木製像頭顱及肩始成高既数十尺面傅金箔耗費可想方今東警方棘是等無用猶未可已乎暮返晩翠窩○美濃僧得一来館贈菓子夜與之出步五條橋邊徵雲棋巖蘭磎從過妓店前妓婦爭留余與得一脱先歸

十七日

周瑞来館○石舟使耳松来迎乃與全城梅巖徵雲蘭磎出遊祇園地方到處見假肆屠䏈買食耳松與

徵雲梅巖論京阪優劣曰山水須推京師徵雲曰京豈有水乎耳松曰浪華有何山乎曰相嘲余兩解之曰吾有一句曰京攝公山水公等莫復爭驩然周瑞從至其所寓而止遂至石舟氏三子去蘭磎獨從石舟導訪泰作（泰作住石舟故居）要之出至中立賣高松邸訪松原新兵衛焉新兵衛年可四十左右敏而和曰邸居窟逼不足為歡且遊加茂乃東北行里餘至下加茂入茶店其後有某氏別業聞其勝入門請觀主人許之水木清茂幽且廣主人之子方立庭将銃禽皆屏息覘之少間發不獲既而到祠前群櫻爭放其下青草如氈遊人各設席而飲時見麗人新兵衛命店人供酒肴甚殷薄晩雨下避入店新兵衛召数妓侑酒且歌舞衆或睡或醒初曰雨不已宿于此然不久晴乃出入街中顧紅燈数十喝道轂属石舟曰某王夜歸疾走避之過禁門側返石舟氏新兵衛泰作送別

十八日

辰上牌辭石舟氏訪耕石返鬼翠窩○将歸浪華晩

翠曰某有事不得不軆留衆欲饗晩翠去晩翠不可
初徹雲等議曰翠公不欲我輩費財設辞耳且労先
生作書六紙金城作畫二紙販之而以其錢買酒肴
必不辞也乃從之使一人携書畫因一販之於東本
願寺學寮未返日既昃鬼翠亦不敢當遂辞至七條
買高瀬舟天欲雨不雨殊暖舟始發得一走及懐出
錢曰書畫每一紙直五百錢紙料五十錢敢致之言
畢去雨遅皆屠人所住（屠人俗稱穢多）時見畜血淋漓臭甚
鞾頓而過羊途雨下同乘一夫妻每人有傘皆并一

繖而貸一繖於我黨曰得不濡至伏見肥後橋出皆
戴襆避雨投小道具屋氏食且浴議曰雨不已宿于
此館人告曰繖雨不妨舟也乃乘丑下牌傳從屋橋
東畔出歸同舟有兵庫人夫妻皆光甚愚憂曰天未
明且雨無所宿如之何余曰宿于我書謝既以天稍
明辞去起家人作食既成天明徹雲金城梅巖去

十九日

先是得一告曰我郷人将遊室園遂謁先生願爲我
見之今日美濃人曰覺寺圓鏡安井勇之助來見曰

請爲我東談悉夫子屬我余曰諾○初春波因余屬
田川與七郎欲貸大村玉物販之議殆成春波以負
債杜門余欲報諸與七郎未果数日前大村吏牧埜
三郎兵衛携與七郎東來欲相見而余不在余歸見
其東以爲春波既敗不若擧晉人也六郎嘗爲其族
余卯說如春波之請故今朝召六郎謀之六郎曰金
卯不信我言不若與別人謀也○池田道策來○使
良輔招牧野三郎兵衛至乃告春波氏之状三郎兵
衛曰不必加島又氏（加島春波俗稱）更求晉人何如余曰客

年暑冬酢屋某因古家魯岳見話及此件然以有始
島又氏之約未成言與之謀何如三郎兵衛久聞酢
屋名君得與之謀幸甚乃東魯岳屬焉○發寄晩翠
石舟成菴酒井昌紅野平左衛門東於柏喜氏○清
水麻之丞東至東至日本年四月十一月丁先考妣忌
祭顥使呼氏歸○淺埜左一來不見○玉芝來爲眞
石乞字不見○元真送蜜五枚○徹雲來寓塾○良
助述十二日後事如左發答樋口子衆於於宗助氏
高木駒之助東至田原島二來贈金百五十匹宇佐

辛島庫之丞来（庫之丞秋雄兄嫡孫○以上四件十一日事）岡村鶴眠入塾。元吉致其鄉人某所送潤筆金二百疋（以上二件十二日事）。佐藤良之進来。酒井昌伯送松露一筐（以上二件十四日事）。田島國太郎来取所囑書。欽哉来賀室氏。招盬田妻、小虎妻、善四郎及其妻女觀庭上櫻花，六郎與焉。小虎妻以病不至，而送菓子（以上二件十五日事）。室氏有疾，買樂。宇佐人久来吉来，請責庫之丞令歸鄉（以上二件十六日事）。大村人滕楚三郎兵衛来致由川與七郎東，請見中原國華。東送松森氏朴金子在中東（以上二件十七日事）。藹山来託學（以告告以）来月十六日開書畫展觀筵於兎角亭。府内人園田多門携岸田晃龍東来，請受教。宗助致淡窻公、秋雄兄東。江户人村上群一郎携妹尾謙三郎東来請見（以上四件十八日事）。

二十日

卯上牌，與徹雲一郎出，渡天滿橋，觀川埼櫻花。開方九分，遊客来集，往往見殘朶落英，狼藉鋪地。余曰：何物狡童作如是殺風景事。既視花間數鳥啄花，見人驚起，每樹皆然。初陰雲四布，恐雨，未至濠川，霽，日照花杪，晶潔如雪。至天婦橋，橋新成，市人將行始渡式禮，欲觀之，然不堪遲去。過呉樸山，過吉次氏，約遊芳野。歸路訪小虎，不見，辰牌歸○池田道策携其子俊平来見，行束脩。道策欲識騷人，乃東雄哉爲之○昨日哉吝淡窻公、南陔兄、範治、存也東，余且遺良輔於園鏡逆旅屬焉○午前，將浴湯肆，遇一人於門外，拜曰：某即庫之丞也。乃引入，問其出家故。答曰：某久依玖珠舅家，昨年歸宇佐同家。父居家，父懶惰負債日重，恬無赧之之東。某終日無一事，因奮發而来此

地，欲學商沽之術以興家也。余曰：汝欲興家，其志甚好，然未識興家之方。夫欲興家者，以孝悌爲主。汝有父不能事，而欲事他人，不亦難乎。且商沽之事，日田諸伯（祖所所祖）所諳，而我所昧。汝不近赴日田，而遠至浪華，此未解人事也。唯須聽人言，莫從己欲。然汝不遠千里而来，恐不肯徒歸。我友吉次者，郎汝所善次郎兵衛之父，頗解廢居事，汝且往見之。答曰：諾。乃東吉次屬之○沙原才七来○前日玉島舟子来，曰：松森氏所送醬油一樽猶在舟中，公當使人来取之，且賜運

漕賃四十八錢乃使良輔答曰汝受松森氏屬携樽來乎將受我屬乎我未嘗屬汝也汝之致汝之不致皆松森氏所關而非我所與聞焉一任汝舟子言塞今日致之○遣良輔於藍田氏約赴眞石招其妻辭曰拙夫不在且恐不得陪○招金城梅巖徹雲蘭磎供午食○室氏欲觀眞石會席請小角妻同行午後小角妻至室氏猶未畢余所約善四郎徹雲臥一善四郎子駒之助等既集乃先行至新街西角亭亭所謂九軒之一輪無不待言也亭主眞石所善故關筵

焉云小角金城梅巖雪操松谷荊石等數十人既到坐兵庫幾島松年及其婦大肥後丈者亦在焉室氏至周觀諸室畢先去小角等作畫主人出絹幅四尺者乞衆人合作余題墨飛筆舞四字于上頭酒酣妓數名至固辭余欲去梅巖私告曰松年與其婦夫欲觴先生及金城於別亭余以既飽辭不可及〔乃〕從松年等出松年麾一妓名林欲隨妓所往同出松年等避之屋廻街中終遷入璠璵亭別名〔召〕數妓前妓至曰客捽奴髻曳去至閭門始免松年又乞書畫金城徹雲

梅巖揮毫不休余頗有倦色乃促金城徹雲先歸時戌下牌也○備後上下村人鍊屋加藤馬吉來遞黑胡麻一包柬曰去八九年前因丸屋文吉遊夫子門爾後契濶無辭於謝頃賜書一紙加藤馬蓋九四郎也

二十一日

先是岸田見龍來薦府内人園田多聞今旨來見請受教○客年小一使金城畫月瀬六景余及小虎藍田徹雲六郎秀民九山題詩昨日小一來謀觴諸子

期今日午前集余家小一先至余欲見吉次乃與小一出促小角而至吉次氏吉次不在與其妻語庫之丞伴來畢吉次歸見乃觀同游曰後往小角金城六郎徹雲追去〔至〕曰秀民九山藍田皆有故障〔辭〕矣渡浪華橋過寺街今日丁圓光大師忌祭俗徒周拜近郊有大師祠處名大師廻一寺有祠門内人盈有施茶者焉適路進茶余輩皆立喫至一方店開窓牢晴無風野色甚妍命肴頗麤皆不懌余曰此店恐衷初誘善四郎亦曰後往既携其姬母子及京師客夫妻子至

坐隣室蓋以携婦人故不敢同席也六郎與善四郎
謀走為之吉（善四郎僮）迎室氏京師客去乃移于善四郎
席吉次至善四郎女舞象始擇黄昏為之吉返曰我
與廣瀨夫人約至土屋而遅然夫人不至也六郎等
皆尤其迂闊曰不減晩翠氏僕也（晩翠僕見前）出店善四
郎吉次別去過鮮萬店食酉牌歸室氏曰為之吉晩
至置東走出曰待於土屋走良輔跡之既不在○室
氏祭庚申招藍田妻使人來辭且致長澤慶山柬○
庫之丞來不值○使良輔致呑國華三朴忠藏柬於
玉島舟子（屬寄安田確齋柬於國華）

二十二日
先是與金城吉次約探芳野期以二十日後發然庫
之丞去留未決且田川與七郎所屬事成否未可知
也告二子止今年之游預期明年○使塾生告宗助
等今日開講○魯岳答柬至東曰大村土物之件僕
欲晤酢利謀之彼方不在待其歸春（年）復○道兼父子
多門來聽講（以後不記）○發答魯岳柬○宇佐人濵田屋
冨右衛門來問庫之丞君寓貴舍乎答曰前日一來

見而已○午後携室氏仁也出元吉阿雪從渡渡邉
橋出於株田黄花忽開際天無涯將過尻陀處石橋
橋外揭書此西有板橋即赴中山寺路乃西折沿渠
二百歩許有新橋橋北田間開生路幅可五尺坦如
砥稍東折凡三百歩出於尻陀處後即舊路也蓋賽
中山寺者忌過尻陀處故舍田開路云中山距此一
日程猶且如是俗衆歸依可知也至天眞庵側雨將
下休茶店室氏往觀菴返曰雨不必下乃東行賽兒
子母祠至熊店更東行取田間生路至濵尻陀處（濵村名）

截官道過鶴満寺南畔上濠川堤遊人數萬花下
店上復無空地僅餘間口一店我輩就之未坐雨下
在店外者男婦混亂或蒙席被氈或戴盆或反衣換
嗆或衆醉裸體歌舞或立於檐下鼓絃櫻花千株雲
頹雪翻翠袖紅裾奔走于撩紫紛白間假店蔽以蘆
葺坐久漏欲移於板屋下主人諍曰今日西尹舍人
來觀花不許市人近也雨勢少衰乃跣歸室氏負仁
也一婦人以其傘蔽之曰不可使愛兒冒雨至源八
渡辭曰我家在渡東憾不遂送也至天満橋余語室

氏曰去年與石岸金城遊開口遇雨亦猶今日言未畢石岸自前途來呼曰先生而行乎授其傘余辭石峰曰我家既通又曰一傘不足庇貴眷走前行過一店借傘而授室氏曰前傘藍田所善紫川某對門大菱屋氏之物頗遲之于大菱屋氏黄昏歸遣良輔丁藍田氏問紫川氏曰在南久太郎街

二十三日

遣良輔放大菱屋氏返傘〇遣良輔於牧野三郎兵衛氏告魯岳旨〇蘭磯北一因属寄藤林泰作柬〇

善四郎來告明日歸鄉留圍棋〇朝來不晴病茇廢事而卧晩餐始起

二十四日

金雪來〇左一來取所屬書〇乾治送紙包一束曰此清冲遺物頗送之玄達乃遣良輔於天王寺屋宗助氏謀之宗助使人來取之因柬玄達〇已牌訪宗助遂訪彌左衛門謂之曰欲觴君及土肥君不識何日有清暇乎曰才右衛門將奉寡君肯（旨）至多田溪頗卜來月余問多田溪有事于神乎曰彼地産鉛欲買之耳歸路過吉喜於筑前邸前曰先生居何如平野街淀屋橋東析處一宅似佳余曰然則吾誤矣向使人視淀屋橋西析處復命曰隘故止矣吉喜曰以我所見莫如彼宅至肥後橋雨後大漲一舟方覆萬人聚觀或發艇救之舟板片片分下又見笠浮不識人之存沒〇吉次携庫之丞來乃諭西歸庫之丞悅因留之〇裁寄淡䏢公南陵兄範治孝也東谷封之叔書秋雄兄名而属之宗助曰左傳卒業謂諸子曰欲講義府而不識其有成本乎否且問河茂氏而決乃

柬河茂氏邸送義府三十本於我河茂不答〇堂島人桑名屋藤兵衛來見請習書〇大阪屋定次郎致菊池半之丞柬〇未牌携庫之丞良輔訪道策寓居庫之丞欲觀櫻祠乃使良輔導去携俊平訪金城乞庭中蘆一盆使俊平携之先歸秀民送余至家（秀民寓金城氏）〇杏山來不値留香川一郎柬去柬曰初欲以本月下旬招同社然家有病者不得如約願爲我謝廣先生及諸君〇道策送餅一筐曰嚮欲供茶而不追也〇晩翠來告自京師歸贈余及金城踏貴金一歩二

朱辭不可

二十五日

有疾風邪○將講義府東河茂曰速送義府三十本河
茂使舍人來謝曰義府方永淡腮先生旨陜刻一則
放無成本余詬曰鄉家成本常乏而託言詭刻吾察
其詐今後不復買鄉家書籍舍人大愧○東杏山自
香川君有故辭本月會甚好同社過半資遊不在家
縱令有會至者恐寡不若止○善四郎東曰集歸家
將遂遊鷲尾山請先生明日遊彼地而相會爲余辭

以疾○昨日魯岳東曰大村土物件僕既告酢利及
松武皆曰未見其物預難成約請試使舟一隻來今
日牧野三郎兵衛來乃示魯岳東曰村上善助善助見昨
年瑣事錄至兵庫使人來問先生消息某將下晤之彼時
自兵庫直歸先生請東田川氏報界人件乃裁答與
七郎東援烏東岳東包魯○渡邉順八郎東至送示秘書
五冊○畑平六來請書大昨年所屬龜堰碑文○發
答魯岳東○石見人石田孝太郎石田利三郎藤間
勝太郎携與三東來見乞字○來歸將與室氏遊南

郊徹雲有事於難波請從乃與先出訪晚翠虎吉須
仁也從贈菓子一筐於晚翠晚既室氏與阿雪至乃
渡安綿橋至生玉祠畔一樓謂室氏曰上寺街方有
鬼舞室氏欲觀之乃走二寺揭書本誓寺又書圓光
大師六百五十回忌有音樂祭事焉庭中積薪及炭
如山僧署施主名佛殿賽者充塞鼓笛鐘梆嘈嗷並
興而群鬼舞其中男女混亂不異戲場余笑謂徹雲
曰佛法之盛二至此哉至天王寺村投蕎麥店店寡
而主人不能咄嗟辨早食并至清水寺女巫五人方

舞祠殿亦不堪襍遝然殘櫻猶可觀過天神山鋸長
街至太倉側日既夕徹雲別去觀鬼角房花投太興
居食酉下牌至博勞街徹雲追及祐出本誓寺阿雪
曰吾見遺錢在地將拾之乞兒進曰賜我攫去徹雲
探其懷曰我所懷當百錢三枚遺矣阿雪曰我所見
實三枚也至是曰吾有事於難波里至南北及西三
里正氏而事不諧從勞跣耳而猶未食余曰今日師
有三不幸遺錢一也遠行事不諧二也吾欲食師而
師不及三也一笑歸○岡井嘉十郎東送青海苔⊙

藤井吉郎來不值〇河茂使人來謝過曰明日啓牌上義府成本三十部

二十六日

河茂送義府三十部〇遣良輔於元眞氏召之其家人曰北上未歸〇雲林院元祥來〇有室東曰豚兒將遊伊勢先生若有事於彼地請見命答曰有疾不能裁東〇昨日置順八郎東於案上今朝不見東中多述秘密之事恐人見之乃會塾生周索未獲既見數日未所至諸東之封紙獲之於與七郎封紙中蓋

元恪拂案見順八郎東露出其偽有與七郎封紙因取包之故皆見而不識也〇今朝瓦上見霜平旦雲合午前雨下雷電交至未牌晴不幾又陰〇藤井吉郎與大井良之助來訪請刪其詩集〇吉次來

二十七日

始講論語〇宗助來聽講因授秘書五冊宗助將爲存內族輯異聞〇遣良輔於大彌氏屬東順八郎東焉返書四冊而送示魯紉始末記二冊〇遣元吉於畑平六逆旅雁金氏贈菓子不值〇先是與金城徹雲樸巖謀餞晚翠於墅外期以今日朝來屢雨屢霽午前日見與徹雲至金城氏主人將食乃使徹雲先往報晚翠余輩將出雨太下乃留作書數紙良輔携雨具至少間復霽比出日照頭上披雨傘蔭焉至晚翠氏主人未食俟余至與下箸既將出又大雨須臾陰晴百變乃改議止野遊而買肴贈主人且各作書畫先是主人作帖乞余書余每至下筆至是乾書其尾曰初翠公作此帖欲使同社諸子題詩故余揭停雲二字于首既而使余獨錄近製余每相訪輒錄二三首至甲寅季春念七日畢時

急雨一過殘陽在窓主人供寒具名千載鮓糖蜜所製甜膩滯胸余輩不能食盡半顆徹雲誇能食二十顆余及主人疑之時餘七顆余曰試食之徹雲慇懃一口啖一顆七啖而盡自若也乃賞以余書金城畫各一紙中牌辭訪善四郎主人方自吹田歸曰豚兒將于役東都某將以數日後歸守家而以八月來往此地圍棋酉牌歸〇孝也正月二十七日東至〇田中勘太夫東至寄金二朱先是送其母壽詞〇庫之丞來不值

二十八日

遣良輔館平六〇平六携西横濠石工泉仁来謀碑石廣狹短長既告別乃贐書扇三柄〇蘭碩來至即發答東〇雇舂夫〇招道策伏茶〇河茂来乞字〇雷後寒日甚一日鬱悶極来牌與徵雲政之助出歩北野一店販兎子色純白大如鼠欲買之以直貴止其隣繋獸牝牡於柵問之主人答曰羊也菜花經雨淨黄如拭半殘勝全盛之時皆曰春色已藍尾有不出遊乎乃議明日遊鷲尾山走歸識室氏先是友月

屢請室氏來遊故爾〇樂圃来不值留金二朱而去〇八谷源藏東乞字〇備前人安井梅筒洞来請見自稱大昨年見於國華氏余不記也辭以疾乃書一絶於箋而乞字詩曰聞言卸索得閑難海内文章睥睨中奇語奇常斗筲子莫將詩賦相英雄〇夜携元恪訪善四郎及金城

日間瑣事備忘録巻九十八

嘉永七年甲寅三月二十九日

田原葛治來○遣良助於六郎氏勸遊鷲尾山以將
移居辯旦日友月昨日来於左專堂（河州地名）不動祠行
燒香摩儀恐未帰也乃勧道兼○已下膊與室氏仁
也上達徹雲政（主）助阿雪從道兼來至乃立御堂街
口荐遣諸子促之始至諸子送至思案橋過東府尹
門前将入筋金門（外郭門名）余顧戒室氏曰須翁傘室氏
曰諾比過門抱關大叱曰盡翁傘顧室氏始翁傘奈

日間瑣事備忘　巻九十八

曰戒而不從叱而後聽婦人之通病乃爾門以東沿
池有空地數十歩新設竹柵（城）之揭書大御番衆調
練處（大御番謂旗下士守城者）余謂徹雲曰城池涸竭春草滿郭
豈非昇平之象乎今也一變國雖安忘戰必亡亦肉
食之遠慮然不無四郊多壘之感也過鵲野橋東行
初取槊路入九丁稍入生路左傍小渠右望原田黄
花數十里連泉河紀三州顧大坂城粉蝶白壁浮于
烟樹之上凡行二十四五丁有村名天皇殿攝河分
堺處村後有渠見數舸出村渠形南高北卑半涸半

流東行八九丁渠稍涸南見一村即左專堂也右折
取麥間小徑入村曲折數丁有寺名（支）三不動祠在焉
使徹雲先入門友月猶在乎答曰今朝去乃行二丁
許復出於渠上渡橋北行右見一祠緑樹殘櫻景致
頗佳祠後有一農家竹林匝焉經稍狹間路土人曰
須東南行二三丁出於村間路稍廣東北行余謂徹
雲政之輔曰友月必不料我至公等宜先行報之一
子走去過尻陀處東行入村地名稲田有岐土人曰
宜取南者而東折也村盡多麥田六七丁有小祠見

日間瑣事備忘　巻九十八　二

二子自別路走来會于祠前余曰何遅答曰誤取迂
路矣言畢又走二三丁見二子適南行余謂當適北
行乃就田夫問之答曰南遠於北數十丁矣乃呼二
子影既不見北行四五丁東折桃林相接有村名新
莊人家數十閭讀書聲村間有岐取北者東行村盡
二丁有小祠老木四合取祠後小經東行出於渠上
路稍廣有橋牽馬者絡繹来渡橋見一徑直通前村
取此村名小蒙輪人家夾渠地形似曾過處過一橋
顧見舩數隻始悟自左衆氏帰所過也自村端適北

折二丁出於川田即熟路也至尉子村憩于坂下店
問一僧一騷何時過此乎答曰今方過恐未過數百
步余謂道策曰果失路也少年輩好自用而不肯問
人故往往勞而無功不唯行路也乃假寐起陟坂至
半腹徹雲迎曰友月不在閣在左栗氏往迎之何如
余曰婦主人不在誰留我者曰河野碩菴留守閣先
生至甚喜乃往碩菴迎入室曰新脩一室今日席成
人未坐而先生至足以落成也余曰初吾至此寺荒
穢無容身地今頗華潔蓋君之功也言未畢徹雲与

友月婦曰途相遇矣

四月朔

室氏聞今日寶山寺有祭欲往觀卯上牌自後門出
上途至經塚氏（室）氏道策欲望南都伏見諸地方天曇
不見塚以東為生路路河和二州分界處路下甚陡
且多石稚松疎點於豐草間路傍往往見村夫村婦
弛擔而而設假店下十丁許左折入林躑躅亂發皆
高數丈點綴乎青松綠柏之髀妍甚下瞰長廊繚繞
緋宇巍峩即寶山寺也不登至寺門有微溪石橋架
焉假店駢列西向入門僧院在左佛殿在右中庭甃
石為路淨掃無塵殿額書毘舍衛城四字僧數十人
方坐脩方殿西有銅製盥盤高數丈水自中心湧揚
殿北有聖天祠皆極輪奐祠後仰望危巖斗立數十
百丈嶄然欲墮殿祠與僧院同域其西畔匝以石垣
中間設數尺墳以板扉如門閭常日鎖禁人出入今
日洞開乃入焉有磴上磴平地方數百步有大悲閣
著禮服者八九人坐其中竹皮裹飯山積坂上以施
旅人聞地隸郡山侯家以祭故賜此也閣北有小石

橋橋左雜木陰森馬醉木一株花墮如撒鹽路稍上
近巖根嵓腹有洞域其內而作數區有高低皆安佛
像其一揭書義光大明神祠前一片大石不見寸土
脫履跣步嵓臨頭上酷有（肖）豐前羅漢寺余足戰肉顫
僅一域而止道策徹雲則能進窮高處洞右有細徑
盤旋陡上右巖上有銅製露佛又有石浮圖數十層
苔合字澁登一磴有微平處小祠一堊壁如雪使徹
雲題名以無筆墨止至此嵓之東畔盡路北轉而西
折稍出於巖背多古木墜葉埋徑數百步巖之北畔

盡為西畔所謂奧院者去年罹災有假殿焉殿南磴
數十級上有大黑祠脚下地勢斗落數十丈殿枕巖
腰巖至此露骨坦迤成披麻皴法甚奇殿西路南轉
巖之西畔盡而為南畔萬木蒼翠不見日光路廣且
淨厚苔平鋪東折數百步有一祠馬醉木壓西檐試
搖之霰雪紛霏祠東路微下出于大悲閣前巖四畔
微平處必有祠宇奧院尤大此地蓋騰駒山脈中之
一支山骨突出上戴土石草木自成峯形者而修徑
懸焉一陟一降盤行曲折路亦七丁矣至僧院側見

淪笥及嚴涵之清池謂將敀遊客問施幾錢則見供乎
曰百錢以上余欲飯衆以有友月有供薯蕷汁之約尼
之歸路飢甚使微雲先歸作食路傍販酢及糕者相
接踵買之西來遊客項背相望近友月氏有一客自
背後呼曰旭莊先生顧視非舊識曰某公之鄉國岡
產今住天滿門識小帋乎曰雖識甚疎乃揖別○友
月門前販夫販婦並棚列櫚喧嘈甚友月設横絙遏
闌入牡丹圃者○為友月碩菴作書數紙○午食畢
辭友月氏以路多來人取所嘗過小徑西下徽嶽亂

生室氏等爭探脚下瞰昨日所過青徽紅袖竹杖菅
笠隱見斷續于林木間袒裼裸裎者負擔者乘轎者
牽牛馬者千狀萬態不異畫圖室氏欲遊野埼觀音
行七八丁有岐當南折出於大路也棄路而遙見徑脉
如蛇連西北岡尾聞野埼在北乃直西行地形如馬
項左右皆斗落各有一溪左溪昨日所溯右溪則始
見俯視溪際有微行道萊指之曰彼必捷路將下絶
壁余曰止恐多迷陽不可既而中返曰如尊諭西行
十二三丁路稍迤下遂出於溪際余笑曰先時者與

待時者勞逸如是沿溪數丁稍入松際松盡出於尉
子村北畔溪至此益大夾溪有家因岸作垣藤蘿蒙
焉而橋跨垣上皆曰垣上有橋未曾見也村尾多池
一池不甚廣而深見鯉魚長一二三尺者數十百頭至
此右距山脚一二丁左距官道七八丁取田間徑直
北行經數村皆忘其名一名禪業寺最後一村人家
頗華潔有渠沿此西北下村盡直西行數丁出於官
道有茶店就問野埼幾丁曰十八丁角堂地名幾丁曰
同道萊曰某德不能更步請先赴角堂俟焉余曰善

北行十丁許東山見假店隱見於樹杪知即野埼也路忽東折近山脚稍上三四丁有礎礎盡有觀音祠室氏以仁也啼止爲祠後作阪作假店聞此地明日至佛誕日有祭今日以寶山寺故便路相過者以千數明日以往不可勝數也自西門出西眺浪華地方黄花數百萬頃綠樹白水點綴其間景致頗佳此地膽駒山北頭將盡處比鷲尾嶺頗卑遊者不至勞趾故其名著然祠之北及東南地遍一無所見比寶山及鷲尾遜甚路屈曲下出於礎下余曰道兼不至此

地拙劣至此地而不見此祠皆遺憾也使徵雲呼室氏不見回顧在我後相視笑取路返二三丁遇財津道全於一店日走謁觀音而奉從自店前直西折沿渠行十七八丁遊人絡繹過龍潭寺渠尾有村名深野新田有一水南流頗澎湃沿水南行楓楸列岸緣陰倒涵渡小渠村名南深野新田凡南行八九丁至角堂泊舟喞尾見道兼坐店頭乃就買食土人待客滿發舟余輩入店時頻發數舟既客不集日昃始發道全既待於舟中同乘四五十人一人之賃四十八

錢舟子貪爲迎一客已發復停移時客皆詈賣餅餌者乘船至呼食爭聲極喧離村始去來水有路男婦衽服者來往如織皆嘲舟中人曰汝輩不異縲囚一覆即死舟中人曰休饒舌汝輩無買舟錢真丐兒道全曰此地水陸行者以相嘲爲嘉例余繫眼鏡尤遭陸人弄謔渠初南流至角堂西折下凡四五十丁兩岸有村方循渠設閘過水舟子請客出舟但留余輩數人土人數輩立水中持我舟首而開閘水如建瓴浪花濺衣一瞬下數十間而迎出者入吏西行五六

十丁至德庵熟路也稍有先出者顧嘲舟中人如例有恩者尤之曰同乘兄弟也何以如是皆微笑日將沒至片街出道全別去黄昏後歸家○初歸不見良助少間自外歸曰昨日秋里東至今朝春波東至皆倚書內用二字啟某不敢披封既而春波舍人宇兵衛來曰間瀨君以昨日卒故訃而已某嘗聞間瀨氏先生所厚故出送其葬至瀼村荒陀處矣間瀨松徑舊名信之助會津產不識本姓爲宇都宮間瀨氏義子事戶田侯爲大坂倉邸監十八年前余在堺訪前

川文藏於松徑氏因相見明年余自鄉至將遊江戸
松徑因桑原鳳齋訪余於安治川舟次首爲余說曰
江戸西城方災諸侯獻金未遑禮士不若此地安樂
也余從之終任大坂爾後交態詳載瑣事錄不復贅
其爲人傲儻輕財以俠自喜常救人之窮不必德之
傍研禪理又善劍及醫當世通儒名僧老醫武人負
不与交有鄭莊陳遵之風然矜誇彙人故交誼往往
不善其終間瀨氏宇都宮者姓其族有執政者任用
松徑於是納交縉紳權要請以封内數邑易河内膏

腴地終得允歳入增數千石侯將賞其功會侯卒有
嫉執政者欲剪其羽翼先誣松徑以贓松徑獨操錢
穀柄二十餘年不爲衆所悅且爲侯家賂遺朝貴不
可勝計而性簡躁不復記錄吏按籍詰問松徑不服
曰漢高任陳平不必問黃金出入唯責事之成否耳
豪傑（傑）士惡可以尋常例格拘乎吏憎其言將檻車
徵之對獄松徑素與侯大宗王人某公善公憐其冤
私爲屬請事得解而削籍逐之松徑自知傲与世乖
始折節撝謙欲以按摩爲産屢就余謀余爲慫揚薦

諸我黨諸子不幾病喀血數升稍愈後來見春來余
久不訪謂方痊不圖其溘然松徑長余四歳身脩面
頳甚有威容頗肖漢壽亭侯像或以水滸傳豪傑（傑）品
當世人物目松徑曰大刀關勝嘗与余及岡部玄民
至曾根埼見二角抵闌入一店虐其寡孤合捽母子
髮將擁下旅觀者如堵無敢救者松徑憤甚拔刀將
斬之余扼其腕玄民愕遁角抵遂止子母得免其事
猶昨日而其人不可復見嗚呼惜哉○良助述昨日
來事如左前日所見岡熊之助俾來乃附荅東秋里

東至三郎使人來促所屬序文六郎來秀民來棚橋
平右衛門使人來送束脩金及肉糕券巨蝦二頭爲
八郎請寓塾佐野東菴東至詮成金子在中東至河
茂送文城存稿數頁庫之丞來宿以上十件昨日事六郎多
門禪興李平來賀眞石送徽乞押前日西角亭席上
所作書畫印棚橋平右衛門携八郎來八郎入塾岡
井嘉十郎俾來促荅東梅洞來促書巖洞來促書石
見人山根謙藏來爲石田孝太郎促書春波東至以上八件今日事

二日

痰疾甚使良助買藥○鶴眠介鞠人榊宗兵衛相見請受教○得悟來聽講以後不記○安井梅洞來贈陶杯及印材不見○携庫之丞出訪秋里不在訪春波遂東松徑氏購金百匹其妻見秋里在座曰松徑別無親族唯有妻黨然妻爲日野鼎哉義妹來嫁松徑不肯與其黨交雖某負爲喪主余曰主人平日与春波友厚其次君乃僕也春波開戶僕不在家君獨任其勞僕敢不拜謝乎午時歸○信濃人善兵衛來見乞

字○午後携良助等至善四郎氏一嘔在焉曰主人既以昨日歸鄉矣先是余謂善四郎曰公歸鄉後不識使何人守僑居乎曰留一嘔而已余曰吾屢來代公督責嘔務何如善四郎曰幸甚然嘔性鼻緩先生嚴急恐不相容願恐余笑曰吾雖急豈至困他家婢僕乎公莫恐故今日始來就其室作書數十紙倦則至金城氏秀民見曰某出ニ東氏弁喜居間欲使故妻從我妻聞大喜竊出家依其母族以遽北八欵之曰吾將使貴婿歸夫人盍先歸待之妻信之歸家家人嚴守不復復出終与某絕某將僦居君若有好宅見告余曰吾初勸君先借居而待婦家消息君不我從今果如吾所料今後請莫忽我言黃昏歸○棕亭送紅鬣魚一頭○夜秀民來曰瓦街有好宅宅主居渡邊坊与先生家通請爲我先容曰諾

三日

彌左衛門來曰向者有賜鶴之命而才右衛門不在今者才右衛門將至此地十日前則猶可追也答曰某將擇於七八九之三日○棚橋平右衛門來○六

郎來告移居龍屋街坊○蘭磎自京師歸告曰有寺務於彼地請賜暇十餘日○午後至善四郎氏作書如昨畢訪金城謂秀民曰今朝使徹雲晤渡邊坊宅主曰有先欲僦我宅者未成約其人北上未歸請俟數日而報○熊太郎來○東晐來不值○庫之丞將從余言歸然以無便舟來寓○蘭磎北上

四日

春波使守兵衛來屬寄南陵兄衆且告前月二十三日魯夷船數隻入長崎港○桑名屋藤兵衛來○詮

城來○天王寺屋宗助来致僧玄達及土譚東以病
不見二師送海苔二包而届寄魹次東二封○春日
寛平送酢促其母壽詩○使一郎等助六郎移居

五日

熊太郎入塾○藍田来乞字余謂之曰明日欲導大
村吏舟遊客豪飲而我不善飲公願来助白諾余又
曰古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聞公爲六郎周旋鬻財
移居然彼酔狂日甚一日未聞公一言諍之此非愛
之禍之也西諾吾將言之先是諸友皆尤余不責六

郎藍田舊爲六郎紹介故云○河野碩菴來○發寄
棕壽東○聞蘭磎去不辭於衆而悉携其装盡無意
再來又聞其負債不償盡在京師遊蕩將其装也乃
東龍護寺教子報之○越後人畠山八十郎来乞字且
取答青木三之丞東○午後携庫之丞訪彌左衛門
告明日舟遊歸路訪藍田不在乃訪六郎新居翠竹
在坐(翠竹忘其名)六郎指之曰某移居件一依此公余爲
謝六郎欲留庫之丞偶鶴眠來乃伴歸使鶴眠召八
千居主人至屬以明日庖務○後藤巖洞來不値先
是巖洞乞字余既附之元恪元恪偶不在而巖洞來
促余愧使元恪屬藍田致之今日余見其未致取之
未歸家而巖洞又來促元恪答曰既屬藍田矣巖洞
聞之至藍田氏而余既取書去余謂元恪曰此件巧
相違如有物使然吾不解其故○翠竹來乞字

六日

石見人山根謙助來以石田孝太郎旨贈潤筆金千
疋○昨屬八千居主買舟已牌舟子來報舟既艤即
往入舟屡使人促八千居主送行厨請吳使良助迎

藍田藍田携茶具而来至肥後橋使良助報彌左衛
門彌左衛門携才右衛門傳法屋榮助及二僕来即
圍棋快晴微風揚帆而溯彌左衛門喜曰昨年初陪
先生而遇雨與七郎同先生野遊遇雨七八度前
日先生柬中有擇晴日之語信擇矣至堀川閘口杙
而止雨涯新緑絶好遊舟數十各載娼妓亦歌亦舞
棋罷始飲申牌携酒具上堤晩櫻二株方開觀者麻
立余曰物有後時而成効如茅焦諫祖龍長方諭淨
海皆此類也人豈可不知時哉初移席草上北上舟

絡繹牽百大者直蹈我膝乃就假店又圍棋黄昏返舟下至浪華橋就吉次氏買蠟燭至栴檀橋彌左衛門等辭去至呉服橋二舟方漁自橋陰迎呼曰有網焉舟子聞之緩鼓槳既過一舟傍復急鼓槳余曰更有一舟言未畢我逢突網悉破漁人怒舍網泳水就我舟舟子當謝過而及詈之漁人益怒將拏我舟止之舟子曰我此地舟子也今將送客上岸此件非客所關俟其去而與吾子辯曲直亦不晚也漁人乃止舟子急滅燭下至舍西當傳東岸而傳西岸私語曰漁人將來我二人逃別遣二个送君藍田謂余曰此舟不可長留速出皆暗中摸索上岸令庫之丞守舟既而返曰生舟子二人來且改揭別識綿紙燈漁人不來蓋不能認也○巖洞使人來取書○京師篆刻師小林阜齋携介眉東來贈印一顆請見不値

七日

遣良助返藍田茶具遂之彌左衛門氏謝彌左衛門亦使人來謝○昨日藍田謂余曰金雪欲以佛誕日邀先生先是禪興約以八日遊木寺因答曰八日吾有野遊之約若雨則止赴金雪氏可朝來雨東藍田白雨勢如是明日恐不能野遊不識金雪果招我乎否答曰問金雪而報○徵雲曰今日午後請與晩翠寺臨毅寺○蘭畡東至（中有藤林泰作東）○聞昨日午時皇居災延及商家數千戸至今朝熄○春波東曰魯夷既以前月二十九日發長埼去公聞之乎○會津人栗田清來請見以病辭○九山來○善四郎晩翠來將共赴徵雲氏善四郎辭曰今者過脚夫氏戸外揭示京師火南至五條云云其兒住五條某將往視之

余曰是訛言耳火決不至二條以南善四郎曰某既見揭示公何以知其訛乎余曰以昨日風徵鼓知也已善四郎曰吾徵於人而公徵於風不可從也將起余援其袂曰流言止於知者公莫速人喝遂要至徵雲氏始坐使主人更就脚夫氏問火所及脚夫寫揭示送之曰南至下至二條云云善四郎愧服余曰凡火事必有訛言徵人未必若徵風是所謂識也初同社爲徵雲結書籍講（講抑言猶社每月醵金以其息相救者）今日成言主人供酒以謝余曰吾輩每月出金而收息恐不堪煩欲贈

金百匹而辞講何如皆曰幸甚主人招室氏及小弟
至飲且囲棋室氏先去酉酉下牌辞善四郎送至我
家

八日

辰牌雨未止藍田之報不至遣良助促之答曰今朝
使伻問金雪未返姑遅○巳牌雨晴道策傳祖興旨
曰今日請臨木寺金雪亦東曰今日請臨敝廬室氏
欲遊木寺余曰雨後路未乾吾怯遠步卿宜從道策
徹雲遊木寺吾且赴金雪氏乃答其伻曰諾使良平

約藍田曰午後會於小弟氏而往返曰藍田不在其
妻曰拙夫不識果能陪遊乎否待其帰而報先生○
招金城供飯石峯偶来乞字與焉既倶出観秀氏新
居（在尾街距吉家一町有半）仁也欽哉従秀氏未至精一獨坐糊
紙粘壁即帰○能村將曹東至乞詩正○昨日與小
弟語及木寺之遊請從今日来問期乃告金雪招曰
先生止吾亦止○原先柳送竹製雙聯乞字○午時
後平来傳其父言曰某有事於天満西尾氏主人含
後有渠將浮至木寺某先往候焉尊夫人速出乃令

徹雲鶴眠熊太郎從室氏往徹雲請以其姪女従○
午後藍田報不至未牌出家途（使）良助視小弟氏曰疑
藍田誤聴其妻言候我焉也藍田果走出曰先生何
時余曰告其妻之答藍田曰荊婦蓋忘初言矣至金
雪氏秋里梅谷在座方飲主人以余不善飲作紅鸞
魚飯味甚美秋里先去赤松三郎平至客多議論喜
人坐臨酉上牌麾藍田不辞去梅谷三郎平亦從出
途遇道策曰某後尊夫子出木寺尊夫人蓋既帰也
余既帰室氏未帰乃使元恪問道策曰蓋觀天満祭

儀也當不久返戌牌猶未返余謂良助曰徹雲果拉
其姪乎曰徹雲先行帰家拉姪必矣余曰必不拉何
則父母有其児迨夜不帰而不念之者哉徹雲兄嫂
未使一介来問吾知其必不拉也吾子試往問之返
曰果如先生言又使元恪問道策何時渡長柄川乎
道策来曰黄昏也舟若有變某必聞之公莫念亥牌
未帰乃命遣政之助元吉良助庫之丞元恪一郎天
臣於天神浪華淀屋梅檀諸橋迎之既而室氏等帰
余詰之徹雲謝曰木寺主尼供素食某輩虞尊夫人

不飽帰路過肴店供饅饠待炙熟故遅言未畢走出此政之輔等帰既子牌也○晋吾來謝曰前日聞親病故不辞帰○淺野左一来乞字不値○僧冷雲来不値○良助告有赤間関帰舟乃截寄茶屋慎二郎東屬焉東中乞寄清水淺之丞西島馬子吉藤永元吉図島俊藏東

九日

小一来謀十一日招同社曰敎居喑欝不若肴店不識何店尤佳徹雲曰浪華橋南畔江山亭佳二子出視亭返曰決矣○旭雲來○棚橋平右衛門来携八

郎去曰將乞誇○龍蘐東曰日者蒙告蘭磏件即日東責之彼有答東請覽又送蘭磏寄余金子在中東一通東曰某屬良助問前月斂資良助不肯告輒曰俟明日某比上途偶忘之今送金百五十匹請坐納某將承父爲敬寺住持故血誓於法主血誓用卸呼凡誓者刺其指以血押券故云此件之畢未可期時日答畢拜趨釐東即發答東且屬寄石舟東中乞寄藤○林泰作東室氏觀秀氏新居遂訪道策

十日

庫之丞將去因截寄淡窓公南陵兄範治東○金雪來謝○九山來○小林阜齋來見乃屬印二顆○萱生去須使人來取其所著紫草○傳法屋榮助來謝○内野春峰携甲府人依田蘆菴來見曰吾輩謀設講席於野田若安治川而迎先生何如余答曰吾方多冗不得復治往年例㝡虞而後報可否○遣良助於河茂氏附空園百家詩三編卷一二○八郎来曰醫言某眼猶可治試服其藥數日而後還塾

十一日

昧爽覺左半身大疾謂感外邪乃買藥調葛根湯服之不効召元恪及善助按摩疾益甚○河野碩菴来不見○傳法屋榮助送紅鰻魚○蘭磏東至○安田確齋東至○午時小一来告先赴江山亭○未牌至小康氏導之至江山亭徹雲在座藍田金城勉翠善四郎九山元眞前後来會乃賦初夏遊江山亭四郎花巳盡即景水邉樓虛牖群帆入低欄一柳拙蘋風坐間起淡月壁中浮不見紅塵色相馴有白鷗申牌會散與九山藍田徹雲訪吉次氏主人供酒夜深辭皆途別○長谷川桂山東至送海帶○南陵秋雄二

兄東至○塾生請明日舟遊乃告外來諸子休講○龍護以其女卒哭送茶

十二日

春波送紅鱺魚○八郎送紅鬣臭於余及塾生曰聞諸君將野遊不腆紅臭以充行厨○九山送紅鬣半身○庫之丞將上中津舟余曰舟多以夕發汝欲觀天保山須從我汝王父東成曰既以庫也件屬吉喜云云吉喜者家於安治川汝往見之我將拉舟迎汝荅曰諾○已牌徵雲告曰塾生欲遊天保山已戒二

舟請先生及金城同舟餘皆別舟也乃上舟下京街壕至國津濱使徵雲出見西江（西江即實誠也）謀春蜂件使良助出迎庫之丞徵雲復命曰某賠池田新兵衛及實誠彼二人將議而報先生也良助曰庫之丞君未至吉喜氏也午後至天保山出僧山西假店開行厨西邊遊人千數鼓笛絃鉦謠拳蹈舞百技亂奏塵起沙颺使人耳塞目眯令不耐與金城徵雲登山上晴帕徵茲東上帆檣林立下至西礮盡處廻山南返舟使徵雲留監塾生余與金城揚帆去至吉喜氏門前見庫之丞在店頭乃出舟賠吉喜庫之丞曰中津舟昨夕既發聞二三日後復有帰舟吉喜以紋雄兄旨欲屬庫之丞於府内舟庫之丞不可乃携入舟黄昏帰家餘子酉下牌帰○桂園東送紅鬣魚○素兄來乞字不值○藤井吉郎東送金乞詩正○小林阜齋來不值○荊石藹山來不值○今日府尹下令曰莫以京師火故騰貴物價又曰天保中有命戒庶人驕奢船關天滿遷宮（遷宮用邦呼）遊人極擧修京師方災是何等時而為如是擧動乎坊正輩須嚴諭

十三日

石舟東送京師火跡之圖報藤林泰作氏燬乃發荅東送金一朱於泰作弔之○能村將曹來飯之及徵雲熊太郎鶴眠（先是三子飯室氏故）將曹欲見藍田使良助往視在否曰不在余欲留將曹固辭去○播磨屋秀太郎來曰前日所屬姬路僧遊日田者以三月朔上舟爾後四十餘日杳無一信竊恠之余曰家兄南陵三月二十日東至言不及訖彼僧書中事盖未見之也疑風潮失順未至彼地且俟數日○小一來○田原

葛〻携大和人某来見乞字○前日尼勘氏致八谷源藏東副以萩人西村利右衛門東源藏東曰某所識某欲乞先生書云云利右衛門東曰願書六扇屏風二雙二扇屏風四雙及全紙四葉不腆金五兩薄充潤筆云云今日尼勘使人来言曰凡賣物者必贈十分之二於紹介公已賣金五兩之書須以二歩謝我也良助答曰卿謂書畫亦沿賣物例乎凡乞書畫者包金以奉書紙而加水引熨斗（二物皆用邦呼）書謹呈二字是以禮將之也試視商家買物雖千金無加水引

熨斗謹呈字者是與買之別也卿欲舍禮買書何屬八谷氏而作紹介乎其人不能答良助曰卿歸復我言於西村氏我將復卿言於八谷氏不果與書

十四日

客秋以来所纂宜園百家詩三編卷五卷六始成今日送之河蕟氏初築山文哉請任編纂之務未及十之二去爾後余獨當之勞甚屢欲中輟然諸同人嚴促不已勉強卒業云○信州善兵衛来取所属書先是筑井又左衛門使岐阜屋作左衛門者来致其東

余援蒼東中包善兵衛所乞淡窓公書絹二片作左衛門將赴（四）遊託余東於鈴木風越風越漂泊不知蹤跡客年善兵衛来欲得淡窓公書余述其狀親書數紙償之今年復来贈金百疋於余而謝欲必得淡窓公書余檢篋出舊所藏一紙贈之○素兄来乞字余謂之曰欲供飯請晡時與藍田臨○尼勘氏使舟子来謝過致金五兩乃贈書二紙喜謝○文哉存稿序突成令白道良助致之河蕟氏初文哉援其草稿數卷於余及六郎屬刪正之而附剞劂留二十餘金充

其諸費余屬其金於春波春波破産不能償一金六郎新開業急營其門戸故不得屢来余獨當刪正之任勞倍百家詩而每月以我餘贏之金償春波所沒且百家詩件同時拮据生来未曾有之忙且窮也至是二件皆訖如卸重擔也（云）○前日善四郎謂余及九山曰請本月望拉令眷臨吹田敬廬皆答曰諾昨日来甚雨以明日晴否難豫測遣良助於九山氏謀之九山来曰明日某有事不得陪十六日追先生於吹田而陪遊高木氏○藍田素兄来乃供紅鬣魚飯及

山○雨勢如梅候數日前舊乳母阿昭及其從弟女
来而不能去

十五日

夜来大雨傾盆比曉止天明黒雲四合辰牌小雨而
霽炎如六七月○朝受塾生賀○小林阜齋来告別
不見謝以金二朱（剳前日届）○發蒼丈城東於脚夫塲
喜氏○巳牌訪宗助遂訪彌左衛門主人日前日之
饗遇厚非所敢當公君永為例頗減其半不然他日
見名吾將辭也置剌於才右衛門氏戸外而帰○索

日間瑣事備忘　卷九十八　二五

見来乞字不値○九山来曰其初朔追先生於吹田
而有故不得明日發將追先生於福井敢告○佐渡
中村治三郎来訪贈金百疋及乾鳥賊○午後將與
室氏上途余先携庫之丞元恪至宗助氏託華函焉
（識銓銀證券書）及至吉次氏室氏與信也及阿雪阿昭從弟
女遅焉即出渡浪華橋將出於濠川與介眉遇曰請
帰路學臨濠川水充不流蓋上流立閘以防漲故爾
去人數輩方游泳至長柄問渡人曰水濶於平日數
十步不識深倍幾尺乎曰五尺餘至圓島休經石屋

濵至新家休一店阿昭別曰奴郷鳥飼在此東二里
外矣使庫之丞元恪先往報善四郎良久出望東阿
昭尚在數百步外初見田間一黒牛逸向東北去阿
昭等蓋怯之也迹吹田渡口行潦没路跣而乗舟来
下牌至善四郎氏主人家方有淨留理（淨留理見前）村人
成群見余入皆去○遣元恪于駒之助氏東之曰僕
今夕宿吹田明日依例奉訪謂元恪曰駒之助若不
在吾予時爽帰○戌牌寢始用蚊蟵庫之丞阿雪卧
別室寅牌春聞扇響余出視皆惡曰主人不肯為我

日間瑣事備忘　卷九十八　二六

鞏設蟵蚊痕充身余曰何不入吾蟵問答半天明

十六日

日出涼甚謂必晴既而復曇雲昨約元恪曰辰牌必返
至巳牌未返善四郎曰蓋駒之助知我將来故留元
恪不返也福井無岐且陪先生而往途當相遇余曰
否蓋駒之助不在元恪晏起而已○與室氏訪與右
衛門（善四郎宗家）不在其母供茶○與善四郎庫之丞圍
棋數局至午前元恪返曰駒之助不在家人曰老父
主（謂駒之助父）在京師其寓居機主人趨省之云云問何

旋踵歸曰彼家有自鳴鐘報卯下牌而食而上途矣
余曰曾謂卯下牌為昧爽乎且福井三里而近夏之
日也卯下牌發乎前始至不亦跛鼈之步乎曰蓋自
鳴鐘以主人不在無調之者違二三時也余曰果如
我所料吾子眠矣時也乃與善四郎謀遊多田溪午
後止途元恪善四郎僕為之先從室氏以下同時發
歸大坂東行至村半別北折又西折為生路行三四
町抹盡路於岡脚南下蹴平田手頭吠田以西地卑
漲溢淼漫如湖善四郎曰吠田者作水田實然土人

謀表距岡而埋田未央也岡所謂遠根山脉高不過
數丈而萬松森茂巨巖突出頗覺幽深岡脉忽斷小
溪流焉僅十步岡復續如是者數處回顧溪源岡脉
龍今如人之經絡最後有長堤傍路而起謂有池也
稍上又有一堤二堤相拉溪穿其間廣不過三尺而
堤高三丈余曰奇哉何以如是善四郎曰堤南者屬
吠田北者屬垂水昨年暴漲吠田出三百金而固南
堤北堤潰垂水沒田數百頃費數千金矣堤尾有村
即垂水也雨下投一店脫草屐著鞋披襏而出西行

一丁村盡路低岡脉進北開路於田間岡根有垂水
明神祠尤木成行側見孤亭皆稱為勝概雨止日現
復雨又晴既而日照雨下良久聞風聲則雨止謂當
得晴僅數百步又雨雨後風起輒晴風止輒雨又風
起輒雨風止輒晴又雨輒風起晴輒風止如是者數
再度出吠田直西行一里餘入小曾根松林即熟路
也風雨益甚入岡村善四郎訪其所善田中九左衛
門坐久供茶雨忽止為出大空無雲但見青山頭亞
片如曳絮善四郎曰快哉晴也余曰是猶人之匿怨

相友其興幾何僅數武而雨烈於前度泥深困極屡避
於村家候晴而出如是者五六度過池田雲合而雨
止雨後不復雨入池田使元恪報元亨曰今日不得
相過兄請明日館於多田至街北飢甚投蕎麥店主
人曰今日無何得撤招牌而公輩如之何乃買飯冷
而臭僅下箸止元恪及白元亨不在將渡橋取新路
主人曰漲沒前橋（池有前後二橋）乃取山路泥殆沒踝皆曰
幸乎雨止否雨如之何越坂忽見西天雲薄如秋夕
陽一線横映之忽綠忽紫但馬諸山尖頂劍鋩者隱

暎其間陰黒雲（陽）素濃淡描俄頃變幻皆呼奇不止
申下聯傳湯本投山城屋勘兵衛氏余及善四郎皆
舊識也○夜雲散月明蛙亂吠

十七日

夜来屡浴温湯○辰牌与善四郎元愘謁舍北神祠
題其楹曰嘉永甲寅孟夏十七日廣旭莊及其徒西
西坨林元愘遊焉時雨新晴四山緑葉如滴旭影在
水鶯雉亂啼（以上四十一字）出於溪側使元愘歸館携鎌剪
竹欲作節以其軟止又欲剪藤蔓圍七八寸者作節

尋溪寇公屡求不獲○午後善四郎去送至村南途
覓藤皆小不堪剪也仰見西山頂戴巨巖上架一祠
頗奇欲探之遇村人問道（路）導南行一丁指細徑曰可
以登也全山皆松其下杜鵑爛熳迤西行数丁路不
甚陡而小石磊磊余著木屐不便歩乃止歸路見一
溪自西山出謂元愘曰吾子須汲此煮茶也館後溪
其源有温泉頗覺硫氣且鹹故云○元亨及上島治
作携酒来訪命館人設榻舎後溪心而飲溪底皆巖
不見沙石淺且清浪花亂翻治作謂元愘曰君覓藤

尋溪源巖上有一株頗大元愘慫聳起剪之歸長八
九尺花蕋如雲阜之榻側影於林中既搞蕋投溪急
流緩浮下流有渟滀處蕋皆聚為紫色溶溶日晩水
氣過冷乃歸館治作與元愘作節遂留宿

十八日

元亨曰池田人莊右衛門欲邀先生溪於鼓灘願二
十日臨彼地余曰吾歸期在廿九日不可失信於門
生也且近城殺請為吾謝大巳氏乃謀令多宿元亨
氏午前上途至多田祠東畔元愘欲賽祠別去余輩

取新路一童牽牛渡橋午自水中行遅余助鞭之来
至鼓灘数丁右有廢田数頃紫雲英蔱焉前有一林
巖巣潑翠上下相映妍甚至灘土人数輩立東巖横
緪巖罅而繫数罟為沈之以捕鮎（香）魚余曰罟幅不過
二尺何也元亨曰灘急罟廣恐為水勢所巻去路左
有店主媼識二子曰入二子命酒元愘及焉余不堪
冷借衾而臥既出路右有神祠木陰盡晦藤花自最
高木梢下垂遠望如虹初二子見我藤杖艶之欲別
作一枝壓之乃就藤根視之幹圍可八九尺枝大於

臂元亨拔刀欲剪之後止曰過大恐不適用仰見枯
條斷而懸樹枝援之呼治作元恪曰助我余曰止藤
非可折物二子遂助之大呼竭力則齊仆而藤自若
乃止有歧二子曰左者較近取之生路也出於水上
有樹林頗深邃異卉妖草參差橫立一巨松大蔽牛
者蔦纏之幹大於臂繚繞數十尺治作曰蔦朝可以
作杖乎余曰蔦杖未聞不亦珍乎治作拔刀擊之良
久斷長五尺滑液自皮鏄室湧重四五十斤僅能舉
之其側多櫻櫚南天燭元恪堀二三株擔之乃使元

亨携蔦杖往數百步力不堪舍之去治作取之追及
元亨斵撤其皮液滴如雨重減半林盡出於水涯治
作曰今日使莊左衛門漁遊何如余曰善哉乃使元
亨先往報庄右衛門余輩遲焉藉草坐見童子手鎌
與錢十文償之截蔦根七八寸益輕元亨既渡橋少
間返四望又渡別橋去余曰汝頗醉恐不悟庄右衛
門直歸其家也乃追至其家（去年所宿）元亨橫臥鼾聲如
雷搖之不醒元恪曰吾未見如是無檢束者實劉伶
之徒也皆入房出衾而臥移晷覺乃起元亨元亨又

起元恪不即覺元亨嘲曰五大洲中無二睡客既元
亨導至錦峩亭（去年所遊）供酒招山川與左衛門至余引
去年倒先履（見去年十月項事錄）亭有女本年始納壻主嫗曰
我家空闊壻外無男子今夕壻歸其家畏盜將倩他
人而守先生辱臨大強人意余曰吾欲以寅牌發請
豫具膳夜深元亨等去

十九日

寅牌起館人奉食上途館人送出戶余曰早行恐遭
狺吠言未畢三狗齊吠一笑別街上無人月華甚鮮

至尊鉢（地名見往年項事錄）東方稍白十五日來或陰或風雨
忽寒忽暄今日始快晴氣候適中千翠萬綠之鏄往
往見藤花至服部管祠減衣祠後燕子花方吐渡三
國近十三塘前行者皆走且呼乃從走則舟方發過
下三番北里至宗助門前使元恪入報焉俟之不出
獨歸家時已下牌也良久元恪歸曰遂報山田傳藏
矣○蘐荅島田成菴東○遣良助於大村邸屬寄田
川與七郎東於牧野三郎兵衛返曰三郎兵衛不在
故屬別人矣○使良助致五兵衛東於元真○石林

来○秀民来診室氏○東畡来曰秀民既與二東氏
絶其婦㐮婦家頗悔屬某將再締親請先生周旋余
曰諾此件須氏〔使〕秀民及媒妁契諉而我輩彌縫之也
○河茂使人来促藍田文戒存稿跋乃刪字句返之
藍田藍田書之攜来使良助致之河茂氏○六郎来
自述醉遣人詈之狀余曰吾久欲識吾子豫使藍田
通我意藍田柔愿不能悉述我辭故吾子漫然不省
故復有如是之過吾將自規吾子須与藍田元眞来
聽我言也答曰諾○良助述十五日後事如左跋之

輔等擴藏書佐渡人赤塚文平来曰大昨年四月二
十一日晤貴門生劉太郎呈金百匹乞先生字時先
生在備中劉太郎約待其歸送書於我遥旅加藤屋
甚四郎而未送敢問何故中津舟子来告廣瀨五兵
衛所送橐包在我舟中素兄来取所屬書良助致寄
濱琴東於其妾家濱琴在焉曰近日拜謁戌下牌永
代濱火良助往候雄哉及神崎屋宗兵衛（以上六件十五日事）
越後長岡南鄙六日市人細見果園来請受教赤塚
文平来呈金三百匹乞字且請受教武谷元立東至

島田成庵東送羊糕良助致余自吹田寄九山東（以上
五件十六日事）牧埜三郎兵衛来良助至中津舟子氏取五
兵衛所送橐包而付運賃三百錢為赤塚文平来曰
某將歸我所乞書請屬中村治三郎送之庫之丞去
（以上三件十七日事）秀民来興藏送紅鱲臭京師米澤郎吏永
村厚三郎東送堀内忠廸東（以上三件十八日事）

二十日

成庵使人来乞書西宮姪子祠瑞籬○宗助使人来
致平井十兵衛答貝健三郎三月六日東○細川春

龍東送乾甘蕉○細見果園来見行束脩○方出去
圃東至○甘木人来取答佐野東庵東○吉喜来曰
平野街有好宅乃使良助先往郭屋主而与吉喜往
途遇良助曰今日以鍵不得入視吉喜遂見屋主返
曰屋子價貴不如止○使元恪屬寄元亨良平東至〔於〕
林泰山○徹雲病小瘡歸臥其家

二十一日

細見果園来聽講且告別○中村治三郎東〔速〕○小市
来○洗心来○東吾送酢○善四郎使人来送鷗二

頭及梅枝帶子者告自吹田至○良平所送炭十二
包至○松岡七助江戸所發東至東曰藹漢林公移
居楊子〒新任大學頭而故祭酒子圖書君移居藹
漢云云又曰聞官賜蝦夷地方五丁於下田港將開
互市場而與石炭云云即發答東○昨日使良助就
米商木調問米直今日報曰豐前米一石銀九十九
錢○三木愼三郎使人來促前年所屬梅帖序○批
清水中洲詩卷畢使良助致之金雪○夜訪善四郎
不在訪金城

二十二日

使良助發答駒之助東於平五氏東包寄石舟東○森名屋
藤兵衛來○遣良助於中村治三郎逆旅屬赤塚文
平所乞書數紙○六郎來曰秋里曰或報佐久間修
理以通蝦夷下獄余曰修理讀書子也豈有此事蓋
訛言○木調送來三包○遣良助於河内氏致徹雲
百家詩跋遂往溪琴逆旅告明日將相訪○溪琴來
飯之○夜六郎與元眞來聽余規誨○吉川泰藏來
入塾

二十三日

山內傳藏使人來告其子卒○昌平送肴○昨日約
溪琴曰明日拜趨朝來大雨傾盆乃使良助往辭○
佐佐水蜻洲使人來乞字曰五月六日設書畫展觀
會於浮瀨樓○使阿雪往告善四郎曰今夕獻飯不
在○未下牌晴乃攜元愷出訪東畡藤秀民伴舉岡
直藏至主人述弔詞余問何故直藏曰荆婦先訪溪
琴逆旅在順慶街塔東豪家主人喜供鰻鱺殺長水至談話覺
趍良助來迎戌牌歸○六郎贈砂糖○八郎父子來
贈素麪不値

二十四日

先是春日寬平乞其母七十壽祠詞至是成送示之○数
日前發答駒之助東今日其京師所發東至東曰頗
逮正批詩送之乃遣良助於平五氏問我東發否曰
發矣乃答駒之助曰兄十六日東有留此地謂京所僅
二三日之語僕以二十日披來東謂兄已歸其鄉故
發答東於令弟氏謂平五而兄猶在京師然則前語我
欺也請今後勿欺○遣良助弔傳藏○東宗助曰或

傳佐久間修理以通夷人下獄疑訛言請爲吾東容
貝子質之答曰諾○雇畚夫○木調来取米直金一
兩三分歩○作鲊招善四郎金城○間瀨氏送饅頭
參告卒哭○彌左衛門東曰前日被屬貴東某将致之
田岡與七郎偶郷信至報與七郎以三月二十日卒
故奉送去会初余自江戸至數年大村人不復致月
俸與七郎聞之固請得復舊弁賜數年来俸金数十
兩其与人交而信此類也既歸其郷陞爲衛尹与余
謀將送大村土物於都會爲候家興永世利事殆成

而卒惜哉其洗毅明快實闔藩第一流候家方多務
如與七郎者豈易得乎噫○秀氏来訪室氏○室氏
出橋野薔薇花於櫻祠側○秋里東曰甫来同社盟
寒請今日會敍廬爲之申歸遣良助於春草氏約同
往聞其既往乃出途遇秋里兜曰家翁命迎先生及
篠先生矣去余就座観訥堂弁至主人供酒如例戌
歸帰○寛平送東而謝

二十五日

春来每朝受諸子謁而口授瑣事録今朝除改之輔
外皆退不出覘之恚瘦乃箴曰吾未見有始無終者
能成其業也如小帰道兼諸老時二寸側坐故曰老年長嘖輩
二三十其業既成者聞之時且其居距我頗遠然罷
勉不肢一日惫賢輩豈能無愧焉乎昨夜春草謂我
曰公之難及不必擧他事每朝稽年少而口授文豈
今人所能哉吾明知其善而既老不能勉强甚愧甚
愧春草大儒猶且曰愧而嘖輩不愧無乃朽木牟家
兄所著書載人不自知爲君子守爲小人守者多矣
君欲知之須以其所爲之業徵之其所爲數年不息

者君子也或二三日或一二月輙息者小人也云云
由此言觀賢輩所爲何如吾竊畏焉○今北孫助送
金二朱先是書其墓○秀民来○龍護来爲蘭磯獺○朝
来雨勢如梅候舊痾大發廢事而卧

二十六日

遣良助於寛平氏問壽詞書何紙而可返曰不在又
遣於訥堂氏問三木慎三郎等姓字○寛平東送内
糕曰紙唯專意乃名洗心命三分貢紙而装潢之○
夜月来○土佐舟子来取答春龍東○早川雄太郎

来告歸郷且乞字○今郎父子来

二十七日

先是專稱寺指月棃其從弟嗣今日来贈扇二柄告
為後不見○河茂使人来送百家詩二編巻一二淨
寫本○未牌携泰造訪秀民不在訪金城歸路訪道
菓不在後平供茶○勝訪徵雲遂使泰造視監田在
否訪六郎不在至徵雲氏主人臥於樓上其母及兄
是供温飩而去良助来授傘黄昏歸途遇良助携殽
来迎○小二東送糟醃西瓜○雄太郎来亦値○數

自陰雨昨日未牌晴今日未牌復雨終夜傾盆○或
言數日前此地城壘無故崩數丈

二十八日

西舟蒼東至郭松原新兵衛亦罹災○友月来圍棋
供飩○秀民来為良助行東脩先是良助以竊出其
家資用困乏故為我學僕學僕見前至此家人聞其苦學
將送資費因罷學僕篤光恪自代○孟縣夫平来先
是文平移家六郎屬余書其扁額以賀今日附焉○
使良助等點撿書畫幅○名善助按摩話曰數日前

恭至官廳有携古櫃出訴者曰雇婢數日以取衣具
歸其逃旅舍櫃而来婢寢在樓櫃甚重使數人舉之
此共梯櫃底脱一裸裎男子墜皆駭婢及男子走竄
慈盜鼓告○九山東旦欲侑一杯請臨東牌赴焉不
若良冬自外歸供酒春畊至話曰城壘未崩之先城
内空營每夜有人聲鎮臺聞令守者警不虞或云集
夜更深奏衍局人某起見火球自空中飛墮聲如銃
而壘崩又話曰清國逆亂朱氏黨渡江清人議稱衆
民且皆簇衆勢入北京朱氏議本意在救民而不在

殺民彼若畏天脩政識永為南朝可否許和中分天
下傳兵和既成清人撤成朱氏備路而南還清氏竊
使沿江諸鎮出其不意焚船擊之朱氏僅以身免憤
甚復糾合餘衆北侵清連戰皆敗咸豐帝以崇禎為
鑑北京猶守而竊遁於遼東是容臘事有邪之助者
本地之產長於他國數年前航海遇颶漂至清國近
自朝鮮歸而所話云成牌良助来迎同春畊辞○寛
哥来不値

二十九日

欽哉致伊藤顯藏東（顯藏送金乞詩正及書）〇春波東曰前日
奉屬府内件頴促谷口君〇先是同人爲徹雲結社
今日送金百匹祝之〇六郎作百家詩序諸比諸書
之余爲送金五十匹謝〇九山使人来致我遺扇〇
先是四軒坊人紀伊國屋與三兵衛致方山去圃東
今日使兒来促答東乃遣良助屬答東（中包寄樋口柳齋東）〇
寛卒来謝
晦
小一送紅鱲魚〇津輕弘前人宮本善九郎携秋里

東来見而致同藩人須藤寛吾送所送東及海鱲秋
里東曰寛吾者十九（年）前公在堺時同僕奉訪矣善九
郎者嶽學製焰硝方寛吾屬僕擇其師僕薦馬千里
寛吾本姓菊池十公恐不記敢告〇能勢三圭来告遊
備前〇前月在京師将敗書畫饗晩翠不果歸（事見前）
晩翠贈余路資金百五十匹辭不可余乃用此饗之
前月二十七日集于晩翠氏而飲費不及半余曰異
日復一會既徹雲病不果余愧食言数日来與梅巖
金城謀今日午後復集于晩翠氏徹雲以病不至興

藏至或飲或作書畫兩頗盈偕主人僕取兩具良助
携之来迎酉牌歸〇粟屋皐太使人来爲村田織部
促十二景詩〇小一来不値〇中序席法及整約
五月朔
叟整生賀〇元恪爲（治）爲學僕（學僕見前）〇河茂来促百家
詩更（考）詢且告文濊存稿刻成〇先是村田織部屬十
二景詩曰詩成請書之小式紙至是成余未識小式
紙短長廣狭周問同人亦皆不識使元恪問此花菴
鶯宿答曰小式紙有二様一竪七寸八歩横六寸是

吉田謙好時所用一竪四寸横三寸三歩是今俗所
用余謂大者似過太小者似過小意不決使一郎問
皐太曰二者孰可公君知村田子意見敎一郎返曰
皐太有疾不見将命者答曰此件昨年皐太親謁先
生屬焉春来先生辱臨言詩未成之故是先生所塾
知而使君来問大可怪某知将命者誤聴（聴）我言乃曰
拙師使某問式紙大小公不識當曰不識而曰先生
所熟知拙師豈所熟知而問他人者乎彼猶倔強固
執前言曰唯以我言復先生先生必自知之某亦驚

宿留授彼不肯視之也余惜之後傷其節往示織部
東曰客年公發此東公去後吾始披之詠言未及小
式紙也春來吾言詩未成之故而不及趾而公寘君
所製知餞開何故隼太謙曰將命者過矣某亦未識
亦式紙製唯見其意既隼太使將命者來謙過昨
眞某謂將命者拜趨間高倚成否先生不在家賠君問某
曰君所謂高作者何事某答曰村田氏所屬良助君
眞此吾居此家四日五日未聞村田氏有屬詩待拙
師歸問之云云余朝六郎君至某某猶諺以助君意

誤謂先生亦曰村田氏者何事也或式紙之字亦微
我耳根妄答以村田諸及見亦村田氏東脇悟先生未
識也者此式紙事矣餞謙其人告余謂諸子曰賢輩
莫漾告彼人凡心有所挾人言不入於耳古人所以
尚虛心也吾曉賢輩百端皆曰敬銘肺退省其私如
未曾聞我言者亦彼人之類耳○秀民晋吾八郎河
茂後平六郎欽哉來賀○晋吾姉夫河新送紅鸞奥
○作伊藤顯藏所乞書封之遺元恪於安藤退藏氏
屬為送顯藏詩稿○書織部氏十二景詩封之遺元恪於

隼太氏屬焉送識小編部於織部一○元眞來賀謂之曰請供
夕食又使泰藏謂小帋曰晚臨吉次來留之元眞復
來小帋不來從之來乃供奥飯及昨日沒与三子出
觀夜市鶴眠從二子別去送小帋至其家○駒之助
東謙過○藤村泰作東告罹災移居大津且謙前日
送帋像○秋琴栞來乞字不值

二日

与諸子點撿文房諸具○隼太使人來謙○寬平門
人某來見請讀清商遍孟亭詩有擬字余不識擬字

書始知風古字也○洗心來○三圭來介見大村人
某○古谷道安西嶋馬子吉東至馬子吉寄百家詩
謙金一步二朱○遣一郎於熊太郎於宗助氏取前
日所屬草函且致伊丹孫所乞書○遣元恪於傳藏
氏致書數紙於有亘氏屬寄田中勘太夫東於元眞
氏致馬子吉東○秋琴來先是秋琴屢乞書而不謙
余不以為意秋琴不敢來至此又乞字因謙契潤十之
故曰反問先生意我故不敢謁余曰吾不必尤公之
食言唯憾公之交而不耐久耳

三日
藤井吉郎來送羊糕屬寄淡聰公詩卷即叕荅柬於
柏喜氏〇安丸送紅鸞魚〇江戸人片山勾當者來
問原采蘋所居〇秋琴東返紙燈〇先是借晩翠畔
榻今日使人來取之〇河埜俊藏備前所發柬至〇
昨日來諸家所贈端午儀有別録故不記〇去年來
戎殺稍嚴鼠害日甚室氏欲畜猫謀之天臣今日天
臣抱一白黑斑雛猫來畜焉

四日

遣元恬於九山氏返寒山集及山庭素水錬兵實用
遣於金城氏返唐伯虎畫譜〇使政之助等攜春來
瑣事録其係蘭磎華録者皆未録乃欲借晋吾所録
淨寫之蘭磎嘗以淨寫爲名借晋吾本而不返因使晋
吾東蘭磎責之先是余及諸子屢促蘭磎蘭磎輒荅
曰將從事焉實以將去無意踐言余東曰我育子弟
殆三十年未見如吾子欺且懵者〇善四郎來余曰
供午食曰諾去〇秀民送紅鸞奥〇午前善四郎來
余方使阿雪宰紅鸞奥賦之曰先生所賜是乎余曰
曰然蹙頞曰某饗肉若賜素食更好余曰易易耳忽
逼阿雪捉刀曰我且代余視其技倆似未識宰奥之
法哂曰拙拙忽停刀曰某雖既饗家人未饗願賜此
半身攜歸余曰我初初約供食而不約贈奥如食辞
亦辞唯公之意如奥贈不贈皆吾之意我將偏食家
人我家食指倍於公家未能獻半身且貽二臠曰善
乃不食攜肉去余始疑其心疾〇大輔來爲越中人
請受教

五日

昧爽受塾生賀〇將浴湯肆使元恬視其起否曰未
起少間又促之往曰猶未曰吾將就業吾子視其起
報之曰諾日昇不報復促之走行報曰已起余遽往
客既滿殆不得入焉返責之曰何慢荅曰某將往而
有初命又將往而有再命某心在茲非懵也乃曉之
曰吾子昨夜與一郎論鬼神有無相嗔而質於我我
荅曰此事非急務吾自是亦可今我所言事係心術
賢輩急務莫若焉不宜沿昨夜例自是也吾子有我
言則往無我言則不往十目所視謂吾子心不在茲

也而吾子解之以將一字夫將一字不足以服人也
吾引其徵呂成公論魯隱公曰將一字是隱公貪慕
顧惜之心形於言者也當援即援謂將援當營即營
何謂將營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豈容有所謂將耶吾
子空三復此言把上老人与子房論後往早来一節
可以并觀○卯下牌出賀宗助以方理髮不見其母
見告婦疾病賀彌左衛門置剃户内而帰○大輔介
越中人河波加脩吉相見行束脩○未牌室氏携仁
也赴鵝翠招既而伻来招余即出途訪梅巖属之曰

昨日小帋謂某曰明日鵝翠氏之招願陪往某答曰
晩翠約迎拙荆耳不及我今忽招我我將往似欺小
帋兄請報之至晩翠氏誇屋某之母妻及篠原某一
騷人儆雲在座方飲良久小帋至使儆雲從室氏先
帰黄昏与小帋帰遇元恪来迎途訪金城○遣元恪
賀左右隣平佐亀久春草藍田洗心諸家○来賀者
四十二人俊平父子六郎藍田順栄三五助晋吾元奠清順作五郎吉次欽哉小一春波興藏
玄祥呂平雄哉九山禅興李平秀民雅太郎喜助杏山李長春草大料亀久伊丹治彔藤播勘河茂一郎
玉芝吉喜長兵衛天佐錢儁伊丹孫河守九淵文叔或見或不見○晴洲使松
月来取所属書
六日
將赴浮瀬樓書畫會小帋吉次傳藏九山皆約同往
巳牌皆未至使元恪勸藍田藍田来辭曰貞永雄之
助自京師帰某周旋諸務不得出○坊正傳令曰西
尹石谷君將東覲○午前吉次舍人来告曰我主有
郷人欲觀書畫會者導之先行小帋使人来問期余
曰請會於金城氏傳藏至乃出泰藏從至金城氏小
帋亦至訪九山新居昨日九山告以往始来宅寓居小中橋南畔東拆廢鬐不

在其妾見曰主人遅先生不至方帰本宅而視匠事
使童迎之不返秋亭曰至曰公且往某留同寺人往乃
至浮瀬樓晴洲及會主某見吉次與翁嘔数輩在座
方食余尤其違約一翁揖余曰某鍺方喜内也喜内二十
七年前相識吉次欲赴先生許某要之直至此其違約即
某罪也余輩皆饑趣食既見壁上所挂書畫数百幅
主人供酒相識数十人皆就余席語小帋等作書畫
求者蟻圍余思其勞以有事麾之而飲求者從至龍
護謂余曰藝洲僧某欲就先生受教屬負道先容金

雪謂余曰十一日請會於敎廬先是興藏欲招余昨日魁翠謂余曰先生明日浮瀨歸路携金城見臨何如余曰善魁翠曰金城有病携小帋亦好至是欲同小帋去小帋下筆未休余自側援其袂介眉曰先生不肯把毫然遲小帋之間作四五字亦無妨也援扇乃書一聯未畢紙絹盈膝推之下同小帋傳藏追去雨微下至高津茶屋源右衛門乞茶而借傘先是晚翠言興藏氏在鹽街浪花橋東折處至鹽街問之一女兒答曰此街無高村氏安堂寺街有高村氏即敎

童子書者至安堂寺街見昨日同坐醫生立戶外曰先生至興藏應聲走出興藏妻及子雅太郎見晚翠至余与小帋交作書畫畢主人供酒食有盛膳初就坐傳藏泰藏去元恪負雨具来迎亦去戌牌辭小帋送至○萬次郎来○宗瑞来不值○来賀者二人冨藤有宜

七日

先是梅墩詩鈔三編講畢始講義府○橋井冨三郎東送金及海苔乞詩正即發答東○河守来爲雄太郎乞詩乃書附焉○傳藏来告別○洗心裝潢寛平母壽詞數日前所書返之乃屬大輔送之寛平○桑名屋藤兵衛使人致端午儀○金雪東曰請本月十一日會於敎廬○河茂東告文璣存稿板自京師至乃使元恪往謀梨本件○遣元恪於元眞氏屬寄中村吉兵衛東○興藏来謝贈炭二籠及酢鮓券而乞押昨日所作書畫印

八日

能村将曹使人来取前日所屬青磁花瓶因返其稿

既見案上猶有稿一頁知封時遺之余近日所為多類此蓋稍老惕事也託以自警○令諸子各分職掌而均勞逸○先是使元恪問寛平母壽辰返曰仲冬三日也余論之曰凡此等件宜筆受而不宜口授異日若有誤聽之尤如之何元恪固執決無誤聽之理余曰吾非謂吾子誤聽也後日復有此等件莫忘我言今日大輔以寛平旨返壽詞曰家母壽辰三月三日也而先生書十一月三日頗孜余謂元恪曰果如我所料元恪出其所筆記日錄曰前日某聞先生敎

登時録之豈有誤乎余哂曰吾子迂闊一至此哉元
筆記他人之所爲可以問執他人口已之所記唯可
以問執已之口耳乃今往洗心氏改裝潢既視元恪
筆記曰寛平母壽辰若三月三日吾雖欲忘之豈可
得乎是彼誤耳余復論之曰吾論吾子之言吾子不
一字記之而但記彼誤耳責人而不責已學豈有道（進）
之日乎今後空求諸已也○源右衛門送茶○八郎
送紅鸞奐○東晩翠曰請供夕飯又招道菜○玉芝
來曰請臨我獻一杯余曰君且食於我因先晩翠將

來玉芝去○申牌晩翠道菜來乃走元恪招玉芝供
薩摩飯（薩摩飯見前）始徹興藏使前日所見壁生名賢者
者來送東曰昨日京師迅雷自午至酉未休王室有
事于諸神浪華人出入縉紳家者皆發人候安近來
奇事敢告玉芝先去曰速臨與晩翠送道菜至其家
遂至玉芝氏少焉小﨑金城至主人供酒戌牌歸

九日

元恭來○遣元恪於木調氏促來○元眞來○秀民
來告復歸二東氏○龍護來介安藝僧靈雲相見請
受教名道菜見靈雲龍護曰兒旭雲遊蕩爲其生父
所逐（遂）○遣元恪於玉芝氏謝且致書二箋○與良助
會計前月來所用米多少家口十人毎以一日所食
當六合五勺余曰往年米費甚多吾使備禹察尉籌
得僕盗米状遂之今亦如是使室氏督婢糾察之先
是室氏以親乳仁也不復察尉務去年來十口所費
殆當五年前十五口五○先是屬答河野三菓東於
六郎（今日）六郎六郎來告既發（三菓後藏見）

十日

弓場五郎兵衛使人來示新製唐様紙○日田平治
郎及諫山東作來（東作安民子）致淡窓公南陵兄乾治孝
也源兵衛五兵衛鍋屋謙助財津脩藏東（詳載書状往年記故）
畧東作送紙平次郎贈柚糕○靈雲來傳龍護言曰
圓光寺老隱開了者將爲旭雲件來謁請午後莫出
因屬靈雲致淡窓公東于龍護○遣元恪於賢了氏
於河茂氏各致淡窓公東爲於金城氏致鍋屋謙助
東○蘭磎答東至乃使晋吾再東賣之○先是秀太
郎屢來問脩發順消息（數順遊日田見前）今日使元恪謂之

曰家兄四月二十四日東至中有敎順来云云語君
且安心○春波東乞市畫賛且問府内郎消息（先是春波破産以府内族昭其金千餘兩未返欲屬余及宗助促之）余答曰未得好消息且
晤○聞了来曰某旭雲同僚也雲得譴於生父及檀
越無所容身来帰某某為是見龍護龍護聞其生父
怒未釋欲屬之先生然難口言之先生若肯受之即
全彼父子之恩也敢布腹心余答曰往年雲在我塾
屡夜帰吾謂龍護曰視今嗣似有所私公若不嚴責
異日必以婦人敗果為檀越所訴竄於江戸不幾檀

越召之返為寺主當自監前事而復如此是貳過也
吾恐不能化之且晤之聞其志而後決受否聞了曰
善今夕使雲拜謁又曰雲初欲依西先至其家西先
弟等顧客臘下獄昨日有配流之令故不能見云云
去等顧二十年前學余於空園余嘗其為人絶之以
僧元韶力請赦之自余東上十九年未嘗一来候昨
年以不存養母下獄或曰讒人所為然平日處措不
慊人意故爾余以其来脩以上愧焉故録○淡窓公
東曰本年七月十七日丁孝悌烈女五十年忌辰故

送金二朱請致之稱名寺以薦冥福賢了上人其嫂
即老妹共事風早夫人者具知妹生平頃上人東我
而述往事我感其孝汝為謙上人○南陵兄東曰須
晤村山東一郎聞清主既竄于満州（東一郎對州吏員）聞之○
聞了送紅鸞與東曰旭雲有故明朝拜謁○夜作辭
招道東○春波使宇兵衛来謝不見曰明日吾往見

十一日

聞了携旭雲来見乃問其所欲曰欲克已也耳余曰
善遂戒之曰倚伏難測子年未弱冠住持大刹皆日

之福即為今日之禍窮無所容始生克己之念今日
之禍即為後日之福亦未可知但在力行而已問力
行何如余曰勿論夙興夜寐能禁跡不出戸數月則
可○諫山東作来告明夕北上餞之○靈雲始来聴
講（以後不記）○砂原才七来告遊周防○午後小一徹雲
来同出訪春波病（病疔）遂赴金雪氏會晩翠小帋金城
善四郎不至餘皆集松浦安道友月西垣丈助不期
至課題移竹余得韻真賦七律（街居無奈隔紅塵種碧琅玕陽四隣只合護来成好友不須剪去作夫人夢魂幾度遊淇奥饞念何時至謂瀉自此拱窓茶榻呼風聲月色一般新）

黄昏辭至大江橋九山杏山要至平辰亭春岬在座丈助攜二客至藍田與小鼎来皆喧呼傍若無人余獨以既饜不手箸呼枕臥座中衆衆興怠歸余竊出使主婦雇轎夫先歸

十二日

使元恪致孝也東於大郎○秋里東曰津輕人將歸其鄉公若有莟須藤寛吾東請速見送乃裁一東屬焉（送書二紙於寛吾）○福井秀山者携其子速成来行東脩秀山僧也而以姓行亦奇○河埜碩菴来告歸阿波○

賢了来謝致淡窓公東曰家嫂即土藏直藏母之姊而同令姊事風早氏者余曰本年丁巳姊五十忌祭某將北上展墓而見尊嫂請為我先容○十四五年前曰杵善法寺大聚来學才德雙茂塾生稱為桑門無二既歸不幾終今日善法寺智箭者来見致岡部但見東（但見前）曰某即大聚義子而忍梁弟也（忍梁余舊友）○良平所送炭十二笣至○駒之助東曰本月十六日某猶在京師莫勞枉駕○雇舂夫○玉造寄騎田口喜十郎来見乞字○深野新田人中西貞二郎来行東脩請受敎○遣元恪於河茂氏取文城存稿成本一部遂往金雪氏致其所屬吉祥蘭詩○宗要来謀旭雲件余曰請明日復來○友月來

日間瑣事備忘録巻九十九

嘉永七年甲寅五月十三日

速成来聴講以後不記○欲送文城存稿一部於文城命
脚夫柏喜限三日致之償二百五十錢○河茂致文
城存稿二十九本使良輔司出納○宗要来曰昨日
約拜趨竊思旭雲件閑了既任之非某所敢與願辭
○寛平送金千匹及糕一雙以謝糕俗用一重字今徴玉例用雙字不
識當否○九山以家祭送湯葉一包湯葉漢名未聞○貞永融
之助来告將帰○先是使良輔致百家詩三編目録

浄寫於河茂氏十日前河茂使人来請返目録乃使
良輔傳既返之状河茂不復請余謂彼既獲也今日
使元恪取之答曰在先生家未返也乃復遣元恪示
良輔所録日記曰我家記如是吾子家記何如河茂
不能答唯曰我固知先生家既返之然以我家不見
之試問耳莫深咎元恪曰然則須使一人来謝曰今
日無人河茂書林中錚佼近来傳家政其子其子不
肖作事憒憒不憮人意余屢曉河茂教之然不能悛
也○善四郎来乞詩正乃書其尾曰將送友月至鷲
尾山兄有意同行請以十五日来○洪菴来○能村
將曹来留之宿晩飲之及友月既與將曹訪金城

十四日

將曹去○河茂使僮来謝余曰卿幼不解事須使解
事漢来河茂自親来謝過曰某比上不在家數日豚
兒輩作事粗暴請恕○良平来至中有寄六郎来使
元恪致之○藍田来曰融之助欲陪遊無凡川使某
請○使元恪告友月於善四郎氏曰昨日約十五日
送師至鷲尾山然有故欲以十六日上途敢告返曰

不在○午後使元恪視藍田氏返曰其妻曰拙夫赴
融之助逆旅欲拉舟奉迎也既而舟至舍西乃赴焉
融之助及藍田翠竹紫川芸軒在舟余使舟子取碁
局與藍田圍比畢二局至竹林寺西畔潮落舟不下
乃飲未下脾舟稍動更下數丁出步隠上西涯烏桕
新緑如潑皆曰勝紅葉至甚兵衛店借榻坐於樹陰
煎茶海天無雲風冷如秋返舟復飲藍田棋位與余
差七道至此頻圍皆輸終至九道猶不克自恨曰今
後永止棋矣黄昏帰至舍西使舟子呼元恪至命取

保命酒一函賸融之助融之助藍田送至我家〇晩翠使人告明日北上且乞字〇秋雄兄四月二十二日來至

十五日

受塾生賀〇小虎六郎欽哉友月順榮晉吾九山八郎來賀〇昨夜丑牌暴瀉至今日午前數十行委頓甚廢事而臥〇小虎使人來約十七日遊鷲尾山〇昨日遺纖於舟遣兄恪於藍田氏取之且致九山所屬銕鐲（鈿）珊瑚返曰纖藍田將自就舟子氏問之〇鼠

害日甚寅牌室氏閑三鼠於蠅不入（蠅入不器名）携至南薰室起政之輔貓猶稚鼠大殆與此侔貓怯不動政之輔殺鼠附焉

十六日

休講〇春波東曰昨谷口君見臨某以病不見君曰吾子府内件吾既告廣先生矣吾子宜就先生問不識所告何如〇辰牌訪小虎約明日事有好宅在小虎氏西畔欲僦之小虎聞之招坊正謀之答曰彼宅錢忠著近得之其住否未可知也洗心偶至小虎謂之曰蘆汀必識錢忠兄見蘆汀為先生屬探其消息曰諾訪春日寛平不在贈其母以保命酒一壺母及妻見訪吉次其妻進茶余謂吉次曰吾視兄將發大病若速西下離此地或免不然秋涼下痢恐至不可救也訪浩菴不在其妻見曰弓壖五郎兵衛父卒彼繼為村長頃為其上曉民獻金撥論語太學讀悉孝之理言多支蔓人不解其所謂悉退諭之願先生諷之令後莫復以經書論愚民余曰諾〇藍田使女來返纖余留之欲供食其母來迎遂負仁也去使阿雪迎

之返曰藍田君曰拙荊負郎君出矣移晷令復往迎歸〇佐渡人内藤鐵齋來乞字不見〇春波使宇兵兵衛來余傳宗助旨曰家兄既為春波君請府内委吏鮌其果返金於君家乎否未可測也且告之宗兵衛謝去〇有宜來乞字〇周防人來致淨念寺洗養東〇葛岡仲英來〇數日來寒暖屢變忽重襲綿衣恕服單衣〇采價頗騰〇使鶴眠買藥數種與兄恪蠡之〇晉吾聞鷲尾之遊請從來宿

十七日

卯牌與晉吾至小虎氏小虎已裝以遲即上途過大逵京橋至德菴隱天晴風清涼意可體也巳牌至申左衆氏主人與深井秋香（二月見者）相迎曰昨日自信樂（信樂大和地名）歸途過友月氏聞先生將臨朝來糞除奉遲小虎與秋香圍棋余臥讀常山紀談既皆假寐余獨不眠申牌呼衆起主人供酒食而約明朝進我於友月氏秋香送至芝村別黃昏至興法寺（友月住處）此行以聽杜為名未就座頻聞數聲皆曰是僞鶯既飯晉吾小虎與友月圍棋友月荐負以余傍觀有言尤嗔晉吾

賺友月將取數十子余不耐默起去小虎悟絕倒友月果大敗怒曰公等三人合從困貧道一人皆哂余先寢丑牌數集乃起友月友月設紙帳余生未始入紙帳深夜出觀月色山庭地白木陰圍欒群動悉寂但聞溪聲如鼓琴筑．

十八日

平明聞人聲於磴下回必左衆秋香也既而果然與秋香逍遙山中使晉吾掘筍為友月作書數紙午食畢同左衆辭友月請送下至阪下茶店友月借棋局與小虎晉吾圍余與左衆睡秋香辭去未下牌起至左衆氏又圍棋主人供食小虎昨日來與友月棋戰互有輸贏日昃將辭二子下子未休余曰公等欲決勝須以此一局定了友月將勝忽誤一子終大敗後大怒衆且謔且去左衆送至門外友月不肯出申下牌至德菴救左衆所善茶店將以左衆者買舟主婦曰舟將艤俟至黃昏不見舟荐促之答曰拙夫方脩壞閘故遲皆曰是鬻言也乃步去酉牌至今福小虎就其所識借紙燈戌上牌歸小虎別於其門外○新

清送蓍蘋屬賣書畫帖○元慎來致其所刻水精印○元恪致有宜所屬書數紙○政之輔之源光寺（以上四件昨日事）○鵠村將曹來至○春波送金一朱屬寄南陵兄東○平次郎來○島田成菴送金二朱（以上四件今日事）

十九日

使元恪發吾平井十兵衛容貝健三郎筑井又三左衛門東於宗助氏（屬財津脩三寄木下道圓東於健三郎）○竹鼻小三衛門携其子來訪曰某得譴於藩主見逐設樂縣令

憐我蕩於但馬生野縣令督其鄉庠幸得免凍餒然不堪地僻欲復事諸侯願兄東薦我於安田確齋余曰諾贈土物乞字而去○平次郎來致金十一兩二步二朱先是天村郎送炭安銀券七百九十八戔餘癸丑月俸也余以門生不慣金銀事附券於平次郎取之昨年來官使富商斂金金價騰以一兩當銀六十四戔內外至此以金匱俄貴姦商黨緣射利大率貴出賤入貧戶益窮今日金一兩直銀六十八戔二分五釐云○招小虎晉吾供午食○善四郎來曰欲晤道

策乃招之既私於余曰翠公與某謀為徽師結社釀金徽師處措頗不愜人意吾察翠公意已似厭之恐為徽師不利欲規之何如余曰善善四郎至雲氏返曰雲不在某告其母矣○元真刺余所屬豆腐即來致之○政之輔自源光寺歸致乘憲柬曰三十年前貧道寓宜園借錦龍者奉尺牘於先生貧道因重富永助借而讀之既而亡之覓不獲今茲甲寅偶檢舊篋獲焉敢奉返云云文政癸未余年十七欲遊昭陽先生門柳川僧錦龍為龜門都講以善文聞余將往

錦龍預送一牘促之曰兵賦百萬足以壓中原者其唯荊楚乎吾黨之盟會以貴門比焉足下前日跨豐筑之山以閱與之輕重強弱昔南溟老子興於文苑也九土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樂之盛章服之美堯舜之所以興桀紂之所以亡盡銘其腹世世守之不衰故天下雖廣未有知其輕重者足下則其任哉聞足下仲秋有貢茅之舉一二友郢莫不相慶曰申息之北門復啓也請遄趣車馬不已廣次公梧下釋錦龍頓首和昭陽先生以族宦松故呼余為次公遂以為字後以嗣族宦公改字吉甫今則仍舊貫亦可余至僅數日錦龍讓都講於余每事推余龜氏門生內外四五十人一時翕然服余雖由先生繆賞亦錦龍繆推之力也其為人極忠實撝遜先生愛賞之惜哉晚發心疾死錦龍事從前不見瑣事錄因乘憲送牘及焉

二十日

八郎來以其父旨贈小菊紙一束告有美濃歸○涼雲送肴一籃○始令塾生食時正威儀○丹塢五郎兵衛來三四年來清船不來唐紙價昂文人病之頃

五郎兵衛創以鴈皮紙摸唐紙様送數葉於余請試書今日問其善否余曰其質堅而滑行筆快利亦善品也但憾色黒而過厚願更下工夫五郎兵衛曰白其色薄其質易哉問價曰六分余曰唐紙舊價二三分今至一戔故欲用邦紙若其價相若誰肯易之須限四分五釐曰諾○藤井吉郎東至校之有寄淡窓公東○宗助致吉田敬藏本月六日東柬曰日者蒙諭澈邑宜以舉賢才為先務宜舉下輯睦舍怨休黨不宜急聚歛失人心三件僕既東報太夫且曰事有

所疑須詢廣瀨子也淡窓先生三言解及尊著識小編僕以寡君旨呈諸河州河州曰聞廣瀨兄弟久矣必有的切時務之議論吾覧畢示諸同僚當謀呈當路也僕曰寡君本意以公為我同宗私相示而已若呈諸當路恐貽憂畏也河州曰九此等欲為上盡忠者上所欲聞君公何憂畏之有敢竊報云河州府内支封今任勘定奉行○荻原鹿藏導近藤晋一郎來訪晋一郎舊姓名田中芳樹見十五年前瑣事録

二十一日

使人促宜園百家詩淨寫件於河茂○五郎兵衛復送紙請使畫人試○小一來○善四郎返我硯屛○元恪告有一人來自稱尾道人又稱京師人其容鄙而其辭辯倨乞先生書與予已予曰莫與妄人證我書以欺我門人亦未可知也○屋主以家祭送膳○朝來雲而大風庭上樹枝成折終霄不止窓戶悉閉不耐欝熱閉之器具飛揚頭痛發熱諸悪症并起廢事而卧

二十二日

春草來曰明日請會於澈廬○秀太郎送麥屬寄備教順柬○德永熊藏來○平次郎來乃贈書數紙而屬寄源兵衛金五十兩○室氏作庚申祭招小虎藍田妻及塾生○興藏來○數日來裁答淡窓公南陝秋雄二兄範治孝也源兵衛五兵衛鍋屋謙助財津脩藏等柬今日収之於函以為二包使元恪屬諸平次郎詳載書状往來記故畧

二十三日

聽雨樓稍熱移几案於南董室○數日前屢禪興招

近平次郎今日來乃謝作涼棚及脩夕佳樓○閑徹
雲小創劉遣天臣候之○昨日屬宗助曰小虎西隣
有一宅吾欲僦之聞其係錢忠氏之有請使吉喜問
之今日吉喜來曰某既使人問錢忠氏未得報乃賠
小虎君聞其屋子賃毎月銀九十錢且附物百金附物
前不識尊意何如余曰附物似過貴彼若不肯減半
直且止○未牌遣元恪於春草氏視容集否歸曰未
既春草使人來促即往秋里在座步聞竹臯小左衛
門至詡堂未至主人頻使人促之酒酣至小左衛門

先去酉下牌同二子辭○村田順藏吝東向鈴木坊
縣令屬吏氏至○入梅候既十日未雨黃昏甚熱子
牌大風撼屋

二十四日

昧爽風未休而微雨始作梅天狀○屬吝吉田敬藏
東於宗助○官下令曰將營皇宮近幾地方山有杙
木者宜錄其大少短長及數而呈奉行局木高則宜
錄所藏檜材多少也○小左衛門來○先是屬加島
吉崔脩庭樹者今日吉來告其不在○晩晴訪道策

坐于涼棚望雲乾艮二方山頂雲鋒成柒繚色彌天
無際余語曰往年伊豫海上遙望豐後地方亦如今
日樣吾謂海氣也同舟數十人皆笑曰油布鶴見諸
山高數千丈豈有越此而見肥筑海之理乎余曰是
蘭說所謂引力者夕陽照海與大空水氣相射而現
出也置錢杯中望之有水則見無水不見其理同耳
皆不服偶有新購望遠鏡者試之果島嶼見舟帆之狀
皆閑然稱奇今日憾無望遠鏡也道策曰此理某乎
日所窮不須疑也蓋大陽出沒之時有之午時則無酉

牌歸

二十五日

中西貞次郎來○三之助贈饅頭○講後八郎請白
家翁欲獻一杯不識何日請暇余曰今日可八郎曰
欲使丸山陪飲問彼住何處曰中橋南畔東折處既
八郎使人來曰丸山方將北上請携道策元恪臨○
未牌與道策元恪也過河茂氏促百家詩上梓件遂至桐
橋平右衛門僑居心齋橋南畔東折處主人供酒有盛饌酉下
牌辭歸○玉造橋人榎並屋伊助者來乞字不値○

開了来不値先是旭雲檀越欲逐旭雲以余策送東
於開了謝過開了示東於其父母及檀越衆怒稍霽
云○脩松者来視松曰非雇數力不可○先是真石
竪伏見人奇逸屢送陶器於丈士納交余為與小虎
金城等遊伏見今日聞其卒小虎所告奇逸為　陶道八
入室弟子亦雅人惜哉

二十六日

義府卒業○大和誓願寺覺明弟常照来請受教儒
晃耀東曰常照若有疾病事故貧道任之不使先生

勞也○藍田送宗像三策三月東東曰某近下居簡
堂羽倉君之近隣屢相過話必及先生不腆海苔一
束呈之左右○使元愷謂屋主妻曰庭松欝茂吾室
不堪暗東隣亦病之吾将召種樹者洗之雇賃煩貴
欲以所剪枝葉償其費五分之一請見與曰諾○小
一来傳徹雲言曰家兄遊友月氏主人曰貧道昨送
旭荘先生至左粟氏返則僕既席卷囊金及衣服器
具糧米而遁貧道一身子然而已家兄不得寝食焉
大窮云云小一曰友月氏僕何為者余曰吾曾聞六
郎話曰友月在野山為所愛美僮盗所管官金數百
兩因坐而遯先是別有所愛本年見其為馬復收之
為僕云前日友月指僕曰是舊僕也某哀其零落而
衣食之吾心知六郎所謂是也視其人目乜羊言吐
低綫疑其姦物友月私語曰彼甚愿但未解忠孝大
旨頗煩先生曉之余讓於小虎曰某未慣曉彼輩人
大不如小虎兄辯譜也友月固請曰先生一言勝餘
人萬言吾将帰僕送于門外吾傳杖曰友月老師務
遇僮僕之盗終至轗軻卿所熟知老師當自懲而復

收卿賜衣食是出於格外慈悲卿宜謀所以報大恩
切勿傍前者僕伏地曰不敢吾見其不正視我意其
蓄黒心将告之友月晋吾等忽謡曰昨夜先生不忍
視上人碁輸走出亦一奇皆笑不已吾意忘告矣然
則吾亦不無過也○訪道策導之至善四郎氏不在
乃訪金城先是金城作六帖乞余書今日卒業書其
尾曰此帖金城兄所使余録近製余醉後屢就兄乞
茶每至必書二三首若四五首至五月念六日畢梅
谷至談話移晷帰○土佐倉邸人致松岡七助東披

之有簡堂君來君送示所著水書灰書二書皆係時
事故有此名◯晚翠來送松華數作曰是賤兄梅塢
所呈也佐渡僧典藏欲因貧道見先生若有暇見過
郎往典藏在座方欲典藏見買肴薦余贈金三百疋
曰十二年前某在此寺詔光徳寺時翠公赤住此寺某欲
免敎先生至貴塾都講高堂讓之進村瀨香巷見曰
先生數日前來征某悵然失望不幾歸鄉此行有幸
於本山本山卸吽用欲乞先生墨蹟故來矣晚翠呼曰汝
為先生來而已而從我耗多少酒食宜厚謝我典藏

曰宁某有二念公是公也先生是先生也初某未識公
欲就先生學故雖非舊識猶舊識也豈待紹介其詩
公以舊交也公安得不我饗乎日設元恪來迎乃同
興藏出迎別◯使元恪往謝平右衛門遂過槙並屋
伊助氏問伊勢人所屬書樣返曰伊助不在◯山城屋
次作致諫山東作京師所發東來曰某寓谷口藹山
氏而學醫山本大和守

二十七日

書典藏所屬絹四幅附之晚翠◯備前西大寺人山
口壽治來送金二步二朱來曰某聞先生大名久矣
近河野鉄兜來訪悉先生近狀渴望之餘欲得尊筆
謹送西紙若干請一揮又有河野俊藏來曰壽治備
前第一流好事家以詩為命者◯先是命東隣杵熊
作桐今日成◯莪倉郎人來致小國興藏浦賀所發
東來曰官典墨事和某華無致身之秋行將歸鄉樂
書畫于山水間未得先生墨蹟伏祈賜二紙◯靈雲
傳龍護言曰請午後臨久致開了東來曰龍護開旭
雲聽先生論梅過懺悔甚喜將迎奉謝貧道為是拜

趨而先生不在敢告◯午後至龍護氏主人供酒謝
旭雲件曰彼又及檀越欲必逐彼而開了以先生有
詩之甚力故得釋矣貧道欲使彼學宜園能嘗辛苦
余曰人知攻其形而不知攻其心今放之遠方而已
辛苦其體而已而不問其心改否恐非良策往年随忍
父欲使随忍學宜園某問其故曰我親豚児頗黠恐
終遊蕩幸年僅十二未解烟花之樂放之遠方即童
牛之牿也某曰不可夫人慾猶木之方長不絶其根
而折其枝異日暴長必倍甚初賢嗣永為西州之人

則可早晩帰此地其惑溺聲色必甚於成長此地者不如屬某攸其心也不聽随忍在西州數年帰果遊蕩異常其族徹雲之徒皆絶不肯交也彼辭我門與我契濶我無由諭之遂為廢物今公之見猶随忍父敢告龍蘐悟曰此事一依頼先生余曰且與靈雲師謀更諭贊嗣晩帰○角抵雷音吉送角抵月旦評○浩然自對馬帰贈高麗扇三柄及乾鰒致唐坊庄之助衆不値庄之助衆曰僕舊學淡窓夫子矣云云○周友来不値(晃)

二十八日

龍蘐既聽余曰今日使靈雲來曰貧道因欲従尊諭然旭雲生父及櫃越不可欲遂之二三月而後随事先生余曰公若憚櫃越須聲言既遂之某能使旭雲不一歩戸(出)外(戸)即遂之也何必遠方且曰二三月而復随事我猶屬患者於醫方下良剤患者曰吾知公善治然使餘人治二三月而復屬公也醫皆許之乎靈雲曰先生言是去○遣元恬於大川坊泉六氏屬吾山口壽治衆(送壽治所屬書十紙)○天満人渡邉織之助使人

来致富塚頃作東東曰前日君館寡君于平野街寡君及僕皆不在君所贈沙糖寡君甚喜今報以羽織紐七條(羽織紐用邦呼)云云又曰前日恵僕以尊筆今呈拙畫扇一柄及墨伏祈叱存又曰寡君見令兄淡窓君及令嗣君曰淡窓誠君子人也寡君欲晤君話與淡窓君相見始末而不晤故使(僕)述云云寡君謂川路公也(東邦讀也余諱其意)○赤穂靈雲復来曰龍蘐甚感先生之厚使其妻諭第(龍蘐妻即旭雲姑妹)第不可曰吾聞兒猶在此地不能寝食也生父既如是先生宜返雲師於開了

氏也乃召旭雲告其故曰某生父甚慂唯婦言是従姑婦本意欲必遂某託言生父而已余曰吾子聞君講義府乎曰人有臨過改行而禍難益臻者是達子之後寒威日屬也於是謂天道無知終復其初則不能俟寒之應也惜哉吾子宜三復此言曰諾乃携之至開了氏(在南久太郎街出於濠雲)不在其子見曰嚮龍師見過語先生(婦)誼及雲師生父忿怒之状而涙下某輩實不解生父之意老僧(謂開了)亦當云爾○秀民来不値

二十九日

浩然来余留之将飲之曰謁與元真六郎晤皆有一
酌之言某一帰逆旅而復来乃期以未牌去招六郎
謀共饗浩然又使六郎招元真至既而浩然使人来
辭曰今日有公務不得拜趨請改期明日元真聞之
去○召河茂會計所買書直附○龍護東謝曰某妻
憎旭雲甚與其弟（旭雲父）謀欲必逐之某持不可遂至
反目故不得已有昨日之請（謂送旭雲於開了氏）昨夜開了召
某忠告切至某素無與妻姉弟之意乃又因開了言

告諭晃生父（生父）始悟欲復属晃于先生先生江海量莫
尤昨日之愆幸甚余曰昨日之事吾不必追論且使
靈雲與令嗣来我将以私問令嗣心之所欲視其善
否而決我受否龍護曰諾○三浦文城答東至東曰
拙稿上梓襄事先生之恩感戴曷罄老父當拜趨奉
謝猥如何衰憊之身百病并至不能一歩出戸賤姪
某将遊學京師命候起居矣夏秋之交必謁左右云
云（陳外文全譯其意）○宗瑞来○僧常照東曰日者見許受
教當即日入貴門偶有郷信急召我還故不遑拜別

将以盂蘭盆後拜趨敢謝不敏○招道策供素麪○
夜靈雲携龍護東来曰某就旭雲於開了氏将與来
開了不在旭雲不得出請期明夕龍護東曰旭雲無
状至親父親姑惡仇視蓋孽業請深責之

六月朔

受塾生賀○辰牌携元恪出賽御靈祠至高麗街遇
訥堂曰老柳車吊還也余曰本月之會葉當會主欲
用上旬公請與春秋二翁定日而報我曰諾（誤）宗助問
江君及府内消息曰治（平）治兵衛将以本月中旬来下

訪彌左衛門将命者曰主人方理髪乃訪才右衛門
使元恪謂元真曰昨夜（約）相過而有故不能践言浩然
将以午後来君請速臨歸路吊奈氏捜刺其門人而
出不見喪主遇寛平於戸外並肩語行至道修街遇
六郎曰先生聞老柳大漸乎曰既吊曰速哉寛平別
焉六郎送至老柳名健通稱左一郎西宮人住於浪
華以醫鳴浪華有醫林月旦評老柳居首數年為人
豁達不拘小節喜救窮人嘗感余樹人為永圖句自
號樹人洞主人三年前年七十請余作墓表余以亾

事不豫辞之代用壽詩詞載集嘗属其弟子村上大
三郎於余又請余門人今川吉太郎聴講謂余曰吾
固知先生才学当今無双然小竹翁我旧交也恐其
疑我去旧就新故不敢屢拜趨請諒察其耐久可知
也二十日前送巨竹割為聯者乞字余以書様不富
遣元恪問之光柳親出答之今朝書将致之不意其
既溘然余為人作字無宿諾今暫留一旬終不使之
見惜哉此地医人多齷齪貪利嗚呼如此人豈可復
見乎○霊雲携旭雲来致龍護来東曰雲也不肖無

辞於謝然先生棄之閉了亦将棄之彼既與親戚擅
越絶無復所容身為乞丐必矣唯祈垂憐狂容又曰
側聞彼聞先生不在竊返其妾宅果有此事其姦曲
可畏請速逐之乃進旭雲詰之答曰某夢猶不遇故
妾況身乎某一夫歓於生父義母（謂其姑嫜）擅越讒構莫
所不至此事可以徴也余曰果如吾子言吾将受吾
子不識吾子今後果能胸中不狭長兜李住持五字
躬執賤役如良輔元恪諸子乎曰能余曰異日吾子
不能践言我将辞之無憾乎曰無乃東龍護述其顛

末而留旭雲○尊稱寺順誠来行東脩請受教○藤
井吉郎東至○樋口柳斎金子在中東至先是柳斎
東乞字余以其東難了一一朱批問之柳斎謝過而
述其意其難了猶旧○吉次来賀飯之○善四郎晋
吾欽哉六郎李平八郎俊平大輔脩吾宗瑞禅興来
賀○午下牌方作書九山来曰欲陪而舟遊余以浩
然将来辞言未畢浩然来田太郎未来乎曰未来乃
往迎之六郎来曰浩然未来乎曰既来而往迎吾子六
郎去元真来曰浩然六郎未来乎曰既来皆去元真

将往迎余曰止一来一去恐終日於道良久皆會余
将截答玉潭玄達東属之浩然（送書扇一柄玉潭）乃使元真
六郎先之江山亭具酒肴而導浩然至亭共飲申下
牌出至呉服街浩然元真別○雷音吉来乞字○星
陂讃岐守来不値留菓子去○夜携仙也及塾生観
市

二日

始講蘇詩○中西貞次郎来○道策送旅主人天満屋
儀兵衛送名刺紙告責○捷左衆所属書絹紙各一

幅於小虎○午時五岳自日田来致範治孝也東範
治東曰庫之丞帰致尊東蒙屬件件具領来意又曰
棣園公拉夫人及子女遊厳島矣孝也東曰醫診冕
曰質虚弱故眼精不旺不宜服黄硝下劑也大人以
為何如先是余勧服黄硝劑留五岳飯之曰有晩翠師者常欲
羨上人詩才不已師為貴宗第一流人上人須往見
五岳悦乃東晩翠問在否答曰未牌後在廬未牌與
五岳出訪金城遂至晩翠翠氏興蔵在座徹雲偶至主
人供酒五岳作書畫晩帰至中橋街大雨五岳有傘

庇焉徹雲為余就其所識借木屐而帰五岳別于我
門外○榊橋平右衛門来不値

三日

洗松者来○遣元恪於守口屋又兵衛氏返木屐○
巳牌棣園兄與孫海老作来曰吾游厳島乗風便遂
至此矣故無贈卿夫妻物途中所買木綿縞及團扇
薄當土宜余曰嫂何在曰在逆旅播利氏使従者迎
之嫂携孫女菊至乃使元恪報吉次吉次走来見曰
吾欲明日遊南都遂観京師祇園會祭卿若有暇追

我於三條橋東岸逆旅豊後屋友七氏共行慈尊姉
五十年忌祭何如余曰諾既飯導兄以下浴湯肆○
木調送米三苞○内田才助来乞字曰欲刻印又欲
乞花鳥畫不識何人可乃薦玉江元眞別號才助欲往見
乞東去○申牌與吉次導兄以下過戎橋観劇場揭
示遂入松尾園喫茶又入兎角亭過魚仁店買酒飯
出至多左衛門橋上吉次附余耳曰令嫂欲明日留
而観劇場願先生一言乃借橋側茶榻踞焉余曰田
舎婦人遊上國者本意在観劇場開本月中旬後劇

止盡為嫂延一日乎兄曰京師祇園祭在初七日吾
延一日恐不追吉次曰五日遊南都翌日入京易易
耳兄不悦謂嫂曰吾且竭行卿留叔家嫂矍然曰吁
安敢日没観新街至京街濠兄返逆旅余以疲辭帰
而使室氏館

四日

東訥堂曰本月某當會主六七両日若十二三四日
皆我所欲也請與春秋二翁謀定日而報我訥堂不
在○雇春夫○石舟前月二十五日東至○石見録

山人福光屋善一携藤崗氏東来見乞書百紙余以其多難之曰君且退吾與藤崗謀而後答○午後訪金城謀善一件属金城見藤崗告余意仁也與元恪従来而先帰元恪再来迎客年藤崗卒其舎人襲稱依舊云○内田才助来取書○大黒屋利兵衛来為井上八郎兵衛請定錦又示古硯一枚曰此石丈山遺物八郎兵衛欲買之請鑑定余曰石質麤硬似赤関産刻亦拙斷非丈山物也○春波使宇兵衛来謀齋府内件○晩下榻門外元真来謝昨日薦才助故梅巌来以金

城旨報藤崗答嗣余乃辭

五日

發答石舟東○遣元恪於秋里氏問老柳之葬以何時出也且約同送返曰葬以午時出○先是屬桐嶋平右衛門買膳今日八郎来致之○謂小虎曰近日毀公者補衆一切浮毀浮譽固不足論然公年甚少名甚著進甚鋭宜其致毀也然志道者須加省察小虎悦○午時六郎来請陪送老柳葬乃與之出元恪従至秋里氏遇實花菓純吉請曰吾有故不能送葬

請属名刺於従者大阪俗送葬之地主人出一人而收客名刺客交讓者不必自往唯使僮僕致刺再故純吉云秋里在原氏未帰使元恪迎之帰語移晷秋里使其児往視葬方過處返報曰至溢屋橋乃出待於大江橋南畔既至従之送者千餘人行色甚壮往往有相識者默而相揖過堂島中坊出於緑橋至梅田新秧夾路輭塵眯目一人曰老柳叟平日樹人故感恩者衆也夫葬處起塵豈易得哉既入三昧氏境内收名刺處觸書帳墻二字客就致刺即去使元恪

致純吉刺而帰途過洪菴話行至肥後島坊使元恪送秋里洪菴別於梶木坊六郎送至我家○元真送肴○遣元恪于老柳氏賻金一朱及蠟燭一斤遂往金宇氏買醬油○申牌仁也大啼疑有病招道策不在既而来則仁也既言矣如常道策曰無病

六日

遣元恪於六郎氏授奉書紙二十葉属書候暑東○詢堂東曰今日與春草秋里會于貴廬乃與洪堂氏治膳具○昨日藤崗氏人来不値今日遣良輔於梅巌

詩問其所欲梅叢曰彼爲石刻又猶陳前請也○藤井吉郎東送枇杷東曰前日奉屬寄淡窓先生東三通嘗留掛作顧推敲未熟頗慮返之答曰責東主通既發者之未發者亦謹奉返云云吉郎無送玄詩巻必追告何句改如是而（既）又追告復改如是至四五度不已今日東尾有僕詩薛至此公必噴飯絶之語蓋不能自已擧○荒川齋宮東示其所著神武天皇録蒙古録一巻茶見○未辟春草秋墨携椹李果助來使元恪促訥堂至雙桐庭共而飲雨屢下屢止共隨

斂出入八郎來欲聴四子話余爲見客坐于側既而講話言不及義八郎辭退西牌容散○元貞來家見○携諸子觀夜市皆途相失一郎獨後歸乃使二郎戒諸子

七日

雇島兵二郎○發寄棣園兄東於京師豐後屋走七氏東曰前將以明夕至貴寓然方有病期以九日朝甚過午不至是不能至也莫遲○發寄駒之助東於辛五郎（氏）東曰本月十六日當奉訪而家兄自郷至且十七八兩日有事于御靈祠將招客故不能如約七月十六日有孟蘭盆祭恐亦然也閏七月以後不違約○藤尚來復申前請余以其懇許之○東賢寺曰葉明夕以七妹五十年忌祭坻上欲謁尊嫂尾公問亡姉狀頗得公東作紹介賢寺妻答曰拙夫方在京師將以明日歸○元貞與内田求助來○孝平來爲求村林喜衛乞字

八日

遣元恪示土屋氏問舟何時發手答曰未半牌也○

駒之助東送詩稿乞正東曰本月村務倥偬不能聴講頗他日見過○先是徹雪（雲）謀嫁阿雪於其檀越其既而止雪欝悶將發病室氏憂之乃招徹雲責違約答曰使葉來彼此互視醜美而定婚何如余曰善期以初十日○遣元恪于賢了氏問其歸否曰未歸○遣徹雲於東畡氏致孝也所送（單）儀金二朱○午後雨將止北上未決乃作書數十紙比畢而晴九山來曰前日約十一日迎同社而家姪疾病若倩替人若借他家何如余曰皆善公且報之小虎九山曰晴雨難

定且止北上與我散歩何如余辭九山去使熊太郎
泰藏視舟早晩未下牌熊太郎返報曰舟將發乃出
元恪從仁也及諸子送至肥後橋見舟未艤乃訪宗
助告之曰前日府内角抵音吉贈金百匹請書屛風
半隻彼業角抵固不可餘人例視然視其所贈書綈
屋某名某者係吉喜同坊人或疑某嘗屬吉喜乞我
字吉喜亦曰屛風半隻頭贈金一兩某於是改屬音
吉我若許之某必謂廣瀨氏之謝百匹足矣吉喜將
私三百匹也豈吉喜爲我謀而得罪於他人也其憾

我必矣故欲無許然吾不在門人既受其金未返之
彼頻來促之不得已既揮灑額屬之公公善處置宗
助曰諾余曰乞字者詭計百出我無心應之往往不
知不識取人之憾嗌臍者屢故有此屬公莫怪宗助
曰都會情實然田舍人不解之謂都會文人貪也寬
哉從者告曰舟將發乃出至舟次前有堀踞焉仁也
起入舟謂從余遊也阿雪抱之歸大啼不已使鶴眠
送之串下牌舟始發初恐雨比晩霽同乘有浪華僧
謂余曰聞公每朝口授文使弟子筆記是實良法也某

雖老顔從受教且教豚兒行東脩未至淀天明

九日

卯下牌傳伏見枚池六氏買食且雇轎夫座上有一
客攜數媼者自稱長府人余曰拙荊又長府産媼問
何氏曰清水氏媼喜曰我所識歸路願謁余謂元恪
曰轎夫要幾錢乎曰六百五十錢余命速附之問何
故曰彼至京師必別乞酒錢我將以初附錢時何以
不言責之彼必無辭過竹田街道至七條若折取間
道出乎五條橋下轎夫忽問公重幾斤余知其將爲

乞酒錢之地故答曰我壯時重百三十斤後屢病今
不過七十斤轎夫笑曰客多誇身重公獨誇輕何乎
已上牌傳見逆旅豊後屋友七氏（以下稱兄皆係林園）主人夫妻
見曰三右衞門君方拉令春遊六條昨日君曰我兄
弟將至豈圖公至公無恙余曰我始見也夫妻驚曰
客年辱臨者非公而誰余曰久兵衞也問伯仲何如
余曰久兵衞長我十七歲猶同視乎皆笑曰誤矣初
以公爲三右衞門君兄然則弟也余曰然既坐轎夫荐
乞酒錢曰公重殆百三十斤不可尋常人例視余笑

曰汝忘初言乎我雇轎從前有例無故破例如他日
何且汝初附錢時言不及酒錢何也轎夫不能答默
還○遣元恪報余至于耕石耕石舟謙山束作○午前
兄帰見○耕石送菓子○石舟使其仲子俊藏來候
○東作來候○赤牌與兄嫂出阿菊海老作娌僕及
束作俊藏元恪皆從兩欲下赤下櫛蒸甚至三條小
橋過松橋江城曰昨日睹大黒屋利兵衛者聞其僕
先生近隣因属候安否余曰客冬訪君于寶寺不值而
下太苦言赤畢兄呼曰兩將下何絮語不止乃别過

誓願寺内至稱名寺見主僧送香資四封族宸南陵棣園三兄
名金二朱余以今春既賵香資捫銀一兩曰來月十七日丁七娣孝悌烈
女五十年忌辰然三右衛門去留難期故欲預薦冥
福願爲誦經主僧供茶畢上佛殿捻香撃磬子而誦
三部經畢展墓方拜兩下主僧來又焚香誦經畢余
兄弟名於木劉子四葉卓之碑前而去兩不止兄欲
飲俊藏東作曰今日宜用菜蔬不宜用肴肉俊藏曰
誓願寺北畔有蔬店導至店長廊繞店有巨藤陰顔
暗兄不樂將竟别店然兩甚乃止而飲使元恪辭耕

石曰轄者約相過然怯雨行改卜明日申下牌出店
俊藏東作别去帰宿于友七氏

十日

兄曰吾將觀石山寺而以十三日返浪華余乃告别
辰下牌與兄以下出兩將下逆旅主人曰我别墅在
東六條若於彼地方遇雨請就取雨具乃不齎傘訪
耕石出近東六條兩稍稍下友七所謂别墅猶在數
丁外而本誓寺較近乃向寺比入門兩益猛余訪梅
塢兄與從者赴珠數屋坊買傘梅塢將招恵遁五岳

余曰聞七娣女侶嫁賢了兄法光寺者猶使我兄弟
將見之不識彼寺在何地梅塢曰我所識法光寺者
年可九十蓋令娣女侶之夫也其居在一丁外余曰
然則我往見之而返出至本願寺東門外使元恪迎
兄良久至使元恪問法光寺於路人數度元恪勤説
聽東爲西右爲左於是迂廻數遍遂得焉余先入問
賢了公猶在乎答曰初八日既去問利專尼公在乎
答曰在乃麾兄入贈寒具一筐耕石所贈曰吾賢了公之
友廣瀬謙吉也願謁尼公少焉利專出引入一室利

専雖尭言吐清亮曰嚮者令兄淡窓先生賜書中有亡妹墓在四條東街坊稱名寺之語某欲展墓訪稱名寺寺主不在周視兆瑩不見戒珠慈等字徒歸他日復往始閲墓表書孝悌烈女廣瀬氏者即慈等尼公也供香花矣又曰某於事主人風早公介妹事室上在内局姉妹視令姉曰此君法侶也風早夫人二人掌進奏事有病使令姉代因得拜龍顏云無幾疫大行夫人甞令姉薙髮為尼亦病某革在風早氏與令姉姉妹交者凡四人與令姉一時皆病各歸家令姉就

菱屋氏養焉菱屋氏有女與令姉相昵亦如姉妹其年亦相若某則少數歳女亦病疫沒菱屋氏遇令姉過其女某病痊返風早氏公命即日訪令姉某製令姉所嗜寒具携往令姉已委頓曰我不耐某規曰前日君未病語我曰我以家兄病故祈代死而兄痊我其死乎然聿賴身何憾之有而今日不耐毋乃因病失常乎令姉悦曰我過矣爾後唯唱佛名不復言病苦居數日終不起時某不在側聞臨終之時合掌端坐不異平日看侍者嘖嘖稱為佛地位中人稱事言

至此兄雨泣不已余心疑兄衰乃相目而辭出門與兄嫂別時雨止至梅塢氏惠迪五岳亦至主人設酒惠迪曰某更歸眠菴未下牌辭眠菴既眠梅塢頻揺之不覺余曰止名不虚得也送五岳至其逆旅雨又下五岳授其懺於余而別過竹田街道未至伏見十餘丁有背自後呼先生者顧則櫻亭翁市左衛門也曰與男人千餘輩游京師矣請同舟歸遂導投伏見某店店頗大待舟焉者數十百人市左衛門與男容出樓上余在樓下市左衛門就余座曰同行皆談字轉甚嚴

憚先生不欲同舟余曰吾亦不欲寄乘他人舟也市左衛門等以専買一舟先發余以乘合舟故遅發俗以與未識者同乘曰乘合

十一月

至守口天明緑樹素烟曉色甚清至天神橋客過半出至肥後橋將上北岸教元愷預點檢所携諸具曰勿遽而遺物既舟子逼客曰速出速出余行數百步顧不見元愷佇立待之喘追及曰遺銀飾烟管矣余曰吾子不聽我教何哉元愷曰舟既下既數丁恐不

及且尋舟主氏械未知主名有立槁上者曰紋舟主
即名田清也元恪欲送余而後往余曰不速恐失乃
走去卯下牌帰將使良輔等迎元恪元恪返曰幸舟猶
有福山郎爺〇塾生述八日後事如左良輔角抵雷
音吉所屬書于宗助氏春波来問棣園兄在否傳法
屋栄助来曰往日陪舟遊遺扇二柄于舟中若猶在
見賜小一来棣園兄来自京師至以上七件九日事徹雲携
其櫃越叢来見阿雪三木愼三郎東至以上二件十日事〇
遣十元恪於金城氏問今日九山會容於何地亭答曰

江山亭也〇土佐山崎某送金乞字〇脚夫天六致
棣園兄宇治所買茶九壺〇秉憲東乞字〇午後金
城善四郎来與出導小虎至江山亭九山在馬同社
除小一外皆會吏招松浦安道香川一郎賢了杏山
之子俊藏至席上定題賀劉九山奚後新築余以昨
夜不眠上逆詩遂不成金雲示朝鮮賈人姜讓在其
東寄其故人尺牘事有関係我邦因録焉戊戌之秋與詩友為
貿市航海而赴北京會東南風暴起漂海上數日風愈烈浪涌天舩折楫摧人疲力撓所乗之船終為巖
石所碎而溺海者十餘人皆葬鮫魚之腹矣免死者纔七人幸遇英吉利船之援相携至于英國遂使僕

居院中鞠養懇切飲膳相繼而未解言主之所問客不能答客之所言主不能曉對坐一室之中恍為
啞聾之無矣獨有年竹小竹對芋者能中華之書頗有學識僕等從而學言語居數歲徐徐曉音今也不難
事態耳嗟夫邂逅異邦寓居已五年水土不服耶抑亦命耶五人先沒其未先朝露者嚴仍奧與讓而已
矣雖存終不可面覩爾又有何之快樂哉若乃事関人數風寒海鳴獨光幽前嚢聲起後庭闇萬里可夢
不可當此之時悲哀未嘗不刺骨噫讓去之後妻為寡子為孤必倚頼諸君伏祈不棄頂讓亦繫病伏
枕向三旬自知其不可醫子雖有四方志不幸死於絶海萬里之地而化為異邦之土遊魂亦向誰問
依我讓嘗有竊欲告諸君者畧揭左請審之英人夙有取朝鮮琉球之誠而頃年與佛國有事緣不遑未
果也西洋之富豪無若英國者然貪慾不厭以未得五大洲為憾矣人物之偉才慮之秀亦無抗英人者
由是其輕視四方也如兒輩其意事在併吞五大洲且併吞之功以漸可成故欲先得東海中之一洲而

以因其基也英人皆云韓倭及琉球土壤相接唇齒相依缺一則一亦自殆蓋其最強者倭也倭雖强自以
為足無敵鎖他國志退而能自守其勢亦難破當也如韓琉者偏小之地雖有中國之援唾手則得之不
出數年之外也然先韓後琉耶先琉後韓耶議未決也雖議未決寇之至必在近倚有憂警之事則諸君
亦罹其禍讓之竊所呈書者為是之故爾且院中諸子從讓而或學我之諺文俚言或問我之文物事態
及兵器之製等嗚呼朝鮮父母之國雖莫有再生之恩安忍告其實於一二之妄語姑塞其責耳因欲英
異豪傑舉讓之畧所見聞者告之於諸君而以補異日禦寇之萬一也有都督金外平戒者深學而謙
下有大臣之態庶人之有善心能容之宜為人上者也而旁通推步之術矣猛將杉戶小吓身長八尺
許膂力絶世擊劍拳法無所不兼綜其為人沈實而與華鈴往年與佛國戰有大功又有譙士平承到狐
放許者才鋒不群頗長兵學謀敵而進所向無不克善放虎豹世稱絶妙之技也又有劍者眼光

霹靂大具狂獅之體風慧有神童之名才氣卓犖文武兼綜英中諸賢之所推稱在斯人凡此數子者顯貴之族而人望之所歸者也其他異能士不遑枚舉讓伏念吾土之諸公莫侮而敢敗焉今英東之商船將浮東海想不五市於北京北京諸港韓舶之所常泊至則達諸君此故竊托書以呈愚言非一

日没與金城先歸九山使僮來送菓子〇秋里送橋本半助東〇藤雨送土佐安光繫太郎東東曰往年僕東請見尊著先生答東曰貴國宿乇門人三宅大藏者多藏我著吾子須借觀之僕東大藏講之大藏既卒不及也云云大藏二十六七年前學余於宜園又從大村之巷後又東訪生平屢通信問四五年斷無消息余疑其死嗚呼果死矣大藏淳樸勤苦篤志勵行家世仕土佐上卿某氏特擢儒員屢謂其俸晩蔭喪三子蓋哀戚而死也年長余二三歲我門人老成如大藏者豈可復得哉噫〇遣利圓於金雪氏返姜讓尺牘

十二日

遣元愷於丸山氏返菓器於茶屋源右衛門氏買茶〇泉浅右衛門使松野屋助三郎者來問宜園而家詩及文梅墩詩鈔四編刻成來〇吉喜使人來致豐後

國東奈村安部南洋者東東曰往年寓於貴塾受教云云似我門人然不記也〇河内備靜雄來為義導者乞草稿正靜雄往年學余〇桐橋平右衛門來告致仕且將移居淡路街第二坊

十三日

使利圓屬答橋本半助東於秋里〇先是善四郎謂余曰某將之界余曰家兄君觀住吉祭我亦將遂導之游界宿播辰氏今日善四郎送示魯岳東東曰桑雲飛來領旭莊先生將來我界欲令某頤報播辰氏之意云云余謂傍人曰吾聞善四郎將之界故有家兄云云語而已不圖彼以我旨屬魯岳也事勢雖當然非我本意也〇午時地震未下牌又大震〇遣元愷于藤雨氏告所屋書成〇大利來為井上八郎兵衛乞字且傳松橋江城言余曰既聞矣大利性之困稱九日事矣去〇九山來乞字〇道策送肉糕〇薄暮訪道策里凉桐而語雨下牌歸

十四日

令元愷返聯子于老柳家〇前日江山亭會將歸也

皮羅二隻傍有二足相比意先歸者誤著羽履之歸
今日使元恪問之藍田答曰誤者金雪也○兄携海
老作至曰今朝自京師歸我夫妻皆從痛故不過卿
家從歸逆旅我則少愈先是阿里江歸播磨西隣爲
空宅余欲借之居兄一行之人頗與屋主謀至是告
兄兄曰此長留之策也我欲速去願止◯黄昏前
霽皆曰西北青雲現乃與兄出戸視之暮霞彌天雲
氣六條色如淡墨直立餘霞之半半邊一郎曰初氣
分數道如廢縠紋余曰復晩如是者多爲旱兆然此
似較濃未識何兆○送兄至逆旅播利氏遂使元恪
往金十氏換履吉家來館兄戌下牌與辭逢別◯吉
雄鶴太郎自宜園歸致孝也前月二十四日東留逆
宿◯子下牌與室氏語未臨室氏驚起曰大聲如雷
何變言未畢壁鳴林動余曰地震也室氏抱仁也以
身蔽之曰屋將崩寧我夫妻死不可使兒死余欲起
林躍如舟之走三起三倒聞塾生叫室氏曰諸子將
來妾未帯也余蒼黄覓帯不獲呼阿雪阿雪睡初覺
欠伸不肯起曰中夜呼人欲何爲乎余叱曰汝欲死

乎雪大呼曰畏哉畏哉余終結室氏帯塾生排戸爭
入曰夫子無恙震益急皆錯愕不知所爲四隣人語
糜沸海嘯仁也既覺悖不敢聲乃謀護之或曰棟將
折宜出于庭又曰瓦飛宜入屋下一出一入余意御
靈内空曠宜避諸子往視返曰祠内人滿無尺寸地
隣人皆置榻街上而坐矣乃走出置二榻踞焉時震
稍止余謂諸子曰吾生來未遇如是地震故初惶遽
無策見人之所爲從之是事所以尚習錬也一郎曰
是等時人楞腹必生痛乃煮粥供諸子良輔恭藏鶴
太郎皆眩暈殆不省人事

十五日

比明震二十餘度稍微稍希卯上牌復大震殆如最
初入室柱傾壁脱塊片狼藉座上無所容趾庭隅石
燈倒觸碎倉礎遣元恪於屋主氏請使人來點檢屋
宅破損處◯遣鶴眠然太郎於播利氏候兄嫂安否
返曰濠西一人家倒沿濠賊陶器之家瓶皿甕甆破
碎萬段矣◯宗助使人來候安否◯宗瑞六郎來候
◯卯下牌出訪宗助爲兄請借金二十兩遂訪彌左

衛門主人方出庭踞榻理髮握髻相見曰夜來敝居
恐覆故在斯訪才右衛門及元恭至播利氏聞兄既
遊天王寺乃訪六郎帰兄嫂以下皆在我室曰来候
安而已非遊天王寺○脩五作五郎蓮策又子安丸
欽弐大輔八郎靈雲小虎禅興徹雲晋吾来候安否
今日来者以望之故當賀而皆問安否不陳賀祠禮
也○良平所送崇六莧至○鶴太郎病稍愈辞去○
吉次来候兄兄嫂以下與之出既吉次来呼嫂昏招
室氏室氏以病辞余欲往吉次白嫂豈招叔為止既

而彌平兄僕名来傳兄言曰獨者使人矣言卿速来余
以既飯辞良久兄以下返乃供夕食去○屋主妻来
検破損處○九山来候○鞆舟子彌兵衛来致中村
吉兵衛東先是属吉兵衛買蘭席二束彌兵衛曰蘭
席在舟中他日致之○李平来候與之圍棋○夜元
真藍田来候○今日震二三十度然稍微布人過半
設席街上而居或居舟中皆廢百務言不及他事夜
亦猶晝無敢睡者

十六日

放學○遣元恪於兄許曰今明両日有事于御霊祠
請来観○先是訪道策言及傚莊事道策曰桐橋平
右衛門曰我所識奈良半者有別莊在大江橋側先
生借之何如余曰我所聞異乎此平右衛門所謂別
莊在玉造也我以其遠止矣若在大江橋側固所欲
也君請諜諸平右衛門平右衛門来曰道策誤矣我
所謂莊在玉造道策所謂大江橋側者即寡居倉部
既典買於銀主矣玉造雖遠頗好先生且往観某又
子以舟奉陪余曰幸甚乃期十八日○三木慎三郎

來訪○中將兄嫂以下皆至供飯夜送之且賽祠○
荒川齋宮来不見○鶴太郎携累人大高與一来請
見以忙辞○客年買金卯氏醤七八度至本年上已
前曰客臘所送八升直一貫文猶未賜敢告室氏及
婢皆曰既償矣金卯不服余家一切所買既附直則
使其人親録簿以備異日之證召受取帳乃出帳徴
之金卯曰帳所録某某日既我受直但臘尾一度帳
未録是其證也論不決本月五日又買一升既附直
録帳今日室氏告將竭余曰我一人所用醤一日當

一合不亦多乎室氏曰既過四旬何謂多乎余曰卿欺我乎帳安在室氏乃出金卯所錄則大書五月五日余疑之謂元恪曰我使吾子促金卯取醬何日事乎元恪曰某視原氏喪遂赴金卯氏則本月五日也余白金卯奸計露矣彼故誤錄其日而至七月必請六月五日所買直若干我検帳曰價矣彼必曰五月五日所賣則賜六月五日則未也我家人必曰帳雖如是然我所買一度汝非二度也是容贓之論所由起也金卯大家其主人固不知此等瑣事即僮[其]僕所為以私其直也彼六郎所善若不告恐異日破家乃使元恪携帳責金卯且諭之金卯悦謝過○地震稍

昨日或云有馬山崩或云紀泉山崩未得確報

十七日

兄使彌平來曰今日請與妻子來觀神輿下川○森田孝平來致清商所書便面曰不能讀請教○豊前僧大安來出怙乞點詩且屬曰我中津新創輕船如赤関様聞令兄様囿君將乘赤関船歸不若乘我船中津與赤関道路之遠近難易先生所識不待我言也請勧令兄大安不見殆二十年容貌毫不異初既去中津舟子來贈酒二卣曰某與安公各獻一卣余曰安公所贈吾宜受卿所贈吾不宜受何則卿蓋欲使我勧家兄乘船耳家兄聽我勧與不聽未可知也我無豫受卿酒之理須待異日舟子曰某献酒為納交也不必関令兄之事請叱存乃受○訥堂東送示槁本半助東曰請視彼東彼欲與我真卒社盟使僕謀諸同社春秋二老既許之不識尊意何如余答曰同社四人已人所既許較有違議且彼亦儒士非俗

物之比公且答曰諾而已○先是屬彌三衛門問火村吏人我當東候暑者存没升沈及新任跂者姓名彌右衛門曰數日後錄之奉送今日遣元恪受之詳載書状往來記○沙原才七來見曰數日前自周防歸致福永善人東善人送金乞詩正○木村林兵衛送肴○使元恪視栩欐平右衛門移于我衛東否曰既移乃送肴賀之○未下牌携室氏仁也阿雪賽御靈祠神輿將出薦衆雜遝遂至兄逆旅兄曰吉次約來買酒肴而未來乃使彌平迎之至余住御靈祠側九年然未觀神

輿下川西牌坐水上涼棚飲且觀大光舟影繁華之状殆抗天神祭戍牌與吉次出至大川街別○今日地震猶昨吉次十示脚夫家戸外揭示余譯之曰南都本月幾望丑牌地大震屋崩死者百餘人傷者不知數男婦露宿巷無居人今日午時震未止十六日（今日謂）古市（山城古市）地震猶南都人家存者僅五六山城木津千室邑存者僅十二三戸（古市及木津他州有同名邑故揭國名）郡山同時地震柳街第一坊至第四坊屋崩者二十七八城下則屋仆十之四死者百二十餘人京師同時地震

東西兩本願寺頗壞洛外鴨川以東黑谷白川地方屋崩人死其餘畧與我大阪佃仲山城南鄙笠置地方山崩水溢伏見竹田街道地裂田埋八幡島羽地方人家仆者四五大津三井寺山下地裂頗有死傷港口石燈籠陲於湖中膳所城下人家多仆城堞落湖城門之外寺燒丹波龜山地方亦同○中西貞次郎東二一郎手曰地震非常伏惟夫子及諸君萬福敬賀敝村震殊甚僕家舍仆者四倉崩者五加之廄及藏薪納塩蔬之舍悉仆僕幸無恙然不能拜趨候安請爲我謝夫子○地震比昨日稍稀稍微

十八日

劉三郎東候安洛御發吾東○兄來將餞之曰一歸通旅復來○兵庫高宮宗兵衞來贈沙糖問六郎所居○藤崗送金三兩二步所屬書○日高涼臺東埜寄乾魚一筐即發書東于近忠氏○平右衞門來（以下稱橋平右衞門省姓）曰今日晴雨難決改卜明日舟遊○能登人塩屋要藏來乞字○乞字者稍衆余稍老不能記我所作乃令旭雲擬五六七言絶句及六句五古

九百餘頁今日使元恪命河茂裝之○三十五六年前余爲冝園總監受淡窓公旨與恆遠賴母等謀使塾生人每月醵金（錢）五十文以備藏書之資當時謗余者甚衆然至近年醵金數百兩藏書過萬卷人皆便之自東以後塾生多則過三十人然議不及藏書余亦懲前謗不敢言本年塾生旭雲一郎改之輔良輔元恪天臣元吉鶴眠館太郎泰藏建議創藏書社醵錢如冝園之法從前新入門者出三百錢饗同儕至是止加諸藏書資今日始買五經白文十一冊○晚見

與吉次来欲導余飲八千店此出室氏抱仁也曰兒
吐視之面如菜色大驚辞兒令鶴眠調藥又召道策
余欲用大黄鶴眠不可鶴眠欲用桂枝余曰昨年用
桂枝終成大病我懲矣道策曰善乃議用小柴胡加
乾姜良久聽汗大出而醉起求食喫如常復睡余謂
室氏曰不必憂乃就寝○地震蓋稀蓋微

十九日

仁也愈○進元恪於平右衛門氏曰聞令郎有病公
猶能出遊乎返曰平右衛門不在其家人曰既命舟

矣○舟子彌兵衛来曰蘭席二束某當送致既同他
物舟送至新衛矣然怕馬夫強要錢頼使人来取余
曰我家無倢僕卿之所知我將投錢百文卿善處置
曰諾既而致之○午後平右衛門使人来迎欲拉道
策往使元恪勸之辞乃至平右衛門新居往年升屋源吉所就
主人既與眞鍋豊平坐而遅即出乘舟於思案橋側
平右衛門復使其僕迎道策返曰池田公病矣○僮
在舟平右衛門指之曰此奈良半氏僮也此溯出於
淀川東折溯鯰江川右折廻城堞入猫間川蔭際柳陰
鈎者駢立至森宮側出僮導至梅藥師北畔比檐皆
空舍立一舍戸外出鍵開鎖而入視其庭前則容年
所屢過遊圃者宅也余曰竹圃何去僮曰公識竹圃
乎彼我主舍人也近得讓於主見逐故欲借此地於
別人而已左右空舍皆我有也唯公意余曰吾不欲
傚空舍此圃及小亭足矣返舟平右衛門供酒回棹至
栴檀橋東畔平右衛門曰橋南畔丹波屋某者欲借
其宅於公且徃相乃出至某氏宅臨水上淨而狹兩
旁不得出主人供茶晴返舟主人從至移舟于浪華

橋下栽而止豊平彈一絃琴日没飲畢余念仁也疾
辞出乃移棹傳南涯出豊平請送平右衛門同出逵
别至淡路街遇元恪来迎乃辞豊平○微雲與敬證
来欲導余遊江山亭不值○德永熊藏来候安○今
日聞地震伊勢桑名四日市爲根本比至越前而波
及近江但馬紀伊伊賀大和和泉河内山城丹波攝
津播磨諸國延袤七八十里東南尤甚凡都邑人家
仆者以十之七八爲首次五六次三四次一二以徵
其輕重云

二十日
遣元恪於平右衛門氏謝且贈淡窓公書二紙○徵雲來以敬鐙旨乞字○遣元恪于宗助氏間藤田平次兵衛既至乎答曰未至蓋在數日後也○使元恪促屋主曰地震既止願速脩理墻壁不然風雨之時恐益損也答曰諾○小一來○荒川齋宮東諸子曰魁生濤暇不識何時使玄郎答曰近家兄來故多冗念五六日後始得暇也○兄使海老作來借金十五兩余謀之曰歸告玉定我欲獻夕食○中津舟子携

大安東來見曰某欲請令兄乘我舟至播州氏播利阻某不得謁令兄曰客所乘舟既定吾子欲謁之何事不識實既定乎余曰虛言也今朝我兄使人來屬我曰我欲乘中津舟須使彼舟子來卿宜速徃舟子曰播利不肯通謁何如任何余曰卿須稱我使者彼安得阻之舟子拜謝去○元真來告將與徵雲遊吹田○昨夜丑下牌今朝卯上牌皆地震爾後不復震夜聞徵雷既而暴雨

二十一日
本年梅天無雨五月尾暑候至九十度皆謂旱不減昨年本月朔後常陰靄而微下輙風大起吹散皆謂希覯奇候既地震益陰晴忽雨忽止不見日者七八日昨夜聞雷今朝黑霧四塞人皆謂雨未止余謂小虎曰氣候變矣今後必快晴余嘗聞羅羅家言霖後黑霧多而晴兆若今日不晴本年恐非常凶歉○使元恪謂徵雲曰師若遊吹田我將有屬請來曰諾○統後僧德從忍誠來請見曰吾二人宣園徒也乃見之乞字○靜雄來○徵雲來乃屬遞示淡窓公書十紙

於善四郎○午後立庭塊落打頭仰望不見人謂隣童偶投倫而墻樹主芥頻落我宅傳老狸所擲謂狸所爲避入檐下良久西隣僧寺屋上有人語出視之圬者數人方還主脩瓦余與元恪語曰彼何不告我而織我庭圬者聞之立呼曰恕恕將落焉片瓦忽墮殆傷額使元恪言曰人出庭何不少顧圬者慍者曰公忘我初言乎何出元恪曰若禁我出何不豫告我且卿以背立曰恕恕當謝辭乎何禮圬者鬨然嘲詬余欲使屋主詰寺主既寺主聞之使圬者携篝及承塵

器来謝不敢将拂我庭余辞曰我豈忘隣好唯允将
者無禮云爾敢有煩洒掃之意乎歸告寺主既知公
脩屋我不敢出庭散塊墮瓦唯公意○室氏携仁也
館兄申牌使阿雪先帰曰兄公欲拉舟迎良人遊鍋
渊設告既海老作来告舟至乃出赴舟兄以下及吉
次在馬淵至浪華橋下杙而止吉次曰明日有事於
摂魔神我坊所管例作酒食招客今歳辞他客将以
舟迎令兄請與尊夫人臨兄曰播州貪而無禮且有
家嫌心我欲改館属之掲笑翁(吉次號)翁係違不決卿

善為我謀吉次曰吾将擇築地前後涼宅故纔明日
公收装入我舟而移于我近隣逆旅兄曰善初余與
吉次説鍋渊納涼繁華於嫂曰勝京師四条本年陰
涼遊舟不過十隻嫂等皆以欺欺也酉上牌回棹至
楠檀橋東畔與室氏出帰○秀民来不値○今日平
右衛門来曰明日我坊當摂魔神祭尊夫人請臨余
帰聞之與室氏謀曰仁也啼笑不常蓋癇氣亢長之
為若不速治恐成大病明日且止出遊護視之乃使
元愷往辞于右衛門曰尊夫人不至願労先生○昨

朝以来地不復震皆謂既止今日戌上牌復大震
二十二日
泰波東白欲獻乾貝捫令兄請得先生乗副之乃為
衆兄○室氏欲招琴屋媼者按腹使元愷尋之不在
◎午前道策来以平右衛門吉導至楠橋氏主人父
子見豊平来侑酒酣八郎旋誤墮于庭倒皆駭作曰
幸不傷初将出家雨甚而忽霽爾後屢雨屢晴未下
牌辞與道策至吉次氏其妻見曰今日将舟迎令兄
令兄先期至既定館于我坊逆旅井長氏矣有導至

兄許兄喜道策至乃共言故吉次在座曰尊閤何不
至余曰以兒病也吉次曰願強請臨将使人迎之余
與兄交辞嫂有病使阿菊侍焉而皆上舟溯至天神
橋側隣舟有妓舞余欲嫂観令舟子回棹至井長氏
告嫂時雨大下嫂不肯来余謂海老作曰汝他日當
再遊此地汝嫁婦人也恐不得再来汝須帰侍王母
使汝婦来海老作白〔去〕阿菊来後溯過蘆屋橋下至今
橋杙而止初西杁于舟窓而防漏不耐暗欝微推之
則餘滴淋鍾或推或闔黄昏後神輿将過橋上萬燈

睒來加以燿電雷聲鼓聲雨聲人声殷殷淵淵滌滌
劄劄目眩耳駭而板鋍溜𤍠勢如瀑布於是皆脱衣蒙
申裸身相對引杯行看驟趣遽然欣一時並起皆謂興
甚相半近來奇游既而雨益烈燈滅神輿以炬導衛
中炬火蓋以此爲衛雨下䨵雨稍微歸至吉次氏元
恪來還○塩屋要藏來促書不値○數十日來雨以
今爲甚徹曉不止地震者數度○予䨵睡覺暴瀉十
餘行

二十三日

天明未已委頓甚昨日飲食過度且天氣乍冷故爾
○阿雪有二姉在鄕其婿二人皆來曰雪也大姉病
将死甚念雪也請速歸之又東秀氏而屬謝余秀氏
来爲請乃遣阿雪于人屋氏人屋見前雇炊婦○昨夜兄
謂余曰我欲請買明史三傳及貳臣傳道策聞之曰我
獻天二書于公頼賜淺宮先生書縮紙數幅于我兄曰
諾道策屬余買二書今朝使良輔之河茂氏命致二
書既不致使元恪責之曰蓋鄕家無此本故不致也
二書皆係新刻而無此本是見鄕家衰兆矣返曰訴

河茂之慢而某之懲也今朝良輔使某書二書召某
誤明史書明吏矣某將責河茂彼先詰曰蒙命明吏
三傳者未聞有其書遍問同僚然未獲也敢問是何書
某不能對謝過歸矣少間河茂送二書○遣元恪于
吉次氏謝昨日招于兄逆旅候嫂病于塩屋要藏逆
旅致書三紙○江戸濠大目橋邊畔人山家屋長兵
衛使人來致大河原儀兵衛平金于在中東儀平薩摩人
往年來見以病歸者○沙原才七來爲善人促詩正
○河茂始致宜園百家詩第二編刻紙數頁○室氏

夜來吐瀉秀氏診之曰霍亂也召琴屋媼按腹○携
元恪訪兄以道策者致二書兄方與吉次飲余以病
不飲即既○塩屋要藏來贈菓子不値○昨夜亥牌
雨止朝來欲雨不雨欝蒸甚地微震數度

日間瑣事備忘録巻一百

嘉永七年甲寅六月二十四日

初旭雲之遂于其親来依余也與余約以写字糊口
矣至此検其所写一日之課不當四五頁責其慢惰
曰天稍熱故也余曰吾子来出二月既忘初言吾子
不自為圖我安能代為圖乎請辞小虎聞之為旭雲
謝曰今後决不違初約乃赦之○春波来見曰館令
兄于播州氏闘既西下公何不我報余曰改館吉次
坻隣耳○能村條書来促詩正乃附於其便○先是
仙臺倉邸監清水彌三郎因金雪請評其詩巻今日
金雪以其旨送赤関硯沈木肉池各一枚○兄使彌
平来曰家氏病未愈請使道策来乃使元吉報道策
道策走往○御卒来收御靈祭費銭五十文○浩然
東送金促詩正○河茂蒙詩巻致之○遣元恪于才
七氏属呑福永善人来○遣元恪候嫂病帰曰令兄
曰明日請與道策来○琴屋媼来按室氏及仁也腹
○薄晩微雨涼如深秋

二十五日

塩屋要蔵来見○前日六郎書寄大村諸子東今日
来與元恪封之○阿雪将去別在廣島婦人阿梅○
河茂送百家詩割紙二十餘頁○将往兄逆旅観天
神祭令室氏作行厨○溪琴以地震故東送金二百
匹候安否○未牌道策来與之出元恪従訪小虎導
至兄逆旅室氏亦抱仁也携阿雪阿梅及行厨至兄方
病歯嫂亦未愈余意其怡容兄居楼上余就主婦借
楼下一室将麾小虎道策兄先下謂余曰楼閙熱我
不耐也或贈肴卿須代我觴之二君余上楼吉次在座
謂嫂曰此家熱甚夫人且臨我家嫂麾婢僕出既視
楼下兄亦不見余疑之阿雪私告曰聞荒木公言似
憾主公多拉人至曰棣園公夫妻本意在観祭故延
去期且移逆旅焉矣而先生不察似[破]人情云云小帝
道策聞之欲去余留之竊見吉次曰昨日使元恪豫
報兄曰明日将拉妻子就貴寓観祭何如兄曰善願
與道策来故今日以兄旨報道策時小虎在側因并
導之亦人情也吾豫料兄必病歯豈至此哉吉次曰
公且與二客飲比神輿方出議而避于他處何如余

曰善乃要吉次返逆旅飲二客室氏留于吉次氏蓋
所携行厨于兄嫂薄晩水面燈光稍多乃使吉次迎
兄嫂而与二客出館要藏于吉次西隣不在留書扇
一柄去過梅檀橋道策以疲別去至秋里氏門前見
渥邉太郎踞榻就語秋里子出曰入辞乃薦茶及饅
頭時炬燈焦空篙舟填川秋里出曰神輿猶遅且飲
要余及小虎太郎入二客在座主人指其一曰是那
波屋之助息也乃交杯忽聞鼓聲田〻主人曰神輿
過乃走至水涯萬人推排不得立秋里子勸余上榻
始得快覩既返秋里氏辞至大江橋南畔陪于億衆
中寸進尺退刀圭衣冠困甚僅得至金雪氏門外人
稍疎君折沿土佐堀過淀屋橋擇人寡之地取御霊
街与小虎別而下牌歸室氏既先歸〇三木慎三郎
送潤筆金二封及唐紙〇室氏生平善病然不欲服
藥不過四五帖止屢曰將以今年死余厭聞之常默
爲不聞今夕余將睡屢揺余曰妾臟腑攣急將死余危
坐規之曰死生有命誰豫知卿既知命何必屢言之
而言之此畏死也若畏死不若服藥數日前卿曰將死

而服藥有効今日能歩至數十丁外而朝来不復服
藥諄之不聽復多飲洌泉腹候過冷宜其發拘攣也
今後能長服藥乎能不言將死二字乎卿請居其一
室氏慍

二十六日

使元恪召道策至診室氏曰宜用緩和劑調一貼試
之余亦心下痞鞕猶室氏狀謂室氏曰以我謝卿皆
飲食過度之爲〇遣元恪於兄逆旅問今日發舟乎
否返曰既發矣良久彌平來告兄乗中津舟猶在常
安橋東畔〇遣元恪于河茂氏問前日見送宜園百
家詩刻紙二卷我欲送之家兄不識可否曰可〇蕭
田平次兵衛来以府内侯看命賜金五百疋自贈書柬
紙三百枚〇彌兵衛来乃屬吾中村吉兵衛柬送去兵衛所屬羽翡贊及書扇二柄又附蘭席直銀百二戔八分〇裁寄淸
寇公範治源兵衛柬合封之送藤杖一及韓貫姜譲尺牘比震風說部一卷而家刻紙于淡寇公携此追兄至常安橋東畔不見中津舟就
播利氏問之曰在橋西畔伊藤卿前乃往逢見海苍
作立柳陰入舟抵向所裁諸柬嫂呻吟不已余謂兄

曰妓氏如是恐難發舟兄去意甚殷曰中途若病留
兵庫亦可卿須錄其所識人名示我若有緩急將以
卿旨相依乃書真島讓平藤田章菴綱屋三太夫名
附焉兄曰舟子將解纜遲卿出余念嫂病然知兄不
可辭遂歸召道策屬之曰家嫂疾重家兄强之上舟
我知其不可顧煩公往諍道策去移晷彌平來曰舟
至安治川夫人委頓主公悔之議乘舢上陸道策先
生偶至勸之乃返吉次氏矣敢告○大村送金百疋
先是乞字○春波贈砂糖餱暑餱暑載別錄此以主至故記○乘憲送

金百疋及鬣豆一升來曰此豆播北所産其徑殆一
寸名一寸豆云云余送豆十粒于兄為種鄉里○栽蒼簡堂君宗
像三策松岡七助菊池角右衛門純太郎冨塚順作
東及寄櫻井六郎來分封之送地震風說記及姜讓尺牘于簡堂君折去一
本于角右衛門近作數紙于純太郎書二紙于順作書一紙于六郎黃昏携此館平次
兵衛於府内倉邸屬焉平次兵衛曰某此行以大君
新郎位致朱章于官也朱章官賜諸侯封邑之證印余問神官儒
徒捧朱章者必避人于道不識諸候臣亦然乎曰否
但揭書朱章二字人自避之入諸候城下主人或為

之唱道或否遂訪吉次氏兄曰吾若淹留請与主人
謀為我僦居歸路將訪塩屋要藏使元愷先往要藏
出戶辭曰有客○秀民來為良助請歸省

二十七日

希真來○遣元愷于道策氏白家兄性急願早往諭
嫂曰諾○午前室氏往候嫂○婢阿梅請返逆旅取
裝去余曰彼恐不再來室氏及阿雪曰必來徐留其
襆去矣乃許阿雪夫歸阿梅自外余曰朝來出戶與
相識人逢不覺移晷今將歸逆旅遂赤暮復來也既

去將暮室氏白婢來何遲余問襆猶在乎曰彼再來
携去矣余曰果為彼所賣彼來取襆時卿盡私告我
也室氏曰公何以知彼不再來余曰凡取裝者晚去
夜來彼獨朝去蓋私赴人屋氏別覓主家主家既定
來取襆而已室氏曰然則為阿雪所賣矣阿雪為阿
梅請曰早去為早來也蓋阿梅有去意阿雪察之恂
我以新婦婢未定留己故使阿梅託言取裝先去已又
託言新婢既定去也余曰必然○三木慎三郎使人
來取所屬書○老柳家人送饅頭寄報卒哭○申下

牌館兄于吉次氏嫂病微愈余疑其瘧兄曰道策曰
案脉非瘧也語次吉喜來兄將飲之去乃飲余議曰
家氏病至明後日（用邦言）不瘥將決倣居不識館舍何
地尤好吉次曰朝來遍披築地中島地方瀕水涼處
不見一（空）宅石坊有一宅余曰前日柵橋平右衛門所
導觀梅檀橋南畔丹萬者宅極好兄與吉次拍掌曰
若得倣此莫復遺憾余即辭曰歸路就平右衛門謀
兄使彌平送余至柵橋氏道策在座余告兄旨平右
衛門曰諾八郎欲留余語乃使彌平報室氏成牌元

恪來迎○初在吉次氏使元恪往宗助氏贈粽候暑
遂往金卯氏促送醬油往小一氏屬谷溪琴東焉（送簡）
（堂君畫水畫灰二書及墓誌又贈于溪琴）○梅天以來常陰霾一日開晴
而涼熱百變人厲凶荒昨日入暑候朝來快晴炎威
赫然人心始安

二十八日

劉三郎粛至粛曰梅过春旗曰大槻磐溪下獄敢問
虛實何如即發答粛曰蓋以佑人聞象山下獄訛言
及磐溪也○高安純藏來候暑（純舊誤作俊）○彌平來傳

兄言曰朝來家氏寒熱往來更劇倣居議決矣請為
我謀乃令元恪從平右衛門遂候嫂返曰某在柵橋
氏丹萬者來与主人議曰廣瀨公欲以金三兩當二
月屋價然我以將去彼宅未告坊正也若價（貸）于廣瀨
氏則不得不告告則例贈銀一枚一枚直金二分二
朱我減二朱公增二步何如某乃報丹萬言于令兄
矣○兄復使彌平來欲借几乃謀之徹雲金城諸家
皆曰無○秋里席上所見阿波人奥田駒三郎來致
那波辰之助粛且贈素麵○遣元恪于彌左衛門氏

贈菓子候暑且屬寄大村諸吏粛焉贈羊羹于才右
衛門○使元恪屬雇婢于花屋赤石屋諸家（所謂人屋者）
余与室氏親操庖務既一婦人來傳阿梅言曰昨日
主公謂我曰凡奴婢無居停主人者不許事我家我
對曰有既返主人氏主人有違言我無辭于主公故
不敢歸也今將別求居停主人若得之將以今夕歸
伏祈莫雇他人○海老作來問道策所住使元恪教
之久不返疑其（失）路使元恪迎之○中牌携海老作
訪平右衛門主人方飲因屬杯于余曰倣居件丹萬

欲得金三両二歩某曰六旬之債三両二分不赤貴
乎因約以重陽為期而授三両二歩矣本年閏七月
明白僦居至重陽猶有百餘日也余謝其厚乃往兒
許謫之兒不懌曰我留此地不過三旬而出百日之
屋債不亦蛇足乎卿更説栩楯居定一日債而不定
前期則可余曰不可何則昨夜公命我曰吾留應六
旬屋債二三両非所難也吉次在側謂我曰嘗聞丹
萬氏屋債六旬二両矣此終年僦屋者定也今僅
六旬非拋三両彼恐不肯也凡此地以六旬為一期

我既聞公留六旬之言及吉次三両之言故兒平右
衛門請以金三両僦居一期而丹萬欲加二歩平右
衛門更加三旬以為彼我之地其意良厚而公欲使
我云云是使我有二諾也我不能吉次忽曰向者炭
宗閑公僦居定乎兒曰炭宗必欲為我覓好宅也使
吉次走往問之余見兒三端而緒不決意甚不樂欲
辞去吉次返曰炭宗不在且彼人未必為公覓僦居
也兒曰然則明日且移于丹萬氏共飲元愔東逝而
不牌帰〇夜阿梅来

二十九日
譊護使靈雲来属寄淡窓公紙包二〇遣元愔于婢
梅居傳主人廣島屋彦兵衛氏取證券返曰不在〇
兒来飯之〇平右衛門来曰丹萬氏經營未畢今兒
額以七月朔（初紀以晦還）乃与兒謀答曰諾〇木誦送米
三苞〇乳母阿昭贈瓜十一顆報以銀二戔〇兒欲
求良醫遣元愔于金印氏買之〇宗助送容貝健三
郎西川元章来元章贈室氏義醫仁也錦帯〇属呑
桂山来于徽雲〇兒欲使海老作観住吉祭以其未

慣事属鶴眠等携往鶴眠等将以今夕發海老作興
弼平先往〇荊石使兒来候暑〇花岡準平来候暑
〇金城以西村源三郎旨贈近江鮒鮓先是源三郎
因余乞淡窓公書至此欲復乞故〇贈鮒鮓于賢了
候暑〇昨日以兒留故取前日所属寄淡窓公小以下
東而返今日裁寄南陵兒孝也東而加焉又封源三
郎金百五十匹在中東使元愔属之宗助宗助曰近
日我府内無東舟恐未得速達乃又取返〇良助鶴
眠元吉遊住吉及界

晦

善四郎来曰近招徹雲于吹田講論語某當副講素拙辯說願就先生習之乃為講論語一章問余曰前日使徹雲傳言先生聞之乎余曰徹雲傳公旨曰見示淡窓先生書有欲此者然非曠日彌久不能良〔了〕也餘附而晤善四郎曰善〇土肥才右衛門福光春齋香川一郎来候暑皆不値〇贈海鼠於亀井藻魚及赤貝於訥堂〇未下牌將訪兄謂諸子曰今日家兄移居將煩賢輩洒掃請追我于其新居曰謹諾乎右

衛門主人曰丹萬既報經營畢矣遲速唯令兄意至兄許使元恪視丹萬氏返報閑無人乃與兄吉次往則丹萬氏僕二人方收家具前日高棚及廁未作至此既成兄喜其潔而涼使元恪歸日沒往食吉次氏政之輔鶴眠熊太郎来復至新居今日祭礼異常遊舟塞川烟火連發坐觀久之兄使彌平来守宅乃去以任吉祭故到處戶外揭燈喧閧如畫〇既歸室氏告曰向者徹雲善四郎皆偕来請見妄聞其論語善四郎曰吾為師謀竭力而師不告先生且辭我招使我無顏于吹田諸人何道理徹雲曰我未嘗辭君招又告明日赴君招于先生矣而先生曰彼未嘗告又曰彼將辭君招是似離間君与我甚可怪也以公不在皆忿然去余曰鄉閭人之惡我而不使人報徒然待我歸不亦愚乎即走熊太郎召徹雲至余曰向者善四郎曰我使徹雲傳言先生先生聞之乎吾答曰但聞淡窓先生書件附而晤一言他未聞也而彼怨吾子何乎徹雲曰某今日訪善四郎善四郎頗有酒氣瞋目而曰師辭我招使我無顏見朋友我恥將自屠

也某遽問誰言我辭君招曰先生言又曰師未嘗告我招師事于先生故先生怒某答曰我告先生故先生屬淡窓先生書矣若我不告先生何知我遊君家因互相詰將見先生而判曲直既聞其妄言彼近發心疾蓋性理錯亂之為某疑始釋余曰彼公素有此疾今復發乎吾子不疑吾亦何辯徹雲曰彼妄將見先生屬戒善四郎〇友月使人来送茶

七月朔

受塾生賀〇先是病諸子晏起令每朝列坐筆記我

所口授瑣事錄以旭雲泰藏以写字為業特免之既
旭雲懶不寫字余將辭之小虎因請止今朝泰藏以
写字有暇出廁筆記之列旭雲則以寫字有暇睡余
知其不可詩呂靈雲告之曰彼謝過来三旬既忘之
不意枵翼我無復望師請携去靈雲曰帰与龍護謀
奉復乃謂旭雲曰吾子學我十年曽不如泰藏我不
眉復數誨宜去然我亦有情吾子之心唯以我力亦
能化吾子欲其别免嚴師而已故不必翺日昃晚唯
意○兄使海苑作来告既移居且借出定後語○雇

春夫開業甚悪使元恪往責未諷○杏山道策禪典
八郎偕吾後藤達之助来晩李平平右衛門雄式来
賀或候暑○將訪兄遂賀岩永土肥二家比出病頭
風乃使元恪代往○丈助来告遊學京師○宗助来
曰春波氏併以南陵君周旋故我藩諸吏欲貸金百
両敢私告之乃召春波舎人宇兵衛告之○京師畫
工森寛齋者携小野村佐太郎東来見○六郎来始
与考訂梅墩詩抄四編○河茂送冝園百家刻紙數
十頁○午後室氏与海苑作往候嫂○咸菴来訪以

西宮釀戸旨贈金一両欲之先是釀戸五十餘人醵
金作鉄燈籠獻蛭子祠立碣其側以勒千種公所詞
而請余書西宮造酒家五字刻之碣背初衆議不決
咸菴東余謝不能用我書既而遂用之故来告問鉄
燈費幾何曰千金矣○夜兄与海苑作東送至平野
街観市

二日

玄恭来候暑○道策為旭雲謝余曰公赤与旭雲謀
而為是謝我所不解○彌左衛門来候暑○紅野平

左衛門東贈肉糕○蘭渓東送本年二月十九日瑣
事録草稿及金二朱○渓琴巻帚至○遣元恪于備
為有宜二家贈候暑儀○招道策供午飯○弘廬峰
之子俊藏来請見以病辭○石峯来以左衆旨贈金
二百疋乃附謝東○森寛齋送菓子○晩携室氏仁
也訪兄新居食焉酉下牌道策来室氏先帰戌牌与
道策帰

三日

善四郎来余問其所以發怒善四郎指晩翠進之證

其本意欲規徹雲莫失信而已又進道策述其顛末
余曰善吾初疑公發病今也疑釋矣甚哉人言不可
信也○成菴使人來取所屬書○遣元恪[于]森寛齋逆
旅致所屬書遂往九山氏贈菓子○午前与六郎訂
梅墩詩鈔卿夫偶來致淡窓公範治孝也六月十七
日東曰江口西作送之東曰鐵藏歸因託此東云云
西作及鐵藏余不解其為何者範治孝也皆有寄六
郎東乃附之○宗助東曰寡君貸春波金百兩猶在
其許將以明自致之闕春波借公財而未返甚意留

公所貸而附其餘尊意何如余答曰公厚意吾敢諠
之且待明日乃召春波舍人宇兵衛曰我為君家謀
既借金百兩矣君返我所貸金三分一於我何如答
曰[歸]告我主而奉復○久留米人松下元芳鶴田仙司
來見告近寓緒方氏塾元芳致淡窓公東東白元芳
者松下先生之曾孫在我塾嘗任都講治善過之二
子其父皆余三十年前舊友○兄使彌平來告[曰]今夕
一酌請与道策來既道策來乃約同往○送紅鬣魚
於兄兄曰我以有肴招卿卿又贈肴可謂繼富矣○

諸家贈肴頗多令鶴眠元恪製肉糕余午睡忽聞春
驢聲起見元恪置肉俎上擊之甚急禁之曰俎脆恐
混肉乃止糕成木屑無肉相架色如灰人稱為未曾
有奇糕故記○申牌使元恪促道策道策不在余竟
兄遲稍往途使元恪贈粽于寛平至兄許兄曰道策
來卿不來故使彌平促卿矣道策以卿遲既之栂橋
氏矣乃使彌平從之至余責其違約曰吉次屬病人
啟先來方飲吉次至兄曰春波贈我肴恭告將來訪
家然甚忌生客請為我辭彼所欲請我既解矣盍使

我說南陵兄更備府內金而已我欲為彼周旋不忍
相見言未畢春波至乃見之再下牌同春波道策辭
春波使其僕以燈送余○藍田來候晷不值○熊太
郎歸鄉

四日

淨雄來○昨日[阿]竹梅之居停主人氏不返遣元恪責
之曰夜來腹痛請期午時返既而不返春夫國藏來
曰我隣有縣來主乃屬在之○東宗助曰僕為春波
周旋借候家金為彼謀非為我謀若留我所貸是為

我謀非爲彼謀似違本志請悉附金于彼○小木八
之助北浦花屋吉喜來候暑皆不見○藤井吉郎來
送風一筐○德永熊藏來贈鰯脯○招六郎供午食
○乗憲柬送甘藷報以書一紙○能村將甫送金二
朱候暑○平右衛門柬送肴二四曰此令兄所賜敢
獻其半余答曰見賜以我兄所獻恐違兄本意然公
所賜僕敢不受乃報以素麪肉糕○招金城供夕食
荒川齋宮藍田偶至与焉○徹雲入塾○使一郎送
旭雲返龍護氏曰令嗣初來吾問其志答曰頼克包

吾悦既而懶情廢事使人責之曰答曰吾性如是性
豈可變乎是自暴自棄之人也請辭○夜阿梅歸謝
曰我托衣物于店傳主人主人欺我悉典之我與隣
人謀百方讓之始附我故遲歸矣

五日

平右衛[門]來謝○仁也暴瀉數行召道榮辭以病○發
答吉郎柬及寄五岳柬于卿夫氏○贈赤貝九枚于
今井少允○發寄駒之助柬于平五氏○成菴柬送
金一封及羊糕○後藤巖洞來○春波柬送金二百

匹謝我勞余答曰公方窮我無受甚恚之理然却之
亦爲不恭意欲待他日咲之今日且留之○東辟道
策來與出訪平右衛門主人曰聞英夷船數隻至浦
賀出訪兄兄自外入曰今至卿家聞其訪我故走歸
黄昏坐凉棚而飯僅停箸九山杏九春耕來請見曰
欲邀公納凉平辰氏故跡至乃從至平辰氏上高棚
凉甚皆備主人衣召二妓行酒一妓怨謂余曰公識
我乎余曰吾安識卿朝夕所見何以不識曰吾安朝
夕見卿曰我家在先生北隣九歲以來無日不相見我

惟先生常掛眼鏡今始悟其不善視矣余念仁也病
獨先歸○棕亭送銀候暑○右見人山屋貞七郎來
致泉淺右衛門金子在中柬親贈銀一両不値○牛
島淵城來候暑不値

六日

早川雄太郎柬至○發答成菴棕亭柬于卿夫氏○
山屋貞七郎來見○少允送肴○友月來候暑留圍
棋○劉三郎柬送菖一筐○招兄供夕飯及友月○
夜与室氏携仁也賽御靈祠○元愷病

七日
受塾生賀〇善四郎来贈七夕儀及室氏銀簪仁也
觀物〇辰牌携一郎賀宗助彌左衛門才右衛門備
禹至秋里氏謝（天神祭時供酒）奥野小山至主人曰聞相馬
一郎坐佐久間脩理事下獄小山曰聞森田譲識亦
然余因蓋皆訛言同小山出過栴檀橋別訪兄話次
道策至診姨欲用大黄余曰瘦矣如之何道策曰不
妨兄曰卿居秋篠此坊（謂北濱）有好宅卿何不移焉宅
主吉次所識須使彼導之一郎招之以病辭五岳跡

余至曰今朝下（謂下淀川）将以今晚西帰兄白前日卿所
屬寄淡窓公東既與河利者謀托中津舟子矣與五
岳出至大川坊別〇裁答淡窓公範治孝也東（以病使六
郎代）使元恪携此至五岳逆旅尼多氏属焉（贈五岳以草糕）
書（選詠薩藩井古〇郎寄于淡窓公）〇先是平右衛門示南都古墨一
枚曰我友某所藏問直曰金一両既稍減至金二歩
余将買之塾生較之舊藏西墨曰大不若乃使鶴眠
返之且贈書一紙謝倉言之過平右衛門受墨辭書
〇俊平靈雲八郎道策禪興晋吾宗瑞細字金兵衛

井上主殿奥野小山真鍋豊平来賀皆不值〇先是
同社例以十一日會故名十一吟社本月金城小虎
藍田元真徹雲五人當會主議曰十一日稍近中元
人事紛亂不若縮為七夕數日前送柬同社曰七夕
會於旭荘先生許而舟遊未牌晩翠善四郎来藍田
使人来報舟已艤乃往舟在藍田舍東瀬至栴檀橋
元真出迎金雩余出訪兄遇杏山父子香川一郎于
岸曰至先生家見會（主）所留劉子書曰我舟在浪華橋
西畔山紫之北須認所鋪紅氍毹故直赴彼地而不

見舟却步至此矣兄見曰道策苦無好大黄故使吉
次買之二両直銀九錢矣嘗聞清船久不来大黄儀
貴一斤直五百錢而今太賤人言未可信不然吉次
（所）買蓋下品也返舟以七夕浮舟為題余得塩韻至浪
華橋抵而止九山乗舠至四邊皆舟絃歌喧聒初徹
雲迎一婦人入舟鼓絃余以詩會無此例難之至是
善四郎既醉鵠九山旨召二妓至譟甚余獨沈思僅
得五律（上流方過雨雲脚壘山来稍覺早涼至不知秋水添絃歌任人聒諷詠養吾恬沿溯移時
久柳梢上素蟾）晩翠先去善四郎既辭上上舠復来衆恐其

醉落水交扶之詒至鍋洲小虎竊告余曰且上岸而避醉人岸上有婦人按摩者乃就借搨善四郎徵雲元真皆隨妓去杏山父子一郎亦去乃返舟又溯至山紫而止皆喜曰詩情初動戌下牌下至梅檀橋九山金雪去余至藍田舍東出金城送至我家○友月來告別不值

八日

三木愼三郎使人來告別且取所乞書○澂謐來候暑○昨夜靈雲携旭雲來謝請復入塾今朝見許忩

○杏山來贈中元儀且乞字余曰家兄慨丹萬氏居主人既收屋債而告曰坊正不可如之何關坊正即吳北渚也願公為我說之家嫂方病若復有移居之議太不便杏山曰諾○九山來謝○良助歸鄉國屬寄藤永玄吉茶屋愼二郎東屬若西島馬子吉東于玄吉○未牌過東吾順榮圓嶺三家候暑遂訪鶯宿贈鯿脯鶯宿曰我東隣有好宅先生慨之何如余曰他日顧固公相之過北渚氏投刺而出遇海老作曰王父在杏次氏乃從之兄欲拉杏次去以病辭全送兄而夕食焉初遣元格歸曰致我書于杏山氏戌牌復來迎○宗助送中元儀○秀民來不值○贈粽於大村

九日

巳牌將相鶯宿所謂宅使元格先往迎兄余携一郎等至鶯宿氏鶯宿導至其東隣宅頗愜我意兄至乃與歸供麥飯道策來述嫂病狀曰稍減兄方午睡余將起之道策辭去未牌兄去○先是裁吾容貝使三郎西川元章東今日使元格屬之於宗助元章東曰客年夫子約賜送別詩而不賜便竊憾之乃為賦一律

送之詩載集○九山冒平送中元儀○遣元格于宗助氏贈雞蛋於平佐氏贈素麵及肉糕券於屋主氏贈素麵皆賀中元也○發吾三郎東○小市妻久病使元格往候贈寒具千歲餅者一筐○晚携六郎徽雲訪兄語至亥牌歸○元真來不值○今日午後及丑牌皆地震

十日

卯下牌屬小虎歸路傳言洗心曰欲眉吾子對門某氏宅請周旋○辰牌携一郎元格至洗心氏其妻見

曰拙夫往借對門氏鍵未返乃訪小虎小虎導至作
五郎氏主人有行色曰某外祖母死將奔喪使其僕
導相其西隣二宅皆荒穢甚與小虎謀欲僦高麗街
中災後新築未畢結構者小虎就其所識賣茶店問
之主人曰彼宅未許賃之乃至宅前測其廣狹送小
虎至其家歸路過洗心氏洗心導相其對門宅頗華
而狹已下牌歸○暴瀉七八行○白井左門送瓜五
枚茄子三十枚○宗助來候暑不值○召春波舍人
宇兵衛曰前日答曰君欲留吾子家所借金而取我

所貸焉附其餘於吾子氏我不可曰信不可失也我
將移居况費萬端吾子須憲我窮也宇兵衛曰歸告
我主而奉復○洗心來示對門宅器具目錄○土佐
倉邸人來曰前日所致松岡七助東著有答柬附我
答曰既發矣○兄使海苍作來曰申牌與徽雲等臨
徽雲返其家未至乃使元恪勸小虎及道策小虎辭
以有事道策辭以有客曰往往乃召徽雲至與往始
坐道策至兄與徽雲圍棋余以腹痛側臥既飯踏月
歸○平辰送手巾○洪菴來不值○實誠送西瓜及

銀一封

十一日

杏山來曰令兄僦居件某屬之北渚北渚曰吾未之
聞蓋丹蔦氏詐謀然北渚既聽之淹留唯意○八郎
送飯費若干余辭曰我供飯吾子耳不可塾生例視
八郎來謝留羊羹及饅頭券去○小一送金百匹及
西瓜○秀川秀哲來候暑不值○田中勘太夫本月
五日金子在中東至○前日徽雲傳曉翠敬謹言約
観遍瑞寺荷花期在明日以暴瀉未止東二子辭之

○使元恪贈煮麪于新清○兄與吉次來欲相洗心
對門之宅乃導往宮氏及塾生從兄曰此宅甚佳請
決乃屬洗心與屋主謀○梅洲來候暑留供飯及六
郎○彫之助東送金一兩乃返春時所借行厨之具
○桑名屋藤兵衛送糟漬西瓜○屋主使梓熊來脩
墻壁破損處○藍田來贈西瓜○洗心來曰彼宅屬
平野街第三坊坊正不許士人僦居曰往年士人僦
居我坊者得官譴闔坊坐費數千金因立坊規永不
居士人○夜訪兄告洗心言兄招吉次謀之戌牌歸

兄贈小虎寒具使元恪致之返曰既寝〇今日暴瀉
十餘行既寝腹微痛終夜暴瀉五六十行起婢不起
起室氏視藥

十二日

委頓甚辰牌禪興請為導引良久睡兄使彌平來屬
贈道策金一両将手之臥轉足左脛忽發奇疼如鎗
刺犬號徐室氏肩冷汗沸湯又将瀉鬮匐出南軒疼
稍上而逼心下目昏眩體冷如氷室氏呼曰變鶴眠
走来使泰造招道策荅曰方調劑婢藥使元恪又催促

之曰遅則不及道策走至診曰此粘痰之為宜用小
半夏加茯苓附子湯室氏遽甚曰公無生色余努目曰
我病雖劇決不死莫憂乃返臥處或睡或覺午時将
喫粥室氏曰道策茬去曰先生欲食勿許候我復来
余曰彼過午不来既忘我昨日申牌後不食一粒而
瀉七八十行疲極矣無欲食之心乃已苟有欲食之
心無若食乃食瀉至申下牌止夜復食粥〇今日涼
余服綿衣疑當九十月候視寒暑鍼猶八十度〇劉
三郎吾東至〇彌左衛門送雲丹〇鶯宿来使室氏

接之〇兄来訪病〇桂山東送金二百匹及砂糖〇
呂一郎誨之曰吾病劇我兄年近六旬聞之走来是
兄弟之情也諸子在我家者僅隔一室而不来候是
豈師弟之情也哉賢輩入事其親出事其君所學何
事即學道也道何事即人倫也在三之道豈有軽重
以今卜後不善其始而善其終者鮮矣須戒〇元吉
帰郷

十三日

病勢如昨道策診曰須用附子従之午後不復瀉委

頓甚昨日〇諸家所送中元儀有別録故不記〇元
愼来贈印一顆〇屋主使坊者来脩壁〇山屋貞七
郎来問前日奉屬書成否元恪荅曰成曰初約呈潤
筆金若干然其窮甚今呈其半他日送其半何如元
恪曰公始交之人而違初言公雖信人乎我未孚之
公既窮不若他日送金如約而取書也貞七郎曰善
〇浩然東送金〇使元恪赴南徳寺展恭叔童子醇
恪居士泡影童女雲影童女四墓揭紙燈焉贈銀二
戔於寺主薦冥福〇六郎八郎宗瑞晋吾禪興来訪

病

十四日

平右衛門來候病贈砂糖○使元愷謂春波曰前日
君使宇兵衛來吾告我困乏之状意昨令必返我金
也而無一言甚異之春波使宇兵衛來謝曰公為我
竭力周旋我敢他人視之公若曰速返我金某將拮家
所有命應命然若憐我窮稍稍取此得至二三年乏後完
返無望之幸也敢布腹心余曰我固不敢逼人於危
但君無復詞故相問耳君既有意返我金而不自欺

則其多少遅速唯意宇兵衛喜謝○晩翠贈室氏銀
一両仁也栽竹擬笙笛及盛箭笛俗名三調曲者小虎
贈室氏酢麥仁也華屐婢鬟鬟漢名未聞徴雲贈婢鬟遠
成善四郎道策贈乾魚○安田維齋來至○兄携海
老作來候病留供飯送至其居夜政之輔鶴眠來迎
○病愈然疲未已○大振利圖速成順藥來賀中元

十五日

受塾生賀○遣一郎賀二十六家荒木吉次肥前屋又兵衛中冨榮治
筱崎竹陰渡邉太郎春日寛平善行寺原左仁郎三
瓶信菴田能村小虎林元亨西山作五郎炭屋宗兵
衛奥村五岳香川一郎吉益掃部井上主殿佐佐木
情洲後藤春藏緒方洪菴塚口屋小兵衛田邉収平
小木八之助日原貞哉日
野菖民天王寺屋彌七
遣政之輔賀二十八家光徳
寺橋本安五郎光円寺妙圓寺明福寺平野屋甚右
衛門稱念寺今井少允浅野佐一春徳寺花屋菴河
内屋吉兵衛妙琳坊平澤白翁河内屋茂兵衛閘信
寺即應寺仁詮寺達永元藏善瑞寺淨源寺河内屋
新次郎高村興造植木三菴贇得寺遣元愷賀二十
田中收亭荒川齋宮新宮屋清兵衛
五家藤井藍田間宮小一栗屋庫太徳照寺朝岡李
平光明寺土井一郎魚住荊石吉田屋嘉太郎
南徳寺圓照寺鷲野貞助綿麥屋孔直嶽原鹿藏三
橋利兵衛藤岡雄哉天満屋佐七和泉屋次郎兵衛
池田三郎右橋寺長安藤欽哉和
泉屋林兵衛後藤岩洞紫六郎
遣天臣賀五家樓山
厚五郎金井壕輿十郎光満
寺光乗寺伊賀屋儀兵衛
遣鶴眠賀十六家上野英治

奥野彌太郎樋屋市二郎正福寺野口屋萬二郎金
子雪操覺樹院大熊文叔大島秋琴二宗秀民賀川
秀哲岩崎播津佐佐木文仲最
勝寺長久寺村上精右衛門
遣泰造賀三十八家
對門三家雨隣細字金兵衛玉芝堂浮久寺福光壽
壽淨照坊笹部三之助粤金城吉川松谷西尾善四
郎上田公圭藤澤昌藏大黒屋利兵衛播磨屋勘次
郎專稱寺灰屋九郎兵衛寶成寺柳橋八郎池田道
策八代代看平野屋佐兵衛龜屋休右衛門洗心堂
雲林院定寺坊牛島順藥此花巷河内屋卯之助富
田屋藤八中田香吾○宗助使人來致南陵兄源兵衛劉太郎
索涼兵衛五兩證券送金○遣元愷于山屋貞七郎逆旅爲若
泉浅右衛門來○元愷告曰某賀至豐又氏聞其數日
前卒弔而返豐又近江人六七年前因畑周祐李始

相見周祐事見前年預事錄初周祐父娶繼妻豊又為媒周祐父臨死托豊又屬寡孤焉曰願君為我兄而護我家豊又曰諾寡孤不聽我教如之何曰鞭之放之亦唯君意豊又曰側無證人如之何乃告坊正伍長稱異姓兄弟既而寡婦視孤如讎豊又察其無守節心遣返其家親拉周祐見淡窓公屬焉每歲送金十二兩曰若有病數百金亦非所齎周祐以無賴見逐於宜園豊又拉來見余責之復拉往迫江屬一先生又見逐於是拉至其父墓前泣告其不肖絕之每歲寒暑

以周祐名贈余東脩如弟子例既絕之始以其名贈復如初其忠信強果商賈中絕無而僅有者惜哉客臘來訣曰某明春必死爾後一遇而已〇訥堂來賀曰視公似有病余述前日狀訥堂曰初約明夕會於敝廬然貴恙未痊且延為下旬余曰幸甚〇海苑作來為余會計本年元旦至中元金銀出納畢供素麵及六郎〇病稍愈變為風邪〇大利贈茶一苞〇來賀者五十九人小石石林村上精右衛門高安純藏香川一郎安藤太郎朝岡梅窓平澤法眼今井歩九後藤春藏上田公圭臺屋休右衛門平野屋七五郎花岡準平藤岡雄哉安藤退藏吉田屋喜太郎天端屋佐七加島屋吉兵衛麻生杏菴渡邊太郎左官長兵衛玉芝堂佐々木蜻洲桑名屋藤兵衛河内屋茂兵衛福光春齋播磨屋勘次郎春秋大年伊丹屋孫兵衛勝間尚輔塚口屋小兵衛金屋卯兵衛備前屋為兵衛細字金兵衛澤榮藏橋本矢五郎石橋李長素原寶齋伊丹屋次兵衛有竹屋儀兵衛荒木吉次大和屋利兵衛藤屋為三郎高安杏小雲林院元貞町内喜助會所佐兵衛池田俊平文子阿波丑加脩吾安藤欽哉萬次郎紫六郎海老作楯橋八郎坂上九山定亭好牛島順榮或見或不見〇夜屬衛卒送靈前供物於水次如例〇室氏往候娩

十六日

夜來南風大起雨屢下屢止溽蒸甚〇遣政之韓賀

二家藪長水定久寺遣泰藏賀三家廣源寺上田公圭澤榮藏遣天臣賀十三家但馬天民加賀虎花岡準平有竹屋儀兵衛平野屋七五郎寶花葉純吉素名屋藤兵衛塚口屋孫助播摩屋新兵衛原田真卿安藤太郎行德元真備前屋卯兵衛小林石峯來賀者二十一人梅洲西尾善四郎園田多門髙村興藏佐佐木文仲林泰山宇田川主水小林石峯田邊脩平島屋又四郎長井大次郎真鍋豊平錢屋季助藤澤愚藏大熊文叔奥村九淵洗心堂伊賀屋儀兵衛冨田屋藤八池田四郎三郎野中墨水或見或不見〇杵熊竊告曰公所欲僦居平野街背三坊宅其主三年三死因名凶宅公猶移守室氏聞之曰止〇午時供素麵麭生如例及徹雲俊平〇善四郎來賀曰聞公賜素麵故

來余曰吾無意拒公公辱來我安敢拒之但公嗜酒
又欲從已之所欲故家人甚怕公今日公從我家人
所欲而不言已之所欲則可曰諾未午忽請室氏曰
某拆麵不欲暖者又不欲羅糊先喫冷者去○未下
牌杏山來曰欲舟遊速臨即往遇於其門外曰舟在
東壕余曰公且先余賀東暁涼雲二家至舟純藏與
小虎後至杏山曰九山一郎二子將來然不堪遲意
訪金雪二子必追及焉乃溯出于大川（俗謂浪華橋以東曰大川）
下至金雪氏門外九山一郎（杏川一郎）既在岸上杏山呼

曰金雪何如二子入門出曰不在昨日政之輔等告
曰闔市門楣貼紅紙書曰我家有酒問何故答曰或
言夜有四月女子來賣酒見者必死貼此紙則免余
曰妖言而已至是視金雪右隣亦皆貼紅紙余指
示九山（九山）一笑曰我家亦然矣溯至浪華橋西畔杙而
止主人供酒食甚餕四邊遊舟數十絃歌鼓笛齊起
余曰今夕之遊狀如松江之鱸者幾十頭吹洞簫者
亦幾十人固當壓倒赤壁然有尤甚者焉皆曰何乎
余指示江店之鮮鼈者隣舟妓婦裸裎行酒者曰彼

公曰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今則將曰羞靛
流之潛鼈裸隣舟之妓婦皆絶倒初晴雨屢變比黄
昏微風自乾坤至雲稍斂至初更四無纖翳月色滿
川清涼之象一洗數日鬱悶皆呼快不已既余与小
虎（先）出訪兄兄既寢强乎曰元恪君來候樓上乃上樓
道策在焉曰某以僑居窄熱請令兄暫寄寓於此兄
起与謀余移居件久之去送小虎至其門○欽哉來
告小一妻卒○園田多門來不値○今日島又來（旧曰）
某前日自雲州歸矣余曰春初渡邊元良東曰欲以

暮春拜趨而請先生枉駕云云爾後無一信何乎曰
彼公既卒元良者余未詳其生平往年來乞字後屢
送土宜爲其鄉人山本某請受教某者素封欲請金
遊其家元良屢以東往復未果沒惜哉○興藏來贈
中元儀

十七日

婢梅請去使元恪責其居停主人○金城了悟來（七）皆
贈中元儀○八郎使人來取俞大猷集（余所借）○中谷
耕介東曰兵庫醫師有女名繡琴其妹皆善讀書其

父欲拉謁先生請教不識先生不拒乎否敢問〇小虎東曰欲謀昨夜件（謂移居事）頗与令兄臨乃使元恪迎兄余賀訥堂氏而往兄既在座小虎導相丹芳者宅宅係新築（大昨年災）経營未畢近人幇者方群立小虎等以高宅暗窄不宜文人之居欲僦新築而指我貸區畫房尉造作墻壁故来視此宅論議久之出訪吉（作五）郎観其茶室出与兄別黄昏帰〇桂園来贈中元儀不値〇今日与徽雲約吊小一氏以若熱止使元恪往謝改期明日〇使泰造天臣往吊小一氏〇街卒

傳坊正旨曰官有慎德公小祥祭須過家五日

十八日

卯牌小虎来約与吊小一氏而去遅至巳牌不至乃出賀李平藍田而至徽雲氏良久小虎至乃出途遇雨至小一氏賻蠟燭一斤主人設食既而各作詩及畫（詩載桌）前月来屢雨然僅濕地而止至此頗淋浪皆呼快未下牌而稍衰主人命舟送初欲弁吊豊又氏預具賻物然以舟故止至舎西出帰〇平右衛門東元恪送示丹萬東曰頗以此告先生東曰初与廣瀬君約僦居二月而返之然某有故賣宅于人願一月返之余欲詰其違約然以兄意未可知使元恪往示二東兄曰唯彼所欲然我妻病未可期日而愈我返宅多在来月四五日（請後）復請之棚橋子〇聞作妖言者数人下獄

十九日

洸心来曰我對門宅不慊貴意乎野街更有一宅某請導余謝其厚以明日為期〇辰牌与徽雲出訪洪菴見其在蓐曰喀血痰矣出至兄許兄方与道策棋

元恪迎至兄使元恪答平右衛門曰聞丹萬氏欲我以来月朔返宅然借宅本意在養病人病人未痊其離蓐猶難期日請延半月徽雲又与道策棋兄供飯既而訪吉次不在至小山氏以將赴曉翠招援剌其門人出訪秀民將供酒辞未下牌至晩翠氏使元恪返主人招金城小虎興藏皆至圍棋主人以客皆不飲止酒而供飯興藏贈五位鷺肉（五位鷺漢名未識）面下牌辞過芝川某門前某在榻上呼曰先生止引其後庭設榻或倚子供茶〇戌牌帰家〇宗瑞入塾〇雷音吉

来促所属書不値○河茂来不値○河吉致水筑小
相東○開了来不値○河茂致折玄三十部○叢答
桂園熊藏耕介東於脚夫氏○河八者来為泉浅右
衛門問宜園百家詩刻成否

二十日

遣元恪于洗心氏謀相平野街宅洗心曰宅主未授
鍵○使元恪迎兄兄自別路来供麦飯既而洗心来
迎乃與兄室氏塾生出相宅宅頗善恨窄無所置書
生庭空曠謙築書塾而去○雷音吉来贈金二歩（先是乞字）

○河茂来請送迂言浄寫本一冊於淡窓公（将拝之故請考訂）
○元眞来○遣一郎于宗助氏告明日始講折
玄○府内舟子源吉来致庠之丞東（庠之丞送葛粉三包）○僧
義道者来請受教○平右衛門来請丹蔦氏件乃東
兄報之○渡邉瀧右衛門東乞字○道策来○芝川
来示橋子○杏山使人来乞詩正○平右衛門与丹
蔦来余不見曰須見吉次也二子去○粟屋隼太使
人来謝契闊○有病（筋絡疼痛心下痞）口授旭雲作寄淡窓
公以下東

二十一日

始講（先是蘇詩卒業今日折玄開講）○兄来曰昨日栅橋丹蔦二氏
来見吉次曰坊正等不許我留客願速（急）返我宅吉次
告吾吾不許而責其違約矣○杏山東促舟遊詩○
松田右兵衛東至（送金及乾瓢）○義道携随道者来見請
受教○善四郎示寄其子善兵衛國字牘（善兵衛九在江戸）
數十紙牢述其不平余悟其心理錯亂不可辭也温
言慰之去既而使徹雲来借金三十両余辭○使元
恪属答淡窓公南陵兄源兵衛庠之丞東於宗助（送百

家詩刻數十頁及八郎詩迂言浄寫本于淡窓公）属答松田右兵衛田中勘
太夫東于有馬氏遂之山口一太郎氏致其所乞詩
○昨日強平来告嫂欲食章魚乃索之不獲今日買
之使室氏煮既而與室氏携仁也候嫂嫂稍痊室氏
訪吉次妻兄餞余道策自外帰入座兄曰古云不知
其人視其友吾視池田君所友皆方外人似無益友
道策大慎（嘆）曰某寄食公許而禪興靈雲等頻相訪公
厭之故有此言彼等皆先生弟子非匪人也兄曰吾
本意欲勧公博交聞人而弘其業耳而公怒辛公以

近耳頃之歲抱嬰兒見何乎道策益嗔曰公嘲弄我而已非規我也余自傍解之黄昏後室氏返曰未食乃食之先去兒聽余諷道策曰無人交未見其行僅聞其言輙怒者我知其隘矣道策默不答慍見于面面下樗元恪来迎乃帰謂元恪曰子記我言道策必死不出今年矣○元恭以其妻小祥忌送寒具○乳母阿昭送西瓜及小角豆請借金百匹許之○使元恪宗瑞點撿所藏紙

二十二日

春波使宇兵衛来謝曰公金當奉悉返而某困馨今日且返此今後若聽稍致之幸甚余曰善○欽哉致伊藤顯藏柬（顯藏送金百匹乞草稿正又屬乞淡窓公珮川溪琴書）○遣元恪於阿雪居傳主人本街橋東畔熊識氏告曰彼似姓後日有言如之何答曰吾将任之公莫過慮○昨日坊正送示孝女阿虎状状曰阿虎者又名民助母名阿德僦居堂島新地中第二坊民助業裝潢阿虎猶幼習書於師家民助發心疾阿德病失明阿虎每午時帰自爨而薦膳數年如一日既而又母生二女比季妹生阿虎甫十三善養二妹以至長成民助嗜酒阿虎百方營求而應其需阿德足瘻阿虎日奉厠洗織家還阿虎倩善裝潢者莫癈家業以買甘脆安慰怙恃後民助疾甚內及未殊阿虎告官請檢視引醫乞治因得不死其費不可勝計於是阿虎欲賣身償之隣里為乞緩阿虎拮据僅得微資輙償財主不敢乾沒一錢後民助屢乗夜走出阿虎每從幾諫踐返且內行謹潔未嘗遊觀於外不斷須離父母側有暇乃敎二妹其孝卓行今世所希府尹聞之以聞官喜

之特賜銀七枚且命示其状于三鄕（合南北及天滿三鄕而名大阪故云）

二十三日

夜来欲雨不来蒸不可耐今朝視寒暑鍼當八十五度候（凡午後當九十四五度之日朝則猶不過七十五六度）既而微雨午時晴○山城屋某致南陵兄源兵衛本月十二日柬○遣一郎於杏山氏致既望舟遊詩○宗瑞送西瓜○中谷籬益送金百匹及瓜賀中元○竹鼻小左衛門子尚敬携父柬来見曰某為大矢氏義嗣敬告○兄来

曰丹嵩詐謀忽露始吐實曰某既賣宅之附物于他
人（附物見前）故勢不得居客也我使吉次言曰公何不始
白實使我蒙謝坊正屋主及街卒也丹嵩謝過乃期
以來月初八返宅矣抑卿移居件何如余曰心齋橋
宅凶卑野街宅窄必也鶯宿東隣可兄曰彼宅在深
巷衆恐不可更無好宅乎余曰無徃年府内人約貸
其倉邸前瀬水地二十坪（方六尺曰一坪）將經營焉令土測
其費當三百金故止昨夜又令東隣匠測曰二百金
足矣兄曰且徃觀其地形乃導至倉邸前宗瑞泰造

從兄曰此地形勝無雙願卿決志卜築焉乃見宗助
謀之既而送兄至其寓二子去夜元恪來迎○此夜
丁地藏祭見女満街東隣亦有祠請獻燈籠一許之
○微雲自吹田帰贈西瓜于余及塾生○戌牌始覺
涼意

二十四日

涼益甚及服袷衣余謂諸子曰昨日蒸極乃有此涼
人事亦然苦極而入樂賢聚讀書學文初不欲苦安
得至樂境哉○熊村將曹使倅來送蠶豆一包乃附

數日前所栽答束○兄來示其爲余所製新築圖四
年前余使讃岐屋安吉作圖昨日示諸兄兄頗有増
減乃召杵熊測其費曰凡水上家用石多於土且無
石工謀而奉復攜圖去○松岡七郎助來告自江戸帰
鄉諸東事曰官就下田港外有嶼處以屿爲中央城
其四面三里有半（以三十六丁爲一里）爲與墨東五市場夷若
有事于外官使吏從之檢察其所爲又曰佐久間修
理亦犯引兄見七助并飲之午後去○兄曰道策以
棚橋子薦見豪商某某將乞治延移于天満今日辭

我家矣又曰禪興聽道策言訪友月忽病友月使人
來迎道策道策不能徃屬我雇轎夫迎禪興○洗心
來○使天臣元恪屬寄淡窓公南陵秋雄二兄源兵
衛岡本勇藏阿部徹藏東於宗助（送宜園百家／紙于淡窓公）刻無
府内候東覲余呈保命酒一筐以爲例本年候不東
覲然賜金如例故屬宗助送保命酒云○遣元恪弔
豐又氏贈蠟燭一包○夜中島屋直吉來贈中元儀
曰徃年我父没先生戒我曰人之不幸莫甚于喪父
此吾運時也吾子輩羈羅不可不知運今後三年須休

業不然必破其產我答曰謹受教居數月意又既卒
我若休業人將笑我不肖於是大張我業不幾喪萬
餘金始悟先生言如蓍龜然不及也因讓家政于豚
兒潛居數年近始復舊故復來請教願先生莫以我
嘗違教我棄余曰善吾子年未強仕前日敗即後日
幸也吾子能悔過異日必興其家但莫求速成我自
東歸時負債數百金人或勸圖利我謝聽以求速成
更損數十金矣乃省事守儉唯勤佔僤業六七年終
能悉償債矣吾子固素封天豈以其一眚殄之哉曰

何學而可曰且讀論語

二十五日

煗晚翠徵雲謀明日舟遊乃柬作五郎報之先是首約作
五郎來曰某昨日除喪家父猶在服俗謂喪曰服其不宜
遊觀○駒之助送西瓜候暑且請詩正○敬譴來贈
中元儀○東名屋藤兵衛來乞字○今日暑候當九
十四五度○未牌訪兄晚天無雲乾位見虹氣余曰
恐大風兄曰牢晴之兆今年錮溯納涼之船比常年
甚少今夕始百數烟火無斷時嫂頭痛異常兄怕其

復病使彌平迎道策曰詰朝請診戌牌歸○西川元
章來曰昨柬曰聞五幾大震先生安否何如○子牌丑
牌地震二次始悟虹氣即其兆也本年慣地震若微
前日事如今夕之震亦生來未曾有也

二十六日

令徵雲買舟○巳牌興藏來至與晚翠徵雲乘舟溯
至梅檀橋敲兄僑居後門不應大聲呼良久婢自樞
上出頭曰誰乎余曰我也婢曰主公以下皆乘舟訪
池田君新居遂遊櫻祠矣乃取棊局入舟興藏采女

亦至采女晚翠從者初與晚翠揮不飲酒者為伴小虎金城
作五郎等皆戌約而不至舟廣人寡隨意寄傲嘯詠至
櫻祠見兄與吉次等在岩國店余輩入南隣宮崇店
既就兄而語聞嫂病曰殆痊返席喫蓮飯兄等先去
閣芝川等在祠官氏煎茶將就見令徵雲先返曰不
在乃返舟坐下至天神橋下止于中流今日炎威異常
水風雖動而不涼余與徵雲圍棋賭西瓜徵雲輸乃
就北岸買之返割之味大美未下牌下至浪華橋就
緄彥店買肴而移于中流四邊遊舟之多不讓昨夜

日没始覺涼酉下婢至栴檀橋晩翠與蔵辭去余訪
兄返棊局焉而又入舟戌婢歸至我門外跌之輔等
在街上回西隣稚兒誤隨泥溝將死蓋隣人不在也
乃走入室室氏等既排墻曳兒出裸之立井邊洗之
兒悲叫仁也意兒有脈衆扶之自側呼救不余已余使
諸子告西隣屋主屋主使其子來携兒出室氏曰隣
人妻蓋繼娶也惜前妻之子時其睡自外鎖戸而出
兒起初頻呼爺孃無應者稍闢開戸聲忽隨溝中闢
大阪俗父母棄兒外人救之必以闢官官使人撫之

其費不貲則隣里交而救者故居視其死而不肯救
也妾以君不在且四隣無敢救者亦不敢獨出救之
然不忍其悲酸故終救之矣余告其狀於屋主子屋
主妻來謝既而隔墻闢屋主責隣人妻曰我不欲居
不慈之人於我舍詰朝請出○長善寺玄海京師歸
路來訪不値留紙一束去○松尾元兵衛索曰前日
所呈渡邊瀧右衛門索若賜答柬某將致之近日有
歸舟故散門○石工仁右衛門使人來以當平六旨
送紙一幅（乞書竈匾碑）○須藤東陽柬至柬曰僕既還僧
服任江戸北畔千住驛安養院云云索尾書余及訥
堂老柳三名

二十七日

義純來○藍田來謀旭雲件○兄使海苑作來贈鱸
魚且借袴○昨日舟遊初約釀金償費今日余出金
二朱晩翠辭曰先生客也余以違約不可晩翠曰然
則請以此金一會敵廬期申牌去○使元恪贈鱸魚
于晩翠○玄海來曰某將訪天藤（天王寺屋藤兵衛俏田天藤）余
曰某將赴光德寺歸路過天藤氏送師至家兄偕屋

期黄昏去○未下牌與徹雲出訪賢了會其午睡不
晤去初將入門見一人前走衆追之呼曰捉中兒也
既出皆返曰惜不獲過芝川門前入見之至晩翠氏
主人設浴供飯興誠至日没下榻于庭食西瓜酉上
牌辭主人使僕送至平野街使僕報元恪曰迎我于
兄居至天藤氏天藤夫妻將舟送玄海勸余同往乃
使徹雲先行報兄至北濱徹雲迎曰令兄有病曰請
莫使客來乃入舟天藤妻及姬人三名在焉溯洄久
之天藤以余不善飲就平野橋脊店買饅鱺炙供之

饗甚回棹至浪華橋東畔而止今夕風絶舟中亦覺
熱游舟比昨夜更多烟花競發余謂天籟曰公年過
古稀而令闇僮而立侍姫三人皆年十六七公實天
下健者天籟笑曰某老無子唯兒視步者而已玄海
欲聞余話余為語鄉人住此地者無賴之狀一坐解
頤亥下牌下至舎西出○元恪迎余於兄居而次不
値○丑牌地震一次○使元恪送東陽東于訥堂

二十八日

小虎語曰有南（自）都來者曰大昨夜地震彼地屋崩地

裂猶六月十四日○大和屋藤兵衛來賀中元不見
○石工仁右衛門子來見曰既具碑石請來視善否
○訥堂東曰明日請會于敝廬○遣元恪于玄海逆
旅福田（大）郎氏贈羊糕而属寄淡窓公東○賢了送西
伍且謝昨日睽不相見之過○元真來語曰地震變
伊賀上野尤甚死者以（千）數本月十六日藤堂侯命行
施餓鬼會酣風雨雷電并至復多死傷云云○患腰
痛召李平按摩○成卷東返識小編且乞字○未下
牌訪小虎導至兄居圍棋兄供食余為買鷺肉既而

元真至小虎去戌下牌元恪來迎○亥牌地震

二十九日

敬證來曰明日請与晩翠徹雲臨○賢了來不見○
徹雲曰敬證并（欲）請棣園公然以別無供具不敢言也
余曰吾子私報之我兄○申下牌訥堂使人來促即
往良久春草秋里至酉下牌酒罷登樓出於涼棚天
保山有烟火戲時見丈光戌牌歸○白江來計來贈
中元儀不値○靈雲來告遊播磨○夜元真來謀其
家事○坊正送示府尹喩文曰近來海防諸件并興

官費用不貲以汝輩沐浴太平恩澤久矣須有感報
之志故容臑既喩告汝輩皆悦請獻金官聞嘉之汝
輩須自喜如獻納月日附追告

晦

使元恪先兄曰誓得寺在巽方公至我家我至公居
皆迂路也公且自公居往我自我家往兄答曰今日
有事於炭屋氏事畢後往○平右衛門來曰聞池田
翁將歸其鄉先生留之何如余辭曰彼人去留自決
不能用人言某不能與不聽我言者言也○靈雲來

○鶴眠贈松魚○巳牌携徹雲元恪至敬證氏主人
曰令兄何如乃使元恪告兄曰主人遅公公若不能
来須使彌平来謝晩翠至日既午兄来至余曰恐終
不至主人供茶及酒飯酣兄與元恪至曰吾拉舟来
俾長壕橋元恪睡既覺茫然忘所向初導西行而東
返又南行而北返故遅飯畢圍棋未下牌晩翠去暑
甚著浴衣随意起臥申下牌復飲既而辭初使元恪
先帰命舟子曰俟我于長壕橋南畔兄与徹雲先進
窺橋下曰舟不在焉乃東行至安棉橋終不見舟兄

曰蓋先帰也乃使徹雲沿南涯西行余與兄沿北涯
西行復至長壕橋舟在焉知初暮色暗昧誤不見舟
也入舟溯二三丁雨忽傾盆衣皆濡舟子四匝板防
漏忽晴又二三丁雷電交發雨聲如瀑舟屢觸橋脚
舟子入水推之數次比至葭屋橋風大起四邉暗黒
浪響轟轄疑在大海中舟將覆舟子慍甚舟元破壊
舟子或蹴或敲板随揖損忽退流數百歩舟子自詈
不止兄曰挫魔神祭時遇雷雨即此舟子也今亦如此是
悪因縁雨下牌至兄居後門兄先出余將継出雨又
大至余曰雨勢如此將不久止且待其衰舟子怒氣
方殷大呼曰出出乃上岸而袖濡如檐溜兄室亦漏
脱衣而借浴衣元恪来迎雨不止將宿焉亥牌雨微
衰乃出比至淀屋橋又大至○高安純蔵送稿乞正
○貞永融之助東送乾飩○京師人油屋善三郎東
曰有欲乞淡窓先生書者不識先生為我周旋否○
藍田来不値○禅興来告將從道策西遊不値○元
真来不値

閏七月朔

雨止殊涼昨日暑候至九十二度而今朝七十三度
○受塾生賀○洪菴使人来致宇田川興蔵七月東
興蔵送金二朱及東船入神奈川同洪菴東曰興齋東有所呈夷船図
誤入寄廣瀬氏東中之語云云乃披封果有二図使
恭蔵致其一於洪菴○屋主脩倉塊向我屋上隨開
戸塞窓以防之室暗風絶凡四五日聞今後三四旬
猶當如是於是移居之議復起○巳牌訪宗助右書
在座乃与謀移居件余曰君且為我見鶯宿右喜曰
諾遂賀彌右衛門置刺於才右衛門戸内而帰○安磨藝

来賀贈葉子○八郎六郎吉次九山欽哉小一来賀○芝川来示卓○兄来曰妻病既瘥昨日来復發然比前度頗軽去留孰宜余曰莫去留兄供飯○小虎贈瓜三顆大如鶏卵而金色俗呼金瓜

二日

元真来先是元真借吉次金三両而不能返吉次屢促之元真属棣園兄謝吉次大昨日兄謂余曰明日将為元真説吉次今日元真示吉次昨日東督責頗厳余曰家兄所説吉次必従之蓋未説也吾子宜見

兄懇属元真悦○小一送饅頭券告卒哭○澂證来○純蔵来○彌平来告嫂病閉室氏往候之○夜殊凉始覚秋意○室氏及塾生告曰数日前衛卒七八人入西隣呼曰不慈之父若母安在悉縛之去

三日

視寒暑鍼當七十二度候○善四郎示与十一吟社諸子柬曰本月十一日之會某當為地主然有故編為初七日請午後集于難波氏原某家○赤牌兄使海老作来告曰道策将以今夕上舟既至我家乃携

徽雲一郎往別二子先帰元恪来侍余臚道策書数紙嫂臥楼上病復發兄私余曰我妻病癇也意有所觸必動蓋道策久不去来別者絡繹故爾余使元恪諷道策赴舟宿（俗謂客待舟處曰舟宿）吉喜贈兄肴兄将飲余召吉次至余曰且餞道策乃属松道栄道策去吉喜至日没與兄吉次訪道策於舟宿而帰○後平来告別不値

四日

項誠来（以後不必記）○李平携荒物屋市兵衛者来請受

教○兄来供飯曰妻病已瘥将以初六日上舟○使元恪視藍田在家否回在○春波来謀復借府内族金○黄昏訪藍田属呑貞永融之助東馬金雪在座方飲六郎至金雪将携二子帰其家余辞六郎送至○春波使宇兵衛来不値○先是阿雲薦婢阿松自代而去阿松以本月朔来至此室氏厭其惰退之

五日

卯牌兄使彌平来告将以午後上舟○巳牌宇兵衛来乃與之出途語府内件至大川坊別至兄居使元

恪報小虎先是小虎同余送兄歎小虎來而去室氏有病使元恪返視之余備筆硯載寄渋窓公南陔兄龍治孝也東比畢元恪從室氏至未牌室氏去兄與余謀屬吉次返宅於丹萬氏吉次使其僕來守宅點檢丹萬氏器具席薪留米焉未下牌兄以下皆乘茶船余及元恪送之下至吉喜門前出訪之吉喜送至淀至安治川口中津舟一隻在焉乃移於舟舟所謂五百石者同乘三四十人一傭傾肥箸見曰某日田西光寺住持也不圖與令兄同乘余知兄難別不辭而返茶船兄

追呼曰善為我謝栴檣子黄裔後傳舍西而出○坪井信良金子在中東至東曰某有季弟出後於阿波加氏名脩吾聞近在春日氏日拜趨先生門下請以某故特垂誨又曰相良善治既發此地將探奧羽而歸敢告○買了來不值○堺人赤石佐兵衛來請見不值○先是使元真屬北渚書亀㡌碑篆額今日北渚親來致之以余不在留東而去既又送東告書法先是余東問書法○金城東以岡島大里旨贈南瓜二

六日

平右衛門來乃傳兄言○召脩吾附信良東且屬余寄蘭溪東送書一紙于蘭溪○脩吾鄉与蘭溪氏相距僅數里又授信良寄洪菴金子在中東曰歸路請致之緒方氏○使元恪發答浩然東於栢喜氏答大河原儀平東於大目橋北畔山家屋長兵衛氏批儀平輩四人詩稿返之○東北渚謝其勞○九山東曰明日西尾氏會某有故不得陪敢告○春草送西瓜○洗心來曰某有唐紙二百葉價銀百二十錢先生無意買之乎余曰明日請示與社友謀決買否○未牌携徽雲訪金城洗心在座欲圍棋使

徽雲備棋局於善四郎善四郎曰某初借藤五氏棋局近以相惡返之金城洪飩乃携洗心歸曰某棋至拙乃令徽雲對黄昏去○元真來謀富平六氏件往年在平六氏使元真与窪田某謀告亀㡌碑文潤筆三數於平六既而某卒碑亦不書至此將書之故元真欲東平六謀之○朝來陰霧四塞而不雨暖甚余曰恐風兆洗心曰地震兆言未畢地大震至亥牌大風

七日

天明未巳熱甚○洗心來示唐紙○兄使彌平來曰昨朝舟發遇逆風復返安治川口矣乃使元恪往候

送虎店饅頭及野藪數種○賢了來曰今日之詩會
何如答曰將集澈廬而上舟○午後金城晩翠元眞
杏山純藏杏川一郎來會賢了未至使元恪促之曰
後往午前預使徹雲買舟俟於西横壕出赴焉徹雲
從小虎走及比發風徹衰雨下沿出於道頓堀（壕）過渡（邊）
好橋下至把橋而止善四郎使其僕宗助出迎過瑞
龍寺西畔取生路西南行至街盡處有華屋焉即氏
原豪之助氏也善四郎迎就坐豪之助見時風雨甚
猛良久風止雨亦衰乃以雨中集氏原氏宅爲題分
韻得文賦五律（擇勝過郊墅市聲聽不聞忽來松杉雨又合竹閑雲顧望多詩興言談省
禮文多晴殊可愛秋砌數花叢）主人園庭太廣古木巨石高低成趣
陽墻平田數百頃西連渡邉前垂洲（皆地名）望見帆檣
出於庭樹梢屢侵雨絲細庭上串牌而止賢了至既
飲皆爲主人作書畫日没善四郎以將歸吹田先去
乃蒼黄辭宗助送至舟贈西瓜賢了晩翠皆陸行酉
下牌至舍西出○藤井吉郎來送西瓜○吾八郎聞
婢病使磯吉及其女阿梅來候先來余家致淡窓公
範治孝也東不值室氏曰磯吉欲見兄公乃教先見

吉次借其人導至安治川舟次矣

八日

終日雨○磯吉父子與彌平來致吾八郎東乃裁答
淡窓公範治孝也源兵衛吾八郎東附焉（送藤井吉郎東於淡
窓公送恒吉於五郎金子在中紙包二於範治於五郎欲乞淡窓公及草佩川書故也）○串牌至（中牌）
携室氏仁也至八千店食

九日

召偕吾屬答信良東（內包答宇田川興齋東）○遣元恪於小一
氏屬寄溪琴東（恒松於五郎屬乞溪琴書故）歸路過河茂氏返宜
園百家詩刻紙二百餘頁曰請發此成券而示我又
曰欲相（有）見聞見過○桐山良助東至○桑名屋藤兵
衛東促書○夜春波來屬曰某所善河內中山某家
世農又以輸貲特允持鎗（邦俗非士以上不許從者持鎗）願乞一詩
賀之○陰雨猶昨

日間瑣事備忘録巻一百一

嘉永七年甲寅閏七月十日

遣元恪於藤兵衛氏問曰見属書様何如荅曰將拜趨○先是婢雪蔦吹田人阿澄自代而去阿澄昨日返居停主人氏不來今日人屋使一婢来請事余曰前婢期昨夕而不来待至今夕猶不来則我有辭將許汝請且待明日○石舟東至即發荅東○浩然東至即發荅東先是浩然属削唐坊莊之助稿今日批返之○午後雨止天猶曇東北風急意兄將以明日

發欲往別元真偶至乃要之出元恪從渡大渡過蘆分橋西行三四丁為生路更西行六七丁街將盡左右川遶右折百餘步越渡傳前岸獨樹繁陰樹下長隄一條隄北挟田茄圃人家百許地名春日出新田取隄上徑西行時見秋花右畔往往有神祠及農家里許至前日兄入舟處不見兄舟問傍舟荅曰今朝既揚帆悵然失望返入安治川街市人成團習角抵焉至第一坊東渡舟南渡訪賓誠實誠新鑿舍南地栽蓮花方吐曰此地堀之數尺水出不止溢於平地視土悉蘆根可知百年前新闢處供飯日没借紙燈出過九條中路入雜喉塲雨下與元真別歸○秋琴来告歸近江不値

十一日

夜来微雨天明猶陰巳牌始見日陰雨殆一旬○令鶴民製大黄覇王鹽甘草丸○政之輔往衆憲氏回東之○訪藍田謀旭雲件且属買旅装具主人供飯圍棋漸茂追余至曰請速校訂百家詩見援余問何日能成本平曰来月初旬余曰吾欲以本月二十日前後

見成本卿能乎曰不能也余曰雖不能須勉強曰諾遂訪宗助請借金二十兩訪春波歸○元真贈蓮根○昨夜婢澄来曰奴未得居停主人欲以舊所事主家充之今日與余善四郎語澄偶出余指之曰新婢貴邑産也善四郎問誰女阿澄曰我父喜右衛門也善四郎曰然則我鄰家也我為卿為居停主人阿澄拜謝善四郎謂余曰彼家世見邑主得賜服今以貧故為人婢使公善視之○藤兵衛東乞畫賛○使元恪發荅麺口柳齋東於脚夫氏○京師人油屋善三

郎東曰頗属先生乞令兄湙窓夫子書使元格報之
曰諾〇元真来
十二日
泰逵之高槻囙属答藤井吉郎東〇河茂来請書罝
園百家詩二編三編表紙〇賓誠使人来乃返紙燈
〇安藤退蔵来〇書春波所囑賀中山某詩使元格
致之且示金銀出入簿曰請返我所托金若干答曰
待明日奉復〇鶯宿来乞字〇藍田来〇駒之助東
至〇星陵讃岐守東送銀一両〇出羽秋田專稱寺

主香言携僧忍梁佐藤龍之進東来見曰前日梅塢
觴先生時招貧道然有疾辭矣又曰客年囙僧圓暉
謁湙窓先生〇今日快晴暑威復烈
十三日
先是南陵兄東曰湙窓兄雖無病日赴病境卿須一
来省之於是西下議起一郎等請便路過其郷数日
来與諸友謀至今朝始決晩翠聞之曰今日餞於敝
廬〇春波東曰蒙諭金五両義當速上然僕方匱頗
以重陽前一日致之尊夫人先生若十月尾未帰僕

将以餘金復於尊夫人僕不食言請勿為念又曰五
年前會計失當僕當贖銀六十四戔聞先生憐僕窮
賜之無望之幸感謝曷罄〇秋里東余及春草訥堂
曰幾望望両日問諸君有間請會敝廬余批東尾曰
如僕両日皆可公自定其日而報我〇使元格發答
讃岐守東於中川氏遂往玉芝氏賞扇百本帰告玉
芝毋卒〇元恭携元真来請使陪西遊〇鞆舟子致
中村吉兵衛所送東及保命酒二卣卽發答東〇藤
井吉郎答東至〇午後與徹雲元格出訪秀民謀西

遊件且請診乞藥而出至晩翠氏主人庭上有胡枝
花纖秀異常曰此自加賀携帰者贊了敬證至將飲
九山偶来見余主人留之余與徹雲圍棋日没帰〇
龍護来不值〇使元格招齒醫竹内某曰明日来〇
島又来告以十五日遊出雲乃謀彼地件〇旭雲示
長崎舌人所譯請人陶梅江寄在崎安裳亮生二人
尺牘其文曰去夏拜別之後五月念二日著乍浦六
月十二日帰郷客年正二月間廣西賊徒侵江南南
京鎮江揚州皆陷蘇州民悉避於僻地故商務抛停

至八月上海地方土賊蜂起諸省發兵各保要害及刧良民故夏船冬舶皆不得發今春官軍大捷賊散四方諸省繹騷唯淅江無患賊勢猶強恐不得速平定云云（譯係節文余復譯其意如是）

十四日

龍護東曰聞先生將西遊顧枉駕答曰無暇請辭〇雲林院元祥來〇洗心來示唐紙乃買之〇春波贐釜百疋屬寄棣園兄東〇長谷川平藏使人來致野添遣也東（遣也送乾飩候暑又乞書正）〇竹肉江山來刺齒齦出血數爻〇平野街昆布屋某致僧玄達東〇坊正澤荣藏送松魚五筋（先是乞字）〇昌平送肴〇龍護屬曰先生西下請携豚兒〇數日前使塾生校訂百家詩附之河茂今日河茂返之曰校樣粗漏如之何余謝曰我多冗使門生代故爾今後不敢復爾乃撿之如未始正者乃責徹雲等再校〇今朝怪秋里不定日而報我使元恪問訥堂答曰昨𩲾秋里有東曰明日之會且以春草病止僕登時致其東於君家矣而未知乎乃詰元恪元恪曰昨日秋里翁東至先生不在先

生歸某并他東數通呈之矣乃閲諸東秋里東果在其中短不滿尺故混矣嗚呼余自少奉又兄教執事慎密今年未耄而粗脱至此乎記以自警〇島又將以明日發一郎等欲預報余遊于雲石文人乃請藍田裁寄津山人北山冬松東安藤退藏裁寄恒松啓五郎東余裁答伊藤顯藏錦織周泉東而屬島〇政之輔還塾〇夜訪藍田病

十五日

受塾生賀〇小虎門人雪溪等東曰橋川氏自江戸歸我社以既望觴之炬嵐深處（小虎氏也）請臨〇島又來告別〇善次七月七日東至東曰某近日上途將探日光等諸勝而歸恐經數月請為我謝日田玖珠諸君〇巳牌携元恪賀宗助宗助出平井十兵衛東二通容貝健三郎東一通撿余余亦撿善次東遂至補左衛門才右衛門二家賀且告西下過元真氏主人將飯余乃令兄恪去梅谷至與觀蒹葭堂氏藏摸本數十幅既醉過撞木橋遇元恪來迎訪藍田屬買生絹唐紙及土物未下牌歸〇平右衛門父子來賀曰

十八日請餞于敝廬〇江戸豪人立川一入齋來曰某所善播磨人某有子欲屬先生敢問入門儀何如不値〇欽哉吉次來賀〇東吾來贈肉糕乞詩正〇竹内江山來治蟲如昨〇香川一郎來〇秀民來〇出雲屋清兵衛來乞字〇泰藏來告歸防州

十六日

裁寄湊惡公南陔兄範治東使元恪屬之宗助〇元亨自池田歸來見〇脚夫致湊琴答東〇界赤石佐兵衛來乞字曰先生記我乎視之妾石舊僕爲藏也

見十九年前瑣事錄話往事嘆安石衰廢〇藍田薦南某來見乃買烟管茄子囊類數十種〇竹内江山來接藥〇今朝晩翠曰午後敝廬詩會請臨余曰諾既而笑甚視寒暑針當八十七度候乃柬辭之〇有至來〇使元恪發答駒之助柬於平五氏〇與元恪謀西遊便路訪岸田見龍預柬報之屬河茂發之〇申牌訪元亨遂赴小虎氏會橋川源五右衛門宇野甚兵衛等二十餘人在座眞石藍田等數人與余交杯既與藍田圍棊酉牌獨先歸〇數日來使徹雲一郎告西下於諸友〇今日三之助啼不讀書去使元恪告其家責之〇九山柬曰明夕請餞於敝廬

十七日

聞西遊路過佐用郡乃柬三浦文城報之柬屬柏喜氏〇吉喜來爲余謀移居乃取新居圖於杵熊氏示之〇杏山來贐銀一兩〇九山柬曰昨日呈柬請今日臨聞爾時先生不在不識果見臨乎否答曰必拜趨〇長府郎人來致清水麻之丞柬〇六郎來余謂之曰余且拙集第四編將脱稿吾子且留校之既而不見

使元恪往責之六郎來謝〇玉芝致扇五十柄〇元眞來〇申牌與徹雲訪河茂遂赴九山招杏山春耕太宗九山二弟錢彌作次郎在座酒出天曇電光屢發而無雨席臨水上北開南塞風路不通余請移席屋脊涼棚衆皆喜賢了至日没雨下避入樓余醉甚獨借枕眠主人起呼下供飯余與主人交十六七年其有盛饌今日爲尤雨屢下屢止主人將舟送我輩賢了先去徹雲與主人圍棋舟至乃與杏山春耕大宗入爲徹雲語曰數日前太監某就捕某者年四十餘

事石津坊藥肆為舍人其徒三四十人散居諸國先是掠北豊一豪家獲寶器數種販之浪華藏姦者至是官捕藏者其所攘多係舶來物意豪家通外國故舍盜而追豪家甚亟杏山話曰斜橋東畔餻店女年十七頗有姿首見街卒慕之街卒年二十五甚韶秀隣老婦既近耳頗亦慕之互相嫐街卒應不聽老婦妬極發狂終刺女不殊亦自刺此四五日前事舟至舍西將出徹雲曰御靈祠後賣花者之子買此處夜娼（此舍西）謂娼接而死官使人檢屍亦數日前事杏山等初欲乘舟歸其家至此以過冷從余出

十八日

昨日錢彌言將遊備中今日東九山謝昨日饗且屬錢彌以寄安田確齋山口壽次東〇傾誠贐杉原紙〇午時携旭雲元恪赴平右衛門招昨日主人屬余招九山九山辭以病故招徹雲有盛饌將徹豊島屋門藏眞鍋豊平來小一追余至贐金二朱主人留之不可今朝余裁寄小一東將送溪琴書且屬答溪琴東焉命元恪致之聞其未致乃令從小一歸授之未下悌辭〇良平所送炭亦苞至〇石林來衣値〇出雲屋清吉妻來贈金及饅頭取所屬書〇岡熊之助東送金米糖東曰往年託氷澤氏倖來記錄於蒞木吉次先生請為我促返〇使元恪贈饅頭於平右衛門遂示熊之助東於吉次吉次曰我將東熊之助返氷澤氏記錄〇發答浩然石舟東〇夜將詣藍田使元恪先辭以有客〇昨日午後暑候當九十度既而稍凉今日則不過八十三度始覺秋意[illegible]

十九日

洗心來乞字〇遣元恪於平佐氏屬雇車夫將移書筺於府內倉邸以多冗止〇室氏告曰杵熊謂妻曰我羅新穀（謂去年穀）米商誤致舊穀（謂三年前穀）身我勞力者不堪舊穀淡味夫子無意買之乎公嘗欲買舊穀何如余曰善在直何如而已室氏曰一石直銀百六匁余曰似太貴且召春太國藏謀之既而見一老父解苞量米八之櫃中余詰室氏曰彼何人未直何如室氏曰妻屬杵熊召國藏國藏不能來使其隣人來妻謂未直杵熊所定必無二價故唯使國藏所遣之人撿

米多少矣余曰卿誤矣我視彼父詐氣現面決非國
藏所遣疑米商也室氏曰妻嚮問其所住答曰國藏
隣也余乃進父曰卿何業曰米商也何住曰𢪸檀橋
北畔余顧室氏曰卿聞叟言乎室氏曰此人欺我又
憮然余曰卿且去又走出乃使元恪握米就左右隣
二米商示之問其直答曰此係出羽莊内產古而臭
今日直銀九十三戔余謂室氏曰卿聞隣人言乎彼
父增直石而十三戔則其量米必石而減二三升是
不容疑也卿與浪華人交宜思人不能欺之術也室

氏曰服矣○中津舟子來致源兵衛吾八寄棣園兄
東副以糟漬香魚一筐傍書棣園公若不在旭莊公以請
披之乃開之唯問嫂疾也元恪曰昨日見吉次問曰
聞日田人寄香魚棣園君未至先生家乎某恠之乃
使元恪齎筐往示吉次吉次示兄東東曰當有中津
舟致日田人寄我香魚一筐公代我贈之炭宗炭幸
二家○桐山良輔東至東曰某將以來月拜趨○藤
井吉郎使人來贐扇十柄且屬乞潞牕公書○宗助
來贈金余謝曰辱贐宗助曰非贐也謝也先是乞字出善

次七月東授余披之有寄源兵衛東及嘉永新鬪一
冊○石舟東至○武田碩齋來見乞字碩齋播磨邨
南人四年前余西下後來寓我塾終不相見大昨年
余遊邨南使柳左門招之不在今日始見○晚翠善
四郎各贐金二朱○元眞來○油屋善三郎東送金
二步屬乞淡窓公字節發答東○賢了贐香皮袱○
秀民來○勝光寺客僧來促所乞書○夜携徽雲訪
葵園告別歸路訪李平藍田皆不在○藍田使人來
謝○春波來別○初欲以二十一日出家諸子以論

語未卒業難之曰改爲二十四日

二十日

越前大野人某來致渡邉順八郎所送東及奉書紙
矢田與三右衛門所送雲丹○春波使人來借善次
東○講後會塾生申余去後其須務事件且曰從前
館穀於我者今後須自爨○中津舟子來謂之曰卿
所致香魚吾附之吉次矣吉次欲見卿授請書俗受人所
致物輙授證書名曰請書速往曰諾○龍護來○金雪來贐丹波
煙草一筐○藍田來飯之○東吾贐菓子一筐○順

菜餽羊糕〇八郎餽金百疋及韭陽儀〇賢了来別
〇甑嵓松屋芳造携其兄善右衛門東来見行束脩
入塾〇使政之輔宗瑞等點撿藏書定為三十七函
使元恪雇車夫而送之宗助氏〇使元恪致順八郎
所送秘書三巻於宗助遂致答良輔東於赤關舟子
致庫之函東於吉嘉歸路過雄哉氏皆奈西下〇李
平来餽銀三夊〇金雪東薦尾張詩人金井嶽藏来
見年可六十既雞髮言語率易似有酒氣續坐不去
乃辭以疾〇洗心来致所装潢奈書三幅〇布野雲

平携其鄉人秦淡路来見淡路美津保子也善津保
東余曰雲人或傳先生迫不復教督子弟皆勸某属
豚児於松陰東映某不可遣豚児親炙先生請特嚴
誨（美津保送瑪瑙硏一枚）〇南冬寶寺街人岡部周藏来致毛
利周端東（周端促書）

二十一日

元眞来示畠平六答東（先是元眞為余東平六謀龜堰碑件）乃書龜堰
碑既成使元恪示之石工和泉屋仁右衛門〇武田
碩齋来告別〇半郎偕秦淡路及山本仁平相見行

束脩仁平者出門雲神門智井官人渡邉玄良數稱之
余與一郎謀欲訪其家而偶至曰將遂東遊〇石舟
答東至〇作五郎餽金二朱〇與藏来餽海鰕〇梅
巖来餽畫扇五柄〇九山使人来問上程期〇秋里
来〇使元恪謂河茂曰明日請来〇六郎来謀遊溪
琴氏（先是溪琴屬余招之）来牌招淡路仁平飲之一郎天臣與
焉〇淡路入塾〇先是命筆商大梅製小楷筆百枝
今日来示之以其欺妄違約不受

二十二日

論語卒業〇使塾生助東装〇洪菴使人来致坪井
信友本月七日東東曰聞近郣夷與都児格戰進逼
國都英拂二夷恐郣夷終得志乃居間請和郣夷不
可二夷乃助都児格兵結不解郣勝則歐羅巴利未
亞諸洲將悉歸焉英勝亦然疑全世界之局將一變
也不識夫子所見何如〇秋里東曰明日請會歡盧
〇河茂来先是託次送淡窓公書數十紙曰請以此
償河茂氏書債乃與小虎等謀贈于諸人得潤筆金
若干今日召河茂附銀二百戔春曰銀見在小虎氏

請歸路取之河茂曰宜園百家詩某促刻亟照其成
本恐不追先生上途也余曰刻成之日請屬宗助送
二三本於宜園而後又屬中津舟子送二百本又送
五十本於本地光德寺主也議其直河茂曰非銀十
九变以上會計不當余曰直過金一步則買者將添
錢戎碎銀而吾儒生固不識算子上下我家會計必
不當也且吾子資遠思樓梅墩二集不必有損顧以
彼補此強減直為金一步何如河茂曰先生所命某
敢違之乃命書證券〇昌平黌沙糖〇使欽我招藍

田飯之而附絹及蔦籠直金三兩二朱（蔦籠漢名未識）藍田
話曰聞前日金雪薦金廾敬藏于先生稱天下詩人
實天下妄人也昨日敬藏訪金雪不在敬藏疑其詐
拒己執其婢將斬之家人大怖不知所為西垣丈助
等來救之云〇石工仁右衛門送肴〇遣政之助寉
眠於宗助氏托皮函為（函券類）藏證而借金二十五兩〇
池永新兵衛黌胡麻油二升〇河茂伴來乃附梅墩
詩鈔四編草稿三卷東河茂曰請速送此于江戶筆
工而淨寫比我歸此地卒業則可〇晚携徹雲元恪

訪仁右衛門為畑平六視勒龜堰碑文之石堅可七
尺橫半為（厚）可六尺二三寸問鐫何時畢乎曰非經六
七十日不成仁右衛門巨工也觀其庭石燈及盥盤
磚砌類數百千磊磊如邱陵其大者高厚數丈蓋非
用數百人力不能動也一童方灌水石氣陰岑使人
忘熱遂訪步允不在清順見過河茂氏見其子屬梅
墩詩鈔四編件先是聞岡部周藏者來為毛利周瑞
促書歸路使元恪携書訪周藏元恪歸曰彼言住南
久寶寺街尋之並無其家〇宗助來曰本月十五日

申牌顛英夷船者四隻來下碇長崎新砲場一里外
云云

二十三日

雄哉來黌銀一兩且屬寄淡窓公金二朱〇興藏使
人來為見市某乞字〇元蓀來屬元真從遊先是定
旭雲元恪為從者一郎又使天臣導余至其家旭雲
變姓名曰挂秋香〇秀民贈肴〇平右衛門來黌菓
子〇今朝小虎約午時招余及晚翠徹雲去午前晚
翠來乃赴小虎氏主人供茶及飯於新修室既與徹

雲圃棋申牌辭主人贐畫扇十柄〇宗助使人來致藤田平次兵衛柬并致平次兵衛所送仁也長短刀先是平次兵衛買之又致岡本安宅岡本孫治郎連名柬及岡本勇藏阿部轍藏連名柬先是余因勇藏轍藏獻保命酒於府内侯至此四子奉公旨謝〇安藤退藏來別〇林兵衛來贐銀一兩〇申牌出訪訥堂告別遂訪春草不在訪洪菴告別六人部衛門在座主人將飲余辭至秋里氏春草訥堂既在座飲酉下牌元恪來迎乃先辭歸過宗助氏告別〇使元恪屬寄源兵

衛平次兵衛柬於宗助送善次柬及嘉永新聞於源兵衛〇使秋香屬答渡邊順八郎柬二通於河正遂致書帖二冊於興藏〇秀民來不值〇眞石來不值贈鉛華於室氏去〇蘆菴來贈菓子乞字〇油屋善三郎柬送金百疋屬乞渋窓公字〇今日申牌地大震

二十四日

束裝未畢諸子拮据如昨〇吉喜贈白銅製重盒及手巾二〇高安純藏來請設餞於其家以忙辭〇宗助吉喜九山河茂等來別昨今諸家所贐有別錄故不悉記〇金城小虎善四郎晋吾作五郎六郎等來助束裝〇北鄙道意新田氏堀田義藏攜柬窻東來見行束裝脩請以數日後入塾〇遣芳造於竹内江山家謝藥〇元眞來議今夕買赤石舟乃令與元恪先赴淀屋橋舟次返曰將以亥牌發〇春波使卯兵衛來別〇晡時杏山東曰春草九山二君至請偷間見臨卽往酒労酬春草謂余曰視公太間徐不似適數百里外之人蓋其治家善用人才門人多代勞者故爾是我所服酉下牌元恪來迎乃獨先歸訪凉雲告

別主人曰日高凉臺久絶音耗某疑其病殁余曰此行或將訪之主人送至我家依田蘆菴來在座藍田金城善四郎作五郎六郎東吾順榮欽哉未至去將送余元眞既先往阿石父子亦來別乃使父就舟子定其直返曰天曇恐雨也凉雲六郎等交留余曰先生上舟後有風雨我輩皆不能安寢請待明夕乃止諸子皆去余寢宗瑞就枕頭曰元眞與舟子來曰今夕風太好舟子保不雨矣乃起將出不見元恪秋香使諸子尋之不得乃止子牌下徹雲要二子歸余責其妄

將邃之六郎徹雲交謝不可
二十五日
六郎因室氏謝永虎來來請余曰昨日二生同時理
髮吾恐其廢我事未必又同出如未嘗耳我言者吾
在我家別有使令無離此地將唯二子是賴而復如
是如之何賢輩須令二生知此意皆曰諾乃赦之○
淺路發癃出塾寓出雲儀氏○卯下牌舟子來諏將
發舟告余意其詐曰我無急務且俟今夕○宇田川
主水來送雞肉曰日者移居先生隣坊然以病未得

拜趨缺禮長者請恕○蘆生玄順來送酒券一葉及
其所著續嵓草六本又示其所作有田大助小傳請
書其墓表曰某將從寡君東歸乃報以書扇二柄○
金城來余曰昨夜不發今日有暇欲與晩翠野歩君
請見晩翠謀之而報我曰諾午前走報不至乃携秋香
至金城氏梅嵓見曰向者金城與藍田出謂某曰先
生將遊晩翠氏使我報也某謂金城蓋誤聽先生言
矣余問元真在焉乎答曰在方午睡起之曰從我使
秋香返徹雲來曰朝來在西埞氏彼欲要某借金於
某擅越炤窮矣與至晩翠氏金城藍田在座方手杯
余贈雞肉於主人主人更命肴且飲且作書畫既而
欲野遊晩翠以寺務辭出過堺街至吉次氏門前訪
之不在破見其妻告別以病辭渡浪華橋出天兆野
至一方店南畔投路左茶店庭廣軟草叢蕊胡枝方
花設席草上而睡良久出至鬼子母祠側遊人肩摩
過權現松下至淀屋街皮履約絕為買肆上物而立
使徹雲走報元恪元恪携別履來迎○田川柳藏者
來取周瑞所屬書先是宗瑞見柳藏譔聞姓名為閩

部周藏故元恪問之而不得云○播磨一本松人岸
本功來請受教不值既遣宗瑞其逆旅報余還來見
徹雲以其不能行求脩勸余辭之○吉次來不值○
戍牌使阿石父送裝於舟使晋吾往守焉而與尼真
秋香天臣元恪出使鶴眠守舍善四郎金城梅嵓作
五郎六郎徹雲一郎宗瑞跋之助芳造送至舟別晋
吾辭去舟隘客滿既寢舟子大呼曰此舟豈容橫臥
客若欲睡何不多出錢客皆危坐則又容數客後稍
相推而臥○子牌舟初發比過天保山徽瞻覺則帆

腹飽風雲收月亮濤色如銀立四望快甚然不堪寒
復臥至彜子天明

二十六日

風死鼓棠迸平明入明石港使元真天臣先出報松
浦元瑞返曰元瑞方脩書室欲館先生於逆旅日野
屋刹兵衛氏乃出至逆旅以百錢雇一夫移裝往來
四次畢既坐元瑞使其所識某來謝曰方朝公所遇
而拜趨乃屬其人贈畫扇二柄菓子一筥元瑞來謝
供酒及飯肴甚鮮美坐次裁寄室氏及塾生東屬某

發之又使某就驛發馬一匹擔夫二名返曰驛人以
起馬帖創於此地要我取百錢余以我帖故帖非始
焉恠之然以元瑞故不敢言既馬夫及擔夫至某請
曰室附濵出錢四十六錢於馬夫四十八錢於擔夫
二人余謂允馬夫擔夫就港口取裝別謝以錢若于
此名濵出今既雇夫移裝斷無此理欲詰之亦以元
瑞故止但問驛距此幾町某曰十町而遠公未至驛
亭而召車夫其欲濵出錢亦宜元瑞聞之曰公但曰
附而不附亦可余以某來往於十丁外地使秋香贈

銀二戔馬夫來允所馱物重十八貫以下名輕尻一
里債三十二錢三十六貫以下名本馬一里債四十
八錢余所馱十九貫馬夫欲得本馬債余不可某就
余耳曰公元許賜四十八錢此至加古川五里本馬
輕尻之異不過八十六錢公既賜其半所更費幾錢
何啬之爭余曰善元瑞聞之起詰馬夫馬夫大詈之
元瑞慈愿不敢抗曰彼非我土人蓋他邦無賴子也
余欲責之亦以元瑞故止馬夫馱裝未畢零片數物
即走去使之元恪追之於是置其遺物擔上擔夫有難

色余欲使元恪留馬夫而馱其所遺從出僅二三丁
即至驛亭始覺某所言皆欺妄賓與馬夫擔夫通賣
我也欲告之元真等三人皆後不至乃獨走一里半
許終不及元恪三子亦不及余坐路傍店頭移晷三
子始至曰擔夫要我欲二人而取四人債我不聽某
强勸我我不得已許之矣余曰某奸物今日紙謬皆
彼之為皆曰然秋香曰憾賜彼銀二戔也余曰教日
前藍田謂余曰先生至明石欲起馬須使元恪直就
驛命之切莫使彼地人居間吾記其言元真兄未待

余言既謀之元瑞矣余猶謂彼君子必無他慮豈圖為好物所愚弄至此也藍田知言哉使秋香走追元恪曰今夕宿加古川須先求好逆旅忽見遥屈腰者近則智欣隨忍也春来遊播磨方歸云乃屬傳言家人而報平安未至加古川五十丁日没行十四五丁元恪迎曰何遲某謂必有故也使秋香從馬夫而行矣余曰皆疲而已玄恪曰馬夫既附八十錢更欲得四十八錢某欲無與秋香及曰與之此前約也元真等瞽笑曰今日紕謬秋香為最◎戌上牌逆加古川

秋與館人出迎宿逆旅橋本屋與元真等議曰武田碩齋恐遲我明日且留此地使元恪告彼及元吉而後決去留元恪怯生路乃命館人曰詰朝為我雇一力

二十七日

寅牌起館人曰所雇者至乎曰未至曰促之乃起元恪援寄碩齋元吉熊太郎畑平六東及土物數種曰聞元吉氏距此可二里吾子須先訪之而訪碩齋贈畑平六東須屬之碩齋贈熊太郎東須屬之元吉卯牌雇者導元恪赴志方西牧（元吉所居）午時元恪還曰元吉碩齋將来既而元吉獨来曰請明日臨敝廬乃留之宿◎主人家西畔有蓮泓數橋架焉中央卽街路黄昏與秋香元吉歩渡中央橋西南折卽出於田際取微徑行二丁許有一伽藍門既闢視石燈籠書佛頂山稱名寺北折而近街未上群蚊成團揮扇敺之觸如飛雨

二十八日

昧爽起元吉先歸家◎昨夜余坐店頭自雇二力曰

明旦未平明將發二力齋言曰昨夜約債二百錢矣然擔重非常願倍債余不應出加古川舟中又謂余曰公昨夜言至西中村（碩齋所住）今聞將赴西牧（元吉所住）二村相距殆一里請增債余謂元恪曰蓋彼既與我成約退見從吾子之夫聞其無重擔亦受二百錢心悔之故誣我欲變初約吾子宜處置曰諾既上岸元恪麾擔夫先進取捷經去余輩皆從官道昨夜驚風暴雨謂必凉至此雲裂日現炎如三伏余不持傘髮際汗滴如沐加之以泥深故止鞋而着屐約硬破趾行

甚遲里許至神爪（地名）有一店焉取店側徑北折徑屬田間狹殆難並趾草濕且濘行七八丁有石橋其西北連山一帯皆石而戴松山根人家百餘名辻村未入村迤北行入兩山間山勢坦迤從頂至麓疎松亂點路傍田數十頃蕎麥方花行一二丁徹下人家數戶地名橫大路東北頗豁未田數百頃一夫後至問西牧在何方指北山麓曰在彼猶可一里救西折取山下徑而北行有村名成井村後連山中最高者名高御座又名志方富士峭倩可愛村端有地藏堂右

折行田間有一松林景致絶佳槭屍陀處渡小石橋左有池池東即西牧也元吉出迎入其家自加古川生此二里而遠向西北〇元吉父玄同見〇元恪先至而出迎失路不遇遂行里許還曰擔夫頻訴途遠然以吾熟路故不能欺唯以擔重每人增賜五十錢〇碩齋熊太郎館余於加古川不値遂追至主人供酒碩齋去熊太郎留宿

二十九日

熊太郎去〇巳牌與元吉步過村中人家三四十每家西以土墻藥樹自墻上抽頗似侯國士人之居北行一丁半許有寺名勝德其間前蓮池頗廣猶見殘花剩香掩舟西折又南折又東折一周至主人氏門外初隔墻見喬棗實壓枝垂問誰家元吉曰敝廬後庭既入乞之〇與主人圍棋〇未牌借主人氏僕至加古川逆旅令驛亭明日辰牌出馬一匹〇議明日余輩直赴姬路元恪至加古川與馬夫而會姬路

八月朔

曉寅起元恪命赴加古川元恪束其裝至卯下牌始

發〇裁寄室氏及塾生東屬主人發之〇夜來大雨比明暫止復雨玄同父子苦留余不可乃為余具轎余苦辭主人不可巳牌衝雨上途主人使元吉送轎蔽以油套一無所見然以生路故強以手排套而視地形初出內海氏西折取田際小徑野花亂放三四丁路稍大轎夫曰此姬路至有馬孔道也左右山稍逼地名山中路多石稍入松際左見細流地名荒神谷行十町許左見水田余問曰本年豐穰數十年來所無此地稻獨短疎何故轎夫曰此三四年前新闢

也人家三四戸入路右店休壁貼七絶一首末書梅菴草閒梅菴何人元吉曰家翁別號也余曰此詩轉結云秋色楓林為猶淺斜陽一半未分明轉句宜改作為是楓林秋尚淺不然不妥歸告之尊翁元吉悦出店過深志野日野二村山間地濶遠見姬路城樓取田間細溪徑雨候止忽下草合泥深轎夫苦甚出於川平有渡渡以西即西州孔道熟路也午時傳姬路城東投驛側一店買飯元吉及轎夫等別焉西牧至此三里向西此地亦馬異驛元恪未至使秋香命驛

出一轎及擔夫三名余乘轎先發元眞天臣從留秋香具馬而俟元恪焉至街口雨益甚轎夫曰前有數川今日不渡明日恐漲不得越乃遣天臣取起馬帖於秋香取捷徑行泥没踝夫皆大叫雨聲和之不堪譟余從轎中屢問天臣至乎終不聞行二三十丁村名手之尾天臣及馬雨勢微衰路忽右折轎夫呼曰此赴出雲之路左右皆田有一水名手之尾川廣可二十間平日瀕淺今日漲及膝上西岸北行左見細流行數丁又有一水南流廣深如初水西平沙數百

步沙盡數丁有驛名飾西至驛長氏長問余及元眞為何人既答復問數次余恠之然以地係一橋公邑不敢抗長亦過恭但苦其反復丁寧既而請曰此至觜崎觜崎驛名二里有半日晨加以甚雨君從者及馬皆後未至若以日暮至我馬夫必病夜行君為我馬夫恕許留從者而宿我驛明日昧爽追及於前驛幸甚余曰善乃留天臣曰元恪秋香至宜留元恪宿此君子與秋香來余復乘轎雨不止行里許左右山遍微土地名伊勢有數店店北一山危矗數百仞蒼翠如

滴名風早山昨日來所見諸山此最高峻店當其正面相距僅數十百步坐店頭仰望半山抽於擔背忽有一童荷松蕈過轎夫勸買之問直曰一斤銀一錢八分乃止地又稍上又稍下有一水南流名林田川比前二川狹且淺川西山稍開時見村家黃昏傳觜崎驛人家百四五十投逆旅松葉屋手之尾以後為生路凡四里向西北〇酉牌天臣秋香未至使主人出迎良久返曰不至雨益勁余念三子未慣事不識致何等紕謬不能寢戌牌謂元眞曰吾初欲留天臣

於姬路而俟元恪秋香固請自留彼二人皆嗜煙及食具皆逐緩相笑語與馬夫相失也若元恪一人決不至此不然留天臣亦決不至此兩迂相濟故爾主人忽報有東來者告二客將來疑君同行者乃又使主人出迎良久天臣秋香至秋香先見元眞謝曰某無狀問何故曰出姬路我與元恪先行馬夫後誤路向西列歧道我將追之偶天眞來迎方謀之忽有來人告馬夫至手之尾川畏漲退返乃使元恪追之而與秋香來矣余聞責之曰吾子與元恪以監馬夫為

名而不識其返姬路乎至飾西乎有何面目來見我乎且曰馬夫誤路讋言也我未曾聞馬夫見驛長不問向何驛而行者蓋吾子與元恪後於馬夫自誤出於西列路涉手之尾川下流初悟其誤右折疾走而至飾西東畔則馬夫未涉川以側無監者恐有過失不肯涉耳然則誤路者在吾子二人不在馬夫也秋香曰實如尊言元恪方食某方買烟具而後矣余謂元眞曰果如我所料叱秋香曰吾子明日昧爽須與天臣迎元恪若不相見我亦不相見

二日

五鼓起館人具食而起天臣秋香行迎元恪卯下牌與元恪來秋香曰我將入飾西驛口遇元恪矣元恪曰我出飾西一里八丁遇二子矣既而聞秋香言嗔曰是誣我也今夕面相質又曰昨日馬夫不肯涉川以欲要我增賃而已某追叱之挽至飾西矣〇朝來快晴新凉頓忘昨勞辰牌具轎而上途初着屐步一丁許人家盡一水南流兩涯相距可六七十間綠波盈盈有渡兩涯立杙橫繫一條巨絙舟子三人離立舟

頭援絙且援且進一人在舟尾刺篙舟移頗速中流回望數峰瀕川絶壁參差萬松蒙其頂轎夫指之曰彼艮位一山酷似鶴首故名鶴嶽此渡亦名名鶴渡而驛名鶯崎鶯卽謂鶴鶯埼邦言卽夫皆以形似名也川總名伊母水源自因州出至此三十又八里云鶴嶽北更有數峰皆臨水明媚可愛既渡行沙上數百步路細石高余詰轎夫曰是何路謝曰捷徑也且忍數十步既而出於官道棄轎右竹林而北行林盡又出於川上沙步坦平嫩草如茵疎松散立余曰此

納涼佳境若在都會萬人踏老恐無此峭蒨行三十丁許村名新居人家四百餘備前支封池田氏邑店頭多見香魚問直曰重一貫匁直銀七匁街盡西折與川稍遠左見細流連山環合路穿其間南方一山巔分三尖毫不殊世之所畫富山然稍近稍變但先巨嵓如立掌中間界劃中者尤高自成小字形而已地形稍闊村名平野傍小流有驛名千本自鷲埼至此二里有丰初以轎矮曲身如弓頗覺背痛乃步出千本驛亭前有石橋橋西人家既盡行二寸許有一水南流雙橋架焉相距可百步初渡其下者北折數十步有二店右折則又渡上者傍川而溯過松屋鍜冶屋二村路漸高成阪名相阪上二丁許又下至平地左有一水西流沿水而下相村名相阪口右傍山脚行二十丁許右見神祠又一丁許入胐街中胐者地名人家百四五十投路右一店買食主人見客始炊不堪遲初欲至佐用驛訪三浦丈藏於石井村至此聞石井在佐用南五十丁外別有捷路乃命元恪携葛粉一筐畫扇二柄文城存稿十本及其原稿七八卷往

訪之曰彼欲招我須使轎夫來迎也主人曰此西一里村名新宿有岐馬左者赴石井也擔夫未至馬夫先至頻促曰日將暮余叱曰卿為我來我不為卿來馬夫不能答既而許其先行出店西行人家盡處有一水渡橋右傍山脚有寺樓閣巍然其西一二丁夾街左右有粉墻即為胐城下商家纔數十其西一水南流頗澎湃水西有山綠樹蔚然其麓即侯館左右前後皆士大夫所居高低比列二橋在焉取下流之橋西行十四五丁人家數十所謂新宿元恪別焉地微上名字之峠又下有村名林崎又數丁一水南流名大田井川廣亞伊毋川有板橋橋西人家數十即大田井也休路左店余及天臣先出二三丁渡小渠岐成三叉道標書右者赴作州余先行數百步秋香及馬與天臣呼曰先生誤乃却返蓋標以北為正面余誤以西為正面故爾問地名一婦答曰上津聲嬌羞呼上不明似單呼津余又問擔草返者答曰下德佐余顧二子曰錄地名余每使從者錄所過地名二子皆笑曰彼謂先生問其所擔草名故答曰霜登草然則草名非地

名也（下德佐霜草卯呼同）登余曰否又問土人答曰下德佐者上津中之一小落也地微上右有池左見岡腹有如削落處天臣曰某客年過此聞昨晩夏偷池採土岡壞壓死者數人路轉出於岡背又曲折微下前山當面路忽左折成陂陂側又有微徑天臣曰此捷路也取此徑心皆石似川而凋岐甚余殆不能進二子推挽纔出於陂又上一丁許至絶頂問地名答曰佐用陂下陂左見秩田數丁至平地又數下黄昏入佐用驛投逆旅津山屋元眞東轎故先在焉自朏至此二里

半〇今日行程七里向西〇主人亦三浦文城東來曰朶雲飛臨聞先生將過敝境老夫喜不寐若辱臨幸甚若不能臨老夫將輿病就謁末書閏七月二十七日〇夜數聞打戸謂元愘來起視之非也〇此地高寒殆如九十月交〇秋香病

三日

夜來謂元眞曰元愘未來不識明日文城親來留我否兄明旦先上途赴津山何如曰善先是藍田為余東津山人北山冬松為先容又作一東授余至此附諸元眞先致之〇卯上牌元眞先發未幾元愘與文城姪糸秀來曰文城有病故使姪來糸秀以文城旨送乾香魚數十及乾瓠柎實余曰乾瓠頗重請送之浪華糸秀曰諾文城東曰老夫病家人數輩亦病故不能奉迎又不能拜趨遺憾曷罄不腆土物請叱存〇辰上牌東轎上途糸秀請送元愘從秋香未瘥留天臣看之出驛大霧四塞左傍山脚茅花如雪行八丁一水南流廣可四十間名佐用川沿隄南行石蒜盛開途見石佛六軀如人立疑屍陀處至其側有校

橋焉橋西竹林一帶其西村名抜盛人家數十左右山皆在霧中朦朧如影元愘曰先生有山如淡夢霧中看句實能形容此狀矣又有村名早瀨行十四五丁右傍山脚路稍上左臨溪流地名沼陂又上數百步名天神陂至絶頂右有墳塋一墓書三木別所長治後亂八字糸秀指之笑不已問何故曰此地有暴富者自詭長治裔其人没字碑表父祖墓如是不亦陋乎下陂霧始霽一天雲絶餘炎勝夏糸秀指一峰曰彼地昔有城山中鹿之介奉尼子勝久而保焉藝

人攻之羽柴氏救之所謂高月之役是也行數丁又有二水皆南流無橋揭而渡有村名力萬行數丁人家数十地名須安禾秀別去又有一水南流渡板橋七八丁一水西流渡杞橋地名加須安行十丁許地名稗田渡石矼二所路漸上地名萬峠行數丁越峻阪絶頂有地藏祠轎夫曰是播磨美作分界處下阪有一水南流渡圯橋有閭門即土居驛也自佐用至此三里毎里五十丁云休於路左店待天臣秋香不至将去始至余舎轎歩路過驛長著袴磬折請曰前

路頗遠願別賜馬夫錢百二十七文余以其恭不敢詰答曰諾既而元恪追及示驛長手扎曰請更賜擔夫錢六十四文余疑其妄與元恪返就驛長詰之答曰此地僅五百石而東通佐用西通勝間田皆三四里土人不堪困苦故定驛法凡起馬者不須以書報者別乞錢以為例也余曰若驛法何必詰始悟此地及飾西等皆係直隷故有此例矣馬夫請先發擔夫亦請先不許出驛一水南流名土居川渡圯橋地名平迫一溪西流劃两山間取水南路行數丁有微流

土人方脩橋擔夫又苦告曰歸路甚遠枉許先行余以其愿許之村名竹田越一岡人家數戸名上福原一老翁坐室余問路翁曰公且語視其貌不似常人欲與語然其室向陽日光滿座矣不可耐僅交言去見擔夫在前行甚緩心怪之行七八丁南有灌木就其陰踞樹根而拭汗側有田婦問土居至此幾丁曰五十丁下數丁村名恵美入路左店擔夫在店頭秋香天真及焉余曰二子常後今後須從我出渡圯橋村名今在家又越一矼微上地名峠微下地名下福

原擔夫請曰某有病不能歩請用替人視其面如菜乃許之擔夫自雇村人村人欲責償不速肯擔夫曰公先往行五六丁村名播原村人追至請先許之佐用以西両山相逼至此始開原田數百頃直西見遠山播磨之山悉巨嵩戴松其頂悉尖蒼蔚陰森美作山則皆頂圓如鞠青草平布温籍明麗或墾至絶頂古人分別誠不苟也取田間路二十丁許村名渡里一水南流有圯橋橋東老木晝晦樹下祭荒神石室一區石墖二區基書笠挂森三字就土人問其故曰後

醍醐帝曾挂笠處嗚呼帝崩五六百年人念遺德猶召伯於甘棠其自播遷與再御寓寰亦宜哉惜不善其終渡橋一丁許又有一橋其下見小渠右有大池跡松立涯路急上數百步有人家入路右店問勝間田路程曰三十六丁出微下有田數十頃田盡又漸上過松間路至絶頂地名四達路成十字東者通播西者通作南者通備北者通因故名四達云下一丁許地名神會有大池傍隄南行而西折隄西地高成岡下有村名岡村口有祠土人環坐稱佛名路從祠前忽下西南行數丁入勝間田人家百四五十津山封内也投逆旅油屋〇夜驛長來見曰此至津山三里輕尻馬一匹賃錢百七十二文公宜別賜錢六十四錢何則本驛出馬額限二匹明日將出四匹若以驛法當待明後日而出公馬故使公別出六十四錢則自雇也遲速如意余曰善〇謂三子曰吾子等常與我及擔夫馬夫相失若有不虞如之何明日以往宜各定其職乃約元恪監馬夫秋香監擔夫而天臣從余〇今日行程七里向西

四日

昨夜命館人五牌作食夜半館人妻告曰雞既鳴矣然雨甚公猶發乎余曰役夫必苦且待天明平明雨欲止未正馬夫擔夫來至余先步上逵天臣從至驛口一水南流有圯橋長可三十間右傍岡脚行一岡邑然萬木蘢蓯内見小祠又遠見一條粉墻天臣曰有墻無家可怪余曰蓋墳墓既近果然路稍廣稍淨左有大池小岡數十瓜分其脊皆嵌池岡不甚高全身皆松其分處悉種稻稻未熟與松與水上下爭綠池脊稍淺亦為田有堠焉種二松左右相對田脊稍低復為池太於初而深於初水鳥相呼路截田心數丁又傍岡脚下三四丁又微上村家斷續地名黑阪地上見碎黑石星數天臣指之曰阪疑以此名也休路右店元恪及而先行行三四丁有路截山脊而通處脊僅數弓窿然高數松上立甚似堠秋香及而先行又微下而上村名池原有冶戶鍛聲丁冬微下村名仁井田又大喜村口一水南流清且深渡圯橋微上松夾路地名川鍋人家數十左右比列其村首尾

皆左右崇土以擬閭門徼下二三丁地始開闊四望
朝来所過皆一帶長岡其北原田數千頃土肥戶殷
西南更見村落相接延路以西山常逼而無高峻者
至此遙見北山岝崿刺天地形雄勝知稍近津山路
益坦廣右有小渠水盈且駛左折而廻雄舍牽牛者
絡繹人皆馭二牛牛皆壯有野人一行男婦相語不
覺近牛後牛忽蹴之其人大怒然無如之何又二三
丁一水南流廣可五十間底悉大石白波如雪聲甚壯
渡圯橋地名全田又行二三丁地名川埼又二三丁

至此而全齋遙見麗譙於西岡頂粉壁四周綠樹自
墻根簇立佳氣欝蒼即津山城也其南長街一帶謂
猶隔二三十丁休路左店問地名主婦答曰玉林也
出店路傍岡脚微右轉忽見人家天臣曰是城下街
口其尾迤邐連向之所見云每家戶外種一松二三
丁松盡左轉又右轉元恪狄香出迎曰元貞俟於京
坊逆旅大笹屋矣西行街上十丁許一水截街南流
有板橋廣可三間橋欄之頭包以銅立橋中央北望
水抱岡脚素堞綠樹倒影粲然橋西有揭制札處制札用邦呼乃官制令也見一老翁方曬胡麻其前初謂此地越前
宗封每事必修儼而猶有田舍樸辱之風行二三丁
街鏬右見濠有橋通城蓋禁旅客也又二丁入大笹
屋元貞見曰某昨晚至訪北山冬松不在家人曰主
人言大阪客將至而俟之偶有事適遠鄙將以明夕
歸彼既俟請先生亦俟乃却裝就座時已下晡也〇
勝間田至此三里向西〇使元貞贈書扇三柄及菓
子二筒於冬松氏◎使三子點撿裝而分馱與擔〇
逆旅後有一舍居余輩焉北窓臨城濠坐見遊魚或

數尺濠廣可七八間北岸草滿上連粉墻老樹扶疎
自墻上抽樹間處處見櫓

五日

使館人視冬松歸否曰未歸不堪無聊乃與元貞狄
香謀將訪小原慎太郎出西行二丁右折又西行二
丁許又右折有祠名德守華表揭韶仁親王扁額然
頗荒廢祠前繪馬堂用邦呼多揭四五十年前畫丹青
陊剝慎太郎家在祠外西南隅一童子將命曰不在
乃歸取生路數丁〇申牌舟尾屋為助者来見曰某

此地産而備藍田舊舍人也前月二十六日避浪華見藍田藍田屬先生之事於我矣出藍田前月二十七日之東按余且曰北山子將以今夕歸某與之謀為先生決去留〇夜冬松使人來曰詰朝相見

六日

與衆議曰嚮東橋井富三郎預報將相訪芙東之浮沉未可知而冬松既歸其欲留我亦未可知也宜使天臣先行見富三郎而俟我於米子逆旅也（米子伯耆地距松江八里有通津焉）乃令天臣上途〇為助來曰願上午食〇

小原慎太郎來曰土人久仰芳名請數日留〇冬松來見自稱年四十六伏人也與慎太郎謀留余〇秋香復病〇午牌為助使人來迎乃與元眞往其家在逆旅東南一丁外供酒及麦飯主人又召從者秋香至元恪以不善飲辭既而步街上冬松追及曰請今夕臨敝廬南行二丁街盡有一水東流廣可二十間數舟依岸左水而西上二丁北折入街一周而歸〇申牌慎太郎來導余及元眞出西行二丁將右折慎太郎忽呼前行一人返其人視余曰公旭莊先生乎某阿波長江也（其人自名）不慎太郎曰君請為先生周旋曰諾某將歸鄉言畢去行一丁許出於濠上西折一丁北折濠之西北悉士人所居時見廣厦右濠行百餘步有城門焉所謂追手者天主臺五層自松抄抽慎太郎曰初層廣五百坪而稍殺（古六尺為一坪）又數百步地勢隨濠東折一丁許又北折又有一門焉慎太郎急走入左畔士家出曰此主人曰肉藤熊藏本府雅人也乃訪之熊藏年可三十四五意甚懇出椀食之頗美余笑曰昨夜使元恪買椀數顆皆苦澁因謂此

地無椀今殊不然冬松使人促返乃辭薄暮至冬松氏即逆旅對門也朝來夾甚乃告主人歸逆旅洛慎太郎從既復至冬松氏土人大村斐夫長田幸平在座二子皆嘗相見者主人以余畏暑特下榻中庭酒出返座有盛饌熊藏至戌牌元眞以風邪辭主人強留之食畢余亦以齒痛辭主人送至逆旅

七日

雨下〇慎太郎冬松等將謀留余乃屬逆旅主人發東於天臣及橋井富三郎寄天臣東曰津山人留我

恐延數日兄直歸貴鄕亦可我未識兄鄕何名請柬見告寄富三郎柬曰昨日遣門生錦織天臣候起居彼若歪請以我柬授（我柬謂天臣柬）寄彼既去請送之米子驛亭○狄香猶病煮病（藥）授之不飲又不食唯眠而已余曰聞目以眠為食吾子一身渾是目○使元真往謝冬松○竹香來（竹香楨左郎別號）曰有中山某者將來謁候之不至去○夜野本屋藤藏者來報内藤熊藏將來少間竹香熊藏冬松來會介士人馬場重助（名毅字致遠）岡田直介（名昌昭字嗣服）相見買酒飲余亥牌散熊藏

日間瑣事備忘　巻一百一　四三

曰明日申牌請臨○今日陽墻聞銃聲及鼓聲螺聲竹香曰錬兵也

八日

借冬松氏圓機活法○栽寄室氏塾生及藍田六郎東令館人發之○狄香痊○竹香来○冬松送変飯○夜来大雨至卯牌霽午後熱甚○申牌竹香冬松来導出元真元恪從赴内藤熊藏招大村斐夫岡田直介馬場重助野本屋藤藏在座主人介士人中山九兵衛骨董師丸雪相見主人曰丸雪者伊人綽號

丸以訓呼切以音呼丸邦訓全也切邦音截也邦俗謂書全幅曰全紙半幅曰半截伊人誤解呼全紙以全截衆姍笑賜綽號曰全截既怒其悟因呼丸雪矣竹香忽揖九兵衛而退於別室余意前日竹香欲介九兵衛相見而不至故也坐客亦皆曰何議論之長也既而復坐互歡笑主人張宴肴核太般酣竹香曰世傳文字昉於應神帝時意不然其前數百年既有之余曰有徵乎曰有仁德天皇書甚似西漢人決非文字始至時學者之所能也主人聞之作搜書室出

日間瑣事備忘　巻一百一　四四

搨本一葉贈余字大可一寸五六分前書鵜鶘二字後書邦詞一首詞曰多見志摩能比瑳能阿瑳氣通多摩須理底阿瑳迦來須奈俱多摩見志摩能登呂竹香曰玉島一農家世藏古函傳有空海所書佛經近一和歌者流請開之内有此書其幅似紙非紙似絹非絹為千年外物莫疑解者曰多見志摩卽玉島也阿瑳迦來須奈俱卽雖見其雌展翅就之也傳帝愛妃黑媛玉島人嘗歸寧帝託巡狩而幸其家蓋此時所賦也此詞日本紀及萬葉諸書皆不見然其爲

當時調亦無疑好事者因作搨本云余疑卽好事者
所作然其書酷肖聖武天皇光明皇后等眞蹟其出
於寧洛朝亦不可知也且記弘異闢亥牌飯畢酒未
徹庭有凉棚余避杯登焉二元繼至余思桲主人使
人升樹擒而供之元眞睡搖之不醒竹香諸子亦來
欲移席復飲焉余以過饜也元眞下而辭冬松同出
九雪請提燈從九兵衛追及半途別去餘皆送至逆
旅冬松白九雪雅人善爲文人周旋乃贈書扇二柄
客去旣寢冬松又與九兵衛來余遽起冬松白先此

日記又添一事矣問何故曰中山君誤陷此家井（此家謂逆旅）
両手絓井口回得不墜然手傷燈墮矣視九兵
衛方出紙拭血旣坐冬松爲九兵衛請明日同岡田
直介來行東脩曰此件有嫌於竹香先生莫關知買
酒飲余及從者子牌去

九日

發痲疾○巳牌冬松携岡田直介中山九兵衛來行
束脩二子曰欲邀先生然以吾居湫隘別借一室矣
請申牌臨○野本屋藤藏來乞字（藤藏號湖航此地人乞字者以此爲

初記）故○竹香來○使元眞往謝熊藏○申牌九兵衛
等使人來導與元眞出西行三丁有華館人馬二子
及竹香出迎少間冬松至旣飲大村斐夫馬塲重助
內藤熊藏等至初竹香爲直介乞梅洞詩爲九兵衛
乞松濤亭詩余屬稿成竹香與九兵衛遣言謂余曰
彼欲覽高作勿許今日竹香東曰旣與彼和頗携高
作來乃使秋香寫未訖余出秋香追至衆爲余謀曰
此館絕佳戲之何如余曰善衆又曰此宅傅倉有怪
物故雖如是輪奐無敢買者又無敢戲者但居一僕

于廚下守之而奧室永廢矣余曰亦可何則從者三
人皆能睢縱恣搖之決不覺也皆笑雨大下戌牌與
冬松先辭九雪送至○夜深九雪來以熊藏旨乞所
齋扇數十柄○先是夜窓微動皆謂地震然臨水處
動而餘不動余疑之竹香曰獺也今夜始聞獺鳴

十日

井口十萬治者來見○使元恪送扇五十柄於內藤
熊藏熊藏贈梼○此地院莊卽兒島高德削櫻題句
處熊藏請余賦之將作搨本今日賦七律一首（詩載集）

使秋香致之○訪冬松曰某去期頗逼而視諸君甚皐緩如不識我去者及我去慇留無益也故預告冬松曰某今日與大村内藤諸子謀為先生易館○竹香来○冬松来○夜訪冬松竹香熊藏追余至主人供飩二子曰有事請返乃歸二子見一客曰此周旋家也院莊高作搨本件此人實任之岡田直介来諸子曰明日移貴館何如余曰善初在冬松氏以背痛屬迎按摩師既至乃辭諸客退於別室良久客散按摩師後去

十二日

馬場重助來曰某及大邨斐夫欲導先生遊二宮請明日午後臨○熊藏使丸雪來送香魚○為助來○竹香來曰既為先生定館乃使三子收裝○冬松來曰聞先生移館謹呈香魚未下牌余與竹香冬松先出西行二丁就逆旅竹香使主人見曰伊人通稱淺屋萬助乃東熊藏招之冬松去申牌元真等至熊藏直介九兵衛丸雪湖航品屋六右衛門（昨日所見周旋家也）等來會余觴之皆醉元真先臥秋香繼睡客交作搖之終引元真復座使之鼓絃余曰有史當書玉江（元真別號）為津山人鼓絃衆絶倒亥牌客散○逆旅比大笹屋頗廣且潔

十三日

井上大二郎者來見曰某昨年在澹窓先生塾頃聞先生臨此地當首來謁而有病故後○湖航來乃屬送烟管及菓子於大邨斐夫○竹香冬松直介來約午後赴斐夫等招○午下牌竹香冬松來導余及三子出西南行數丁街盡左有石垣如隄循竹園之右

則田畝是北山於人家屋上迤卑遠高青重綠疊秋色鮮明忽遇一士人請從余記其面而忘其名竹香曰伊人姓名曰山下剛介小竹門人也剛介曰先生始卜居浪華時某在篠氏屢謁四年前復見矣行數丁垣中斷有門蓋門以内城之外郭也門外有水即六日所見上流名錦川水勢甚壯有碓車爲水南諸山相距五六丁一山巨嵓戴松頗奇其右一山處處見如殘雪物冬松曰瀑布也右隄左川而西行垣將盡處老木巍然下有神祠祭壽福幸神祠後有一水

自北来水涸不流蕉姑亂抽垣忽北折而與水瀨而
路西通有石橋唯用大石三片俗呼三枚橋橋西地
徼上左有一舍即習徼處俗呼五丁場以其距南山
五丁也冬松曰前日一婦人上馬過此忽聞砲聲駭
墜死良久而甦徼舍西有人家竹香曰是銃卒所居
左有橋長可四十間名廣瀨橋不渡橋而行隄上右
有樹林行數丁又有一舍冬松曰是習水錬處川稍
廣數舟来往路右折入街竹香曰此城下街尾距街
首殆四十丁矣行一丁街盡有徼流名紫竹川橋名

筋違橋以西列松夾路坦且直名菅暇又名二宮原
土人誇如此直道天下無雙余曰此蛙見未識西列
肥筑孔道故爾行一丁許右有茶店熊藏及江戸人
駒井幹夫待焉幹夫曰某與宇田川興齋隣屢聞大
名行十丁許有華表即二宮也祭高野大神宮竹香
曰此延喜式所載華表以西夾路種櫻其左畔村家
一帶枕川右畔地勢稍高成岡農戸散居中有一華
屋竹香曰彼即僧源空所出某父子倉亦同族而来
贅于我母氏彼家住此八九百年常詑曰我家有蘗
子以其不能任家務薙髮為僧世人尊稱圓光大師
是也華表側有古木大藪斗中裂然橫枝跨數畝往
往以巨柱支之余曾閱作陽誌中載蛇塚在二宮村
相傳往昔宇那提森北至神樂尾山麓有大湫巨蛟
棲焉屢為人患又甜損高野明神扁額父老設計遂
殺之埋其骨為二邱一在龍澤寺一在田間皆曰蛇
塚亦巴陵之北也（以上悉用原文）竹香曰又傳蛇出此木腔
中故裂矣木前後所謂宇那提森者初森氏領美作
時（領用邦言）有良大夫曰長尾隼人勝明即著作陽誌三

卷者嘗建碑於院莊使當時儒者江村春軒撰文又
建碑於此地亦使春軒撰文曰高野之神境宇那提
森者和歌所詠布在簡牘然行旅之客或未識之予
茲鐫厥號於石以指示之欲垂此於不朽貞享五年
戊辰林鐘良日（以上悉用原文）竹香曰萬葉集載宇那提森
詞一首即此地也行數百步上磴有門傳左甚五郎
所作左右隨神二軀甚古雅（隨神用邦呼）然既漏濕朽隤
門內平地五十步又有磴磴上平地延袤數百步北
有神祠拜殿多揭書畫無足觀者殿前有閣道南橫

長可十間既廢南有一榭布禮坐焉下瞰官道行旅絡繹其前卽溪流濁如雨後冬松曰上流有鐵壙常以八月稲田水落之時洗鐵沙故濁如此至明年夏乃淸稲忌鐵氣故避夏時云水南村家斷續平田數十頃兩山嶺自田間起一東一西皆初坦迤後峻急蒼翠可愛兩嶺不合處中間數丁皆田其南高山重出遠近向背可見不可寫榭柱題名遍滿不見寸白冬松欲使余題晤請曰為敝邑生光元眞抜小刀白柱乃題一聯曰廟自林中臨水上山從村嶺起田間

求書偶得一聯錄之冬松使元眞鐫之然以刀鈍中止祠官送梨數顆曰聞有珍客敢呈既而斐夫及重助直介晋左郎等至丸雪裸身負行厨從湖航後至祠前有白檀圍數尺既枯削爇之薫香異常酒酣斐夫以不善飲先臥余亦與元恪出觀地形祠後地高有數薄祠西小祠數字西行地下數百步石多柏左則櫻樹將至平地巨嵓當路卽山骨露出處又有華表其西數步有微流自北來溯流有徑遙見村家在岡背東則官道行一丁許至人家前北折卽隨神門也周迴二丁云日没不堪寒乃趣歸取來路月色微茫望路左岡頂往往有雲問何故竹香曰蕎麥花也乃應聲賦一絕

蒼然寒色松間夕醉步何妨頻觸石
月照前岡看不明低雲一片是蕎麥

渡筋違橋直行街上數丁有板橋乃三枚橋上流橋東有邏所其東粉壁夾路皆寺名曰寺坊寺大者跨一二丁寺盡右即德守祠斐夫等或別或送至逆旅門前

日間瑣事備忘録巻一百二

嘉永七年甲寅八月十三日

熊蔵使丸雪來送拶○冬松使人致天臣伯耆所發十日東柬曰某既晤橋井富三郎彼遲先生久矣請速來背書此柬托旅客請賜百錢○竹香斐夫重助晋太郎九兵衛剛介等来訪○剛介送雞蛋○冬雲來曰嚮一客致天臣柬即去視柬背欲賜百錢追之不及○夜竹香來介彫工某相見曰此人即刻阮莊窩作者乃示其板及搨本一紙曰是熊蔵所諭彼欲

追先生未去乞覧殆廢寝食矣○直介来與竹香請余講折玄

十四日

竹香携雞與鼈來食余乃招熊蔵後至比徹重介丸雪至○冬松携黒澤屋平兵衛者號愛石來行束脩入門供酒肴呼熊蔵等同席直介湖航來會亥牌散

十五日

竹香來曰初某為先生宣言土人曰篠翁歿旭翁名望上國無雙求其書者潤筆金須以篠翁例皆翕然服既而冬松諸子以先生湯遊不必引浪華例其潤筆減十之二亦可也招人衆又翕然從於是某以將奇貨先生私圖其利得謗某本意為先生忠謀而不料至此顧先生為我雪寃言畢憤甚余慰之曰以我忖度兄實不堪也然兄本意為我忠謀則亦宜爲我忍詬也既而衆聞之曰彼有心計故不與之謀若一與之謀彼獨私其利使我輩無顔於先生必矣余謂元眞曰兄宜見竹香賦將仲子也○薄暮斐夫九兵衛重助直介丸雪竹香熊蔵等來會使秋香從直介

先出求賞月處既而與衆出南行三丁街盡即六日所過川上左有一樓見秋香倚檻入爲主人朱屋佐吉者出見年可八十耳聾然聞余至喜甚朝來陰曇至晩北風凜寒雲破月見初更後四無片雲滿溪金波溶溶東注南山相距四五丁蒼翠鮮明數舟依岸而泊絶不見人但聞碓車轣轆冬松後至乃開行厨賦詩余得一律看月斯樓好一溪門外橫衣邊山氣冷座上水光明孤客忘羈況諸君杜厚情浪華歌吹海少此候蟲聲酣余與元恪下東步水上數百步渡擔水南有田數畝又有一水橋跨二水長可八九十

閭寒如冬初乃返樓衆或睡或飲月西傾乃歸〇熊
藏送鰐鱺炙〇今日熊藏贈阮庄詩搨本斗幅〇重
助示邸報曰向者英船四隻入長崎上言西洋諸國
將討鄂夷我船若有過貴國請隨處許下碇墨船二
隻入下田以葬舟中死人為名實欲探英夷動靜也
亦上言英夷竊有待命于浦賀之意云云又曰明春
英國使節來

十六日

數日來作書甚多熊藏來供酒及飩及從者〇湖航

囘竹香請明日臨敝廬

十七日

井上大次郎送酒肴曰某居停主人蓑屋治兵衛將
來見余欲携大次郎赴湖航氏大次郎以與竹香不
善辭〇晚與竹香元真至湖航氏狄香元恪後至主
人招熊藏九兵衛不至以人寡更招冬松未至余告
大次郎事主人招大次郎及治兵衛至乃取其所贈
酒肴於逆旅以羞主人供饔冬松至門主人曰有業割
庖者欲乞先生書既具紙其妻大嗔曰公賤業作過

分事乎手裂紙夫妻及目未知一城傳為奇話冬松
曰更有一奇話土人嘖嘖稱東來先生余謂其學問文
章冠絕一時然其書遂出於我竹香先生下竹香曰
是愚弄我也冬松曰實有此事竹香意色甚惡冬松
先去亥牌辭竹香送至〇在湖航氏村上小平太者
柬乞字又送茶二包及梨徑四寸者二顆柬曰僕藍
田所善藍田柬屬先生事於僕當拜趨請教然有採
薪之憂不得出戶謝〻

十八日

辰牌栽寄室氏及塾生柬使元真發之復命曰今日
此地不發脚夫勝山脚夫過此地者攝之而已然既
不及余曰聞勝山脚夫以亭午過吾子恐誤聽也請
再問之既而曰誤矣勝山脚夫未過此地此地赴勝
山之脚夫既過也〇使館人致答柬於村上小平太
氏贈七絕一首〇湖航來會一人于從者曰此郎以先生
書故夫妻反目者欲獻雞肉乃作書二紙與之其人
喜去〇冬松送酒及鹿肉〇晚招冬松熊藏供酒竹
香九兵衛直介湖航偶至既徹大次郎至冬松先去

餘子留聽余話亥牌散

十九日

竹香來余謂書六紙且箴曰兄尚析玄玄之主意在無故曰聰明士宜尚無兄才氣絶人人固嫉之以謙挹卑屈避之猶恐不容而以矜夸倨傲抗之故殆不啻雖知尚玄未知所以用玄猶買櫝還玉何如竹香悦○九兵衛送潤筆金若干○斐夫送潤筆金若于○駒井幹夫送酒料取所屬書扇○洺兵衛大次郎來煮雞供余及從者曰勿使竹香知未徹九兵衛來設餞宴於別室亦曰勿使竹香知冬松熊藏重助直介剛介湖航等皆會余故引竹香至大次郎席又引至九兵衛席衆或醉或醒或議論或起而舞或別設席於廚間而飲屢合屢離夜深散○初議以明日發程然以雨止

二十日

昨夜大次郎醉甚今朝使洺兵衛來謝余欲見之固辭曰既無面目見先生○竹香送芋○剛介送雞蛋○湖航冬松重助直介等送潤筆金若干○秋香復

病○冬松介山縣駿次郎者號羽雪相見曰此人自北鄙綾部村來贅於本地北鄙山水頗奇先生有意探討某將陪遊此人將為東道余曰善哉○昨日與冬松約訪諸家告別午後來導至熊藏氏主人將設離宴余告將訪諸家主人曰然則歸路過余本意欲訪九兵衛斐夫直介重助剛介竹香等冬松曰九兵衛家在城中旅人不得入直介恐不在家乃使從者逆旅僕往謝直介送其所屬書絹與冬松出至斐夫氏重助剛介在座返熊藏氏主人介一客相見曰此人姓名瓜生原喜助欲乞先生墨蹟習之湖航亦至主人供雞及鼈日沒辭冬松送至逆旅乃贈湊憁公書一紙○夜重助直介剛介來買酒飲余及從者竹香與焉亥牌散

二十一日

秋香病不愈招冬松診之曰不妨上途又曰伯別路當過加加美奧津二驛先生探北鄙綾部加茂而至奧津迂路不過四五里加加美距此三里奧津則六里秋香兄勉疾今日至加加美明日至奧津而待先

生馬何如余曰善使元愘諭秋香始起乃與冬松謀曰我將衆轎從公秋香將衆轎監馬夫願公令驛長具轎馬而告所以異路不然驛長必疑將不許之冬松曰諾唯命取起馬帖去〇重助贐蔦粉〇秋香不能東裝使逆旅主人曉大次郎召之大次郎與治兵衛來助諸務〇辰牌馬夫先至時裝未束畢屢出怨言乃許先發次轎夫至亦大詬乃使秋香先發〇已牌湖航來告熊藏將來然不耐聞轎夫惡言出逆旅賜主人楮幣十錢至冬松氏冬松亦東裝未畢余欲

見其妻固辭不出元愘至告轎夫無賴冬松聞之令驛長戒轎夫始默熊藏追至贈潤筆金十四兩二分又行東脩贐唐筆墨及扇五柄于余及從者竹香至亦贈潤筆金若于津山人幸淳厚冬松熊藏尤戀摯余初欲留數日即去而過十七日二子之故也湖航淺萬治兵衛至皆請送黑澤屋平兵衛見曰昨夕自備前歸今朝有公事故欽拜趨已下牌上途過大笹屋戶前使元愘入賜茶料三戔過為助氏告別為助方飲舍杯送出街上過宮川橋行一丁右折過陋巷

數百步人家盡途臨川上錦川至此與宮川合抱南岡麓景致頗佳熊藏使淺萬告余去於丸雪蓋丸雪家在焉治兵衛別曰大二郎既在前路俟先生彼有東上之志請善視之冬松獨左折取田間徑知其將看病者乃東行取別徑過田間二三丁有微流北折有橋冬松立其上以俟橋以東即來時所過玉林也踞路左一店買菓丸雪至余及冬松將上轎然以熊藏等皆步止轎夫請先行路自街首為岐右者來時所過取左者稍上出於岡背北行村家斷續四邊皆松林俯

瞰津山全街冬松曰前路有岐轎夫恐取東者乃走從者追之曰取西者路左有山王祠襍樹環合往往見紅葉地名靜名陂行十餘丁前見平地禾田千頃相落相接一水流中間風致頗佳冬松曰彼地名押入下陂西折廻岡脚有微流沿至平地大二郎立畝頭入押入津山至此蓋一里有半休於村家主人謂冬松曰識廣瀨先生久矣請見余曰吾子何以識我曰某宇田川玄水從弟也以贄造故屢至貴塾矣冬松從者見曰某追轎夫不及聞彼既取西路先行將

遂至上船地名上船距此一里則公等有轎與無轎同而已乃走大次郎追之少焉人報轎夫在東路冬松曰果誤矣使從者追之遂余曰轎無主故誤路今後須衆乃與冬松皆上轎西折又北折過田間十四五丁入岡際松林線繞或上或下十丁許至上船路左有一店店前老松一株横技四出跨數十間將休皆曰大次郎蓋遂至京原也須從之微下又上入林中右有細溝蓋係新鑿濘深殆不可行忽見一婦人負挤籠箭香呼曰美人婦大駭隱樹間行十丁許路左

有數店見大次郎於店頭乃就焉時既未牌未食冬松曰山縣駿次郎先行作食於其家以俟矣乃食飩衆買店酒飲畢又上轎過岡背細溝縱横熊藏曰近日土人堰溪鑿渠刀不給將中息若既成乞先生碑文必矣微下路滑且多石溪聲潺然行十四五丁至綾部駿次郎出迎入其家駿次郎本姓多胡兄浦右衛門為此地大里正宅頗廣敞東山富窓高數里有草無樹欸翠甚鮮主人不在駿次郎供酒食熊藏冬松各出所携行厨皆劇飲日既昃余辭轎夫既返津

山冬松讓其轎乃先乘而出熊藏竹香大次郎丸雪淺萬湖航別焉駿次郎將送至塔中村出東北行亂石礙路稍下有溪郎金田上流水聲澎湃有橋長數十間橋側有碓分水處設魚梁溪心大石牛馬太者群出灘聲喧豗雪花亂散踏瀨溪而上兩山稍逼謂必勝境然昏不見且微睡比覺有村名妙原出轎而俟冬松駿次郎至乃返轎冬松而步冬松先行左右山高地逼路屬右山足而溪屬左山足地形甚似学谿逕流充真打燧石點蠟燭而進嵓屢觸肩仰望懸

崖數百丈聳然悸稍深黑但見狀星於樹罅地微開一水西流截路入溪有橋焉立而望溪西又有一水東流入溪溪自成十字有酒店焉駿次郎曰綾部至此一里此至塔中亦一里余曰君所謂一里我以為二里前路之遠可知也又行二十丁許路右有馬醫家冬松在座主人供酒聞冬松說余事喜曰如是大名先生過此地古來未曾有願留筆蹟為我家珍余曰諾但俟明日冬松復欲讓轎余以寒辭溪聲喧耳殆不得語出路稍闊稍與溪遠過田際十四五丁入

塔中村遂見一家門外村人聚焚火稍近一水南流有橋渡至焚火處即駿次郎兄字右衛門家也字右衛門入贅此家姓牧氏津山至此四里而遠路向東北亥牌就座主人見問焚火故曰我舍人子年甫六晩来不見闔村將尋之〇主人供酒畢冬松獨辭赴知和村初冬松欲攜余輩至知和宿于内田紋兵衛氏然以夜深留余輩宿焉〇村人打鼓鳴鑼捜索山谷之間終夜不已〇此地高寒舍南北皆溪聲如風雨寅牌起開戸月色如霜

二十二日

曉来寒甚既徹雨下平明出視地形平地延袤可十丁而四面皆山主人家在中央山悉峭峻時露奇峯山下更有數十小山高皆一二丁萬木欝蒼村落參差遠入山際溪大者二一自東北一自西北至村南合流其他小溪入二溪者無數地極膏腴間見華屋駿次郎曰此地數侯封境相接屢每村異所隸故交相悪〇主人族玉屋勘三郎来見乞字〇作字謝焉噃〇夜来門外村人成群未散議曰兒存沒未可知且禱金毘羅祠須為狗趨乃募壯夫十餘人皆浴於溪水畢裸身唯着犢鼻褌而立一人首簪符手握錫杖及數珠衆各言其歳輒振錫撚珠曰吉曰不吉吉者進不吉者退得十名簪符者先蒲匐為狗行衆從之尻尻累累忽昂忽低觀者亠笑僅數百步有旣倦者聞祠在十五六丁外其苦可想已牌復坐賽祠者未歸忽有走来告者兒尻見於瀨皆遽出良久駿次郎返曰兒猶温脉未絶然瀨係他邑不許収之曰唯須水中抱之而請吏檢察議論不決遂死余歎曰陋

鄉之習一至此哉有土者之過也駿次郎曰兒蓋為狐所惑至今且溺故未死也〇夜冬松自知和至主人供酒冬松曰知和距此五十丁今朝旣霜〇駿次郎兄弟欲留余余念秋香病固辭

二十三日

上人乞字辰牌揮毫至午前休〇主人設餞宴小中原村人須藤善太郎来見〇初聞奥津距此五里路太險預属駿次郎雇轎夫及擔夫將發駿次郎曰距此三里地名越畠以西路狹不通轎且一擔宜分為

西擔不然無𦨭荷者於是雇轎夫三名擔夫二名雇賃皆每里百四十錢冬松尤其貴余曰莫尤農時也○駿次郎贐金百疋及俳歌一首○午後上途冬松元真字右衛門善太郎駿次郎送取門前路西南行一丁餘溪涯老樹數株繁陰蔽路地名中富行一二丁余辭冬松曰上流有橋宜送至彼路自溪涯右折入村間一丁許至橋橋名岸本溪明名倉見善太郎出扇曰先生豈可無一吟乃借元真筆書曰蕭蕭風入影蕭蕭秋氣稍涼魂欲消他日追懷兮手處墖中西

去有溪橋皆喜而別乃上轎駿次郎獨請更送渡橋右溪溯之行數丁路稍上稍狹忽見一人釣紅楓之下顧元恪曰此所謂畫不成者得地寒八月見紅葉一句求對不成凡行二十四五丁山稍開右折與溪遠入村間地名宇野人家斷續又十四五丁家盡路稍上西山復逼涉矼蓋倉見上流也一步高一步茅花盛開地名道个原左右山奇巖競聳凡上四十丁許有微平處名燧原下轎而步屢涉細流駿次郎勸上轎轎屢觸石亂草自窓鏄刺肌遽覺頭痛以手拂

之蜂也大倍常蜂又上十四五丁至絶頂又有平地轎夫曰是加茂與加加美分境處問加茂加加美何名曰二者非邑非郡所謂鄉名也余曰聞之竹香曰王室盛時加茂隷于京師加茂祠人矣加加美蓋其類下五六丁有溪橋絶頂以東水東流絶頂以西水西流橋西地微上有村卽越畠也借一村家閑行廚仰望北山西山皆高數理北山數峯如屏樹皆淡黃色夕陽照之鮮妍可愛駿次郎及轎夫別爲駿次郎新識而厚情勝舊交與擔夫二名就途時日將晚旅

思慘澹越畠以西路頗峭急初過茅間稍入樹間陰晴甚疑日既沉回望東山之頂猶有餘暉路或泥或多石終始瀕溪溪清冽無比左見楓樹不知其幾萬本最高者微紅餘猶青色凡上六十丁許初所仰望高山既環列左右若更上二三丁可踏其頂汗出如涌而微停足則不堪寒絶頂如馬鞍平處不過二尺卽下地名笠杉山東既昏黑山西餘霞如朱霞下蓋數十里外之海也路陡急茅高沒人下七八丁夜色深黑打燧點燭又下十四五丁地名小路右有一茅

舍擔夫曰此家東距越畠六十丁西距奥津亦然子
然一家自闢舍傍地作田收粟十餘石而已一世不
離此地不復知人間交態都會繁華實井中蛙余笑
曰吾子識井蛙字亦不凡初使元恪提燈余從之右
角高夾路狭且濘元恪每二三步止而遲擔夫不能
從乃別點一燈初下絶頂數百步即聞水聲至此屢
有橋渉溪數次又下三十丁許始得平地即奥津也
余壯年時喜探深山常夜行近來絶無此事今日陟
降四里半屬暮夜疲甚奥津人家數十昨日聞冬松

言曰奥津僻陋無所宿但驛長氏獨佳乃至驛長氏
乞宿辭曰家人不在問秋香所宿曰在對門家即往
秋香見曰病少間又曰此家狭無置先生處復至驛
長氏曰無宿所請為我命之驛長使人求逆旅皆不
肯受驛長強屬南隣農家亦辭往返數次乃携裝就
焉不堪湫隘然策無所出勉強就坐擔夫以無投宿
錢欲借錢然以既附駿次郎辭聞此地温泉二所一
在溪涯一在逆旅舍西使秋香導始出戸驛長舍人
來謀明日人馬件曰聞公擔重十七八貫也須雇二

力不然宜變擔為馱余曰擔不過十貫汝莫過慮其
人曰若不聽我言我不肯出人馬余厲聲叱之曰汝
謂出人馬不出之權在汝乎言未畢驛長出謝曰彼
醉公恕乃去至溪涯温泉人盈乃至舍西温泉浴室
一區中有湯泓深且清然微温如夏日水既浴不堪
寒此地寒與加茂畝〇自塔中至越畠三里越畠至
奥津亦三里皆向西南〇子俾秋香返其逆旅

二十四日

館人遲起乃令元恪起秋香及驛長氏未返馬夫擔

夫交來促曰何不上途此地人慣負而不慣擔以肩
弱為名添擔夫一名而別取雇償秋香來猶未食去
卯下俾余自往促秋香時馬夫擔夫既先行元恪理
裝未畢乃與秋香上途自逆旅前南行數十步渡小
橋長三丈路低出于溪涯溪水大濁即錦川上流也
（錦川所以濁詳十二日錄）又渡一橋其長五倍於初右溪而溯數
百步正與温泉東西相對更北行西山稍逼路於山
脚初秋香還著皮履而出至此絢脱不能步余敎就
路傍村家乞敝屐僅得半隻元恪及焉使秋香先行

路曲折忽臨溪上忽繞山脚狹且多石又濘屢輿韋牛馬者逢無避之術或却步立于高處或疾走待于下路凡數十度過三十丁許地少開見水田數家倚山脚村名川西回望昨夜所過笠杉巉巖如劍青入雲漢左山多楓未着霜痕見一種紅實累累如南天燭者數十本行十四五丁路左有古祠陰深晝晦前有人家地名下才原奥津以北溪東之山皆高峻至此有無數小山瀕水而起溪西亦然兩山相距不過一町溪劃其間山嶺大巖露出青松紅楓往往有巖

蹲抽倒影水面水底有巖處白波如雪無巖處靛瀋如藍或清淺可揭涉巖外無路踏巖而行巖或直立而水嚙其根則補以木左右山與溪屈曲一開一闔不識來路又不見前路酷肖宇治上流但溪小耳凡二十七八丁左折稍與溪遠忽見平田人家數十即上才原也秋香既在驛長氏驛長曰此驛無馬請待他驛馬來焉擔夫一名先至留元恪監馬余及秋香從擔夫出路稍上泥深五六寸屢上田嶺或攀樹根避之顛困過四五丁路稍乾入黃草間擔夫曰若遇

來馬屬我所荷而改擔為馱何如余曰凡器具易破損則忌馱故勞人擔之安得相易乎擔夫曰我為驛長所賣彼曰雖易無害故一肩當之不然擔重非二肩不能任也秋香曰汝須返別添一力來議論不決余獨先白茅遮路冉冉陡急稍入樹間阪路盤屈屢與牛馬逢此地所謂人形山者稱為作佰間第一險然比笠杉路廣且坦上三十四五丁回望來路自上才原以西小徑分山際路從徑而上無一步下處既而少下有平地小山高二三十丈者四面圍匝其

中異花珍草黃紫亂布疑洄池也行二丁有一店店後杉數千章蒼翠如滴余獨語曰實仙境立其庭而呼主人開戶借北軒踞焉寒風鍼肌問每年雪幾尺曰八九尺夏時無蚊忽有一旅人來自稱加茂人余問倉吉逢阪地理其答頗詳入津山地來屢問佰耆地理然無能知者至此始了了主人妻亦能說前路余曰昨夜所過小路何如此地（小路地名見前）主人妻曰彼有田此無田貧富不同然我亦樂良久秋香至乃出所懷團飯喫之未畢一馬夫擔我裝至曰我為擔夫

斲賣彼騾屬我曰此擔馱之亦可故我育受之將馱之大為夫子謂秋香所詒我馬夫也豈慣擔主人妻聞之大怒曰彼何人敢欺愿人余輩亦佯為馬夫怒馬夫始釋然曰明日相遇當罰一杯而已馬夫頗淳樸乞余杖曰擔者無杖不能息肩乃授之元恪至曰他驛馬夫未至故先來矣上才原驛長頗解文字前日至津山乞先生字今日不知先生親過聞某言大悔曰更欲乞書惜哉余與秋香行主人妻出杖贈余杖甚重使秋香追馬夫易之店西路頗坦痛望皆黃茅

最高處猶在數丁外前無一木但見三箇人離立肩抽於茅花上少焉不見秋香歎曰如此風景名手未畫及也迂回繚繞遂至人立處有石地藏平地數十步是作伯分界處直西見伯海似不甚遠此地比笠杉頗高何則奧津至上才原百餘丁一步高一步上才原既在他山半腹至此諸山悉入脚下唯西南一峰更高十七八丁萬木蔚然此地即其翠微也下阪陡急多石僅數百步即聞溪聲路數十盤困甚元恪及馬先木蔽空木盡茅花如雲初路從水而下水忽、

就卑處而斗落路不能從也稍相遠下瞰水既在兩山之脚路百折始至水上右見北山自麓至頂可二十丁矗聳如立掌短草平布不見一木皆曰若立彼頂轉石一瞬至麓聞富山有踏沙而落處恐不如此急若急如是安得降乎自絕頂下五十丁始見水田路稍平向之所見北山既畢又有一山高相若唯其絕頂及陷處有樹餘皆黃茅山骨時自茅花間露出見瀑布於樹杪然以溪阻不得詳視初過溪東渡橋而西移馬夫及焉溪忽廣成泓樹根跨水水深丈餘

至潔如淺一二丁有村名雉子山休一店使元恪先行求逆旅出店渡橋路于溪南北山既終又有一山代之高相若沿路盤石平布忽有飛流自南山樹罅出流于石上行數十步復有飛流如初余謂是絕奇蓋水源一而分派者必有可觀使秋香踏流而陟數百步降曰有巖高于頭水自巖上滴不得前也有人家八九猶曰雉子山西見高山又有三峯如鳥展其翅高自高山之上出余謂必大山問土人果然行七八丁路傍多古樹溪迴樹根地忽陷數丈俯望大石

如屋者亂立溪入石間路左折右既無地路傍立木柵以防人落忽聞水聲於脚下自柵罅望飛流掛石角秋香呼曰奇余曰止路危必別有觀所路忽右折有一溪北流劃路踏矼而涉水自矼間下如電矼之下有穹然者卽柵罅所見之巖巖下地深黑如滴飛流入洞而出與向所見之溪合行數丁又有一水北流大石作矼矼下地陷水自成瀑布至此北山又代起如初有村名加谷溪有支派左廻村中一村悉碓舍車聲轣轆有佛祠躍拜殿而總書聞人形山蠅蚋

嗤人今日無之至此頗為所嗤路又陡下二十四五丁兩山少開遙見人家卽穴島驛也左有白髭神祠大木交蔭元恪出迎入村徵流橫人家戶外其底白沙如雪碓聲四聞申下牌投驛長氏宿焉驛舍頗潔大勝奧津〇今日行程六里然殆可八九里向西人形山絕頂至穴島百三四十丁下未止其高可知北山一絲一起比至穴島凡八九而稍稍卑余初以西別彥山油布等為山陽道所無之高山今日所見莫論人形山南方之高山北山亦高倍彥山等云〇買柿賤不直錢

二十五日

味爽起二子束裝平明上途使秋香先行監馬夫北行數百步村盡渡溪橋溪水稍大濁甚左右山逼傍右山行兩山不高然猶峭立綠樹青草之間往往見沙色熒然皆崩處行十丁許人家四五地名菴瑞又渡橋傍左山行數丁村名福原左折地微上又右折數百步陡下出於水上過堤上數丁禾田往往為水所蝕土盡石露者數頃雲散日出初置晴傘於馬背

至此不堪熱汗珠入眼一步一拂行二十丁許村名助谷溪稍廣每七八丁必有橋然不渡唯碓傍西岸而行山脚臨水無路輒作橋補之溪益廣中呈數洲忽見數十百人立水中作磯村吏卓旗鳴鼓以指麾之有聞書大梳村三字左山少開人家斷續悉種柿樹其實稠密如紅葉行數丁村名牧尾人家盡左山復逼清溜自巨巖際奎出路忽低出于水心水洄多洲纔橫分派東山小而峭官道繞其腰亦多以橋補望如複道遇來人問溪所以濁曰上流有壙也有村名

今泉投一店問里程曰宍夁至此二里而遠此至倉吉五十餘丁出村左右山稍卑溪稍大兩岸相距數丁自下人形山至此六七里路無一步不下亦無百步離溪處山隨溪稍低山彌低則彌開山彌開則溪彌廣至此山始盡知前路有海面顧昨日所過諸山皆峍崒極天行二十丁許水中有石隄過此左折左山既低成岡路繞其麓土黃赤色崩落處自成懸崖溪隨右山北走而路追左岡西通始與溪別有村名圍谷人家數十百朝來向北或向進西圖谷以西原

田相接路向直西始坦而少石左猶傍平岡行二十四五丁入倉吉倉吉津山以西一都會人家千五百戶美作魚海至此始見鮮魚于店頭謂秋香必在市正氏西行十丁許至市正家不見主人曰吾市正不闗驛馬事君其問之馬正乃却行數丁至馬正氏主人曰朝來無客君其問之馬差馬差者馬正之屬乃却行取生路七八丁至橫坊坊名見我擔在一家店頭乃入然不見秋香主人曰嚮者客至言別有來者出迎乃使元恪追秋香返曰此地本非驛故有馬夫而

無擔夫馬差曰前驛五里每里五十丁不肯午後出馬若至詰朝唯命故不得已止此矣乃議曰元恪須獨行赴前驛宿明日早見橋井冨三郎報我至也余須以明日昧爽發也忽有一客自外入曰公且留此地亦有解風流者我引公見之二子曰事勢至此且從容言乃解裝投宿問主人號答曰烟屋時午下牌也宍鴨至此四里蓋每里五十丁○始就座向之一客來曰某此家主人之族少遊事主人庭田公適稱佐佐木大學數年前有故致仕住于大津猶有母故

歸省公善書乎余曰非敢曰善之好之而已乃出數扇乞字余贈阮莊詩搨本大學喜携去少焉來曰此地豪家某某輩欲明日請先生願數日休焉乃飲之曰某昨年遊石州聞伊藤顯藏者說先生事矣始悟初言疑余為僞物也○出津山時竹香書伯雲石文人名贈余中載倉吉人三輪泰然傍註此人筑後産遣秋香訪之返曰泰然不在其妻見曰拙夫常說廣瀨先生事憾前日以盜難故出遊米子西鄙未歸拙夫在筑後稱佐藤泰民往年其友菊池生民等來屢

共話先生事妻側聞之云余不識泰民為何人而友
生氏則或識余者
二十六日
大學為土人牧田仁右衛門乞字曰彼欲招先生然
今日有故願卜明日又携土人數輩來觀余作書〇
裁寄橋井冨三郎東東曰昨日至倉吉僕本意欲首
謁高明然頻經險苦足發疼且土人強相留數日後
拜趨屬主人發之又裁寄內藤熊藏東東曰某至倉
吉土人佐佐木大學強留某此人頗多情極愛文人

某曰為元真先容元真若追某至路冝過倉吉而訪
此人先兄願以我東示元真又使元恪東上才原驛
長而屬寄熊藏東亦命主人發之〇黃昏前與元恪
出北行一丁餘街盡青松夾路大學及馬佇立望大
山返照方沉山頂目眩不見少焉全沉始見全形其
高除冨山御嶽外不多見其左右又有二高山殆頡
頏大學曰右者差卑有名知長年營跡又望人形山
連山數十不辨其所大學指東岡青松上遠翠尤高
者曰是也北望松林二三丁而絕而有一帶平岡起

大學曰傳往古此地皆海岡卽嶼也今海在岡北一
里外既返大學送鮭奥甚新鮮
二十七日
大學見俳師山田逸齋曰此牧田氏客也乞字〇申
牌大學導至牧田仁右衛門氏主人年三十四五名庸
定號真樹堂又長翠軒屋舍華麗蓋素封也逸齋及土人沖田
兼提號赤山山形兵三郎名良為號株菴松月古山形氏客越後
長岡人武霞藏見主人供酒兵三郎出營相影乞書
其勸野營任學曹七律又為主人書真樹堂扁額戌

牌返逆旅
二十八日
昨夜兵三郎曰請明日臨敝廬午後大學導出西行
二丁左有大路廣數倍于街路取此南行二丁入一
門門內卽士人所居中央鳥取命鄉荒尾氏館也西
折二丁士家盡有樹林傍林脚南行地稍上成阪頗
急一丁有半登磴至山半腹有坦平處下瞰倉吉西
北之田野林岡微下萬木陰森一丁餘有觀音祠地
名長谷祠狀下用柱長四五間者蓋摸京師清水也

地勢亦甚肖三面皆山西方獨濶下見一人家蓋祠僧所居大學曰此處正與角盤相對卽大山也大山卽寺名某本意欲使先生觀之恨今日陰霾祠內揭繪額多百七八十年外物佛前用邦呼有僧誦經處其側設席少婦八九人並枕臥秋香等驚訝余曰嘗聞中島棲隱說王室所謂內道場卽在婦女局內古名僧弘法傳教徒皆自錦衾角枕中修行來者皆一笑祠前有仁王門頗古門前在鐘樓門樓之間有巨松大數十圍實千年外物路自松下陡下二丁許將出平地揭書

此城山也禁採樵山之西南盡處右顧初登處在東五六丁外迤北取禾際路又有大路亦士人所居一丁出于街北屋皆鐵冶東折過仁右衛門氏門外將入謝大學先入出曰我既代謝其北隣卽兵三郎氏也入焉兵三郎及武霞藏出接主人族五六人見乞字畢供酒兼提來曰某今日至主人親族竹信佐五右衛門家氏彼欲請先生先生頗更留一日某導至彼家彼家在西鄙二里外距橋卅氏僅五里亦其姻也余曰諾乃以晦為期戌牌歸逆旅〇天臣見曰某拜

別後至橋卅氏二宿去待先生於溝口驛在遊數六里外數日終歸鄉里雲人皆曰須速迎先生故以十七日出家二十四日至橋卅氏而先生去廿五日東以今朝至始知先生在此地登時上途至此矣余謝其往來勞天臣述留三郎遲余狀亦其近作一律題白旭駐先生有約過期不來近來待客久企望湛於飢剎路驚風撲負臨入夢思已過明月夜殆及紅楓時共議寒燈下定知行路室

二十九日

巳牌大學導出天臣元恪從西行數丁右折出於田

間望角盤山雲橫不見西行街後二三丁由間有小祠三區其前條石徑三四尺者為神色碧中央團黑自成月狀大學曰此石在農家頗作祟故徙焉南行入街訪兵三郎座有一客曰某姓名今井芳齋備前產今住津山往年見淡牕先生矣主人供飯其弟姪來乞字坊正遠藤某來見兼提來請行束脩受教東牌出至仁右衛門氏主人供酒余屬曰異日有玉江者來請善視之主人曰諾且沒主人醉苦留戌牌辭其舍人出紙燈遲主人瞋罵乃還歸◎秋者曰嚮者

冲田氣提來留菓子去○大學示古鏡十餘枚最古者蓋過千年亦有二百年所者二枚贈其一於余○使主人命驛長明日昧爽出馬◎四五日來炎如焚

七月丑牌大雷暴雨

晦日

雨未休使太臣先監馬夫赴途陂◎大學附山形牧田二子潤筆金若干乃謝以金二分○雨至晩益甚終不能發大學曰冲田兼提將導先生至竹信氏忽為藩主謂鳥取侯所召登時上途兵三郎勘右衛門將

代導◎遠元恰於芳齋逆旅謝藥○夜芳齋來診脉不見

九月朔日

雨不休大學曰此地中秋後多雨少晴若欲待全晴不得不閒送四五日乃束裝雇擔夫一名午前雨止上途大學請送至兵三郎氏告別不在欲晤勘右衛門亦不在乃訪仁右衛門解鞋就坐而語移時勘右衛門至乃發西行一丁北折數百步街盡而下寒風膀面仁右衛門逸齋立於田間以俟乃別爲東離山

脚可五六丁西見角盤山于六七里外雲自四山麓起而山外多晴色始知此地獨雨遂見長隄上多烏柏葉半染一水東流名小鳧川橋長可二十四五間既渡行沙上五六丁又有一水名國分川水廣如初皆側有一小舍婦人坐收渡錢以橋渡錢換既渡望上流更有二水自左右來合行四五丁村名知田左邊岡頂見青松簇立勘右衛門曰彼若有四方寺者聖德太子開基後天王寺四年云忽見艷石累勘右衛門曰此地舊泥深沒股近土人作此以艷石以北泥猶

及脛滑而無石充胳息什餘皆半蹶而止路曲折稍入田際有人家二戶地名大谷大谷以北小徑數條秋草被野右折數丁傍山脚而上有村名上神郭訓加須和圃皆梓樹又多碧梧大學曰梧實作油故也休一店食梯賤不直錢店前安排竹石頗可觀勘右衛門戲曰庭趣賽三都名園主人喜出路稍上地名長阪五六丁至絕頂滿山無樹但見崇土如屋荊棘叢茂不知其幾百勘右衛門曰皆古代墓也近毀之有石槨中藏刀劍珠玉余曰無祟乎曰無倉吉街中石橋

一片大過丈者及我庭中大石皆自此地出或有重大石數丈者費數千人力猶不得搖也行數丁巨松簇立墓上勘右衛門曰唯此墓有祟土人不敢觸大學曰此東北有大將墓者二十年前毀之某社觀古石椁中所出器具不可擧計脛骨猶存長殆三尺蓋其人不減一丈是某所親見非誕也路微下又上有人家地名東坡店頭有菌數藍勘右衛門買之携去亦賤不直錢又上數丁少下始見北海（余嘗見東西及南海）相距可一里濤聲鞺鞳右有池綠波泓逞勘右衛門曰本

年閘開時一人誤爲閘口所吸死蓋閘始發水勢如電不可觸近有三閘發初閘者賜米五苞次閘三苞末閘一苞云過塘上一丁左折有村名原見一家廢址勘右衛門曰本年有博徒殺人於此家而逃主人坐下獄其費不貲村人賣其田宅贖之路迤西折入田際有一水頗深其左右阜網側作小屋僅容一身如此者數十百蓋沉網時坐守焉世呼網代守今日漲閒不見人渡橋見數人掃門外卽竹信佐五右衛門族新九郎氏也入焉主人見年可四十八九曰某有事將赴作州故今朝走人於沖田氏止先生而主人不在無披東者故勞玉足且宿余怪其言且謝曰某將赴橋井氏此便路也豈謂勞乎○今日行程二里向北

二日

主人乞扁額書聽濤二字跋其尾曰甲寅九月朔宿竹信氏終夜聞海聲鞺鞳翌日書此又乞書常夜燈三字曰奉摩利支天祠○或報雁五隻降於田主人提銃走出少間聞銃聲四隻駭飛觀者曰獲矣既手

一隻入見余曰負負昨夜余識殺生故云爾○巴牌主人出銀六戔贈余曰某將赴津山言畢出余謂從者曰我將以前月二十八日發倉吉沖田兼提述竹信佐五右衛門欲相招之狀留我一日將親導來而以有事于鳥取薦勘右衛門自代因又留一日枉途至此地而佐五右衛門不相見又無一言相謀唯委新九郎應接且勘右衛門入新九郎氏後不復相見是何故大學聞之大慍將招勘右衛門難詰余止之午時衛而上途勘右衛門蒼黃來謝無狀大學曰事

已至此先生必謂倉吉人輕薄某旦奉送沿川西行雨急泥深蹒跚二十丁許川右折赴海路左通入村村名由良初出竹信氏雇一擔夫至此大學舊與里正善將以驛例改雇一力（凡雇一力以起馬帖每里錢二十四文或三十文無帖則每里或百文或百五十文）與元恪赴里正氏余與秋香先行人家盡禾田夾路泥如初行六七丁稍入岡際木陰暗邃右有摩利支天祠蓋新九郎所謂木盡有村名大谷休一店大學及曰謂先生不堪寂寥故走矣有一客後至見余及大學脫笠磬折大學曰此鳥取估客

庄右衛門也數日來與先生同寓畑屋矣乃同行出渉徽流元恪及行十丁許徽下一水北流名加勢蛇川（土人訓蛇呼一）亂石磊磊二派合流入海海距路百步許時雨暫止海天無際見一髮青螺於彷彿間余及大學曰蓋隱岐庄右衛門秋香皆曰不見行數丁村名大塚一水截村入海水高地陷自成瀑布勢路中央有小渠人家列其左右家盡有墓田墓以西路坦無石短草平布如氊路北稍低連海無有涯岸路南冉冉稍高數里連南山麓絕不見木石余曰此地有數

勝槩夏夜坐此觀月何如雲復合角盤諸山冥雲晦霧日照其上亦黃亦綠倏忽千狀微流北走入海者不知其數皆自角盤出悉有橋其一無橋涉馬水及膝庄右衛門扶余地少上有松枝幹皆歪向南海風之勁可知行數丁有村名矢橋人家三百許大學過其所識欲投宿主人不甚留乃出使元恪與庄右衛門先赴赤埼覓逆旅人家盡街口有岡塞路頂有諏訪明神祠路右轉而傍岡脚數墓駢立忽見歸犢大學披蓑張臂逆之犢大駭走不休行數丁岡益逼自

麓至頂款冬花盛開黃如油菜花時見茅花點綴其際海復自右來逼路臨其上怒濤如雪岡脚皆團石隨濤進退聲砰硠如吼雷皆為未曾覩風急殆難進步遙見人家一帶隨岡縈屈曲右畔之家悉枕海地名松谷人家數百街半以西名赤埼元恪迎曰庄右衛門欲留於其逆旅逆旅主人以新罹災辭未得逆旅乃至庄右衛門逆旅庄右衛門使主人屬大田屋者大學赴其所識橋屋氏余輩却行二丁其間大後未有屋舍遙望海面紫霓一道自波上直立而屬虛

空前有一帶横雲霓藏身而露頭脚甚奇至大田屋氏時申下牌也○自瀬戸至此三里向西○夜大學至買鮮魚以飲○雨終夜不止加以濤聲殆不得睡○夜賣人草野恬齋者來請見以既臥辭使大學接恬齋曰欲乞先生書明旦復拜趨

三日

昧爽起元恪蓐食命先赴橋井氏元恪曰館人曰雨勢如此前路有川恐不得涉余曰昨日聞前程無深流盍往問庄右衛門乎乃往返曰果如先生言元恪

既去雨如傾盆大學曰恬齋將至請遲之昨夜使大學命驛長出擔夫一名卯下牌擔夫來恬齋未至乃衝雨上途館人貸傘然風勁雨斜衣裳悉濕大學欲貸其蓑余辭過恬齋戶外訪之其父亦見皆極懇實曰不料先生雨行他日待晴館先生於橋井氏而已過橋屋氏戶外主人走出見曰某兵三郎從弟也行七八丁街盡路上有岡祭應神帝焉萬木蘢蓯俗呼八幡阪大學別焉此行初識大學依依相送二日其爲人善善惡惡勞而不伐亦所希覯阪上又有人家

過松間十餘丁風雨益猛空濛一氣山海皆失巨松蔽牛者四五立其下而避雨勢少衰乃行三四丁雨復大降路左有農家投焉問地名答曰下市出數丁徼下一水北流蓋平日涓滴處今日白波如雷前岸溝數派皆成瀑布狀一二丁有村名野津出村岡海之間徼有野田行五六丁西有岡一水西流當岡折而北流又有一水自南來會焉其餘數派縱横聚注路稍上廣坦無石青松在右碧梧在左松根短草如茵雨暫止日照傘背時聞殘滴梧盡左右皆松左有

一店老翁獨坐就問地名答曰劍野行數丁地徼下一水北流中分數派皆無橋水及脛路于岡間行十四五丁過天臣與橋井氏舍人野間繁太郎來迎初在草野氏使擔夫先往至此遇其歸屬返傘于館人僅數步雨復降皆走二三丁有村名岡雨又止又數丁入逢阪驛人家七八十皆農戶其尤華閎者即橋井富三郎氏也舍人導入其別業淨几明窓甚適我意時午牌也○今日行程三里向西○富三郎出見導至其家供酒飯其母及子平三郎見既返莊◎土

人山岡愛藏來見○夜留三郎率其門人祠官醫生數輩來聽余說詩○雨不止寒甚富三郎曰數日前大山頂既雪常年山頂三雪而至平地

四日

卯下牌雲散日見秋晩霖如梅雨生平希覯土人慣爲常○巳牌携秋香出西行一丁有溪北流水深而潔渡橋一家門前作木函蓄金魚筧注其中水至清纖毫可見橋以西地稍高成陂溪數派自山根林間爭出下流距海可二丁聞多香魚又有鮭魚徙倚久之歸○爲主人作書數紙○未牌與天臣出天臣入主人氏余立戶外忽有一人自東隣出上揖余曰請入乃就焉曰聞公上國聞人辱臨僻境土人無望之幸余曰欲觀角盤山何處宜眺其人將使兒導天臣來曰磨亭（富三郎別號）將導先生遊前山乃返磨亭與半三郎及繁太郎携茶具從渡溪橋左折上數百步至山根石出路陡頬因上二丁半許稍平遂出於平野細路縱橫三邊有松林唯南邊濶然一步高一步直連角盤山麓遠可四五里磨亭使繁太郎返取席余

亦使天臣召秋香元恪至布席煎茶左右秋花簇吐皆入林中採菌余獨坐隨採炙食初雲蔽角盤山不見稍霽如不甚高蓋地勢然也日將没余與磨亭東南行入林間松皆合抱行三丁許陡下數百步如聞松濤稍近一水東注前有一峯小而峭磨亭曰是尼子氏城趾也至平地又有一水北走與東注者合即嚮所渡之上流廣僅七八尺而深數丈兩涯硬土如巖有獨木橋渡焉岸上復有微流數派縱横亂下蓋角盤之陰自多水脈沿溪北行二丁至別莊之墻外群木岑蔚內有小祠二數百步而左折一周至東隣前蓋十丁矣○夜主人率土人來聽講如昨（以後不必記）

五日

磨亭招供午食於其書齋曰今日始得海鮮淀江人吹野通玄見焉書齋濶而淨余問君家別業四面皆喬樹不堪陰鬱盡洗之磨亭曰以防雪風而已往年誤斬之至冬大困返莊莊外有圃逍遙其內見柿實使秋香摘之澁不可食剝其皮曝之○磨亭曰明日請陪遊船上山及角盤山以昧爽爲期

六日

昧爽束装平明将上途磨亭與通玄来遅半三郎告曰監吏来磨亭遽曰若遇吏今日不得發言畢獨走出余與通玄追之不及回顧吏方入玉人氏東行一丁半南折行一丁右有寺人家盡焉路左高右低六七丁有岐右者通前村左者入岡際通玄曰磨亭恐在繁太郎氏先生俟焉某往視走向前村良久與繁太郎来繁太郎曰磨亭在前路乃取左者迤東行出於平原細路縱横繁太郎顧曰吏至乃疾走左折上

一岡岡上亦平原左右皆見松林林外大海一碧隠岐北横三保西起（三保出地嘴）磨亭曰隠岐距此四十有八里余曰蓋二十里内外而已磨亭曰此原北至海南連船上角盤諸山延袤四五里土厚草肥清泉随處全出而無有木石實沃土有志者欲闢之輙民結黨百方拒之曰微此地之草不得糞我田實妬而已抑因伯两國田多人寡故苦無役夫問何故曰土風生子者過三人不舉士人以下皆然又曰伯耆田用水五倍餘國不然則涸余曰我始知此地所以多而

天地自然之理也南行十丁許右見巨松一行羅立磨亭曰松以内為退休寺境寺開山所謂碎殺生石玄翁者當時錫及衣猶在至松盡處秋香元恪天臣及磨亭僕徳右衛門久次郎俟焉行數十丁路左右地陷成壑状俯視樸樹蒙蔚水聲潺然或見大石巑岏路傍往往見圍石碑之内又有圍石外脆内硬頗似玉土人呼婦圍粉小者呼女圍粉衆初爭採之後以其多舍之路屢上下然不過百餘歩復平如初凡行三里近船上山麓前有一溪東流俗呼精進川精

進謂潔齋也謁角盤祠者禁携葷肉以此溪為限陟下二丁許至溪上有微平處短草如氊乃坐聚枯卉焚之煮茶置装焉使徳右衛門守渉溪洲甚溪南細路如帯小石硜硜二丁許路為三叉白薪書船上山路亘執中陟上有草無木三四丁稍入樹間石多於土礒破趾傷珍花異卉随處芳芬時聞大鳥驚起不見其形木葉含濕凄冷觸袂大木横仆不知其數或生菌紫白黄黒頗聞香氣然以異常不敢採有蝮蛇自石間出秋香等殺之余諍不可迂回繚繞三十餘

丁至絶頂有神祠方脩繕匠舎數椽匝祠木屑滿地閴不見人唯聞流泉祠左右萬木刺天無所見祠地形疑祠西猶在數十丁平地拾餘材煮茶踞祠殿而閙行廚既而取祠前路初出於祠側東行一丁有磴數級下馬又行三四丁樹盡彌望黄茅路坦無石南折數百歩地勢斗落回望祠以南樹盡霧斷崖數百丈如立屏風瀑布自樹根直下大聲震地余曰此瀑雄壯不多遜那智但憾路險不得近焉其右又有一瀑不能五六丈入黄葉中正東見人形山以西所過諸山

青插雲間脚下瞰一帯攢緑如隄即倉吉城山也余曰國史載元弘三年閏二月二十四日後醍醐帝出隱岐二十七日至伯耆名和湊土人名和長年迎護車駕守船上山二十九日佐佐木清高發兵犯船上山長年拒走之出雲守護鹽谷高貞降山陰山陽兵大集行在云云長年傳載帝羸甚藉木葉以上飯遂到山上佛寺云云不識其所守及佛寺在何地乎磨亭曰其所守蓋祠西平地佛寺蓋今神祠所在也取來路下路滑皆屢蹶至精進川使久次東返報德右

衛門余及磨亭天臣西行溯溪沿路茱萸方熟秋香等爭採之皆後左右山逼船上山西又有高峰瀑布現于樹梢如拖匹練路隘豐草没屑磨亭狐疑欲返余曰返則迂路數十丁且進徑益微不得已入荆棘間將攀北山然以陡止如是者三四度日光射草蒸甚心忙汗溥繁太郎追及乃使之先行覓徑良久呼曰得路矣乃從之行草上二三丁似有人跡又行一二丁始見徑急上數百歩余喘不能前天臣推余腰相顧曰苦勝船上至絶頂休衆始及細路數條自東

通西在來時所過路之西里許北行二丁許又有一路德右衛門追及磨亭曰初取生路失策也然先生建議不中返故得先來是因敗成功也西行南望船上山之西最高峯其西巨巖掌立千仞俗呼障子巖磨亭指之曰彼有嵓松嵓松漢名未識大數丈客年有欲奇貨之者繋繩作路將至其所墜死或曰天狗所棲故爾其西南見一山高亞角盤山色蒼黒世呼鴉山其左右張如鴉展翅故云次鳥途中所見高山三峯余謂角盤者即是也而角盤者更在其西雲壓其巔不

見前見高原茫茫如砥路忽下數百步有溪北流涉此又上數百步則出于高原行數丁又下涉溪又上如是者六七度彌望見原而不見溪德右衛門前行旣隔數溪在二十丁外然猶在二三丁外向之謂如砥者一涉一降路狹石狠困於越阪初自逢阪望角盤麓有三山駢立北者曰貫鈌中者曰豪園南者曰寂靜又有一山失名皆低小謂如培塿至此過其側皆高數十百丈形皆如長堤南北數十百丁而東西不過一二丁初所見但其北端也已北低而南稍高

蓋以角盤爲全體諸山皆其指也路傍每一丁有石地藏一軀刻何丁蓋標至角盤路程原上無有樹石溪間則多有焉溪脈大抵自鴉山角盤來然路傍平地亦往往有水自脚下噴出未數百步而成白波蓋伏流現也焉也日將暮又有一溪望溪原有人家磨亭曰相距不過五六丁余曰二十四五丁此溪最大下四五丁始至水上有微平叢樸樹生於石間仰望初謂平原者兩崖巉然亦一高山也溯溪石高路曲皆謂旣經一里也而涉溪又上數百步始至人家朝來絕

不見人家又絕不遇人元恪謂生來無此事此地蓋角盤東北之麓人家僅五戸所謂雉子山者磨亭曰雉子山者往古王室所允不業農業但闢深山取材作器械往年某國不識其故咎其私闢山其人出宣旨曰西揖欃所及東馬蹄所至許汝隨處闢山其人皆隷王室不受諸侯之令云飢甚投一家乞茶而食借紙燈有菊桐徽號書小椋氏問小椋何人磨亭曰雉子山者悉小椋氏無異姓又問雪何如主人曰每歲埋屋至春晚始得出皆愕然出陡上八九丁出於

原上雲破月現人影落於隔溪原上天臣曰此景豈可無句余應聲曰片月離峯角人影落他山德右衛門携燈來迎四望茫昧無所見微下又上三四度俗呼無水溪過豪園之南寂靜之北雲屢起滅星月太亮凡行三十餘丁少下路稍大大木成行左有僧房行二丁許出於大路有銅華表東南折上一丁餘左折上磴數十級左有僧房曰法明院投焉時戌上牌也○逢阪至船上山絕項四里向南船上山麓至此地四里向西實十里而遠○地寒旣設炕○主僧見

曰十日前峰頂見雪此地則霰〇礐亭曰此地僧房四十八皆無妻子作豆腐者二戶有妻子寺祿三千石隸日光王

七日

平明未飯礐亭曰先觀山中乃出赤磴至大路南折寂靜山正當法明院屋上古木蒙密蘄絕難攀路左右皆老樹時見僧房路每四五尺一上置石如磴而跡一丁半許左折有華表揭書大智明大權現右多石浮圖石佛或鏤巨石書南無阿彌陀佛或刻佛像寂

靜山麓南麓至此盡大巖露出其中間缺對峙如門老樹數本立巖上霜根垂下如蟒行四五丁屢上短磴右有銅盥盤水自其四隅注下寂靜山既絕其南又有高峯環立如屏又上磴有權現祠平地方一丁許祠面西殿廣且長多揭繪板祠東北有下山明神祠前對置石狐二礐亭曰津和野侯祭靈狐處立祠之西畔而望豪園山低當我前其色蒼綠別見黃赤色五六十自山頂抽出卽孝靈山也孝靈山在貫鋏山西北自初出途陟時見之峻殆極天今視其頂比我

立處卑甚此地之高可知權現祠後有一祠扁曰山王宮側立石高八九尺書三寶藏三字中間有穴使天臣上石臺容手於穴中曰內虛如函蓋底藏佛書也藏側有石地藏前撒米粒其側刻石作舟形立碑其上曰地藏大士親賜弘誓坊者如諸記所載又有一樹松身柳枝其側立碑書其由來余曰高野祠前亦有此樹礐亭曰僧以欺妄釣利而已往年權現祠及下山祠皆災鑿其土皆有銅棺蓋古公侯之墓猶深秘之更作種種瑞義立祠南高峯環列皆寺立數

千仞巖色蒼黑如鐵不見草木其西稍低處有草巖間往往見焚然如雪皆白沙也初日橫射色如紗縠物冉冉一帶懸于嵓腰似烟非烟似霧非霧蓋淸顥氣礐亭曰俗傳絕頂有天狗不許人登唯為僧者一生一登以為得道之徵客年有一俗人犯禁登之僧捕下獄斷食而死余曰縱令無其禁無草以上人恐不得登然人不死于天狗而死于僧可知僧以秘欺人也礐亭曰幾頂高幾何余曰此地雖高恐不當絕頂三分之一某所見除富嶽二荒之外淺間御嶽阿

蕪英彥油阜等其高不識與此何如但此麓既在萬
山頂以其拔海面處測之當以此為最祠西隅有鐘
樓其前石垣多仆余曰三千祿以自養而不以養神
何乎取來路一丁左有溪流其源蓋自向之所見絕
頂東南隅出有路瀕溪卽米子孔道溪南有一山阜
而峭而長路隨溪下有石無土䤈硊極困見重石模
埨者數十元恪等投石崩之左右絕壁忽逼其際僅
五六間仰望其高不知幾百尺絲樹黃葉自石間層
層起皆呼奇絕行百步許左邊稍開涉溪而三四丁

右折出於來路一丁返法明院時已上牌也院有一
客出見曰某江戶產嘗從鹽谷明府至貴鄉因留西
州二十年屢至先生家余曰毫不記也既食出院西
下過銅華表取生路路頗廣一步下一步然多石少
土路傍又有數條細徑穿草而通以避石也夾路老
松成行其下多廢竈膂亭曰夏初有神祭此作假店
處側見豪園山絕壁矗立頂多古松下瞰大海彎彎
如弓膂亭曰所謂弓彎也灣外路如長隄其左又見
遙望膂亭曰所謂米子湖西通松江也此時天晴海

恪海雲在我腳底帆遠於雲者皆高在中天行無四
丁有岐書左赴米子右赴御來屋寂右者乎野無樹
但見黃茅路右忽陷成壑俯視無冰行里許有土家
戶閉無人四面皆以柱支之膂亭曰角盤及此地家
皆用支木以耐雪也此地初無家以雪死人多故創
此以救云牧牛滿野見人驚避至孝靈山東畔相距
無二三丁余問山所以名膂亭曰傳山頂有孝靈天皇
陵然未詳又呼凡峯汝曰此西四十丁有池傳雌雄
龍棲焉天保曰禱雌者百戰雪州來嫁繫太郎白池

甚多奇異衆欲往觀余不可路稍右折過松間松盡
有村名坊領涉一溪投路左店午食自角盤至此二
里矣出店數上數下路右有溪隔溪遙見曠（原）泉間有
一帶橫山長四五丁其腳峭壁數十仞如削成膂亭
曰壁下有水風致絕佳然以疲故不果往行二三丁
有村獨名坊領坊謂僧房領謂封卽角盤寺祿三千
中之三也溪流戶外到處聞碓聲村口有溪北走多
洲寥水遶東折涉溪行數丁入松林又數丁有溪曰
阿彌陀川（俗呼為安堵川）兩崖廣百間許水淺有數洲縱橫

屈曲涉七八度始上前岸路陡多石入松間自銅華
表至此殆百餘丁路悉圍石不見寸地足痛腰強視
日既昃皆曰終日于三里生來所無至此始無石皆
喜行數丁路稍滑多甃石偶無此泥深没膝又大困
地忽下入林林盡右見禾田左有人家名東高田路
左有瀑布自林根落高一丈四五尺下至田間涉徹
流復上入松林數丁徹上出于曠原屢涉行潦行七
八丁忽平數百步有禾田涉徹流又上二三丁又入
松林又下數丁地稍開村名門前其北又有村名梶

原二村間有一水名名和川始有橋渡而上出于田
間有一渠北流傍渠而折左見崇石作塚冢石頗大
且古使狄香登視之苔滿字失唯得天正二年四字
磨亭曰足利末年據此地者之墓路傍農家有其記
錄以日將暮不果訪又有一水北流深且清小魚游
泳渡橋左折傍水下數百步隔水見村婦問長年宅
址答曰右折乃東行過農家前而數十步卽宅趾也
其地南北及西匝以樹林東則黃茅內種蕎麥及麥
東西可四十間南北可六十間不過今時一豪農宅

其東南隅四五畝地微高不種穀天保中因幡侯命
其臣箕浦某撰碑文建焉碑高可一丈錄其文如左

名和神君碑張綱常於將墜揭名教於既微振乎百世之上而使百世之下凜然興起者我伯耆守名和君斯其人也邪君姓源氏名長年其先出自村上天皇之子具平親王世居伯耆國名和遂因為族云君方元弘西狩之時一意勤王舍生取義惟子惟弟忠貞相勵險阻艱難又何所避是以能挫強陷堅而遄奏勇功回隤日於中天定重咼於正位乃爵拜從四位下守於伯耆與因幡賓恢復之元勳為一世之所許也夫天未欲安海內之民邪未幾姦臣誤國王愾四起義師不競車駕復蒙塵宮闕罹兵變為人臣者孰不切齒抑君之憤其必有不可言者焉乃屢與賊戰死傷亦多而猶以謂比賊迫不宸居尚方得無遺於服御乎載驅入九重過掖門而下馬涉焦塀鞠躬如嗟其在顛沛之際不苟失於禮節如此矣顧其憂國

之仁鎮物之勇亦容與世所謂大丈夫者同日而論哉迨賊之復來犯君乃陪駕防叡山還擊賊於京而自奮以沒人或慊乎其死之無益於國也嗟死生亦大矣況其存亡關於時機者君無乃自重邪而其果毅之使不能以已者不亦天乎天既降非常之人而能成非常之功而又何奪之之暴也詩云人之斯亡邦國殄瘁王室之不振其亦是錄邪嗟自君之沒四百六十有餘年雖其嗣則絕乎民為置祠春秋奉祀無敢懈焉今茲丁巳舊君臨政於國考舊章興廢典有司奉旨修君之祠建碑於其側遂命臣德胤誌其事誓諸祀典曰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君則兼之邪宜哉其廟食之不絕古禮邦君祭曰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且夫旌德表善以誘民行者政之所先焉則我舊君之舉抑亦有故哉謹此為誌右寬政九年冬十一月奉先君之命撰之越翌年先君損館百事且息其碑未建天保六年乙未今君承先君之志更命有司立石其舊居之地勒以德胤向所誌者使貽之後昆永仰止焉因

題數字於其後爾蓋自名和君沒之年延元元年丙子至茲方五百年云天保六年八月日幡國箕浦德胤撰
謹穿茅間徑東行數十步得小路南行前有一刹
曰長綱寺磨亭曰長綱者長年弟也創此寺以其諱
名東折一丁小岡上見老木叢立內有小祠即祭長
年處華表揭書紙氏殿權現磨亭曰氏殿此地通言猶
曰國守也傳長年戰死後土人追懷祭焉一農家猶
存其擐甲冑辭闕廷圖其貌狭甚目甚促蓋性急果
決人又曰某請官欲除其宅址税以永表忠義蹟然
不允何則此祠屬神職彼寺屬僧徒皆有因緣于名

和氏互爭欲領宅址故官不允取祠前徑路南行出
於野多蕨田蕎圃距海猶二十丁遙望青松白沙亦
一勝槩路右古木二株其下有五重古石塔五基磨
亭曰塔無文字傳長年戰死後從者抱其元歸然不
識其墓處疑此墓最大者餘蓋其兄弟從者也余曰
必信何則吾鄉有征西將軍墓者毫不異此知皆當
時物也磨亭指西北曰彼松林即長年火朱倉處至
今猶出焦粒秋香等三人請往探磨亭隨往余與通
玄立待之繁太郎及二僕則先歸磨亭等既至三四

丁外余謂四子既遠必北行出于官道不復返此也
與通玄追之時日方沒四子走急遂失其影繁太郎
走來曰吾恐公迷故獨返天既昏黑雖有焦粒誰能
見之唯宜直南行出於官道乃疾走圃間無路亂草
荒蕪地忽下有水田余疲不能陟降繁太郎援手通
玄推腰屢上屢下忽見狐回望四子似在數丁外大
呼數聲始答稍入林中有小徑北折行二丁許出于
官道大呼無復答者東行數丁有人家又大呼乃有
答者待之良久不至又大呼細聽之響也且行且呼

良久有答者乃立待之則磨亭也問三子何如曰日
沒焦粒不見三子亦相失通玄曰蓋為狐所魅也初
在角盤山天臣戲詑善御馬又善使蛇至此繁太郎
曰天臣君朝來出語不倫其為狐所祟必矣磨亭將曰
使人携燈迎之通玄繁太郎請往迎余曰止恐并二
君為迷者乃就路左家借紙燈又大呼忽有答者近
則三子也蓋迂路二十餘丁皆不堪困苦余曰磨亭
君言焦粒時日既沒其不能見明矣而吾無心應之
秋香等亦無心請往毋乃狐之為乎皆大笑行十丁

許麿亭曰此距吾家三十六丁矣行十丁許麿亭家人來迎德右衛門久次郎復牽韉馬來時余腰痛殆不能步麿亭使余乘馬路屢下屢上下必有水水際必有田上必有松林如是者五六度蓋角盤鵜山之脉西北直至海故然麿亭曰聞漁人言海中亦有高低不異地上乃知山脉入海未巳戌下牌返麿亭氏

○繁太郎贈柹

日間瑣事備忘錄卷一百三

嘉永七年甲寅九月八日

馨亭出焦米數百粒贈余色黧而已他無異馨亭曰蓋米一焚永不腐也我伯出燒米者二所盖二倉也甚者土一升而米二合又曰御來屋有戶屋助右衛門者傳醍皇初傳御來屋助右衛門之先迎入其家蒼黃不能設帝座時新作雞塒未用乃横之布茵其上後賜姓曰戶屋塒邦訓戶屋也其子孫三十七八世未絕又有王身代長右衛門者傳其先長年女婿

也帝在船上敵勢頗強長年虞萬一事急以婿與敵如紀信故事然幸得勝後賜姓曰王身代此二事國史野史皆不見唯其家祖先以來口碑所傳云余曰憾不使安澹伯聞之馨亭曰名和氏後有二家相繼數十世至四十年前皆絕唯王身代氏猶用名和徽章云〇夜講論語及詩

九日

初通玄寓主人氏日來親炙今日去〇馨亭父子牽馬而來使余騎馳驟圃中數次既而使秋香騎馬逸而返厩衆駭救之〇木下犢馨亭請登高乃乗馬西行渡溪橋取大昨夜所過路二丁左折上坂數百步至絕頂馨亭等皆取細路東行登岡端余以無屐不能下馬與半三郎西行數丁乃四日所游高原之北而隔一溪矣既而東返僕攜屐至乃下就馨亭設席處此地不甚高然南北及東皆斗落唯西方連高原其平地南北不過三十步東西則十倍焉北距海可四丁白波青松一望萬景皆馨亭之有將搆亭焉曰異日必請先生記秋香等皆去採菌日沒歸

十日

余將以十四五日發令天臣先赴出雲送出于門外忽思妹尾讓三郎曾屬書未書乃走返書之附天臣致之〇繁太郎來乞字〇通玄來曰馨亭請受業〇習馬如昨

十一日

通玄行東脩請從西遊〇習馬逸入樹下殆傷頭秋香代騎飛上堆糞土處將墮衆復駭救〇使秋香東佐々木大學〇草野恬齋來見

十二日

為恬齋作書數紙○未牌與秋香步過主人氏西畔北行出於田際徑小石出三丁許左折一丁有邨名松河原未入村取微徑北行余曰昨夜夢魚在水中捕之不獲言未畢見細流日照水溫數魚出游秋香將拿之逸去田盡處有葭篠徑入其中出篠即海也濱有一舍藏船一疋方揮斧風柔浪平郡帆競飛涯萬石重疊形皆團而不見沙北海無潮汐亦寡沙步是其所以不產鹽云歸路入村直南行有溪渡橋入

村見一醫家樓上掛磬亭書立視之忽有呼先生者走出拜即岡田陳冝也（此人每夕來聽講）乃入焉其妻子見陳冝導南行溯溪陳冝曰昨年大旱虮蛇悉死每歲秋晚暖日田徑不堪多蛇本年絕不見之偶見則纔二三寸蓋新生者一丁許出於官道即前日所過○恬齋去

十三日

磬亭所屬紀遊詩船上山碑避齋記皆既成將待書畢而裝今日先書紀遊詩千百餘言於屛風○繁太郎招秋香元恪供酒通玄來侍

十四日

夜來頗暖比明大雨○天臣復來傳其兄旨請速臨敝鄉○終日書所作詩文

十五日

大雨不能發通玄先歸淀江期以明日至其家○磬亭欲作亭於西岡頂請余胥地午後與之出半三郎天臣繁太郎從取四日所過山際之路數百步南折陡上百四五十步至絕頂有平處南北可三丁東西

可三十步松數十圍者五六株小者無數北望海東臨溪流東北及西皆嶄絕東畔老木陰森群島相呼實有數之勝地磬亭曰若闢我別業南畔之竹林作路橫獨木橋至此則僅一丁有半矣構一亭焉以居來賓何如余曰亭傍餘地宜闢作田種菜蔬及四時襍花以供賓客之用磬亭曰善明年必從事于此良久返○恬齋復來乞字

十六日

磬亭贐金七兩及硯一枚松前乾蚫乃至其家謝其

毋見〇午前上途馨亭及草野恬齋野間繁太郎山岡愛藏半三郎舍人仁右衛門請送取七日夜所過路越一坂半三郎仁右衛門別爲馨亭使余乘馬前夜昏黑無所見今日視地形而記其畧初渡二橋地少上村名長野人家盡地下左有池又上村名前谷行數丁又有村名木料行數丁村名東坪又數丁左有池頗廣其西一村即前日後者相會處行二三丁路左有岡右則野田長松數株即前日自徑路出處其以西爲生路路濘馬數驚殆墜馨亭等取岡際捷

路余自官道左右岡皆松地勢忽下見海人家一帶横岡海之間即御来屋驛也御來屋一作御厨邦訓同馨亭俟于街上導入一漁家供酒使天臣監馬夫先赴淀江主人曰夜來風濤無獲蓋乾飩及河漏麪酒甜滯胸醉甚乃返馬夫而步出未離街通玄來迎左有住吉祠右有一松馨亭曰此地舊有後醍醐帝所踞松既枯代以此松至村端萬墓纍〻馨亭將別爲忽曰十四五年前某未識先生囑大坂人乞書伯父母墓石此先生書至我伯之權輿且往觀行數丁渡橋即名和

川下流入海處又十餘丁有村名富永馨亭曰某父本此地產本姓國谷通玄曰國谷氏我伯素封之斛近年頗衰矣自村中右折取田際小徑忽臨海岸峭壁斗立聞瀑布聲馨亭呼曰迷路及得奇境俯視壁有崩落處人跡見焉乃下陡甚二百步許至海濱怒潮如雪回顧瀑自壁口噴出長可七八丈瀑下大石犖确水太淺百步許入海有矼馨亭誤墜水水西無徑見一條石路如立掌蓋瀑布別派而涸者攀上至頂有平地衆墓駢立北望溟渤敞甚實佳城也南折

徼上左有墓田皆書國谷某又上數百步左有門入爲空地數畝青苔平鋪上磴數級又有平地方二十四五間不見點塵墓石高七八尺者數十面南而立中央爲其大祖墓有石室中安二墓其右一墓駢書壽仙院富山道秀居士壽松院貴山妙秀大姉傍書天保七年二月二十二日門脇秀賀娘俗名登羅此即余所書馨亭曰既十九年矣余曰當時某在左界未往浪華毫不記有此事也某觀墓地廣而高而敞雖數萬石諸侯決無此矣獨恠莓苔之外不見一草

一水地勢乾躁恐不安神靈何不多種松柏鐘地氣
爲乎古人甚重墓地國谷氏所以衰或由此也舊亭
曰果然此地本有巨松数株近斬之家遂不振南行
出於官道舊亭恬齋繁太郎皆别去行一丁許路右
有古祠朱蔭晝晦華表掲書客大明神左右地遍樹
合徽下通玄曰此地名要害坂尼子氏砦跡出於海
岸行數丁村名大崔又数丁有川即阿彌陀川下流
渡小橋左有岡群松蔽爲其根悉露而見水痕漲高
可知徽上村名福尾右折過田間数丁村名國延出

村左有大池初恬齋别曰此西一里有末吉村即某
故里左有池請停杖視角盤山蔽於孝靈山而微露
其端猶人之重衽絶奇實如其言行數丁渡細流行
十餘丁村名上萬原又渡細流路左右列截紙作旗
長數寸者數百千如茅花通玄曰以祭狐王也又十
丁村名今津有一水頗廣渡橋右折一二丁入淀江
人家千戸倉吉以西一都會街後臨海漁家比列天
臣出迎入通玄宗家吹野伊兵衛氏始就座通玄父
玄珊及夫人柄川宗右衛門湯淺徳右衛門鹿嶋治

右衛門角盤山養善院主竹塢來見○逢坂至淀江
三里有半毎里五十丁向西渡水不知其數船上鵜
山角盤之北為谿湧出山脈迤邐至海其屬溪處地
必少開必有田畝人家屬山脈處地必高必有樹木
村人分水入田多自中央高處故村東則田水東流
村西則田水西流地陡水急白波飜石角而入溪北
流毎村皆然故無溪而無村無村而無東西流之水
凡餘國川入海處必有平沙北海獨無沙而有石溪
將入海潮頭衝石石崇如阜而塞溪尾溪伏石底而

流若溪暴漲與石鬪交綏輙溢路破田土人悉出畚
鍤移石然一夕如舊其難十倍浚沙舊亭問救之之
策余曰海溪相接處須設一石堤高數丈隔斷之使
溪口向東而注海則此患止蓋伯耆諸水上流不過
三里皆狹而深走而不滀毎暴雨其勢猛駛不可當
然不過一日復減但至海口爲石所滀害路及田云

十七日

天臣歸出雲曰先生至松江須先投島屋文右衛門
家也○爲土人作書○未牌與通玄竹塢伊兵衛德

右衛門出西行一丁北折出於海上潮頭至脚痕西折數百步有川尾入海處童子數人方釣忽得小河豚吹其口則腹張膨脝置之石上而踏爆然成聲謂既先投水游泳如初行堤上溯數十步左折入街過骨董鋪視器物出過湊橋側溯二丁餘左折過田間二丁北折又東折出於馳道西折傍大倉行一丁半許左折自主人氏後門入庭有柹阜梯採之味頗美〇為竹塢玄珦父子講大學

十八日

伊兵衛湯淺德右衛門鹿嶋治右衛門柄川宗右衛門皆行東脩請受教〇松屋作兵衛送石決明〇玄珦送魚

十九日

馨亭使人來乞字且東天臣曰前日所呈潤筆金僕誤會計而加一兩矣敢竊告之乃返金於伻伻曰頗乞書換金是主人之意也〇終日大風暴雨比曉闇霰聲

二十日

作書八紙附馨亭伻〇黃昏鹿嶋治右衛門招供蕎麥（其家即吹野氏比隣）

二十一日

治右衛門宗右衛門德右衛門等來與伊兵衛皆贈潤筆金若干〇玄珦來贈海參〇竹塢竊告曰伊兵衛等四人皆欲學先生其父聞之甚喜此地風習讀書者多不脩內行彼皆紈袴甚嗇財而私溺婦人有窮民不肯救而侈飲食違父母命而不友兄弟頗先生誡之是其父母意也余曰諾乃作留別詩其轉結

曰一語贈君君且記讀書本意在脩身既而口述詩意且擧讀書者通弊申之皆悅〇伊兵衛父三右衛門見〇玄珦請曰兒欲從先生遊出雲先生去出雲之日請使兒歸省某將待兒歸遊浪華明年正月使兒寓貴塾余曰善〇使伊兵衛命驛長發馬夫擔夫各一名馬夫先至使元恪監之赴米子〇申下辭輿秋香通玄上途伊兵衛等四人請送西行二三丁渡橋（前日所見）三四丁人家盡左右皆墓左傍平岡路坦無石軟沙沒鞋見角盤山自麓至頂新雪皚々他山未

見點白則其高可知矣使擔夫先行二三丁有堠左右種松左者大數十圍距根丈餘分為三幹皆合抱閒右者更大而枯今代以稚松左畔岡益逼高可五丈頂皆松不見他木路入松際右轉距海可一丁皆曰此路舊海底也而路在岡腹三四十年來潮稍不至新田年闢路亦隨田右遷矣松根縱橫見帚痕皆曰採松露也去琱竹塢在路左高處而侯設席供酒地名龜原後岡前海沙白松青亦一佳境憾日既沒不暇眺覽置杯而辭衆別為行數十步岡脚巨巖對

聳如闢門扇其根秋草迷離泉自草際流出伊兵衛獨走至導觀之即去通玄曰此水源在四五里外山中伏流而出為清潔寒冽為我伯第一也路左又有巖長如拖帶高數尺石地藏立其頂通玄曰四五十年前海至此石之根仰望斗立數十丈今為沙所埋僅露其尖也我鄉老人皆追見此全身陵谷變遷亦速哉行數丁村名坪龜左岡稍絕原田數千頃右亦與海稍遠又有村名龜子行數丁一水北流入海名佐田川兩涯頗廣中見數洲渡橋有人家即佐田也行數丁村名貝川村西萬墓簇立往々見上燈蓋海多然也行數丁村名日由津村西有歧左者有大石燈方煌々謂官道也將就之通玄呼返取右者曲折渡小橋昏黑無所見七八丁上堤路平如砥右有蹊篠自其罅見白沙渺々無際通玄曰日野川也行數丁余謂秋香曰何地形似宇治川之甚篠絕見水光通玄曰涉此捷路也若從橋則遠十七八丁余曰洌如之何通玄乃負余而涉水淺廣數丈凡二所上前岸沙平無石行七八丁蓋皆洲也遙見燈光稍近有

一店廣其屋而蔽路有橋為過橋者必過屋下店人乃收渡錢四文然除士人一人方坐店上讀書別不見人通玄曰昔此地素封某有功于本藩藩主許造橋收渡錢其家使人交代守此云橋橫木置土其上廣可三間長可百間水廣而淺通玄曰夏時水滿兩涯殆二十四五丁我伯川莫大為橋北有堤亦有石燈上火蓋使過洲者知有橋也路益暗通玄有姉嫁前村獨先走就借燈比余至其前通玄既提燈立街視之有廣瀨二字余怪之近則馬夫擔夫皆在為通玄

曰某借燈將點之二夫來以元恪旨附燈矣此地名
車尾（邦訓久津尾）左又有岡村名神田近米子元恪出迎
米子入家四千有城烏因幡命卿荒尾氏所守為伯
耆都會第一入街六七丁投逆旅油藤屋周介氏時
酉下牌也○通玄患眼疾

二十二日

與秋香會計途中金錢出納○竹塢使人來送寒具
東曰前日所賜生田某書畫帖跋文紙幅頗廣不可
以廁他幅請更書以賜乃改書使通玄作答柬○隣

室有京師客因周介請見曰某姓荒木名尚一劉石
舟友也乃就其席見之京師人平野文琴在座○鹿
嶋治右衛門大宗治助者因通玄請臨其別業午前
使人來迎乃與通玄元恪出謂元恪曰携竹塢所贈
寒具曰諾自逆旅戶外南行數十步東折渡小橋北
折沿渠行一丁許元恪忽曰遺寒具矣走返取之又
一丁將東折忽聞花香視路右有佛祠瓶插菊花數
十莖又北折人家垣墻多垂薜蘿霜葉斑紅頗有幽
趣又五六丁鹿島氏莊在路右初入門白沙熒然入
戶見二木馬負鞍坐焉治助季弟伊左衛門見引入
奧扁貫名海屋青々菴額字壁掛皆川淇園畫竹林
上列箏及琵琶治助及仲弟助左衛門見曰先生請
為我作青々菴記余曰諾供飯畢入別室掛貝原益
軒書幅又入茶室掛熊澤蕃山邦詞皆係真蹟茶室
外青苔滿地石色幽古喫茶畢復席開南牕見城山
相距可五六丁嶄然高衆木蒼鬱粉墻繚繞高櫓四
層自樹上抽治助指之曰城慶長中毛利氏所築近
墨傾櫓隤藩主聞官脩之某兄弟請獻其費事竣賜

俸二十口永傳子孫請先生記中及之引見一人曰
此人姓門脇名圖書此地祠官也圖書曰某昨年三
月詣先生門請受教先生游伏水遲之三日遂至京
師寓仁和寺矣治助導出戶東行數十步觀新築別
室及小樓樓與城山正對曰諸先生名之下樓步園
中樓北有馬埒埒東馳道一條長可百間夾路有花
欄菜圃雜以紅樹奇石南行至馳道將盡處右有數
舍左有一舍左舍庭有一池匝以西湖柳緋鯉長數
尺者游泳角盤鴉山船上諸峯自墻上起夕陽照雪

晶瑩如流或蒼翠似潑元恪曰諸山疑為此園設也園蓋新開者役夫方植樹移花墻外悉僧房余謂主人曰蘭若比商家頗雅是公之幸也主人悦復席主人曰某脩櫓得壁中所出箇簬色猶新而堅可以作杖頗獻余曰幸甚酒出酣主人鼓琵琶助左衛門彈箏而伊左衛門吹簫余感其兄弟輯睦贊曰塤篪不啻也主人喜申下牌辞主人使僕送自門外北行左右見華屋眈々通玄曰此治助宅及其宗家皆以財雄此地其脩城費不下萬金矣西折有橋既渡傍川

北行一丁半許川尾入海前有石磯海所謂餘那湖者青山四匝延袤三里餘中間小嶼亂點西北隅缺遠山微茫僕指之曰彼處連松江舟行一日程也又指東北隅曰彼處連三保關也米子城北及東西皆斗揷海中西更有一小山高與城相若亦海環其麓僕曰湖容川處味淡稍北稍鹹海魚與川魚襍居初立磯端西折取湖上小徑左則人家後庭隔墻觀習角抵者細水入湖者無數水際皆田晩禾未收襍以蕎花高白低黄倒影水面行二三丁北折有神祠老木滿庭祠南即街也東折至渠上未渡橋南行四五丁路右又有神祠其境頗廣東折渡橋入街南折而歸逆旅周回殆二十丁○夜治助使伊左衛門來贈竹杖添以邦詞一首初歸使人送所撰樓名於治助曰山壽樓曰仰高樓曰仰觀樓曰向陽樓曰對碧樓請擇之治助曰向陽樓可也請為記○土人奧田十太郎者來見話次尚一來十太郎尚一所善識論約起至子牌去

二十三日

土人松下泰生者來請見以忙辭○作鹿島氏所屬詩文○鹿島伊左衛門來送寒具乃為講所作詩文○雇按摩師

二十四日

竹香所贈人名錄載米子人佐渡屋祥平今日祥平來見乞字○將發以雨止○通玄以眼疾甚歸家○松下泰生來見○鹿島治助送潤筆金若干○夜與尚一話至三更

二十五日

尚一屬寄伊藤俊造東○將發既束裝雨大降不果發○佐渡屋祥平送鰕乃賦其書樓詩贈之（詩載集）使秋香元恪往借其藏書數種

二十六日

曉来大雨與周助謀將就驛亭發馬夫及擔夫比日出雨止乃改議出四百錢買舟一隻此地至出雲安來驛從陸則三里且多險從海則一里故買舟云○入荒木尚一室告別辰牌周助告舟既艤導出至二十二日所過渠邊舟俟焉既入周助去二佑客請曰

請許陪衆余欲咎舟子二諾（初舟子取四百錢約不載別客）然以客愿故許之舟小如川舟渠左即人家後門每家有橋凡數十橋太低舟西下屢低頭避之南折日照城樓青松上密紅樹下蹊街中有橋橋以南渠廣三倍于初西折右人家左林薄又過一橋則左右皆人家三四丁出於港口即二十二日所游右有鹽舟所吏方釣舟子將上岸通名吏曰止我識汝矣既離港波色黝靛平如鏡面四山倒影重綠疊翠右見平岡之尾沙色如霜未至海而絕者數處舟子曰採鐵沙處此地海日淺數十年来嶼根潮涸終屬陸地者不知其數舟屢近山觜海深僅二三尺山上秋花白如菊黃如款冬者亂吐一嶼長可二丁黃草蒙茸頂有小祠立獨松之下俗呼蒲鉾島蒲鉾所謂肉糕也嶼狀似肉糕在板上故云每山皆巨巖光松簇立不見樵木舟子曰此地每歲雪積五六尺松多壓折照映湖面其奇天下無匹回顧角盤初霽雲色雪光黑浮白沈初西行後稍南折見人家數百在山海間即安來也初欲遂至松江舟子以風惡辭海迴安來北觜而西通

舟傳其東觜米子之西安来之東即伯雲分界處未至舟使元恪先出就驛亭發人馬良久返曰今日驛無馬將使人負馱物余曰吾子宜留監裝焉乃與秋香出行一丁忽有一人就秋香問曰彼挂眼鏡者非廣瀨先生乎秋香曰是也其人苦留余曰且臨敝居乃入其家室狹僅容膝曰某姓永井名彥右衛門妹尾謙三郎門人也而與先生門人永井元厚相識聞先生至米子方欲拜趨而遇先生何幸導至酒店供酒及鰻鱺余曰今日舟中聞佑客言本月十七日巽

舶一隻入天保山側某不信謂估人欲貴米價故詐言而已不識真僞何如彥右衛門曰真也今朝我松江大夫自浪華歸言親見其舶西宮尼崎地方大騷繹殆無所宿云既而出扇曰某昧爽讀書欲以先鐘名樓可乎余曰可乃口占五絶贈之閭閻依海涯蘭若翳山嘴中有讀書人昧旦先鐘起彥右衛門大喜欲強留余宿余以元恪既先行辭初天臣謂余曰公至松江日宜先宿緣取坊島屋文右衛門氏故先遣元恪矣未下牌出彥右衛門請送南行數丁西折行數丁人家盡爲左右皆原田出姬路後始見此曠平老松夾路沙土無石六七丁有橋彥右衛門別焉曰來月五日後館先生於松江回顧安來北畔一峯自田間起全身皆松峭而尖名十神山行數丁前見一堤橫南北長數里其上楓矮茅高紅葉白花粲然相交水淺不盈尺底沙晶然有板橋長數十丈幅僅二尺中與一野人遇不能相避余以其老側身一足躡板外小柱而俟其過野人愧謝不已至前岸遇一嫗問川名答曰江尻行二三丁頻經數橋又見長堤高於初橋長可百間水亦深

橋西有村名赤井其西口有寺境廣且淨寺後有岡不甚高而大嵒露出萬基簇立其巔路正當岡而左折一丁餘又有川又經數橋稍左折傍岡脚既而左右皆岡內有平田數畝奇嵒自田間矗立如假山者不知其數頭皆戴松其下晶白皆斬石採之處余謂秋香曰我未見嵒根如此削成而自田間突起者可見十神以西細流數十其滯沙裹海稍成新田矣既而視嵒皆嵌空谽谺濤痕宛然出雲地最東曰三保關一帶青山斗出海心者八九里其南即米子湖也安來以西田嘴北蝕海數十丁不復見海至此有村名荒島復見海海嘴灣灣南張南有一條平岡路屬海岡之間岸低脚下距海僅一二尺海無潮汐常滿海嘴徹退必有水田亦與海相隣稻根距潮不過二尺從前未見也秋香忽呼遺笠走去余獨行松釵滿路濤花濺裾凡十六七丁秋香及有村名下伊藤路忽南折入岡際回顧嚮所右見之海既在左乾坤向背頓改角盤山晴雪露于左岡青松梢路稍上數丁又微下右折復出于海上又左折稍傍岡脚忽見萬

木陰森蘢一祠屋其前石燈數十扁曰揖屋明神渡小橋人家數百每家鬻肉糕問地名答曰揖屋坊行十餘丁又有人家即出雲鄉也（出雲鄉邦呼阿多加惠）比揖屋人家寡且陋使秋香就驛亭問元恪以何時去答曰蓋既至松江矣又曰今日本驛無人馬故別乞百四十錢而雇之矣時日既沈疲甚然以元恪先行勉強就路行二十丁許左折路稍上成阪又下既昏黑無所見又越一阪出於湖邊（荒島以西海稍狹水淡不鹹故以湖呼）暗中見二估人曰公無意乘舟乎曰何處有舟曰下二三

丁有村名井奥是發舟處既至井奥湖形似甚狹問幾丁答曰廣不過二丁西行一里半至松江則復廣二客又勸同乘余念元恪或出迎乃買炬而不買舟二客亦止行五六丁炬滅秋香入路旁家乞火良久出行二三丁又滅復入人家既而又滅秋香猶吹炬不止余曰止若初無炬既至松江矣言未畢遙見燈火秋香曰必元恪也呼之果應元恪與一老翁來迎翁曰井奥至此半里此至松江一里也路稍與湖遠行半里許稍〻有人家入松江城下初渡一橋名天

神橋橋西見白萢〻即湖也每家戶外揭燈出浪華後始見此繁喧元恪曰疫癘流行故獻神燈也十丁許又渡一橋名大橋長殆百間橋下見數舟連泊點燈翁曰方網鱸也戌下牌至緣取坊島屋文右衛門氏文右衛門及其子嘉藏見皆頗懇實〇自安來至出雲鄉三里出雲鄉至松江二里皆向直西〇文右衛門以天臣兄弟故為余周旋將以明日告余至於本地諸人余欲使元恪訪天臣文右衛門曰天臣老家在今市距此八里

二十七日

平明使玄恪之天臣氏〇使秋香就書林借書擕猷餘太平記畫本源平盛衰記返曰別無奇書〇夜與嘉藏步至大橋天曇湖面沈雲黯黑不復見漁舟蓋有風雨魚爭出湖口波恬則無獲嘗聞土人言曰穿晴多海魚風雨多湖魚信矣兒童群街吹笛不堪喧聒問何故嘉藏曰土風然也非有故也〇地多鳥雁終夜嗷〻

二十八日

終日暴風大雨○妹尾讓三郎歸齋精来訪見一僧曰伊人父曰寂昭嘗學湊窓先生矣讓三郎十五年前在東畡氏屢相見○真光寺寂昭来訪余猶記其面問公何歲在我門乎答曰既不記何歲但記湊窓先生大病而恒遠賴毋為塾長余曰然則文政乙酉距今三十年矣○精齋東曰此地禁旅客淹留某既與松林寺和尚及森脇忠兵衛者謀將使和尚告先生留滯於官吏先生明朝往見和尚可是錦織周泉所囑某也乃答曰諾精齋又借海國圖志七冊何墨利加洲部八卷係歐羅巴人原撰侯官林則徐譯邵陽魏源重輯

二十九日

巳牌嘉藏導渡大橋南行七丁許有菅相祠東接街西瀕湖南西以土塀西寺祠僧所居所謂松林寺也入見主僧僧名恬兮年可四十左右曰敝寺雖狹請留趾余曰幸甚引入茶室供茶畢示告官吏劄子其辭曰豐後日田儒者廣瀬謙吉自上國歸路謁杵築大社今日與其徒二人至此地以貿道舊識之故來訪謙吉偶患足痛貿道欲留養於敝寺且期十月十日遣之官吏二名曰足立丈藏曰神村義右衛門所謂寺社奉行者既而使其弟子僧至寺社局上之返曰吏言此事有例見示恬兮導出前庭有巨松數株高過十大大數十圍實千年外物恬兮曰俗傳此祠菅公像悪七兵衛景清病目時所手刻余曰祠昉于景清而松甚古何故曰此地往古有松林景清以來就林立祠當時木悉亾但存此數株云後庭頗廣有菊畹蔬圃西行一丁許至湖上左有高燈籠高可四丈以石構起而空其内然狹不可上但以緪上下燈

具而巳蓋使夜過湖者知向背矣右有一亭遠眺絶佳湖西連天無際南北皆青山恬兮曰湖竪可六里横廣處三里狹處一里湖西平田萬頃神戸出雲二郡皆係新闢蓋往古湖西連海北之山即島而素盞烏尊所譎是也復座而飯室幽暗且寒余怯風邪辭曰歸斂裝明日復来既歸頭痛大發乃命館人買鱸以飲比徹元恬自天臣氏歸天臣隨至○天臣致室氏八月十三日東徹雲一郎八月十六日東一郎東中有吉川見琢東○聞大阪脚夫今日来使天臣就脚夫氏問彼

地消息返曰既睡不起

十月朔

使天臣往見精齋及恬師(贈唐筆墨於精齋)〇精齋使寂昭子來致北史翻刻本二冊(今朝使天臣返海國圖志)〇午後與天臣至松林寺使元恬收裝後至天臣去〇晚森脇忠兵衛來見恬師供酒果話詩久之去〇通玄來使秋香導之至文右衛門氏宿〇昨夜腹葛根湯頭痛未止午後服大黃丸夜微瀉熱頗退而哠(台)裂痛不可耐猶大昨年臘月然蓋宜先服下劑而誤用發表劑故

二日

卯牌謁菅相祠(祠)後徜湖平地數十步種松數十株湖涯甃石作汲水處其右即高燈籠也夜來大風暴雨時間微雷此時雨止雲合日自雲罅照湖面彩虹數丈生于湖心湖西諸山紫翠明滅水色如綠如黃奇甚雨下走返〇精齋來介高木百次郎者相見〇通玄贈乾蛋湯淺德右衛門吹野伊兵衛送寒具〇天臣通玄來欲同寓余難之使天臣竊與恬師謀恬師曰何難之有乃期明日而去〇始與恬師圍棋〇終日大風至晚霽半夜又雨復大風

三日

吉田屋久次郎者(前日相識者)攜湯町屋萬次郎者來見曰此人業賣燧木甚好詩常陳韻書於前而作其業人呼曰燧木屋聖人聞先生至甚喜故拜謁〇晚森脇忠兵衛攜其子貫一郎來見贈肴料請撰其名字號貫一郎先去恬師親族士人森左馬之丞者來見恬師飲客余與焉既徹與忠兵衛圍棋〇島屋嘉藏來曰明日有暇過我〇通玄來寓〇風雨如昨

四日

森脇忠兵衛所屬書及貫一郎名字既成午前攜之往訪天臣通玄從贈忠兵衛七絕一首(載集不錄)故遂訪島屋嘉藏不在文右衛門曰數日來大風湖濁鱸下聞漁舟多獲豚兒欲導先生觀之然有故赴今市矣請使其兄從(嘉藏文右衛門女婿也女兄瘦疾不能步謂所兄也)有余曰善良久告舟艤乃攜膳具及飯鹽酒漿而出舟在文右衛門氏對門舍後大橋下流百餘步漁舟數隻駢杙中

而止阜薪劃流者數所絓網薪際長數十丈每攀獲
鱸數十頭初就一舟買鱸長可二尺七八寸重殆一
貫爻猶活潑問價答曰一貫文回大貴且減二百不
可乃止下二三丁人家稍疎右岸見紅樹數百本簇
立高不盈五尺問何樹舟子曰桕苗也又二三丁人
家盡左右皆田田外岡近山遠樹色黃紅湖尾既為
川廣深與淀川相似絶不見石天臣曰此川外更有
數川余起視地形曰蓋平田徃古屬湖中後稍乾者
今後大橋以西渺湯處亦為田必矣至此兩涯阜杙

以竹葉塞其罅而至中流阜薪長數十百間薪將盡
處列長網方漁舟數隻而數網為舟上設藁屋以避
風有柱無牀就買鱸二頭及膾殘臭飢甚趣丈右衛
門子剖烹欲招秋香元恪乃半食止回棹而溯舟碍
薪屢進屢退通玄撐篙舟子動艕僅得過上三四丁
左有小渠入渠一丁許左右岸上皆有神祠皆長松
數十株繫舟使天臣逕二子使舟子買酒與通玄出
入左畔祠境蓋祭天照皇者庭濶而古揭書此地近
放鷹場勿喧嘩祠北官倉四五區東南則田畝見茅

茨數椽返舟秋香等至乃出於川溯航一舟又買鱸
重六七斤時日既沈駐一綫光於角盤之翠微山全
身皆雪似白似紫片雲抹其頂猶衣錦尚絅奇難狀
朝來風威稍減餘怒猶彫波舟無蓬寒甚乃返丈右
衛門氏夕食戌牌歸松林寺○與恬師圍棋沙彌忽
呼有火乃登樓西北隅見一團火光相距數十丁市
人狂走打鐘甚急然不久滅

五日

數日前精齋言初五日發脚夫於浪華欲屬家信焉

使天臣徃問答曰延期為初九日矣○初至松江聞
浪華脚夫來意必有家信使天臣徃問返曰脚夫氏
既睡明日復徃也明日不徃余趣之又過一日而徃
脚夫曰廣瀨氏信既發之君家矣乃使天臣東其兄
周泉請送之今日至即室氏徹雲一郎八月十四日
九月十三日東也一郎所送八十柄至扇○精齋志兵衛來訪
○大坪大輔父行藏東元恪曰旭莊先生不識何日
臨我鄉予敢問與天臣議曰此地人聞廣船至將發
卒保隱歧恐無詩酒風流之意不若遊完道今市杵

策地方也乃告恬師及精齋忠兵衛皆曰土人未知先生至請留天臣曰湖西之人渴望甚且一徃復來皆曰善○與恬師謀買唐紙七十葉一葉直銀一錢六匁○精齋曰江戸新聞紙曰官戮吏赴野作將與魯夷正境界而魯夷不出蓋魯夷與都爾格及英拂二夷戰敗績故爾○聞他田道策死（徹雲初所報）道策之去余靳曰君本年必死道策曰何故余曰君客歯下急日甚一日是死兆也道策大怒余謂元恪曰吾子記我言至此元恪曰先生何以知道策死乎余曰多言者時有中而已道策善治今醫莫及而不能自治亦惜哉

六日

以明日將赴宍道使天臣通玄往報大坪行藏○精齋使人贐紙及陶杯○忠兵衛贐金百疋及潤筆金若干○貫一郎來別且介三成勇三郎者相見為是請作名字及號乃撰贈之○文右衛門來曰今夕請獻飯○夜携秋香元恪至文右衛門氏既飯通玄自大坪氏歸曰彼既遲嘉藏自遊今市歸介大社人富永內匠子權助相見曰先生遊大社宜主此君家戍牌歸途過忠兵衛氏不在貫一郎見

七日

忠兵衛來別○精齋使門人來乞字請見以忙辭使元恪接○嘉藏來贐大和柿二十及茶碗乃報以書二紙嘉藏父子毋妻皆慇厚不似逆旅主人○朝來晴暖皆曰舟行可乃屬嘉藏買舟○恬師贐金百疋及紙○昨日骨董師肥後屋利七者請見使秋香接乞字今日來取之秋香以其潤筆金與初約違却之

余聞止之曰彼引待海屋之例吾子曰我師豈可海屋例視者乎吾謂若海屋必爭錙銖我則不爭是其所以不可例視也吾子須體我意乃受之別賜書一紙○恬師曰大社有松本暢玄者頗解文字吾將薦先生為裁柬授余○朝來乞字者絡繹至申牌始訖舟子來告舟既遲于祠後高燈籠下乃携三子入舟恬師送至岸舟大如赤關飛船始離岸東風徐起湖不波而舟疾水色甚潔稍深不見底回望松江城下長街瀕湖蜿蜒五六十丁城在西北岡頂粉樓巍然

聳於樹巔其下一簇紅葉如錦街盡處南北皆青林湖通其間廣可三十丁林後地形稍開豁連山如屛皆低小而遠者漸高北岸有土皮崩落嵒色兀然出者凡十六所土人呼赤壁萬皀淨沈忽飛避舟不數千步後下日沒西雲明晴北雲陰濕湖面或紫或黑山色乍綠乍黃氤氳萬狀嘗過琵琶湖大不若此勝彼山高水濶此山卑水狭景異遠近觀分詳畧故爾微睡比覺既近宍道黃昏後傳岸宍道人家四百餘大垳氏在中間使元恪通玄先往行藏提燈來迎曰

向者既使人候于路矣入其家賜舟子錢七百二十文就坐良久迎者返主人家係新築墻壁清淨蓋膳豐潔皆悅〇松江至宍道四里向直西〇行藏妻見

八日

裁答室氏及徽雲一郎東又裁寄晚翠金城小角東而封之（先是裁寄南陵兄谷口宗助東）午後使元恪之松江齎之精齋因東恪兮精齋〇主人西隣有木幡久右衛門者（名質字伯要號梅屋）宍道望族也因主人請臨其山莊乃先贈寒具一筐未牌行藏導出秋香通玄從初觀湖上天晴風死暖如春暮潦〻靄〻湖山相媚既而東南行一丁許街盡路於田際迤南行二三丁岡脚繚繞田通其間余曰視地形疑往古湖底也行藏曰然嵒石際猶存蛤殼某所記四十年來湖湄涸作田者既數百頃矣路傍阜木如墻以晒稻左右岡稍高稍逼中間有平地東西可三丁南北可二十間即木幡氏別業也有小門門内農家一戶蓋守園者積禾載路行百餘步見茅屋於孟宗林間主人出迎年可三十四五恭且敏無紈袴習引入茶室狭且幽清既喫茶下

而步庭茶室前有池方數丈岡脚直自池上起喬木數百章萬綠中時見黃葉絶姸微流排樹根石罅出而注池中聲淙〻如雨來横小木長數尺者數百作橋渡而入罡青苔滿地不見寸土路頗陡大石如屋者背戴巨樹或山骨露出數百尺有小池阜木作闌主人曰此飛流之源也池小水寡故平日閉閘客至輒放之側見平地數十步有一小祠其左鑿嵒作洞安石佛三軀余謂主人曰此佛雖古未經燥濕猶新須置之洞外苔蒸藤纏以益古色不然不靈也主人

大笑洞前立一碣刻南無阿彌陀佛側書文化十一年甲戌八月六日九十八人溺湖而死越三年建此以薦冥福（原邦文余譯之）行藏曰某當時年十五猶能記矣本日湖北有藥師祭土人乘舟而往風止波靜舟底有漏處舟子脫衣塞之板既腐隨塞隨開客大譟終覆沒者僅數人爾後三十餘年八月六日無復乘舟者今稍〻復舊祠後阪益急落葉代苔萬松簇立松根入地數尺至嵓復橫出身脩葉瘦往〻見瘤大如斗行藏曰此松異常種伐作板質密而堅頗似樅至

翠微下瞰宍道人家如帶其西湖尾參差平地廣衍蓋皆新田絶頂平地方數十步高与北岡相若皆四五十丈行藏曰此地古有瑞雲寺寺廢二百年來屬主人氏余曰世間勝地多為佛所據公獨有佛所據愉快哉下過茶室北畔東行傍路多棕櫚茶坪其下見叅苗東隅有敝舍藏屋材茶室後又有一室扁獨樂窩三字土室無床見香花余問何祠行藏曰主人高祖父壽躋百歲其室亦將百歲國侯以夫婦雙壽世所稀屢臨賜物既沒祭為余曰此地幽靜無匹便人生遐世之念宜其壽也復坐鳥語響山間寂如夜枯葉不風而落〻下秋香曰未見如是去人境遠而似深山者不識作何等語則相揖予余曰山虛鳥語響一聲成二聲何如日沒飯出用茶儀鮮脆適意始食筍飯畢復薦茶酉下辭返月現樹縛山田護稲後猶有水寒光彌瀁水影如藻

九日

梅屋来余謂之曰前夜聞笛聲甚妙問吹者誰行藏左曰隣家主人也我未晤公既識其善笛今日肯為

我一弄乎梅屋曰諾請復臨山莊〇午前行藏導過木幡氏門外西行取生路南折過人家墻内出於田間而取昨日所過至莊梅屋及秋香通玄從始就坐僧冲雲来見主人供飯未徹元恪返致精齋恬兮答東主人與冲雲登山主人吹笛冲雲吹簫簫聲徹山間風起黄葉亂下如雨良久止乃賦一絶（条靄逐山雲片〻出窓去唯聞吹笛聲不知君坐處）既而為主人及冲雲作字日沒復飯主人贈碧瑪瑙印材二顆永井元厚来見（元厚十四年前在余）塾曰聞先生在松江大昨日往候既不及矣乃謀明

日赴其鄉醫生坪内通博者来見論談紛起戌下牌
返大坪氏元厚同宿〇通博來乞字〇行藏族祠官
大坪内記来請見不値留徑寸瑪瑙一顆去〇元厚
致島屋又四郎九月十二日柬

十日

元厚先去〇太坪内記來見〇通博来曰梅屋来〇
行藏曰今日幸無風欲命舟子送公至荘原何如余
曰幸甚〇命驛亭出擔夫及馬夫使通去監馬夫先
發午後辭大坪氏行藏導至木幡氏門外右折出於
湖上梅屋内記送至水滸乃携杖香元恪及擔夫入
舟舟小如渡舟天曇微風自東至余曰何不揚帆舟
子曰謂公貴人必不喜揚帆唯盪漿也已波浪稍洶
湧前日聞頗有溺死者皆免懼湖涯南北二里有半
傍南山距而西行岸上霜樹嫣然時見行客其遲速
與舟相若久之至嵒曲坂折處彼忽後二三丁行凡
二十四五丁湖中有兩邊立柵作溝形處問何故舟
子曰立柵數歲汁織物悉結焉自生草而土沙漸集
不出十年而新田成自是以西數千頃皆用此策而

闢者舟右柵左堤行四五丁柵尾作堤則湖既作川
矣廣可十四五間左右堤外悉水鳥其聲吾吾或翔
頭上毫不畏人舟子曰試上堤一覽乃上右堤堤西
北低田千頃稻既刈水浸遺根鵜烏鷺鴻雁鳧鴨白
鳥之類不識其幾千萬頭參差高低如立杙其色燦
然忽駭飛羽聲如大風暴至白翮黒翮隊分族亂後
翛然下集行四五丁有小温(泓)隄斷乃入舟見巨舟聯
繋即荘原也宍道至此從陸則殆二里出舟上左岸
西行一丁北折人家比列可七八十戸村尾有一水
兩涯相距可二丁沙堆水涸橋口有人家過其屋下
至橋橋狹形與江戸橋同(九月二十七日所過)橋半遇負禾男
婦欲避無路彼我皆窮使彼佇立我手抱其所負而
過川口連湖白沙一帶是新田之源也北岸即堤蓋
新築者坦平如砥烏桕成列霜葉燦爛南岸亦然北
山相距可四五十丁南山則可六七丁奇峰競起西
行十丁許遇馬夫二名婦訟曰以遠多險我二人分
裝馱之然仍賜一人債不亦刻乎乃欲附錢杖香曰
通去既附而彼猶詐亦不可知也乃曰懷無錢當附

擔夫也喜謝去隄右有別路通村謂是直江路問之土人果然（直江元厚所住）路右有渠傍渠而溯人家斷續將雨乃走此地亦係新闢沙土無石田猶有水水心崇土如畚種麥其上到處皆然初出舟使元恪監馬夫先往近直江與通玄出迎擔夫在側乃賜錢若干曰分半於馬夫亦喜去直江人家二百餘街有二道渡橋右折二丁忽有一少年自背後呼且拜余恠之元恪曰是即錦織氏門生小村仁菴也言未畢逆旅主人石田屋信四郎出迎入其家仁菴從入曰今日天

匠有病故周泉使某迎先生某至宍道先生既在舟余曰舟中見黒套白笠行岸上者屢與我舟後先非君而誰曰是也乃使元恪從仁菴赴周泉氏因東天臣曰令兄使門生来迓僕當登時奉訪然永井生追我於松江於宍道亦欲留我也僕既許之則去留不得不從其意願吾子為我善謝令兄○莊原至直江一里向西○始坐而大下從者皆曰幸哉免矣○元厚來見曰土人行將来見且數日留○夜元厚復來飲余及從者曰近遇妹尾謙三郎門人曰廣瀬先生

至然我師不懌故未曾相見松江人皆以我師為換擔故無復稱先生者是何故余曰是詐也謙三郎屢來訪我在松江實依賴伊人我得與恪師諸人交皆其力也我方感其誼彼何不懌之有元厚曰人言不可信如此哉亥下牌去

十一日

昧爽雨未休驚風撼屋○巳牌元恪自令弟歸曰天臣將來見元厚為先生議此地件乃遣秋香於元厚氏告之且贈雲丹及書扇三柄○前日芝堤之遊（芝堤）

（謂大橋下流堤）買鱸魚通玄親出錢六百文既余償之不受曰某亦欲供二子（謂秋香元恪）今日余代通玄出六百錢買魚供從者○館人設湯使元恪驗寒温報曰恰好乃入焉上微温下猶水使元恪告館人移晷不至余不耐冷蓐吃元恪曰必有誤也盍往視之元恪怏怏曰某既命何誤之有余厲聲詈之元恪始往返不言詰之謝曰彼方扇茶爐矣乃出焉浴湯茶爐邪呼皆風爐故誤余終發頭痛廢事而臥○昨日元厚曰明日勝部吉郎勝部義八郎將來見勝部氏本州豪族

請善遇之朝來風雨謂必不能來至申牌館人報二
子来乃相見元厚亦来吉郎曰天保戊戌某訪先生
於吴服橋東畔時先生迎令幣于赤關故不相見二
子皆贈肴資欲飲之固辭去元厚曰某欲私與天臣
謀事講請昧爽遣人促之

十二日

昨夜命秋香曰吾子須詰朝往促天臣来也荅曰諾
今朝起之八次終不起乃遣元恪巳牌天臣從元恪
来令往見元厚○元厚来○天臣兄飯塚太輔来見

○勝部義八郎吉郎来乞字○為梅屋書瑣事錄係
岦道處凡六頁○終日驚風乍雨乍晴○關春和来
見舊名八十一十六年前學余者十○義八郎送寒具○夜吉郎義八
郎攜元厚春和大輔及玉木清三郎者来飲余及従
者每人占爐一蛋殼容數合者一兎肉一皿松露豆
腐菌午房葱芥蘿蔔一筐前陳酒及松魚汁各一卣
而以蛋殼為鍋人〻親烹之各適食性名手貝燒啗
饗既畢為客講阪君鼇笠詩一首亥牌散○秋香辰
牌始起謝曰死罪余以其知過不咎夜聽講未畢去
而睡乃使元恪起之戒之曰吾子今朝後我二牌而
起夜亦先我而睡元恪等皆方執事吾子獨不起所
謂糞土朽木我既末如之何初吾子不能事父母而
依我又不能事我不識今後欲事何人乎古人云不
事無義在三之義吾子既失其二何如元恪自側謝
曰昨日来人飲秋香故醉不省事今後應慎飭秋香
曰請永禁酒余曰吾子非健飲者其過不必在酒唯
在懶惰不能克己若能雞鳴起孜〻勉強終日無倦
如酒飲可不飲亦可若不能克己而徒禁酒何益之

有元恪屢問克己工夫吾子未曾問之我知其無意
遷善改過夫無遷善改過之意事我無益不事無損
我亦不能復教如斯人欲相決絶吾子宜自計秋香
曰今後不敢貳過乃使之記

十三日

作書三十餘紙○元厚父元泉来見○吉郎義八郎
来○夜元泉供食於余及従者三人吉郎義八郎大
輔既而講詩玉木清三郎等来聽○今朝封梅屋所
屬書表書行藏名屬信四郎送之至晚問之猶未送

也乃謂通玄曰請明日為我赴行藏氏
十四日
遣通玄於大坪氏致昨日所封東及寄梅屋東又屬寄森脇忠兵衛東為其與忠兵衛東白蒲日晧木幡子見贈青瑪瑙印材二顆僕以其本地産亦欲請本地人刻鄙名字號間高明善鐵筆願為我下刀又曰寄恪菴精齋東請轉致東精齋曰大阪夷船去留何如若有新聞紙請見報○午後溫和如春携秋香元恪出西行一丁有半南折一丁人家盡渡小橋折數

十百步登小磴有寺名興林寺東有小池池外即岡萬墓列其巔繞岡麓東行稍南折路隘下瞰水田數十頃田外又有岡紅葉現於松間行一丁許西折二丁稍北折越岡背下迤西行出於田際西有小岡松翠竹碧交以稲葉謂有佳境至其麓見一人家在巔使秋香先陟下曰修驗者所居荒穢欲嘔乃北行一丁有渠渡橋傍渠直西行三丁入村渠右有應神祠祠面南祠外青松成行馳道西通松尤大者正當祠門使二子聯手抱之猶剩二尺入祠門聞明日烝祠官數人方掃殿作幣頗閙祠後有數小祠返至繼渡橋處渠底有鋪板處水勢盤廻釆草葉投之初沈伏流數尺復浮輒自溯至繼沈處又沈如此數次良久去余曰此雖小可觀鳴門之理東行迤街端左有鄉倉入街渠涯有小井水高与渠齊潔甚北折一丁東折取生路二丁返逆旅通玄既歸在座○晩春和來供飯於余及從者三人吉郎義八郎元厚大輔既而為講詩○春和欲迎余於其鄉平田余曰周泉待我既久不可不告乃與春和大輔謀使秋香元恪往○

春和介見平田人大谷七郎兵衛曰伊人將為先生周旋○有一老人來見曰某姓名佐二勇五十年前曾遊日田主升家萬右衛門家與淡窓先生相識近年某子巨勢叅河往學先生歸而卒
十五日
元厚義八郎來別贈潤筆金若干○已牌秋香元恪返曰途中遇雨故遲矣○午前將發以雨不止且坐作字遣旅主人以祭故供膳於余及從者吉郎義八郎春和元厚○午後又屢欲發然難雨行申下牌雨

休乃上途吉郎曰不若乘轎乃命轎夫來至步而出春和導義八郎送初西行一丁右折出於田間二丁右見一小祠吉郎元厚逆旅主人別焉又二三丁回望轎夫馬夫擔夫皆來路屬田間坦而無石濘頗深是日直江有祭來者絡繹而忽下纖在馬背馬後衣裳悉濡為義八郎旦話且步凡行十五六丁既昏黒乃上轎四望無所見轎夫走余儆睡轎夫卸轎開目前有長堤一水北流名神立川從者曰橋狹須出乃著草履步橋廣僅一尺有半長可百五十閒水盈而

涯然淺闇中但聞息雁聲上前岸有守橋家路通屋下復上轎截堤北行路廣且坦轎夫益走轎動搖不止屢禁之不聽既而轎夫前者仆轎墜余幸得無傷轎夫則跛痛不已一轎夫代舁酉牌入平田投逆旅豆腐屋氏余獨先衆後良久皆至義八郎辭赴其弟家其弟贅于此地〇直江至平田一里有半向北平田人家千餘松江以西一都會街中間有一水東流一里入湖板橋架焉人家夾水景似浪華地亦繁喧〇大谷七郎兵衛及逆旅主人多納與七郎出見皆賜書一紙

十六日

曉來大風乍雨乍霰又乍霽終日百變〇卯牌春和來〇為土人作書〇土人西尾屋勇七金具屋為市儀滿宗左衛門木佐愛藏來見愛藏木幡梅屋見儀滿木佐皆義八郎親姻也〇木幡梅屋大坪行藏使人來棋屋送潤筆金若干及鱸一枚鼈數斤者二枚行藏送金橋乃發答柬〇本莊寺通傳寺住持覺超來見本莊村在平田西北三十丁外請暇日臨敝廬〇夜愛藏供鳧肉余及

從者三人春和宗左衛門既而為講梅墩集〇鼈猶活命元恪放之〇聞魯夷船至浪華者以本月四日去行藏所報

十七日

終日晴雨百變猶昨頭痛大發〇義八郎來以其父旨送煮生姜〇西尾屋勇七金具屋為七儀滿宗左衛門木佐愛藏來〇土人原權三郎弟慶四郎西代屋巖次郎儀滿清助來見〇覺超來強請臨其寺乃與春和謀曰十九日平明當相過請使轎夫來〇黄

昏春知告曰義八郎欲歠食於其族儀滿氏乃導出
秋香元愘通去從渡橋南行一丁左畔見大廈即儀
滿氏也義八郎及愛藏宗左衛門迎接主人猶幼義
八郎攝其家政案上見木根肖馬形者頭尾翼足皆
具名木鳳管茶翁有詩儀滿氏著姓也屋宅之廣器
具之華此行稀覯飯出有盛饌義八郎弟木佐新四
郎醫人渡邉碩菴及其子觀良見為講詩亥下牌返
借主人藏書明代記錄彙編五帙導性八帙二帙春
和愛藏宗左衛門送至逆旅

十八日

天臣使人來東元愘曰不識先生何日見臨乃答曰
將以明日然雨勢如是未可幾也若果上途將預遣
一介相報介若不徃勿途迎勿具酒食○愘兮師東
至東曰先生既去我松江人以不追其末去乞字為
憾今送潤筆金若干西紙若干請一揮○客年小林
友菴之竄一郎屢請款之余不可昨日友菴竊見元
愘請罪今日復因春和謝乃不得已款之始行束脩
○高橋嘉菴者拉其子幾太郎來見曰異日請受敎
幾太郎甫十歲能讀四書○義八郎來告別送潤筆
金若干義八郎親姻皆富豪義八郎首隨余佐佑之
直江平田人翕然服從皆其力也○吉郎元厚來余
欲飲之與主婦謀以無肴辭元厚聞之曰止木佐新
四郎新娶我二人來賀彼將飲我○春和來周旋猶
昨○夜為吉郎元厚等講詩聽者十餘人○原慶四
郎送寒具○石橋五郎三郎者因春和相見贈肴資
春和曰石橋氏豪右亞木佐氏○觀良姉婿三好見
琢來因吉郎請使觀良受教○晴雨屢變猶昨亥牌

雷雹大發雨雹甚俗謂本月為無神月出雲人獨呼
有神月三十年前昭陽先生謂余曰神者謂雷而俗
附會十月百神集出雲之說而已本月諸州無雷出
雲獨有雷土人呼鱸落以湖鱸聞雷而下也始信先
生言然先生未必知此地十月有雷唯謂神即雷已
憾不使之聞此也

十九日

朝來大風雹大者如豌豆○卯下牌春和來曰昨日
覺超屬某曰明日先生枉駕君請導之今聞逆旅主

人與七郎亦將陪行某多咒願得免余曰唯咒意既
而迎者至與七郎強春和與出辰下俾余乘轎通玄
與七郎從春和以有病者請後東行二丁街盡北折
右見平田水猶瀰漫左則高岡菜畝邐迤至頂風勢
殆吹人而仆轎夫時々盤桓不進轎中擁爐然凍甚
大發頭痛又欲嘔行可二十丁岡益逼路頗高低時
見池塘余不堪苦欲下轎與七郎等諍曰風寒如此
且泥深公恐不能步前程既近請姑忍又行五六丁
至通傳寺寺在木莊邨然別不見人家閒村落在寺

北自平田至此一里向直北○覺超見曰敝園有八
勝頗先生名之春和至覺超導自佛堂後出其庭即
在山根主人近年莽闢山作田及園故獲諸勝庭心
有池種荷上有垂藤池左有井水與池平主人曰此
水太潔且甘與荷香雙勝也井後有微徑向山陟數
十步右又有池廣於前池池口有徑北通見一亭在
高處曰洗心亭園以亭為主因呼洗心亭八勝池左
萬木鬱葱行樹間數十步取池西路北折數十步有
水田僅一二畝田西與山分境其崖嶄然高者七八

尺有小孔水自其內噴是一勝也主人欲導登山余
問有何勝曰有池余曰路滑且陡不若止使春和通
玄登仰見山上多襍卉過半竹也竹盡處青松萬株
北行老樹矗々下有群楓是一勝也其北地陷巨竹
森立是一勝也右廻數十步又有田數畝側見大櫻
樹是一勝也東行數十步至田之東端乃亭也坐亭
喫茶春和通玄至曰山上池頗大且深綠樹倒影岑
寂可怡亭下地形斗落數丈竹梢簇々其右瞰人家
屋背問何人廬覺超曰敝廬也背外見北山高而長

覺超曰彼古城墟也頂無樹雪望頗佳是一勝也我
庭月夕草木之影亂鋪是一勝也往時請京師儒人
名之有錦楓銀水等目頗不慊鄙意故請先生也余
曰此園山水草木皆因天然不加人工此尤可尚某
慣觀浪華名園其廣與奧不望此十一而動費萬金
師不費一金坐占此勝誠素封也覺超悅既而復座
為定勝名一曰座上荷香二曰巖根寒泉三曰崖口
飛瀑四曰林徑霜楓五曰竹裡清風六曰田間櫻雲
七曰山庭蘿月八曰古墟積雪初約午後即去至此

春和諍曰先生病今日須宿此明日赴今市不然貴
恙益劇必矣乃走一价東元恪曰吾子須直赴天臣
氏告我有病明日將相訪之狀也吾子若不欲往遣
友菴亦可又東天臣曰明日不論晴雨至吾子家○
既而午飯畢春和與七郎辭去○初坐樓上夜移席
於室主人供酒余不飲使通玄飲醉甚焚嫂見○屬
主人曰明日我將遂赴今市請昧爽使轎夫送我○
夜風聲雨聲雷聲泉聲并起殆不能睡

二十日

昧爽使通玄開戶覺起聞之起家人具轎卯上牌上
途風雪并起眩暈如昨辰上牌返與七郎氏○土人
佐藤鷗波者二十年前學於宜園春和始見余時鷗
波以東薦之矣聞其近年疾失明且將死遣通玄問
之贈銀一兩鷗波泣謝○三好見琢携碩菴子觀良
来見行東脩請受教○使與七郎就驛亭起馬夫擔
夫各一名轎夫三名午前馬夫先至使友菴監之赴
錦織氏曰我將以黄昏後至余愿周泉兄弟或途迎
故延期告之○春和曰某欲與秋香會計潤筆金先

生請先往余曰善○木佐愛藏大谷七郎兵衛来別
乃贈愛藏以內藤熊藏所贈扇貼森春軒院莊碑者
一柄又東義八郎贈一柄與七郎供乾飩○午下牌
借春和轎上途通玄從渡橋南行愛藏七郎兵衛觀
良皆別街中西折數丁街盡風聲倍昨轎夫疾走二
三十丁轎窓扉脫乃入地藏祠修之初以油套匣轎
四邊毫無所見至此見地形北山相去可半里南山
則數里中間平田數萬頃村落相接祠外巨松大數
圍者數株所過来即長堤堤前即神立川上流濁波

泱泱復上轎轎夫益走余屢欲嘔申上牌入今市○
今市人家千餘戶平田以西一都會至周泉氏天臣
元恪出見曰將途迎然以友菴有黃昏後之言未出
余曰是我策也周泉不在天臣導入其舍後別舍蓋
主人為余新脩此舍牆壁窓戶一新而掛余所書幅
及扁額○平田至今市三里向正西○天臣兄顯吉
見夜周泉返見年可三十四五才而惇以二弟故甚
慇既供酒飯余曰山陰多雨而出雲尤甚公知其所
以然乎周泉曰不知余曰貴邦之人喜采鐵沙每暴

雨土沙流下輒新鑿川引沙以達湖如此者既數道湖口日埋新田歲增數十頃以眼前勢測之不出數十年湖悉化作田必矣夫湖者此地大關機君醫也且以人身譬地之有湖猶人之有腹腹空能受雜穢而通諸兩便若塞其腹無所通漏必爲熱爲汗今每年埋湖埋塞水脉其當下通海者皆沁田淪山故夏多雷冬多雨雹是山與田之水氣所相感招雖闢田數萬頃然水之傷稼亦數萬頃也均量之勞而無益且暴漲無所容爲漫延平地害城市村落必不一而足也用泉曰近年暴漲傷田一如先生言則知多雨之說亦必然也不識猶可救乎余曰可采鐵川鑿川闢田三件悉停之山上多種木而浚湖沙廣其涯岸猶勝已也○澈雲九月二十日東至東回本月十八日異船一夕現天保山西海上午時夷人數輩乘小舟溯安治川至第四坊上陸其人皆黑衣裳中有一人錦襟其粧頗美蓋隊長府尹巡街遇焉夷人奉一書而退返船其人皆有獸臭船旗以本邦以呂波樣書阿魯齊亜舟五字尔後諸侯士卒保天保山陣營三十餘所僕亦往觀實夥哉本地人大駭米價忽騰十戈餘云云　東係邦文余譯之

日間瑣事備忘録卷一百四

嘉永七年甲寅十月二十一日

巳牌風雨休天猶陰暗秋香携春和東至東曰秋香昨夜當追夫子至然某在病家不能與會計故留宿請勿尤○伴豫後藏来見(後藏號宜堂 頤藏義文也)○周泉母妻見○天臣介土人三原篤藏遠藤榮藏相見○封咨恬兮東及書十餘紙而發之脚夫氏(属寄嘉藏東於 恬師爲寄妹尾)(譲三郎永井屋彦右衛門東於 藏属寄堂氏澂雲東於譲三郎)嘉○中下晡天臣告曰近村有古墓往観何如余曰善乃與宜堂榮藏顕

吉萬藏天臣從者三人出南行一丁東折二丁南折街盡山遠田曠遥望石備諸山或尖如筍行三四丁有小岡萬松環匝中有神祠岡前有小渠西流傍渠東行二丁許又有一岡岡脚有寺名大念門外巨松數十圍者一株門内差小者数十株門甚古宜堂曰鰐淵寺舊物移立焉松根塚墓無数然不見二百年外物墓東即寺寺墓中間有磴陟出於岡天臣所謂古墓也岡腰土崩露石洞入焉疊巨石数丈者数十枚初傴行数歩稍高又進則高一丈二三尺凡百餘歩而至其隅尤廣尤高内有石槨高五尺長倍焉廣六尺許洞當槨上處石脱一枚天光下減然槨内深黒點蠟燭視之槨蓋鑿一片石造之欹其一方如户而蓋以別石者自欹處入内虚而無物石質脆如灰蓋則堅硬洞上土厚数丈老松駢立宜堂曰二十六七年前邨人耕松下田脚下土忽呀然開即此天光洩處俯視深暗更欲廣之則傍皆大石不得發掘怖無敢入者議曰此必人造當有其門乃掘南端而移其土果得其口争入検槨内有銅鋦刀剣甲冑玉石

初猶有形風氣一觸即化如灰唯採金鐵零片物数種藏於本寺後官聞納之余曰我西州亦多古墓其状皆與此類然如此廣大者稀矣宜堂曰聞槨中諸具皆巨非其長丈餘人不相稱也往古人偉大守将明器乎余曰前日聞観開古墓者言曰其骸儼然殆一丈一二尺然則其用之亦不可知也又聞國學者言曰古帝王有瘞鏡剣祭之者然則明器類也非博物君子不能決矣曽讀明人陸容所著菽園雑記載桓魋石椁事頗與此相類則西土亦然(菽園雑記曰 檀弓記孔子)

居宋見司馬桓魋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初疑所謂石槨若今合石為之不應如是其難也弘治戊中之春舟過徐州約三十里聞鄉人言其地有洞山寺寺下有洞為古蹟甚奇乃命艤舟一登讀眉州萬閣老所撰建寺碑乃知即所謂桓山宋桓魋所鑿也其隧道當南向今已在佛殿下矣佛殿後有一穴可入石槨約高丈餘其深約五六步其廣半之兩旁又各鑿為爽室狀每處可容十人蓋四周一全山而剜其中耳是宜三年而不成也籍長公遊此山時蓋已蕩然全椎之餘矣今石壁所剜賊蓋後之好事者為之其稱洞山者以石槨為洞也出墓既黄昏宜堂辭去自寺門直北行田間二丁許入街西折六七丁近

二十二日

泉淺右衛門使伻来曰石州人或云先生將来或云

先生既自雲州去故数日前某来就錦織君問其虚實君曰先生在平田未来故今日拜謁余曰某將以来月上旬過貴郷泉君君預為我定逆旅而報我幸甚乃東淺右衛門送宜園百家詩一部○昨日出塚後頭痛大発朝来益甚乃臥服藥○天臣致菓儀一包曰某義父小西道榮將来見既而與其弟子来見余以病自辭上應接○友菴招秋香元恪○朝来快晴午後暴風迅雷○雇按摩師曰数日前雷震焚積禾

二十三日

雨不休○頭痛稍減然歷噫涕出不已服小柴胡湯○数日来周泉不在家今夕歸見

二十四日

平明始晴午時復雨○使通云訪秦主殿及伊藤宜堂比出戸主殿来話至黄昏去○病如昨服周泉藥夜篤藏来話

二十五日

前日東森脇忠兵衛烏屋嘉藏曰請賜答柬而不報

今日使秋香柬嘉藏問其故○夜周泉携一日菴某及戚相顕德来見為講梅墩詩抄○今日卯下降雨止

二十六日

周泉致森脇忠兵衛柬柬不記日月余譯其意曰木佐愛藏柬某曰旭莊先生究道所蔑柬浮沈何如先生待答既久之々貴柬未至敢告今送金百疋及銀幣数葉金謝前日所賜之書也幣謝今日所請之書也又録送拙作数首請賜斧正云々幣至而金不至

與周泉恊之乃謂通玄曰吾子前日至梅屋氏屬寄忠兵衛東返曰吾既見其伻携我東赴松江矣而未至忠兵衛氏吾子請明日至梅屋氏問其故曰諾○畫工多田鶴聲者来見曰某往年遊西州謁淡囱先生某在肥前聞公西下星馳至日田不及矣土人遠藤嘉右衛門者欲請公使某告周泉在座曰遠藤氏此地巨族也主人嘉右衛門遊西州未歸其在家屬某曰聞旭莊先生將至至之日請饗諸散廬觀我所藏鑒禪師畫梅而乞其詩某與其家甚昵主人不在

猶在請勞玉趾○午前周泉導赴遠藤氏在周泉氏東南三丁外秋香從嘉右衛門二弟榮藏前日所見庄五郎子太兵衛見鶴聲先在座觀佛鑒禪師畫梅實神品有小竹櫻軒岑記又觀古畫數幅其屏風貼南溟楞亭淇園茶山寀山春水山陽詩佛諸老詩文副以道光上人東東曰諸先生書畫余所甚愛惜然以吾子篤好故割愛贈之主人曰王父居敬與道光師善師臨沒有此贈余曰二十八年前某與青木左萍在菅茶翁家左萍訪道光師某欲同往然以若墊止左萍返說松江絶勝及師雅尚某意向焉而今始遊貴境松江猶昔而師既亡矣榮藏話曰八年前某與土人十二名過湖舟覆九人死某及僕免矣因話其狀艱楚萬端殆不堪聽周泉曰爾時某在尊翁座夜半報至曰十二人中九人死三人活活者皆不能言故其姓名未詳翁恬然曰若無活者則已若有活者我兒必不死既而果然蓋翁篤信清正公故自知有冥祐矣近日今兒西遊即拜公祠也鶴聲曰凡墜湖之物但刀尤難索搜而榮藏君不獨免其身刀亦羅罾而出於不

失一物亦奇其僕數年後復過湖舟覆死蓋其命當水死初度唯以君故免也主人供酒食膳具之盛爲此行第一余謝不敢當周泉曰主翁出命家人曰廣瀨公臨須厚饗之故爾閒主人今夕會客燭出客已滿他室周泉屢促去乃投箸辭出榮藏送至○夜講詩如昨○大臣告曰詰朝有宍道侵侵用邦言若有事于木幡氏見命乃揭作寄梅屋忠兵衛東

二十七日

平明一人来見曰公寄木幡氏東既裁否余曰既附

天臣矣其人去元恪曰天臣不在然先生東見在其
室彼人欲賜五十錢曰前程有舟且鞋破矣余曰蓋
天臣將爲我時還壽作於木幡氏非我本意也元恪
曰昨夜天臣言有便若爲先生欲寿作豈有不告之
理乎余曰固也然彼人言可怪且召之俾至余問卿
有何事赴宍道乎曰致公之東耳豈有他事余曰果
然乃止之謂通玄曰不得不勞吾子一往曰諾又謂
秋香元恪曰天臣公事甚可怪吾寄忠兵衛東不達
是梅屋忠兵衛寄我金不至是忠兵衛所閲皆非天

臣兄弟所閲而困我托言有便竊庇一介我不識其
意子路欲忠于孔子而孔子斥其詐夫事師無犯無
隱彼何隱之甚吾子宜忠告既而曰吾視此家之風
皆卑緩每失時機疑天臣有事于宍道地方而未命
伻伻誤以致我東爲其事務實別有緊用伻未知也
且使通玄理兼良久其人復來曰今遇周泉公命某
曰我有事于荘原汝須遂致先生東於宍道也敢告
余曰亦果如我所料然其誠否未可幾也且從其所
言乃止通玄○元恪致烏屋嘉蔵本月十四日金子

在中東曰此東十日前至此家天臣遺之未致也東
曰日者先生臨敝廬實毋望之幸而無先生臭蹟誰
信高軒過我乎今呈潤筆金一兩願一揮○爲嘉蔵
書屏風一雙○昨夜周泉兄弟謂余曰神龜峡我雲
勝地也明日不雨請陪遊乃以平明爲期午時秦主
殿東曰聞先生以明日枉駕方糞掃門庭今日好晴
先生無意遊神龜峡乎答曰夜來周泉兄弟約遊神
龜峡然未見行色亦無止之言吾亦識其意兄實遊
我將相隨且與伊兄弟謀而報可否乃召天臣示主

殿東曰行止何如曰家兄舊欲陪遊然不在家其不
能自决且待○午後通玄以將歸伯耆請獨先遊杵
築大祠○余不堪無聊欲訪主殿與元恪出至周泉
書齋天臣毋聞之曰先生始訪秦氏非兄導不可奈
不聽將出遇天臣與蔦蔵自外返遂導南行出於野
外山露浦煙和温春田水縱横鳬鶴群啄余責天臣
曰君兄弟皋饒不啻旄丘之葛也乃吟曰君家兄弟
不可當朝眠晝出夜不在天臣大慙行七八丁有村
名上鹽冶蔦蔵別去東折有石華表見青松簇立山

根知神祠在其内未至山一丁右折見一大廈即主
殿氏也主殿及醫人宍道敬哉見共天臣圓根主人
供酒伊藤宜堂来見天臣去主殿若留余宿

二十八日

使元恪往周泉氏取装且召秋香秋香與通去至致
大坪行藏東東曰先生所屬寄森脇忠兵衛東聞仰
材在封中故欲待善便致之遷延十日既発了今日
所屬貴東亦當登時発送云〻○渡邊観良来曰某
本意欲隨公東行然姉方病請明年正月與通去拜

趨余曰善○宜堂使人来送示入蜀記出蜀記明史
綱目○宜堂来為土人乞字文衍（介）見土人數輩○山
本仁平来贈酒肴料金二百疋及詩三首○周泉與
元孚来主人飲余及諸客周泉祝謝曰某昨以醉誤
朝故欲今後永絶酒余遜辞不當既醉嘲謔百出余
曰君兄弟眞不可當也乃称昨日句周泉大慙曰家
弟甚無状請敬揖諸客皆去唯周泉元孚留先是通
去告別乃裁寄島屋嘉蔵吹野伊兵衛楢井馨亭東
屬島元恪秋香請送至今市余謂之曰明晨多務今

夕必返亥牌周泉元孚去余屬周泉曰請為我促秋
香元恪返曰諾○義八郎東返識小偏等數種東曰
有病不能拜趨云〻副以春和東亦告義八郎病状
乃裁答東附伴且返紀録彙編二套

二十九日

昨夜與周泉約明日晴必遂神龜峡之遊朝来天陰
不雨頗暖主殿作行廚曰縦周泉不在（至）亦當往也○
昨夜秋香元恪不返余與主殿遲之至子牌始寝今
日卯下牌二子返余以其忽我言責之謝曰周泉實

留我輩宿○天臣来致森脇忠兵衛妹尾讓三郎東
忠兵衛東曰十四日之貴東數日前始至瑪瑙石比
水晶頗硬非費二三日不卒功也讓三郎東曰蒙屬
貴東既発於浪華云〻又曰某聞奉命譯英夷上我
邦書其略曰貴邦内地某地要害堅固某地絶無武
備之状五十年来既皆（諳）盡矣以精鋭擣虚一掃内地
易〻爾然我邦代天行道故不欲掠虐小邦但與鄂
夷結仇貴國請勿援彼云〻聞官既許賜薪水於英
虜如墨虜例○天臣告曰昨夜家兄歸頗有不豫色

朝来罵某曰汝舊随先生来我家而屡出不復追侍故先生不悦去我欲與汝絶兄弟誼然枉容之不識某有何過失先生不面責而使家兄責予余曰我敢蹴令兄予令兄意蓋有在焉我將問之○宜堂来○午前主殿導遊神亀峡典秋香元恪周泉宜堂門人前原荘吉松江吏人某（寓主殿家者）出南行人家断續皆帯樹林路左有小渠一丁許又有一渠横截路渡此聞讀書聲主殿指路左一家曰宜堂氏也言未畢宜堂走出曰某欲陪遊憾妻小微病路左多小岡皆栽

松主殿指一岡曰是我家佳城也秋香曰何不作屋聽松風主殿笑曰試輩將萬古千秋聞松柏聲作屋亦多事西折路右有數家晒網問獲何魚主殿曰烏網非魚網也又越一渠南折跳西北平田每々余曰雲之堤封名十八萬石實不可下五十萬石然尸少土瘠冬秋多水土地雖廣漠米穀不必豊饒也路左岡脉未絶主殿曰有古塚焉且観左折入岡際人家三四行數百歩一農家後有穹處其下洞口呀然状如大愈寺墓而較小内劃作三區尤深處即石槨今安

佛像洞背土厚可五尺黄草平數余立其上測之墓長十間高二間径一間有半其左右前後皆岡今悉闢作田余謂主殿曰筑後生葉郡尤多古塚傳徐福歸化地闔村皆秦氏此地亦多古塚而君姓秦疑避秦之裔近故路南行三四丁有村村南長堤數千丈堤下有水西流名禁川即神亀峡下流廣可五十間水色黄濁淺而駛知上流有採鐵處潮川二三丁南山相距二丁北山半焉皆卑而多松山水之間悉麥田數家臨流尤西者曰大塚屋門前有一舟宍道艇

哉坐其中余輩皆入店時將雨暖益甚借雨具上舟舟長八間廣一間深二尺板薄不盈寸舟人四名其二入水牽百丈其一刺篙有渡焉横亘之状猶當橋渡舟屡膠刺棹者下推之行極遅上二三丁東畔別見一溪山脉剖判處其左右奇峰突兀知有勝區然舟随溪西南向故忽背之自此以南爲神亀峡左有一峯俗呼嘴山所謂破題處既絶奇始悟二十一日謂石備諸山奇峯如筍者實此地也峯身蓋一巨岩矗立數百尺其麓傍溪多瘦竹雜松細路隠現溪心

忽見積沙如阜水左右分舟過右邊狭僅通舟水勢
猛駛牵百丈者悉傴僂篙曲欲折上二丁許有石堰
爲分水成渠渠抱右山腰而西北流主殿曰雲之地
多堰然其大莫過此堰者曰名大堰右山蕴舊有路
近爲水所蝕水直侵嵓根水心往々見稚松亂立山
上皆大石古栢蒙蔚時交紅樹左山翠壁高數十丈
見瀑布水凋僅存其痕余飢而飲微瞼比覺見牵百
丈者立左邊峭壁上岸頭忽有呼周泉者曰有病者
請勞一心周泉去至此左右山益高溪益急左邊一

山名星摋絶壁數百尋下多襍卉主殿曰峡中唯此
嵓多獼猴蓋以人不能至也其南地微開人家數户
右邊先杉簇立巨巖自杉梢細數百千尋丹黄青緑
上下照映左邊一峯小而尖自脚至頂短草平數爲
青黄色又上數丁右邊嶄崖皆松水心多石剌篙者
出推舟客代操篙良久而進周泉入舟右邊斷崖中
裂漏天光一綫凡上六十丁許左右岸皆幻妖奇怪
如鳥獸蟲魚蛇龍如鬼神人物如凡百器具者不可
勝計皆高數百丈或累將墜或跂將行或困或群或

孤立上瀑布而下深洞者下藤葛而上竹栢者亦不
一而足俗總之名立杙山上流更見奇峯怪嵓千百
競秀然日没且水石險悪舟不得上乃止凡此峡之
奇在嵓其名山名峯亦唯一片巨巖上戴草木也溪
廻嵓根而屈曲故每嵓多見其三面每面異觀或始
童凡中樹木終皆蘚者或前坦迤中崔嵬後斗落者
或北温灑東險悪南秀媚之類亦不可悉筭溪每數
十歩一曲輙左山爲右後山爲前向背頓變遠近忽
更故其方位不可確定唯因暫所觀而名左右耳若

其南北東西非用南針不能判矣周泉曰天地間復
有如此奇嵓何乎余曰以理推之蓋開闢之後地震
山壞經千百年土沙隨溪日流而山骨露出者也凡
地之凸然其中皆有硬骨唯以被土戴草木不可得
而見間有一二露出者輙爲天下奇猶豪傑遇爭亂
而著也周泉曰然主殿問曰武夷九曲與此何如余
曰漢土吾不識之本邦與此匹敵者唯紀之九里溪
豐之耶馬溪而九里溪水廣深於此而耶馬溪水不
及此也若其峯嵓每人異趣舍不可以一人私言定

優劣唯紀以介石豈以山陽名著天下獨此地未著
山水亦有遇不遇也周泉曰此地幸遇先生先生為
此木鐸其影足不宗朝也余曰我豈敢初將雨比日
沒始霽夕陽射峯彩翠分明增一段奇舟人以路險
促歸邑乃回棹牽百丈者皆入舟悉生撐篙一瞬下
數十丁來至酉下牌返大塚氏主人供酒余以既饜
辭周泉曰主人翁舊有淇園函景過破之額得先生
書以償之余許諾歸路至鹽冶邨南左折取生路一
二丁始折左有一祠主殿曰此高負祠也某所奉事
余疑高負原非忠臣然以寃死故人情之中有遺愛
在民故血食數百年守酉下牌返主殿氏

晦日

數日前宜堂主殿遣伻於平田買唐紙使余東春和
謀之今日伻返致答東曰先生至大祠之日請見報
僕將就謁又曰松林寺主來至謹送云云恬竹東曰
本月二十一日芳訊及賜島嘉東至島嘉有回音今
附上先生去後遺帕在座亦送上○宜堂送餽○山
本仁平東送潤筆金若干○作書數十紙○周泉與

篤藏來謀明日遊大祠以午後為期主殿飲之夜深
去（祠俗用社字）○今朝周泉家人致柑一囊及十六島海
苔曰一人來致此物曰獻之先生問誰所獻伻曰不
識外不見東且致之余曰蓋通傳寺覺起聞之周泉
某從○覲良歸平田○前原莊吉來乞字

十一月朔

地震○初竹香所書人名曰今市人腊屋祐兵衛今
日祐兵衛來謁曰今市市正石橋善右衛門屬周泉
欲招先生周泉私某曰石橋今市望族先生枉駕是
於事情為善策然吾昨日與先生約遊大祠親往陳
則有嫌於爽約請勞吾子故某來矣乃與主殿謀曰
大祠人廣瀨某欲相迎故昨日發專价報今日晡時
相過矣周泉若遣一介告延期之故則可祐兵衛曰
某保使周泉遣人矣石橋氏之招請莫愆期余曰諾
祐兵衛去○闌主殿將以初三日遊松江乃試答恬
師妹尾謙三郎森脇忠兵衛東屬爲（贈忠兵衛謙三郎詩各一首返）
恬竹詩稿○主殿告有大坂便乃属寄室氏及徵雲東○
壽稱寺沖雲來見曰木幡久右衛門欲迎先生門人

覓教不識何人可乎乃薦六郎又曰明年劉石舟將
過此地留之亦可○申牌祐兵衛復來導出主殿秋
香從使元恪監裝先赴周泉氏曰今夕將來宿而詰
朝游大祠也取來時所過路至半途東折湖小渠過
大念寺側又北折取田際小徑二丁許自石橋氏後
門入庭中竹樹間靜頗饒野趣有一舍爲就坐少間
主人見年可三十三四友菴從弟彦之助三原篤藏
見爲講舊作數首既而酒食出有手貝燒（手貝燒見前）當
用酒秋香誤用酢比食哽咽主殿哂曰先生日錄請

記之以爲笑資皆驩然亥牌元恪與周泉門人傳一
來迎乃至周泉氏主殿別於門前

二日

數日前杵築人廣瀨右仲（杵築大祠所在）曰小村仁菴（仁菴杵築
人）告曰先生遊杵築之日請主我家余告之周泉周
泉曰善昨夜賄屋祐兵衛爲余謀曰廣瀨氏士人也
乞字者多商估甚憚士家不若留逆旅也來者必衆
明日某隨行余曰我未識杵築事情一一依賴吾子既
而告之周泉周泉曰善某亦隨行今朝周泉見曰夜

來麻疾疼甚不能踐初言負〻祐兵衛亦來曰近村
人某欲乞先生字急召某謀之某將往不能追陪余
曰二君不往誰導我者皆曰有仁菴在仁菴見曰某
請杵築事公莫過慮祐兵衛去又拉一老人來曰此
某替人也伊人子在杵築頗嗜書画先生須主其家
伊父子將力周泉余曰幸甚老人曰某請先往兒家
預供具走出○森脇忠兵衛來至送余所囑印二顆
東曰瑪瑙硬於水精故篆甚拙且誤損印面請恕乃
裁答東○前日島屋嘉藏送金一両中有贋金令秋

香返之○囑周泉以與主殿東（囑主殿致與忠兵衛嘉藏東）○贈
折玄一部於周泉○周泉母見曰天臣與周泉閱墻
出不歸請先生調和乃爲天臣謝周泉悦○夜來風
雨並興至午前益烈囑周泉雇轎夫三名擔夫一名
午牌出秋香元恪仁菴從北行三丁至街盡處有一
渠廣可三間濁水平岸沿水西下數丁渡橋在水右
田行一里許路迤北轉與水稍遠往〻見人家皆在
松櫟間自出今市沙路如砥轎夫怯風作勢疾走轎
搖如簸苦於赴通傳寺時嘔氣忽起欲出轎大呼風

勢匈劄側無聞看終入杵築行五六丁困極殆不能
言仁菴導入一家出轎視室頗華淨似非逆旅呼仁
菴曰君毋乃誤乎答曰不誤言未畢一士丈人出見年
四十許曰先生辱臨某卽廣瀨右仲也余愕然初謂
赴逆旅人也故髮不理着卧衣襲狐皮刀不脫囊而坐
蓋恨見色右仲怪問其故且曰昨日快晴謂必見臨
而不見臨今日風雨而見臨所謂豈同也余乃述仁
菴誤事之狀仁菴從側辨曰周泉初命某曰須向廣
瀨氏而無後命且某未曾聞先人事不識何姓名其

見亦何名秋香元恪曰我輩唯頼君故未曾問其姓
名也右仲曰此論請止之先生誤至我家我家不困
遇佳品賓亦前縁也乃入室其弟瀨織見○轎夫辭去
乃柬周泉告仁菴無狀○今市至杵築二里餘向直
西○土人田中数馬来見曰某每年賦與神脊於二
豐故貴郷著姓莫不識者將以明日赴豐前公若有
意通郷信某請致之余曰幸哉乃裁與範治書之助
東○仁菴父元超來見曰豚兒來述先人件然言語
難了請聞顛末乃述其故元超曰疑萩屋武一也彼
父在今市乃走仁菴招之仁菴返曰果如家翁言良
久武一來見曰午前家翁走來曰將有大先生來須
速設湯作食我見轎夫集而來客亦將繼來速〻乃
使豚兒出迎至中牌不歸家翁曰風雨如是大先生
不來亦宜矣我歸報周泉君去豐國先生直至此家
也元超爲仁菴謝武一武一曰某昨在鹽冶聞先生
將來心向之今日聞將臨敝廬心喜之而不得爲東
道非無缺望然事屬謬誤復何憾余曰尊翁風雨中
去來實無辭于謝不識幾齡曰七十有九行履猶矯

○裁與春和柬屬武一○夜数馬來告別乃囑向所
作柬○右仲兄弟告曰將宿直圖造館明日歸○戌
牌地震疑上國大震餘勢至此心頗不寧

三日

南至○徹曉大風卯牌開窓地上見雪○欲謁大祠
以風雪止○今秋香訪小村元超返曰不在○午後
天臣來曰昨日家兄讀先生柬怒仁菴誤事終夜不
寢今日將來謝以病止令某代謝○夜仁菴來招秋
香去

四日
仁菴來曰昨夜秋香至敝廬食豆腐發疾斃告○己
下牌地大震皆曰與六月十四日同余益懼上國變
○午前理髮入浴而華衣服將謁大祠篆刻師兒島
堅次者來見贈其所刻印一顆文曰旭莊書屋余曰
莊屋似複願改刻曰諾去乃出瀨織導之恪從前日
在轎中不見地形今日始視之廣瀨氏西松林一帶
聞海在其西南二丁外一山連林起而東北走全身
皆松峭而不高其北連山一帶如屏頗峻高多草霧

樅綿亘數十丁於東奇峯筍立名不老又名御山衆
行二丁路右皆祠官家左則水田左折大路一條截
田北通老松夾路一丁松盡左右皆祠官家雪下瀨
織過其婢夫家（左右路）借一刀夏傘從當前見一廣處
即國造千家氏也自其門外東折三四十間一溪南
流有板橋渡之即大祠也木垣四圍垣下疊石高數
尺沿垣根東行百餘步右顧水田間又有一路南通
青松夾之即謁祠之正路余輩所過則側路也垣至
此中斷見銅華表垣內東西八十有八間南北百有

十間頗空闊松櫻疎列巨幹老枝知數百年外物右
有一屋名會所左亦一屋名廳屋中央即拜殿也方
九間沿殿之東側北行殿後有石盥盤長丈餘筧水
滴焉清冽無比左折上磴數級有一門名八足旅人
不得入焉瀨織預屬當直祠官借鍵開門有小閤入
焉右有迴廊土室無牀門後瑞籬四匝越磴入籬內
又有樓門上梯樓上有板無席寒威徹骨樓北即大
祠也祠實曰天日隅宮祭大己貴命云出於樓之北
端望祠高八丈方六間牀高一丈二尺屋葺以檜皮

厚三尺二寸屋角包以銅鈑牀下有階蔽以屋俗呼
拜殿造（造樣）猶圍牀之外不許升階遊人皆坐樓而拜
祠祠不用繪飾古質莊穆使人起敬樓亦然材悉堅
厚年久滌潔下迴廊東畔又有一樓登焉樓上蘭席
三十疊（疊用邦呼）襯子及壁皆金地墨畫竹鶴瀨織曰此
名觀祭樓每年暮春仲秋有祭國造坐此觀舞樂鏑
馬諸戲下北行有二小祠右曰天前左曰御向迴祠
後西行南折又有小祠名筑紫坐迴廊前東折一周
至八足門顧瑞籬左右皆有小祠名門前瀨織曰此（地）

舊有銅葬衣壞國庚命鑄大砲成比試炸有死者怖
乃獻砲神庫先生有意觀乎余曰時既飢乃曰卜吳日
出閣過拜殿西畔有井曰神供井入廳屋見當直祠
官謁以銀一笺座上紫板作小祠様內設臺安龍蛇
一頭為龍蛇有非龍非蛇既枯鱗屈數匝蓋長一尺
一二寸鱗圓而大尾末平而三稜如劍實傳每年十
月八百萬神集大祠龍王使使來乃龍蛇也國造使
人迎以中旬為朝蛇至自蟠屈而枯本年至者猶在
祠內此係去年者屋內設蘭席壁皆金地畫祭儀壁

後更有數室瀨織曰此室持齋所也又一室設高座
瀨織曰此國造齋所出東行入會所亦滿壁金地畫
梅松瀨織曰此所謂連歌所壁頭揭三十六歌仙影
出北望大祠後北山麓別有三小山東者曰龜山中
者曰八雲山西者曰鶴山東西對峙中央微退而祠
在焉三山皆蔚蒼地禁殺生萬鳥呼應東行出垣外
有溪南流渡板橋前有大廈乃國造北島氏自其西
門入緣樹立庭北折過小閣有池池北即龜山巨巖
有樹根露瀑布懸焉庭松一枝橫走數丈臨池上幽

寂可怡出門北有礎甃為祠三區即鎮守祠也西行
又入垣內此行右有長廊瀨織曰此名十九社大祠
左右各一劃其中為十九傳十月豐葦原州諸神所
來宿至八雲山麓有素盞烏尊祠其西相距數十步
有書庫自庫前右折有石柱五皆高四尺廣一尺二
三寸其一較小皆四面刻傷寒論近年大阪醫人某
所立其南有小庫庫南又有二祠一祭野見宿祢一
祭天水日尊其南即十九社西折出垣外渡板橋自
千家氏後門入北有鎮守祠亦三區西行數步有池

池即鶴山池心有渚總與北島氏同但少瀑布左
折過其廳前自南門出至此觀畢初謂祠內神官羽
坐必極尊嚴而絶不見著衣冠者但時逢旅人著蓑
衣者北山雪既消唯有人跡處未消脩白縈繞自麓
至頂太奇傳國造即天水日尊裔連綿至今蓋往古
每國有國造二千年來殆滅絶此地獨儼然故土人
尊為活神僭称尊如天皇蓋猶土著信嗟嘆喇麻然
千家北島相敵爭如水火云自千家氏南門西行路
右皆士人所居稍南折出於故路未上際近〇元超

来為秋香謝○堅次来改刻旭荘二字○松本暢去
来見瀬織飲且(堅)次及暢去暢玄墨守性理学余不識
之戯曰始皇焚書坑儒本欲愚民耳天悠後世人主
猶其故轍故生一種人以愚人爾後不必焚坑而人
一日愚一日人主得高枕而臥問受天命愚人者誰
曰西土有朱考亭我有愚老峯奉其教使英雄瞶聽
明魯阜等碍朗後愚而学天下為大中至正之道我
惑焉暢去謂毀己頗不喜乃曰教人者先詩文而後
力行明與聖人背也余曰君未教人安知教方今如

我輩者教門生但以洒掃応対誰甘来我家為弟子
乎教以詩文故不遠千里而来者亦有矣所謂以文
會友也暢去嗔曰公矜多弟子是何道理余笑曰公
初称我於道無所知頓聴高喩而我發一言輙相難
詰是口謙而心不謙也君謂我曰公陽性人我陰性
人今曰公矜也夫陽性人心矜口亦矜心口猶一也
陰性人口謙而心不謙心口二也朱氏学者果如此
乎余實戯而已暢去大呼曰先生莫怒余恐其實怒
乃避言曰公教其徒以力行我敢毀之我亦知先詩

文之誤後進初欲以力行導然身在都市賣文為活
故勢有所不行而已暢去未釋然曰公既知其誤而
不改所謂畫也余曰君初称我少年也頓弟子視我
而今命我猶夫子於冉有何不自顧之甚蓋未経世
故故易其言也暢言意色甚悪堅次瀬織自側羞蒼
褒曰且休議論食之乃皆笑取箸既而余撰梅墩集
中示室坪二子詩示之中有善哉宋儒志希聖又希
天竊慕西河子先自洒掃傳句曰是僕素畏(志)前言戯
而已暢去慌曰聞公教弟子以階級詩文経史皆有

科而獨缺徳行何乎余曰今後謹従(教)乃言笑移時同
堅次去

五日

為土人作字○仁菴帰周泉氏使秋香来周泉為仁
菴謝○土人数輩来観余作書○伊藤顕蔵大昨日
東至東曰田中数馬至聞先生在杵築廣瀬氏向者
呈一東而無答東又無傳語意異之先生至大田宜
首臨豊膺屋興七郎氏云々乃裁答東属之瀬織東
曰僕昧地理不識田中子過大田也故不傳語公莫

巽僕初欲以本月上旬過鬢境然雲人留我甚力恐
不至中旬不得發也僕上途之日必走一价告公〻
請預定我館○中上牌暢去与冨永權之助來謝送
之出於次室將作字既把筆地忽大震暢去諸人皆
避座震益急余懼屋壞出於中庭衆悉從出視雲容
濕暗中含黃赤色酷似六月十四五日之狀殆一刻
餘始止主人氏墻裂與瀨織出將觀海口秋香元恪
天臣從（時天臣自逆旅來候安）西行逹山在右松林在左中間
平地可一丁有麦田爲路屬林下軟沙沒踝市人男

婦数百千每人手竹筒狂走赴海口瀨織曰土人有
非常變輙汲潮作救也又奔走呼曰屋壞矣人先矣
火興矣忽聞大聲如炮火光皆仰天視曰是似雷聲
而無雲何乎余曰山鳴也瀨織曰生來未聞山鳴也
偶遇婦憁問聞山鳴乎曰今在山頭聞山鳴怖走下
矣行二丁地勢微上有人家數十蓋皆漁舍微下山
脉盡處即海也山骨巨巖如小峙者二一在海中距
涯下可二百步一在沙頭距山可百步東西對峙皆矮
巨松數株其根有小祠西望海共天際不見涯際南

及北則青山一帶界海而立三瓶山孤秀於離位全
身皆雪余謂瀨織曰如是勝槩生平不多覯山與海
相距可二百步平沙雪〻怒濤直至脚根時雪雲模
糊寒飈劈面壯者多裸身在潮中老者著禮服而走
去者來者襍還如織每人呼處〻瀨織以將朝國造
館先去黃昏返○天臣辭歸余市○酉牌地復大震
比前度較輕瀨織朝退曰今撿市中屋壞者無數商
估皆籍席坐于檐下請國造行大祈禱按國造氏記
錄如是大地震神世以來未聞也此地地震極寡乎

日之事街中實大變歛廬公所知墻裂而已蓋在山
脉故輕而國造氏則似有地震日隅宮則絶不震雖
云地勢亦神德也乃將出觀街中以雨止使秋香往
返曰市人皆提燈巡視猶大災之時比浪華之變頓
勝○戌下（牌）後大震如申牌時瀨織托其室於余輩走
朝公所此地謂（造此爲公）國○亥牌就寢令秋香元恪不寢以
備不虞亥下牌震甚呼二子既睡不應大呼之如覺
雨後大震二度小震五六度二子終不覺

六日

朝来快晴二日以後始見日〇仁菴来曰昨將還今
爺以地震止今將還乃東周泉兄弟曰僕欲以明日
返請遣轎夫迎我〇脂屋祐兵衛来候安曰今爺亦
譯騒先生數日後返周泉氏何如余曰某歸心如矢
不欲一日留也〇初謂上國地震之餘勢及此地也
懐妻子殆不能寢食屢問土人曰六月十四日之時
何如答曰六月之時一度而止不當今度十分之一
乃與從者後（語）日今度地震其源若有（在）上國其勢當十
倍六月然則京阪之人恐無子遺天未必多殺人也

曽聞我邦地底火脉二道一在信濃一在備後疑今
度地震源在備後也既而聞昨日震勢自南而北此
南二里有神在湖湖邊田陥成池三瓶山以北諸山
鳴動自東南稍至西北於是意稍安乃謂從者曰近
年西城災而慧星現而愼徳公薨而皇居災而上國
地震而今西洲地震變災相継竊疑天之警戒昭昭
矣我不畏天災畏天災之所以由起而已〇午後與
瀬織秋香元恪出東行一丁右折入街行數丁東折
二丁許街盡地勢徹上有麦田拾一石徑寸黒表黄

裡似琥珀而硬余以爲良璞從者皆哂余曰是卞生
之所以泣也行磨之使賢輩益行二丁徹下出於祠
道元恪曰此来時所過爾時余在轎不見也南行半
丁有大華表（俗呼大鳥居）其側巨松夾路（俗呼鉄輪松）其根皆
抽地丈餘盤屈如章魚脚華表以西即街也左右人
家二十餘戸悉仆衆喧呼方運材移土塵起如雲瀬
織曰此皆蔵嫡院也有掲制札處（制札見前）其後即萩屋
武一氏也嗒之其母見曰敝廬幸不仆然壁破瓦墮
矣余謂瀬織曰我得無事仁菴之力也西行三丁南

折人家往往仆近村皆發夫相救卓旗掲高燈而標
村名（高燈邦呼）用如救火状北迤而西行數丁地勢稍上
右傍松林行二丁許出於海上在昨日所過南三丁
外漁舟方歸就買魚側顧一帆西來瀬織曰彼舟必
有更鮮者待其上陸（此地舟歸皆牽之置沙上）又買魚余欲償其
直瀬織不可既而取熟踏逐時中上牌也〇秦主殿
第忠助来候安曰某代兄朝岡造氏曰候起居主殿
東曰地震異常先生動履何如聞出雲平田地方人
家破鍛尤甚（出雲中別有出雲郡即直江地方也）亦聞松江消息不識

上國何如尊大人必孤憂竊爲先生謀速歸安令眷
爲上策云云乃裁書柬謝其忠懇
七日
瀬織行束脩請受教乃爲講論語學而一章瀬織始
相識懇學如篤曰異日西下當謁涙窓先生請以束
脩我乃爲束範治孝也○已牌地復大震然比五日
差微瀬織曰初傾之屋至此皆壞杵築三千戸其壞
者八十○午上牌周泉所遣轎夫三名擔夫一名至
乃辭廣瀬氏右仲有病不見瀬織母妻見元恪從秋

香欲謁大祠獨留初步行取鰐路東行二丁爲生路
右罡左小渠行三丁出於大華表側、見部大華表使元恪訪
萩屋氏一贈書一紙氏一走出謝來時在轎不見地
形自華表東行地勢微下二百步許左右人家或破或
覆轎夫等投一店時余未食問有何滷麪乎曰有未
作也問有飯乎曰有未炊也問轎夫何食曰飲而已
乃與元恪先出數丁人家悉盡有溪西流橋下見舟既
渡左右人家數十回望杵築地方冉冉高街在國背
大祠則在其脚週不見山南畔仰望山形崚嶒全身

皆巖其東北連峯如帶至平田云平田地名今日晴暖如
三四月賽祠者絡繹蓋穰也自初出街東行十四五
丁轎夫喘及曰公誤路矣須南折余咎元恪曰來時
吾子在轎外何不識地理也餘夫未及更東行二三
丁始及乃上轎行四五丁村名鎗尖路傍地裂廣六
七村長數丈者有此不知其幾所皆水涌人家多仆
麥田亦往往坼裂行數丁右折元恪呼曰奇哉奇哉
乃出轎視麥田中裂右抽于平田一尺左陷于平田
一尺則其差二尺而其長不見涯際其側又見白沙

一帶如川廣五六尺轎夫曰渠也而與田夷又有團
沙微凹處轎夫曰此渠井也余疑出雲神門二郡往
古皆海漸成田者底猶有積水而地悉軟沙無一堅
硬處故遇震變遷也已又上轎行數丁路左往往見
麥田中噴出白沙如蟻封不知其幾千萬田舊黑沙
其新噴者如雪使元恪先往報周泉氏轎夫疾走余
惡心如前日稍稍出於來路蓋過午四五丁矣近今
市脂屋祐兵衛傳一出迎未下牌至周泉氏○大臣
出迎不值○周泉不在少間返見○錦織氏四隣皆

畏震設席于園中○詩暮秋香至○佐佐木樫窓來
侯樫自七年前學余○妹尾謙三郎島屋嘉藏答柬至謙三郎送
示英夷紀畧一卷英夷廣述二卷清國風說一卷韓貫尺牘一篇○嘉藏送金二朱○初與元
貞別約以九月會於簷亭氏甫後六七十日杳無消
息謂彼聞夷舶件歸浪華柬徹雲問之元恭十月十
五日柬至天臣誤聞之內載本月來柬云云又曰兼
本月汝將赴雲州乃知某前月之尾始発津山方在
途中

八日

周泉致森脇忠兵衛前月晦柬柬曰兼僕所送金百
匹為島有先生是何恠也僕手封之而副以柬柬至
金不至疑俘之為也僕將究其故且呈瞽金云云○
祐兵衛來贈乾魚○示大祠所拾石於樫自天臣等
皆謂希世寶玉也○宜堂使前原莊吉來請攷書前
日所贈武內公詩曰欲與齋拙堂書為對幅公所書
較大○贈簪五枚於周泉妻

九日

宜堂所屬周易包蒙序成使天臣致之○瀨織來致
潤筆金若干乃贈烟管周泉飲之晩去○樫自去曰
其家在東鄙相距十里十一日復來○裁答森脇忠
兵衛島屋嘉藏柬發之腳夫氏○地震止土人始入
家

十日

宜堂來贈潤筆金若干及其畫竹○謂天臣曰此地
諸君所屬詩文粗成我將俟書畢而去今日以往吾
子須來佐佑曰諾○裁寄春和柬屬之天臣

十一日

終日作書○使秋香寫清國風說英夷紀畧○裁答
妹尾謙三郎柬送其所借書又屬寄家人柬

十二日

使天臣発寄謙三郎柬○森脇忠兵衛本月五日柬
至○夜來寒風午前雪積二寸○春和使大谷七郎
兵衛來饋乾飩且乞字乃贈春和書二紙七郎兵衛
書一紙○午後天臣毋告國造方過街乃隨越墻前日地震墻壞故
自北隣後門入主人夫妻見曰且坐下炕久
之國造不來乃迎餞而天臣妹來告方過乃復往土

人皆設席於地上坐焉國造衆轎從者殆百人三轎二騎雖從夫皆戴冠着白衣土人拍掌禮拜蓋鬼神視也既畢聞今過者爲千家氏而北島氏亦將過其鹵簿如初乃不觀返○主殿來訪○瀨織隨國造來私見秋香去

十三日

使秋香東吹野邇玄永井屋彥右衛門島屋嘉藏廣瀨瀨織○余問周泉曰國造何處所往曰十里外有地名大庭俗傳有釜自天降國造終身不與人交炬火一年一度往大庭向釜鑽燧改火余曰此釜與郭巨釜皆屬天作不亦奇乎周泉曰更有奇事國造所過人皆膜拜甚於國君病者被薰而臥請舁其轎者跨之卽愈國造涉莊原川民悉裸身侵風雪而扶轎近年限其人不得妄與則竊賄渡人爭爲之役某所識一人患寒疾疾喘大發將先於是大賄渡人裸裎踏氷而從比返疾頓痊爾後每歲爲例是理所必無而有何也余曰西人奉關帝其靈驗曰著此地崇國造不減關帝夫關帝未必有其物萬心所感自然成應況國造儼然有其人乎

十四日

數日大風飛霰午時風止雪積數寸○終日作書○飯塚道意來見贈蕎麥○島屋嘉藏來至○土人或稱備前備中地震屯邑田陷成池廬舍壞人民死或稱大坂人家壞十七八古今未曾有之變或稱赤關人家悉沒未得家人確信有急猶切○主殿東周泉秋香曰先生寓君家亦久矣室人勞苦可想移跡溉廬何如周泉答曰石橋善右衛門將招先生期在明日畢而後與君議○酉下牌風收雲散月在雪上上下皎潔乃與秋香元恪天臣顯吉顯德出南行至人家盡處東南山岡一白之中時露寸碧少焉雲合月藏又霽又陰月光吐吞萬象明滅一片雲去雲壓西山頂蓋方雪也清奇瑰麗可觀而不可寫遂逍遙街中天臣導入一家主人出謁視之遠藤榮藏也衆客滿座方鼓三絃歌淨瑠璃余欲辭榮藏不可乃就座飲且聽數曲衆懼余不敢言笑乃固辭出顯德送至

十五日

晨出觀雪晶熒璀璨然不若昨夜奇○顯德等未交
報京阪地震非常屋壞人死不可勝計歸心欝勃殆
忘食味○祐兵衛來曰石橋善右衛門欲請先生乞
字乃從祐兵衛至其家爲作書二紙其妻見遂至善
右衛門氏周泉顯德小西道榮及近村大津人中山
達兵衛森廣作左衛門在坐觀余作書且聽講論語
日没道榮請使天臣速赴浪華余曰吾自過地震心
不在此今郎若東行實無望之幸道榮曰然則期十
七日上途酉下牌返始出戶道榮倒顯德扶起之初

善右衛門以下祢國造如鬼神道榮獨抗言曰信國
造兒見也衆黙然至此余謂顯德曰使善右衛門在
必見曰此國造祟也衆一笑

十六日

道榮贐金百疋○爲天臣議上途件○祐兵衛來告
將發倂於直江平田地方乃東元厚送詩一首及其
所屬書三紙東春和曰請告天臣東上于渡邊觀良
先是觀良欲從天臣往祐兵衛曰午後請與周泉君臨○玉殿
東曰請今夕臨敝廬答曰諾若不能拜趨當發一介

而辭○午前與秋香周泉至祐兵衛氏爲主人書屛
風一雙又作畫既畢供酒飯元恪亦至朝來無風而
雪午後霽至申牌雹大至雷電交發乃使元恪往主
殿氏辭道榮手一魚長一尺七八寸者至曰或欲呈
此請先生書何如余曰善周泉語曰善右衛門等拜
國造而獻紅鬣魚二頭酒四斗米二苞每歲爲例國
造休鵜於沙上既去土人皆攫其沙歸藏之稱神符
云又曰二百年前大祠崇高數十丈兵亂後久絶葺
繕棟漸陵遲方議改搆有蟲蝕棟成文字曰居大煩

民非朕素意若人欲德栖檣木足矣以上十七字深入
寸餘或搨作幅称虫蝕詫宣後祠官以其不利於已
固禁秘之蓋祠官以建祠圖其私也既而善右衛門
携一客至酉牌使秋香先返設炕與周泉返始出門
大風撼屋雹大如棗殆破傘乃入檐下雹止風益強
衣悉濡○戌牌風益強窓戶皆欲坼動搖甚於地震

十七日

昧爽風勢益勁雪下辰下牌顯德來告有松江信報
大阪地震非常余欲見其信使天臣就和泉屋者借

之其東曰本月四日辰牌五日薄暮大阪界大地震
橋壊数十条舟出者悉死不知其幾千云云於是与
周泉議曰此行須止帰宿自此返浪華既而周泉曰
使秋香往見大坪行蔵若森脇忠兵衛詳問浪華消
息而後決去留可也乃截寄二子東使秋香往曰須
先見行蔵猶未詳赴忠兵衛氏可也○其周泉謀将
買轎周泉曰須試余時風雪方急雇轎夫赴主殿氏
留元恪等装○主殿母妻始見○申牌元恪来曰初
與轎夫約送先生還復送装彼酔還負約何如主殿

聞之令其僕往取装元恪与往○山本仁平東送贐
金百疋及菓子東曰某将拜趨候安然地震屋壊拮
据萬端故欽禮請恕又曰大阪震後海嘯漂没数千
家此似非虚説敢告乃与主殿議曰大阪変益信今
年宜止西行為然石州生路宜一遊復返此地取作
州路東上元恪聞之曰先生欲通信於淡窓先生某
請使余悦○聞鞍屋武一父文助昨夜侵雪赴藤村
為風吹墜水死吁老健之不可恃如是哉
十八日

宜堂来為余謀曰自石州還此地迂路也宜自大森
直経備後乃与衆議云従其説○使元恪赴周泉氏取
装○祐兵衛来乞字○周泉与樫向来館主人并飲
諸客○未牌秋香自宍道返曰行蔵使某暗数日前
自浪華帰者其人名浅助曰大阪之地本月四日地
震五日辰下牌大震黄昏又大震西南道頓濠地方
巨濤如山者至立売濠地方材木肆巨材浮出衛橋
而壊避震者多乗小舟大船壓之悉齏矣死者無数
翌日某往視之舟擁如筏屍塡其罅不堪酸臭充橋

壊数十其有名者曰日吉曰塩見曰幸曰住吉曰金
屋曰安治川曰長濠曰高曰水上曰鉄曰亀井界地
方諸橋皆壊某以七日發浪華帰路所見尼崎人家
多仆兵庫西宮姫路如常明石人家少仆加古川閭
驛皆仆存者唯三戸作州粗与此地同聞四國人家
多没或云伊豫半国悉没又云備後福山地方尤甚
死者数萬衆聞之曰道頓濠及安治川人多溺死然
未聞屋壓人死也淡路街地方亦無事余心始安○
戌牌周泉等猶在座元真来報今夜着周泉氏

十九日

昧爽令秋香之祐兵衛氏○主殿母聞大阪變急誒踏母子季不能忘余曰吾男兒猶念家媼不能忘宜矣然其理均也從者曰何謂余曰媼所念壯男我所念病妻弱子斤量均矣○宜堂送舊妻○昨日祐兵衛為宜堂謀養秋香為嗣今日主殿與宜堂來請余猜之乃竊告秋香○元真來見余詰其所以遅答曰某將追先生發津山冬松勧遊弓削比還津山浪華有夷舶警因留俟鄉信三十餘日而發竹所竹香等送至久世借我紙燈不返之因留俟之二十餘日而至米子過吹野通玄始聞先生消息矣余嘆曰有是哉子之柔緩失機不識枚售否曰不售余曰果然今後須果斷明決莫失時也○周泉柬主殿曰伊藤顕藏使人來問先生來期其人欲見先生云云乃出見之伻曰某豆腐屋與吉郎舍人也我主及伊藤顕藏聞先生將臨使某敢請期出顕藏柬授之柬曰聞浪華海嘯非常之變謂先生必止西下歸浪華也我石州赴浪華較作州路差遠然顧慮請過余欲附答柬伻

曰某將遂赴松江以二十一日返乃止謂之曰我亦將以二十一日至貴境○昨日周泉謂余曰明夕設餞宴願返我家又謂主殿曰請送先生臨我家申牌與主殿出余乘轎秋香始返乃責之曰夜來與吾子約曰明日午後速返收裝而申牌始至何緩秋香曰與天臣等會計潤筆金矣余曰覺言也至周泉氏主人不在天臣亦不見乃使人尋天臣答曰將返余聽於主殿屢使人促之日沒始返余責之曰周泉君強招我二人以設餞宴而不在然聞有患者故出猶有辭也吾子聞我來而不返是慢我也言未畢周泉走來謝余唯曰我將以明朝發公似無其備故云爾周泉乃與秋香會計其所管潤筆金數畢使天臣會計其所管未畢夜深乃寢

二十日

早起使秋香與天臣會計至黃昏始畢故不能發○凡各國欲東上者途中貲盡則就本州豪富有別墅於浪華者入金於其墅而至浪華就別墅取償名曰替金前日春和謂余曰先生所藏金以為替金何如

余曰善至此潤筆稍集將遣從者耗春和替金之然以天臣會計未畢止謂周泉曰明日當謀替金件然則不能發須延期爲二十二日周泉曰善某亦有事於石州請陪行○昨夜招傳一父玄節按腹今夕又援招之○萩屋武一來贐海苔余弔之曰袖謂乃翁爲東導有之健者何慮其有非常之變也噫○石橋善右衛門贐海苔○飯塚大輔來

二十一日

太輔來觀余所搭玉○朝來與從者會計發大坂後

金幣出入至午時畢贏二百餘金乃使元眞秋香齎此從大輔赴勝部義八郎氏謀替金之曰事不諧須遂赴春和氏○心下痞石玄節按腹服周泉藥

二十二日

周泉告曰某將赴八里外地以明夕歸先生請俟我同赴石州余曰公累遊石州守曰然曰果以忽四日發守曰難兄余曰然則我將以明日發而見公於石州公勿以明日爲生別離周泉曰雖然願俟我歸○昨日顧吉使元恪言曰請明日爲我書屏風十一雙將贈謝金若干余許之朝來揮筆既書五雙顧吉及萬藏等來視之私語曰墨淡又曰字瘦余聞不喜乃辭自取之而償紙價○主厳來曰上人子弟在大阪者震後未聞消息父兄憂思方議醵金遣專价問之先生莫意與爲乎周泉聞之曰他人欲聞其信故遣專价先生唯托致其東而已實將迫价未遣而去此地何可衆例視乎議遂止○中牌元眞秋香自勝部氏返致春和東東曰某謁義八郎偏遇二子爲與主人謀發倅於平田間替金有無平田人聞浪華變既

悉取其所屬金故無復替金云云義八郎贐陶製茶盒○主厳來別○天臣毋見曰聞豚兒將先先生赴貴鄉作伯之地雪深風烈妾恐兒病而兒義父道榮胞兄周泉強遣之先生以爲何如余曰媼愛少子宜矣然所謂姑息之愛而已不若從其父兄之説先而從子媼何不自圖也毋無言退余告之周泉周泉曰近日毋屢言弟事某不可終告先生也子噫初道榮謂余曰豚兒若無事于先生請速遣之余曰我屢請賢郎先我發程而不可曰有家務今聞君言矛盾矣唯

君之意道榮悦曰明日請遣兒余以作家信強留之
過一二日視天臣實無行色毋言亦如此余疑天臣
本意不欲行故使毋言乃哄主殿召天臣問其所欲
依違不明答始察其意使秋香謝毋曰唯嫗意毋喜

二十三日

昨夜余謂周泉必不帰也哉一束曰令弟東上期既
違僕忽家甚矣哉明日上途不能待公帰請恕今朝
周泉見曰某夜深帰余笑曰君神出鬼没使人不能
測○天臣告曰某北鄰魚六氏有替金於浪華訛謀

之何如乃命秋香曰允入金幣者必撿真偽今為金
殆千為幣殆二千四百一一撿之非移晷不能也吾
子宜達與天臣往○午前宜坐來別談及替金件天
臣來余曰魚六氏事何如曰既成忽聞秋香聲呼曰
返矣曰未往乃叱之曰今日將上途吾子復談〔謀〕機何
乎宜坐聞之曰替金亦多事某所善石州大森熊谷
氏某既以東鷹先生焉矣彼歳晚以官命送金浪華
因有送誠為上策乃議止替金件余曰石州恐不用
雲州幣今欲換幣為金土人故貴金價如之何何〔宜〕堂

曰吾有一策乃引其門人勝部猪三郎相見曰伻人
叔父神田恵藏贖富右須使伻人換幣不敢私一錢
也余曰幸甚乃使秋香負幣従猪三郎赴三日市恵藏
所居距今市三十丁○周泉毋鹽海苔○周泉設餞宴宜堂與
焉○未牌秋香未返周泉曰先生且留永一日乃従
之○黄昏秋香携金五十兩返○自前月二十一日
始至周泉氏来大抵風霾雨雪昨夜風止今朝窓始
晃日○朝来作書至亥牌未畢主殿懐淡路本月八
日浪華所発東来示之東曰初五日六日地震海嘯

人多先廣瀬氏屋壞不可以居故移宅山崎一郎以
昨七日與廣島一六舟以一六日発迎先生於西州某輩
皆無恙莫以為念而言不及室氏與仁也余憂念不
巳主殿周泉交慰曰此勿論也故不書若有變敢不
書初議至石州後遣元恪於日田候父兄安否而余
直帰浪華至此又改議令從者一人明日上途取伯
州路而帰浪華於是問秋香元恪孰為我先帰者皆
曰去則有婚於倦陪侍留則有嬾於跋涉請指閣
元恪中闌乃決子牌主殿去○我寄淡窓公南陔兄

室氏徵雲谷口宗助東畢天將命

二十四日

授昨夜所裁諸東於元恪先是既作寄室氏等東授之天臣而天臣止主殿聞之曰某請任之乃屬主殿矣至此使元恪之主殿氏取此并致○初將以昧爽發而秋香元恪卯牌始起東裝至巳牌未畢○附元恪金一兩爲路費○數日前祐兵衛取余書六十紙去約送金五兩二步而不致之使秋香促之今朝來余將與之言去乃使人追之不見其妻曰拙夫有事

于遠村恐不早歸謂其避債也屬元愼主殿俟其歸責之○午牌衆轎上途周泉篤藏傳一仁菴元眞送至街口周泉曰數日後謁於大田元恪送十四五丁大臣送里許而別始覺旅況慘悽初出今市西行路於田間沙路坦平左見小渠南折而西又南又西數度路左見川蓋神龜峽下流有橋狹而長百間許下轎而步馬夫則衆船而渡上前堤平如砥左邊遙見水光於樹罅秋香曰疑神在湖也西行五六丁下隄南折東望神龜峽以圖奇峯矗立連綿數十不見涯

際憾不得探窮有村名大島又上轎行十四五丁至神在湖長可二十丁廣可十三四丁四邊多松林湖波寒綠究然假山水而大者路稍入松間秋香曰酷肖彝子松間一割引湖成渠西走有橋爲轎夫曰君公常游此矢魚湖嵜多田多阜松枝如幢之者問何故轎夫曰風起輒沙堙(埋)変以此防也凡十餘丁稍與湖遠入山岡際屢上下余瞻忽聞濤聲発目既在海濱地名板津濤頭與岡脚相距五十步許中間平沙即路也潮設人蹂顚仆鎌倉七里濱昨日元恪曰土

人曰石洲路有險惡處風起時難越以比越後親不識子不識地名豈謂此乎沙上多圖石時見類玉者屢欲採之以轎夫走不果秋香告曰瀨織俾至乃開轎窓俾出伊東顯藏東授之柬曰瀨織東僕及貴門生桂秋香送金一兩及河豚皮而謝前日自大庭直赴松江故違拜趨之約矣僕輩聞先生將來避甚瀨織亦似謂先生既在我石見而先生未至竊疑先生中途或病也云云乃柬瀨織曰往日以公絶無消息疑之故使主殿問其故且爲買河豚皮公宜送示我柬

于主殿也轎中執筆辭不盡意云云南行十四丁左見人家八九网脚為濤所穿嵌空詭奇路稍上入松間屡上屡下松根上脱或見坼裂處轎夫曰地震之為又十四五丁至久村駅今市至此四里向西南轎夫去命返轎于周參氏且東主殿告遇瀬織伻令驛長出轎及馬夫擔夫久村人家二百許街盡入路於田間十四五丁稍入岡間下瞰濤頭打岸頗似伯州路或路于岡海間忽聞人戯喧閙開窓見村人造舟於岡背既成將落之海上乃走避路多石轎夫蹉跎不

能步如是者數丁地震之時海嘯侵路上悉流故爾秋香忽挑窓曰視此景開窓巨嵓如屋者四五在沙上湖通其下空洞如門戸又入松間稍上又下黄昏至田儀村宿一農家久村至此二里向西夜分使秋香書昨今二日瑣事録眠屡呼起之僅書二三字復眠屡呼屡眠故不能詳且記梗槩

日間瑣事備忘録巻一百五

嘉永七年甲寅十一月二十五日

寅牌雨下○昧爽轎夫馬夫擔夫皆集乃起秋香蓐
食天明上途西行數丁人家盡有溪廣可三十間寒
波盈盈東注二丁入海海低於川一丈許風激濤頭
時一躍而達川再視既落路稍上成阪多石自此為
石見出雲多雲石見多石古人名國確不可更也路
繞山腰如螺紋一繞一上每出於西北必見海愈上
愈遠海愈遠所見愈濶直北望大祠地方諸山横翠
如帶石高泥深轎夫汗滴時雨既休乃下轎右手把
杖左手握轎夫臂金山皆松其根悉有穴蓋土軟隨
根走處濶也或見巨株横臥轎夫曰是數年前大風
之隧時有崖相逼鑿其内而通處東南諸山細而複
如波濤殘雪班白忽有呼先生而來者視之兒島長
年也曰伊藤顕藏既遅而下復上轎路益險惡漸下
至平地左多岡阜右則海一溪西流入海渡橋二三
丁入波根村入驛長氏地係代官所代官所用部呼命三夫
乃應以六夫而三倍其賃使秋香先發告顕藏既上

途風雨並怒窓隙濕透不異雨立路於岡脚右望海
蒨奇嵓如阜檜者如門者如亂飲河者奇状百出巖
左數島每島見粉壁於青松間島内海形彎彎如池
一池畢又一池海自數口入如子母環水色黝黑蓋
湖也田自湖蒨層層起蓋皆新闢云山陰縣多勝地
然除神龜峡之外此地為尤欲詳觀地形轎夫畏風
疾走不得寓目路極滑轎夫頻蹶轎墜三度余呼腰
疼輙避謝曰我輩農夫未慣舁轎怒怒風益急雨絶
時見寒冶不可禁行里許路向適南入岡際貫容絡
繹皆肩鮮魚閑雲石皆海國而雲人常食石魚信矣
一溪西流狭而駛大石星布水聲喧豗茅茨依樹下
如畫至此天又陰風益吼歸轎盤旋如舟雨大至苦
軼於初人家斷續又有一溪廣五十間許水奔成聲
溪南人家簇簇即大田驛也秋香迎曰顕藏曰恒松
與吉郎身清次郎新分產歸常盤屋宜先投焉行街
上二三丁入清次郎氏時午牌也○田儀至波根波
根至大田皆二里向西南○主人遊大阪未歸始坐
顕藏来見顕藏初在篠翁家余稱記其面而始交言

年二十六才氣非常後來造詣未可測也石待詔理髮（先是元恪常理髮至此始召待詔故記）與吉郎之大森未歸其弟和二郎子啓五郎寛吉來見供酒食戌牌散顕藏獨留謀其心身事先是顕藏失宜堂歡宜堂欲絶之主殿仁平等愛顕藏才教顕藏強從宜堂宜堂益不喜顕藏亦不屑同居故寓恒松氏然以嘗受宜堂恚育不欲見絶互依違表合内睽余勸顕藏曰今後公身與義父遠而心存父子義使主殿等為義父謀別養一児為其嗣公今後不受義父恵而以時贈金錢候其安

否一且義父有病走歸侍側若溘然逝附家資於義嗣不名一錢是義父無公而有公公無義父而有義恩如離而合如合而離不亦可乎顕藏慨至子下牌去○顕藏致瀬織所送金及河豚皮海苔○属顕藏發與古和安宅東安宅舊名敬一二千年前學余其居距此地僅三里故報我至

二十六日

和次郎啓五郎寛吉來曰負郭有敞庄一區頗遠市喧先生無意移跡乎余曰幸甚○山屋負七郎來見

贈葛粉○午後圓泉來曰某將赴小原先生歸路所過將復見焉言畢去○顕藏來○截寄主殿天臣衆使秋香發之○朝來大雨不能出戶待至申牌徹衰顕藏等導北行至昨日所過溪上西折一丁許有門入焉地微低凡百步許又有一門門内一舍小而淨將入戶竈大下擊耳發疼舍四面皆圃間靜可愛○夜醫人中島見俊來見亥下牌衆去

二十七日

顕藏等來如昨○古和安宅泉淺右衛門使人來候

起居曰我二人將趨謁而安宅中達為病家所要淺右衛門誤傷手故止聞先生趣歸依諸強杖駕乃答曰我欲偷一夕閒訪公等然多冗未可幾也○揖野淳吉郎來見乃附妹尾譲三郎所属東為淳吉郎回顕藏請念九日臨敝廬○終日作書○今日驕風寒威凛冽○属啓五郎發宜堂寄態谷三左衛門東二通於大森

二十八日

啓五郎等來待如昨○啓五郎又與吉郎自大森歸

見年五十藥快爽率一見如舊介主人井筒屋五吉郎工屋爲次郎相見曰聞先生明日赴楫野氏願爲我更留一日余曰僕歸思浩然然去留之事一聽伊藤先顯藏曰然則明日須發一介辭淳吉郎也○與吉郎亦一劉子中載東海道五十三驛及江戸地震事大抵與浪華同凢震所及東西二百四五十里實開闢未曾有之變吁可畏哉云牌與吉郎等皆去

二十九日

楫野淳吉郎使人來迎乃以與吉郎故辭之○鹿島

伊右衛門來訪曰某有事於恒松氏前日至矣○工屋爲次郎送酒肴乃與顯藏啓五郎寛吉中島見祥及伊右衛門飲○夜與吉郎爲次郎等來更深散○留顯藏宿顯藏欲下帷於都下余慫惥之且曰都會居不易二三年間有送貲者而後可顯藏曰先生請爲我說居停主人（謂與吉郎）余曰諾

十二月朔

京師人高宮梅圃來見○土人福間三友來見○與吉郎父子三人來設餞宴羞鶴肉見後見祥爲次郎與吉郎季弟悦五郎彌三郎等來會與吉郎賚金若干余屏人謀顯藏件與吉郎曰伊藤子若開業都下某父子每月送金一兩至四五年而止余曰君學誼今人所稀感服感服與吉郎曰伊藤子飲酒過度恐傷性請戒之乃呼顯藏藏之啓五郎自側中之顯藏悦○爲顯藏束主殿曰顯藏妻才可惜宜翁絶之不可宜翁慈可懷顯藏負之不可然彼此之勢決不相容足下勸宜翁別納義子使顯藏無敢名一錢而猶存父子名則可（附東顯藏）○申牌將上途與吉郎曰某新築

室請名導出東南行一丁許入其家室廣而關其妻見匠數十人方修室土水狠藉和次郎出謝曰近患風邪故欽拜趨與吉郎爲余具轎顯藏啓五郎爲次郎見祥請送至楫野氏西行一丁半街盡恒松氏僕表平六藏別焉（二子給侍日新亭者）一水西流蓋前日所渡下流沿此行堤上野竹蕭疎風寒甚左有小園見一祠爲與吉郎曰諏訪祠也某請別余乃上轎下堤路於田間西行二十丁許過一村有溪閘橋弱乃下轎橋長可三十間狹且搖危甚沿溪南行數丁左見一寺

於山項右數峯如屏溪回其麓亦勝槩也此過寺下淳吉郎右和安宅出迎過岡麓二三丁左見一大廈即楫野氏也淳吉郎所居村名静間東西皆山相距僅數百步溪劃其間村民僅二三戸實静間也庭廣匝以門樓輪奐眩目既坐啓五郎等欲返余娯主人交留之主人供酒有盛饌○泉識右衛門来見識右衛門四五年来鄙篇来往乞詩文正至此始見年四十許亦快男子與安宅皆曰某二人昨日至此欲往謁先生主人以先生將来留我矣請明日臨敝鄉余

曰諾

二日

啓五郎爲次郎見祥去○淳吉郎父見曰先生再遊難期請信宿余以安宅識右衛門故辭固請不可日將暮既使一夫擔装赴宅野轎夫亦集余與顕徹将出秋香忽呼錦織一郎至先是余因淡路柬知一郎来迎我然謂况赴西洲不料其来一郎見曰自尾路歸敝鄉聞先生猶在大田故跡至主人父子聞之曰先生勢不得不止乃止引一郎坐一郎曰尊夫人遇地震懼甚使某告先生曰良人宜速赴西洲乃出徹雲宗助柬援余二柬皆報浪華大変及移家山暫終始余問拙荊有柬乎曰無余不悦曰吾子勞若可想然承拙荊旨来而無其柬將安取信乎且吾子爲我守甃此事以一柬相報而足何必親跋涉山河乎且聞地震頗亦一郎乃述十一月四五六三日地震海嘯億衆狼狽及室氏仁也危懼之状淳吉郎父子亦出聽之半余發悸惨然不樂一郎欲借金余曰脂屋祐兵衛賻我據書六十緡吾子須責之取其金爲

已費用乃識與主殿允真祐兵衛柬付之一郎曰某明日返家取祐兵衛金追從先生於小原也若遲延數日明知不能及先生也則独行取津山路而已余曰善余私語秋香曰一郎目瞿言涉疑有姦計且述拙荊言曰良人宜速赴西洲云云彼號迎我而勧我赴西洲何矛楯之甚吾宜速逝彼輩爲何等悪事而来賺我亦未可知也

三日

一郎白先生若有事於勝部義八郎請賜一柬義八

即祐兵衛所悍某有一計乃栽東與之○淳吉郎見
其妻及三子○辰牌上途西行一丁許出於溪上有
橋一郎将家馬渡余曰不若從橋乃下歩而別未渡
橋沿溪南下溪涯多篠淳吉郎別曰某有事不能陪
從明日請追先生於宅野此行始識淳吉郎慇其篤
厚孝慈有古人風左折入山除石多泥深朝來風雪
至此雪止風益勁轎夫殆不能進行數丁微下又出
于溪涯道傍列樹被雪唯半身風威可知又入山際
屡上屡下路傍有一碣使秋香視之曰書紫雲院殿

義岳良忠大居士十一字背書當御代官井戸平左
衛門尉（尉下一字不明）明享保（以下不明）行數十
下又見一碣書井明府報徳碑六字其偉大五倍于
初問其故轎夫曰初此地土狭穀寡豊年猶有飢人
享保中縣令井戸君昉教種甘薯爾後民食饒足年
雖歉人無菜色及其殁每村立碑山陰諸國呼甘薯
代官每歳一度闔國民祭其墓云往〻見農家高墻
粉壁不問而知其素封也行一里許出于海上素濤
如山風威揪轎人左折以入山際自初出静間山中皆

松不見他木雪後下陟降無數稍入宅野宅野背山
向海戸數七八十大抵皆豪富過街上安宅使人呼
還却下半丁入其家題蔵及其門人和三郎樨野氏
僕圓市在焉曰某輩取間道先至矣始知淳吉郎使
圓市送我媿謝○自静間至宅野二里半向西南○
安宅招金齋（淺右衛門號）及金齋兄中島屋久四郎向中
屋又右衛門滿行寺松角井上恭蔵松屋新四郎相
見供酒其母見○風雪益急平地積素數寸至亥牌
止○夜地震二次

四日

金齋來曰請臨敝廬已下牌與安宅隨金齋出入隣
家安宅曰此某所居夜未留先生需老母隠居室也
行街上三丁左見高廈即金齋氏也其母妻見○為
土人作書過午未食飢甚金齋曰緑山（新四郎別號）欲獻
午飯導至其家（在金齋氏南一丁外）松角等數人在坐既移晷
酒飯未具余謂金齋曰此飯出日必没恐不能作字
公等應憾金齋乃促主人主人蒼黄飯余及秋香舍
箸而起送金齋氏作書○淳吉郎使圓市來送間葉

金若干曰家父是晨地震故不飪鮮盤〇全齋介醫
人内垣一方相見〇緑山送膳〇久四郎送行厨〇
全齋招安宅松烟久四郎又左衛門恭藏一方新四
郎圖市供酒酣余退于別室亥牌散〇松烟請明日
至大森途中臨𪾊爐顒藏等議曰聞熊谷氏有慶事
宜投宿逆旅而報之也或曰熊谷氏既遝若宿逆旅
必憾顒藏安宅乃雇一力報余將至於熊谷三左衛
門

五日

久四郎又左衛門安宅緑山松烟恭藏久四郎子又
太郎一方及其子方策来會全齋將設餞宴余曰松
烟欲迎我不若携令兄所贈行厨而飲彼廬也乃止
〇全齋安宅嵜贈潤筆金若干〇全齋介坊正藤間
太郎左衛門（名郁字長芳號柏堂）乞字曰熊谷三左衛門我所
善新蒙恩命許帯刀称姓穎旁先生賦一詩賀之余
曰將上途且待轎中構思〇松烟先辞帰家〇朝来
使熊谷氏者未歸又遣一介促曰三左衛門既糞掃
而遅〇巳下牌風雪但急將上轎全齋曰且歩行西
北行三百歩許人家盡出於海門西北有二嶼大者
曰辛嶼小者曰烏嶼東北地嶺斗出與嶼殆連而微
缺嶼嶺西南張殆與南涯連而微缺海自二缺口入
團圓如盆延袤五六丁嶼形峭聳上戴萬松翠影倒
浪風皷濤頭前白後緑雪爍爍下至白際失其緑際
明右折入街上轎久四郎恭藏又左衛門別去餘皆
請送轎古扉為風所吹屢脱乃停走一人歸全齋氏
取縄縛之風勢比大昨日更甚扉既縛不得徹推一
無所見乍上乍下轎脚觸石聲如爆竹腰為疼復出

於海上海勢彎彎地嶺地嶺嗽波處巨巖如立指者
數十皆高數丈奇甚又轉入於松間出於田間九西
南行二十四五丁至滿行寺寺在岡脚地勢頗高門
内宏潤屋室称焉松烟出迎即為太郎左衛門書賀
熊谷氏七絶（詩載集）又賦留別五律（亦載集）顒藏介太郎
左衛門行来脩請受教松烟供酒全齋開行厨酣余
辞顒藏独請送餘皆別于門外取故路北行三四丁
東南折入山際山高路險雪勢益緊初余詩有須使
轎夫飲酢途景已昏句故全齋等大飲轎夫至此醉

甚轎屡觸石頭藏呼曰右方山名龍首形酷肖粒以
積雪實絶勝余欲褰簾轎夫疾走不得観行里許人
家数十火其名渡橋路稍高繞山腰微下又陟上数
下奇寒徹骨又下数丁見人家轎夫曰有闕余欲下
轎息闕顕蔵呼曰大阪廣瀬謙吉自宅野過此地一
人答曰可乃前入街一丁許入熊谷氏一人出導至
其別荘時方黄昏雪深六七寸○自満行寺至大森
二里向南○三左衛門子丹次郎見引上楼少焉三
左衛門及其長子三九郎見(三九郎丹次郎皆三左衛門義子)皆遍

厚忠實保家之主供酒有盛饌曰聞先生歸心急且
信宿○淳吉郎東送詩乞正贈璞玉一顆○顕蔵曰
前路有小原驛某善其土豪林太助欲送先生至彼
憾不得先相報三左衛門曰某爲先生發一介

六日

三左衛門遣伻於太助氏○発答淳吉郎東○風雪
如昨開窓視地形東西山逼中間平地廣僅一丁修
街如帯南通半里許左右山雪層層壓木撓竹真如
畫○三左衛門屡有事於府内府内侯嘗賜畫二幅

三左衛門以余信用于侯属書其函特加慇懃○晩主
人父子供酒介京師畫工芝芳相見

七日

爲主人作書畫帖序主人家世素封至三左衛門賜
力國事官特許称姓帯刀余序及爲主人甚喜使其
舎人元蔵古平見曰此二人爲我屡赴浪華異日冗
奉訪贐金若干土物兩種曰此至小原四里聞雪深
尋丈役夫恐不欲行某將發我奴隷送公余謝其厚
○昨日使林太助氏者亭午未歸午時主人設餞宴

午下牌上途三左衛門別於戸三九郎送過街至小
橋上別視檐間氷柱曰長過五尺實四五十年来第
一大雪也馬夫先発忽返曰前路雪深不得前也三
九郎曰且追我家余不可三九郎曰先生強往我當
使数人負駄者而追従乃別左有寺據大巌上鑱崖
作佛龕上有建塔往往鑿孔擬城上置銃處丹次郎
指笑曰近来警蒋至佛寺亦作此態矣路左右皆銀
山夷人所居右有一寺名永泉門楼華稚街盡焉有
岐右望一山痩聳戴樹丹次郎曰所謂銀山也問一

年所出幾許曰往年夥出後稍稍減今僅六十貫文
遇一人導顕藏曰此君世天野名波波矢亦一隱士
波波矢聞余歸驚拜曰憾不早相見也左折渡溪橋
雪大降右有寺左鑿巖腹作洞安五百羅漢其前有
燈雪深二尺殆不能上強至洞前視之像皆土俗不
堪觀返官道數百步冊次郎芝告別去乃乘轎稍入
山際雪益深不復辨路脉唯見溪流行里許至荻原
村山益逼益高而雪益深路傍時見人家遇使太助
氏者曰前路雪深朝來無敢過者待至午前有匠數

人開路故得來矣顕藏亦太助來東曰聞廣瀨先生
將臨敝廬甚喜豚兒病痘家人旁午恐失禮君子故
別命目代氏待（雲石之間謂驛長曰目代）經寶藏谷至小松寺村
投一民家傳餐不脫鞋而依坑一人來曰某及一人
受熊谷君命送公馱物一人怯雪欲一宿爲明日致
之何如熊谷氏人怒曰何不濟人公豈爲汝輩曠一
日守其人去轎夫亦告不能前也乃著鞋與顕藏先
行日既晚雪色朧明如雨夜之月視人跡履之誤則
陷沒臍若極汗流行半里許後人不及疑失路也大

呼移時遥有應者既及乃點燈雪益深蹴者相繼余
尤甚行半里地名十王堂人家僅一戶路益上蹴益
艱皆強作氣大呼以行一里地名七木槙雪深四尺
初五小松寺村買雪鞋者其製長及脛頗煖然易促
嗑趾至此晚之投顕藏從者原田和三郎和三郎善
手佑余蹴稍稍減路又陡上左右斗落地形似馬
鬣倚視脚下諸峯參差重白疊素毫不異波濤余曰
古人詠雪用白勢字是實白勢也上數十丁至絕巔
稍下數丁路傍見獸蹄鳥跡多識其爲兔爲豬鹿爲

烏鳩雉鷹然時見異形怪狀或其大數十倍於人跡
不識其爲何物一里間絕不見人家又不逢人跡息
陡下數十盤地名柳鹽阪瓦下二十丁許逢一士人
從者（謂熊谷氏人）皆謦折余曰彼人有何急深夜過此險
乎從者曰彼銀山士人其兄卒矣又下十丁許有一
溪渡橋左川而行十六七丁又有一橋渡而右川路
左人家斷續然人跡全滅蹴如過阪時又行四五丁
入小原驛投目代昌七郎氏時子上牌也主人曰聞
客自大森來謂必先薄暮來也今將寢而至乎余生

來慣夜行然未有如今日苦自午至子僅經四里矣主人曰此地多雪然如今年亦非常○始坐送䭾物者至○將寢忽聞大聲如地震驚起主人曰屋脊雪墮

八日

買猪味頗不美○昌七郎以度量庭上雪三尺六寸○粟林太助贈烟囊及筥○大森轎夫歸國東三左衛門又書芝芳所爲扇送之○已牌將上途太助子某來謝賤金二朱○余㕛別之遊頭藏實勸之前月

念五日以來廢其業而從余余感其誼贈金一兩以謝頭藏不受強援之○昌七郎曰前程雪深勿論馬夫也雖轎夫恐不能進余強命出轎夫四名擡夫二名又別出二夫分䭾物爲二使之負頭藏別去東行二丁許人家盡雪盖深踰傍椽齊高六尺以下皆沒雪中雪下有高四尺物加之以雪其高一丈二尺物則高八尺一尺物則高七尺大之隄礙茅茨小之石像墓碣參差高低千彙萬種毫不見其形唯白勢之卑高圓方長短平直識之而已余生來始見此奇

乃悟此等地四面皆山風路天閼雪之水氣凍冱盡而其輕盈異常故能如是矣初雪方下良久霽雲罅日漏照諸山頂晶瑩眩目雪氣蓬蓬化煙山無樹者一白玉立有樹者成淡青色山下有一溪廣四十間許濁水盈盈不問而知上流有採鐵處晚視水面雲也雪也烟也樹也倒影燦然不覺呼奇一瞬間天色暗昧雪又下路上人跡別成一途於雪中廣僅尺餘轎底輾雪雪及余氣濕生懷裡昨夜步行猶不識此苦也然以腰痛甚不肯步轎夫失足屢陷深處轎或

前低後昂或前昂後低轎充矮狹打頭觸腦委頓極[illegible]瀕溪而上故不太急左傍山脚時見白雀蒐皆巨嵒也行半里入濱原驛役夫怯雪不肯出移晷始集轎夫四名比前轎夫頗弱始昇乃曰如此深雪獨身猶若况行轎乎又曰小原至此雪猶可耐此至九日市更深數尺何可耐其實比十玉堂七本槙頗淺且畫行也余知其詐爲睡不聞傍溪行二十丁許又有一溪自在方來會焉傍左溪行水淺而碧石頭出水僅數寸輙雪蔽之亦高三四尺一團之白浮於碧中

者無數溪涯皆巖不甚高而斗立上冠松竹要非凡
山水加以雪色并鹿紫人家悉為畫景秋香呼奇不
已轎夫忽稱前路有極險處公不當當數步勞而輕
千金躯乃忍凍下轎路比昨夜頗夷其所謂險處路
左有巖横臨溪上距溪面十丈許草木自路右亂抽
雪鋪其上猶平地誤踏則墜故攀崖而行稍下出於
溪涯左有人家溪益狹而深時見飛流數丈自巖角
落於溪心轎夫曰此溪高秋多香魚大者尺餘初轎
夫徐遅未經一里既申牌也及余步稍速然比平日

不直五之一黄昏入九日市人家三四十許湫隘不
可言投逆旅福田屋小原至此二里半終日行路僅
二里半生来未之有雪行之苦至此哉○今朝踰藏
曰京師畫人澤呉峡九日市產也歸在其家乃東蔦
余至此使逆旅人致柬不在○夜驛長来見余起馬
帖書池田明府舍人疑其詐問西國御郡代者諸侯
所攝乎余曰郷未知官事乎郷所謂御代官進席則
為御郡代郷莫以銀山管下自負驛長怏怏退

九日

夜来無風雪下平明未已擔夫六名至乃上途南行
渊溪溪兩岸高七八丈竹木自水際亂抽其梢亭亭
雪壓之溪廣數丈兩岸之雪相對而出其不合處僅
數尺底見一條寒緑逶迤北出昨夜新雪一尺餘不
複見人跡余蹶不知數汗流不已路稍上有一人家
謂既經二十四五丁問之僅八丁矣擔夫曰前程雪
益深決不能行余默不言良久一人振勇先行餘皆
推余先行曰公且嘗此苦余笑不肯更先二三人而
前尤先者最勞次者視其跡而行五六人過則勞有

半故每人讓居後路稍上雪稍深行里許擔夫入路
左一大屋呼其主曰我輩良苦唯大人救之主人曰
前驛距此僅二十五丁郷輩努力擔夫曰願借二力
開途時雪益急恐終不能前乃與秋香呼先出曰盡
從我自此以往數步輒仆雪壓頂襟屢拂之餘悉成
凍脛殆不能迴屢有溪廣三四尺横截路而流雪深
七八尺如可跳越而不能也必下涉水而上前岸水
際雪硬且滑每下必仆而俯每上必仆而仰秋香恒
延手援之亦必自蹶如此者十四五次回顧嚮大屋

猶在四五百歩内囲苦難吠路左有一家立門外問
前程有路乎一人自内應曰卿独行乎哉欲赴赤名
患無伴卿且入余曰我有從者六七人未至豈患無
伴其人識我士人儀恭曰公勿患無路言未畢三人
自前路來有德色於我曰自此以南余輩開途矣公
宜前余亦曰自此以北余輩開途矣公宜前互一笑
別擔夫雇土人二人而至皆先行手把杈之有柄者
令雪三四寸擔夫次之余稍得不得四五丁又有數
家擔夫將食余共秋香先行則蹶如初大飢出秋香

所懷特飯立食之時雪片如篩未下晡至酒谷驛渡
橋始與溪別入驛長氏自九日市至此一里有半勞
如過五六里駅長視起馬帖問御郡代何等人余答
如昨夜既而聞公歸大阪乎赴西州乎余曰歸大阪
也曰我姪學大學（阪）醫人廣瀬氏公同姓也識其人乎
余曰不識柳令姪何姓曰古川余曰非名見豚者乎
驛長驚曰然余曰吾子所謂廣瀬氏即我也吾子誤
聞儒醫而已驛長曰彼父即我兄也聞大阪地震非
常彼不通信家兄憂其或沉没余曰莫憂令姪方在
竹原日高氏驛長曰果哉聞彼既遊京師未遊乎余
曰令姪八月東自竹原至見在我裝中駅長曰公是
恩人兄家趾此七里若無此雪某導公至兄許兄必
喜惜哉乃問其姓名曰某通称岩増屋福一郎兄曰
孫兵衛出所齎餘飯食此畢擔夫及岩福一郎以見
豚故促擔夫速集酒谷此九日市雪倍二尺然擔夫
皆先行無一語蓋為福一郎也路稍上村口有關門
半闔然不呵人路右立標書自此北御代官屋代増
之助十一字以下雪埋不見蓋以南則出雲也稍入

松間擔夫以棒測雪八尺矣松枝皆自雪中抽而雪
積葉上亦八尺從前所見襍卉亦皆如是但松尤奇
朝來所過左右皆高山峰影嵐色在空濛一氣之間
至此稍霽昨日山樹猶見成淡青色者今也無一不
戴雪者白勢參差倒映青空余謂秋香曰古來文人
蓋無覩此景者故詩文及畫未嘗寫及此也如彼瓊
林玉樹等字豈能盡此奇乎秋香曰然古來文人恐
亦莫經此苦者擔夫既先余與秋香後秋香忽顧曰
元謂男子而婦人也視之一媼作男子裝問何之曰

将赴赤名何故曰買酒五升余曰真女丈夫也余又屡蹶嫗請先左右山稍開西見三瓶山全身皆雪白於白雲昨日来所過無此空濶諸山連亘遠觀勝近觀路傍往往有穴傍視有神佛像等路雪高於祠堂穴即龕也中下牌至赤名驛此出雲地嚮斗出石見備後之間看係松江支封廣瀬侯邑人家二百許時見華屋投驛長南隣逆旅倉本屋○自酒谷至此一里今日上途比昨日早二時而亦唯二里半○初坐恠窓暗閙之雪逮簷皆問幾尺曰九尺凡平地雪高

八九尺而人過處則低於此二三尺蓋雪一夕低下六七尺則路塞不得通然或数寸或一二尺以漸積故人行不絶人之所踏雪自堅緻不復陷没然行人必視前人跡履之若誤踏人之所未踏或踏跡之半輙陷雪及膝及股甚及肩背一陷則奮出甚难必待人扶扶者亦往往失足故眼不得暫閒余毎風景地必回顧故仆比餘人尤多雪方下則人跡不見蕩眼殊甚或前人既失足陷数尺後人則不見人跡地誤踏未經人踏處其陷必深故不得已以就前人失足

之窠則雖陷不至全没於是一人失足輙施及数十人莊生曰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信也○頭痛発熱疑風邪也服無名異有効

十日

夜来雪降平明未休卯下牌上途土人以途塞擔夫外別発村人七名先行名雪踏夫官法雪踏夫毎里発七名然其費歸驛征客不關焉大森人二名昨夜同宿比歳亦従一人頗愿毎余仆扶起雪比昨日更加一尺路稍上稍深遂至九尺一丈路傍大木或折

塞路避之踏未經人踏處則没目若無雪踏夫殆有恠命之虞路於左山麓路高其下随處見人家屋夫僅露二三寸忽霽風犯日暖如三四月候凡行三十丁許共擔夫相失謂在前路勉強従之路稍陡為阪地名赤名嶺不見人跡雪及腰腹白汗淋漓有一丈後至曰此地雪尤深蓋一丈三四尺矣然十年来無此大雪比至翠微天陰風起雪大下十一許至絶頂巨杉四株對立其下有石標書自此南藝州領六字即山陰山陽分界處蓋我邦地形山陰山陽之中央

有一帶高山西南自長白起東北越作伯蜿蜒二三
百里是為頂脊其經也左右又有無數小山為之腰
脚手指以充塞南北海之間其緯也山陰大田宅野
至山陽福山鞆地方逢阪倉吉至佐用牀地方三十
餘里之間山巒岡陵千疊萬複如蕉葉之不可剝盡
平地則一線如帶縈繞其隙至姫路地方山脉迤北
張而東南始有平地至攝河泉紀地益平衍山脉則
劃冊攝之間達京師西北愛宕比叡諸山蹁躚信二
毛支派縱橫分析右蹁甲駿左蹁三越奧羽以達東

北海是其大畧也此地與伯之四十曲地名人形山均
為經脉而其高峻不當十之一然其為三十里間項
脊一也故雪深如是云嶺南一步下一步雪霽日見
山鳥和鳴氣候頓變然雪没脚甚於上時余大飢昨
日令秋香懷擣飯謂今日亦然問之曰附擔夫矣余
曰吾子未聞行旅以飯不離身為訣乎忽有一客自
後至曰公之擔夫皆在嶺北而休余聞之益飢又有
一客自前至乃若屬傳語擔夫速追我下半里至牟
婁村人家三十許雪[illegible]高於檐投一宿主人方擣糕乃薦

喫數枚謂秋香曰所謂滹沱河麥飯擔夫至時既飽
有一少年帶長刀自外入共佃烷頭箕踞語自稱薩
摩男子武者修行余問前程主人曰亦名至此一里
有半此至布野二里有半也亦名雪踏夫去年貴人
問余姓名及屬何公管下而發雪踏夫七名年婁以
南路稍下忽東折路雪頗硬快步不蹶喜問其故擔
夫曰此南有饒壙役夫例以本月受雇償往來頗繁
故多跡而已六七下路惡如舊行三十丁許投路右
一家而休余恐日暮頗趣出行十丁路稍上然此亦

名嶺頗緩山中多水脉往往雪消見滿形然無水步
于其中如是者七八所疑地有溫泉氣比至犂撒雪
大下比前日來所見形狀甚異謂秋香曰吾子細視
之山陰之雪如糠質緻而輕水氣涸盡故南山陽之
雪如花質脆而重水氣猶含故爾輕者見晛不消重
者反之可以徵寒溫之變焉至絕頂有小祠安木佛
數軀因名佛嶺下數丁風生積雪亂起茫茫如雲不
辨物色以帽及巾全裹頭面而伏須臾埋半身若移
時不止性命非復我有幸不人霽始悟胡沙畏風之

故雪踏夫至嶺上止人跡絶故下勞於上下十丁許
徃徃見人家溪水數派亂注至此山上樹木始見右
溪下二十丁許忽右折左有一溪頗廣溪涯有路與
薩摩客過伴行左溪而過右山之脚奇巖足觀渡一
橋右折入布野人家百餘按驛長小原屋○今日行
程四里车妻以南雪每里淺至此稱尤淺猶可三四
尺○薩摩客宿隣室出通姓名曰松岡治部之助乃
贈書扇客酬以熊膽○九日旅以南轎馬皆不通毎
驛出二夫負駄物又二夫負而掛呼爾郡起馬帖猶書

夫一名輕尾馬一匹而償雇錢如帖所書輕尾馬償
當一人有半至此主人欲增輕尾馬償當三人雇錢
余曰從来不聞此例曰我國上貧下窮故請官革例
余知其詐然亦疑藝侯方尚翁主故有此破格事且
其費不過百三十錢故不抗曰唯吾子之意治部之
助聞之甚不平属呼曰吏可斬余揺手禁止

十一日

平明擔夫集乃命先行而與治部之助俱出街雪深
三尺餘多人跡歩始速行十四五丁有岐傍見一家
使秋香問路曰宜取右者治部之助以余避辞別治
部之助粗豪然甚真惇渉徼流人跡稍稀雪屡淡滕
三丁許入一村不有人跡時雪忽不辨東西左折出
於溪上渡一橋行隄上就人家問路曰公等欲向三
次乎宜東南行而西北行何必須沿溪下渡板橋而
左折也下三四丁果有板橋橋左無復人跡辛苦而
前達岡麓行二三丁有人家問路曰宜取問前徑而
上行數丁路稍上而左右分有鍛家就問路曰宜直
上左右有徑慎勿顧時雲散日出余曰聞三次在其

位宜的日而前也路稍高見人跡深二三尺許强歩
試之終入林中人跡絶茫然失措回巖腰左折忽然
出於太路有人跡遇一人問是何路曰赴三次孔
道也詢向之状笑曰初岐路宜取左者而取右者迂
路二十餘丁矣秋香切責曰憾不使薩摩男子誅歟
我之如也南行路稍大雪稍淺微上而下五六丁出於
溪上有渡名上瀬水深而清問舟子不見一士人乎
曰未見乃悟治部之助亦迷矣上東岸人家數十村
後有陂初頗急後稍平雪深可二尺地頗廣堰四山

有数丁外時見杠樹其他一白如砥日光閃爍不可
正視暖如春暮謂秋香曰吾子且留觀之此行雪止
於此矣自此以南剰雪不足觀吾輩恐不得復觀如
此全雪世界秋香曰今日東南快晴西北雲容黯黒
雲石地方雪也山陰秋晩以来見日僅数日而聞山
陽多晴日眼前所見可以徴焉行原上里許稍入雨
山際路於左山麓路上雪泮石角始見路左右雪猶
二尺許路濘寄寒徴禨甚於雪路並下雪益淺山田
往往見稲株稍路于巌腰下瞰碧浪劃雪地形毫不
異我日田入巍後處五六下有閭門乃三次也夾溪
人家各六七百西曰五日市東曰十日市布野至此
三里云初入西市出杠江後始覩此繁華毎店懸兎
及山雞野雉不知其数前日聞濵原地方一日獲猪
七十六頭大雪非常鳥獸就死亦惨哉入驛長氏買
食主人年二十四五恭謹解事余始解鞋架轎至此
馬夫擔夫各任其任未牌上逢秋香後街盡傍溪一
二丁有橋長五六十間渡此入十日市街盡左溪而
上地稍闊路平石多雪僅七八寸陽溪小山無数樹

石位置所謂米法者路稍與溪離行数丁又有一溪
小於向之所見於是左大溪而右小溪又渡橋則左
小谿溪爾後屡渡橋小溪左右常變而大溪常在左轎
夫善走行三里許村名三良坂入路左店秋香始及
買河涵麺主婦曰但有一椀請待新製余曰日將暮
不能待也一椀亦可食之甚美謂秋香曰天下美味
秋香聞之請留行里許渡橋行限上稍入村間郎
舎驛也時飄黄昏轎夫舁入一家主人覩余名標曰
浪華廣瀬先生来余曰何以見識曰前日為弟子一
郎君宿我家矣彼君髪亂且短容貌異常閭村不肯
宿之某情留之〇三次至吉舎五里〇秋香戍牌始
至余未食待之謂彼待麺成故遅然我従者唯一人
而遅如此者若有不虞如之何將戒之秋香酒氣勃勃
語言不可了其悉諸酔態前日秋香懺過欲永禁酒
而傲又復然余深憎之以其方酔黙不語秋香無一言
趾於炕横臥鼻雷移時余危坐待其酒氣退起之責
曰吾子憬我極矣明日請別秋香謝過余不可逆旅
主人出懇謝曰聞先生海内有数人物不可独行且

枉教之乃約途中不手杯救之且令之記口逆旅主
人曰聞公將赴上下驛彼驛除銀山吏人之外不肯
出人馬公宜赴甲山驛而直至府中亦非迂路也從
之（主人稱高松屋總助）

十二日

卽日熊谷三左衛門聞余將過上下東吉田屋八郎
右衛門者薦余今日托主人總助送三左衛門東副
以一隷○卯上牌上途出街右有峭山連巖如屏溪
水繞其根淺而清行數百渡橋轎夫曰此至甲山始

終傍一溪渡橋七度矣而此蓋過相距一丁或一丁
半中間皆田又渡橋路於左山之腰山峭峻巖上戴
樹如見傀高士盡路全無雪山頂猶餘白行里餘有
村名戶張越阪下二十丁許村名下安田轎夫曰此
至甲山半途也又上阪邅迤不急阪頂卽平原三次
以南山皆峭而蒼黑至此一變温邅（淺）坦迤黃草平鋪
雜松簇立別不見祿水明媚可愛行里許稍下而山
始開田數千畝一溪西流渡橋入甲山人家二百餘
半馬滿街亦小繁華投驛長氏午食朝來馬夫先発

曰東驛長氏預具人馬火蓋忘致東驛長問我所
往余曰府中也今朝東卿未見乎驛長不解答唯唯
來下牌轎夫二名擔夫一名至先是每驛出六名至
此減半余恐其疲然夫無難色不敢問其故出街路
於南山之腰東行路微上右見平邱黃草青松蓋巷
遊勝地至此山頂亦不復見雪然霜華如雪時見路
傍地皮破折風至激而寒威徹骨赤名年妻積雪之
地比昳則殊（殊）暖始知雪之多少因南北而寒之淺深
國高低也稍下又稀上轎兇行緩乃使私吾先行求

逆旅凡行一里餘村名宇都戶渡溪橋有道標書右
赴尾路左赴府中福山路稍上成阪右千道綫而長
自甲山至此僅二里日既没絕頂人家三四行數丁
路忽陡下右聞溪聲轎夫曰此名步谷人以其險危
下轎步故也余悟其諷我故語前日雪行寒苦曰如
是平路亦謂險危乎一夫力弱屢休下十四五丁村
名三良地乾起塵問何時有雨雪乎曰勿論雪也雨
亦久不下時既過而轎夫皆食余求食不得飢甚屢
責轎夫曰汝輩力弱何不濟夫乎答曰我驛轎二夫

雨掛一夫（雨掛見而）例然不得私増減右見一溪映澎湃
沿溪而下聞水鳥聲幽靜怡神行里許渡板橋長百
二十間即堰水處聲甚壮稍與溪離然左右猶見小
溪數渡橋山稍開水田數百頃近府中街口一人以
秋香旨出迎府中係福山邑人家千四五百三次東
南一都會入逆旅近田屋時戌下牌也寒飢并至殆
發病○吉舍至甲（甲山）甲山至府中皆五里○使逆旅
婢導出買草履一人呼曰廣瀨公余曰君何者曰藍
田舍人也近至此地矣余遂至侍話肆歸路浴湯肆

婦人同浴濁如泥臭氣貫鼻○二十八年前與土人
有馬良齋温藏（失姓）相識於茶翁塾問其生死主婦曰
皆無恙

十三日

卯上牌上途昨夜為轎所搖昏眩誤方位今朝歩出
戸而左謂東行也轎夫曰公何故返故路乎一笑東
行数丁街盡路于田間四望平衍轎夫曰此備後中
尤闊處北至甲山西至尾路南至福山東至高屋皆
五里余曰此所以名府中也快晴殊暖謂秋香曰雲

石之間秋晩以来無比晴矣行一里村名新市始上
轎溪左傍小岡時過村間路稍狭不似孔道然坦如
砥往往見池沼一池頗大路劃其中右見高山轎夫
曰蛇渕也猶（記）二十八年前茶山先生言蛇淵山戎封
内最高者自出府中凡四里里出於下御料即西州
孔道自此以東熟路也大森至此三十四里每日向
東南云行一里至高屋駅懐有廣島幣四戔欲用之
驛長曰彼藩無信隣国人不肯受之昨日聞轎夫言
三次地方民若苛政結黨千餘人将殺里正事未平

隣邦亦称其無信窮困可知驛長曰備前幣本直銀
一戔纔替為二分亦類也近年国家多費所到諸国
皆疲敝竊恐憂不在外夷而在蕭牆也歩行一里中
上牌至七日市驛長既具人馬以俟（預報之故）將上途忽
懐大概為之助卿井原在此地方問距此幾許驛長
指路左一村曰即彼也乃使秋香往報之驛長過恭
引余坐炕曰人馬遲速唯公意既而晤言難了視之
眠矣酒氣不可近始悟醉故恭良久為之助從秋香
来迎令驛長傳人馬北折過田間此二十八年前所

遊毫不記地形五六丁入大槻氏為之助父忠右衛門及母兄十郎左衛門叔父源左衛門従兄文右衛門見供酒宿焉○為之助曰河野俊蔵自西遊歸在近村昨夜來告明日午後上途余曰彼善飲恐未發乃使人招之返曰既發矣既而篆刻師戎屋竹次來曰某今送俊蔵返彼今夕宿矢掛秋香曰初欲宿矢掛而止于此惜哉無相見之緣

十四日

晴暖為之助兄弟文右衛門導自後門出至北隣即

忠右衛門菟裘之處觀其庭自東門出狹路有稚杉雜松截隄出於溪上猶記往年捕魚處溯溪西北行五六丁有橋水淺而綠左折迴村嶺而南行溪東西皆山東坦西秀皆冠碧松兩山之間平地可三丁北狹而南稍廣井原人家二三百橫其中心一周返○醫人小田春齋者自戶外從入出稿乞正源左衛門使其子義太郎請臨乃往為之助北隣也春齋文右衛門從為主人作書其母見因話舊曰文政丁亥先生所臨在西爾後移此地矣供酒酣源左衛門贈吾

一顆曰此先翁所玩先翁常稱先生不已今獻之蓋其志也嗚呼往年源左衛門父遇我厚今也亡矣一醫人來見曰某緒形洪菴門人也初為之助從至稱腹痛歸雨障將徵忠右衛門大醉至曰昨日某亦先生出雲所獲玉於我長官長官見奇之曰先生既得之豈無詩乎請見貽余曰未作忠右衛門曰某既答以先生必有詩請强賦即口占一絕書之（短視從來象罔同胡為得此小玲瓏寸生感喜仍成感可示王人藏櫝中）忠右衛門悅呼曰我二兒何不來源左衛門曰病也忠右衛門嘆曰少年輩不

勉事至此乎哉因大聲弄謔二豎一醫適忠右衛門執春齋手而不放之春齋殆不能耐忠右衛門面數其失曰吾子知其過乎曰知矣曰恐未知也我箴吾子至此吾子以為忠乎曰非公之忠吾安得聞過乎曰吾子德我乎曰實荷公德兄弟責善豈能至此忠右衛門大笑良久皆去矣下障辭返為之助氏比出雨下忠右衛門家人皆贈二僕出導入北隣新居主人以余明日昧爽發移裝于此使二僕侍大槻氏素封屋宅閎壯偉僕多指恐余曉起勞動家人故爾○

子牌地大震良久始止一僕發癲仆
十五日
平明天晴○爲之助兄弟源左衛門文右衛門來贐
金若干卯下牌上途自東門出沿溪而行二丁右折入
街中近七日市爲之助等皆別去過驛長氏謝以錢
五十文至矢掛驛驛長謝曰今日人馬既發盡強出
一馬䭾公装而公乘其上何如余曰善馬夫至曰任
重不能更載人馭長曰然則別出一馬馬夫䭾半装
去後馬未至乃買飯忽有一人來亦劉子視之書改

嘉永七年作安政元年移居焉不堪驛長遣其子促
之未返遂自往促之亦不返余遅至未下牌心太恚
而無所責驛長母出謝過良久馬至終發至川邊驛
日將没強命驛長出轎夫渡河邊川行數丁天暮月
明轎夫善步戌上牌至板倉馭令馭長求館舍宿加
島屋○浴湯肆○命館人曰明日寅牌上途須具食
十六日
館人丑牌供食曰馬夫既至乃步上途微雪残蟾旅
況惨悽行十餘丁雪大下寒甚秋香屢後擔夫曰彼

公行睡余曰古未聞坐睡未聞呼行睡乎秋香曰風雪
中行睡亦難哉曰非睡也旋也比至一宮天明雪益
深言謂秋香曰雪色似不太晶何如秋香曰前日來慣
觀深雪今觀淺雪故爾過岡山渡京橋余旋顧不見
秋香東行數丁街將盡問土人驛亭在何處乎土人
曰宜西返邊至蜀之旋處秋香自左邊大路至曰謂
先生必追我而不見何乎余曰我短視吾子所熟何
不一言秋香曰驛亭在彼南行數百步入亭瞻不見
人但有旅客數輩立廂下燃火良久一婦人出乃出

起馬帖援焉少間一人見曰今日夫寡公依舊而步
何如余曰我足踏雪而傷吾子請察乃出轎轎夫力
弱緩步後人皆先午前至藤井驛不見秋香初發岡
山懐有金無錢與轎夫約至藤井兌金而償其貸秋
香懐金轎夫逼余甚乃命索秋香一人走往返曰不
見又遣一人返報曰彼公方坐店頭食余曰彼無先
我食之理乃親往視之坐客數人而不見秋香大呼
不答主人曰覘客之外無一客乃詰蜀之一人曰我
誤認他客爾轎夫皆恚逼余西返比出驛口與秋香

遇昨曰猶睡乎答曰非睡也傷也視其足指血垩流數日前秋香傷足指百方治之纔痊今日蹴傷踵復裂自稱痛甚踸踔行至一人市午食遲秋香始及乃出風大起轎簾以布翻掀不止寒徹心腹中牌至比上驛遲秋香未至想憶萬代謙受家在此地乃使驛長求逆旅既坐主人曰公廣瀨先生乎余曰然曰聞公聲譽久矣因命告謙受謙受及清水謹吾余舊第子來見謙受𠎝迎余于其家主人告湯候方好秋香至乃召待詔理髮比浴畢日没謙受使其門人來迎東行數

百步至其家謙受父常閑見供酒秋香後至報河野後藏來在逆旅常間開之遣人迎之至子牌人皆寢与後藏話至鷄鳴

十七日

平明始起頭痛甚服謙受藥○主人屋宅頗廣且華舍後有一樓名富觀窓外海自兩山際入灣滀如池隔海有山相距四丁如假山山姿海色巒峰相媚亦一勝境作書數紙謹吾來候頭痛復發乃返室而寢黄昏起主人供酒○昨日來主人父子勸余此地毎

帰浪華既決此晚風烈雪下乃改議明日與後藏同上途○使秋香訪逆旅主人詰問昨日所費將償之辭曰唯獲先生書一紙足矣○此日立春

十八日

昧爽起束裝○地震○平明與後藏皆具轎而歩使秋香策馬夜來雪殘素如霜寒甚行一里上轎而與後藏話轎夫欲乞酒錢後藏使給轎夫終不能發言余問轎夫有新聞乎曰三石驛東有天書降曰天帝惜我邦人懶昇平日事奢侈將以明年正月十五日

地震海嘯使闔國爲泥海也諸神議曰若然人物無復孑遺亦可憫惻乃請自今千日間隔一日或二日小震數次量其數以當一大震而始止帝允之云云與後藏笑爲未曽有奇說至巳牌天晴日暖經三石有年二驛黄昏至片島驛下轎歩十八丁至正條驛宿逆旅鶴屋○此日行程九里

十九日

寅牌上途秋香策馬先發與後藏歩至驛頭有殘月色如霜霜色如雪隔水聞雞余曰放翁稱雞聲茅店

月人跡板橋霜爲早行絶唱謂不下一虛字是尤難
僕有暮雲車塚樹歸鳥石船山句竊倣顰也因論詩
後藏高吟曰霧裡江山看不眞唯因雞犬認前村渡
船滿板霜如雪印我征鞋第一痕誠齋亦能狀矣余
曰今則第二痕而已諧秋先行香後藏絶倒行三十丁許
月光未竭曙色既白後藏告别余曰如是曉别豈可
無詩然客路怱怱待異日償轎夫曰彼人諧藏後甚口
不識何爲者余曰蓋詼義僧近爲士者轎夫曰不然
頭太禿其老而長髮勿疑余亦絶倒至姓路以轎局

促使秋香乘馬而余乘馬風和烟霏快暖如春中上牌
至加古川驛驛長氏及來時所宿逆旅既爲地震壞
使秋香乘馬而余乘轎轎夫問曰世既澆李乎余曰
呼何謂曰夷舩入畿內而地震而海嘯上窮民咨非
澆季而何余曰鄉城膚裸身此之不患而論國事乎
轎夫笑曰我喜博奕但恐世亂不得博奕也爾雨上
牌至大久保秋香先在逆旅躊躇迎往曰馬蹶更傷
趾疾甚以秋香足痛且日暖風好謀至明石乘舟驛
長曰本驛馬夫直至兵庫例也公欲乘舟私也馬夫

至兵庫者例納七十錢於上公代馬夫納之而後減
百五十錢亦唯公意問其故曰凡人馬客所償之賃
納其三分一於官驛法乃然

二十日

平明步出驛口轎夫曰地震之大小蓋目地勢故一
二丁間或墻倒屋覆或安然無異前日遇一僧曰地
脉有經緯山形可以徵事震之來亦有經緯自緯則
緯者劇自經則經者劇故遇震者須首視山之經緯
與震之所自也余曰始聞也辰下牌至明石港口投

一店謀買舟主人不在一嫗見曰凡舟賃一人二百
錢駄與兩掛兩掛見前亦當一人問以何時發曰午時也
乃往待詔肆理髮逆店問舟著大阪何地乎曰淀屋
橋余曰善與我家近矣既食一柁工來迎余問舟果
至淀屋橋乎曰否至湊橋而已余責嫗食言一人來
曰今日客少故舟止于湊橋然以舩送公至淀屋橋
不亦可乎余曰可使秋香先赴舟守裝余後往餐之
一人復來曰舟子既諾送公莫遇慮未牌舟始發烟
合風先鼓槳而進潮順行頗疾風微起又止揚帆又

卸比晩風稍急未至兵庫二里日没烟靄微茫不知
遠近西下晡過天保山側子牌至監舟所後舟極遅
乃出高謂舟子曰汝須送我装於淀屋橋曰渡海舟
止淀屋茶船止湊橋是例也今欲以茶船送装安得
破例至淀屋橋半余乃引店主人言責其違約答曰
我輩未曾聞也余曰我非詐言者異日汝執店主人
證書来而後附賃舟子窮曰明日公使人来取装我
給其賃之半余曰可上岸疾歩初聞我家移於中洲
之紫然未識其屋欲訪宗助氏問敲門大呼不答過

春波戸外隔窓見婦人影問之答曰不識乃至洲紫
訪客年南陔兄所倣居戸外大呼元恪出開戸室氏
及婢阿石阿由錢自臥所出見余大驚時丑下牌也
塾生徹雲良輔鶴眠元吉圓田多門及其弟玄珉見

二十一日

昧爽使元恪秋香訪船取装卯下牌二子雇車大載
装而返○聞前日平次郎来使雇眠訪其逆旅山城
屋次作問其在否返曰彼人既乗船然夜来風烈恐
未発也乃使良輔見其船返曰平次郎将来見○撩

淡白公南陔棣園秋雄三兄源兵衛鞉治孝也閏七
月以来諸東而作答以眼疼故使秋香代書○使多
門之宗助氏取所托皮函及漆髹函○平次郎来余
曰我欲送金百五十両於源兵衛吾子能致之否答
曰国所願也此行源兵衛公上田半四郎皆欲替金
於此地事未諧也以先生金墳焉恰當乃納明日授
金○西島馬子吉来見曰某欲學醫故来此地

二十二日

使秋香更書東（柬）數通○平次郎来乃附金百五十両

而取證券去余曰欲屬寄文兄東不識吾子何時還
舟曰某将赴舩場歸路復過○宗瑞来見○欽哉来
見○李三郎来見贈歳晩儀○岩永彌左衛門使人
来送本年俸銀七百八十三戔○岩國人鹽谷愚助
因徹雲請見以忙辭愚助豆國之徒也○原脩亭来
見乞字○徹雲示六郎東東曰僕震後遇災未能歸
也且使一介往収我倣居又曰前川文藏卒此先生
舊知音先生歸請告之云云文藏才學一時領袖以
其僻在一方名未震天下纔過五十殁惜哉○布野

雲平來〇黄昏平次郎來乃属寄範治東（詳載書状往來記）
先是每歳暮購西宮酒一樽送於凌白公以下本年
以不暇購酒属平次郎致酒料金一両

二十三日

使秋香元恪品西遊齋歸土物将分送諸家（詳載別録）〇
馬子吉來〇棚橋平右衛門使人來送肴及乃報以
赤關硯一枚蜜橘一顆海苔一包且致棣園先所送
香魚五頭及扇二柄〇産阿石弟忠二郎〇午前携
馬子吉元恪忠二郎出訪春波贈著蕷鐊頭訪宗助

贈三餅山沙糖漬午蒡一函及乾魚二頭先是借宗
助金三十両今日返之訪彌左衛門贈葛粉一包及
香魚二頭主人曰微落江戸下郎哭訪才右衛門贈
葛粉一包及海苔近方修室木屑滿座主人曰地震
時公宮及諸士居皆傾矣訪元恭吉元奠近状訪秋
里金雪（金雪）不在留海苔而去〇使元恪贈菓子一筐於
花邨準平告假移居近鄰〇元恭送肴乃贈塾生〇
元吉晋右邓歸郷〇宗助來贈酒券三葉不值〇龍
護來贈酒券二葉且謀秋香件〇新居狭且寒與微

雲等謀急移居微雲導至伏水街觀矢上修平故居
室頗幽廣憾玄關太狹（邦呼玄關）用初出家藍田來訪與
室氏皆請從議不決返〇秀氏携肴來訪飲之及馬
子吉微雲〇有病（頭痛苦渇）〇阿石父丹藏來〇晩翠來
致歳暮儀不值〇亥牌西南火使塾生出視返曰遠
矣

二十四日

使鶴眠凌路多門良輔元恪玄珉分送雲石齋歸土
物於諸家（竟平鷲為東吾順榮安藝小廊金城棣叢敬證龍蘐秀氏九山杏山淙雲昌平賢了

作五郎吉善小㢴欽哉雄武癸園藍田元恭孝平島又油新晩翠興藏）〇鮑翠來曰與
興藏謀欲上夕飯來牌與微雲臨敝廬答曰僕將拓
金城願與彼鉾超〇作五郎禮輔來〇金城來余曰
午時請再臨〇藍田來將飲之金城善四郎至乃並
飲之〇穩婆來視室氏〇播磨人三木伊左衛門使
人來乞字〇未下牌與藍田金城善四郎微雲出欲復
觀伏見街宅（昨日所觀）戸閉就東隣謀之其女曰我後旋
達彼庖廚導入視之良久出三子去微雲獨從至晩
翠氏興藏在坐盖將未微江戸僧南溟來訪主人曰

相見戯牌逆〔辭〕至淡路街蠟燭爐使徹雲就煩誠乞之
○有宜使人來送窑柑一籠○金雪杏山來皆不値
二十五日
與室氏及徹雲秋香元恪點檢閏七月二十五日以
後所至來數百通而錄之○善四郎來曰薄匏臨我
○小一送肴○寛平送肴○昨日與藏贈匏今日作
飯饗秋香元恪徹雲○藤井吉郎使人來問余歸否
乃送海苔及河豚皮○吉喜藍田來謀僦居件乃飲
之藍田去曰公今夕使一介來○雖哉東吾宗瑞梅

巖馬子吉來○小虎送乾柿○中牌攜馬子吉元恪
訪小虎及恭仙遂至善四郎氏二子去徹雲金城至
余將有事于藍田主人使僕迎之至共飲而下牌辭
藍田逢別曰明朝請使徹師來
二十六日
始受塾生謁口授日記○使元恪贈乾柿於有宜氏
遂往渦左衛門氏問大村使〔吏〕人中余當候其起居人
名○來寛平○前氣毋阿昭又來贈慈姑請借金二
兩辭○召衣商大庭屋者買故衣三領○遣徹雲于

藍田氏謀僦居件返曰伏見街居停主人既許我矣
○敬證來贈金○徹雲見又玄來贈銀○鹽谷咢助
來見贈歳暮儀○遣元恪于伏見街居停主人氏請
借鍵返曰彼欲聞借〔者〕何人證者何人（大阪商賈不欲僦居士人故、余輩）
（掌假商賈名卯僦居）昨日吉喜謂余及藍田曰先生僦居件南
陔公皆屬我矣我將使族音七爲借主自爲證人乃
錄具名及音七名示藍田藍田懷之去謂既示居停
主人也聞元恪言知其未致使往藍田氏取之返曰
居停主人既見吉喜名曰請速送證券券至唯命之

從乃使秋香代吉喜書證券使元恪往示吉喜而請
其印夜元恪返示吉喜印○小一修吉來○遣徹雲
于平佐氏贈金百匹先是平佐爲淡路街僦居借主
故追謝也○召冊藏謀明日雇夫且命召匠兵次郎
○徹雲竊告塾生有違言乃面曉之且使秋香申之
衆悦余於是知徹雲一郎相謀作姦
二十七日
將徙于伏見街雇車夫一名隸三名○辰牌攜徹雲
鶴眠良輔淡路多門玄珉元恪至新居使秋香留守

○昨日臣兵次郎今日使刷匠来猶稱余曰我家新移匠務殷繁非吾子所能了速遣兵次郎来既而兵次郎来辞曰歳暮多事至明春遅速唯命乃命首修井上轆轤○依田葦菴来贈酒肴○馬子吉梅巌来助洒掃○與徽雲赴淡路街故居點撿遺物○屋主使津國屋正兵衛来見所謂守屋者（屋主居或在遠方乃倩近隣人監屋務曰守屋）曰庭上二倉西者屋主所藏物東者既借于隣人公宜用其四分一倉東餘地方二丈唯公所用余曰卽今東隣拔木悉壞餘地如之何正兵衛曰當

限二日歛去○新居玄關三席向東晴甚其北一室[illegible]席是爲食室（食室用卯呼）其次一室四席是爲廚其次一室二席是爲浴室食室庖廚之前有一井其左有棚數架棚之左有湢湢之左戸棚二區（戸棚用卯呼）玄關之西一室二席劃一席爲押入（押入用卯呼）其次一室四席西有窓頗明是爲藏書室其北一室六席晴殆至用燭是爲置自鳴鐘處其北一室六席是爲房房之西一室三席是爲書齋其西一室十二席南北有窓淨且明是爲講堂及接賓客處食堂之西隅有梯登樓樓上西有二室是爲書生居東有二室是爲置罷具處講堂南北有庭南狹北廣有一井焉其左有厠厠上有大梅樹梅側有老松高出屋書齋西北角又有一綠蕚梅傳江南之種房之前有稲生祠介于倉厠之際華表赭塗頗覺殺風景余最識神謀移之清淨之地守屋曰往年既有此識（識）請神神不許乃止余屢移居東都寵涯尤廣濶浪華則四軒坊尤廣而新居亜之便宜則勝焉云○夜室氏及二婢移新居○秋香来告今日事如左華岡直藏来贈菓子及乾豆

窩中西負次郎東送銀今井昌平荻原清順来候新居菊池角左衛門東至原修亭来取所屬書油座善三郎東至（以上六件）○夜塾生往宿洲崎故居

二十八日

雇車夫如昨○善四郎送歳暮儀○藤井吉郎東至○東隣使人歛餘地材木○或送匏（失其名）○夜携馬子吉元恪訪藍田不在遂訪金城遂使元恪過龜休氏告移居（今日事冗祿不遑悉記）○鶴眠私告秀氏遂出二東氏之状

二十九日

作五郎来贈歳暮儀○紅野平左衛門送糟○馬子吉来贈歳暮儀○棚橋平左衛門送歳暮儀○高村興蔵来賀新居○夜室氏携塾生赴平野街買歳暮新年之諸具途病背遽扶還謂将産然不幾痊復常

晦日

彼元恪贈鍚頭参於東西隣家告移居○馬子吉梅洲宗瑞修吾禮輔来候歳暮○先是地震時室氏寄避于宗助氏而家舟又避于善四郎氏今日贈二家

衿算等物或菓子○卯下牌地震本年六月以来地震無数以甲乙品之六月十四日子牌則属甲科十五日卯牌則乙科其前後有丙科丁科十一月四日辰牌則乙科五日申牌則甲科而是夜有乙科丙科本月十四日子牌則丁科今日則丙科云○徹雲出塾○是夜守歳者塾生七人桂秋香廣元恪桐山良輔秦淡路岡村鶴眠国田多門及其弟去帆婢二人阿石阿由○戌牌出浴井池街湯肆○除夜例過子牌始寝今夕以二十日来積勞過疲故亥牌乃寝

日間瑣事備忘録卷一百六

安政二年乙卯元日

余歳四十九與室清水氏兒仁四郎門生桂秋香廣元恪桐山良輔秦淡路岡村鶴眠園田多門及其弟玄珉婢阿石阿由幾迎歳於大阪伏見街新居〇昧爽盥漱著社祚拜皇太神聖像祖先故國而受塾生賀薦屠蘇食糕〇卯下牌携玄珉出賀左右鄰西山作五郎奥村五岳井上主殿佐佐木精洲田能村小虎三執信菴原鶚筱崎訥堂手塚春波至谷口宗助

氏主人供酒松尾元兵衛二宮清三郎出見吉田屋喜太郎等至交杯畢郎出置刺元兵衛清三郎户外出賀岩永彌左衛門士肥才右衛門亦皆供酒豐島屋安五郎等同席賀行德元恭藤井藍田過午返〇今日陰寒地震二次未牌雪〇遣元恪淡路賀百五家筱埼長平後藤春藏原左一郎三餅鍉藏田能村小虎鶚金城吉川松谷玉芝堂林元亨海部屋作五郎上田公主炭屋宗兵衛澤屋伊三郎香川一郎事稱寺奥村五岳井上主殿佐佐木精洲小木八之助荒木吉次西尾善四郎洸心堂永井大次郎吉益掃部雲林院東吾肥前屋又兵衛牛島淵城善行寺日原負薾田邊収平塚口屋小兵衛日野葛民春日寛平平埜屋七五郎灰屋九郎兵衛澤葉藏藤井藍田飾屋小一粟屋隼太德勝寺朝岡李平士井一郎魚住荆石吉田屋喜太郎豐島屋又兵衛南德寺圓照寺辨香屋孔直萩原鹿藏三橋利兵衛藤岡雄哉天満屋佐七和泉屋治郎兵衛池田三郎石橋李長安藤欽哉和泉屋林兵衛神埼屋宗兵衛油屋新兵衛泉脩亭葛岡仲榮了安寺荒物屋市兵衛光德寺橋本大五郎光圓寺妙圓寺明福寺平埜屋甚右衛門稱念寺今井少允淺野左一春德寺花屋菴河内屋吉兵衛妙琳房平澤白翁河内屋茂兵衛開信寺郎應寺仁託寺速水元藏善瑞寺淨源寺河内屋新次郎高村無藏植木三菴淨久寺淨照坊細字金兵衛播磨屋勘次郎錢屋三之助〇遣鶴眠賀十八家野口屋萬次郎岩埼攝津小石林村上秀太郎金子雪渓佐佐木文仲賀川秀哲大熟文叔正福寺覺樹院最勝寺長久寺奥野孫太郎誓得寺造久寺田中秋亭荒川齋宮新宮屋新兵衛遣良輔賀十四家華岡準平加島屋又兵衛備前屋爲兵衛行德元恭有竹屋亘

兵衛中島屋市兵衛家名屋藤兵衛光滿寺加島屋吉兵衛伊賀屋儀兵衛少林石峰金井滕與十郎加賀虎亭寺来賀者三十五人洸心堂牛島順葉渡邊太郎加賀屋作右衛門百足屋又右衛門藤井藍田安藤太郎和泉屋次郎兵衛田邊収平三瓶鍉藏加賀屋喜助荒木吉次澤圓屋正兵衛香川一郎河内屋茂兵衛吉田屋喜太郎米屋善五郎伊丹屋孫助濱口屋喜兵衛加賀屋松兵衛田能村小虎曾我喜一治高純藏眞鍋豐平花岡準平近江屋樫兵衛有馬禮輔朝岡李平西島孫吉阿波賀修吾島屋又四郎西山作五郎安藤欽哉徹雲梅巖

二日

子牌起浴湯肆〇藏塾生曰賢輩爲學須先分陰吝之義一夕飲樂費數千錢而借人之靡屢盡美于衣

服而無買膏油之錢是吝非儉也古人曰儉故能廣賢輩平居不能自儉而蓄有用之費如義何〇為塾生作書如例以移居故每人加一紙〇金雪元祥來賀飲之〇小一來賀贈金百疋（本年始贈金者故記）〇今日凛冽殊甚震一次〇脩吾來介其兄佐渡賢隆相見〇金城來賀與之出賀晩翠且謀塾務主人供飯依田蘆庵至元恪來迎途屬金城曰請為我遣梅巖於秀民民曰欲急相見兄若病須使精一來也〇容秋余西遊室園百家詩未發兌謂鮑翠曰發兌日公請代

我取三十本於河茂氏須之同社曰諾臘尾余歸鮑翠曰彼集以先生不在故買者猶寡僅十五本而止大晦日徽雲告將訪鮑翠余授金二百疋曰聞百家詩買者猶寡吾甚愧於河茂（河茂刻集故）吾子請以此就晩翠氏取二本曰諾既曰日鮑鮑翠氏倉皇既下鑰將待明日附河茂伻送上昨日河茂伻不至乃詰徽雲答曰梟將使晩翠致之至今日猶不致使元恪問其故鮑翠曰徽雲不送金而欲買集故不與也元恪曰大晦日先生既授金矣晩翠曰彼取金而不致我不識其何由〇來賀者十五人（小林八之助　桑原寶齋　永井大次郎　千草屋甚五郎　藤岡雄哉　難波屋仁兵衛　五十川　金屋高村與藏　小石石林　今井昌平　棚橋平右衛門　林泰仙　小山田玄熊　行德元恭　谷口宗助）

三日

遣元恪於徽雲氏告晩翠言徽雲曰翠公與我咸約而食言使我失信我將往問其故且待之〇梅巖來傳秀氏言曰今夕將輿病來謁既而精一來曰秀民痔痛甚故梟來矣余曰為我報秀民兄鶴眠良輔初因兄見我聞彼與徽雲等屢遊妓樓囊無一錢兄請

召之糾其實不〇初余西下使徽雲一郎守塾而一郎來石州稱迎余其言曰尊夫人言地震既定有徽雲在夫子不必速返須直赴九州而還也余大疑其言私謂秋香曰一郎與我言欲發而止者數蓋有奸計也我宜速還浪華塾必有變既還徽雲告塾生皆欲出塾問何故曰皆怨先生歸不勞之余知其與一郎通要我將行奸計將糾之秋香諍曰暫默乃止居數日稍稍聞余西下後徽雲一郎勾引元吉鶴眠良輔渋路馬子吉宗端等日夜游蕩罄竭貲財典刀賣

衣亙假借金錢無復主客也余且信且疑乃就晩翠質之曰信乃授魁翠以一柬曰明夕請召徹雲兄又玄示此柬柬曰客年使徹雲寄塾彼誤塾生耽樂酒色大耗貲財我謂其父兄何明日以後請勿使彼入我門云云又謂魁翠曰此事須用又玄切勿面命曰諾今日欲召布野雲平屬淡路召秀民屬鶴眠良輔召金城屬馬子吉午前既召三子未至徹雲竊來要良輔鶴眠等去曰我既得謁先生矣秋杏聞之告余余怪晩翠違約誤機將走元恪問其故既我來宗瑞

走來傳晩翠言曰昨與先生約今夕召又玄故今朝使人召又玄來至徹雲來直入我室欲強借百家詩二本某曰公既受先生金而欲借於我是詐也彼猶嘵嘵某不耐乃告先生旨曰公既絶於先生我安敢與公交公且退徹雲去〻敢言余曰我不欲徹雲更誤塾生故牧[將]使又玄錮徹雲莫出其戸而翠公面命徹雲故為彼所先惜哉乃使元恪柬晩翠曰機事既誤公宜更召又玄語此件也魁翠答曰又玄召不來蓋徹雲之為也先生且使又玄采〇東鹽谷嘐助召之至乃告徹雲狀曰兄因彼見我我恐兄為彼所誤故云嘐助欲為徹雲謝余曰彼父母兄弟皆厚我此事不必須謝唯宜使彼吐露從前事實為諸被詿誤者結金錢假借之局也兄且見彼曉之嘐助曰諾〇訥堂來致草場佩川柬〇九山來賀贈金百疋〇大村倉郎人來致朝長聲所送乾烏賊一包〇夜遣元恪召又玄至告徹雲狀大駭曰今朝翠公召我我將往徹雲留我曰此必先生買百家詩件也非某自往不辨我曰翠公豈無故而召我子汝莫與徹雲不可疋

出迄曰果然百家詩件也我既以券謝先生先生赦矣阿兄不用旁跐我與我母聞之信疑相半將見先生問之貴伻偶至甚哉弟之欺人也余曰公詰朝往見魁翠曰諾欲之〇使元恪告晩翠曰又玄明日拜趨〇河茂使人來以徹雲旨致百家詩〇今日來賀者九人 田結莊齋治　肥前屋又兵衛　今井小兌　吉川松谷　彼徛長平　山形荷雪　河内屋卯助　加賀屋市六郎　平野屋甚右衛門

四日

昨日召雲平不至今日使淡路招之至乃告徹雲狀

曰一郎淡路初因公見我公須為彼二人周旋一郎
既去公為我責彼淡路猶在公為彼謝我且公與又
玄秀民金城等謀結彼輩金錢出納之局曰諾又玄
至乃介雲平見之晩翠亦至共謀處置又玄欲見金
城晩翠曰我且介公往見皆去〇使多門送良輔於
秀民氏曰仔人犯塾法故退之〇昨夜秀民名鶴胝
往而不返今日神崎屋宗兵衛東曰昨夜鶴胝來寓
鶴之因留宿今朝病不能起敢告乃使杖香東曰鶴
胝有過既絶之吾子宜見秀民問其故名馬子吉面
數其罪使淡路退依雲平〇使元恪名藍田不至〇
春草秋里渡邉太郎各送初會格銀〇小一來〇夜
柳川郎監石松安兵衛使玉井清太者來曰欲拜趨
不識公何時在家答曰每日辰牌〇今日來賀者三
人奥野痛太郎岩永彌左衛門圖嶺

五日

遣元恪於津正氏津圖屋正兵衛稱津正告屋有漏處〇遣元
恪於河茂氏屬搨初會格銀〇使元恪名精一來
〇井改禮太郎來告其書齋即我西隣也〇東畡來

〇河茂來〇買玉芝氏扇三十柄〇宗瑞來亦坐徹
雲一郎黜之〇雲平來為淡路謝〇前日聞一郎所
屬書狀往來記載淡總公閏七月十二日東至而不
見之問徹雲答曰彼東備註淡總先生寄藤井吉郎
等東在中故某披而致之東所載無他事也今日秋
香閱塾內故紙獲淡總公東寓郎閏七月十二日所
發備書直披二字直披者禁餘人觀也而其封既披
東中有以汝有勞於校刻吾家詩贈金五兩吾使南
陵送其替券於吞口氏替券見前須執取之云云乃使元
恪問宗助曰家兄送金五兩券於君乎答曰然既附
河茂矣余知其誤又使元恪往曰家兄送金於我何
關河茂事乎公恐謬聞答曰南陵公東曰須附金於
河茂云云無附金於公之言余大疑之乃召又玄告
其由曰師請為我問令弟披直披東而置諸故紙中
何乎又問東中別有替券乎否又玄未去宗助東至
東曰某過矣南陵公送金十四兩替券曰金九兩須
附河茂金五兩須附家弟某唯記河茂而忘公死罪
欲致金五兩遲速唯命乃謂又玄曰替券案結矣公

且詰披直披柬之故○元日以来無日不地震大抵
屬苹壬科今日子牌則戊科

六日

金雪送小四二十元蓉送書柬紙三百葉利三郎送
銀三戔皆賀新居也○吉次来飲之○雲平携淡路
来謝飲之○淡路歸塾○文玄來傳徹雲言曰淡窓
先生東備書直秋二字一郎誤解直字為速之義既
披之而悟其謂彼既返柬尊夫人謝過矣而在故紙
中實不堪惶悚○蘆菴來○賢了來○金城來○客

年町田元耕來曰小林安石老病且貧其兒年甫十
一欲為隷於先生家何如今日元耕門人大石良悦
來見余傳言元耕曰安石我老友也其兒我宜畜之
然以拙荊將産新添一婢年來薦增數口且新移居
未卜今後家道何如願待數月後報○申牌地震

七日

受塾生賀○高木駒之助來賀贈金百疋及肴○佐
渡賢隆來請見以有客辭致評井信友客冬東去○
小虎使人來言曰公若赴秋里氏招請陪○秀民來

塾生件金城至與焉○鳳儀房惠學及其子大惠來
曰貧寺佛殿落成且馬齒周甲願賜一詩賀我曰諾
○未牌與金城出導小倅至秋里氏客既半散與訪
堂等語小倅先去歸路過翠竹門前（翠竹俗稱布屋勘兵衛居在隣坊）入告移居主人在樓與二客煎茶乃上喫畢出訪
井阪禮太郎不在○匹兵次郎來○龍護來不值秋
香曰家翁欲以十一日會客請臨○使元恪召兵次
郎不至○藤井吉郎使其門人田宮良吉來贈雞肉
且屬寄淡牕公金二百疋及詩券○聞小林安石客

冬卒（告）惠學安石名勝以通稱為字我日田人其父自
筑前來賀（贅）於日田手島氏生安石及其姊數人安石
幼孤學於淡牕公既而漫遊時歸省母余年十二三
始識之後安石住于界二十六七年前一歸我鄉與
余相得甚歡勸余遊上國余使我門人島子石能聞
庵吾（庵吾後稱宗僕三條）先住依焉下帷於界及平野大阪名
田地方一時翕然弟子雲集居二三年二子游蕩大
睽衆望安石東余曰廣門惡聲播上國非先生親至
恐不能救也余來遊實昉於此言既余至界主其家

誼併昆弟無幾其妻與余從者宇都宮尚賢私余知
之禁尚賢勿往安石氏其妻大恨怨余百端安石有
惑志猜成嫌隙余移大阪安石遂納尚賢為義子余
詩之不可乃摘尚賢微罪絶之安石與其妻來淡窓
公及嫂夫人曰旭莊先生跡我困窩田復良讒構云
云淡窓公南陵兄皆規余吳失舊誼余不得已復來
往其家癸卯歲元劑者得譴於宜園來欲依余余拒
之元劑因其友見安石安石悦之將受之余詩之不
可余曰安石氏其有亂乎是歲余移江戸居四年返

安石來候視其顔色頗憔悴曰吾敗家矣甚慚於先
生問其故曰往年吾信内言與先生濶未始識其與
尚賢有奸後我女長而配尚賢則又勸納元劑為義
子而通焉吾始悟逐之於是尚賢事亦覺誘我安女出
奔吾子然獨居日與促債者周旋嗚呼復何言哉余
慰之安石自是忽忽不樂終發中風其妾頗慇懃擧
三子余竊勸其女歸養女乃與尚賢復歸無幾尚賢
死安石益困其女既寡為大阪富人妾携其弟赴焉
其夫送資費於安石養之妾亦竭力奉事安石雖病

得免凍飢無幾其女為夫所棄大歸安石悵悵死哀
哉年益六十一二安石容貌魁梧氣象軒昂善詩及
書又善為人周旋初與余校刻遠思樓詩鈔淡窓公
著上梓者以此為初生平使酒喜訐人之短直言吳
顧嘗從余訪篠小竹大聲言其謁者曰聞此地有學
字為浪外儒内商名篠長者此家毋乃其居乎既見
論難不已終不辭出顧曰此翁不足語也余媿謝小
竹頗異之每與余晤問林安石近何如其面甚長有
諸葛子瑜之風嘗量衣與余同而量身長余二寸有

五分余笑曰公之長我其面也已聞者絶倒嘗候余
相其長子余辭以不識相安石曰先生嘗謂我年近
六十當有三子我問妻齡既近五旬何以復誕育先
生曰令閨怨先歿既而果然我屢語妾曰廣瀬子神
人也其言如龜契妾聞之甚欲先生一相我子余曰
無已一言此兒天下迂豁至愚之人也安石變色曰
有徵乎曰有無徵我豈敢言之問徵何如答曰此兒
骨法言語及態度毫不異其父其父即天下迂豁至
愚之人也故云安石強笑曰然然余不足交友然怙

舊相謳話故相晄莫過安石惠學二人者今亡一个矣哉余既記安石狀謂秋香曰憾不作彼於九原共觀此文也彼常言先生叙事曠前絶後實我邦班掾而世人未知之也〇今日來賀者四人魚住荊石圓照寺宗順井上主殿明福寺善就

八日

敬證來曰明日請如例臨敝廬〇使元愔送銀一兩於渡邊太郎謝不能赴其招〇金城來為良輔鶴賦謝余曰公其見秀民取其證券來曰諾證券為二生保其不貳過也

供糕金城〇訥堂送十三日招劉〇名兵次郎謀修樓上〇菊池溪琴柬至〇田宮良吉來取答藤井吉郎柬不見〇慶磨送肴〇使元愔名八千店主不至〇新居卽醫人矢上氏故居街卒等來乞米或錢每事援矢上氏例余意其詐遣元愔於矢上氏問之果皆詐也〇蘆菴來宿

九日

發數日來所裁寄父兄諸柬於宗助氏淡泊公南陵棣園二兄範治孝也澤兵衛等詳載書狀往來記〇敬證柬曰今日枉駕頻與金城

生乃報金城答曰故人死將出手請辭〇金城來為良輔鶴賦謝乃許其還塾〇晩翠又玄來為徹雲謝余曰徹雲為罪主我欲永絶之然其父母二兄皆我所親善且翠公之請亦不可違故將枉赦之二公請曉彼使與塾生絶唯近我而已曰諾既而私請曰聞本日敬證之招徹雲隨先生從前例然本年特破彼將佐之願使徹雲隨余曰公不見彼壁乎初塗之乾又塗又乾又塗又乾而後糊紙飾之若一朝塗之卽貼紙詎能保其永不壞乎我將飽還徹雲罪而後

赦之今未聞我一言而欲我隨不亦太早乎二子曰然〇金城又為馬子吉謝乃召覩之〇又玄將從余赴敬證氏乃謂金城曰兄所出乎不識何地方曰福島也曰然則途通兄速襄事歸家而待我何如曰諾又玄曰某歸家告貴意于家身復來與晩翠皆去〇室氏娩期在臘尾而延至新年十四五年來例以十四日宴客本年欲待室氏娩畢故未送招劉室氏曰分娩在望後亦未可知請招客如例不然妾不能安意乃召八千店主屬庖事焉〇擁橋平右衛門來賀

且問白客年四月池田道策在其座將借我金先生
私謂豚兒曰止莫借彼翁本年必死既而果然時道
策猶健先生何以知其死乎其與豚兒竊插之今日
左右幸無人願請教余曰偶中也已平右衛門來釋
然乃出瑣事録中所記與元恪問答一則客年十月五日事
示之○中冨英治高安純藏來○午時又玄來乃與
出至安土街使又玄視金城歸否金城從來既而赴
敬證氏主人曰先生常早今日特遅某疑之既使人
迎矣余曰朝來多客某以將出辭彼猶不去故也供

茶及飯如例既而飲招宮埼右仲者至右仲曰十七
八年前某與安宅木脩菴謁先生於月近亭矣余曰
毫不記敬證曰宮埼君自稱曾入先生門而契濶之
久至使先生忘不亦過乎今後頃與我復受教也右
仲悦酉下牌辭又玄送至○小木八之助李平來皆
不值○前日使元恪就木調氏問米價曰一斛直銀
九十五戔余曰太貴恐誤聞也元恪曰不誤乃告吉
次吉次亦以為誤昨日遣元恪復問之返曰直八十
五戔彼言誤矣乃買三苞今日木調送米故記○分遣良輔淺

路多門玄珉元恪鶴眠送招客剳子於諸家仍以十
四日為期○十河襲平來告自江戸歸○圓照寺宗
順來示客臈二十三日詔書曰今日以梵鐘可鑄換
大砲小銃之事□宣下消息曰上卿三條大納言辨
葉室辨奉行職事柳原頭辨□右□太政官符□五
畿内七道諸國司□應以諸國寺院之梵鐘鑄造大
砲小銃事□右正二位行權大納言藤原朝臣實萬
宣奉勅曰夫外寇事情固所深被惱宸襟也况於緇
素何有差異頃年墨夷再果入相摸海岸今秋魯夷

渡來畿内近海國家急務只在海防因欲以諸國寺
院之梵鐘鑄造大砲小銃置海國樞要之地備不虞
速令諸國寺院各存時勢本寺除古來名器及報時
之外其他悉可鑄換大砲為皇國擁護之器及邊海
無事之時復又宜銷兵器以為鮮鐘不可存異議者
國承知依宜行之符到奉行之旨被仰出候事□安
政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權右中辨正五位上兼
左衛門權佐藤原朝臣判□竊思聖武帝課天下立
寺造佛像今則降詔銷鐘作砲亦唯時也世之佞佛

者或疑華舊之非未可與權也唯鐘既成砲則圓頂
者宜成月額今器其器而不人其人猶有憾也○善
四郎來○藍田來余謂之曰聞客年塾生遊蕩徹雲
為其魁而大郎與之通六郎既別自石一皋皮其行
事我不必規束唯事關塾生不得默然彼入吾門兄
為其證人兄須報我意焉曰諾金雪來與藍田去○
東吾來賀新居贈陶皿一枚○蘆庵來

十一日

昨日與金城小帰約赴龍護春草招卯下牌二子至

乃與出至龍護氏主人曰何早初主人報本日之招
余謂秋香曰十一日當赴春草招是例且先約也儒
家招客動數十人太憎後至之客願先赴春草氏歸
路過吾子氏秋香告龍護曰雖我家亦然我不厭早
先生朝食於我何如余曰好故皆不食而來過已牌
未食皆飢余脊私語將後春草氏期且不食而去主
人素下急聞之不耐屢起責其室庖人失期不至主
人縮眉不言余促去亟主人終勵言叱家人小帰等
竊哂曰此客而有此主人不復稱乎亭午始取著頗

有盛饌主人列一沙彌相見曰是蘭溪從弟客年來
此地本意欲學先生然以先生不在權就其習佛書
近將歸鄉復來入貴門也未牌辭金城送至我家以
既饜去小帰約先返其家以待余始坐中島屋市兵
衛有宜來賀新居話移時小帰使兒來促乃出共赴
春草氏諸客既散唯内藤數馬在座既食歸○作五
郎來不值○河蕆使人來送金二朱以賀新居銀一
兩以賀初會○雇春夫○雄哉來贈銀一兩以賀新
居○昨日來雇一刀倚浴室○熊村將曹東送金二

朱以賀新正○脚夫致松田右兵衛鴨尾東右兵衛送金百
疋○雲平來告東遊不值○淨照坊月蕉贈從二位
實仲卿書一紙銀一兩及梅花數枝以賀初會○曹
溪院棋禪師東至○金城來為徹雲謝且曰又玄當
携徹雲來謝而有病欲待其痊恐曠日也請某為替
人可乎余曰可○夜金城携徹雲來謝余數其過而
赦之

十二日

召洗心屬裝潢實仲卿書○雲平來告東遊且謀錦

織一郎件○銭屋三之助來賀○高木駒之助來飯之○此花庵鶯宿送銀一兩買初會○遣元恪於彌左衛門氏屬寄大村諸吏賀新正東十九通及候寒東十九通焉（另送新年作二首于朝長肇）遂之有儀氏屬寄松田右兵衛東焉（送書一紙右兵衛）○順誠來賀○河内林村人淺野和太郎携小帋東來見乞字○屬良輔送宜園百家詩一本及東於茶屋愼次郎○數日不暴暖視寒暑鍼當清明候今夕似觸發

十三日

晨視寒暑鍼當大寒候頃進二十五度矣○春草送華子盆以賀新居○使元恪謂小帋曰請同赴訥堂氏曰諾○已牌至小帋氏將出金城至乃與赴訥堂氏與春草等交杯既食歸○橋本半助來贈銀一朱不値○翠竹來不値○東三餅信庵曰客年十四日澂廬初會請公公不見臨而賜有料僕甚愧愧本年亦欲請公恐公以客年事為例不見臨而有賜也不敢請願以客年所賜為本年之賜惠然來賁幸甚○中谷謙益送金百疋賀新正且請送客年詩稿乃東之曰金子之賜深荷厚誼佳稿臘尾我家轉徙之時偶至門生受置諸架上既而不見不堪惶悚昨日門生屬高木生謝兄兩時實倥偬百務失度伏祈諒恕○了安寺主來賀不値○宗瑞馬子吉蘆庵等來乞助明日諸務○鮑翠來贈銀若干及鮓以謝明日不能來○先是浴室成今日始作湯○八千店主來告本年殊乏肴割烹恐不能悉仍舊例余曰其數不可減其物代用亦可

十四日

夜來雪下數寸寒勝嚴冬○諫山東作自京師來見○已牌客稍稍集希使人促八千店店主婦携一婢二僕至○已下牌講中庸首章畢客既集乃供酒食如例至午下牌畢既埽席返龜人比暮介眉至島又偶來告將之雲州乃並饍之去齋宮至日歿去往年此會客皆沈醉費酒殆四五斗多至成牌嚴丁未以後客稍早去酒一年減一年而客亦稍減至本年客尤少散尤早復可以觀世情之變書而至此撿客年日錄亦有此感而今年比客年更甚客僅六十人（善四）

郎大輔脩吾詡堂宗助春草婺園徽雲敬諡季三郎
三之助荊石雄哉精一精右衛門元祥杲吾順榮梅
洲小帰金城作五郎九山小一了俊宗順玉芝宗瑞
利圍个眉石林眞石之子某萬次郎歆哉寉眠慶馨
梅嵓馬子吉河卯禮輔純藏秋里仲擧龍蘐矢五郎
金雪圓嶺齋宮良輔淡路秋香多聞玄祇荷雪襲平
信菴書仙元
恰東作得倍
招而不至者六十餘人不來而贈金銀
及物者十二人
月蕉河哉有室平右衛門玄佐中市
半助晩翠鷺循蘆庵春波渡邉木郎

○京師人濵田屋宗兵衛者東塾生曰客冬某送信
州福島寺澤順喜詩巻乞正先生諸君答曰拙師不
在也爾後屢請返稿而不返某無辭於順喜請返之
先生若既歸賜評返之更幸甚客年徽雲送示塾中

日記中載八月二十一日京人大和屋永次郎送寺
澤順喜金子在中東及岡永菊洲副東告先生不在
乃復取其東去而忽宗兵衛有此東蓋塾生疎漏之
為欲詰徽雲召之不至○藤井吉郎東至○前日蘆
庵請刻余新年詩而附其詩許之今日見刻紙其詩
在余前且書法高余詩一字自書其號而書余名一
如師之於弟子乃謂秋香曰蘆庵欲北面於我我未
許彼忽使我北面吾子與徽雲甘受之乎盍詰之

十五日

使元恰召徽雲來乃告寺澤順喜件曰某未嘗識之
余曰吾子既送日記於我今欲以不識二字了此局
我亦不識吾子心腹也曰客年當此等件者某外有
一郎政之助等未知誰受之彼必藏我證書視其書
跡其人可知矣余曰善又問蘆庵件曰某既書蘆庵
詩居數日蘆庵復請書先生詩某率然應之未始知
其合刻也又召秋香詰之曰聞吾子書吾詩草未視
彼書法即書我名何也答曰蘆菴未始示其詩唯請
某書先生詩某亦不知其並刻如是也余曰然則二

子罪當從末減且使蘆庵改刻曰諾○馬子吉宗瑞
來謝○晩翠来○淺野左一来贈銀謝昨日不能至
之故且介伊勢人野田治部助相見○室氏腹痛甚
使元恰召雄哉至診之曰蓋分娩兆不必患既而秀
民來其言如雄哉曰令閨症似疝然不可以温石熱
鹽熨之兒在胎中猶卵凢卵在水中百日無腐一近
熱灰即腐胎亦然畏熱不畏寒也○瀧川玄亭來曰
客冬勝間尚輔卒某冒其姓改名尚越仍住其故宅
○友月来賀新居與圍棋○高安純藏來○濵田屋

宗兵衛俘至乃使秋香接又東宗兵衛告客年八月
二十八日塾生日記所載○惠學來贈凍豆腐促我
詩○聞藍田從於六郎故居夜携乃秋香訪之贈金二
朱○始使阿由我抱仁也瞻仁也常不離室氏懷余
預思分娩時之事雇由我而仁也不肯親之室氏亦
不欲遠仁也荏苒至今日始使由我抱○夜室氏腹
疼不止使元恪召穩婆至曰産期未可我去使元恪
買藥○大輔脩吾來謝○芝川來示印函曰直賤○
劉三郎來飲之○蘆菴送擣○平佐來謀故居件十

年前余因平佐謀僦居件平佐因阿波荘者借冨藤
氏淡路街別宅爾時荘賣宅之附物於我五六金附物
見前居數年荘卒冨藤老而耄其妻吝而貪欲名余所
買附物所謂附物附物見前○為其家之有且以塾生造余未
歸而移居他處為違初約彼詐言先生曾有終身不移居之約藉詐之
平佐平佐責其妄作之既而來欲余親往點撿附物
余曰諾○賢了來贈金百匹謝十四日不能來故○
友月來○申上牌室氏腹益疼又召穩婆至下牌男
子生○地震後此地屋宅動搖異常新居尤甚塾生

居樓樓上有步者則樓下柱壁悉鳴室氏患之使塾
生下居食堂及玄關○夜與三郎飲欲留之固辭去

十七日

穩婆來洗兒○往年室氏産阿義污血不多下爾後
屢妻血症今度亦然召秀民告其狀秀民使鶴眠調
藥○中市贈菓子中島屋市兵衛以下倣曰中市○惠學來取所囑
詩○遣元恪於柏喜氏發寄島田小太郎紅野平左
衛門能村將曹東贈三子以新年詩遂之晩翠氏致東來白
邦俗始乳兒男子則必乞客年誕女子者女則反之

願乞令聞乳倍冬晩翠室産女答曰諾又致謝東賢了月蕉
河茂棚橋四家初會四子不來而贈金故酬以書畫○東作劉三郎來
介秀民相見○蘆庵來○野田治部助來乃屬寄齋
藤拙堂東送草稿一卷及金二朱於拙堂○申牌與三郎東作出飲
於江山亭日沒歸○僧賓誠來賀春禧○先是駒之
助屬日本年家翁周甲某欲作書畫怙壽之訖彩絹
十片而去今日東致潤筆金五百匹曰欲乞書畫各
五請選其人○植木三庵奥埜彌太郎來賀不值○
訥堂使人來致三木愼三郎柬○新居主名係吉田

屋音七九彩居者必有證人（音七證人即吉喜也）又有寺僧證書名寺送其辭曰伊人即我檀越世世阿宗決非奉異端邪教者也余既致吉喜證券於屋主寺送未至今日遣多門於吉喜氏促之○大和屋善三郎者來致鹽田松園新正東○春日寬平東送銀一包○戊牌與三郎東作出途使元格導東作訪秀氏余導三郎訪金城友上牌歸留二子宿

十八日

昧爽三郎東作去○昨日使秋香詣蘆菴未服今日

名徽雲告其由又使之曉○龍護來曰江戶人樋口謙齋來此地以二十四日邀諸名流舟遊請臨余曰我十一吟社亦將以二十四日集請卜他日○梅洲來○敬證來○秀民來診室氏○宗助贈金二朱以賀兒誕且致萬代謙受東客冬秋香遺院庄詩揭示於謙受氏謙受送之○友玄來告將遊長谷川桂山氏○芝川來不見○昌平來贈金一朱謝十四日不能來之故○島又來告將遊雲石○兵次郎來將修樓乃謂之曰室有病者須延數日

十九日

島又來乃屬寄泰主殿錦織周泉東（始報一郎所狀於主殿）○濵田屋宗兵衛來致寺澤順喜金子在中東且謝曰客年大和屋永三郎聞先生不在不致此東而歸當返之於我而不返我誤謂猶在先生許也屢促之先生不在貴門生答以先生未歸而未曾言及永三郎我益謂其在先生許莫疑前日聞先生言始疑其在永三郎氏歸問之果然我慮不及此死罪死罪順喜東曰某福島修驗者也好詩夙慕先生高名欲受教

憾不得好媒偶岡永蘭洲翁至稱先生故人也因乞翁東通鄙名於左右（副有洲東）蘭伏祈錄鄙名於門下藉永託郵筒乞詩文正也○遣元格於鉋翠氏乞乳○遣淡路於又玄氏屬寄桂山東且告濵田屋宗兵衛言於徽雲○穩婆來洗兒○午前金城來與之出赴小甫氏龍護在座曰樋口謙齋將還江戶其招不得改卜日聞十一吟社二十四日之會猶未定也改其日何如金城聞之曰二十四日會主即善四郎也某且與之謀而報先生既食歸○藍田自小甫氏歸路

來見○星陂讃岐守東乞梅詩○新宮屋清兵衛贈
海苔及鮓𨡛以書扇○使淡路屬寄作雲石故人東
十餘通於島又內藤熊藏北山冬松大村斐夫妹尾謙三郎浩介師森脇忠兵衛島屋嘉藏勝部義八郎恒松與吉郎父子伊藤顯藏諸人也皆錄近作詩寄之○送金百匹於熊藏屬送院庄詩摘本○蘆菴來請見余曰方有事姑遲蘆菴不懌去○
昨日今日皆地震蓋屬庚科○數日暴暖視寒暑鍼
當穀雨候

二十日

使元恪發寄淡𦗟公南陵兄東於宗勛氏寄清冰麻

之丞藤永玄吉古谷道安東於長府邸監飯田橘馬
氏皆報兒誕也○送院莊詩摘本於淡窓公○智欣來謝十四日不能來
○使元恪發答萬代謙受東於備禺氏○石峰來飯
之曰聞東郊梅花既好先生無意往觀乎余曰善乃
將與出遇善四郎舍人宗勛於門致善四郎東東曰
敝廬會初卜二十四日然有故欲改卜二十八日若
二十九日唯先生意乃謂宗勛曰二十八日僧徒多
務二十九日可至金城氏金䂨請從訪芝川晩翠皆
不在渡久寶寺橋至桃谷西畔將雨石峯曰某有所
識且借傘入西畔一家出曰請入一婦人隔𦗟揺呼
金城曰公何不入石峯曰此我所識河内田中某妾
宅也踞牀端喫茶雨聲在檐婦人見年可二十頗有
姿首苦請曰先生若不遇雨安敢臨婢輩之居乎乃
入其室婦人供酒有素障金曰我輩畫之先生贊之
以謝夫人厚意何如余曰善既成婦人喜謝申下牌
借雨具出至桃谷梅閣者半斜風吹雨乃北折入街
至内本街石峰別去送金城至其家疲甚台隣媪按
摩者使馬子吉報元恪馬子吉金城氏寓元恪來迎余出百

前二所○申牌杏山東曰欲迎九山喫茶請臨答曰
方作字畢即往○至杏山氏主人不在乃訪東畡不
在訪涼雲復至杏山氏主人見謝曰今者隣有卒中
風者往診矣既坐九山至茶畢酒出香川一郎至戌
牌元恪來迎○亥牌仁也在河由幾懐太啼而起余
與室氏出視之良久能言又泣問腹痛乎曰否室氏
曰兒未寢悪熱脱衣矣問服藥乎曰服鶴胝君藥二
貼矣余曰鶴胝必用桂枝問藥有餘汁乎曰有乃嗅
之桂香徹鼻余曰果然乃調寒冷劑二○帖服之暫瞑

藏東吾大振大輔脩吾大保秋香良輔元恪淡路多門宦眠玄琟順榮○石峰來○藤
島使人來致揖野淳吉郎本月五日東即載答東中
包寄泉淺右衛門古和安宅東淳吉郎贈金二朱酧以書扇一柄○贈淺
右衛門一安先書扇各一柄使元恪往屬之藤島○使元恪屬答鹽
田松園東於大和屋善三郎贈書扇一柄松園○大振介出
雲僧大保相見請受教○吳北渚使人來致幽口膣
齋詩卷○芝川來○藤本芳造來賀移居及新禧○
穩婆來洗兒乃報以金百及有資銀一兩勝資銀三
戔帶資銀三戔襁資銀三戔○名兒曰正吉供粢神

錢附金城曰明日以此雇一力返雨具於田中氏○
石林文叔芝川李平來皆不值○小木八之助送金
乞字

二十一日

小帋晨來受業近年余每朝口授文章使諸子筆錄
然諸子不出半年而休獨小帋三年如一日其精勤
非餘人之所及也今年亦將以此為始故記○塾生
十人贈金賀兒誕秋香良輔淡路元恪宦眠多門玄琟宗瑞馬子吉○始講
小學及莊子聽者二十二人晩翠敬譴徽雲宗順小帋金城馬子吉禮輔純

又啼如初余曰我家供鬼神粢或酒而不撤輒兒啼
自往年然今日所供神前飯既撤乎室氏曰必徹也
余曰必者何乎曰從來命元恪逮徹無今日特不徹
之故也余曰必不徹也室氏曰何以知之曰以仁也
啼室氏曰豈有此理乃使阿由幾提燈視神前果皆
未徹室氏曰妾始信鬼神之理比天明仁也始瞻

二十二日

安麿宗助利圓順誠來聽講以後不必記○芝川來○昨
日吉喜使人來致寺送寺送見前今日津正使人來促僦

居所物狀附物見前及寺送乃使元恪致寺送曰室有病
者附物未能點撿且俟他日○使良輔淡路元恪採
淡路街故宅襍卉而樹之庭上及倉側隙地○吉川
見琢來留之宿○使鶴眠求紫圓○夜蘆菴來見且
謝且怒又招元恪秋香互相難詰余恐其終致嫌隙
勤說亂之既而釋然初蘆菴見秋香自知其非欲半
截刻紙而捨余詩借刀秋香不與曰無乃欲携紙去
秋香不許曰公陽為截之實仍用此也蘆菴愠謂我
是男子漢而謂我食言乎故來辨云○京師人廣瀨

筑前介來謂見以其與紹介拒之固請不已蘆菴在
座曰某曾聞其人喜名者盍一見之乃引接呈金百
匹為束脩請今後受詩正又呈邦詞一首曰初不得
見時作(日能茂登甫仁保恵留禄登於茂飛 我也佐佐奴旭逮訪我多流登波)其意益
言夜訪梅墩旭日書莊不見主人○亥牌既寢胸肋
彎急欲吐不吐室氏驚起呼見琢鶴眠玄恪交按摩
良久痊蓋蓐取仁也所手相喉之頗酸樹蔚滯胸膈故
爾

二十三日

使玄珉屬寄江户諸子東於宗助氏(簡堂君坪井信 良容貝健三良)
(平井十兵衛西川元正 等○送新年詩於信良)○宗助致南陵兄本月九日
東○使元恪屬寄秋雄兄東於宗助氏(内包答南陵 兄東○先是)
(東南陵兄屬送茂莊詩楣本及 秋香所作新居圖於淡窓公)○兵次郎來脩樓○
松森三朴東至○石橋李長來告移居道修街○遣
元恪於河新氏大脯氏問渡邊順八郎消息○見琢
去

二十四日

藤井吉郎東促其詩卷評卽發答東○布埜雲平來

○使元恪發答三朴東於伊丹藤氏答野添道也東
於長谷川平蔵氏○禮輔來介凉雲門人紀伊人前
山元章備後人米田俊蔵相見請受教○能村將曹
答東至送金二朱賀兒誕○申性年江户所作諭書
生文一篇於塾生

二十五日

吉喜使人來贈金百匹以賀新居紬半段以賀兒誕
○能村氏俾來取答東乃送室園百家詩一本(送星 陵護)
(岐阜所乞梅花 詩子將曹屬致)○藤本芳造來告歸家乃屬寄德永

熊蔵凉光寺乘蹇來(送新年詩 於余塞)○大村中村悦左衛
門使人來送鰤脯二雙東曰某將赴東都云云余未
識悅左衛門為何人疑禮助或章助○使多門屬寄
南陵兄東於宗助○藍田來贈金一朱以賀初會紅
染木綿數尺以賀兒誕又致河野碩菴金子在中東
乃飲之既而與出訪金雪主人將赴後藤氏招乃辭
出主人曰憾不得羞一獻出所畜鳧肉贈余今日丁
天滿祠初祭雨新止遊人塞街遂見一轎蔽以朱氈
舦上加緋縮緬渡橋而來萬人呼曰喃呻轎來爭就

馬蓋天保新令後繁華大減近年衰警頻數加以地
震人氣日赴衰颯故官令復壬寅以前云舁轎者呼
哺咿哺咿哺咿使人避之聲舊無定字今暫用哺咿二字
渡大江橋及浪華小大橋訪吉次吉次問曰棣園公
病何如余曰數日前南陔書中有棣園疾應稍愈之
語耳吉次乃示南陔兄本月四日東中有棣園疾病
恐難救僕將束裝還家棣園病狀君須問之旭荘也
之語余曰蓋南陔報棣園病於我其東未至也已

二十六日

立賣壕人某來致方山玄圃本月東○島田小太郎
東送金一朱以賀新正曰久不聞公消息疑遠游也
先是使元恪發寄小太郎東於柏喜氏既經一旬矣
乃使元恪詰柏喜答曰貴東登時發了而島田公有
此東何也明日問西宮脚夫而報○乾良平來見曰
某坐事客膓來寓於此地問何事曰我鄉人欲受業
於大熊文叔某紹介之其人以某故出入林泰仙氏
（良平舊林氏門人）終矯泰仙旨借諸店絹布器具悉典賣之
以供遊蕩之費負債前後數十百金而出奔不知其
所往債主尤泰仙泰仙亦尤某議論不決方鬱悶矣
余曰此非自作之孽須就我問字逍遙送日以待結
局耳良平曰善哉○先是松園爲寄田沼侯家臣某
東今日令良平致之（侯方爲大坂城副鎮）○見琢來寓○晚翠
贈木綿五把銀三戔以賀兒誕○烹金雪所贈鳧肉
以招藍田○木牌與藍田出元恪玄珉從藍田途別
訪宗助聞中村段右衛門自江戸至欲晤之不在乃
屬宗助贈席店羊羹客年仲冬徙於中島時徹雲等
託我家具於宗助徙於伏見坊時取之昨日余謂室

氏曰客夏所用蘭席猶餘數片不知安在曰在倉樓
使元恪撿之不見室氏曰然則猶在府内倉邸也元
恪曰當時徹雲等有託府内邸諸物目録乃閲録中
載備後蘭席一包云云余曰備後蘭席本二包徹雲
誤書一包宗助因録點撿而遂之而已其一包猶在
倉邸明矣今日告其由宗助宗助導入倉果在焉既
出使元恪之樋屋市次郎氏屬答藤井吉郎東馬（返郎吉二）
詩稿（卷）訪彌左衛門主人曰江戸厳下邸火寡君姊爲
松平泉州世子夫人者卒故方遏密問中村悦左衛

門君在何舍乎曰在監察氏北舍乃往館之悅左衛門見視之禮助也大喜話舊余贈菓子一筐主人曰十餘年前拜別後家翁豚兒相繼卒近年母卒皆公所厚故告余曰近日願陪野游出訪春波黃昏歸

二十七日

油屋善三郎東促淡牕公書乃發答東○講後謂鮑翠曰公誕女而未賀欲獻樽酒然寒家乏罇願使貴僕携樽來取曰諾既而僕來另送鰤脯一箇○德永熊藏來賀新正○藤井吉郎伻來促答東答曰昨日

既發于樋市氏矣○兵次郎功竣乃雇一力歛土木且命與元恪取淡路街故宅遺具○贊了贈兒涎挂(涎挂漢名未聞如領巾以防涎也)○午後携狄香等至淡路街故宅呂平佐點撿附物而簿錄之以授焉(附物見前)○芝川來取印函直金一兩二歩○申牌携玄珉赴晚翠招賢了敬譫在座使玄珉歸路過河茂氏致東(將買空國百家詩十五本)鮑翠供飯日沒二子先生(去)余獨留畫圖下牌元恪來迎歸路訪金城○十日來陰霾乍暖乍寒今日始晴春意盎然

二十八日

昨夜夢作張魏公敗于符離論覺猶記十二言曰抓雖善走不能捕狗力不敵也○東九山曰前日公有埜游之約期以今日不識公果踐約乎今日好晴公不遊吾將獨游何如答曰午前拜趨○使兵次郎鑿東隅壁作窓又徹戶側壁另開戶○敬譫贈金二朱播磨屋秀太郎贈紅染木綿八尺雄哉贈茄子囊皆賀兒誕也○洗心來賣唐紙百葉○呂秀太郎買紅黃色綿縞各五尺作二旗獻之庭上緇生祠(旗書仁正二兒

名)○河茂來見余曰吾子常使童子來取書藉直既去數日後返我金曰此係贋物人或不悅盡遣長者能識金者來乎河茂曰某知過今後不敢復爾乃約持金出門則不復受之問梅墩詩鈔四編清寫未成乎河茂曰某屬清寫件於江戶須茂舍人數促之不答近彼地火疑或燬願作一東責我我將送示彼舍人○秀民來乃乞診余曰吾近日無故發怒左半身煩不仁秀民曰此症因積勞損精神而發者尤可畏空拋萬務逍遙遊步以循環氣血不然恐難濟也○

良平來告別〇秀氏介藥商有山屋者相見乃買大黃覇王鹽甘草（大黃一斤直銀百八十錢）〇蘆菴來方話善四郎舍人宗助來曰善四郎今朝自吹田至經營明日吟社集會事忽與居停主人違言大嗔將携孥類移於他家然則明日之會不可必也某諍不可如之何蘆庵聞之曰某往曉彼告以先生旨何如余曰善與宗助去〇惠念寺雲崖來謂元恪曰某急坐上不敢見先生歸後來謁去〇九山來曰某將赴某邸抬歸路相過〇高木駒之助東從所屬書〇申下牌九山來

導出至中島余曰前日傳公言於春波甚喜（九山以春波杜門憂鬱欲以酒食慰之）乃訪春波勸出遊春波曰公等先往日沒追從至平辰亭將飲余飢甚促飯主婦供鷄蛋蒸鰻鱺（蒸用抑呼）余先下箸硬且臭停箸曰生來未見之奇味九山命撤之改炙鰻鱺食且飲醉甚乃借一隸先歸初竹皮包鰻鱺一臠授之隸隸不致去使元恪追之不及既寢又來叩戶致之

二十九日

兵次郎來鑿東隅壁作窓〇徹雲來贈銀三錢以賀見誕以本日丁即淨公忌辰留之供飯〇先是江戶人樋口謙齋見龍護謀以本月念四日會諸聞人龍護屬余招金城小島等且停善四郎本日會既而謙齋東龍護請延期為二月朔余視其東欺詐百出乃謂秋香曰尊翁必為此胡所賣而嗔矣龍護又屬余招藍田金雪余謂諸人曰謙齋浪子耳必變約公等莫信今朝金雪送示龍護柬柬曰謙齋又欲延期我無顏復於諸君僕老矣為孤所魅一至此哉余謂秋香曰尊翁宜自思不明之過何必嗔〇善四郎來乃

勸其節怒善四郎曰某遇妻孥婢僕甚慈而怒何怒之有余哂曰善善〇大彌使人來致渡邊順八郎柬及其所送奉書紙二帖雲冊一圈秘書六冊〇津山倉郎人來致內藤熊蔵及其所送糟漬香魚一筐〇關春和柬至寄十六島海苔〇先是既裁寄順八郎柬乃更裁答柬送近製詩二首空園百家一本十六島海苔一包及贈內山七郎右衛門書二紙使元恪屬之大彌氏〇使元恪屬寄熊谷三左衛門柬於大阪屋負次郎（贈淺草海苔及書二紙於三左衛門）〇呂洗心屬乞諸聞

人書（高木駒之助所屬）○蘆菴來○龍護來○午後小帇來與赴善四郎氏晩翠等在座杏山賢了九山小一不至餘皆會於是設社約掂鬮定會主次序而録之曰某當何月又預定十二月課題録之客聞主人善怒皆相誡飯出初椀麥飯加松魚汁及蘿蔔者而二椀則無紫蘇因有一椀紫蘇盡二椀汁亦盡三椀蘿蔔盡四椀飯盡主人嗔之語主人終不能怒客不覺絶倒○牌與小帇先出途遇金城隣家按摩嫗拉返○佐渡見隆來致坪井信友柬不値○宗助柬致段右衛門所贈藤紙三葉

二月朔

玄珉代元恪為學僕元恪入塾○受塾生賀○徹雲來賀曰今夕澂寺有淨瑠璃會（淨瑠璃見前）請使尊夫人臨○春草門人中下千吉來乞字○作五郎來贈金二朱以賀移居○今日上午丁稲生祭群兒來梟庭上祠前打鼓不堪喧聒○作赤小豆飯使秋香迎藍田李平李平至藍田不至玉芝來介深埜新田人山中又次郎相見請受教乃供飯塾生及善四郎禮輔馬子吉等與焉○堀田玄甫來（玄甫名義三）○使玄珉就宗助氏取淡總公所賜金五兩遂致柬於中村悦左衛門約明日之游○宗助使人來送蘭席一束○今朝與小帇約赴敬證招午後使人來辭乃携塾生數人出使玄珉走報金城（昨日有約）亦辭乃至晩翠氏塾生皆去與晩翠出過清水谷真田山側梅花悉開連墝碧桃交焉至桃谷梅花半在地本日上午而朔而彼岸會初日而快晴故游人男婦老壯滿埜寒巷末下牌至敬證氏主人曰向所既使僕往迎矣供茶及酒

日沒辭晩翠途別玄珉來迎亥牌歸○秋香告曰今日申牌地震三次尊夫人以下皆出避於倉側隙地矣余曰吾在途不識也○元章俊蔵欽哉脩吾來賀○桂園來賀新正不値○鹽谷甥助來告自伊勢歸不値

二日

淺野左一來致野田治部助所送印府一卷乞字○兵次郎來另雇一力塗壁脩天窓（天窓用邦呼）○玄珉出長谷川桂山柬曰此徹雲氏所致（桂山贈金二朱）○光專寺

周友來〇桐橋八郎東至〇藤井吉郎客東至（吉郎贈羊）美使玄珉往迎中村悦左衛門至供飯既而與之出元恪從將遊新山桃谷地方悦左衛門曰既矣乃至櫻祠花未開遊人猶稀清閒適意投宮宗店而飲既渡源八渡至閘口臨水梅花太佳沿渠下至呉樸山雨避于店頭不止使元恪走就介眉氏借傘約待於姪子祠傘至雨稍微渡浪華橋至江山亭買飯返傘於介眉氏黄昏與悦左衛門別歸〇樋口柳齋東至〇高木駒之助東至〇安藤退藏來不値〇善四郎

妻來送縞縮緬以賀兒誕不値

三日

敬證來贈江戸醃菜蔔留之而飲〇兵次郎來薦疊工及巧者相見（疊工見前）乃命脩席鏝辟又名洗心命糊障子〇弓場五郎兵衛來贈香蘭及扇二柄而屬贈南陔棣園二兄扇二函余曰扇君所買乎所製乎答曰買也余曰君以製紙為業何不贈所製而贈所買乎曰畏非禮也余曰是禮也〇先是余謂徵雲曰客年吾子時我不在引蘆庵入塾我素不識蘆菴然吾子所善我不敢拒之夫交初疎後親可初親後疎不可彼既我親勢難疎之我將以吾子為紹介也今日來告曰有母在不敢為未識平素之人紹介也余曰善吾子親告蘆菴去蘆菴來見曰徵師行與口違其亦慙因如是人見生（先）生願異日以他人為紹介入先生門〇春草東送茄子囊以賀兒誕且問海莊所居〇山本仁平勝部義八郎松林寺恬兮東至皆送十六島海苔淡路問曰三人所贈同是禮乎余曰雲人每信贈海苔人人皆然夫禮尚從時宜不必固執也

此與弓場氏斟酌乃可〇買木調米三苞〇惠學送糕及扇二柄（扇刻余所贈詩貼之）〇使玄珉發答高木駒之助東於平五氏

四日

金城致山中又次郎所贈野菜及羊羹〇芳造來入塾其兄善右衛門贈金以賀兒誕〇疊工二人來脩席〇雇春夫〇芳造致泉憲答東〇先是余勸小一養馬子吉為義孫既與徵雲謀携馬子吉晉小一氏今日馬子吉來余曰我將訪安治川地方諸家吾子

空隨我曰諾○兵次郎來取金一兩二步○木下牌
與馬子吉出過荊石門前入訪之使馬子吉告徽雲
曰師空先往小一氏報我將往也馬子吉不返荊石
供酒移晷馬子吉與徽雲至余責其慢謝曰雲方誦
經俟其畢矣乃使徽雲先赴小一氏渡大渡北風凜
冽訪吉喜贈糟漬香魚及書二紙將訪竇誠以日將
沒止復渡大渡至小一氏徽雲見曰今日主人氏皆
不在乃返途過徽雲家其母見供飯且為徽雲謝過
酉上牌出訪藍田金雪在座方飲使馬子吉去藍田

金雪謀蘆菴件曰彼欲以我二人為紹介入先生門
何如余曰我未知其為人故欲必待紹介而已公等
竇為紹介我復何言元珉來迎乃與金雪出途別○
先是使阿由戩保仁也由戩請暇觀戲至夜不返仁
也大啼乃使室氏抱之

五日

圬者來塗樓上壁○辰牌地震益厲戌料○宗助致
淡總公南陵秋雄二兄客臘東皆述棣園兄疾病之
狀○使元愘發寄京師人橘屋兵助東及寄桑名人

伊勢屋六左衛門東於拍喜氏屬〈寄浩然東及海苔／於兵助答樋口柳齋〉
〈東於六／左衛門〉○鶯宿來見曰某所善道修街第一坊人某
欲就先生學敢為先容○熊藏來○秀民使精一來
告卜居平野街乃使良輔鶴眠往助洒掃○見琢之
京師○秋里門人某來見曰前日訪吉田有秋曰日
者廣夫子有梅花發須報之命愚偶多務不能報而
梅零盡請為我善謝夫子余曰幸也縱彼相報我亦
多務不能如約○徽雲毋使人來致醃萊蔔〈昨日余／賞之故〉
○龍護來贈正也涎挂〈涎挂／見前〉⊙淨西府君淨定府君

淨喜府君月忌皆丁初五日余以淨喜公平日喜客
欲以是日供齋諸友而歸詩會乃先擇客招晩翠敬
證金城小庯約午後集晡後散以本月為始小庯以
有事辭勉翠金城未牌至敬證申牌至以夢游月瀨
為題客皆詩成朝來由戩不返仁也屢啼至晩益甚
室氏不懌余坐庖使李三郎等慰仁也故余獨詩不
成酉牌皆散○街卒來曰坊正將吉公寓吉田屋音
七氏之故於奉行局不識公從僕幾名曰五名凡官
法不許羇旅集徒弟故弟子皆歸從僕

六日

圬者來塗講堂壁〇小一送肉糕及羊羹謝前日不在之故〇春波柬屬典唐伯虎書一幅於九山借金三十兩〇町田元耕柬為土人乞書〇元恭送紅染木綿一丈六尺以賀兒誕且致元真新正五日柬〇先是發寄島田小太郎柬於柏喜氏既而聞其未達使元恪詰之柏喜依違不敢確答乃復柬小太郎問之今日答柬至曰先生正月十七日柬未至乃使元恪亦柬於柏喜責之〇使元恪發河野碩菴所屬書及寄柴六郎柬於藍田氏〇北國屋八兵衛來告秀民卜居〇昨日來雨不止不堪無聊招藍田不至金雪偶至乃供酒比撤藍田至又飲黄昏藍田去金雪留為余按摩〇高村興蔵送饅頭一筐

七日

圬者來如昨〇雇洗心糊障子及佛室〇敬證贈加羅紙二十葉（加羅紙用非呼）〇小一來贈紅染木綿八尺以賀兒誕且告病不能厠十一吟社〇初樓上東西各二室拶屬中央西明東暗塾生皆居西其下即室氏

所居蓋此地地震後每家棟梁梢鬆柱壁亦搖而新居尤甚樓上有起卧者輙搖動常疑地震室氏深病之於是脩東室新開牖於其南北及東又塗壁今日始成移塾生焉又脩西室糊障子將移余几案而為講席〇玉芝與山形文平來告本月二十二日為石原香處設追悼會於兒角亭〇高良山僧正恩公來訪曰貧道為三原梅花來因遊此地余曰公盍遂探月瀬月瀬梅花十陪三原矣恩公欣然欲往供酒話舊晩去〇春草柬乞字〇使玄珉柬悦左衛門贈糟漬香魚一尾

八日

洗心來〇疊工來脩講堂席（疊工見前）〇始講樓上〇鴇助來贈金一朱以賀兒誕且請覽余所蔵秘書乃招藍田至與讀滿清紀事一卷此書不識誰著疑米利堅人學清國者所作紀洪秀泉據南京始末頗詳而極瑣褋中載秀泉及其丞相某檄文二通比明祖代元諭文蕪褋甚秀泉所署大司馬錢江者蓋居劉青田地者然其文既不足觀則其事業亦可想也唯其

所居南京正殿挂二聯其一曰偉責三千直掃幽燕之地龍飛九五更開堯舜之天稍快供二子飲〇惠學來謝金百疋(先是乞詩)〇秀民來〇舷村將曹柬送茶一筐〇招絹商姪子屋者買兒新衣〇長谷川平蔵來為塾添道也乞書〇芝川來曰某有紫檀阜直甚㢘公無意一覧乎余曰善〇申下牌携玄珉出訪秀民新居(在佛光寺門前)不在鶴眠在座欲供茶乃使玄珉先行導金城約會於中橋街而往玄珉走來曰金城既遅行半丁金城來迎玄珉去與至芝川氏觀阜時既

昏訪鬼翠主人供蕎麥罰牌歸至金城氏玄珉在焉〇屬寄町田元耕柬於金城(元耕乞詩及書〇屬寄挂圖柬於元耕)

九日

近及疊工坊者功竣〇令塾生休課洒掃諸室移余書籍及文房襍具於樓上〇小一既辭吟社本月無會主乃與小偉金城謀名徵雲藍田商議遂定十一日會小偉氏〇友月來〇講後敬證曰翠師欲迎友月詩會先生午食於我而同往何如余曰善敬證先去〇藤井吉郎東乞詩正(送獨活及筆頭菜)〇屬秋香賣古轎二於轎商直金二歩〇午前與友月出至秀氏氏借其僕柬秋香等屬所故席於疊工至敬證氏主人曰先生平日與人約常先期至近來常後期至何也余曰新居多故不得已也既食與友月圍棋申牌至晩翠氏徵雲在座金城至用放翁閼極有作題及韻而賦(詩載集)酉上牌辭攜友月歸留之宿〇高木駒之助送鴈杕及空函不鮮其故

十日

雇針工(男子執女工者)〇昨日坐樓視吉郎東使人置諸樓

下案上既移案不見之乃問為余使者曰無其人今日馬子吉曰吾受夫子命置柬案上以千字文法帖壓之矣皆曰帖昨日既斂於函而不見柬乃使塾主大案終獲於書筐上〇柬訥堂曰瀨廬拮据粗畢請與春秋二老臨十二日若十三日十四日唯命〇使玄珉屬寄淡䑛公南陔棣園二兄範治孝也源兵衛柬於宗助(送弓場五郎兵衛所屬扇一筐於南陔兄)〇吉次贈鶴肉〇申牌携秋香元恪出訪吉次不在訪兵次郎使其導觀別墅數區謀買之見種樹者方作枳籬及槿籬竹籬

板籬問其直曰六尺為一間枳一間直五戔五分攉
四戔竹八戔板十戔此地以皇居經營故竹板皆加
一戔五分矣兵次郎去過鬼子母祠側經北野投鮓
萬店夕食而歸〇藤井吉郎伻來致東先是裁答吉
郎東二通屬之玄琡今日余不在玄琡附之伻〇戌
牌玄琡致範治孝也聯名正月十二日東曰京師人
俵屋者帶至余未披封哭謂室氏曰嘻我兄棣園歿
矣室氏曰公何以知之余曰東其薄傍無平安二字
故爾東曰棣園公臘月病醫曰癰也不足患今日譏

逝敢訃大人疾復常（大人謂淡牕公）公不必千里奔喪云云
兄諱貞基字叔信棣園其號也初名梅吉後改伸平
又改三右衛門初先考男女之子十人長姊早歿次
淡牕兄次孝悌烈姊次莊三郎兄夭次南陔兄次麻
生氏姊次棣園兄次秋雄兄次兄某夭而尤季即謙
也自謙生四十四年兄四人姊一人皆健每同人相
會余常詫我家壽考六年前麻生氏姊歿猶謂婦人
故也今又喪一兄哀哉淡牕公齡尤尊余所父事南
陔兄亞之皆嚴不可近秋雄兄獨和雅然幼出贅故

不相親唯棣園兄自幼相狎猶記余四五歲時宗家
南舍臨溝有栗兄負余打栗毬余墜傷頭先考大嗔
兄遁去又記余八九歲隨兄觀力技於三株松（地名）余
咳涎灑角抵某頭某怒甚兄為余懇謝賜錢而事觧
爾來四十餘年每山水遊賞多相俱而又多相諍余
在界兄首來訪與遊高野又訪于大阪于江戸者數
次初必喜中必怒終必歡洽客年來遊謂余曰我罵
吉次半日而安眠每與卿一違言數日不懌蓋卿悍
獱吾畏其啓怨故爾此卿短所嗚呼如此忠言豈可

復得聞乎哉兄善貨殖不頼仲產別起家積數千金
好赴人之急故雖其行或不踐言人頗德之敵望亞
南陔兄諸侯或迎詢國是馬生平機決過人左余江
戸寓居納妾妾預借一年妝費金六兩居三日謂余
曰彼非端人須逐如所貸金悉賜之無幾余納平野
氏心知其不良而不能恝然常嘆兄之不可及矣客
年潛後情話我家兄弟大兄仲兄壽考未有艾吾其
先死而秋雄次之卿尤豐下必有後者卿欲待六十
歸老不復晚乎恐吾墓木拱矣聞卿嘗謂範次曰吾

甚愛棣園西隣治工所有三面臨水之地彼若肯賣
請預為吾買之吾將歸老鄉實有此意吾將出三十
金買彼地以待之鄉須期知命之年而歸也又白侯
也吾甚愛其聰明吾欲出三百金附鄉而捨此去何
如余笑曰窮未至鬻兒也兄不懌曰鄉衣食頗足故
不欲復如忠也時已矣哉與室氏別曰娘若欲來遊
吾鄉須速也遲則不逭我在亦厚侍也頭詒之如初
余與室氏佐其諄諄異常豈圖其永訣也予客筆兒
頻衰時嫂疾殆不測余謂宮於看侍故爾嫂上舟將
入艙不能步兄抱之去余見兄姿止於此翌日與元
真訪則舟既去矣兄長余九歲本年五十八室豐田
氏無子養仲兄南陔女奈於為女納豐前人吾八郎姓忘其
為壻亦無子又養姪孫海老作及其嫁熊谷為
子將以分其產未果也客臘余自西遊歸始見兄歸
家後所發東辭及嫂病而不及其病本年南陔兄報其
病曰一旦大漸然稍痊變為瘧矣醫曰不足患也忽
有此訃嗚呼哀哉余謂病入冬而發本非瘧也蓋神
經為寒氣所激射不耐歛縮自成寒熱者宜用阿芙

蓉類先鈍神經使之與病不相爭而徐用滋潤劑待
至温煖之時病自退也醫既以瘧視之不初知鈍神
經唯援壯之之藥於是藥與病相戰終敗矣夫命之
脩短由天然余不能不釋然於醫治亦支于情也聞
訃心神昏迷辭不成文唯抒念之所觸而已〇使秋
香東訥堂曰以喪故停十四日招又名金城告不能
赴吟社之會〇東吉次告兄喪

日間瑣事備忘録卷一百七

安政二年乙卯二月十一日

受塾生弔○癈講謂諸子曰二十日復開講○容年敬證迎棣園兄飲兄甚樂謂余曰我與僧交未見如敬公者歸鄉後送糟漬香魚東曰請為我致之敬公及天藤天藤者鄉人草野忠右衛門妻弟素与兄善兄又喜卜肆為人於是欲屬敬證而為兄設齋而予吉次天藤卜肆赴焉呂吉次告之悅余曰公請歸路見天藤告之去既而天藤來曰向者三木屋榮藏來

集不狂榮藏留一東曰謙吉先生以棣園君沒欲迎公于誓得寺供齋云云不識棣園君何人榮藏又何為者余曰棣園即我兄三右衛門榮藏即荒木吉次也天藤愕嘆曰令兄少我十歲一旦至此哉前月東諏賜香魚不識迨未易簀乎○訥堂來乎○送全三步於敬證以當明日費○河茂送梅墩詩鈔第四編清寫一卷曰江户信至阿玉池之火尊集幸免焚毀敢告既而來見余曰清書樣頗肥笨不似初二三編清健蓋筆工皐緩過半年俄遇督促一朝疾書數葉者河茂曰然是与前編同手莫疑唯書樣異也蓋筆工書尊集後又書魏叔之文章售甚故須茂喜魏文書體命依其樣耶（須茂即須原屋茂兵衛為河茂命筆工者）請試刻二三葉不可則止余曰善河茂曰聞尊集第五編將續成而先生有意癈詩而著書竊謂邦人著述之富莫出先生右者不識全集當有幾頁乎曰殆八千餘頁若作活板一頁費不識幾許河茂曰一頁一分然自非百部以上勢難行也若二三十部而止亦頁必不減二三分也余曰若八千頁一部直八百兩千部八萬

兩誰能費至八萬兩乎河茂哂曰公若取三十部餘七十部某將取之余曰何所用曰無所用余曰資無所用物何曰既有著本邦未曾有之書先生亦不可不有刻本邦未曾有之書書林也余喜其膽故記○昨日與秋香元恪點撿屋主所附諸具往往與簿不合乃貼零紙於簿上書其故今日使元恪亦之津正○濱田屋宗兵衛東問寺澤順吾詩卷既賜批乎否乃返其稿（表書宗兵衛名使柏喜發之）○夜室氏携二兒訪吉次妻○夜柏喜使人來謝失十七日所發寄島田小太

郎東責其不遜却之〇未牌地震頗劇然不久止

十二日

善四郎來予〇使元恪告兄喪於春波宗助彌左衛門悅左衛門〇谷口宗助來予乃謀雇脚夫而發鄉信〇辰牌微雨小甪吉次未至使玄珉促之吉次先至乃使其先之天藤氏小甪至乃出至天藤氏導之至敬證氏主人既拂拭堂側茶室設鐔焚香以遲供茶畢上堂誦阿彌陀經畢返茶室供齋余憶客年與兄食焉不堪悽愴天藤曰我長令兄十餘歲妻及婢三人皆年二十左右交夾我而睡然我未衰何則我早絕貪利之心故爾令兄頗說養生之理然利心太濃是其所以損壽也余曰名言哉未牌雨急天藤吉次去主人留余及小甪圍棋又作畫供蕎麥晚返〇秀氏來予〇天藤小甪皆贈香資〇使鶴眠責柏喜〇先是米商木調屢來促米直乃使玄珉言曰我買米未曾不償直而卿家每曰今日送米而不送至明日又不送促之必曰今日送之又不送如是者六七日而始送之卿不得我金不必立飢我不得卿米必

立飢卿何不怒乃出金一兩二步眎之曰此米直也我夙備此以待卿需然將待卿來促六七日而授此矣木調大笑頓首曰某識罪矣今後不敢復爾公莫為謔乃附金〇午牌柏喜送肴曰奉賀新居室氏與秋香謀受之余歸尢之曰彼失我來當親來謝過而讒言欺我我責之故贈而試我怒之淺深是黠計也然彼以賀為辭勢不得不受也卿何不以喪辭之乎且如是等件卿婦人不能辭則當白主人不在我且留之待主人歸而報受否也如其器當姑留之而若我受肴返空器可若不受肴須載彼器返之今欲受之中其計也欲返之器既去矣以我器返彼肴卿以為理乎為不理乎如且留待三字卿永不可諠也乃使玄珉返肴於柏喜氏曰嚮者賜肴我有兄喪不得受也拜命之辱敢辭復命曰柏喜不在其妻答曰拙夫不在妾未識君所返之肴當受與不當受且留待拙夫歸而報乃謂室氏曰卿聞玄珉辭乎卿旭莊之妻而秋香入室弟子曾不若一柏喜妻乎〇宇田川主水使人來致劉三郎本月三日東及其所贈陶器

三種東中有石舟東乃裁答柬使秋香發之柏喜氏○龍護
來乎不値室氏曰龍公屬妾曰豚兒秋香長髮有嬢
於罪四請命薙髮余曰昨年龍公使余勸秋香以長
髮今又勸薙髮何無定識

十三日

友月來曰客年令兄餞我於其寓居意甚懇今聞其
訃不堪驚愢顧咒一部經文以薦冥福賻唐線香及
香二筐乃供齋贈書一紙余欲作靈牌友月親往買
之客年兄與友月圍棋今日亦圍棋以循例云○藍

田禮輔徵雲來乎○昨日使秋香柬棚橋平右衛門
告兄喪平右衛門誤謂兄至此地今日使人來送呈
兄柬一通○柏喜來謝乃子鶴眠數其罪叩頭去○
芳藏歸家且屬與島田紅野二子書及柬柏喜遺之故改裁
○町田元耕本月十日柬至曰前日奉囑高作摘未
至云云乃走玄珉問金城曰前日屬公而發柬未至
何乎答曰我以八日發當以十日至故不迨也乃裁
答元耕柬發之柏喜氏柬書桂園名○天藤來謝不値○
敬證贈糕曰此昨日供餘○吉川泰造來見○宗助

使人來致淡牕公範治源兵衛正月十七日柬淡窓
公柬中有岳翁客年八月柬柬曰本年丁丑兒新助
十三年忌辰願為薦冥福不腆金二步以充其費源
兵衛送山田作兵衛金二百兩證劵柬曰平次郎返
致金百五十兩加以其所當呈息金五十兩而託作
兵衛契○先是作佛室前雙障屬金城小帋畫之今
日成

十四日

吉次來謝○敬證來約明日遊天王寺○藤井吉郎

答柬至○森脇忠兵衛新正柬至贈海苔及海帶而屬買扇○中
山九兵衛岡田直介柬至皆贈金百疋以賀新正○能村將曹
使人來取答柬○梅巖來乎且約明日赴關帝堂羅
漢參○蘆菴來贈蜜柑○吉喜來乎○荒川齋宮來
乎○洗心來乃屬為駒之助乞春草諸子書○桂園
妻柬報八日所發寄元耕柬以十一日達曰時拙夫
不在妾代致○壘工來致聯席四片

十五日

土俗有新死者必參天王寺小虎等勸曰天王寺側

有關帝堂今日其輩將脩羅漢供養爲請来觀答曰
諾○將浴湯肆途遇棚橋平右衛門曰將奉予欲返
平右衛門固辞而授賻儀銀若干於玄珉去○辰牌
携淡路出訪金城金城及馬子吉梅巖從出訪敬證
贈海苔以謝敬證與宮崎右仲請從出過日本橋左
折入寺街每寺早櫻爭發經天王寺東行一丁南折
即關帝堂也本邦除長崎之外唯此地祭關帝云堂
左有僧房房東有數舍舍東有池地勢高低襍樹茂
蔚隔垣見桃林内幽外亮亦一勝區小庯等未至芝

川洗心等方在東舍烹茶乃就焉既喫茶覺左腰及
小腹脇下彎急異常乃入房借蒲團臥使淡路按摩
既而小庯等来起余返舍喫飲腰疼姑愈乃與金城
等辞出南行一丁東折取田間小路北折十餘丁出
上之宮東畔桃花方盛稍近産湯祠遊人擠推殆不
得過路傍花上往往見歷至大師堂腰疼復大發欲
雇轎夫不得強步過大達黄昏歸即臥○春日寛平
使人予賻饅頭劵七葉及海苔一包○欽哉純藏宗
瑞来予不值○寛平来予強按之比去益疼○善四

郎妻来見室氏○使元恪調大柴胡湯服之熱甚終
夕不得睡

十六日

昧爽遣鶴眠招秀民至診曰蓋胃中積癥之爲殃用
下劑恐激益疼乃調平胃散數貼去○小一来○友
月来○島田小太郎柬至○池永新兵衛来贈金百
疋以賀移居以病辞不見○爲忠兵衛買玉芝堂扇
○吉喜使人来屬寄南陔兄柬○劉三郎柬至○申
下牌食冷飯二椀僅舍箸覺腹痛上厠疼既逼胸膈

呼室氏扶至蓐又呼塾生悉下（塾生構居故用下字）四支冷汗
如涌奇疼劇于刀割錐刺鶴眠元恪多門極力壓心
下皆呼曰衝逆之勢不可支也秋香湯和熊膽薦之
不覺其苦良輔淡路走招秀民雄哉未至余謂必死
將屬後事於室氏室氏錯愕不知所爲腹忽雷鳴疼
頓減比二醫至疼殆止二醫議用半夏瀉心湯委頓
甚徹曉不睡塾生皆休其業侍側

十七日

自腰以上筋絡皆疼猶天保乙未初秋之症乃召秀

民雄哉議余欲刺絡二豎不可雄哉曰宜用下劑使秀民調之余曰大昨日元恪既用下劑而不應盖不加硝石覇王鹽等解凝物故爾秀民曰硝石未可用唯用大黄過分乃可○東吉贈饅頭候裵○春波肆蠟燭○善四郎子善兵衛来請見以病辞善四郎有心疾家人皆憂之余知其疾所自欲告之善兵衛聞之去然不果見○藍田来候病○大輔脩吾馬子吉来候病○菊池權作使人来致村田順藏東○朝来既服秀民藥三貼而不効身熱如炙體之所屬即疼

使塾生交抱持然慮其勞強卧不幾又起又卧如是者數百遍室氏以下皆交睡交起余獨不得睡

十八日

病如昨○秀民雄哉来診○高木駒之助東至○江戸人兼松亀次郎東曰某小人目附也（小人目附職名）興吉澤雄之進及其子源次郎善謹致源次郎所呈紙包近日将鋒趙云云（源次郎贈書畫帖二本乞字又贈筒井公及米庵書）○洗心来○李平涼雲来皆不見○純藏脩吾馬子吉大輔来候○吉川泰造来見

十九日

病如昨○雄哉秀民来診○長谷川平藏使人来取野添道也所乞書○歸峯師（恩公弟）東曰貧道自觀月瀬梅歸敢告○先是告諸子以二十日開講至此以疾病延期○見琢京師所發東至○今井少允使人来致酒井昌伯所贈松露一筐○辰巳屋為四郎者来請受教以病辞○芳藏還塾○敬證来候病

二十日

病勢如昨○宗助使人来致秋雄兄東○春波使人

来候病○藍田来○土佐舟子来致細川春龍東東曰請送宜園百家詩乃附一本爲○宗助来候○禮輔大輔脩吾来候

二十一日

病勢如昨○日高〔涼〕臺金子在中東至○秀民雄哉来診○客秋藤井吉郎屬寄淡窓公金子在中東於徹雲徹雲封之表書余名送之於赤關茶屋愼次郎氏余不果遊赤關而返吉郎東淡窓公問其東浮沈答曰未至乃東余問其故余問之徹雲答曰東盖以

歳晩達日田故淡窓夫子報未至也吉郎屢督促余
不知所為今日愼次郎東至送返徹雲九月東披之
中有吉郎東乃謂秋香曰徹雲東不倚書全子在中
四字故愼次郎謂尋常東也留之殆半歳矣此徹雲
未解事也使秋香東吉郎返之○歸峰師来藍田適
至乃飲之余倦甚遂眩暈乃告其状二子去○吉喜
来候○吉郎送獨活○東吾来候○蘆庵及大井良
之助来請見皆以病辭○山形荷雪使人来取所属
書○駒之助送沙糖候病使秋香答之○至夜彎急

益甚坐臥兩困謂鶴眠曰先是我欲用硝石覇王鹽
秀民不可故屢服大黄而不効今欲服我所製大黄
覇王甘草丸何如答曰善告秀民秀民曰唯意乃服
七八分比曙微瘥疼頓減

二十二日

朝来下利數行始霍然有起色○金城来候○遣鶴
眠招秀民来胗○友月来候○河茂来候不見○晩
翠贈金一朱候病○大輔来候○故婢阿久来贈蜜
柑

二十三日

雇春夫○山中又次郎送春蘭○蘆菴来○晩翠来
候○秀民来診○遣玄珉於宗助氏属答秋雄兄東
○有定来致奥山中書東（中書送全二歩二朱賀新正又子松田右矢衛答送）
（全百匹属賀至國百家詩）○敬證来候○遣良輔於有定氏属答
中書東（送百家詩四部）○日暮藍田使人来致歸峰師昨日
東東曰具明朝上舟乃使玄珉就藍田問師發否
曰盖既發矣

二十四日

病稍痊始講○大振来候病贈羊羹及海棠花○河
新使人来乞字且告曰江戸人關鎌鉢從其君在城
中欲就先生受教使某先容○山本仁平東至（送海帯）
○町田元耕東乞字○東吾来候病贈羊羹○使玄
珉報答町田元删東於柏喜氏遂返藍田書畫帖○
河野俊藏妻兄井上三左衛門来致俊藏東（俊藏送金一朱）
（及寄懐詩數章）○薪商姫善来告薪直方賤乃出銀八十四
戋置薪重四百二十貫戋○山形荷雪来不見○介
眉来

二十五日

善四郎来供齋於余及塾生○洗心来○徹雲来○雄哉来診○炭屋宗平来予與其主彦五郎各贈賻金○元恭来○島田小太郎柬送薇一束乃裁荅柬○河新使人来取所屬書○先是津正為吉田屋音七作證券曰請使吉喜押印為券文曰我借吾子所管伏見街宅一區而置廣瀬君焉聞吾子既以聞獻居件敢謙異曰吾子有意於此宅我將請廣瀬君返此早晩唯命前日余示其券於吉喜吉喜懷之去既

而押印返之曰願覧津正所以聞原文乃使良輔借之于津正且致證券以聞文曰松平左衛門尉公家臣廣瀬謙吉君與其僕五人至吉田屋音七氏音七借我所管伏見坊宅一區居焉敢以聞而坊正小山田某連署其尾○乾良平来○棚橋平右衛門来候病○藍田来

二十六日

河茂使人来候病○秀民来診○先是街卒一助首来乞移居賀錢大阪俗新移居者必贈坊正屋主會所街卒（會所見前）有差大凡金百匹許余既贈坊正以下銀二十餘戔至此街卒欲獨得金二朱及米四升錢百文以某過額拒之一助屢来使元恪接之終附米二升及錢九百文大阪每坊養會所下後街卒等數十人我輩僦居者亦月費錢一貫二三百（名月別錢）又年賜街卒及四箇所少年錢二三貫文一歳會計殆金三兩矣而如我輩者當有十餘萬户然則其費當不下金二三十萬兩而所謂街卒等未聞其為何事以扞護居人唯作藏奸窩窟蓋二百年前戰國餘習未

除時之弊風至華而未華者有志治教者宜首建沙汰冗費之策○町田元淵柬送潤筆金二歩二朱即發荅柬○客秋興造為見市某乞字久之不謝晩聞之屢責興造今日来謝且托寄某柬乃使玄珉致云某贈謝金一兩○鷲尾儀右衛門来訪贈鮭魚及羊羹乃酬以糟漬香魚○山中又次郎使人来送櫻一朶○夜室氏携二兒二婢観順慶街夜市

二十七日

金雪来贈金二朱賀兒誕飲之圍棋○龍護来候病

○禮輔告將遊學髙槻乃屬返淡窓公東於藤井吉郎○夜禮輔使人來贈上巳儀○婢阿石將以上巳後去乃屬春夫八兵衛雇一婢名幾施廣嶋人

二十八日

駒之助東送沙糖候病○津山倉卽人來致内藤熊藏東（熊藏送院莊詩揭本十五紙）○病稍痊始剃鬚○訪秀氏贈金二朱賀其卜居○敬證介北條金陵者相見行束脩請受教○芝川來以病不見

二十九日

遣玄珉於津正氏致塁子債金二兩二歩○始食乾肉○藤井吉郎東至（屬寄淡窓公金子在中東）○講後晚翠曰請午後臨救房○粟吉次曰明日將見炭宗告李哭兄肯導吾幸甚否曰有病敢辭○昨夜齒痛多門鍼之頗有効今朝匏翠亦告齒痛乃勸之晚翠曰先生臨請從多門○午後與多門出訪金城導至晚翠氏途訪芝川不在晚翠供飯比晚藍田追余至悶牌辭送金城至其家話移時去藍田送至我家○秋里來手不値○與助來不値○龍護以其女小祥送茶一包

晦

敬證贈橙實○講後與晚翠敬證等議明日野遊乃裁一柬使玄珉遍示諸友（晚翠贇了敬證九山西北金城小帋宗瑞徹雲藍田金雪秀氏雄哉作五郎興藏采吾梅巖馬子吉）東曰僕卜居矣學兒矣病痊矣三件相繼諸君皆有祝儀（僕）當供一獻於草堂然四野鶯花方好皆謂不若野遊請明日亭午會於天滿關口○竹内江山來刺齒齦出血○吉喜來乞字○播磨曽我井村人岩原孫藏來乞字乃屬寄烟平六東爲○借匏翠氏傳厨之具○携欽哉出訪炭宗告

李哭贈饅頭券七葉又屬贈炭彦菓子一筐焉訪春日寛平贈羊羹遂訪洪菴比出雨使欽哉走歸取傘失路不至乃歸○未牌復出訪秋里不在至彌左衛門氏授刺於應門者告李哭出訪宗助主人兒病痘將死余憶亡女爲是悽惻（往年余女二人皆病痘殁）訪春波訥堂而歸○室氏攜鶴眠等出買菜○徹雲來乃謀明日買魚

三月朔

使鶴眠良輔玄珉因徹雲買肴於雜喉場返曰今日

魚價太貴三倍常日矣○雇擔夫作兵衛○與鶴眠等作行厨至午前畢使秋香柬晩翠借其僕偶芳藏氏僕至乃借之令與作兵衛擔儔厨○午牌金城小席梅巖馬子吉東吾等至余手之先出留鶴眠等監擔夫渡天滿橋過川埼櫻花猶殷數日來欲雨不雨且節近上巳遊人甚少比至閘口鶴眠等在焉就茶店借數榻坐於花下客前後來集唯興藏善四郎不至醫了九山最後至酒酣風起花滿杯中或去道遥水上田間復席把杯走作兵衛迎室氏及二兒至申

下牌至源八渡室氏及秀氏雄、哉等去餘皆乘舟東渡過櫻祠晩櫻如雲日沒雨將下衆猶徐徐步余與九山先行比過紀邸前雨下九山入邸借傘衆及焉皆走別去酉下牌歸初九山授二繖余謂玄珉曰此繖吾子須收之明日返之曰諾既坐余問傘何在曰某授一傘於徹雲矣言未畢自起問徹雲徹雲曰我置之於戸内玄珉曰戸内多傘不知何傘我所授也徹雲不答去余責玄珉曰何忌吾言也多門聞之大叱玄珉玄珉走出秋香等視戸内一索獲之皆笑曰玄珉未曾視也玄珉移時不返使多門迎之返余曰何遲遲曰初至金城氏曰疑徹雲携去也遂至徹雲氏曰疑東吾携去也又至東吾氏曰吾携吾繖歸也故遲遲余曰百勞口而不一勞目是懶生常情吾子須戒○棚橋平右衛門送菓子候病○九山贈緋木綿八尺賀兒誕○兼松亀次郎来不値○多田滿顧寺住持圓暉来不値○諸家所贈上巳儀有別録故不記○元恪良輔多門以舊故出塾僦居轎屋坊

二日

昧爽地震益屬戌牌○宗助東告兒喪○遣玄珉於紀倉邸返傘○晩翠金城鶚助馬子吉来謝○芳藏歸○兼松亀次郎来見○遣作兵衛於晩翠氏返器具○出手宗助氏賻以蠟燭使玄珉送葬○山中人次郎東送金百匹○裁答森脇忠兵衛恪ゟ師勝部義八郎山本仁平東屬之淡路（送扇一笪於忠兵衛　返恪ゟ忠兵衛仁平）草稿○藍田来圍棋供○友月送櫻數枝○脩吾来致坪井信良柬

三日

雨下〇辰牌著油套出賀元恭脫套服社祚出賀彌左衞門及才右衞門至府内卽前雨息乃入門內就監門氏脫社祚著油套而歸〇又玄來致上已儀且告自和泉歸不値〇來賀相見者十四人（小甫作五郎秋里欽武宗藏順榮大輔脩吾良輔多門秀民）不値者十八人（廣島屋甚助百足屋新助百足屋又右衞門林東菴谷松屋彌七米屋善五郎加賀屋正助庄藏喜助市六郎小山田玄能栗山靜安小木八之助藍田宗順河茂寛平荷雪有山屋宗三郎）〇島屋嘉藏來至送海苔

四日

大昨日贈謝金二步於秀民銀一兩於雄哉今日雄

哉來返之〇東吾馬子吉來賀〇午前天霽使秋香約金城等野遊〇竹内江山來剥齒齦〇初室氏欲去阿石而留阿由幾別雇阿幾施既与阿由幾成約復欲去阿由幾而留阿石余曰卿愛憎百變吾不知所適從卿且自決室氏遂屬鶴眠諭阿由幾阿由幾去〇吉喜來乞字〇仁也稍瘦而色蒼人或勸服乾牛丸屬小甫買之〇未牌金城棋嶋馬子吉來乃與之出玄珉從將館兼裕亀次郎於龍田坊逆旅秋香淡路後及曰今遇亀次郎於高麗街矣乃訪介眉借筆硯東亀次郎曰將奉訪聞公不在故使門生候云云使馬子吉携東及書扇五柄呇吉澤源次郎東先往（返源次郎所屬書畵帖二本）返曰亀次郎既在逆旅乃訪焉亀次郎及其同僚高橋金之助山本覺太郎見欲留余話余見其旁午国辞出使玄珉歸東北行出於源八渡上陸人水舟繁喧百倍朔日而花僅存九分之一東渡一店以鰍羹名入焉客滿無所坐乃步隄上良久返店見虛席方三四尺聳身就之店婢蒼黄不知所爲命羹移晷始至命飯亦然其所出不過一椀而

盡比換之日將殁興味索然山本吉太郎在隣席携酒一瓶來侑曰此美醞今日席中所無皆醉曰諒然西渡過閘口酒徒載路皆曰執若朔游之間靜也沿濠川下至吴撲山藤花方閙黄昏歸〇左衆送糕〇小一來不値〇蒔田東作來乞字

五日

大輔入塾〇小一東送金百疋〇小甫贈旬〇午後詩會晚翠敬證小甫金城來集如例晚翠贈銀一兩及茶曰上已雛祭（用邦言）當奉迎而某不在故呈不腆

肴資乃受之詩以春江待渡為題皆成酉牌散○申
上牌地震益厲丁科○小㕑送其所畫梅花書屋圖
一幅○數日陰霾今夕大雨

六日

河茂来乃附百家詩直若干○裁答内藤熊藏中山
九兵衛岡田直介柬及寄山下剛介柬合封之表書
熊藏名而柬津山倉郎人岡清次郎屬焉（熊藏以下皆贈書一）
紙○木下牌携鶴眠大輔出訪小㕑遂渡大江橋出
於北野黄花猶盛過上下三番沿渠西南行渡畧約
路狭到處紫雲英迷離至王藤店藤花始放出瓢酒

買肴而飲既食酔甚枕肱睡比醒見燭乃歸○岡清
次郎使人来致答柬

七日

東吾送茄子囊以賀兒誕○數日前誤破眼鏡今日
命工更之○名善兵衛按摩○本月晩翠當吟社會
主以將之加賀緒期為今日約小㕑同往俟過午牌
不至乃與秋香出使之促金城及善四郎出待于安
土街至晩翠氏詩以春晩光德寺集送翠師之加州
為題九山藍田不至余賦七古（詩長不録）酉牌與介眉歸
○河新使人来送金三朱（先是乞字）○松橋江城柬送其
集一本○小西天臣與其兄飲塚大輔来致錦織周
泉柬不値○若原孫藏使人来取所屬書○蒔田東
作来不値○山中又次郎来

八日

山中又次郎来聽講飯之○荒川齋官来乞字○紅
野平左衛門送薇○晩翠来○元恭来問元真消息
余曰公且往見天臣○龍護柬曰亡女小祥忌兒冝
歸為祭主而不歸願責之乃諭秋香歸○龍護送膳

○蒔田東作来取所屬書○柬誨堂曰今日至十三
日僕有閒君及春秋二翁臨何如答曰僕方多冗願
期下旬○日田人鍋屋良藏来贈半切紙三百葉及
蘭製襆且致範治孝也柬○天臣来○室氏携二兒
訪秀民吉次諸家○先是菊池權作送絹乞字不識
書樣遣玄珉問之答曰願裁作二幅○薄暮室氏歸
○酉下牌煩覺腰疼臥使玄珉按摩藍田来見將去
留之坐室氏抱正也出曰兒畧常視之色如菜戰栗

不能啼余曰大變塾生聞之皆集藍田探懐出龍脳
圓曰此藥既古恐難用鶴眠嗤之曰好好麝香猶貫
鼻乃服數粒始發聲啼皆愕不知所為走玄珉迎秀
民不在又迎雄哉未至藍田曰事棘親走出迎森川
元道至元道湯和紫圓十四五粒服之益啼余曰兒
慣用紫圓不必有効也恐不若大黄劑乃走鶴眠就
有山屋氏取大黄二戔至元道乃調大黄（黄）連甘草湯
服之良久放屁響如大人雄哉亦至少焉下利一行
元道曰公莫深憂當霍然其患風邪矣辭去又一瀉

雄哉藍田去秀民至時既過夜半秀民欲煨大豆投
之酒中去豆而内荊芥末曰此鎮經劑也使阿石買
大豆返曰市人既睡敲戸不應如之何時正也荐瀉
啼稍緩乃不果用之秀民去正也將瞑乃使塾生就
寢先是正也屬（屬）病秘結余深以為憂大昨日既病用
大黄劑始愈戒室氏莫忘服藥朝来不瀉而室氏忘
不復薦藥抱之出半日不返前日暖和視寒暑鍼往
往當四五月候而朝来暴冷當二月上旬候老幼悉
蔑病上氣閉寒故爾戒室氏禁今後妄抱兒出

九日

昌平送肉糕○高木駒之助来○宗助東贈上已儀
及致容貝健三郎東健三郎送相良善次日光山八
石街所獲東二通（善次屬子源兵衛東二通子藍田東一通）善次久無消
息以為死矣而有此信余為喜○使鶴眠謝元道使
玄珉謝雄哉藍田○秀民来診正也○使玄珉返藍
田稿且招之不在○德永熊藏来贈上已儀○藍田
来先是龍護辱名秋香返欲其復拄持長光寺而秋
香難之余使藍田居間既而謂之曰龍公心一日歎

變我未知其所定吾子請為我質之今日復命曰龍
公曰檀越多持異議故未決也余謂藍田曰昨日鄉
人鍋屋良藏来告以君將西下預為（先）客彼欲乞君畫
彼我鄉豪右頗富書畫紙欲為紹介相見何如曰諾
乃與之出途謀曰晝間彼恐不在且往別晚翠乃至
晩翠氏贈書扇三柄晩翠供蕎麥曰與藏欲招先生
請明日與敬證金城狂賀黄昏訪良藏於御池橋南
宮崎屋吉兵衛氏不在余請見其從者一婦人見曰
奴鹽屋平右衛門母婢也主母當出謁偶病眼卧矣

乃留菓子一筐且通藍田名歸○夜故婢耶須来贈
茶
十日
鶚助来○晩翠来別曰木牌見於興藏氏○東彌左
衛門曰明日至十三日公有清暇請与土肥君臨方
多死請待二十日後○初元恪之出塾也余謂良輔
多門曰人之生死不可測吾子輩至見江國寺壽仙
告元恪病既而正也病余不復念元恪事今朝良輔
来問之曰元恪何如曰病勢依舊余曰壽仙謂何曰

某曰營生未暇見壽仙乃叱之曰卿何忽我言登時
往矣曰諾又問昨日吾請秀民往診元恪矣不識秀
民謂何答曰聞秀民不識我新居所在中途返余曰
登時須招秀民乞診曰諾○洗心来○福井八之助
者来取所屬書去○町田元冊束乞字○滿願寺圓
暉来請見以將出辭使秋香接○河内高井田僧秀
恵来請受教亦辭不見○木牌訪金城今里大理在
座與語移晷與金城出至興藏氏其妻見曰拙夫出候
公而不見蓋遂赴光德寺也良久歸見乃与金城合

作書畫數幅晩翠至主人供酒飯有盛饌徹雲至益
合作書畫下筆不休酉牌與金城出至安土街金城
歸其家馬子吉出曰金城在厠乃與馬子吉歸金城
追至○酉上牌為大輔講近作詩小序金城以下皆
會始講一詩畢玄珉遽告曰元恪同寓有僧走来曰
元恪將死而多門良輔皆不在請速使醫来乃停講
使鶴眠大輔走隨僧去使馬子吉走報秀民又使玄
珉淡路尋多門良輔玄珉祖禓大喘返曰元恪既卒
矣馬子吉返曰秀民家別無人某為守其舍言未畢

秀民来曰某疾走往既不及也良輔来余勵聲責之
曰元恪病至死吾子與多門未曾報我何慢且今夕
安往良輔謝曰某出迎秀民秀民使某買藥比歸馬
子吉至矣初某使彼僧寺〔守〕元恪元恪俄衝心僧出迎
雄哉辭不来彼不知所為告先生而言不暇及某而
已某敢舍病人出乎余曰然多門安往曰蓋出赴其
病家也余嘆曰近舍其友遠視他人何道理玄珉聞
之蓋甚走出尋多門余又責良輔曰吾子忽我言不
速告壽仙而及此彼若以不速告尤我我謂何良輔

頓首曰某知罪矣今日壽仙謂何荅曰某見壽仙彼曰客年貧道拉元恪謁先生先生曰師未為住持猶客僧也異日元恪有病我不必煩師但生死之際傍無證人我不能處置也貧道荅曰他日元恪有生死之事某必當之不敢煩先生也今彼未死非貧道所知云云某曰若死如之何壽仙曰我將葬焉余曰彼既許當葬事吾子須往以我旨告元恪死使彼來取喪秀民金城聞之曰元恪死於多門氏則多門喪主也亟使多門往良輔為之副以先生旨助多門之辞

[也]余曰善乃使人益尋多門良久至乃責之令從良輔赴壽仙氏亥牌壽仙至余曰元恪死公將如何曰欲送屍於梅田三昧焚之借其墓地葬焉耳余曰爾時公為何等事乎曰吾為導師余曰我門有數十僧皆堪作導師公既為元恪證人某謂公將拉其屍還葬於公墓地朝夕供香花以盡明友誼也不圖其視等路人某豈忍聞之且梅田墓地借之一日直銀一戔買之金七兩二步不識公欲使何人當其費乎公既曰元恪死吾必當此不敢煩先生也然則唯公之意是從壽仙不荅余曰公若葬於公寺棺槨埋葬諸費我將任之何如壽仙悅曰善唯貧道未為住持歸寺擅越謀余曰師寺別無住持師以我言諭檀越彼必無違言壽仙曰諾去附金一步二朱於多門良輔買棺及葬具使秋杏以下之多門氏護喪命室氏作飯送之終夕不寐元恪始来岸田見龍以東薦之曰元恪者我友大林養伯義子也壽仙又来屬為余家學僕從遊山陰忠樸不詭隨然善怒嘗問學何先余曰養生為先視吾子猶年少常坐蒲團上又常擁炕又

屢過食屢假寐皆違頤養之誼我長吾子二十五年吾子學至我年是先務也元恪悅然終不能克已矣惜哉

十一日

多門来告曰壽仙来臨元恪喪曰檀越既許葬于我寺期黄昏後送葬去矣〇命室氏作飯送於多門氏〇召多門良輔命買棺又眉夫而鑿壙使塾生往行歛〇真石送筍二本乃報以雲州海苔〇駒之助来〇發荅元耕東〇松屋善右衛門東曰家嗣歸告先

生將辱臨老母以下皆喜伏祈莫愆期○木曾人上田武助來見行束脩請受教曰某留滯僅二日今後請永送稿乞正○肥前人鶴田豫太郎來見曰某平次子也贈茶瓶且致簡堂君柬柬曰鄙著讀史劄記二本送上請送一本淡窓先生○土佐邸人來致村木保次柬○秀民來○洗心來○昨日徹雲請明日臨澈廬至此以元恪故欲辭焉或告其既買肴乃止○申牌金城來請從徹雲氏之遊乃出遇井坂禮太郎於其門外見木香花薔薇門揖主人曰呈一朶余

曰謝謝訪藍田其妻見曰拙夫既在徹公許至德勝寺徹雲母及二兄見供酒有盛饌晚翠藍田馬子吉興藏梅巖同席交起作書畫或圍碁黄昏秋香淡路大輔來告將送元恪葬式牌同晚翠梅巖辭晚翠送別曰某明夕北上遂赴加賀來月中旬歸梅巖送至我家○禮太郎送木香花○亥下牌秋香鶴眠大輔返告曰元恪既葬于江國寺壽仙法謚之曰一道了夢信士小子輩皆燒香莅塋而歸矣○正也復發熱乃調下劑服之子室氏看侍徹曉

十二日

昧爽正也一下乃睡○上田武助來聽講○鶴田豫太郎來告別乃屬荅草佩川柬○雨下駒之助來曰今日無聊欲陪遊我族平五氏別業何如余曰幸甚駒之助使其僕迎九山屬余迎金城小鼎皆至午前出過大江橋至太融寺西畔北折高墻四匝南有門駒之助敲之一人出引入墻内有數舍舍北有大廈入焉室數十窓戶皆闌開之始亮豁主人世出入薩邸薩侯每東覲必過此莊西南一室即侯所坐柱及

障壁皆素質不用雕飾淨甚其北一室前有廣庭脫雨衣坐焉駒之助導經十餘室自南軒下庭有墻其南有亭亭前牡丹圃二區其形一竪一横如丁字牡丹凡可百株皆高三四尺無有同種香氣芬馥蔽以板屋屋上薔薇架矗立密葉如綠雲素英間吐架根杜鵑亂簇亭左右小杉簇立杉西有倉亭無牀設榻而坐烹茶焉自杉西行巨木森列櫻樹尤多其下有井二井西杜鵑花白者數藂如殘雪北折倉後地稍上成山勢短草蒙密數百步至絕頂有梅樹大數十

圍下瞰庭心有池屈曲隱見西南隅池將盡處上有藤架白花蔵𧂐架外綠篠如簀池涯坦迤燕子花擬出墻外遙見天保山沙田數萬頃北向下山多松柏有一橋橋西有稲生祠前置金燈籠高七八尺橋東池涯有舟蔽以板屋又渡橋路多觀音竹有茶室臨池池南楓數百本新紅勝霜葉茶室東松高十餘丈者數本松下有大石磴其左右巨石參差綠樹蔚密渡橋出于庭老苔如氈不見寸土池南矮樹蕭踈至此一周數千步復座駒之助出傳厨飲且作畫黄昏

後又導自東軒下庭墻東更有庭南北百間東西半焉空濶無物步至墻北又有庭東西可五十間南北半焉庭外即初所見高墻也此莊蓋為侯家設故以他別業頗廣云今日雨屢下屢止乘止時步園中然樹有餘滴伏傘從倚不得縱觀是可憾也出門外駒之助曰具舟于寺坊橋矣東行七八丁入舟南沿出于浪華橋東畔時雨復下烟月微茫側不見一舟命舟子停棹曰如此幽寥不可無詩乃分韻余口占一詩夜雲連水月失明西風蕭瑟送雨聲一點二點殘燈暗十字街頭人不行誰知春江花月夜却有秋江夜泊情既而下過栴檀橋出舟歸〇吳北渚送金乞字〇越後加茂人小柳六右衛門遠藤寧助來乞字不值〇秦主殿柬曰豚兒柬告先生誨詩而不誨文請出寓外舍來往奧埜小山氏學文僕疑其詐請質之乃召淡路問其故答曰無此事出主殿柬示之不能答余曰我每朝誨文故小侖金城純蔵諸子來受業吾子屢稱病不出屢為秋香所規及稱我誨詩而不誨文何乎將數其罪逐之秋香為謝余曰我客年受尊翁患難矣敵餘人視吾子乎吾子餘人視我是背

本也今後莫復詐

十三日

初元恪曰壽仙見居數月多門又曰元恪見岸田見龍柬余曰園田多門廣元恪皆我門人也欲事先生請善視之故元恪乎多門親終同居而後至是欲訃於見龍使多門言於河茂曰我將柬岸田見龍其所居金子村距銅山不遠曾聞吾子有所識寓銅山願為我柬其人而屬我柬河茂曰諾余既裁柬欲使壽仙柬元恪義父大林養伯使多門柬見龍二子不能

栽東乃援意於秋香代栽二東又召多門示之多門
使良輔往示東于壽仙返曰壽仙不在其徒視之曰
善無所間然請用之又為多門作元恪病中始末一
巻又慮見龍或不在彼地乃使多門東見龍近隣長
埼屋喜平者属為（喜平多門所善）既台封之表聯書見龍喜
平名使玄珉携此附河茂○駒之助来謝○小柳六
右衛門遠藤宰助来見曰欲謁淡窓先生請以東紹
介○或来致春田玄蔵二月二十五日東来曰村上
俟史人近藤幸次郎欲謁先生属某為先容又曰僕

友丹羽文作書宸跋本鉉之助君許若賜佃音請附之
文作（玄蔵往年奉其君水野越州命来見者）○召雄哉曰吾将遊北鄙
請兄日来視我兒曰諾○使玄珉之北諸氏致書○
東金雪告将赴芳蔵招以有事辞（先是金雪欲従北鄙遊故）○夜
藍田来曰聞先生将遊甑巌某西下期逼恐不得相
待故拜別乃勧同遊藍田欣然請従○秀民来

十四日

隣坊栗山静安門人小川要安来見請受教○駒之
助来○上田武助来告別○藍田来曰昨約陪遊然
僕叢瘡敢辞乃留飲之○小川玄節来告将東鐵兜
余亦栽一東属為○小柳六右衛門遠藤宰助来告
別乃東範治孝也薦之○河茂使人来曰今朝欲托
貴東於銅山船使一介往船既發如之何余曰請待
後船曰諾○南久寶寺街布屋者使人来曰尼崎德
永氏方在我家使某問先生今日果過敝居乎否答
曰今日晴雨未決不識德永氏謂其父乎謂其子乎
曰子也乃曰若熊三則請来見我伻去未幾大雨伻
復来曰德永氏使某白曰今日雨勢如是老夫不能

歸家敝廬雖荒有豚兒在願宿乃答曰初聞令郎也
故曰請来見我若賢翁我敢作如是言乎雨若不休
我亦止○朝来陰晴百變午後金城来将上途乍雨
乃与諸子圍棋比畢日光在牕皆曰真晴矣乃定大
輔為従者申上牌子金城出秋香鶴眠淡路紙藏玄
珉送至齋藤坊使淡路報天臣天臣走出至筑前橋
忽思七八年前欲游有馬属鈴木尚太郎東土人嘉
蔵太右衛門薦我東成而遂不果遊此行或将遊有
馬也乃謂玄珉曰尚太郎二東在我篋中吾子返取

之而追我於大貳村玄珉走去渡田蓑橋直北行鶴眠曰向者玄珉問路某誤言曰宜自常安橋北行今取他路恐不相見某且乎秋香留待之渡棋田橋北過屍陀厲門外玄珉及致衆余曰不見秋香鶴眠乎曰不見問自何路来乎曰某取渡邉橋及綠橋余曰吾子須歸追二生於常安橋也且勿論吾子雖二生行止唯其意不必追我玄珉走去過玉蕭店前至野里渡午時暴暖初服袷衣至此雲裂風烈寒如嚴冬入渡前假店待舟秋香及白不見玄珉又不識鶴眠

所留也秋香以下立岸目送純藏獨從入舟水漲二篙師盡力然甚遲至中流回望鶴眠狂走来而遙招既上前岸送者猶立不去行堤上風勢殆劈面近佃渡水沒平田亦用舟而渡二丁許謂金城曰戴石屏詩其春水渡旁渡夕陽山外山一聯吾常謂上句大不若下句自然今知其妙矣既渡田背為水所蝕發根見綠波復投假店待舟時既黄昏飢甚買鮓鹿鹿不下嚥強喫既渡風益寒稍近尼埼使大輔純藏先行報熊藏渡巽渡過大黑戎二橋大輔純藏携燈来迎

酉下牌至西本街第四坊熊藏氏其父半兵衛見曰某以未下牌歸矣供酒飯宿焉○余往来西宮數十度未曾宿尼埼乃賦一絶示主人浪華朝發到西宮　頻歲往来吉例同　但為興君新結社　今宵始此宿途中

十五日

發寄家人柬○為主人作字○醫人浴桂齋及其子来乞字○僧生香見主人供酒○已下牌辭上途生香送至閭門外橋上途語曰半兵衛女年二十二嫁大坂布屋者其壻十日前遊和歌浦途遇紀士人蓋

病狂者直拔刀斬之死故半兵衛父子曰趨布屋氏余曰彼父子留我不言及此如無事者可謂有量也今日快晴風威猶勁武庫川及支川舊有橋者以漲故用舟賽伊勢大廟者来往如織土人貪利舟貨每人十六錢見氣婦人先使一人收貨既渡又使別人促償婦人僅開口數人厲聲叱之其態可惡至六石地名既過午飢勝昨日出熊藏所贈殘肴食之又買糕至西宮祠外忽見玄節一揖別曰某將訪安國元八余曰嘗聞彼死未知虛實吾子且往而報我余處過

西宮必為嶋田紅野諸子所留今日恐不得至甑巘間土人有別路爭曰須湖閣外小渠而北行也行數丁入一村問路西行二丁出于大路北行又入一卯使紀藏問路曰須西行取小徑出於官道而北行也乃西行路小且斜稍近官道始悟教道者誤也官道有岐左折入松間熟路也使大輔紀藏先報(行)芳造末上牌至芳造氏門外芳造出迎入庭映山紅一埜高丈餘花蔽一庭皆驚賞芳藏兄善右衛門見供飯其族僧大震見朝来頭痛疑感風邪借蒲團眠申牌覺

散步舍西東到處躑躅盛開見梅子謂芳藏曰我甚嗜梅核未牢者請為我乞之曰我家亦有梅既送供之主人茶室上有樓四望絶佳日没月色滿座共飲忽淂月明山氣外風入碓聲間一聯主人葉碓車鼓云夜芳藏母(見)善右衛門曰小綱安右衛門聞先生将臨喜然赴京師未歸〇八年前遊此地主安右衛門氏而始識善右衛門云

十六日（以下三日失原搨係後日追補）

昨夜有遊兜山之約昧爽起三子束裝使芳藏導北行一丁東折取山根小徑麥田高低山上無埜巨石億萬詳載往年瑣事録故不復記有假店主人猶蒙苫蓋卧店前地陥深七八丈(底)有水南北可十丁東西可二丁溪水落爲成瀑布状皆云夏霖水盈亦一小湖遂望池南地勢稍低麥田萬頃東行數丁路稍上石益奇溪益狹而分初土石皆黒至此土石皆淡黄色石大如屋或尖如角然軟脆類砥粉團（砥粉團用砂呼）水至潔如空忽下數百步北折又上數丁始見松林有石佛及石龕微下松盡麥田數頃入寺境寺名神咒

過磴三有門左右仁王像而古門外櫻埜成行交以松有制札揭書武庫郡武庫山神咒寺云云傳神功后皇征韓歸時藏甲處故名武庫而僧謂后為開基何等妄説門内亦有磴凡六登而有佛殿焉磴左右皆樹木樹左右皆佛像殿前平地數畝亂卓紙旗色青紅白又有寶幭或書屠父乞兒名不堪識俗假店數十借南畔一席而坐東南望尼埼浪華地方海霧山烟高蜑低欽旭初上衆綠相嬌乞茶而餐既下磴左折假店續續是赴西宮之道取故路皆棄下坂而

走余獨策重待二人夾持而始能走峻急不能自止
扶者亦然亙至力盡路曲處止速甚辰牌逐謀遊有
馬日午下牌辞善右衛門氏芳造使一僕送又自導
觀覩巖（往年所觀）北向下阪有孤店臨溪自此以北為生
路入山際山自麓至頂皆石与昨日来所見粗肖而
其形益奇北行凡十餘丁左折路稍狭稍上咽渴汗
湧石間時見杜鵑花稍高側見小池色紺緑知有緑
礬氣也芳造別去路忽西忽北急上數十丁謂阪既
盡纔一轉則前山露仰望嵯峨又勉強登焉謂既盡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一百七　三九

又一山露峻高勝初如是者七八度愈登峻採樵絡
繹相避極難終始溪聲潺然然無梲不能斟渴極余
懷出一柑將劈之大輔勧以小刀截頂皮空其内作
杯状以斟溪皆頻傾數十杯神始爽山形稍變石稍
少白沙皚皚頂戴碧松樵者稍絶又上數丁松盡軟
沙浅踝望前峰如積雪不見寸青但淡灰色是為絶
頂自麓至此百餘丁寒甚絶頂如馬鞍上畢即下水
自鞋底全出如行泥中下數百步有曠原青草蒙密
荊棘刺趾往往見小樹樹下必有池不知其數余謂

諸子曰河源星宿海疑此類也初西行十四五丁原
未盡北見數峯挨地起右折入其麓細徑屈曲篠簜
如簀風大起沙飈石鳴皆相顧失色路益嶮峰尖而
小路横其腰有草無樹一峯終一峰始凡十餘峰終
始之間數百步左右地斗落數百千丈風自其底倒
颺聲如天崩地裂耳目齊疼余尤窮純藏大輔推挽
而前金城顏色如菜遥望海上日照陰霧成淡黄色
霧際見雪山起伏皆濤也地勢漸下平地數百步有
路横南北即御影大石（背地名）通有馬處西有一峯形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一百七　四〇

如帽比向之數峯尤高送者曰初所過石山及沙山
并後所過數峰總名六甲山益高峰六而前面一峯
名乘甲山脉既別地之所屬亦異六甲俗傳天狗所
栖禁申牌後過者疑今既過晡故有風也饑出行廚
而餐不堪渴然無點水半而止北向下阪初猶緩七
八丁以後或陡如立掌杜鵑種種紫白爭態凡下數
十盤左右山悉松緑色如滴時見崩墮處沙色如瀑
布初謂六甲一片坦迤之山不圖其群峰環列内有
曠原又其北有無數高山也山北諸山皆峭蒨而矗

立不似山南平凡使送者先往報嘉藏路稍平風亦
歇渡一溪行荳中數丁嘉藏出迎阪盡處即有馬也
自絶頂至此六七十丁地未全平人家四百高低欹
歪然頗繁喧入嘉藏氏嘉藏供飯畢將浴温泉余曰
願宿近温泉逆旅嘉藏導至兵衛氏即与温泉相對
處宿焉○夜逆旅婢導至温泉温泉二區上覆以板
屋而以壁隔之湯泓廣方丈四五尺深沒肩而男婦
數十同濫不堪褻泓四邊用甃其底多石泉脉沸騰
然微温如盛夏日前之水此地名著然陋織異生乎

所想像也皆觖望

十七日

大雨○返芳藏氏僕○午後嘉藏指供飯皆作書畫
余患風邪使純藏買藥服之返逆旅○逆旅西數百
步街盡有小橋晚瘦之四邊多脩竹竹外即山地逼
而嶮意必有奇挍可觀之境然以雨且病故不得探

十八日

病微愈雨亦止議曰此地距浪華九里今日窮足力
而步得歸家乃上途至嘉藏氏告別忽見一客旅裝
過門外嘉藏呼之曰指余曰浪華廣瀨君也謂余曰是
唐櫃村正太右衛門也乃出尚太郎東附之太右衛
門曰將赴浪華先去東行數百步街盡有溪横逵廣
而涸雨微下投農家議去留有後至者曰雨應止乃
與出路坦無石稍上北見群峰尖青如筍雲繚繞翠
微條忽吐吞行十七八丁夾路杜鵑簇簇時見紫藤
有孤店多畜禽一鳥名加志善爲人語似鸚鵡店側
多松店以東山峯純奇土墮骨露可仰而不可攀巖
色有黒黄二色黒者古來所存黄者新出也蓋客年

地震後加崩落矣或如墻壁薄而矗或如屏風屈曲
開闔或如阜斂鎗如亭如塔如大廈之將崩其奇不
讓雲之神巍峽忽有呼我者顧則芳藏及其僕也曰
昧爽越六甲而候先生既不及矣出秋香柬授余時
雨大下余有晴傘強展之衆則就路傍田舍乞藁席
包身然不得傘芳藏有一傘數人共之濕甚屡入人
家避之然無晴期復出又有一溪名鵜立川路屬溪
心一涉一跋不識其數然以左右山巖益奇不覺其
勞但苦雨有一巖多成一峯高低參差無有重複与

金城約異日再遊而詳記故略此地固奇然微去年
之褱未必至此嗚呼山水猶待時而著耶仇行百丁
許山徽關前見一川即赴名鹽時所過自此爲埶路
東行數丁入生瀨投有馬店（往年所謂）買食及雨具始扱
秋香東東曰高村興藏與徹雲欲以十九日出迎先
生于佃村豪農見市勘助氏請歸路過焉東中包杏
山寄純藏東純藏扱之曰家翁急召不得不今夕歸
乃辭獨買轎先發芳藏勧余復遊其家皆曰雨勢如
是空從其言乃取往年米谷赴西宮時所過渡伊楚

志川至小林今日遊甲山及中山者男女數千人傘
傘相摩不得庇身又大濡有一僮其傘衝余頰者三
皮破余捉叱之其父懇謝放之雨益甚濘及膝汙湧
腹衵加之鞋破具嘗艱苦申上牌至芳藏氏先食而
寢

十九日

平明雲散風起善右衛門見曰愚昨日有故赴西宮
今曉歸不圖辱臨問何故曰小阿彌氏之族弟某出
贅于隣家既有妻子遊蕩無撿婦家絶之去住西宮

得素封之愛家稍少豊諸友以其婦有子故勧復迎
之同居又生一子某數日前東其母曰兒不孝將先
聖善而死其母驚走往尋之不見至昨朝屍浮于我
邑沿又有婦人屍兩帯相縛兩手相持牢而不離有
遺書曰我二人爲情死多情客請同棺葬我使我兩
手相抱而莫相離幸甚婦即西宮娼初在兵庫屡欲
与人死不果者官撿屍門諸乞兒年少就乞兒購屍
葬之一從其請愚以隣故往經紀其喪矣○午前辭
藤本氏善右衛門令芳藏送風寒如冬未牌入尼埼

訪德永熊藏返行厨焉芳藏別去渡巽渡近佃渡下
堤取田隙小徑南行一丁入村見大廈疑見市氏也
使金城問興藏徹雲出迎曰見市勘助家即是也洗
足就坐主人見年可四十煩懇偪佐佐木文仲見曰
某從興徹二子候先生於此爲前日言故也（先是興藏爲文
仲先容有欲受教之語）主人欲留余輩宿文仲以病家故辭乃
屬于秋香東曰本期今夕歸然主人强留我且風邪
失聲明日未能講書須報内外諸子也○主人舍係
新築廣且淨

二十日

平明快晴既而復陰冷甚興藏曰主人每日至巳牌始起余欲辭去興藏曰主人以獻貲故允稱姓帶刀因欲乞先生詩及書辰下牌与諸子出取舍後徑東行一丁入邨閭人家參差東北村盡處有住吉明神社高樹圍繞岑蔚晝晦門掩未開乃南折過祠官戶外行二丁村盡川成數派右北者西下洲萋汀草風色太佳皆曰此棲遲妙境乃從倚覓至經始之地但憾每家門外設糞壙不堪臭行三丁有板橋水中往

往設屋以護舟隔岸見大廈原田每每興藏曰彼所謂蒲島新田數百石皆主人所闢矣北行一丁左右屋舍比列皆主人僕隸所居既歸主人始起乃賦律絕各一首而贈(詩載集)又作書數紙金城作畫○午後風起雲散寒甚便徹雲言於興藏曰忽欲乘舟歸興藏告主人未下牌家人報舟既艤乃辭舟在橋側即嚮之所見屋下樓船也主人送至涯余以頭痛借蒲團假寐餘子亦畏風不開窓比覺在蘆分橋監舟所下入安治川舟飆而上者相摩行為是遲申下牌至

淀屋橋出皆送至我家留金城供飯○鶴眠送路出迎于大戟村不值○秋香玄珉告十五日後事如左

馬子吉智欣欽哉多門宗瑞良輔來賀雄哉秀民來診正也玄珉至藍田氏致空園百家詩四部藍田償一部之直曰餘三本駒之助當償其直土佐邸人來曰前日村木保次郎所呈東茗賜回音附我加番小笠原庚臣闕鎌鉢者來請受教岡嶋釘造送蟹(名鮨)乳母阿昭及男婦二人來宿(以上七件十五日事)松森三朴東至吉川泰造來雄哉來診正也故啤郞須候室氏山中又

次郎送蒲公英(以上五件十六日事)秀民雄哉來診正也油屋善三郎東至阿昭去阿理惠來候室氏宗助送饅頭養吉卒哭(以上五件十七日事)弓場五郎兵衛送賻金二朱雄哉來診正也高安杏山來見室氏駒之助東至純藏歸見秋香善四郎妻來(以上六件十八日事)雄哉來診正也荒木尚一來留東去熊谷三左衛門舍人元藏來致三左衛門所贈栗及石芥百本葛粉一筐佐佐木文仲來見秋香大嶋玄朔來(以上五件十九日事)雄哉來診正也泉屋宗平來備中田中仁節之子亮大携松森三朴東

来謂(請)見寛平送肉糕中川玄佳来荒川齋宮来乞字
相撲人中山傳右衛門来秀氏来吉川松谷来(以上八件)
今日事

二十一日

講如例○田中亮太来見初余遊王島仁節欲屬亮
太故及仁節卒亮太貧不能衣食三朴為是謀將依
京師新氏先来見余云○雄哉来○發寄町因元冊
油屋善三郎東於柏喜氏○宗助使人来致淡窓公
南陵兄範治淳兵衛前月二十四日東及樋口正作

平井十兵衛東(兄季淳兵衛贈金二百疋賀兒誕及新居)○末牌訪松谷
新居(左邊修街心齋街東折處)又訪石橋李長(左邊修街心齋街西折處)遂至
藍田氏先是與多門謀欲屬河茂報元恪喪於岸田
見龍而使見龍報元恪家河茂告未得舟便(舟便用抑呼)
至此余以藍田西下舟過安藝欲其枉途至元恪鄉
長濱故来謀之藍田答曰且與舟子謀圍棋西下牌
歸○亮太来致三朴所贈赤小豆及麥粉○山中又
次郎中谷謙益送稿乞正

二十二日

奥山中書東至(中書送百家詩直一両二歩)○河内僧秀惠来見
(兄足行来婿)○樋口柳齋東至○備中舟子西本屋五郎
兵衛来致中原國華東(國華乞字)○茶屋慎次郎東至口
秀氏来乞字○筑前長淳寺道徹来請見以忙故使
秋香接之贈金二朱(先是收其詩于百家詩中)購百家詩一本去
○藍田東曰舟子不欲過長濱其有親族居廣島者
元恪鄉距廣島一日程矣使我族雇廣島人送致貴
東於大林氏何如余曰善乃召多門至令之至河茂
氏取前日所屬東逐使秋香裁與養伯東東曰令郎

不祿初議報岸田見龍而訃足下既作東今合送之
如令郎病狀詳載與見龍東足下請開視而致之○
純藏来○龍護来曰貧道為豚兒謀子生父乃檀越
和然事不諧人或尤豚兒讀儒籍欲其從事梵籍何
如余曰不可事不宜屢變既讀儒者宜先修儒行夫
下豈有無父之國生父不喜將何適初其謂檀越怒
氣未平公強和亦太早計果然此事所謂空塾講而
纔行者吾儒也孝悌之外非吾所與聞龍護悅曰然
○裁荅淡窓公南陵兄源兵衛範治孝也及岳翁東

合封之表騈書淡窓公範治名東中包藤井吉郎中左東所贈金若干及簡堂君善次河茂諸人東詳載書状往来記副以寄秋雄兄東使玄珉攜二東屬之宗助○岡田長梧来○愕助来

二十三日

先是範治東曰前日託門生南野健民呈一東云云今日健民来致範治東曰某在途病故緩○純藏介僧擿丸相見行東脩○宗助来○泉屋宗平携雪操東来見為越後人乞字余辞曰某素不論潤筆金之多寡然乞字者論之則某不可渇已也越後人多因

剃石及禎定次郎乞字公今日所為乞之人若初屬二子乞我字二子以其潤筆甚寡拒之故因公乞之亦未何如也我乞其乞二子必憾我曰吾曾就旭叟問潤筆之額叟答曰云云今自破額而受泉宗氏屬何乎是責我也我何辞以謝故敢辞宗平曰願聞潤筆之額余曰公且歸既而使鶴眠往報之○使玄珉致寄大林養伯東於藍田氏○津田琮壽送紅鬚負○書國華所屬屛風一雙封之又裁答三朴東使玄珉屬之備中舟子西本屋五郎兵衛曰昨日与五郎兵衛戒以書兑金之約吾子須取金一兩二歩也玄珉返曰不在○使玄珉屬答範治東於宗助又屬答輿山中書東於有儀氏贈書一紙寸中書○遣秋香訪小庵病○杏山来曰前日某急召豚兒返以與婦翁相見期在二十日也○河茂使僮致範治正月十六日東曰此東中津舟子清光丸半平所携来屬某致之半平曰東外有桶三箇以其重不能致之假置之綿屋清八氏矣廣瀬公願使人往取之

二十四日

使玄珉雇一力就清八氏取桶三箇○小川玄節来致河野俊藏東○河茂来乞字○柳川石松安兵衛来訪文化中余年十三佐賀久留米有遺言官命柳川和之三藩士人會於我日田縣治咸要約時安兵衛奉其君命至借先考所居宗家南畔宅而居以余童子屢贈菓物謂其年蓋五十左右今日視之猶健乃問年答曰某初見先生時年三十五今古稀更加一矣因話舊去○島又来告自雲州歸乃謀一郎件○坊正送示官令係邦文粗譯其意如左為海岸防

禦新消梵鐘作銃砲古来所用猶如此則今後禁銅鐵作佛像勿論也凡佛器禁當用竹木及陶物者猶用銅鐵云云○鈴木風紕来見乞字曰将閑書畫展觀會於名古屋○山中又次郎使人来取草稿○秋香等出展元恪墓図令至菊池権作氏致其所乞書絹二幅且属荅村田順藏東焉（贈書二紙于順藏）至大阪屋定次郎氏問熊谷三左衛門舍人元藏在否至興藏民謝前日労至壽仙氏問浩然消息（先是東浩然回音不至）至芳埜氏買三職図返曰権作不在其母見矣興藏元藏不在壽仙曰将使人于浩然許○日高涼臺全子在中東至○訪小帰病○使元珉属寄淡窓公東於宗助（内包巻乾治東）○東蒲左衛門曰明日至来月初三日有關公自定見臨之日報我幸甚

二十五日

使玄珉属荅日高涼臺東於近忠氏（属予大林養伯東於涼臺）○小帰送鱸○徳永熊藏来○島又送海參（昨日余贈香魚）○秀民来欲與訪藍田乃使玄珉視其在否藍田聞之来迎秀民視畧曰将午吾有事於他家去藍田遂導

余赴八午居供飯玄珉従余贈藍田香魚及鰹鯗今朝蒲左衛門東曰明日以往某亦有暇欲拜趨早旭唯命至此使玄珉往曰請明日臨荅曰諾乃晤居主謀明日庖事曰有及膳具悉委卿如酒飯我任之毎一客備金百疋費何如荅曰諾送藍田至其家喫茶純藏至與返○元藏来見○道修衛人伏市者因秋香乞佐佐木蜻洲畫賛既成秋香誤記為尼市使玄珉報之返曰道修街無尼市者乃問之蜻洲始知其誤也蜻洲因来求見余不在取畫去曰其請致之○遣玄珉東訥堂曰二十七日請會敝廬返曰不在○還玄珉於元藏逆旅大阪屋定次郎氏属贈熊谷三左衛門香魚一桶鰹鯗一壺焉又齎元藏書扇二柄返曰元藏不在○小川玄節来告将遊河野俊藏氏○義純来○玄佳来不値

二十六日

招藍田謀日田家事○芳藏使人来送傘二柄○訥堂東曰春草秋里欲明日拜趨僕多冗未可幾也○内海元吉来見○使玄珉往迎蒲左衛門○森田孝

平来不見○金城東薦玉人正親来求見以忙故不見○午前彌左衛門及傳法屋榮助来曰才右衛門遊兵庫期以昨日歸故前日東有才右衛門同拜謁之諾然今日未歸也余曰既備三客膳如之何彌左衛門曰五島即監林千藏我親友亦解棋迎之何如余曰善乃使玄珉攜彌左衛門東迎之未牌千藏至圍棋戌牌皆去命八千店雇庖人一名○山口善五左衛門来見贈金及紅鬣魚取所屬書○元恭東屬寄元真東○杏山東贈銀一兩及紅鬣魚半身為純

藏謝前日陪遊○河内僧成曜来求見以忙不見留銀一兩去曰我先生舊門生也○小川玄節来乃屬寄河野俊藏東（中包寄懷詩一首及乾治孝也東三通）○山中又次郎伻来促詩正答曰前日既付伻矣○欽哉告伊藤顕藏至使淡路往候○關鎌鉢来見行東脩○使良輔往見西本屋五郎兵衛所寄國華東及書取金一兩二步○使玄珉往謝彌左衛門途過秋里春草訥堂三家告今日會訥堂曰有遠客至不能拜謁敢辭○顕藏来贈絹一段及羊羹餃之且留之曰春草等將来須相見○大輔告明日上程乃裁寄吹野通玄島屋嘉藏錦織周泉關春和秦主殿大坪行藏東屬焉○春波来告移居堂島○彌左衛門使人来謝○吴北諸東送山口睦齋東及金一朱促睦齋詩正○顕藏来致恒松與吉郎和次郎聯名東○未牌春草来使玄珉迎秋里至乃供酒顕藏與焉酉牌散

二十八日

春草東返傘且為楫野淳吉郎乞海莊字○講時林千藏送紅鬣魚二頭乃留金城純藏又招藍田作薩

摩飯供之○顕藏使人来謝○大坪大輔歸鄉○屬與橋井富三郎東於大輔

二十九日

棚橋平右衛門来贈菓子為八郎乞詩正○元吉来告別○發與松橋江城松屋善右衛門東於拍喜氏○使欽哉屬與海莊東於小一氏○午後欲展元恪墓召良輔至與出至金城氏欲要馬子吉往不在訪敬證曰方與宮崎右仲喫茶請留余知其欲供酒辭曰今日本意在展墓不欲先飲食敬證曰然則陪往

出至中寺街江國寺壽仙見寺境廣且清東隅有岡群墓駢列元恪瘞於其西北隅兆壇處下瞰廢圃芝芝壽仙曰皆救寺有也余曰宜鑿池種菡萏夏賞花冬採根兩利也壽仙曰善哉入精舍供茶出河野俊藏詩一幅示余余因屬伊藤顯藏事曰奇才亞俊藏師宜(招)受教壽仙悦返敬證氏飲右仲復至為作畫初使良輔去比晩玄珉来迎歸路訪興藏〇中津舟子清光九半平来取送香魚價錢四戔〇津山邸人来致内藤熊藏中山九兵衛答柬聞北山冬松卒能藏所報

冬松去年始相識情倖舊交別後屢柬之不答恠其故嗚呼殁矣哉〇顯藏與安藤退藏来余不在秋香導出見藍田先是屬顯藏件於藍田遂為胥其居〇醫師菊橋勾當新卜居西鄰使人来贈餅〇對馬邸人高井某使人来致唐坊莊之助柬莊之助贈韓筆三枝韓人書二幅〇夜聞藍田將發往別舟尾屋為助津山人昨年相見在座曰明日拜趨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101
SS号=14664101